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著　谢继胜 译

(上)西藏人民出版社



ORACLES & DEMONS OF TIBE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著 谢继胜 译

(下) 西藏人民出版社



ORACLES & DEMONS OF TIBET

B933
N296
1:1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西藏人民出版社

622291

ORACLES & DEMONS OF TIBET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著 谢继胜 译 □ 责任编辑 冯良 装帧设计 翟跃飞□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著
谢继胜 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25 插页:26 页 字数:560 千
1993 年 5 月 第 1 版　1993 年 5 月西藏第 1 次印刷
印数:01－2,530
ISBN7—223—00456—8/B·12
全二册定价:16.50 元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BY

RENE DE NEBESKY-WOJKOWITZ, PH. D.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Lizenzausgabe des Verlages Mouton & Co., s'Gravenhage

Um eine Einführung vermehrter Nachdruck der 1956
bei Mouton & CO. in s'Gravenhage erschienenen Ausgabe
Reproduktion und Druck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Graz 1975
printed in Austria
ISBN3-201-00953-9
189/75

谨以此书献给

第三次丹麦皇家中亚考察队领队尊敬的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阁下纪念我们二年成功的合作

再版导言

（挪威）克瓦尔内

内贝斯基(René Nebesky-Wojkowitz1923—1959)生前曾用了三年时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区收集了有关西藏宗教的大量的文献资料。他的早逝，一度中断了很有前途的人类学和西藏学的研究。这本书就是内贝斯基经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得来的最重要的成果，至今还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权威著作。本书在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版，是对作者的学术才能及其研究工作的不朽价值所能作出的最好的称赞，同时也表明西藏学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读者一打开这本书，就被引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也许该有一个熟练的向导，由于西藏与欧洲相距十二小时左右超音速飞机的旅程，它的鬼怪神灵世界与带唯理倾向性的欧洲心理所认为的那种阴间世界截然不同。后者只要读者做好抛弃一切偏见和世俗陈规的准备，就能顺利地通过。而前者是一个可怕的、吸血鬼神们居住的世界。然而，这些鬼神们的狂怒可以导致有益的结局，少数作为主人的妖魔鬼怪遍布西藏积雪覆盖的群山、飓风横扫的平原、奔腾的河流与宽阔的山谷。它们很容易被入侵者激怒，并能很快引起疾病和其它灾难。除非以适当的手段使他们息怒，才能免遭其害。这是一个死亡可以转为游动复仇的神灵，而且神附身于人，将超自然的力量灌输给人类，并驱使他们说出预言的世界；是一个只能表现为种种征兆、却空无意境的世界。它是一个看得见、却不完整的

---

*此篇导言由王尧教授译出，特此志谢。本导言作者为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

影幕，或者是一个超越宇宙现实的半透明的罩子。只有用宗教信仰的眼光才能看得到；只有采取静默、强制的准则和复杂的宗教礼仪等手段才能控制它。

西藏宗教的种类属于佛教，当然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佛教一直是西藏文明的唯一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人们往往不能充分而清楚地认识到：佛教仅仅是构成西藏人民宗教生活的一个部分。十四世纪的一本经典《光荣》(གཟི་བརྗིད་)用赞美而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个理由："肥沃的土地和好收成，王权的扩大和领地的分散，虽然(这种结果的)某些部分是前世业果所造就，但其他部分却来自强大的'土地之主'。由此，你们必须留意这些'土地之主'，这些魔鬼和女妖"。① 所有的西藏人，不论僧俗都相信这些。事实上，西藏宗教为两种传统的共存和融合提供了一个典范。即：一种包括佛教伦理学、玄学、静默和礼仪的高等传统，与另一种实质上属于非佛徒类的信仰和实践构成的低等传统。虽然根据个人的身世和社会地位，一个西藏人侧重于高等传统还是低等传统是可以变化的。但不应忘记，这两种传统在西藏的区别并不明显，其混合体就用"曲(Chos)"(宗教)这个词来称呼。

"曲"与印度语 dharma 一词相符，用于西藏佛教的所有学派或教派的教义中。本书没有论及西藏宗教的整体，也没有讨论各教派之间在起源、教义和修行方面的差别。因此，读者可以参考斯内尔格罗夫、石泰安、图齐等人的优秀论文，② 我们知道，苯教作为西藏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曲"相敌对，这就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虽然本书经常提到苯教的问题，但书中有些

① 斯内尔格罗夫《苯教的九乘》、《伦敦东方学丛书》18 卷 199 页，伦敦，1967。以后称《九乘》。

② 可参阅以下有关研究西藏宗教的著作：

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有中译本——译注)，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H. E. Richardon)合著《西藏文化史》伦敦 1967 年版；石泰安(R. A. Stein)：《西藏的文明》巴黎 1962 年版，伦敦 1972 年有英文版；图齐(G. Tucci)《西藏的宗教》，图齐与海西希(Heissig)合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291 页，斯图加特 1970 年版，巴黎 1974 年版。

地方也让人很难理解，在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简短的专题讨论，也许是有益的。

时至目前，西方学术界还把“苯”(Bon)这个词归类于佛教以前的西藏宗教。在广义上，归类于西藏宗教中的非佛教部分。“苯”这个词的特殊使用与佛教前的西藏宗教实际上是萨满教这种观点有联系。最近，伴随着西藏本土有争议的文献传说，自称为“苯波”(苯教信徒)的喇嘛教派(至少从公元十一世纪始)被看作是佛教以前西藏宗教的直接继续。而至于以此作为一个实质上非佛教、甚至反佛教的传统。霍夫曼对苯教的这个观点作了最清楚、最系统的阐述。① 内贝斯基也采纳了这种说法，② 他在第八部分说：“对西藏守护神和守护神的一群信徒的研究……揭示了新的事实，即：佛教以前的西藏宗教信仰及它们与早期萨满教的关系。苯教正是从萨满教阶层中发展起来的。”在谈到流行宗教的各种妖魔鬼怪时，鉴于他们明显的非佛教特征，内贝斯基肯定地说：“它们中的大多数最早是苯教众神的成员。”(原书 253 页)。

然而，卡尔梅、克瓦尔内、斯内尔格罗夫及其他人的近期研究都证明：苯教的问题是更加复杂的问题。③ 首先，佛教以前宗教的古代苯教祭司决不仅仅代表西藏僧侣阶层，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根据最原始的文献资料，可以断定他们是身兼特殊任务的专家。这项任务就是将复杂的宗教礼仪与已故的被崇拜者、特别是与已故

① 霍夫曼(H·Hoffmann)《西藏苯教史料集》，威斯巴登 1950 年版，又《西藏的宗教》4 卷 1 章和 5 卷。

② 参阅内氏的《西藏的苯教》，Archiv für Vŏlkerkunde，2 卷 26—68 页，维也纳 1974 年。

③ 卡尔梅(S·G·Karmay)《嘉言库：西藏苯教史》《伦敦东方学丛书》26 卷，伦敦，1972 年——苯教喇嘛夏擦扎西坚赞(ཤར་རྫ་བཀྲ་ཤིས་རྒྱལ་མཚན་)(1859—1653)撰写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苯教史经典译本，描述了喇嘛苯教徒的传统思想。

博·克瓦尔内(P·Kavacrna)《苯教历史年表》，Acta Qrientalia，33 卷 205—282 页，哥本哈根 1971 年，又《西藏苯教的经典》《印度——伊朗丛书》16 卷，18—56 和 96—144 页(海牙 1974 年版)；斯内尔格罗夫《九乘》1—21 页；劳夫(D·I·Lauf)在《Zur Ikonographie einiger Gottheiten der tibetische Bon—Religion》，(载 Ethnologische Zeits chrift Zürich，1 卷，27—39 页，1971 年版)一书中提到了喇嘛苯教的造像法问题。

的首领联系起来。我们所知的“贤”(gshen)是另一个祭司集团。一部分经文明显地表露出:“苯波”与“贤”之间互有敌意,甚至有互相对立的迹象。① 此外,最原始的(敦煌)资料和晚期的传说——苯教和佛教的文献资料都将佛教以前的苯教祭司与西藏以外的地区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根据这种观点,晚期的传说明确了:苯教并不是起源于西藏。它一开始就一直遵循着与本地流行的宗教和睦或不和睦地共同生存。②

事实上,从晚期通俗宗教的非佛教成分中,是否重新构成一个假设的“古代苯教”是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非佛教成分是存在的,而且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完全可以具有和“萨满教”(还没有讨论的一个有很大分歧的专用名词)一致的特征,但是,这些成分不能够与佛教以前的苯教祭司的活动(我们知道,他们的教义基本上是空洞的)直接连系在一起。因此,应该认识到,内贝斯基使用“苯”这个专用名单词是向宗教生活程度高低不同的所有西藏人指明:宗教资料常常只不过是“无名宗教”部分,即通俗的、土生土长的、实际上非佛教的混合宗教。

但是,正如早已指出的那样,“苯”可能用于第二种意思,也就是指明一种独特的喇嘛教派的教义。这个教派的历史可以无间断

① 关于前佛教之苯教祭司,目前还没有综合性的研究资料。可参看拉露编写的一本概况《西藏的宗教》5—14 页,巴黎,1957;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3—204 页,哈尔(E·Haarh)的《雅隆王朝》99—125 页,327—397 页,哥本哈根,1969 年版;以敦煌原始资料为基础的专著是拉露《藏王葬礼中的苯教仪式》《亚洲杂志》CCXL 卷,339—360 页,巴黎,1952 年;又《封地、毒物和医疗师》CCXLVI 卷,157—201 页;麦克唐纳(A·Macdonald):《Une lecture des P·T·1286、1287:1038、1047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སྲོང་བཙན་སྒམ་པོ》《拉露纪念文集》190—391 页,巴黎 1971 年版;石泰安《敦煌藏文写卷中关于苯教仪轨的记述》479—547 页,又《关于西藏苯教葬仪的一件古文书》《亚洲杂志》CCLXIII 卷,155—185 页,巴黎,1970 年版。

② 指明佛教以前的苯教祭司并非源于西藏的资料,参看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4—200 页。

地追溯到十一世纪，①它的开端依然是模糊难解的，而且几乎必定与八世纪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有联系。喇嘛苯教信徒是否被认为是佛教徒，是个定义问题；在教义和修法、静默技巧和修行生活方面，他们与西藏其他任何一个相当大的教派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了并不十分明确的原因，他们一定要坚持保留古代苯教祭司的宗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其他西藏人通常把他们视为异教徒。②虽然喇嘛苯教徒主要崇拜本书中一些被称为"苯波"的神，但是应该认识到，不能因此而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神属于古代苯教祭司的众神。差不多可以说，它们中的许多神最初一定属于一般宗教升入"苯教守护神"等级以前的范围；而且可以说出相同真言的护法众神中的许多神，同样也是佛教徒唯一的或主要的崇拜对象。

近年来，欧洲的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因此本书中的一些论点需要更改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同时，引起读者注意的已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也必须加以引导。所以，希望读者查看以下几页有益的修改与添加，这些修改和添加部分决不会降低内贝斯基这部著作的价值。

首先列出一九五六年以来出版的几部著作，其内容包括守护神的信徒、神灵和一般的无名宗教：

菲雷尔——海门道尔夫(C·V·Fiirer－Haimendorf)

《尼泊尔的夏尔巴人：高原佛教徒》251—270页，伦敦，1964。

芬克(F·W·Funke)的(Religiöses Leben der Sharpa)第

① 从十一世纪起，一个宁玛教派自称"苯波"并将其教义自称为"苯"，并与宁玛派有密切联系，有关情况可参看克瓦尔内《苯教研究：冥想之指导体系》Kailash，7卷，19—50页，247—332页(加德满都，1973)又《西藏苯教的经典》18—40页。

② 苯教徒与佛教徒之间多少有点分歧，从互有敌意、中立直到目的明确地接受不同信仰的调和。参克瓦尔内《西藏佛教徒传统起源的诸方面》Numen，19卷，22—40页，莱顿，1972年版。

26—87 页和 204—288 页，因斯布鲁克。1969。

拉露(M·Lalou)《西藏的宗教》57—83 页，巴黎，1957。

加德(I·Martin Du Gard)《西藏的鬼怪起源》

《东方学资料集》第八卷 383—402 页，巴黎，1971。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54—193 页，巴黎 1962。

图齐《西藏的宗教》，图齐与海西希合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82—257 页，斯图加特，1970(已有耿升汉译本)

我们更详细地整理了一些与各章有关的注释和附加目录提要的参考书籍。

第一章

3 页：dvārapāla(看守寺院或坛场上门的“看门人”)与内贝斯基所指的 dharmapāla＝ཆོས་སྐྱོང་即“护法神”的含义不同。

6 页：把 dharmapālas 的黑色比作 hala(毒药)，(内贝斯基)是错误的。因为 halāhala 这种致命的毒药是印度神话中的神和恶魔搅拌大海制成的 Gonda(刚达)。

11 页 157 页：འདོམས་ཞྭ་，是一种带有苯教特征的礼帽的名字。用一种淡红色熊类动物(འདོམས་)的皮毛制成(石泰安)。依照卡尔梅的《嘉言库》109 页注 1，说这是“一种形状与 ར་ཞྭ་相似的礼帽(参阅斯内尔格罗夫《苯教的九乘》III VI⟨b⟩)”

12 页注释 9、20 页：ཆགས་ཤིང་是 སྟོ་པ་གཤེན་རབ་的一种标志。它是一根小型的君主节杖，形状与 Vajra 相似，但它有一端嵌有卐字(གཡུང་དྲུང་)。

14 页：བསེ་དྲེད་མོ་ 译作“雌性 དྲེད་熊皮”，作者到处将 བསེ་译为“皮革”，就头盔或盔甲来说，这样译或许是可以接受的。而它与“熊”、“矛”(15 页)、“城堡”(90 页)或“猎鹰”(90 页)联系在一起就讲不通了。在这些情况或其它情况下，正象内贝斯基本人注意到的：这个词实际上是鬼怪或神灵，བསེ་或 བསྲེ་的一种等

级的称呼(15 页),应该保留原词不译(石泰安),因此在 སྦྱི་中保留的 བསེ་འབག་不是一个"皮面具"(102 页),而是一个表示一种 བསེ་脸谱的面具。而且没有理由说,这面具不应该用"粘贴在一起的布条制成"(103—104 页)。关于 བསེ་的守护神,参看胡麦尔(S·Hummel)的《在林顿博物馆收藏的苯教祭品》,斯图加特,63、64 卷(1968/1969)865 页。

21 页:内贝斯基把 ཡུམ་译成Sakti,但是 ཡུམ་即"母亲"代表 prajñā(智慧),而不是"能量",同样,102 页的 ཞུམ་མ་也被译成了Śakti,而这里的 ཞུམ་མ་ (ཞུམ་མོ་)严格地说是指"女士"。212 页上的 mahāsakti 作为一个头衔,大概译为 ཡུམ་ཆེན་(斯内尔格罗夫)。

第二章

关于 དཔའ་ལྡན་ལྷ་མོ་,参看胡麦尔《山上女神》,斯德哥尔摩 1962,23—34 页和《女神问题》《中亚杂志》第八卷,第二期(威斯巴登,1963)143—147 页。这两篇文章都分析了构成这个女神复杂外形的各种藏族和非藏族成分,参看比绍夫(F·A·Bischoff)的论文《Der Zauberkreis der Ucchusmā》,《中亚杂志》第七卷,第三期,威斯巴登,1962,203—211 页。关于 དཔལ་ལྡན་ལྷ་མོ་的 ཁམ་ཤིང་(内贝斯基"凹口手杖")参看罗纳——塔斯(A·Rona—Tas)的《吉祥天女画像中的符杖和占卜用的骰子》《匈牙利东方学报》第六卷,第一、二期(布达佩斯,1956)163—179 页。

第三章

46 页:ཡེ་ཤེས་མགོན་པོ་(内贝斯基:"贤明的 མགོན་པོ་")应译为"贤人 མགོན་པོ་"(石泰安)即:(统辖或连接国家的)贤人 མགོན་པོ་。

54 页:Māra snying za ma(内贝斯基"贪心的 Māra")应译为

“吞食 Māra 心的食心者”。这样，这个女神攫住的并不是一颗撕掉的佛敌的心，而是 Māra 的心。

55 页：(ཉ་བཅུ་བདུན་མ་)གྱི་ལྡང་ལུགས་(内贝斯基：“ལྡང་风格的”)应译为“一组具有 གྱི་ལྡང་风格的(十七神)”可能是在安多地区的一个地方(石泰安)。

58 页：དྭགས་པོའི་ལུགས་(内贝斯基“具有 དྭགས་པོ་辖区的风格)应译为“具有 དྭགས་པོ་(米拉日巴门徒之一)ཉ་རེ་风格(石泰安)。

第四章

80 页：ཁྲག་ཐུན་ཅུངས་ཐུན་(并非内贝斯基所译)，参照象雄语 མང་ཐུན་“肉体”、རེག་ཐུན་“血液”、སེཐུན་“心脏”、ཤིང་ཐུན་“肝脏”及 ཧིབ་ཁྲག་“血液”，参看哈尔《象雄语》(哥本哈根，1968)词汇部分。

第六章

90 页：“皮城堡”、“皮猎鹰”、102 页的“皮面具”参看以上有关 14 页的注释。སྲིན་བྱ་(内贝斯基：rāk sasa，鸟)应译为“猫头鹰”(石泰安)。

第七章

109、117、120、212 等页：བསིག་ཤང་(非内贝斯基所译)＝མཁར་སིལ་，即“一根托钵僧手杖(达斯词典 1308 页 གསིག་གཤང་的下行)。བསིག་ཤང་是一个外来词，来自汉语锡杖(si-chang，siek-d’ ‘iang)”、“和尚的 sistrun 手杖”(石泰安)。

第八章

109 页：“女神 ཡུམ་བརྟན་འོད་སྲུང་”(引自杜散《莲花遗教》巴黎 1935，262 页)实际上是两个君王的名字，即 ཡུམ་བརྟན་和 འོད་སྲུང་(石泰安)，内贝斯基将这两个名字错拼为一个名字。

118 页：ཉི་པང་སྲ་错拼为 ཉི་སང་པད་。这是一个苯教守护神（ཞང་ཞུང་སྲ་ = ཏྲབ་ལྷ་〈神圣的〉鬼、神）。

关于 བེ་ཏ་参看胡麦尔的《བེ་ཏ་》，《东方与西方》第 13 卷，第四期（罗马，1962 年）313—316 页。

第九章

137 页（倒数第五行）：内贝斯基译为“皇家教义”，这部经典（566 页）的 རྒྱལ་བའི་བསྟན་པ་应译为“Fina（佛陀）教义”。

第十章

155 页：关于 མགར་བ་ནག་པོ་“黑铁匠”参看胡麦尔的论文“神的锻工在西藏”《民俗学研究》第十九卷（东京，1960）251—272 页。

关于 རྡོ་རྗེ་ལེགས་པ་参看胡麦尔《Bon　Ikonographisches》858 页。

第十三章

180 页：དབང་མཛོད་读作 བང་མཛོད་，即“国库”。

193 页：“在 འཚིང་ཕུ་石蜜里……”读作 འཚམས་ཕུ་（石泰安），“གནུབས་ཆེན་སངས་རྒྱས་ཡེ་ཤེས་”应改为 གནུབས་ཆེན་（即 གནུབས་家族中之长者）སངས་རྒྱས་ཡེ་ཤེས་。

关于 ཚེ་རིང་མ་的问题，参看劳夫的《ཚེ་རིང་མ་Die　Berggŏttion des　Lange Lebens und ihr Grefloge》第一卷 259—269 页苏黎世，1971。

第十四章

关于群山是山神所居之地（内氏这样认为），还是山本身就是神（石泰安以及内氏在 209 页上说“མ་ཆེན་སྤོམ་ར་……是一座山的化身”）的问题，它们之间未必自相矛盾。因为神常被看作是

人或与人共存的自然现象。

203 页注释 2：གཉའ་ཐོ་རི་读作 གཉའ་ཁྲི་བཙན་པོ་(聂赤赞普)(石泰安)，显然内氏把以后的 ལྷ་ཐོ་ཐོ་རི་与这个君主混为一谈了。

204 页：སྐུ་ལ་མཁའ་རི་应是 སྐུ་ལྷ་……而且将 སྐུ་ལ་མཁའ་རི་错拼为 ཀུ་ལ་ཏ་རི་。སྐུ་ལྷ་常常表示一座神山，它总是行使着作为一位祖先或英雄的守护神的职责。(石泰安)

209 页：ཀད་སྟོད་(第三行)应改为 ཀ་或 སྐ་，这个地区在康区的 Jyekundo 周围。

关于 མ་ཆེན་སྤོམ་ར་，参看骆克(J · F · Rock)《大积石山及毗连地区》，《罗马东方丛书》第十二卷，罗马，1956。

212 页：རྒྱལ་སྲིད་སྣ་བདུན་必须改为 རྒྱལ་སྲིད་……"一个国王的七种标志"。

219 页：མཐིང་ཁ་意指 Guruདྲག་མཐིང་(宁玛派守护神)，而不是 མཐིང་གི་ཞལ་བཟང་མ་(斯内尔格罗夫)第十二行 ཞན་སྤུ་改为 ཞིམ་སྤུ་"鸡尾羽"。

221 页：(末行)225 页(第一行)འབྲིང་ཟླ་སྒང་必须改为 འབྲི་ཟླ་སྒང་、即康区六 སྒང་之一，也就是受 འབྲི་ཆུ་和 ཟླ་ཆུ་所控制的那个 སྒང་(石泰安)。

226 页(第一行)：ཚབ་སྒང་必须改为 ཚ་བ་སྒང་、即康南 ཚ་རོང་区。五台山(རི་བོ་རྩེ་ལྔ་)和鸡足山(བྱ་རྐང་ཅན་) 是不同的两座山，即五台山(Wu-tai shan)和鸡足山(Ki-tsu shan)(石泰安)。རབ་སྒང་是 མི་ཉག་རབ་སྒང་，即打箭炉(Tatsienlu)(石泰安)Wertiner dgu 和 གེར་མཛོ་གཉན་(229 页)A wo dge mdzo(ཨ་བོ་དགེ་མཛོ་)是不同的两座山，后者是格萨尔的神山(སྐུ་ལྷ་)(石泰安)ཨ་འདམ"(གཉིས་)表示(ཨ་མདོ་) 和 འདམ་(Tsaidam)(石泰安)。

227 页：ཟླ་མེད་应改为 ཟླ་སྨད་(下 ཟླ་)(石泰安)。

229 页：མད་གཉན་སྤོམ་ར་应改为 མ་གཉན་སྤོན་ར་，སེང་གེ་རྒྱབ་བསྙལ་并不象内氏所说的是一座山(228 页末行)、而是 འོལ་མོ་ལུང་རིང་的一个

山洞。བྱ་བ་གྲུབ་པའི་གནས་རི་并不是一个地名或区名，必须译为“已竣工并将要显灵的圣山”。

ལྷ་རི་གྱང་ཏེ་应改为 ལྷ་རི་གྱང་ཏོ་或者……བོ；它位于 སྣང་པོ་(内氏错拼为(སྣོད་པོ་)。

关于西藏的圣山，参看胡麦尔《Heilige Berge in Tibet》第五十二卷，944—949 页和《ཁམ་བུ་ཡུལ་ལྷ་der wei Be Gott der Sharpa》(《匈牙利东方学报》第 20 卷，第三期，353—361 页，布达佩斯，1970)。

第十六章

269 页第一行：ལྷ་ཆེན་ནམ་དན་བང་ཕྱུག་mahādeva 不是一个单一的名字，必须译为 ལྷ་ཆེན་(＝mahādeva)或 དབང་ཕྱུག་(石泰安)。

282 页及以下诸页：关于 ཐེའུ་རང་参看 H • Eimer 和 Pema Tsering 的《T’e’u ra n mdos ma，Serta TibetoMonglica》47—87 页，威斯巴登，1973 年，其中包括 ཐེའུ་རང་的赎罪和驱魔的经文和一段短文的译注。

第十七章

318 页：内氏认为 དགྲ་ལྷ་的口语发音是 dabla，因此有时就错写为 དགྲ་བླ་。不过 དགྲ་བླ་可能是与口语发音一致的原始表音法。

注意：苯教经典经常明显地使用“སྒྲ་བླ་”同音异义词，斯内尔格罗夫的《九乘》258 页注 2。另外参看胡麦尔《Die Gottheiton der Schulter in Tibet (ཕྲག་ལྷ་)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34 卷 183—197 页，罗马，1959 年。

329 页：སབ་ལྕག་ཚོག་གསུམ་(内氏：“一根有三个涡纹的笞杖”)应改为 སབ་ལྕག་ཚིགས་གསུམ་(石泰安)。关于 ཏ་ཐུགས་དཀར་པོ་，参看舒伯特(J • Schubert)《Das Ritual für ཏ་ཐུགས་དཀར་པོ་》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第八卷 51—63 页，莱比锡

1963 页。在苯教经典中 ཞི་ཁྲུགས་དཀར་ 或者 ཁྲུགས་ཁར་ 被看作是 གཉན་ 类诸神的一个单独的等级。它与 སྲི་ཐི་ 截然不同。参照斯内尔格罗夫的《九乘》51—57 页、257 页注释 12。

334 页第一行：关于 ཞི་ཞིར་མ་ 参照斯内尔格罗夫的《九乘》61—63 页。正如内氏注意到的那样(334 页注 31)，ཞི་ཞྭིར་མ་ 与纳西语的 ^{2}Yu^{1}ma 是完全相同的。骆克《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第二卷，(《罗马东方丛书》28 卷，第二期，罗马，1972)中派生出一些描绘各种 ^{2}Yu^{1}ma 的 thankas。

第十八章

354 页：关于 ཟོར་ 可引石泰安 235 页 extenso 中的评论：关于 ཟོར་ 问题，下面的阐述是十分清楚的：这个神——也许还是个显贵的神——没有受到束缚，而是按照结合静虑与仪式奉行的一切礼仪、应邀或封授的。其形象画在一张方纸上或一小块方布上，贴在 གཏོར་མ་ 的中心线上(常是一支箭，箭头指向下方，正如作者在 492 页所提起的：我认为这与占卜没有关系)。这个神在 གཏོར་མ་ 中显现的事实，实际上给它增添了力量(如作者所言："加重")，但是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藏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可以扔掉或者烧毁这样一个包括这个神在内的供品，事实并非如此，在扔掉 གཏོར་མ་ 前，人们采用(适当的静默和 mantras)引用中心线的办法引出这个神，再引它返回，这个过程与阴魂附身或与其它任何暂时的神力输入援助法相同。此神留存后，其神力存于供品 (གཏོར་མ་)，后者现已成为一种武器 (ཟོར་)，可直接杀伤敌人。

357 页第一行：内氏译为"金属"的 གཙོ་，应改为 བཙོ་。这种 བཙོ་ 实际上是象雄苯波信徒使用的一种宗教仪式或法宝(因此具有法力)，参看《九乘》256 页注 5，特别是斯内尔格罗夫与黎吉生合著之《西藏文化史》100—101 页，从一部苯教历史经典中节译

了一段描写八世纪宗教斗争期间、准备和投掷这样一种“弹”杀死一位藏王的情况。卡尔梅在《嘉言库：西藏苯教史》(97—99 页)同样(用一些异体字)节译了这一段。

360 页：关于 linga，参看石泰安的《喇嘛教的追傩与灵魂的理论》《中国—印度研究》第五卷，3—4 期，1—36 页，1957。

第十九章

373 页：སྤྱི་མདོས་即“一般灵器”，读做 ཕྱི་མདོས་，而 ཕྱི་ཡི་མདོས་即“外部灵器”，读“སྤྱི……”。并于 སྣོད་བཅུད་即“物质与精神”的翻译，可在 Jäschke《藏英词典》中找到，但其实际上的意思最好是“外部世界与感官存在物”。

第二十一章

421 页(末行)422 页：འཛམ་གླིང་སྤྱིད་གསང་读作 འཛམ་གླིང་སྤྱི་བསངས་即“一般的涤罪世界”(石泰安)。

339 页：དཔའ་བོ་འཁྲོ་འཐར་应改为 དཔ་འབོ་ཁྲོ་འབར་。

432—439 页：ཉག་པ་དོན་གྲུབ་于 1952 年 7 月举行入定仪式一事(438—439 页)希腊与丹麦的彼得王子(H · R · H · Prince Peter)在《一个西藏神使的入定》(Dansketnografisk tidiskrift 第三卷，5—12 页，哥本哈根，1961)一文中也有描述，舒特勒(G · Schüttler)在《最后一个西藏的打卦僧：精神病——神经学方面》89—99 页，插图 7—14，威斯巴登，1971 年)一书中描述了 1970 年 4 月的另一次入定，后部著作还包括作者于 1970 年在印度访问其他西藏神使的有关资料。骆克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汉藏边境的萨满教文献》(Anthropos 第 54 卷，796—818 页，1959)，在 P · A · Berglie《Gudarna stigerner(神仙下凡)》(《东方学研究》8—9 卷，52—63 页，斯德哥尔摩，1971)一文中可以找到一个藏地巫师入定时的一些

有趣的照片，关于尼泊尔藏语语族夏尔巴人中的巫师种类和入定情况，可参看菲雷尔。——海门列夫的《尼泊尔的夏尔巴人》254—263 页）。

第二十二章

445 页：དཀར་ཕྱག་读作 དཀར་ཆག་
449 页：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死于 1706 年，而不是 1701 年。

第二十三章

关于西藏的占卜，参看埃克瓦尔（R・B・Ekvodll）《西藏社会占卜诸方面》《民族学》第二卷，31--39 页，1963 年）和《西藏的宗教仪式：模式与作用》251—296 页，芝加哥，1964），《九乘》24—41 页，还可参看胡麦尔《Giinstige und ungünstige Zeiten und zeichen nach dem Tibetistchen des ཆགས་མེད་རིང་པོ་ཆེ་》（《亚洲民俗学研究》22 卷，89—132 页，东京，1963）。

关于 སྨེ་བ་དགུ་即：用于星占学和占卜的九个方形图（参 294 页）；胡麦尔《སྨེ་བ་དགུ་：西藏人的魔方》，《东方与西方》19 卷 1—2 期，139—146 页，罗马，1969），还可参看舒伯特《Tibetische A'quivalente der I-ching Hexagramma》Mitt des Institutes für Orientforschung，4 卷，411—420 页，莱比锡，1959）。

第二十六章

507 页：ཚེ་དར་读作 ཚེ་ཐར་（放生）（石泰安）。
508 页：འགོང་པོ་མཆེད་དགུ་是"九个 འགོང་པོ་鬼的兄弟会"而不是"七个……"。
515 页：མི་ཁ་ཁམ་ཚུ་读作 མི་ཁ་མཚུ་，即："诽谤性的谈话与争论"（石泰安）。
533 页：མདུ་སྨད་གྲོང་བ་并不是"伟大的访问者"（内氏）而是"མདུ་（可

能是一个名字或一个术语的缩写，不仅仅是“伟大”之意）使者。（石泰安）（冈达）（斯内尔格罗夫）和（石泰安）表示：这里（常以缩短的形式）缩减了这些学者对本书的评论和文章修改。如冈达(J·Gonda)《中亚杂志》3 卷 1 期 77—78 页，威斯巴登，1957 年；斯内尔格罗夫《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21 卷 3 期 649—650 页，伦敦 1958，特别是石泰安《亚洲杂志》CCXLIY 卷 229—236 页，巴黎，1956；发表其他评论文章的有：黎吉生《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221—222 页，伦敦，1957；W · JStrauss：《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LZX 卷，维也纳，1957，286—287 页；孔兹(E · Conze)《东方艺术》新丛书第三卷，2 期 75—76 页，1957；李姆(K · W · Lim)Bibliotheca Orientalis，16 卷，1—2 期，60—62 页，莱顿 1959；哈姆(F · R · Hamm)：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CX 卷，1 期（新丛书 35 卷）210—211 页，威斯巴登，1961 年；D · Schröder，Anthropos，LIII 卷，664—665 页 PosieuX，1958；图齐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 eitung，（LIII 卷，5—6 期，270—272 页，柏林，1958）。

中译本序言(一)

厄恩斯特·斯坦凯勒

内贝斯基所著、初版于一九五六年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确实是藏学领域的伟大著作之一。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主要是在噶伦堡(Kalimpong)完成的,其间作者亲身目睹了西藏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作者对西藏宗教护法神如此广泛而又细致的研究标志着我们对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认识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极为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大部分怒相护法神的崇拜和形貌,因为在内贝斯基所处的年代,实际上还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人懂得这一艰深的领域。他首先是基于对有关藏文文献的分析,还努力从藏族学者那里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内贝斯基当时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有点过时了,例如他对བོན་一词的用法。他把བོན་作为前佛教的土著宗教和后来非佛教的民间宗教。我们现在知道,བོན་区别于这种"无名宗教",它是指一种具有不同仪式崇拜的特定宗教传统,后来甚至是指一种特殊的喇嘛教传统,其时代不会早于十一世纪(参阅克瓦尔内为本书1975年格拉茨再版本所做的导言)。但这仅仅是一种描写术语上的变动,丝毫不能影响这部书实质上的价值和优点,因为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基于对藏文文献本身直接的分析,他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西藏宗教世界中真正西藏本身的部分,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在王尧教授的主持下,从事西藏宗教研究的谢继胜先生将此书译为中文出版,作为对具有特殊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尊重;作为广

大的中国汉地公众对固有的西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进一步理解的阶梯，本书的出版都是大受欢迎的。

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后又执教于维也纳大学，供职于人类学博物馆。我从内贝斯基生前所在的大学衷心祝愿译者译事顺利，这也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更好的相互理解所做的贡献。

厄恩斯特·斯坦凯勒教授

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中译本序言(二)

王 尧

内贝斯基的扛鼎力作《西藏的神灵和鬼怪》(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ieties. 640 P.P znd edition 1975. Graz)的中文译本出版了,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记得1982—1983年间,我有机会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作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在藏学—佛学系的走廊上悬挂着一排已故的教师遗像,其中就有这一位高准、深目、相貌威严的藏学家的巨幅照片。每当我迈步进教室讲课,经过走廊时总要和这位同行自然地打个照面。后来,逐渐知道这位英年早逝、勤勉的讲师有下列主要论著:

"对西藏造像的一个贡献"(论文)
"何处的上帝是山"(专著)
"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藏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书籍"(论文)
"西藏的宗教舞蹈"(专著)

当然,最负盛名的还是这本《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这本书作为比较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1956年一出现就吸引了人们普遍的注意。西藏,在欧美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凡是对西藏感兴趣的人,除了对崔巍崇高的雪山、粗犷浩瀚的原野、别具特色的风俗感到震惊以外,更多的人对它的宗教狂迷倍觉好

奇和惊讶。也难怪，在西藏，随处可听到深沉的长号、悠悠的钟鸣，急遽的鼓点和海涛般的梵呗诵读声浪；在寺庙里、村庄中和街道上彳亍而过的身着紫绛僧袍的僧侣队伍；对着神佛顶礼膜拜，绕着发辫长跪磕头的农牧民群众；香烟缭绕，钟鼓齐鸣，梵呗声浪夹着阵阵铙钹……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神秘的西藏。人们在寺庙见到各种各样的画像和塑像，狰狞恐怖者有之，慈眉善目者有之，庄严肃穆者有之，青面獠牙者有之，特别是一些手持人头颅骨、张开血盆大口，胯下飞腾神骏、腰间缠绕蛇蟒……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太需要对西藏的宗教深入了解了，不深入了解宗教，就不能深入了解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哲学与伦理、文学与艺术，也就不能真正了解西藏和西藏人。这本书恰恰是应西欧人士的要求而诞生的。

西藏在有文字之前，普遍流行一种于人民之间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伴随着神话、传说、诗歌、舞蹈在人民中间同步前进。当时，氏族部落的宗教仪式、口头流传的诗歌神话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内心世界的宣泄。那时的神话、民歌、戏剧艺术都与宗教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公元七世纪有了文字，文字本身也是作为宗教活动的工具而产生的。首先，是为了翻译经咒，为了读经，布道，为了扎稳宗教的根，为了提高宗教的层次而创造、使用的。识字的，都是宗教大师；不识字的那是一般教徒。过宗教活动，大师和信徒、宗教和文艺二者在寺院里相会，于是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起来，互为表里，互相交融。那时侯，佛教还没有露面呢！

爱因斯坦说过："最美丽、最奥妙的情绪是神秘感，所有真知灼见都是感觉赋予的，体验不到，人便不能探玄钩奇，虽生犹死！"这话用来描绘西藏的社会、人生和人民心理以及一切艺术、文学活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也许，这就是内贝斯基长期到喜玛拉雅山区进行藏族原始崇拜实地调查的一个根本原因。事实上，从这本书中可

以知道,宗教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态度、愿望、情感、思考和觉悟等思维活动,虽然它确实包括这些思想活动;而是把上述这些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活动包容在一种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之中,进而形成一种五千万人习惯的具有无形约束力的价值观念。

宗教哲学表现了对于人、自然和人生的信念的探求、追索事物发展的真相,使人在宗教活动中强烈地感受来自自我之外的某种约束力。

在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善与恶、美与丑、狰狞与慈祥几乎都是并存共在的,既有怒目金刚,又有低眉菩萨,光怪陆离,目迷心荡。你在民间所见的往往是一种粗犷带有野性的神魔世界,尽管佛家的理性的逻辑之学—因明,在西藏固然有很高的水平;但是,神秘逻辑在民间仍占绝对的优势。

可以说,在寺院里和人民群众生活里有两个不同的神灵系统。应该感谢内贝斯基,他把西藏人民中间的原始的、粗糙的鬼怪神灵世界系统地和盘托出,使我们清楚地看出: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是在寺院之内、经典之中;而苯教和群众中固有的崇拜自成系统。可以确信,通过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才能使宗教研究摆脱信仰主义的枷锁,才能使宗教学作为一种科学,摆脱神学的窠臼,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比较宗教的研究才能冲破西藏高原上神秘的迷雾,弄清人、社会和人生的本来面貌,才能正本清源、弄清宗教的本质和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

一个人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就会把宗教看成至高无上的神物,当然就不会有科学的理性的宗教研究,也就看不清宗教的真面目和内在的本质,有点象东坡居士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歌德曾说过:“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与语言的比较研究一样,同理,马克斯·缪勒说:“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对宗教就一无所知!”

内贝斯基的书是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厄恩斯特·斯坦凯勒教授赠送的，中文本是由于我竭力怂恿谢继胜同志翻译的。如今全书告成，我当然乐于为序，略抒拙见如上，请读者明察。

1991年6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作 者 自 序

关于西藏人作为佛教的护持者和守卫者而加以崇拜的神灵的造像，在藏学界还属于一块几乎不被人所知的研究领域。无以计数的种种保护神中包括许多的原始神灵，他们属于西藏古老的苯教信仰万神殿中的神灵，对西藏保护神及其崇拜的研究，除了对藏传佛教一方的保护神作一番考察之外，还要透露一些新的事实，其中涉及佛教传入之前的信仰、这种前佛教的信仰与苯教发展中所体现的早期萨满教成份的关系。遗憾的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大量的困难阻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藏文的文献对佛教护法神的形貌和崇拜记述得非常少，而且由于文献中使用古代语词 和一些含混的表达词语在词典中无法查找，因而这些文献经常是很难解释的。然而，研究中主要的障碍还是西藏人对于护法神崇拜、特别是仪式舞蹈、占卜、黑巫术和天气施咒等的神秘感。

本书中列举的涉及保护神及其崇拜的初次调查材料，大部分是我于 1950 年到 1953 年之间住在印度—锡金边境地带时收集到的。我写这部著作的根据地是噶伦堡，这是从拉萨到印度的主要商路的终点。我到噶伦堡后不久，在噶厦政府和汉人之间就产生了摩擦，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随员离开拉萨暂栖在离西藏—锡金边界只有几英里远的春丕河谷的一所寺院内。虽然达赖喇嘛留在西藏境内，但是他的一些亲眷和很多带有家眷的噶厦高级官员连同格鲁派的几位显贵人物来到了噶伦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西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于 1951 年夏末也回到了西藏。在此期间，我与许多西藏噶厦政府的官员和

僧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而使我收集到了大量的关于藏传佛教的各方面、特别是本书所论述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料。

然而，主要给我提供资料的人是三位选择噶伦堡为暂栖之地的活佛，他们在其他高僧返回西藏之后还留在噶伦堡。其中的两位名叫达多(དར་མདོ་) 仁波且和札幢(བཀྲས་མཐོང་)仁波且，是两位黄帽派(格鲁派)的活佛。达多仁波且或称达多活佛(དར་མདོ་སྤྲུལ་སྐུ་)，即“打箭炉的活佛”，他的全名是土丹伦珠列桑(ཐུབ་བསྟན་ལྷུན་གྲུབ་ལེགས་བཟང་)，我 1950 年第一次碰见他时，他是三十四岁。他出生于藏川交界处的打箭炉，是一户商人的唯一的孩子，七岁那年由当地寺院的喇嘛引导出家，选作该寺活佛的转世灵童。但是，他的父母拒绝把孩子交给喇嘛，直到收到了达赖喇嘛派人送来的责备他们愚顽的信函之后才表示同意。这位活佛九岁时被人带入卫藏开始在哲蚌寺的嘉戎札仓学经。1947 年，达多仁波且作为佛徒到印度和尼泊尔的圣地朝觐。两年之后，他受摄政达札仁波且的指派，任噶厦政府建在据说是佛陀涅槃之地菩提伽耶(Bodhgayā)佛寺的主持。达多仁波且只是在冬季住在菩提伽耶，也是在这个季节，西藏僧人才来印度朝觐；一年之内的其他季节，达多仁波且都是在噶伦堡度过的。这位活佛在我的请求之下还友好地把自己珍藏的内容广泛、有价值的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的书籍让我使用，还帮助查找我特别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我从这些木刻本和手抄本中摘抄了一些内容，还复制了一部分。活佛还将其中一些书籍作为礼物赠给了我。研究这些资料时遇到的难题我经常是在和活佛的会面时加以讨论和解决，在我们起初会面的时候，要通过一位能讲英语的年青西藏人普拉(ཕུར་ལགས་)给我们作翻译，后来，在我学习了一些藏语口语之后，只是在一些关键地方才请翻译帮忙，一般的问题就直接交谈。达多仁波且的助手也让我观看了很多的藏族宗教的仪式。

札幢仁波且也是格鲁派的活佛，我跟他学习始于 1951 年，虽

然没有象跟达多仁波且那样学得深入，但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札幢仁波且是康区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二十六岁。他曾在哲蚌寺学经九年，此后又在拉萨的一座密院内作了八年的密乘僧，这座密院是拉萨两座主要的密院（上、下密院）之一。我要特别地感谢札幢仁波且给我提供的涉及各种密乘教义、特殊的宗教传统和盛行于东部藏区的宗教实践活动的资料。

第三位给我提供资料和书籍的活佛是宁玛派的齐美仁增（འཆི་མེད་རིག་འཛིན་），他的寺院名称是“佛法厄旺双运密咒法轮尊胜林”（ཐུབ་བསྟན་ཨེ་ཝམ་གསང་སྔགས་ཆོས་འཁོར་རྣམ་རྒྱལ་གླིང་）。齐美仁增虽是康巴人，但在卫藏住的时间却较长。他给我提供了关于宁玛派和与之相关的其他宗派的宗派教义与盛行的宗教仪式方面的资料。

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都向这三位高僧活佛讨教。然而，要使各不相同的资料适应双方的解释，那总是不可能的。例如，达多仁波且和札幢仁波且，虽然两人同属一个宗派，但是在对一些较为复杂的宗教理论的解释，对一些藏文文献中难懂段落的翻译，二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

从三位活佛那里得到或复制的藏文资料的最后翻译，是在原噶厦一位噶伦的代理人尼玛的帮助下完成的。尼玛生于春丕河谷，非常熟悉这一带及邻近地区残留的苯教信仰的宗教传统，他通过向西藏几位著名的学者，其中包括向现世达赖的学习，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通过在西藏内外的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能很容易回答一些涉及西藏宗教仪式和通常秘不示人的教理问题。他的英语很好，这在翻译和解释藏文文献的一些疑难段落时对我帮助甚大，是特别值得我庆幸的。

大量关于噶厦政府宣谕神的选拔、生活、仪式等方面极有价值的资料是我从达赖办公室的大秘书洛桑平措（བློ་བཟང་ཕུན་ཚོགས་）和前住噶厦宣谕神坚参他青（རྒྱལ་མཚན་མཐར་ཕྱིན་）的儿子那里得到的。洛桑平措也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有时也帮助我翻译藏文文献。关于

西藏宣谕神的一般资料则是从噶厦宣谕神拉巴顿珠(ལྷ་པ་དོན་གྲུབ་)处得到的,他现在噶伦堡从事神职。关于格萨尔王和拉萨以北彭(འཕན་)地传说的一些详细资料,是从西藏摄政王热振的前任歌手强巴桑达(བྱམས་པ་གསང་བདག་)那里得到的。

许多提供资料的人,在补充我已经确认了的材料的过程中,还教给我藏语口语,并经常用英语讲授。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西藏朋友,感谢他们在本书的材料收集与分析方面给予我的巨大的、无私的帮助。我还要感谢锡金大王阁下的私人秘书次丹扎西(ཚེ་རྟེན་བཀྲ་ཤིས་),特别要感谢扎西占堆寺主(བཀྲ་ཤིས་དགྲ་འདུལ་གདན་ས་པ་ Burmiak Kazi),在我访问锡金期间他在锡金宗教事务部兼职,我在甘托克(Gangtok)逗留时给我提供了资料,并应我的要求交给我一些涉及锡金山神崇拜仪式的古代经卷。

通过对锡金境内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雷布查人(Lepchas)的原始宗教的研究,通过对邻近民族的原始宗教,特别是不丹人、利姆布人(Limbus)、塔芒人(Tamangs)和夏尔巴人(Sherpas)的原始宗教的研究会对研究西藏早期的信仰有所帮助。有关上述方面的材料不久就会出版。在本书第九页已经作了初步的研究,更详尽的材料刊于我撰写的《1950—1953 锡金喜马拉雅人种学研究报告》的 36 页—38 页。

我的这本书是在印度、锡金边界完成的。当时由于 1950 年尼泊尔爆发的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局势非常紧张。我要十分感谢印度政府允许我在最邻近中国西藏边境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研究工作,尽管这一地区的局势有时很紧张,但最终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写作。在这一时期给予我有力帮助的还有帕罗若(K·Pereira)奥地利驻新德里的代办,其继任恩德尔(K·Enderl);还有韦塞尔(W·Weissel),奥地利驻加尔各答的名誉领事,他友好地帮助我发送寄到维也纳民族博物馆有关西藏人和雷布查人的资料。收集资料所需要的经费由奥地利教育部提供。

这里我还要感谢那些指导我研究的学者，从他们那里我受到了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专门训练，我最后的一位导师布莱斯坦尔(R・Bleichsteiner)首次将我引向了藏学研究的领域，这些学者还有维也纳大学的考佩尔(W・Koppers)，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海门道尔夫，伦敦经济学院的费尔斯(R・Firth)。我要向哈佛燕京学社、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骆克表示真挚的谢意，是他使我的印度之行成为可能。特别要感谢第三丹麦皇家中亚探险队的成员(后成为领队)丹麦和希腊的彼特王子，自 1951 年 5 月到 1953 年 2 月我前往欧洲的二年时间内，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王子曾多方面对我的工作予以协助，使之有一个满意的结局。我还要感谢罗列赫(G・N・Roerich)对本书论述的一些观点所给予的有益忠告。

我回到欧洲以后，收到了荷兰莱顿民族博物馆长的邀请，要求我去整理和分析该馆所藏的藏文木刻本和手卷。这本书是在 1953 年 5 月至 12 月间完成的；1954 年，为了研究内容广泛的雷布查人手卷的汇集，我在莱顿逗留了五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对藏在这个博物馆中众多古籍的分析，为我这本书补充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为此，我非常感谢莱顿大学图书馆的全体成员，感谢民族博物馆的洛彻尔(G・W・Locher)馆长(任职至 1954 年)。特别要感谢前任馆长波特(P・H・pott)和 1955 年以后的继任馆长，感谢他们友好地邀请我赴莱顿从事研究工作。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所有对我开放所藏藏文典籍的学者；感射各位学者向我提供藏于各博物馆有用的资料线索。他们是巴考(J・Bacot)(巴黎)、石泰安(巴黎)，辛格尔(H・Siiger)(哥本哈根)、哈尔(哥本哈根)。我还要感谢莱顿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戴庸(J・W・de Jong)，是他友好地帮助我检索本书涉及的梵语词汇的拼写，为我提供散在各种书籍中的资料；感谢芝加哥的基克特(R・Kickert)帮助我阅读校样；感谢海牙的默顿出版社(Mouton & Co

· Publishers)，特别要感谢雷德尔(P · de Ridder)，总之，我向所有关心本书出版的人们表示我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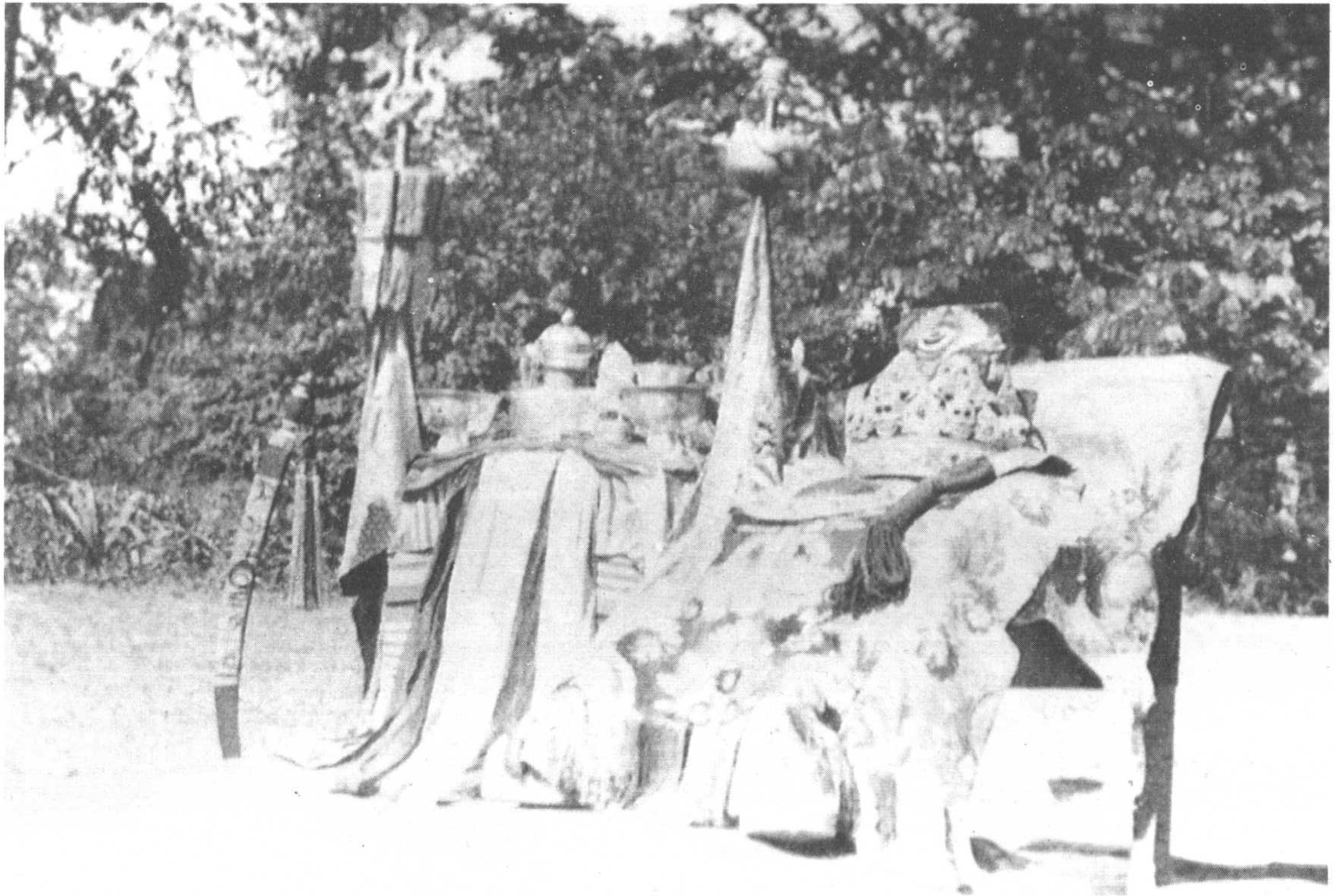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居士白毡神附体的代言神巫，他戴的毡帽据说是这位护法神所戴的具有特征的帽子



代言神巫拉巴顿珠制作的护法神多吉秀丹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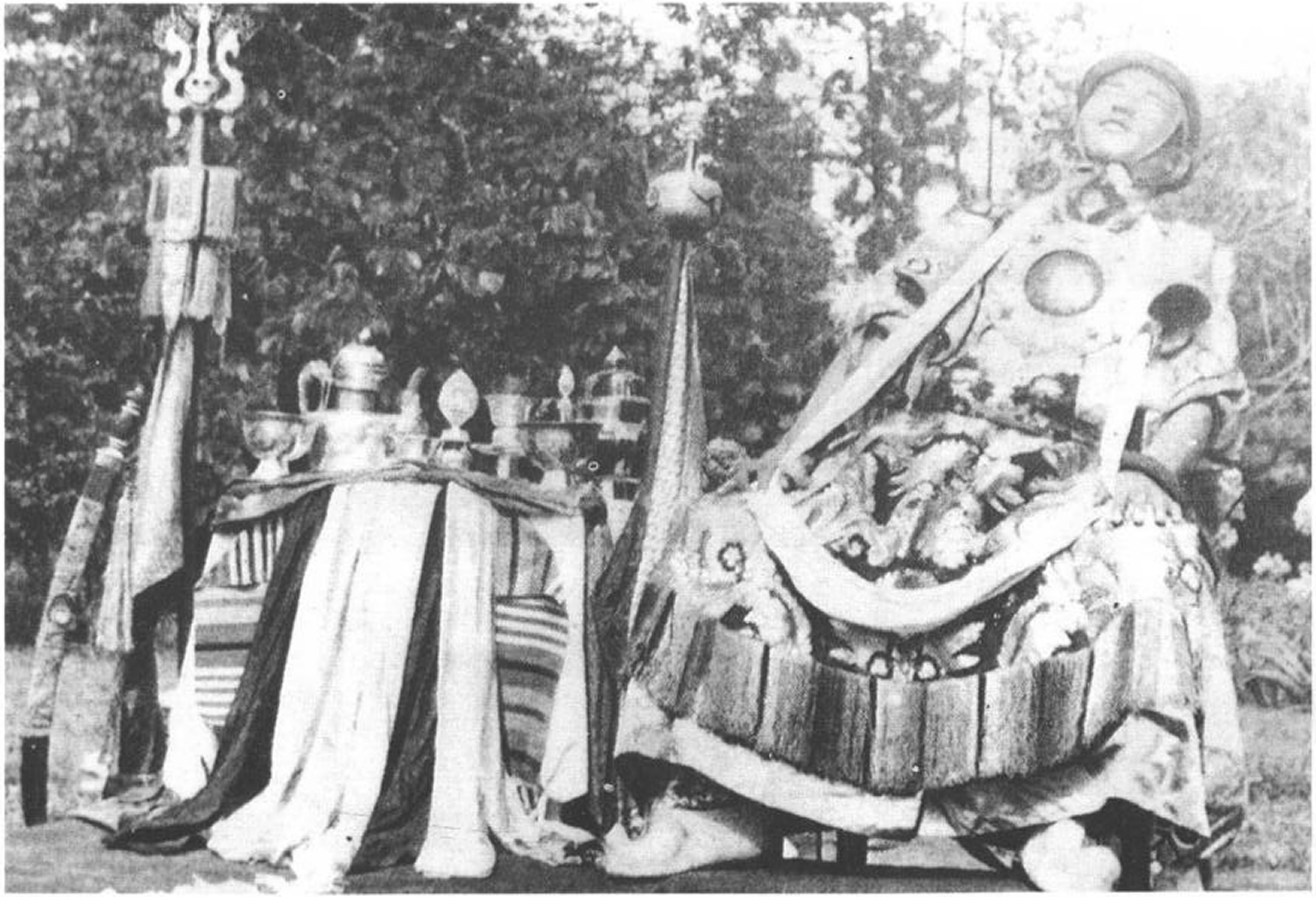
按规定的仪轨次序放在椅子上的降神仪式服装。右边插在地下的是在幻迷过程中使用的兵器。桌子上放的是供奉给所祈请护法神的供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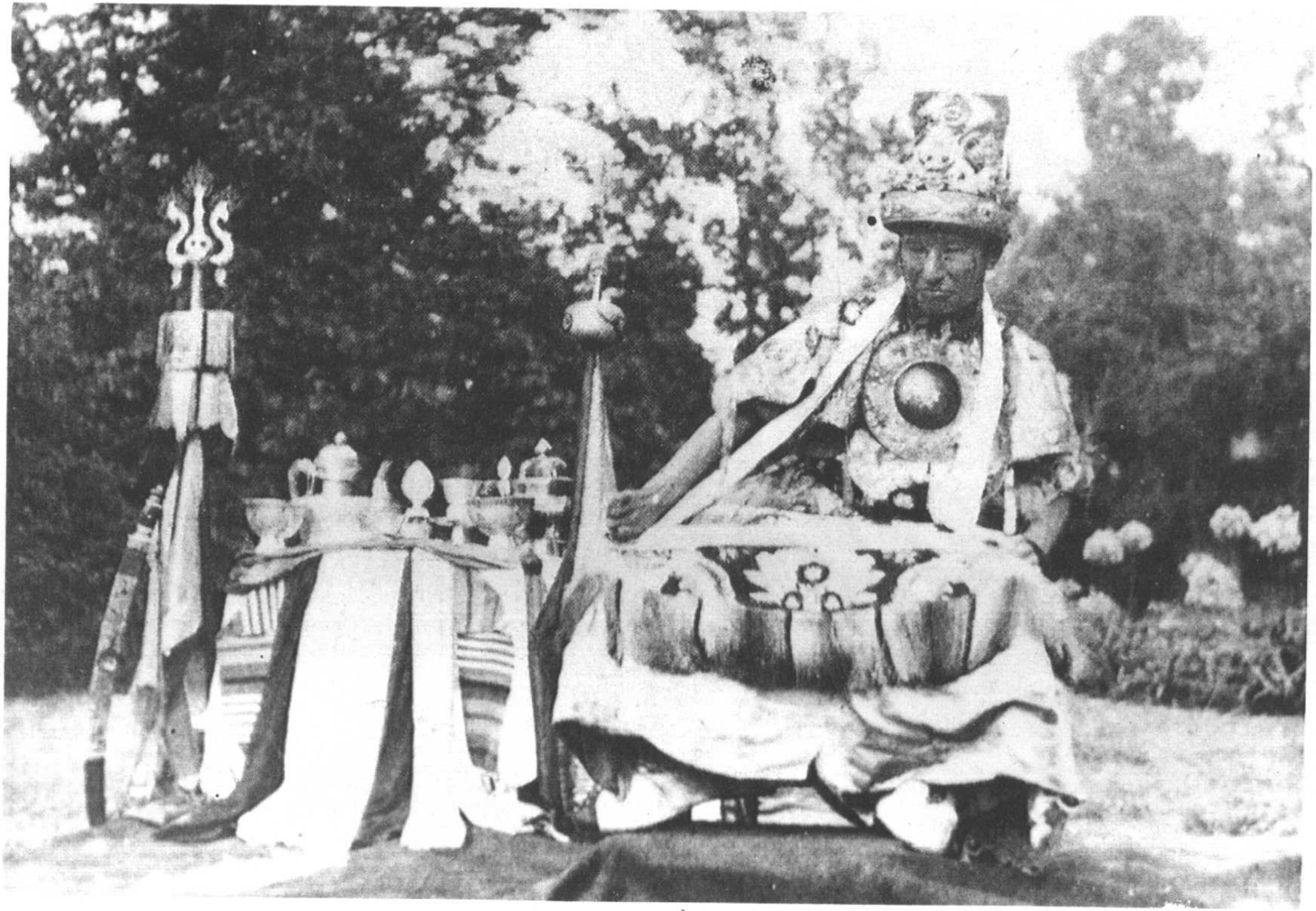
神巫拉巴顿珠(左)在助手的帮助下穿上降神服装



幻迷开始。神巫的身体开始第一次颤抖，脸孔逐渐变色。



神巫扭曲旋转身体



神巫处于幻迷高潮



幻迷结束时神巫倒地



头盔已经拿开，但神巫的身体还在痉挛战抖



大圓满派的一位天气咒师



拉姆仓巴护法神



尸陀林主

目　录

再版导言……………………………………………… 克瓦尔内(1)
中译本序言(一) ……………………… 厄恩斯特·斯坦凯勒(17)
中译本序言(二) ……………………………………… 王尧(19)
作者序 …………………………………………………… (23)

第一卷　保护神(护法神)的形貌

第一章　护法神的分类、形貌和标志 ……………………… (3)

出世间护法神

第二章　班丹拉姆女神 ………………………………… (25)
第三章　大黑护法 ……………………………………… (43)
第四章　多闻子、丑身、宝藏神 ………………………… (79)
第五章　阎王及其相关的神灵 ………………………… (95)
第六章　姊妹护法神……………………………………… (103)

世间护法神

第七章　白哈尔及其伴神………………………………… (111)
第八章　金刚具力神……………………………………… (153)

第九章　大梵天神……………………………………………………（165）
第十章　善金刚……………………………………………………（175）
第十一章　居士白毡神……………………………………………（181）
第十二章　载乌玛保与“赞”系神魔……………………………（189）
第十三章　长寿五姊妹及其相关的女神…………………………（201）
第十四章　山神……………………………………………………（233）
第十五章　地方保护神……………………………………………（271）
第十六章　厉神……………………………………………………（299）
第十七章　战神……………………………………………………（381）

第二卷　保护神的崇拜

第十八章　供品与圣器……………………………………………（415）
第十九章　“垛”及其施“垛”仪式…………………………………（443）
第二十章　护法神崇拜……………………………………………（473）
第二十一章　代言神巫（宣谕神）及其地位、装束、供养与预言幻迷……………………………………………………（485）
第二十二章　噶厦代言神巫………………………………………（525）
第二十三章　占卜术………………………………………………（539）
第二十四章　天气咒师及其仪式…………………………………（553）
第二十五章　毁敌巫术（魇胜术）………………………………（569）
第二十六章　御邪术………………………………………………（593）
第二十七章　西藏萨满教的几点注释……………………………（633）

藏文参考书目………………………………………………………（655）

索引一　神灵名称与类别…………………………………………（689）

索引二　藏语专名…………………………………………………（828）
索引三　梵文……………………………………………………（898）
索引四　佛教人名………………………………………………（911）
索引五　地名……………………………………………………（920）
索引六　内容简目………………………………………………（949）

译后记…………………………………………………………（965）

第一卷

保护神（护法神）的形貌

第一章

护法神的分类、形貌和标志

根据藏传佛教各派的共同观念，护卫佛法，护卫佛法免[3]受妖魔的袭扰；维护佛教教义的完善被确认是属于一类重要的神灵的职责，这类神灵就是护法神。此类神灵中的男神和女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护佛法"（བསྟན་སྲུང་མ་），或简称"护者"。虽然在口语中更多地使用后一种简称，但有时简称会引起误解，因为非佛教的一些精怪也可称作"护者"。"立誓愿者"主要是指一些土著神灵，后被收服，占据了佛教护法神的位置。根据护法神所承担的神职，一般把他们描绘成一脸怒相、手中挥舞兵器、脚踩佛法之敌或反对佛法的精怪。

这类护法神或称保护神，与藏传佛教万神殿中一些最著名的神灵相比较，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超大神力的高级神灵，称为"出世间护法神"，即"出离六道轮回之神灵"。据我所掌握的藏文文献的解释，第八、第九、第十等级的护法神属于出世间护法神；[4]第二类是仍然和众生有情居住在今世间的神灵，他们也过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大部分的神灵时时通过神巫之口传达其意志。这类神灵被称为"世间护法神"，还经常称作"傲厉神"。之

所以这样称呼，是源于以下一个事实：这类神灵中的大多数都被描绘成一脸傲慢狂怒的神情。

以上提到的两类神灵中的绝大部分，都被藏传佛教的所有派别承认和崇拜，其中有一小部分神灵据称是这个或那个教派的专有护法神。例如白哈尔神是世间护法神中一位著名的古代神灵，他在藏传佛教的宗教体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此外，金刚具力神，世间护法神系列中另一位著名的神灵，则只被格鲁派和萨迦派承认和崇拜。特别是格鲁派，宣称金刚具力神是自己教派教法的强大卫士和保护者，可以避免来自宁玛派的任何不利影响。

出世间护法神和世间护法神有时又称为“内外密护法神”。在这一称谓下，世间护法神等同于“外护法”；出世间护法神则等同于内或密护法，还有一种将出世间护法神和世间护法神联合起来的分类方法，称为“护白方护法神”，与“黑方之魔”相对应。后一个名称指佛教传入之前苯教信仰中的保护神——苯教保护神，共分为八类，总称“苯教保护神之八部”。此外，还有很多的古代土著神都统称为“地方神”，也有一些据说是没有找到转世之处而变为游荡恶魔的精怪。

持明系护法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指所有的佛教教义护法神；而轨范师系护法是特指保护佛教轨范师、上师的护法神。还有一种罕见的称呼是确指作为静修地凶神护法的护法神。下面再列出三种名称，显然是根据一些传说而来，实际很少用到。这三种名称是：外系保护神，穆系保护神（དམུ་རབས་བརྒྱུད་ཀྱི་སྲུང་མ་），祖系保护神。其它一些用于脱离六道轮回之外的保护神名称和在藏传佛教生活中扮演直接角色的护法神名称，[5]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到。诸如“大圣贤护法”的说法，有时是专指一些高级护法神的名称。根据各种护法神必须承担的专门护法职能，它们也可称作“祖

先护法神”；有此种称号的护法神可以理解为专门的家庭（族）护法神，因而这类护法神的崇拜仪式是为了普通人而举行的。举一个崇拜祖先护法神的例子，就是崇拜薪恰巾（ཤིང་བྱ་ཅན་）的仪式。这位护法神是白哈尔（པེ་ཧར་）神的一位伴神，是木雅（མི་ཉག་）① 地方的专职保护神，据说木雅地方是锡金王室的祖籍地。此外，界域护法神是指如下一类护法神：他们被认为居地处于藏境边界，专门的职责就是防止外来之人进入这块神秘的土地。圣地护法神这一名称是指那些警卫朝圣圣地的专职护法神。

不过，上面的分类还不能看出是一个严格的分类体系。虽然世间护法神的存在可能超过了所凡人可能理解的范围，但它们的存在范围还是被认为是有限的、受到业法的约束，最终，所的世间护法神都要凭借他们护持藏传佛法所获取的善业之力进入出世间护法神的行列。然而，据说进入高一级出世间护法神行列的过程，如果以凡人的时间标准来衡量，那将是一个漫长无期的过程。与出世间护法神比较而言，世间护法神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这主要是由如下的情况决定的：一种叫作黑方之魔的伤人邪怪仍然被不断地降服，通过藏传佛教法师举行的相应仪式，从而使之转变成佛教的护法神。

人们认为大多数的护法神是怒相神灵，只有一小部分是以平和善相出现的护法神。但即使是后一种善相护法神，护法神传记经常提到他们的善恶相定型也是不牢固的，有时会突然地呈现出恶相。怒相护法神大部分都被描绘成生有硕壮[6]的身躯、短粗有力的

① 见石泰安《木雅与西夏》，BEFEOXLIX，河内，1951 年版第 238 页；瓦德尔（L·A·Waddle）在他的文章《锡金佛教》（载《锡金地名辞典》，加尔各答 1894 年版，第 355 页）中指出，当地人称这位祖先神为“上木雅神”认为必须在冬季崇拜此神。

四肢的人形神，其中有许多生有好几个头颅，数目不等的手脚，躯体和脸庞的颜色经常与云朵、宝石等的特征构成对比。所以，我们经常在护法神传记中读到此位或彼位护法神黑如“劫数尽时出现的乌云”；黑如“雨之将至的云朵”；黑如“草乌（དུ་ལ་）毒物”；如“眼药（མིག་སྨན་）”；如“黑密陀僧（ དྲང་བ་）石”；绿如“绿宝石、祖母绿”；白如“雪山”；如“水晶岩”；或如“正在升起的太阳投到水晶板上反射的光芒”。此外黄色比作纯金，一些护法神的红色也被看作是“太阳升起时光芒照到巨大的红铜山上发出的光芒”。护法神传记还经常提到要把恶相护法神的躯体用火葬场收集来的柴灰、芝麻油涂抹；或者在怒相神或女神的皮肤部位涂满弄脏的油脂、血斑，或者是人的脂肪油涂成的发亮斑块。大部分的女性保护神，特别是食肉玛姆（མ་མོ）魔女，都被描绘成长着细长干瘦的乳房和巨大性器官的丑陋女人。据说只有很少的女性保护神是以“二八妙龄少女”的美丽容貌出现的。许多佛教保护神的面孔作典型的怒相：嘴因愤怒而弯曲，嘴角突出长牙——人们经常认为此牙是铜牙或铁牙——或者上齿咬住下唇。神灵口中吐出“瘟病之气”，据说还从其扁平的鼻孔里喷出雪暴；凸出的、血红的眼睛透出凶猛直视的神情，通常还能在其额头中央看到第三只眼睛。

有时，护法神的头发是松散的，上面被油污弄得结满了斑块，但更多的是经常束成一缕，并常常用蛇作为束发的丝带。护法神传记偶尔也提到某个护法神有一缕头发，大多垂向左侧。或者有九缕铁发。更为普遍的是把头发编成一种发髻，用各色宝石装饰，如珍珠、绿松石、宝石、金色雷石、龟壳等，也用铁片、甚至用黑色的石头作为装饰。一些神灵共有八种发髻，例如，苯教经典《十万龙经》在58叶ab两面提到八大龙王所具有的发髻特征：[7]

居住方位	身色	发髻特征
东	白	一个海螺发髻
南	蓝	两个绿松石发髻
西	红	三个红铜发髻
北	绿	四个红绿宝石发髻
东北	红	五个珊瑚发髻
东南	黑(如铁)	六个铁发髻
西南	天蓝	七个珍珠发髻
西北	如五种宝石色八个猫眼石发髻	

这些式样只有极少数的护法神才拥有。还有一种具有特征的头发式样，是由凸突的海螺发髻构成的。最后我们还要提到少数几个神灵或女神据说是以蛇来代替头发的。

一些保护神被描绘成完全赤裸着身体，但大部分保护神还是着装的。其装束从简单的遮羞布或"如同下人们穿的布片"到多褶厚重的棉丝套服。大部分护法神把虎皮作为围腰，但在另外一些场合，护法神传记中还提到一类护法神的围腰是用一种从公牛或牦牛身上新拔下来、叫作"热代"(ར་རྡེ་)的粗毛材料织成的。[①]起源于

① ར་རྡེ通作ར་ཏེ་，指粗牛毛织物。——译注

苯教的一些保护神所穿的围腰，是由一千只鹰的翅膀毛和人的心脏组成的。另有一些护法神穿法衣，少量的保护神穿西藏贵族穿的传统藏装。许多护法神还穿长披风，这种长披风用丝制成。有时也穿半月形披风。一部分保护神穿及膝短裤（ཨང་རིང་）①。披风大部分是用丝织成的，也有一部分是从良马身上剥下的皮、秃鹫的羽毛，甚至龟壳、人头、牲畜内脏等为材料制成的。人们经常提到的一种特殊的护法神披风，是用丝制成的“五色锦缎大披风”。另一种特殊的护法神服装是黑帽巫师们穿的长袖黑法衣。各种护法神衣装都用丝带、珍珠带、金带或绿松石带子当腰带。几个古代的保护神还用动物的肠子或蛇作腰带。室利天女（Sri-Devi）、大黑天神（Mahākāla）将龙王盘绕在身上当腰带。

藏文文献有时强调指出，每位神灵的披风前面要打成三褶、四褶或者九褶。许多护法神穿的皮衣是由“绿狮”皮、熊皮、大头虎②和豹子杂交而生豹虎的皮，甚至[8]用火风制成的皮衣，还有一种特殊的皮衣称“魔皮衣”。但在另一方面，根据藏族人的信仰，“天界魔皮”这一说法来判断，有一种魔的皮似乎也被用来作为某些苯教神灵的服装。

大黑天神和其他几位著名的护法神都用象皮作为背部的护甲；另外一些护法神用人皮作上衣；有一位护法神甚至将动物干枯的尸身作为衣饰。一种特殊的衣饰似乎是指“郭肃”（ཀོ་ཟུ་），这个词在藏文辞典中没有收录。根据藏文文献来看，“郭肃”这一护法神

① ཨང་རིང་系ཨང་རག་之误，ཨང་རག་又称ཨང་འགའ་རག་为修瑜伽功者所穿裤管及膝的下衣。——译注。

② 大头虎，又称草豹，藏文作གུང་有说为“犰”，皮毛夹杂长条及圆点斑纹的一种猛兽，肉入药治癫狂及中邪之症，གུང་ལྤགས་为草豹皮。——译注

衣饰可能是由牦牛或绵羊皮，也用金或青蓝石①、冰雪水、白云等等图案组成。还有一种叫作“郭乔”(གོ་ཅོག་)的服装样式，据说是由云彩组成的。“郭乔”和叫作“坎肩”②以及嘎夏(ཀ་ཤ་)的服装样式，我们留待以后还要进一步解释。

各种男性保护神，特别是山神和勇士护法神，都穿着据说是用各种材料制成的铠甲。这些材料有金、银、铜、珊瑚、珍宝、水晶、光玉髓(一种矿物)、犀牛皮、龟壳、海螺壳等等。各个盔甲片的联接串据称要用孔雀的翎毛作连线。有时在头盔上还要装饰三角形的旗帜，所用的材料与铠甲所用的材料相同。有时在藏文材料中提到一种特殊的盔甲，是以“穆魔的样式做成的”。

勇士护法神穿高腰靴，这些靴子大部是蒙古式样，据说靴子通常都是用褐色或红色的皮革制成。至于宝帐护法神的安木哈热(མགོན་པོ་ཨམ་ཧྲར་)，人们都认为它是铜制的。属于勇士护法神装束的还有虎皮弓袋，称“达顿”(སྟག་གདོང་)，豹皮制成的箭袋，即著名的“斯袖”(གཟིག་ཤུབས་)，还有通常背在背后的犀牛皮革盾牌。勇士护法神的胸前常挂一块胸镜，胸镜的中央写有该位神灵的祝愿文。

一些较小的保护神及其伴属被描绘成身穿门域(མོན་)当地男女装束的样子。相当流行的看法是，“门”这个词是指居住在位于雪域西藏的边界和印度平原的北部边缘之间喜马拉雅山脉[9]南坡的许多部落，西藏人认为“门巴”比居住在同一地域的“野蛮人”“珞巴”(ཀླ་ཀློ་或 ཀློ་པ་)要文明得多。

有时候，“门”这个名称也比较准确地用作一个地区的称呼，它为人所知的全称是门达旺(མོན་རྟ་ཝང་)，位于不丹东部边界和阿萨

---

① 青蓝石，别名铜蓝，形玉蓝玉的一种宝石。味涩，性凉，功能解毒，治麻风、黄水及皮肤病等。——译注

② 这种坎肩与尼姑所用乳罩相似，藏作 རལ་ག ——译注

姆(Assam)的达英拉(Dafla)地区之间,这一地区的门巴人讲当地方言,与不丹方言有联系;与阿萨姆的商业中心有贸易联系;与卫藏地区也有贸易联系。

"门"这一名称也指居住在位于白马岗(པད་མ་བཀོད་)南部地区、藏布江((གཙང་པོ་)东岸的一些部落,此外还指锡金哲孟雄的土著居民雷布查人①,雷布查人也称绒巴(རོང་པ་)。"门"还指居于尼泊尔的一些部落。藏文地理著作《南瞻部洲广释》② 在其章节中叙述道,除了尼泊尔人、印度人(其中包括廓尔喀 Co-rkha 人)、西藏人、还有野人珞巴之外,尼泊尔的门巴人是一个单独的群体。

大多数的门巴人严守自己部落的信仰法规,这种信仰法规简直可以看作是"苯教的实践"。我们不但能在一些零散[10]的出版物中找到关于门巴信仰的一些不太明确的叙述,也可以在藏文文献中找到。例如《南瞻部洲广释》,在记叙尼泊尔地理时,提到了这一地区的一群门巴人,当地人称之为"古仁"(གུ་རིང་)。他们中的大部

① 关于雷布查人,可以参看如下材料:
G・B・Mainwarning《雷布查语语法》,加尔各答 1878 年版。
KaliKumar Das《雷布查人及其天堂地狱的观念》,《佛教文献学会杂志》加尔各答,1896 年版。
G・B・Mainwaxning 和 A・Grünwedel《雷布查语辞典》,柏林,1898 年版。
G・de・Beauvoir-Stocks《锡金雷布查人的民俗和习惯》,JASB 加尔各答,1925。
G・Gorei,《喜马拉雅村落》,伦敦,1938 年版。
J・Morris《和雷布查人一起生活》伦敦,1938 年。
内贝斯基和 G・Gorer《雷布查喇嘛教仪式中的十字网符用法》,lucknow,1951 年版 27—39 页。
内贝斯基《雷布查人的古代丧葬仪式》《东方人类学家》第五期 lucknow. 1951 年。
内贝斯基《雷布查人的渔猎生活》,《人类学》,斯德哥尔摩 1953 年版,1—2 册,21—30 页。
内贝斯基《雷布查人的婚礼歌》,载《亚洲研究》,苏黎世,1953 年,第六卷,30—40 页。
② 书后藏文书目 151。

分都是苯教的信徒，或者信奉"古老的密咒"教法。尼泊尔的另一部分门巴人称作"玛卡热"(སྨ་ཀ་)，与玛卡热居处靠近的珞巴，人称"卡希"(ཁ་ཤི་)。据我在这里引述的藏文文献所说，他们既不信奉印度教，也不信奉佛教。

上述这几个不同的部落，西藏人统称为"门巴"，当然他们的服饰并不是统一的。我在这里至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门达旺地区的门巴人①，男子的服装是染过或未染过的羊毛织成的毛片所做成的，下摆长及膝。这种服装也可以裁剪得下摆至大腿处，用一根羊毛织物腰带束紧。男子通常带一把直刀，有时也带用木材或竹子制作的长把烟斗。这两件东西都别在腰带上。最具特色的是位于身后悬挂在腰带上的一个直径约十三英寸的圆形平垫，垫子用黑山羊或牦牛毛制成。这个圆垫使人们深刻地回忆起达莫拉人所用的山羊毛织成的那种特殊的角形"尾服"，居住在东不丹② 一些部落的人也穿这种背垫。门达旺习俗中的另一个特征是黑头盖骨碗，它也是用上面提到的、制作圆型背垫的材料作装饰制成的，碗边有一些直挺的褶穗花边。

至于雷布查人的服饰，妇女的服装是手织的套裙，腰间用带子系住，双肩部有两块很大的带小链子的银饰板。未婚的女子在套裙之外再穿一件短外衣，外衣多为红色；已婚的妇女则穿带有红色或绿色镶边的较长的黑外罩。雷布查男人的服装是及膝外套，其裁剪、色彩和样式都与不丹人的传统服装有某些相似之处。男子在腰间挂一把腰刀或带鞘的单刃剑。雷布查人男子典型的头饰是用芦

① 关于门达旺地区风俗的描述，我主要是根据到过这一地区的西藏人提供的材料。

② 参阅考派尔(R・E・Cooper)《达卡塔人》(Dakatas)，一个穿"尾服"，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东不丹人。《人类杂志》伦敦 1933 年刊。

苇、匍匐类植物或竹枝制成的帽子[11]，但现在已很少戴这种头饰了。其他一些属于喜马拉雅地区的部落的人，也戴与雷布查人同样型式的帽子，例如居住在阿萨姆与西藏毗邻地区的达旺(Diran)东部的部落人，西藏人将他们划入珞巴人的范围①。——在我们可能已经提到的这份文献中讲到，一些属于所谓“五身”(སྐུ་ལྔ་)的护法神，他们戴的帽子在几份造像学的文献中也被说成是用芦苇、藤条或竹子制成的。例如，在大圆满派(རྫོགས་ཆེན་པ་)的一份文献中，世间护法神之道、白哈尔的头饰就被描述成藤帽，藤帽一周有褶边，成伞形；或带有黑丝嵌边的芦苇帽，或者描述成萨虚帽(སག་ཞྭ་)。后一种名称可能是指褐色的帽子或者是指皮帽。给我提供材料的西藏人，在给我解释上面提到的两个词即(ཚར་ཞྭ་གདུང་ཐབ་ཅན་和ཞྭ་དར་ནག་ཐེབ་)的含义时，特意指出是白哈尔的头饰与“一些门巴人戴的竹帽或芦苇帽相似”。直到目前为止，我仅仅看到过一次西藏绘画中的白哈尔(生有两只手)戴着竹制的头饰，更为常见的是，这位白哈尔神戴着红底绿边的帽子，有时是墨绿色的，帽顶正中嵌一颗人的骷髅。因此，与黑帽派法师或跳神者的头饰非常相似。

本书引用的藏文文献关于门巴人外貌方面，只有很少的一些材料。只提到门巴人穿虎皮或熊皮，戴巨大的耳环。由门域而来，代表男子的一些神灵都持“门域黑剑”或镰刀。

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护法神穿戴盔甲，另外一些护法神，如白哈尔神戴着叫做“萨虚”的帽子。也许“萨虚”帽与黑丝制成的灶帽(ཐེབ་ཞྭ་)是同一种帽子。灶帽被看作是王系神灵戴的典型头饰。据

---

① 关于“珞巴”，特别要参看贝勒(F・M・Bailey)，《东北边境的考察报告》，西姆拉(Simla)，1914(印度调查)，17—21页。

说还有一些护法神戴毡帽，这种帽子与藏区东北部的牧民戴的帽子极为相似。护法神及其伴从戴的其它型式的帽子是蓝色的沃巴帽（འོབས་ཞྭ་或འོབ་ཞྭ་）和有五脊线顶冠的命帽（སྲོག་ཞྭ་）——辛饶米沃（གཤེན་རབས་མི་བོ་）①，传[12]说中的苯教教法的主要宏传者就戴这种帽子，据说是由珠宝串成的——还有海螺帽（དུང་ཞྭ་）和世界帽（སྲིད་པའི་或ཞ་མོ་）。世界帽是一种宽沿帽，帽顶有三块特别的凸出物，前面的两块凸出象征太阳和月亮。许多护法神，特别是藏区土著的保护神都戴有用各色丝织成的头巾，有时将头巾缠在头盔上。头巾的颜色经常是与戴头巾的神灵本身的特有色彩相一致。例如，"赞"（བཙན་）系魔戴红色头巾，魔大部分戴黑色头巾，神则戴白色头巾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的头巾，叫"黑污头巾"，是由肠子和蛇构成。另外一种类型的头巾用八颗行星的象征物装饰。高级男女性怒相护法神经常戴的头饰是用五颗骷髅装饰的王冠；一些地位较低的保护神头戴前面嵌有三颗或仅仅一颗骷髅的王冠。其他一些护法神戴金冠、银冠或珍珠冠，有时也用太阳、月亮作为象征物，或

---

① 关于辛饶米沃，可以参看达斯（Sarat Chandra Das）《西藏苯教史概要》，载《佛教文献学会杂志》，加尔各答，1893年版。

弗兰克（A・H・Francke）《光眼，西藏苯教的一部经典》，载 Asia Major，莱比锡，1937。

骆克《根据摩梭经卷所记，摩梭萨满教之主东巴西洛的起源和出生》（The birth and origin of $Dtom^2$ ba^2 shi^2 lo, the founder of the mo so Shamanism, according to Mo So manuscripts），莱比锡1937年。

霍夫曼《Gsan，一个词汇学和宗教学研究的对象》，莱比锡1944年。S・H・Unmel《辛饶米沃，喇嘛教研究》莱比锡1950年版30—43页。

辛饶米沃一般有两种形貌，一种是善相，一身蓝色，右手持宝瓶，左手持慈悲钩，头戴珍宝"命帽"；辛饶米沃还有一种怒相，一身天蓝色，右手持一种叫做"智慧之剑"的剑；左手持一种叫做"孔雀隐身术"（རྨ་བྱའི་སྒྲིབ་ཤིང་）的法器，头戴由"五智慧神"（ཡེ་ཤེས་ཀྱི་ལྔ་ཞྭ་）组成的王冠。辛饶米沃还有另一种身形，被描绘成绿色人身，手持"形成木"（ཆགས་ཤིང་）和书，身穿黄红色的芦苇衣，头戴珍珠串成的命帽。一些苯教的经典把辛饶米沃描绘成一个入定静修的白色人，右手持宝瓶，左手持绿松石的卍字符。此外还可参看：

内贝斯基《西藏苯教》，霍夫曼《西藏苯教史考》，美英兹（Mrinz）1950年版。

者用雷石装饰这些头冠，还要在头冠上面扎一些 udmbara 树的花朵。头盔或头巾偶尔也用孔雀或秃鹰翎毛、三角形旗帜装饰。

怒相护法神所用装饰品是用人骨和五十种[13]（偶尔也用五十一种）新剥下来的人头骨组成的花环制成。由一千个月亮、太阳构成的项链花环和绿松石、金、花朵组成的花环，都是属于此类神灵和女神的装饰品。一些护法神还在胸部系“修习绳”。人们认为许多护法神也带手镯，这些手镯是用宝石、绿松石、金、银打制的；一些护法神的下肢上还有装饰的脚镯，很少的护法神则饰有带铃的手镯。护法神的耳环是用海螺、宝石或金属制作。关于耳环，文献有较多细节的描绘。例如，耳环是红色的，都被做成卐字形。据说有一对特制的耳环是女神班丹拉姆（吉祥天女）（དཔལ་ལྡན་ལྷ་མོ་）和女神色吉布止玛（གསེར་གྱི་སྦུ་གྲི་མ་）所戴。这对耳环的右耳环带有一条蛇，左耳环带有一头狮子。

相当多的护法神被描绘成站立姿势或舞姿，脚踏在盛开的莲花之上，或者踩在仰躺在地下的尸体和被击败的佛法之敌的神灵或女神身上。然而，另有一些护法神被描绘成骑士相。据说护法神的坐骑，有各式各样的动物，数量非常之大。坐骑的色彩经常比作海螺色、金色、或绿松石色、水晶色和珊瑚色。一些文献甚至提到，作为坐骑的动物本身就是由上述材料组成的。据说很多的护法神骑的是象乌鸦、渡鸦一类的鸟，巨鳌、大鹏、鹦鹉、秃鹫等等。作为护法神坐骑的马，色彩变化多样。最经常提到的是“白蹄魔马”（བདུད་རྟ་ནག་པོ་རྟེད་དཀར་或许等同于 ཟ་ནག་རྟེད་དཀར་）。根据藏族的习惯，白蹄黑马将不再被法师骑乘，可是它又被认为是武士挑选的最佳坐骑。人们认为“赞”骑的是额上有白斑的红马。西藏人也注意马是否有白额斑。假使象“赞”的坐骑一样额上有白斑，并且位置较高，就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果马的白斑靠近鼻孔，那就

肯定会带来恶运。龙的坐骑称龙马，也叫“蛇饰蓝水马”，“穆”骑的是“穆马”。藏文文献提到的其他种类的马，例如金马、水晶马、带有绿松石鬃毛的黄色马、白蹄子红马、黑毒马、黑背红褐马、毡色斑红马、白蹄褐马等等。罗刹魔（སྲིན་པོ་）一直到现在还被人们认为它与印度的罗刹（rāk sasas 是一种魔，它的坐骑称“罗刹驴”，大多把它描绘成白肚的红驴。与罗刹驴相似[14]的坐骑是黄鼻子黑骡，是班丹拉姆女神骑乘的三条腿骡子；还有白鼻子野驴和骡与野驴杂交生的牲畜。

真正的土著神灵经常骑乘的坐骑，是最典型的藏族动物和牲畜牦牛。藏文文献把这种坐骑描述成“雄暴的野牦牛”、“大黑野牦牛”、“神白牦牛，从口鼻之中不断喷出雪暴”，“生有九只犄角的野牦牛”、“白色杂种母牦牛”、“水晶杂种牦牛”、“穆之牦牛”、“红眼黑牦牛”等等。

一些护法神骑乘的大象被描绘成各种各样的形态。有的生有很长的鼻子，有的生有六只长牙；象的大小经常被比喻成雪山崩裂的大块。其他经常提到的坐骑有熊（描绘成“犀皮母魔熊”，བསེ་དྲེད་མོ་，“食男熊”，“白爪熊”，“白斑熊”，“黑熊崽”，“黄头熊”等等）；牡鹿（“海螺鹿”、“金鹿”、“十叉犄角的鹿”、“魔鹿”）；雌鹿（“金色雌鹿”、“带珊瑚色毛的雌鹿”、“‘勉’女神的雌鹿”）；雄狮或母狮，特别是著名的经常描写的“玉鬃白狮”；虎（“金毛虎”，“杂色斑纹虎”）；（“红色龙水牛”，“锐犄角水牛”、“虎纹小公牛”）；绿松石色的龙，传说中的巨鳌，摩羯（makara མ་ཆུ་སྲིན་）；灰山羊；骆驼；狼；黑狗；头顶有白斑的黑绵羊；黑野猪；“铁狗”；猴子；兔子等等。一些很少被记叙的坐骑是“蓝色的野兔”，蝎子、毒蛇，“白如海螺的鱼”，“金鱼”，“水晶大鹏”，“金眼黑大鹏”（等于苯教的“金眼黑鹏”），海螺土拨鼠，绿松石狗，光玉髓老鼠等等。属于苯教神话范围内的典型动物

是九头红虎，九头巨鳌，九头乌龟，金眼鱼，杂色天鸟，蓝色龙鸟，铁秃鹰，黑血蛇，黄眼黑蛇，铁天龙，黄触角蝎子，金眼黑蛙，血蛙，黄眼蝌蚪等等[15]。属于此类动物的还有九角牦牛，这我们上面也已经提到了。一些苯教的神灵甚至还骑在生有九颗头颅的赤裸男子身上。

护法神所佩戴的标志物的主体是消灭佛法之敌和惩罚背弃教法誓言的信徒使用的兵器。他们使用的剑（རལ་གྲི་），据说用铁、铜、水晶、金制成，甚至还用死尸的舌头制成。一些剑的剑柄做成蝎子的形状，刀刃上有火焰，例如，此类剑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智慧剑"。一类专门的剑是"门域黑剑"和闪光的罗刹箭。马刀据说主要是由金制成，但用得很少。匕首有时在上面涂了毒药，从而称为"屠夫红匕"。还有一种特殊的匕首叫"水匕首"，刃面上有水的波纹图案。最重要的兵器是大砍刀，刀柄做成金刚石形状，据说可以用此刀砍断敌人和生障魔的命根子。剃刀据说是用金或海螺制成。

人们相信护法神手持的长矛大部分是由铁、铜、银、金、水晶、绿松石、珊瑚等制作而成。藏文文献中提到的几种特殊的长矛是罗刹胫骨制成的长矛。"赞"所持的主要兵器之一是"赞矛"，这是一支用血浸矛缨的红矛。此外还有"宝石红矛"，"穆魔无边战旗矛"，"五尖矛"，苯教吉祥系神灵使用的"白吉祥矛"，西藏人描绘的所谓的"犀牛皮矛"或"红犀牛皮矛"是用犀牛皮缠裹矛杆的矛。然而，"犀牛皮矛"也可能是指作为"赛"魔（བསེའུ་也写作 བསེ་）标志的一种专门的矛。后一种可能出自苯教文献中的"赛矛"（བསེའུ་མདུང་）一词。旗帜有时被描绘成"饰有如意宝的旗帜"，"大鹏旗"——这是[16]在旗杆顶端饰有大鹏形象的旗帜，因此它非常象我们将在后面叙述的"胜幢"（"胜利旗帜"）——和花斑旗。还有一种不能确定的武器，叫

“夏帝”(ཤག་ཏི་)这个词可能是指“矛”、“枪”或“剑”①。

最重要的佛教标志之一是所谓的“胜幢”(梵文 dhvaja),即胜利的旗帜。胜幢偶尔也作为某些佛教护法神的标志。“胜幢”一词有时还用来特指苯教神灵所持的一种旗帜。用作后一种目的的胜幢据说大部分是由丝制成的,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由人皮制成的。胜幢旗杆尖顶常带有下述动物的整个形象或动物的头形。这些动物有,摩羯(巨鳌),虎,狼,水獭,鹞(有时称鹞为“念鸟”(གཉན་བྱ་)、猫、孔雀、蛙、蛇、蝎、乌龟。根据以上旗杆尖顶动物形象的不同,各种胜幢又有不同的名称,如摩羯胜幢,虎胜幢,狼胜幢,水獭胜幢,鹞胜幢,猫胜幢,孔雀胜幢等等。等同于印度 deva(神)的神,手持叫作“神之胜幢”的白色胜幢。另一种专门的胜幢是“大血胜幢”。

三叉戟也是保护神经常使用的标志兵器之一,有时用金刚石或各色丝带装饰三叉戟。苯教徒使用的一种三叉戟叫“以铜之取肉”。其它的兵器有短柄斧——其中有特殊形式的战斧是吉祥战斧② 和大斧——用铁或金制成的“索尔”镰刀(དགྲ་ཟོར་或 ཟོར་),而“短棱”(ཐུང་ཟོར་)则是专指一些神灵使用的一种特殊的魔器。护法神使用的钩子可以“将他们的法力带往三界”或者“挖出外道徒的心脏”。据称护法神使用的钩子是由铁制成的,藏文“钩子”(ལྕགས་ཀྱུ་)一词中的 ལྕགས་就是“铁”,从而指明了这一点,但也偶然提到用金制成的钩子。

弓箭是护法神最重要的兵器之一,例如“黑铁弓和铁箭”,“金弓”,“银弓和小金箭”,“黑凹痕毒箭”——这显然[17]等同于“黑凹痕魔箭”——“赞弓赞箭”,“吉祥弓箭”和“蓝色莲花箭”。西藏古代

① 达斯《藏英字典》,加尔各答 1902 年版,第 1299 页。
② 关于“吉祥战斧”参看本书 312 页。

的神灵和女神所持的所谓“占卜箭”[1] 是一种重要的具魔力法器，关于占卜神箭，我们在本书的有关章节将要详细论述。有少许几位护法神，例如铁锤大威德，或称铁锤作怖本尊（བོ་བ་འཇིགས་བྱེད་），女神普代玛（ཕུར་འདེབས་མ་）和善金刚（རྡོ་རྗེ་ལེགས་པ་）等都挥舞据说用锤制作的小锤。护法神手持的还有各种梃杖或短杵，其中大部分梃杖或短杵用檀木制成，一些梃杖还用金刚雷石作梃端护盖，或用珍宝嵌饰。特殊的梃杖是持梃护法所用的梃杖，这是作为持梃护法神而知名的大黑天神的标志。以梃杖形式熏制的干尸，称死梃杖，是阎罗的标志。死亡梃杖有时也指杖端带有骷髅的普遍梃杖。各种梃杖据说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木材制成的，还有用水晶、绿松石等制作的。我们将会提到的白哈尔神所持的叫作“梃杖木”的梃杖，据说是用一种很重的叫作“夏热”（ཤ་ར་）的木材制成的，人们传说这种梃杖与描绘成佛教法师形象的护法神所持的鸣杖（禅杖）非常相似。此类标志中很少提到的是带有八瓣铁轮的木杖，碾杵，研杵，木晶节杖，三叉杖（སྲིད་པའི་ཉེམ་ཤིང་），藤条马鞭或金马鞭，围困罪犯的木桩和由海螺制成的柱子。

一种特殊的具魔法兵器是“拘鬼牌”（ཁྲམ་ཤིང་），这是一种刻有凹痕的魔杖，在魔杖的平面部分有装饰图案或交叉的鳞纹凹痕线。有关拘鬼牌的详细资料和与此相似的几种标志，我们在后面还要叙及。

所谓的“飞幡”（བ་དན་梵语 patākā）是一种带有垂缨的圆形旗帜，它被众多的护法神作为标志。护法神传记列出了各种不同的飞幡，大多数是以飞幡垂缨的色彩划分的。有几种飞幡甚至是由空气、水、火组成的，从而将上述飞幡称为“风之飞幡”，“水之飞幡”和

[1] 关于“占卜神箭”参看本书 365 页。

“火之飞幡”。神的标志是“白色神飞幡”。此外，还有苯教神灵所持的三种形式的飞幡。这三种飞幡是“虚空飞幡”，“坚固飞幡”和“夏白卡斯贝飞幡”（ཤ་འབལ་ཁ་སྲིད་པའི་བ་དན་）。要讲清它们都表示什么意思是很困难的。

护法神使用的绳套是用来束缚外道徒和伤人[18]邪魔、或用来捕捉他们的“生命之息”和“生命之力”的工具。大多数的绳套在其两端都系有雷石（金刚）。红色绳套是“赞”最重要的兵器，称为“红‘赞’绳套”；魔所使用的黑色绳套称“黑魔绳套”——这种绳套显然等同于魔经常使用的“毒蛇黑绳套”——一些护法神传记说某些绳套用珍宝串成，称“宝绳”；或由闪电形成，称“电绳”；用空气组成，称“风绳”；由水构成，称“水绳”；由阳光形成的称“阳光绳”；用毛发织成，称“发绳”；由肠子辫成，称“肠绳”也叫“赞”之“肠绳”；用皮条辫成的绳套，称“皮绳”——可与前面提到的皮制兵器比较—；一种特殊的绳套是苯教神灵所持“红蓝绳套”。玛姆（མ་མོ་）类女神有时也持魔线球。此外，人们相信能施播瘟病的一些女神，手持能引起瘟病的皮绳，更为多见的能带来疾病的神灵，特别是玛姆女神，手持“病袋”——一种装满疾病种子的口袋。例如，装满麻风病菌的口袋。其他的女神持血口袋、水口袋，或者是装满闪电和冰雹的口袋。

西藏巫师使用的最重要的一种法器，也被列为许多护法神标志的器具是具魔力短剑，称“橛”（藏文或 ཕུར་བུ་或 ཕུར་པ་）梵文 kila）。护法神传记提到，橛是由铁、铜、金、绿松石、海螺、檀木，甚至用皮革制成。有两种特殊的橛，上橛（མཆོག་ཕུར་）和雄鹰橛（བྱ་རྒོད་ཀྱི་ཕུར་བུ་），关于这两种橛目前还没有找到可资利用的详细材料。

在护法神所持的各种容器中，我们应该首先提到的是头盖骨碗（藏文 ཐོད་པ་梵文 kapāla）。头盖骨碗主要是作为盛放供奉给怒

相护法神的食物饮料等供品的容器。据说这些供品包括人血或"四种魔的血","湿热的人脑浆和血","乱伦猥亵之甘露",还有珍宝,朵玛(གཏེར་མ་),刚刚挖出来的人心等等。一些文献提到"巨大的红头盖骨",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描述女神班丹拉姆时提到的一种所谓"乱伦之子头盖骨碗",它是用乱伦结合所生之子的头盖骨做成的。神灵造像文献列举的其他作为护法神标志的容器,有"盛满甘露的铁碗","盛满各种浆液的铁容器","盛满甘露的[19]金器","盛满青稞酒的容器""装满供品的容器","装满药物的容器","装满能授予智慧和甘露的容器","装满各种药物和珍宝的平盘","盛茶的碗","盛有甘露并内生如意树的瓷瓶"——与瓷瓶相似的是"盛满甘露的头盖骨碗,甘露中浸泡着珍珠"——此外还有"内盛具有一千种味道食品的平罐","盛有芬芳饮料的容器","用来烘烤谷物的大铁罐"。最后还有银制的容器,据说这是一种用各色布条装饰的化缘碗,在白哈尔神的传记中,说这件物品是他的典型标志。

人们认为一些护法神是财物的主人,这些护法神佩戴的一些具有特征的标志是珍宝——最多的是如意宝(藏文 ཡི་བཞིན་ནོར་བུ་ 梵文 cintāmani),也叫"实现九种愿望的珍宝"——用皮制成、并装有珍宝的口袋,更为多见的是,珍珠如水一般从獴的嘴里流出①。神灵的珍宝标志还有盛珍宝的平盘和小匣子,这两种容器大部分是绿松石制成,内盛各色宝石。

我们还应该对一些护法神所持的乐器略作介绍。也许要提到用两块人头盖骨做成的著名的鼓,这种鼓称为"头盖鼓";还要提到用儿茶木制做的鼓,即所谓的"小鼓";其它的鼓据说是用水晶、珊瑚、绿松石、金、铜、铁或皮革制成;法号是用人的胫骨制成,称为

① གཏེར་གྱི་ནེའུ་ལེ་藏语称 ནེའུ་ལེ,为猫鼬,一种黄鼠狼,佛经经典称之为"吐宝兽"。——译注

“胫骨号筒”；还有法铃、海螺号、六孔竖笛、喇叭等等。苯教神灵所持的一种古代乐器是单钹、(གཤང་)，是一种广口形低音铃(中有活舌、摇撞发音)。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载，苯教万神殿中的神灵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单钹都是用海螺或铜制成的。

佛教法师使用的最重要的法器之一的金刚(རྡོ་རྗེ་梵文 Vajra)也是众多护法神的标志。造像学文献提到的金刚是用金或陨铁制成的有五杵或九杵的金刚。一些神灵则挥舞交杵金刚(རྡོ་རྗེ་རྒྱ་གྲམ་)。

本章最后，我们还可能列举出护法神各种各样的标志，这是我们上面没有提及的。例如，人头骨念珠，新挖出并滴血的心脏，肠子，人的腿和胳膊，小孩的尸体，朱红色尸体，敌人剥掉皮的头颅，虎头，佛像，太阳和月亮的象征物[20]，骰子，坚果，枸橼，各种鲜花——特别是红色和蓝色的莲花——树枝，稻穗，青草束，叫做“龙树”(ཀླུ་ཤིང་)的嫩枝，银镜(有时称作“业镜”或“映现三世所有事件的镜”)，各种规格的链子，闪亮的牙齿，火把，轮子(“火轮”或“风轮”)，桧木火把，闪光的铁块，风箱，羚羊角，装有舍利的篮子，盛满食物的长把勺，各种各样的扫帚。例如，银扫帚或“毒黑扫帚”，丝带，——其中一种被称为“毒丝带”——扇子，称为“供朵”(མཆོད་གཏོར་)和“毒朵”(དུག་གཏོར་)的朵玛① 香炉，酥油灯，绿松石万字符(གཡུའི་གཡུང་དྲུང་།)，锯子等等。据说一些神 灵甚至双手擎起一座山，特别是传说中的世界之山须弥山；或手擎大厦，宫殿，黑色的佛塔。一些苯教神灵所有的标志，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还不能对其加以解释。这些标志有“达初”(སྟག་སྒྲོ)，“居达”(གཅུ་སྟ་)，“台乌”(ཐེའུ་)，“色玛”(གཟེ་མ་)，“恰薪”(ཆགས་ཤིང་还有绿松石或铜制的 ཐུགས་

① 例如黑色神达朵他巴那保(ལྷ་རྡོག་ཐར་པ་ནག་པོ་)，左手持供朵，右手持毒朵，穿人皮，骑熊，参考书目 637 函 a 页。

ཤིང་)，“卡孜”(ཁ་ཙེ་)，“妙言忿怒母”(ཁྲོ་ལ་མ་སྒྲ་སྙན་)和“赛卡桑代”(བསེ་ཁབ་ཟངས་གདོར་)。有时，这些护法神的手还做法印，所做的多数法印是恐吓法印。

作为对以上造像描绘的简短的导语，我们应该提到怒相护法的居地。他们的居地一般被描述成由骷髅或人骨建造的城堡或宫殿，靠近岩山，周围环绕着翻腾的血水海。特别是西藏一些土著古代神，据称他们的宫殿有九个尖顶。一些藏文文献，例如金刚大力神(རྡོ་རྗེ་ཤུགས་ལྡན་)的传记，就有这方面生动详细的描述，这位怒相护法神的宫殿就是如上所述的装饰建筑法，宫殿上有众多的令人恐怖嫌恶的装饰物。相反，大多数的善相护法神据说都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有丰美的草场，开满了鲜花，周围有茂盛的树木环绕。

当法师观想某个特定的护法神时，首先要观想护法神的居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再观想护法神的坐骑——如果有坐骑的话；最后必须观想护法神本身。法师和他的所有施主、助手一起，根据仪轨书描述的形式，创造出一套相应的颂词。许多属于护法神系列的神灵据说都有伴偶，即[21]明妃(藏文 ཡུམ་梵文Śaktī；有时叫“秘妃” གསང་ཡུམ་梵文 guhya Sakti)，明妃经常是以与护法神做双修状而出现，从而表达一种通过“智慧”(等于女阴本原)与“方法”(等于男阳本原)的结合而获得解脱的密宗教义。一些男性护法神和一些女性护法神据说还可以形成称作“兄弟”或“姐妹”的不同群体。

许多的护法神 都有自己的“朝廷文武”，包括所谓的“尚论”(ཞང་བློན་)①、“囊论”(内臣)(ནང་བློན་)、“起论”(外臣)(ཕྱི་བློན་)和军

① 关于“尚论”(ཞང་བློན་)一词，可参看如下文献：
劳费尔《乌卜》，leiden，1901，104—106 页；
图齐《藏王墓考》；
黎吉生《逻些古文告》，Prize Publication Fund XLX 伦敦 1952，50—52 页；
托马斯《新疆发现的藏文文献》第二册 320 页，伦敦，1951 年版。

事长官，干事（ལས་མཁན་）、使者（ཕོ་ཉ་）——通常由动物充任，合称为“观眼”（སྤྱན་གཟིགས་）——还有各类先行者，例如，术士，黑帽巫师，兵士，黑女人，年青的舞者。然而，除了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法师所观想的那位化身和“化身之化身”之外，位于行首的各类“兄弟”、“姐妹”，甚至是“干事”、“使者”等都是不存在的。为了与护法神所承担的各种职责相吻合，神灵复制品的制作要根据这位神灵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因此，这位神灵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复制的神灵重新吸入自己体内。

第二章

班丹拉姆女神

我们前面提到的属于佛教万神殿中出世间护法神一类[22]的一些神灵是著名的造像用形像，在西藏的很多的造像学著作中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些神灵①。但是，被涉及的一些较为著名的神灵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因此，我们这里的论述将限制在对一些较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有参考资料的神灵的论述，而且限制在对有可资利用材料的神灵的论述的范围之内；同时，在论述中也将利用一些知名度不高的神灵的材料作为补充的证据。

---

① 有关西藏造像学方面的主要文献有：

E. Prnder-A，Günwedel，'Drs Prntheon des Tschrngts chr Hutuktu' Berlin 1890。

A，Grünwedel，Mythologie des Buddhismus in Tibèt rnd der Mongolei，莱比锡 1900《西藏和蒙古喇嘛教中的神话》；

S·V·Oldenburg，sbornik izobra Zenij 300burchanov，Bibliotheca·St·petèesburbburg1903A，Grünwedel，Obzor sobranija predmetov lamaiskago kultaknE·E·Uchtamskago Bibliothèca Buddhica vi 圣彼得堡，1905；

A·Getty，《北派佛教的神 灵》、牛津，1914；

G·N·Roerich，《西藏绘画》，巴黎，1925；

图齐，《印度——西藏》，1—4 罗马，1932—1941；

W·E·Clark《两种喇嘛教万神殿》，合佛燕京学院单刊之三、之四。剑桥 1937；

A·Gordon《喇嘛教造像学》，纽约，1939；

F·D·Lessing《雍和宫》，斯德哥尔摩，1942；

图齐《西藏画卷》，罗马，1949。

在上下文中还必须提到，不仅仅是主神传统上被列入上方标题所标示的神灵类别中(指出世间护法神)，这包括主神所拥有的各种形貌和化身。而且，一些属于主神伴属的次要的神灵或女神，被称为“世间护法神”，西藏的法师经常把他们看作是独立于人界之外的神灵。然而，并不能总是认为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次要的神灵，根据藏文造像学文献的记述，要包括在出世间护法神之内。实际上，次要的神灵属于那些至今仍受业力约束的佛教护法神行列。[23]

西藏有一组护法神，称“八仇凶神”(དྲག་གཤེད་བརྒྱད་)，属于八仇凶神的几位最重要的护法神包括如下神灵：

班丹拉姆(梵文Śri-Devī)
大黑天神(མགོན་པོ་或 མགོན་པོ་ནག་པོ་ཆེན་པོ་梵文 Mahākāla)
多闻子(རྣམ་ཐོས་སྲས་梵文 Vaisravana)及其变化身(Jambhala)
和丑身(Kubera)
阎罗
姐妹护法
白梵天神 (ཚངས་པ་དཀར་པོ་梵文 Sita-Brahmā)
马头金刚 (རྟ་མགྲིན་梵文 Hayagrīva)
阎罗敌 (གཤིན་རྗེ་གཤེད་梵文 Yamāntaka)

前五位神灵属于出世间护法神；白梵天神划归于世间护法神。而马头金刚，人们认为他是控制许多护法神的一位神灵，阎罗敌(大威德)是属于本尊一类的神，因此后两位神将在我们讨论时省

略掉①。

班丹拉姆，这位西藏佛教万神殿中居首席的女护法神，她的地位和形貌，以及这位女神伴随神的情况，直到最近才由图齐氏出版了有关这一问题使人接受的研究著作②。因此，现在要论述的可能限制在对女神最重要的身形的简短描述（这种描述所依据的材料的绝大部分在其他的研究论文中没有使用过），再补充一些女神伴属神的材料，关于这些伴属神，目前所知道的材料仅仅是一小部分。据说班丹拉姆是第十等级的女神，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女保护神，她的化身玛几班丹拉姆是西藏首府拉萨的主要女保护神③，还被认为是玛姆之主。[24]

根据简称为《宝生佛》(རིན་འབྱུང་) ④ 的造像学概要，班丹拉姆女神 比较重要的化身有如下述：

欲界自在天女（《宝生佛》卷二，叶 406b）

也被称为魔主。这个女神 还有众多的名号，其中特别著名的有“大命女主”(སྲོག་བདག་ཆེན་མོ་)，“女大战神”，“战神王后”。班 丹拉姆一身黑色，身体倚靠在骷髅之上。女神 一面，四手两脚。上方的

---

① 要想了解这两位神灵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 R · H · vanGulik，《马头金刚，民族学国际档案》XXXIII 卷，1935，莱顿。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册第 587 页。藏文书目 202 写道：“一种苯教形式的马头金刚称格旺马头金刚(གར་དབང་རྟ་མགྲིན་)，也叫 ཁྲོ་རྒྱལ་གར་དབང་བདུད་སྲིད་འདུལ་བ་，一身暗红色，生有一只伸出马头的头颅。他被表述为站姿；身体的上半部用人皮包裹，下半部用虎皮包裹；右手挥舞闪光的剑，左手持魔索。

②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590—594 页；也可参看图齐《印度—— 西藏》第二册 96 页。

③ 据说班丹拉姆的这种身形所凭的代言神巫叫拉姆松君玛(ལྷ་མོ་སྲུང་སྐྱོང་མ་)见毕达克(L. Petech)，I missioneri it 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罗马 1952. 261 页注释⑤

④ 书后藏文书目 157；还可参看皮特(F · A · Peter)《宝生佛》JASB 第四册加尔各答，1943，1—27 页。

右手持大斧，下方的右手作弯曲状，手中持巨大的红色头盖骨碗；上方的左手挥舞一种叫做法伴(Shagti)的兵器；下方的左手挥舞垂有丝带的三叉戟。女神的口中置有一具人尸，女神龇牙。女神生有三只眼，头发是黄红色，发辫垂向左侧。女神的身体用蛇和人头骨串成的花环装饰，也用非人(asuras)割下的头颅花环装饰。女神左耳戴着带铃链的蛇，右耳用铃链串起的狮子，头戴用鲜花和黑丝作成的王冠。女神身体的上半部用橡皮包裹，用公牛皮作围裙。女神把龙王牵来环绕在腰间作为腰带，脚上饰有铁制做的响脚镯。班丹拉姆女神的居地在坟墓的中央，人们在墓地可以听到女神尖锐的叫声，她的伴神是玛姆、空行母和毗沙嘎(psacas)

班丹玛索杰姆（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རྒྱལ་མོ《**宝生佛**》**卷二，叶410**a）

班丹拉姆的这种身形的名称得之于她主要的标志，索尔(镰刀一类的法器 ཟོར་)，然而，《宝生》一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样说法。根据《宝生》一书的记载，班丹拉姆女神一身深蓝色，生有一面，二手，骑一匹骡子。女神右手挥舞一根巨大的饰有金刚的檀木杖，左手放在胸前，持装满童血的脑盖骨，[25]童血是从乱伦所生的孩子身上取出的。女神穿飘动的黑丝衣和粗布制成的围腰。女神的饰物是头骨花环，刚刚割下的头颅串成的花环；系蛇腰带，饰骨饰，整个身体用焚烧尸体的灰烬涂裹。女神生有三眼，龇着獠牙，发直立，腰间别有拘鬼牌，带有一病种口袋和一副骰子，头上戴孔雀羽毛冠。女神的伴属神有无数的魔，黑色鸟，黑狗和黑绵羊。

对班丹玛索杰姆和她的伴神比较详尽的描述包含在书后所附藏文书目 109 之中。这份描述材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已由图齐氏

于近期出版①，但是，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对这一段重新作逐字的直译，以便获得一些额外的可资比照的造像学材料。作为班丹玛索杰姆女神伴神的单个神灵或成组神灵——她在这份文献中的称呼将在这里讨论——是四业力女神，包括希沃拉姆（ཞི་བའི་ལྷ་མོ་）、杰贝拉姆（རྒྱས་པའི་ལྷ་མོ་）、旺杰拉姆（དབང་གི་ལྷ་མོ་）和查别拉姆（དྲག་པོའི་ལྷ་མོ་）；魔主密成就（ལྷ་མོ་rematiགསང་སྒྲུབ་）；廓玛姆希（འཁོར་མ་མོ་བཞི་指"四伴神玛姆"）或四噶念玛姆（བཀའ་ཉན་མ་མོ་བཞི་），她们包括索杜玛（སྲོག་བདུད་མ་），宁散玛（སྙིང་བཟར་མ་疑为"བཟང་མ་"）、托培玛（ཐོག་འཕེན་མ་）和乃东玛（ནད་གཏོང་མ་）；为业四傲神（ལས་མཛད་དྲེགས་པ་བཞི་），包括，大遍入（ཁྱབ་འཇུག་ཆེན་པོ་）、野赞（བཙན་རྒོད་），魔护（བདུད་མགོན་）和李庆哈拉（ལི་བྱིན་ཧ་ར་）；具恐怖面二神，包括具摩羯面和具狮面；夺命奴仆四姊妹（སྲོག་འཕྲོག་བྲན་གཡོག་མཆེད་བཞི་），包括魔女，病主女（ནད་ཀྱི་བདག་མོ་），杰婷玛（སྐྱེ་མཐིང་མ་）和赤勉萨来玛（ཁྲི་སྨན་ས་ལེ་མ་）；四季神女或称四季女主，也称四季王后，包括春之女王、夏之女王、秋之女王和冬之女王；作为班丹玛索杰姆女神单个或成组伴属神的还有长寿五姊妹女神 和十二丹玛女神，这二组女神 我们在后面将分章详细地讨论。

这些各不相同的神灵的形貌有如下述："在一片宽阔的血和脂肪海子的中央，在黑色风暴的中心，骑着额上带有白斑的野马，手持用罗刹头和罗刹皮作饰皮的毡带，后兜带，马勒，由毒蛇构成的缰绳，班丹玛索杰姆从字母 བྷྱོ 中生出。她一身黑蓝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挥舞饰有金刚的的棍杖，棍杖在叛誓者的头顶挥舞；左手放在胸前持乱伦生出的孩子[26]的头盖骨做成的碗，碗中盛有具有魔力的物品和鲜血。嘴大张，龇出四颗尖锐的牙齿，她的三只红色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590—594 页；《印度—西藏》第三卷第 100 页。

的、珠圆的眼睛如同闪电一样眨动，额头因忿怒而皱起，黄褐色的头发竖起，眉毛和脸孔上的毛发如同劫数将尽时的火焰般燃烧。她的右耳用狮子装饰，左耳用蛇装饰。额上饰有五颗人头骨，戴着由十五个刚砍下的、滴着鲜血的头颅组成的花冠。女神身上用污血和脂肪涂抹，并涂有焚化尸体的灰烬。在她的头冠上置有月亮模形盘，在肚脐上置有太阳模形盘。女神围着黑丝和人皮制成的头巾做为遮形布；她的上衣用黑粗布制成，围裙用新剥下来的虎皮制成，并用两条互相缠绕的蛇作腰带把围裙系在腰间。前面的褡裢带上悬一条装满瘟病种子的口袋，后面的褡裢带上悬有一颗魔线球，拘鬼牌插在腰间。一驮红药袋和一副骰子也挂在褡裢带上。女神的头上还有一顶孔雀羽毛的华盖。

在主女神班丹玛索杰姆的背后，从白色的字母 ཛྷ 中出现的是骑在饰有珍贵鞍鞦的白骡之上的希沃拉姆。该女神 一身白色，生有一面二手，面相平和，呈微笑状（有时也略作愠色），有三只眼，女神天蓝色的头发向下披散，用金线把发辫束成一个发辫。女神右手持装有各种药物的六柄银瓶，右手持能清晰显现今世幸福的银镜，戴花冠、耳环、项链、双股项链和花环，系腰带，手戴手镯，腰系脚镯，所有这些饰物都用珠宝制成。女神希沃拉姆身穿飘动的白丝长裙，蓝色的茅衣、黄色的肉绫衣，用蓝色的丝带作腰带将上面的衣服束紧。女神 呈盘腿坐姿，从她和她的伴神体内放出自生的黄光，她的伴神都已完成了息业（ཞི་བ་ལས་）。

在主女神班丹玛索杰姆的右侧，从黄色的字母 ཛྷ 中出现的是骑在饰有珍贵鞍鞦的黄骡之上的杰贝拉姆，该女神一身黄色，生有一面二手，带有热欲的神情。女神生有三只眼，天蓝色的头发用金线挽成一个偏向左侧的发髻，[27]右手持盛满甘露的金器，左手持装满如意宝珠的金罐。她戴有王冠、耳环、项链和双股项链饰物，还

戴有花环，系腰带，手脚用手镯和脚镯装饰。女神身穿黄丝制成的长裙，蓝色茅衣和肉色绫衣①，用蓝色的丝带作腰带将上述衣服束紧。女神呈盘腿坐姿，从她和环绕她的伴神体内发出自生的黄色的光，她的伴神都已完成了增业(རྒྱས་པའི་ལས་)。

在主女神班丹玛索杰姆的左侧，从红色的字母ཧྲཱི中出现的是骑在饰有珍贵鞍鞦的红骡之上的红色女神旺杰拉姆(དབང་གི་ལྷ་མོ་)。该女神 生有一面，二手，偶而呈瞬时怒相和热欲表情。女神生有三眼，她的天蓝色的头发用金线束成一个发髻，发髻偏向头的左侧。女神右手持钩，左手握绳套，戴王冠、耳环、项链和双股项链等饰物，还戴着花环，系腰带，手脚都用镯子装饰，所有的饰物都用珍宝制成。女神身穿飘动的红丝衣，绿色的茅衣和蓝色的肉绫，用绿色的丝带扎结，女神呈盘腿坐姿，从她和环绕她的伴神体内发出自生的红色的光，她的伴神都已完成了自在业(དབང་གི་ལས)。

在主女神班丹玛索杰姆的前方，从深蓝色的字母ཧྲཱི中出现的是骑在用从死尸上剥下的皮包裹的黑骡之上的黑色女神查贝拉姆。该女神生有一面二手，三只星星般的怒睁的眼睛，一脸暴怒相，大张着嘴，龇着獠牙，毛发眉毛如同火焰般燃烧，黑褐色的头发类如灰尘之色。女神的双乳抖动，右手持拘鬼牌，左手持用绳子系绑的干尸制成的节杖。除了用粗糙黑布制成的长裙外，女神还穿着用人皮制成的飘动的外衣和虎皮制成的围腰。女神身上有五种骨饰，呈骑乘者相，从她和环绕她的伴神体内发出自生的黑色的光，她的伴神已经完成了诛业(དྲག་པོའི་ལས)。

在查贝拉姆女神的前面，从深蓝色的字母中——自此所有都发生了变化——出现的是骑在一具巨大的死尸背上[28]的女神魔

---

① 关于འཛག་和ཤ་དར་ཟྭ་ཁབས་两词究竟指什么，现在还无法确定(译者暂且译为"茅衣"和"肉绫")。

主桑珠；女神生有一面二手，呈狂怒相，三只红色的眼睛圆睁，眉毛和面孔上的毛是火红色，黑褐色的头发束成小缕拖到脚跟，额上饰有带有一颗骷髅的王冠。除了一片粗布制成的裤子外，女神赤裸着身子。女神右手持一把异常锐利的剑，左手靠近左乳，通过头发拎着一颗滴血的人头。女神以渐次上升的姿式居住在火的中央。

在前方，从字母 ས་ 中出现的是女神索杜玛，双手紧握太阳和月亮，骑一只黑色鸟；在左边，从字母 ས་ 中出现的是黑色女神宁散玛，她用右手握住人心用嘴啃吃，左手持钩，女神穿蓝丝裤，骑在尸体之上，作奔跑状；在后面，从字母 ས་ 中出现的是狂怒的红褐色女神托培玛，双手握洒向敌人的装满闪电和冰雹的口袋，右脚踩着太阳，左脚踩着月亮在空中匆匆行走。这三位神灵，每位都大张着宽阔的大嘴，龇着獠牙，她们的三只眼睛如同闪电一样眨动，眉毛和面毛如同火焰，头发向后披到大腿，头部用三颗干枯的头骨装饰；在左边，从字母 ས་ 中出现的是黑色的、生有蝎子头的女神乃东玛，她的右手张开，左手持装满瘟病种子的口袋，骑骆驼。以上四位女神中每一位都是双乳垂抖，戴毒蛇花环。此外，乃东玛女神还张露着阴部。

在东南方向，从字母 ར་ 中出现的是黑褐色的大遍入，此神生有九头，右边的三头是白色，左边的三头是红色，中间的三头是黑褐色，在九头上方还生有一只鸦头；大遍入的头发向上竖起，眼睛大睁，龇着獠牙；他手持弓箭，做射箭姿势，下面的一双手持胜幡，胜幡上带有摩羯头作旗杆顶端，用蛇作套索；身体的下半部是绿色的盘绕的蛇尾，神的身体上布满一千只眼睛，肚子上还生有一张面孔。头上用头骨串成的花冠装饰，人皮作为上装，带有珍宝、骨饰和蛇作的装饰。

在西南方向，从字母 ཙ་ 中出现的是红色的三眼野赞。此赞上

牙咬住下唇，因怒而切齿。赞的右手挥舞长矛、左手持[29]绳套，身穿皮制的头盔和胸甲，脚蹬高筒红靴，骑在用鞍鞦装饰的“红赞马”上飞跑。

在西北方向，从字母ཟ中出现的是黑色的狮面魔护，头发向上竖起，右手举长矛，左手给敌人投去“红朵”，身穿拖地的红茅和黑丝制成的披风，饰有六种骨饰，骑在带有鞍鞯的一匹黑马上。

在东北方向，从字母ཙ中出现的是王李庆哈拉，此神一身粉荷色，呈平善相、无怒，生有三只眼睛，黄红色的头发向上立起，戴叫作“萨虚”的帽子。他的右手持金刚，左手放在胸前持头骨碗。穿碎片拼成的披风和拖地的红色长袍，还在这些衣服上镶嵌蓝色的贴边。离庆哈拉穿蒙古靴，每双靴子都有三层底。神以游戏之姿骑在一头长鼻大象身上。

从字母ཛྷ中，在主女神 的坐骡前面出现的是深蓝色的具摩羯面女神，他右手持绳套，左手持骡缰绳，身穿人皮作为长裙；在坐骡的后面是暗红色的女神具狮面，女神手持战斧和装满鲜血的头骨碗。（以主女神为中心的）四方出现的是，前方是深蓝色的魔女王Temati，右手持剑，左手持装满鲜血的头骨碗，身穿人皮和黑丝斗篷，骑一头额上有白斑的驴。右边是深蓝色的病主女，女神右手持一副骰子，左手持红色药，身穿黑丝和粗布制成的套裙，骑一匹骡子。后方是黑色的杰婷玛，右手捧人心，左手作恐吓法印；身穿人皮和虎皮，骑红色雌鹿。左边是白色的赤勉萨来玛，双手向上提摩羯皮，身穿白丝裙，骑黑色鸟。

在前方，在右边的角落，从字母中生出深蓝色的春之女王，她右手持斧，左手捧装满鲜血的头骨碗，身穿人皮，骑骡。在后方，在右边的角落，从字母中生出红褐色的夏[30]之女王，女王右手持钩，左手持装满鲜血的头盖骨碗，身穿一种叫做水绫（ཆུ་དར་）的衣裳，

骑水牛。在后方，在左边的角落，从字母中出现黄色的秋之女王，女王右手持“索尔”刀(ཟོར)，左手持装满鲜血的头骨碗，身穿孔雀披风，骑红色雌鹿。在前方，在左边的角落，从字母中出现的是深蓝色的冬之女王；女王右手持刻有凹痕的魔杖，左手持装满鲜血的头盖骨碗，坐骑是一匹额上有白斑的骆驼。

在前方，从字母 མམ་中出现的是白色的扎西次仁玛 (བཀྲ་ཤིས་ཚེ་རིང་མ་)，手持金刚和宝瓶，骑狮。从字母 མམ་中生出了天蓝色的婷吉协桑玛 (མཐིང་གི་ཞལ་བཟང་)，手持飞幡和铜镜，骑野马。从字母 མམ་中出现黄色的米玉洛桑玛 (མི་གཡོ་བློ་བཟང་མ་)，手捧装血的罐子和猫鼬，骑虎。从字母 མམ་中出现的是红色的决班震桑玛 (ཅོད་པན་མགྲིན་བཟང་མ་)，手捧珠宝和财宝匣，骑红色雌鹿。从字母 མམ་中出现了绿色的达嘎卓桑玛 (གཏད་དཀར་འགྲོ་བཟང་མ་)，手持绳套，捏一把草，骑龙。五位女神中的每一位都带有忿怒、狂怒或暴怒的表情，女神身上都以丝衣装饰，还有各种宝石饰物。

在左边，从字母 མ་中生出蓝色的女神多吉贡查玛(རྡོ་རྗེ་ཀུན་གྲགས་མ་)，身穿一千条黑蛇组成的披风，用刚刚剥下来的牦牛皮作她的围腰，手持一种叫做雄鹰橛的橛，骑绿松石色的龙。从字母 མ 中生出女神多吉牙玛窘 (རྡོ་རྗེ་གཡའ་མ་སྐྱོང་)，身穿刚剥下的牦牛皮作为衣裙，用一千只大鹏翅膀做成的围腰，手持铜橛，骑三腿骡。从字母 མ་中生出蓝色的多吉盖吉佐 (རྡོ་རྗེ་བགེགས་ཀྱི་གཙོ་)，身穿用一千只黑野牛做成的长裙，用一千只鹏翅做成的围腰，手持铁橛，骑金色鹿。

在后边，从字母 ལ་中生出白色的女神多吉兼几玛 (རྡོ་རྗེ་སྤྱན་གཅིག་མ་“金刚一眼女”)，女神身穿由海螺织成，用绿松石腰带束起的长裙，手持血口袋，骑白色的“海螺鹿”。从字母 ལ་中出现的是[31]黄色的多吉班吉玉 (རྡོ་རྗེ་དཔལ་གྱི་ཡུམ་)，身穿人皮，带人心围腰，手

持带黑色凹痕的毒箭，骑大鹏。从字母ལེ་中生出白色的女神多吉鲁姆（རྡོ་རྗེ་ཀླུ་མོ་），身穿人头串缀的披风，手持干尸组成的棍杖，骑黑色的野猪。从字母ལེ་中生出绿色的女神多吉查姆杰（རྡོ་རྗེ་དྲག་མོ་རྒྱལ་），身穿由一千张牦牛皮组成的"洛巴"衣（ཧྲོག་པ་）和一千只鹏翅制成的围腰，手持一种叫做"上橛"的橛，骑一头九角野牦牛。

在左边，从字母ཏ་中出现的是黑色的女神多吉帕姆切རྡོ་རྗེ་དཔལ་མོ་ཆེ་），身穿一千只狮皮的"洛巴"衣和塞满黑蛇的围腰，女神手持盛血的宝瓶，骑白马。从字母ཏ་中出现的是红色的女神多吉勉几玛（རྡོ་རྗེ་སྨན་གཅིག་མ་），身穿从一千匹最好的白色种马身上剥下的皮制成的外衣，腰围一千头虎皮做成的围腰，手持（一种叫做犀橛的）橛，骑一头黄鼻子黑骡。从字母ཏ་中出现的是深红色的女神多吉牙姆色（རྡོ་རྗེ་གཡའ་མོ་སིལ་），身穿内盛黑蛇的外套，手持用檀木制成的橛，骑红色雌鹿。从字母ཏི་中出现的是蓝色的女神多吉止布苏束玛（རྡོ་རྗེ་དྲིལ་བུ་གཟུགས་ལེགས་མ་），女神身穿狼皮衣裙和人肋骨和人筋制成的围腰，手持小鼓和胫骨法号，骑绿松石狮。

在如上主伴属神之外围出现的还有玛姆、魔、阎王、罗刹，地方保护神等等，其数量之多使人难以想象。此外还有神、龙、夜叉、乾达婆、鸠盘荼（གྲུལ་བུམ་Kumbhāṇḍas）、人非人（紧捺落）（མི་འམ་ཅི་）、摩睺罗伽（ལྟོ་འཕྱེ་ཆེན་པོ་）等等，其数量之多也令人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右手中挥舞着各种各样的兵器，有金刚、战斧、剑、砍刀、矛、钩子、罚罪用的铁杖；还有燃烧的大火，等等。同时，所有的神灵的左手都持一装满毒血的人头骨碗。"①

修命神女铁橛自生女王（《宝生佛》卷二，叶 415 b）

---

① 书后附藏文原文 A，参看书目 109。

也称“念之魔主”(གཉན་གྱི་renati),一身黑色,身穿黑丝长裙,用黑蛇作装饰,生有四只手:上部的右手持魔镜,下部的右手持蛇绳套;上部的左手持三叉戟,下部的左手持铁橛。自生女王穿用粗布制成的下衣,干骷髅#[32]串成的王冠,新剥去皮的头做成的饰环,蛇腰带;身上带有骨饰,涂有火葬尸体的灰烬。

女王的伴神有下列玛姆:益西玛姆(智慧天女)、业力天女和世界天女;此外,陪伴她的还有母龙、夜叉、罗刹女和鸠盘荼。

护螺神女(《宝生佛》卷二,叶 420 b)

护螺女一身白色,面部表情作微怒状,女神右手持闪光的水晶剑,剑尖指向虚空;左手持吐宝兽(གཏེར་གྱི་ནེའུ་ལེ་)。护螺神女是黑头发,身穿用黑、白丝制成的外衣和用粗布裁成的围腰,头顶用骷髅做成的头冠装饰,还用刚砍下的头作花环饰品,蛇腰带,用焚烧尸体的灰烬将全身涂抹。

魔女

《宝生佛》关于魔女材料的记述,除了没有提到坐骑之外,其它与我们上面已经叙述的相同。

四手龙女(《宝生佛》卷二,叶 423 b)

作为龙女主的女神魔主,一身黑色,骑“罗刹之驴”,驴额头上有一块红斑,有疾驰如飞的本领,备有人皮制成的鞍鞯。龙女魔主有四只手,右边的两手持剑和骷髅念珠,左边的两手端装满鲜血的头骨碗,持三叉戟。她的伴神是红色的摩羯首女神,持斧和蛇绳套的八大黑龙,亿万只小龙。

夜叉(《**宝生佛**》**卷二,叶 427b**)

这位女神是一身黑色,右手持剑,左手捧吐宝兽,由十六名黑夜叉女伴随,其中的八位夜叉女持杖和装满血的头骨碗,另外八位夜叉女挥舞剑和捧吐宝兽。

金刚展翅女(《**宝生佛**》**卷二,叶 429b**)[33]

班丹拉姆的这种身形具有黑褐色的身体,生有一面,二手,一对燃烧的翅膀。手持剑和头盖骨碗,肘弯处卧有一只吐宝兽,她用人皮作上衣。这位女神其它主要标志是装满瘟病的口袋,一副骰子和孔雀羽毛作成的华盖。

宁玛派的文献经常讲到三个或四个魔主姐妹。一组叫做 རེ་མ་ཏི་三姐妹的可以与这位黑色的班丹拉姆魔主相比较,后一位女神骑三腿骡,挥舞钩子。此外还有黑色的班丹热玛佐 (དཔལ་ལྡན་རེ་མ་ཛ་),她的坐骑是红色雌鹿,标志是檀木橛和拘鬼牌;最后一位是黑色的班丹热玛祖 (དཔལ་ལྡན་རེ་མ་ཛུ་),坐骑是蓝色的水牛,持铁橛和钩子。① 这四种热玛女神,简称"热玛四姐妹"(རེམ་མཆེད་བཞི་),包括:热玛达,热玛匝,热玛祖和热曼达。最后一位神热曼达似乎是位男神而不是女神。其它 remati 的名称在宁玛派的经典中还可以发现,不过也许是指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位女神的其他身形,她们是玛几班丹拉姆 (མ་གཅིག་དཔལ་ལྡན་ལྷ་མོ་རེ་མ་ཏི་)、帕玛 (འཕགས་མ་ re-mat)、色玛 (སེམས་མ་ rematī)、旺秋 (དབང་ཕྱུག་ rematī)和具誓 (དམ་iན་rematī)。

① 参考书目 120,2 叶 a 面。

女神独髻母（ཨེ་ཀ་ཛ་ཊི་ekajāti《宝生佛》卷二，叶 432a）

这位女神的几个身形在记叙双修宝帐护法、具法号红护法和贡布希扎（མགོན་པོ་བཞི་པ་）等伴神的时候已做了描述。根据《宝生佛》的记述，女神独髻母是从周围环绕黑红山的血海中生出，她坐在太阳莲花上，一身黑褐色，发辫披向左侧，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捏人心和绳套，用虎皮作围腰，身穿作为上衣的人皮。装饰品是蛇和人头，整个身体被熊熊燃烧的火云萦绕。女神派出很多的母狼作她的使者。

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两份从宁玛派文献中得来的关于独髻母的材料。这些材料说独髻母的一个身形称为"护咒"སྔགས་སྲུང་）；她还[34]被称作"大护法金刚忿怒母"。这位女神被描绘成具有黑褐色人身的神，她的标志是三叉戟和人头骨碗，站在太阳和月亮莲花上，踩住佛法之敌。宁玛派典型的独髻母的形貌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一辫女神的形貌来解释）是在同一份文献中描述的第二种形貌：女神居住在黑褐色的、闪着火光的三角形坛城之上；头发系成一个发髻，只有一只眼睛生在前额的正中；口中只生了一颗牙齿；身上只生一只瘦瘪的乳房；只生了一只脚。① 在宁玛派的著作中，独髻母还经常被称作"战神王后"。

根据参考书目 3 第 5 函 a 面对这位女神的描述，女神用她的一只眼睛可以看清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事；用她的一颗牙齿可以啮碎敌人的生命。女神一身黑蓝色，系绿松石发辫，右手捏着刚从敌人胸腔挖出的心脏，左手带着机敏的绿松石猎鹰，双脚踩在土垫上。女神的"身之化身"是一万名尼泊尔妇女，"语之化身"是空行

---

① 参看 S·H·Ribbach，《莲花生及其伴属神灵的画像集》所收此女神的肖像，汉堡，1917 年版。

母，门域黑女人（མོན་མོ་ནག་མོ་）是她的“意之化身”，她的“业力善德化身”更是无以计数。

在右侧陪伴女神的是“大骷髅鬼卒”，黑色的大神班巴玛宁（ལྷ་ཆེན་དཔལ་འབར་མ་ཉིང་），这位神灵生有最凶恶的罗刹面孔，生有三只眼，额顶用骷髅串成的王冠装饰，黑色的活蛇是他的头发，他的标志是旗帜、心脏和绳套。班巴玛宁的身之化身是“骑虎护法”，语之化身是红色的持梃护法，意之化身是“持斧护法”，“善德化身”是具善护法，“业力化身”是达夏护法（མགོན་པོ་ཞ་ཤོད་）。女神一辫女左边的伴神是大度命卒（སྲོལ་གིང་）善金刚，在这里用另一种名称，称作圣者金刚精力，金刚精力一身火红色，身穿白丝和虎皮，标志是金刚和人心，坐骑是白狮子，陪伴金刚精力的是他的三百六十个兄弟和大群的泰乌让独脚鬼和门巴人。

属于独髻母伴神的还有她的侍女玛姆夜叉美女（མ་མོ་གནོད་སྦྱིན་མཛེས་ལྡན་མ་）。这位夜叉美女是“密咒教法的护法神”，也是“财宝守护神”。据说她是由沃德沃保切（འོད་དེ་འོད་པོ་ཆེ་）和女神 拉桑阿姆姜（ལྷ་བཟང་མོ་ལྕམ་）结合所生。她的标志是一把钩子和一面铜镜。①

女神南喀阔巾（ལྷ་མོ་ནམ་མཁའ་གོས་ཅན་《宝生佛》卷二，叶 434a）

女神一身天蓝色或一身淡蓝色。脸上生有三只眼睛，两只手，呈怒相；饰物是人皮、珍宝和人头骨花环，身体用芝麻油涂抹；龇着獠牙，舌头如同闪电一般甩动，血红的眼睛怒视佛法之敌；右手持战斧，左手捧装满鲜血的头盖骨碗，左脚抬起踩在一具尸体上。

---

① 参考书目 3，一辫女的其他身形可参阅图齐《印度——西藏》第四卷第 186 页。

班丹拉姆的另外一个变化身形，在《宝生佛》中没有提及，这就是玛几多吉热丹玛（མ་གཅིག་རྡོ་རྗེ་རབ་བརྟན་མ་），也称作玛几多康旺秋热丹玛（མ་གཅིག་འདོད་ཁམས་དབང་ཕྱུག་རབ་བརྟན་མ་）。这位女神被描绘成生有一头的黑褐色或血色女神，骑一匹由骡子和野驴交配生下的杂种兽，右手挥舞闪光的罗刹剑，左手持装满敌人和生障魔鲜血的人头盖骨碗，肘弯处挂了一个装满瘟病的口袋。热丹玛怒龇着牙，三眼怒睁；身上涂满了血斑油垢和闪光的人油。她的背后是一男子的人皮，围腰是虎皮，头上戴五骷髅冠和孔雀翎毛。用珍宝和人骨制成的饰物装饰身体。一条蛇是女神的腰带，腰带右边插占卜神箭，左边插铜镜。

热丹玛的伴神是白头雄龙魔，简称白头一龙，这是一位骑在“蓝色龙马”之上的蓝色神灵。右手握蛙和黑蛇，左手提张开袋口的瘟病袋。腰带上系剑和弓箭袋。①

多吉热丹玛的一个变化身形是女神持财女王热丹玛（ནོར་འཛིན་རྒྱལ་མོ་རབ་བརྟན་མ་），这是一位蓝色的女神，呈罗刹怒相。[36]生一面，戴骨饰，两手持剑、头盖骨碗和吐宝兽。②

班丹拉姆多吉朗珠玛（དཔལ་ལྡན་ལྷ་མོ་རྡོ་རྗེ་ནམ་གྲུ་མ་）是班丹拉姆的另一个变化身形，被称为“噶当教法之护法”（བཀའ་གདམས་སྟོན་པའི་བསྲུང་མ་），她被描绘成一面、二手的女神，手持战斧和装满鲜血的头盖骨碗，身穿褐色披风，身体倚在一头狮子身上。③

班丹拉姆还有一个黑黄色的身形，生有九头十八只手，骑狼。班丹拉姆的这种变化身形似乎只限于宁玛派。

最后，我们要提到女神“护法女神大金刚女”，她显然是班丹拉

① 参考书目 56，3 函 a 面。
② 参考书目 123，2 函 a 面。
③ 参考书目 47，41 函 b 面。

姆的一个身形和化身。据说她是著名的大译师仁青桑布（རིན་ཆེན་བཟང་པོ་958—1055）① 的个人保护女神。人们以如下的方式描绘大金刚女：女神生有一面，身色“如同雨云”，面容微怒；右手挥舞指向天空的金刚橛，左手放在胸前，端着盛满甘露的容器；身穿宽松的丝衣，以珍宝和鲜花装饰，骑一头狮子；在右侧陪伴大金刚女的是拉姆，伴神骑骡，持刻有凹痕的魔杖和瘟病口袋；在左侧陪伴的女神是嘎载玛（གར་མཛོད་མ་），骑牡鹿。这二位伴神还有荼迦（Dākas）和空行母作随从。②

除了我们上面列出的神灵之外，还有很多属于班丹拉姆各种变化身形伴神的其他神灵。例如宁玛派的著作中提到的“八巴玛”（འབར་མ་）和作为班丹拉姆伴神的“四姊妹”。“八巴玛”女神 的名称和外貌如下（所有的巴玛左手都持装血的头盖骨碗）：

名称	身色	右手所持标志
巴玛尼协托玛（འབར་མ་ཉི་ཞགས་ཐོགས་མ་）	白	阳光绳套
巴玛凯洛陈玛（འབར་མ་ཁྲེར་སྒྲོག་འབྲིང་མ་）	黄红	火把[37]
巴玛辛杰嘎达冬（འབར་མ་གཤིན་རྗེ་སྐར་མདའ་གདོང་）	蓝	闪亮的星星
巴玛色姆顿培玛（འབར་མ་སྲིན་མོ་མདུང་འཕེན་མ་）	红	矛
巴玛鲁姆杰帕玛（འབར་མ་ཀླུ་མོ་ལྕེ་འབེབས་མ་）	红	毒蛇
巴玛隆达，也称巴玛隆达初增玛（འབར་མ་རླུང་བདག或 འབར་མ་རླུང་བདག་གྲུ་འཛིན་མ་）	淡蓝	剑
巴玛夜叉瓦朗那（འབར་མ་གནོད་སྦྱིན་བ་གླང་སྣ་）	黑绿	装珍宝的容器
巴玛夜叉穷托或称巴玛旺丹去魔女（འབར་མ་གནོད་སྦྱིན་ཁྱུང་ཐོགས་或 འབར་མ་དབང་ལྡན་བདུད་འདུལ་མ་）	淡绿	三叉戟

“四姐妹”被描绘成带有傲慢神情的美貌妇女的形貌，左手持头盖

① 参看图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罗马，1933 年。
② 参考书目 47，69 页 b 百。

骨碗，详情如下述：

方位	名称	身色	右手标志
东	神姊妹切贝杜切玛（ལྷའི་སྲིང་མོ་བྱེས་པའི་དུར་བྱེད་མ་）	白	钩
南	阎罗姊妹参切（གཤིན་རྗེ་སྲིང་མོ་མཚན་བྱེད་）	黄	绳套
西	龙姊妹南切（ཀླུའི་སྲིང་མོ་རྣམ་བྱེད་）	红	链
北	夜叉姊妹隆庆（གནོད་སྦྱིན་སྲིང་མོ་རླུང་བྱིན་）	绿	铃

在宁玛派和噶举派的著作中提到的班丹拉姆的其他伴神还有色姆萨切码（སྲིང་མོ་ཟ་བྱེད་མ་）、玛姆岗巴玛（མ་མོ་སྐམ་པ་མ་）、魔女卡巴玛（བདུད་མོ་ཁ་འབར་མ་）、门地红手女（མོན་མོ་ལག་དམར་མ་）和卓精大咒女（སྒྲོལ་གིང་མཐུ་ཆེན་མོ་）。此外还有四位大战王后和二十八位旺秋玛（དབང་ཕྱུག་མ་）。

第三章

大黑护法

西藏造像学文献根据各种分类方法，认为[38]有七十二或七十五种大黑护法的身形。人们认为大黑护法藏传佛教万神殿的神灵占第十等级，他们之中的许多成员都属于“出世间护法神”和本尊神系。我们要根据藏文造像学著作《宝生佛》和《苏卡杰匝》(ཟུར་ཁ་བརྒྱ་རྩ་)① 列出大黑护法的比较重要的身形的排名。除了一些在宁玛派神灵体系中占比较重要地位的大黑护法，或者是主要由噶当派(བཀའ་གདམས་པ་)② 崇拜的大黑护法之外，大部分描述萨迦派(ས་སྐྱ་པ་)崇拜的大黑护法形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两本书中，但这些大黑护法现在都是格鲁派的重要护法神。虽然大黑护法的身形都产生于印度，但是也有很多大黑护法的身形产生于西藏，例如大黑护法扎协仲夏巾 (མགོན་པོ་ཏྲ་ཀྵད་འབྲོང་ཞལ་ཅན)，象他名字指出的，扎协仲夏巾生有牦牛头。

持疾智慧六手大黑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191b)

---

① 参考书目 157 和 158。
② 关于噶当派，参看图齐《西藏画卷》卷一，页 88。

六手大黑护法是西藏佛教的主要护法神之一。他的重要性已经由如下的事实得到证实：在西藏的宗教绘画中描绘的“圣仙树”(ཚོགས་ཞིང་)，按传统，六手大黑护法在画面护法神的排列中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①

根据西藏的造像学，六手大黑护法是按如[39]下方式描述的：六手大黑护法一身黑蓝色或黑色，生有一面、三眼、六手。他的第一个右手持镶嵌金刚的大刀，中间的右手持颅骨念珠，——这只手同时还持保护他后背的象皮——最下面的右手挥舞人头骨。他主要的左手呈于胸前，持装满血的人头骨碗，中间的左手持另一块象皮护甲和三叉戟。最下面的左手挥舞两端缠有金刚的绳套。六手大黑护法的面孔呈暴怒相，张着大嘴，獠牙龇露，舌头向后卷起，头发上盘绕了一条蓝色的蛇，前额的一小块法印清晰可见。他脚踏白色的象头神或被击败的生障魔。用绿丝带系着虎皮做围裙。六手大黑护法的身上缀满各种饰物，手上脚上带有手镯和脚镯串铃，戴绿色项链，红色耳环，人骨饰物，五骷髅头冠和新近剥下的五十颗人头缀成的花冠。

六手大黑护法的伴神中有一些重要的神灵，如他的明妃班丹拉姆朵康吉旺秋玛(དཔལ་ལྡན་ལྷ་མོ་འདོད་ཁམས་ཀྱི་དབང་ཕྱུག་མ་“吉祥天女、欲界自在女”)。她是一位黑色的女神，骑一头三腿骡，右手挥舞“黑色魔拘鬼牌”，左手持疫病口袋。这位女神还有四位大臣做她的大臣。他们的名称和形貌如下：

---

① 关于大黑护法的身形和他的伴神还可参看 Lessing《雍和宫》页 91—94；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84、586，注 273—276。此外还可参看 R. de Nebesty-Wojkowitz，Ein Beitrag zurtibetischen Ikouographie：མགོན་པོ་ཕྱག་དྲུག་པ་ und seine Begleiter. Archiv-für Völkerkunde，V，Wien 1951，PP138—158。

耆那弥陀(Jinamitra)①,一位黑红色神灵;他的标志是人头鼓(damaru),挥舞右手,左手持装满血的头盖骨碗。

吒枳明王(Takkirāja),也是一位黑红色神灵;右手挥舞绳套,左手做期克手印(tarjanī-mudrā)

大黑魔护法,前面的造像学文献已经提到他,即大黑护法扎协仲夏巾。他一身黑色;右手挥舞带三叉戟尖的长矛,左手挥舞装满血的头盖骨碗;獠牙外龇,紧咬下唇。大黑魔护法还被描绘成身穿黑丝衣和长筒靴的身形,骑"白蹄魔马"

护方神,Kṣetrapāla 相应的藏文名字是护方神或"护(墓)地神",② 属于罗刹系统。他被描绘成怒相[40]黑蓝色神灵,骑熊,挥舞短斧,持头盖骨碗。他是六手大黑护法最前面的大臣。关于这位神灵,他的可资利用的材料要比前面的三位神灵多得多。

在我们讨论涉及护方神的文献之前,我们必须提及的是,根据《宝生佛》卷 二,叶 207a),护方神,耆那弥陀和吒枳明王(《宝生佛》中没有提及大黑魔护法)也是称作"红护法具力大王"(མགོན་དམར་དབང་གི་རྒྱལ་པོ)的大黑护法另一个身形的伴神。作为红护法具力大王伴神的三位是按如下方式描述的:护方神是红色,右手持人头鼓,左手做期克手印(tarjanī-mudrā)。耆那弥陀是黑色,他的标志是大砍刀和头盖骨碗;吒枳明王是黄色,右手挥舞三叉戟,左手做期克手印。

然而,护方神在宗教造像中更经常地被描绘成黑蓝色身形,有如下的描绘:"从太阳曼札(maṇḍala)的顶端,从字母ཀྵ中,生出了

① 在《梵和大辞典》中,Jinamitra 释为"人名",Jina 为"佛","胜"等。笔者音译为耆那弥陀——译者

② 一些藏文文献提到了二十一位一组的护方神。

黑蓝色的护方神，生有一面二手。他右手持刺向天空的大砍刀，用它砍断仇敌和生障魔的命脉；左手持装满敌人和生障魔心脏血的头盖骨碗。他的嘴大张，龇露着四颗能使敌人哀号的尖利的獠牙。三只冒血的眼睛碌碌转着，充满仇恨地盯着仇敌和生障魔；眉毛和脸上的毛都是火焰般的黄红色，头发从根竖起、呈黄褐色。戴干枯的人头骨做为头饰，上身穿着人皮，下身穿虎皮作为围裙。他有着极丑和令人恐怖的身躯，骑一头野黑熊，居于燃烧的火焰中间。

在护方神的左边是大明妃拉姆那姆（ལྷ་མོ་ནག་མོ་），生有一面二手，她身穿黑丝长裙。右手持一面镜子，缚魔绳套：先用镜子使仇敌眼盲，然后投出绳索将之拴住。她的左手呈于胸前，持装满仇敌和生障魔血的头骨碗。拉姆那姆黄褐色的头发从根竖起，眼眉和面毛都是燃烧的黄红色。她的眼睛如闪电般快速眨动。她的恐怖、凶猛的大哭传至世界十方，扫荡[41]了仇敌和生障魔。女神在燃烧的火焰中央骑一朵“太阳莲花”。这对护方神夫妻的伴神有无数的罗刹和罗刹女、玛姆、空行母和食肉魔（pi śācis），“还有众多的神灵环绕在他们周围。”①

据称护方神的居地是在一处叫做“清凉寒林”（བསིལ་བའི་ཚལ་梵文 Sitavar ṇa）的尸林（墓地），据说尸林紧靠印度菩提迦耶（Bodhgayā）②。根据护方神的怒相神特征，人们相信他传说中的居地是一处非常恐怖的地方。我们这里译一段生动描述其居地的恐怖文字。“在菩提迦耶以南座落着一处巨大的尸林清凉寒林。在这个最高的地方，人们能够听见阎王巨大的吼声、玛姆充满魔力的号叫、血海的翻腾、人油点燃的灯盏的噼啪声；还可以看见点燃的恶

① 参考书目98。
② 似误。清凉寒林应位于摩羯陀国（Magadha）金刚座的东南。——译注

魔供品升起的盘旋的烟雾。听见男魔跳鼓舞和女魔跳锅庄舞的踢嗒声、胫骨法号声、野兽的吼叫声，还可看见巨大的闪电飞快地划破天空，听见雷声的滚动和大量黄色的陨石落下；各种魔和罗刹凄厉的笑声引起大地震动。在这样一个地方居住着护方神，他生有一面二手和令人恐怖的身躯。嘴大张，伸出舌头，三只眼睛在头骨的边缘闪着火焰。他是一位具有狂暴秉性的神，身体发光，四肢强劲。他如同天龙一般怒吼出字母 ཧཱུྃ་。他的身体是天蓝色，就如同世界之山须弥山的颜色。他的右手持战刀，用它剜出敌人的心脏，他的左手持头盖骨碗，用它喝敌人的鲜血。他的双脚一跺引起三界震动，他能够击败无数界的各种魔力。护方神，您的明妃，众玛姆之主，您，斩断敌人命息的罗刹，警戒着世界十方，将多如海洋的战魔用誓愿法收服：到这里来吧，你们都来吧，来享用供品！"①

护方神的另一份祈愿文我们也在这里列出，其中提到了几个护方神有时被称呼的名称。这份还提供了关于护方神伴神一些额外的资料：[42]

罗刹护方神，
瑜伽之战神
巫师的保护者，
您，归顺上师的护法神
护持佛法，您，
统领神、魔，
拥有令人恐惧的身躯，
和令人渴望的面孔，

① 参考书目 98。

智慧的眼睛。
食肉魔之主，
饮血之王，
您砍断了违背上师法旨的人的命息，
处死了叛誓者，
您，有一万个黑人伴神环绕，
有十亿食肉魔的伴神，
身右有一万勇士陪伴，
身左有一千名恸哭的女人陪伴，
您还有黑女神伴神归您调遣，有罗刹和罗刹女做侍者。
有十亿玛姆、空行母和食肉魔做伴神。[①]

虽然护方神的名称，他的罗刹属类和传说中的居地都似乎表明他是一位源于印度，后被藏传佛教的万神殿所接纳的神灵，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护方神经常与早期的西藏宗教仪式实践相关，这一仪式我们在后面讨论叫做“投施护方神朵马”仪式的时候还要叙及。

根据隆多喇嘛所说，最后我们还要提及陪伴六手大黑护法的四位大臣的明妃，这些明妃的形貌和名称如下述：

神　名	明　　妃	标　　志
护方神	堆参玛(དུས་མཚན་མ་)	右手：彩箭；左手：人心。
耆那弥陀	旺秋查通玛(དབང་ཕྱུག་ཁྲག་འཐུང་མ་)	盛血头盖骨碗
吒枳明王	起尸女(རོ་ལངས་མ་)	盛血头盖骨碗
大黑魔护法	女王	斧

① 参考书目98。

大黑护法如意宝(མགོན་པོ་ཡིད་བཞིན་ནོར་བུ《宝生佛》卷二，叶 **200**b)

在圣仙树神灵排列图中六手大黑护法右侧的地方通常是同一神灵的另一身形占据，称为大黑护法如意宝，得名于他的主要标志如意宝珠。根据藏文的造像学文献，这位神灵是一身亮白，生有三只眼睛，面部做凶残强笑状。他的眉毛、面孔的毛和头发都是黄褐色，额上用朱砂点了一点印度传统的印记。这位主神主要的第一只手持劈向天空的砍刀；中间的手置于胸前，持如意宝；最下面的手持用八荼木制成的人头鼓。他的第一只左手持装满甘露的人头骨碗，甘露由珍珠浸泡；中间的左手挥舞三叉戟；第三只左手挥舞绳套。大黑护法如意宝身穿飘动的杂色丝衣，虎皮围裙，背后有象皮护甲。

黄护法护财六手洛平协松(མགོན་སེར་ནོར་སྲུང་བློ་འཕེལ་ཞལ་གསུམ་ཕྱག་དྲུག་པ**《宝生佛》卷二叶 204**b)

这位神灵一身黄色，混杂少许红色。生有三面，中间的一面孔是黄色，右边的面孔是白色，左边的面孔是红色。他主要的两只手持砍刀和人头盖骨碗，同时拥抱明妃做结合状，其他的两付手持“胜幢”和蓝莲花，两付左手握蟒古斯(Mongoose)和蛇。这位身上饰有骨饰的神灵被描绘成立神，他一条腿屈起，一条眼向外撇出。他的明妃叫拉姆查姆(ལྷ་མོ་དྲག་མོ“怒相神女”)，一身烟色，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

红护法具力大王(《宝生佛》卷二，叶 207a)

大黑护法的一个红色身形。我们在叙及护方神、吒枳明王、和耆那弥陀的伴神形式时已经提到了这位神灵。红护法具力大王生有一面、六手。主要的一双手持砍刀、头盖骨碗，同时拥抱明妃。他

另外的标志是"泰乌"(ཐེའུ་)——显然是"小鼓——三叉戟和一把铁钩、绳套。身穿普通怒相护法神穿的服饰:有骨饰和蛇饰,骷髅头冠,新剥下的人头花冠等等。

这位神灵相配的明妃是莲花空行母,她被描述成一身红色的裸体女人。手持猎人[44]用小刀和装满血的头盖骨碗,同时拥抱明妃。至于他们的伴神,我们可以在这里列出红护法具力大王的前面是黑色的护法神,持砍刀和头盖骨碗,替代了大臣大黑魔护法。

绿护法命主《宝生佛》卷二,叶 211b)

"绿护法命主"生有一面六手,他的标志与红护法具力大王的标志相同,仅是铁钩换成了念珠。他的饰物和服饰也与上面提到的神灵相同。他的明 妃叫多吉丹吉玛(རྡོ་རྗེ་དམ་ཀི་མ་);她一身蓝色,标志是砍刀和人头盖骨碗。

绿护法命主的伴神是四位较小的女神,她们都佩有骨饰,人头,左手持人头盖骨碗:

东方:佛空行母——红色,右手举法轮。
南方:大宝空行母——黄色,右手持珍宝。
西方:莲花空行母——红色,右手挥动莲花。
北方:业力空行母——绿色,舞剑。

我们刚才列举的大黑护法五种身形的各种身色表明这五神与一组重要的佛,"五部佛"(Pa ñcatathāgatāh)① 有联系,现据此排列如下:

① 参看图齐《印度——西藏》卷三/一页 78,特别是页 153。

六手大黑护法	蓝	不动佛(Akṣobhya)
大黑护法如意宝	白	毗卢佛(Vairocana)
黄护法护财洛平	黄	宝生佛(Ratnasaṃbhava)
红护法具力大王	红	无量寿佛,(阿弥陀佛)(Amitābha)
绿护法命主	绿	不空成就佛(Amoghasiddhi)

四手智慧护法执大悉地静命派(ཡེ་ཤེས་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པ་གྲུབ་ཆེན་ཞི་བ་སྦས་པའི་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216a**)

四手智慧护法的身色是纯黑色;他的身体"如同罗刹的身体",生有一头三眼。黄红色的头发从根竖起。四只手持如下物品:一把砍刀,一把燃烧的剑,一个头盖碗和一支饰有金刚图形的三叉戟。新剥下来的虎皮围在腰间,头上戴的是五骷髅头冠花冠。他还佩戴了怒相护法神的饰品,即五颗[45]滴血人头冠、蛇和骨饰等等。

四手智慧护法的伴偶是大时母(Mahākāī)丹次吉旺姆(དམ་ཚིག་གི་དབང་མོ་"持誓词女"),她由智慧护法拥抱,一身黑色、裸体,呈暴怒傲慢表情。她的头发是黄红色,右手挥舞人头骨,左手持头盖碗环绕在四手智慧护法的腰间。这对夫妇派各类生灵做他们的使者,有秃鹫和其他鸟类,还有狗、豺、狮和"众多的最下等级的黑女人"。

作为这对夫妻主神伴属神的有:前方黑色的女神匝门蒂(Tsamunti)①,持三叉戟和头盖骨碗。右边的是红色的女神乌玛(Umā),标志是一把砍刀和头盖骨碗。最后一位伴神是左边的淡

① 女神 Tsamunti 似乎另有一个名字是 ཀན་ཅེད་མ་,她是一位专吃幼儿尸体的令人恐怖的女神。

蓝色女神金刚亥母(Vārāhī 藏文 ཕག་མོ),她挥舞 kha tvā nga)(?)和人头。

我们在这个曼札中还发现了下列较低等级的神灵:前方是黑色的阎罗,持剑和头盖骨碗;他的坐骑是公牛。右角是黑褐色的罗刹,他的标志是大砍刀和装满人肉(藏文称"大肉"ཤ་ཆེན་,梵语 mahāmā msa)的头盖骨碗,骑一只黑狗。左角出现的是烟灰色的大自天在,持人头鼓和三叉戟,骑一只虎。

这份文献接着列出了如下八位神灵占据主四方,八位女神占据次四方:

方位	神名	形貌
东	持锤威德	白色;持金刚柄锤,绳套
南	持杖威德	黄色;持金刚杖和绳套
西	莲花威德	红色;持红莲花和绳套
北	持长剑威德	黑色;持剑和绳套
东南	佛母	黄色;持钩和绳套
西南	作明佛母①	红色;持弓箭
西北	持橛女	蓝色;持锤和橛[46]
东北	戳羌玛	绿色;持"夏帝"(ཤག་ཏི་)和头盖骨碗

大护法·四手智慧护法神·遵龙树派②(《宝生佛》卷二,叶 228b)

这位大护法一身黑色,生有四臂一面,三眼。他的两只右手持

① 作明佛母 kurukalle,梵音译为咕噜咕咧,萨迦金法所传怀柔佛母。——译者

② 大约公元 100 年左右。

剑和砍刀，两只左手持三叉戟和头盖骨碗。戴五骷髅头骨冠和其他怒相护法神所戴的威怖饰品。

遵管译师派四手智慧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231a）

这位四手智慧护法[①] 一身深蓝色，他的三只眼睛怒视，嘴大张，牙齿龇露，舌头向后卷起。他的标志是砍刀，装满血的头盖骨碗，闪火光的剑和带有丝带的 kha tvā ṅga。服装和佩饰与上面提到的这位大黑护法的身形相同。

属于这位四手智慧护法伴神的有我们在本书 48 页描述的黑蓝色渡鸦头业力大黑护法，他站在主神的前方。主神的右边是来丹那波（ལེགས་ལྡན་ནག་པོ་“黑具善”），标志是旃檀木杖和装满甘露的铁碗。身穿带有金色腰带的黑丝法衣，穿褐色高筒靴。主神的左边是女神参蒂嘎（Tsandika），[②]她一身红色，生有一面。四只手持如下物品：一把剑、一个人头盖骨碗、一颗人头和一张带箭的弓。女神身体裸露，呈暴怒相。

在主神前面，紧靠渡鸦头业力大黑护法的是夏萨那保（ཤ་ཟ་ནག་པོ་“黑食肉魔”）。他生有狮头，右手舞剑。左手持头盖骨碗。身穿黑丝法衣，身体站立，一条腿屈起，另一条腿向外撇出。

属于伴神的还有八位生有兽头的红色裸体空行母。她们由火焰环绕，每人都站在一具尸体之上，持砍刀和头盖骨碗。八位空行母被安排在世界八方，但排列方式与佛教的排列顺序正好相反，这种旋转方式和她们生有兽头的事实表明，八位空行母是在藏传佛教万神殿中占有低等级位置的苯教神灵。[47]

---

① 公元 1203—1282 年。
② Tsandika，梵文藏文译音拼法，不详。——译注

方 位	名 称	兽 头
东	秃鹫面空行母	秃鹫
北	鹏面空行母	鹏
西	乌鸦面空行母	乌鸦
南	猫头鹰面空行母	猫头鹰
东南	猪面空行母	猪
西南	狗面空行母	狗
西北	狼面空行母	狼
东北	虎面空行母	虎

遵"蔡"系四手智慧护法人(འཚལ་ལུགས་ཀྱི་ཡེ་ཤེས་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པ་《宝生佛》卷二,叶 238a)

据说此护法神一身黑蓝色,生怒相三眼头,四手持人头,头盖骨碗,闪火光的箭和 kha ṭvā ṅga 戴五骷髅冠,穿虎皮围裙,佩前面提到的各种怒相护法神饰物。

"蔡"系四手智慧空行母的伴神与前面提到的遵管译师派四手智慧空行母的伴神是同样的一些神灵。只是另多了一位女王,生有两手持剑和蟒古斯,还有一位四手黑红色独髻母(Ekajāti)。

二合一法·四手智慧护法(ལུགས་གཉིས་གཅིག་ཏུ་བསྲིལ་བའི་ཡེ་ཤེས་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པ་《宝生佛》卷二,叶 245a)

大黑护法的这位身形被称作吉祥智慧护法大勇大黑护法。形貌与我们前面描绘的神灵的形貌相同,但标志有区别,二合一法四手智慧护法手持砍刀,头盖骨碗闪火光的箭和三叉戟。伴神有渡鸦头护法和我们上面已经列出的八位兽头女神。

红护法持胫骨法号(《宝生佛》卷二,叶 **250a**)

一位以他右手所持胫骨法号而得名的红色大黑护法神。他的左手捧装满四魔血液的头盖骨碗。穿虎皮围裙,佩通常的饰物,如蛇、珍宝等。他的明妃右手挥舞“敌棱”(དགྲ་ཐོར་),左手持人头盖骨碗。陪伴红护法的是女神独髻母的红色身形,她持三叉戟,新近掏出的人心,骑一头驴。伴神还有四位渡鸦头神;[48]每位神都与一组特定的魔类相关,按下述方式排列:

东	鸦头魔护法	持箭和头盖骨碗
南	鸦头赞护法	持敌棱和人心
西	鸦头罗刹(护法)	吹胫骨法号, 持铁钩
北	鸦头骷髅鬼卒护法	头顶举尸持装满血的头盖骨碗

这四位神灵是红色,生有铁翅,呈跪相。

四手智慧护法伴神女参蒂嘎(ཡེ་ཤེས་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པའི་འཁོར་ལྷ་མོ་ཚན་དི་ཀ་《**宝生佛**》**卷二**,**叶 253b**)

《宝生佛》的这一段对女神参蒂嘎即四手大黑护法的明妃有详尽的描述。她的身体清瘦,一身黑色。两只右手持砍刀和三叉戟,两只左手握带箭的弓和刚从敌人头上割下、还在滴血的人头。她有三只眼,头发披散,戴骷髅头骨花冠和割下的人头编成的花环,人心织成的项链,黑蛇是她的装饰。女神站在尸体之上,右脚屈起,左脚直立向外撇出。陪伴她的是一对复生的尸体:这对尸身都是裸体,生殖器直竖。每位右手持杖,啃咬左手举递到嘴边的敌人的腿和胳膊。

鸦头业力护法(《宝生佛》卷二,叶257b)

鸦头业力护法根据"圣仙图"的描述偶而也包括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护法神之内,据说对他的崇拜最初是由萨迦派介绍过来的。这份文献把他描绘成黑蓝色的暴怒、恐怖身形,生有一面二手,四肢短而粗壮。他生有渡鸦头,三只眼睛和一支陨铁尖喙,右手持嵌金刚的仪式小刀,左手靠向嘴边、端装满血的头盖骨碗。他的眉毛和面毛及头发都闪闪发光,从根部竖起。他尖利的滴着鲜血的喙大张,令人恐怖的尖叫声和火焰暴雾从喙中流出;一只金刚大翅鸟从他头顶头发的中央[49]诞生出来。鸦头业力护法佩戴的饰物与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大黑护法的其他身形所佩戴的饰物相同:有人骷髅头骨头冠、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等等。鸦头业力护法身边还有火焰环绕。

文献提到在鸦头业力护法众多的精怪伴神中有一千名黑色的渡鸦头怪、一万名食肉魔、大群的猛兽和众多黑色或天蓝色的恶龙,挥舞砍刀和毒蛇绳套。

接着,《宝生佛》描述宝帐护法,这类护法神特别受到西藏游牧部落的崇拜。①

宝帐兄妹护法(《宝生佛》卷二,叶260b)

人们认为宝帐兄妹护法居住在一处大墓地的中央,他站在被击败的生障魔的头顶,一身纯黑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挥舞砍刀,左手置于胸前,端盛满血的头盖骨碗。在他的臂弯里搁了一块"变化杖"(འཁྲུལ་གྱི་ga ṅdi)。宝帐兄妹护法生有三只眼,獠牙外龇,黄色

① M·Hermanns,Die Nomaden von Tibet,Wien 1949 P.50。

的头发从根部竖起。他佩戴五骷髅头骨冠和五十滴血人头串成的花冠头饰，还有骨饰、蛇饰等等，穿虎皮围裙和飘动的丝质法衣。

在宝帐兄妹护法的右边是一只黑色鸟，他的左边是一头黑色的狗，后边是一头黑色的狼，前面是一位黑色的人。做为他伴神的还有一身蓝色的女神独髻母，她站在主神的右侧，生有一面二手，双手置胸前，捧着装满甘露的容器；她上身穿白丝制成的衣服，下身是虎皮围裙。头发挽成单个的发辫，向左梳理。女神呈怒相。此外，在宝帐兄妹护法的伴神中出现的还有吉祥天女欲界自在女神。

宝帐护法八神（《**宝生佛**》**卷二，叶 268a**）

宝帐护法八神也称"众护法部主金刚宝帐"（བསྟན་སྲུང་ཀུན་གྱི་རྗེ་དཔོན་རྡོ་རྗེ་གུར་）。宝帐护法的这种身形及其伴神图齐已经在他的《印度——西藏》第三卷中作了描述。① 这里我再根据《宝生佛》相应的章节，就书中描述的一些特征做些补充。[59]

我们的这份文献将宝帐护法的这种身形也称作多吉那保钦保（རྡོ་རྗེ་ནག་པོ་ཆེན་པོ"大黑金刚"），说他居住在尸林中央被击败的生障魔的头顶。这位宝帐护法的身色是黑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砍刀，左手置于胸前，端装满血的碗。臂弯中搁了一根魔杖。这位黑色的宝帐护法有三只眼，龇着牙齿，黄色的头发从根竖起。他的饰物有"六种骨饰"和蛇。穿虎皮围裙和丝斗篷。整个身体冒着火焰。神灵的右边是黑马，左边是黑狗，背后是黑豺，前面是黑人。头顶上盘旋着一只大鹏，他是黑宝帐护法派出的使者。

伴神有如下神灵：主神的左侧是蓝色的独髻母，具人形，呈怒相。她手持装满甘露的容器，置胸前。上身穿的丝衣由白丝制成，

---

① 该书页 122。

下身是虎皮围裙。她的头发只辫成一条发辫，从她的阴部涌出血海，从血中出现了吉祥天女欲界自在女神。自在女神是普通的四手黑蓝色身形，骑骡，舞剑，端头盖骨碗，持长矛和三叉戟。

从女神阴部还生出了另外两位神灵，夜叉和夜叉女。右边是黑夜叉，右手挥舞砍刀。左手掌上放上太阳骰子，穿人皮，戴金耳环。左边是黑罗刹女，右手持金剃毛刀，左手掌上放月亮（骰子），穿黑丝服装，梳红色的辫子。

最后生出的两位神灵和三位黑蓝色的布查（ཕུ་ཏྲ），两位布查兄弟和他们的妹妹。《宝生佛》首先提到的是布查那保（ཕུ་ཏྲ་ནག་པོ），他等同于图齐说的阎王玛茹巴门普布查（གཤིན་རྗེ་མ་རུངས་པ་མོན་བུ་ཕུ་ཏྲ）。在我们的这份文献中，布查被描绘如下：右手持马刀，左手捧装满脑浆血夜的头盖骨碗递向嘴边，身穿门查（མོན་ཏྲི）皮制成的“嘎厦”（ཀ་ཤ）①和黑丝服。下一位是巴查那保（ཧྲ་ཏྲ་ནག་པོ）——等同于图齐著作中引用的魔玛茹巴门普巴达（བདུད་མ་རུངས་པ་མོན་བུ་ཧྲ་ཏ）——巴查那保穿黑丝胸链和虎皮。他的右手持誓愿木，左手持递向嘴巴的人心。[51]

这份文献最后提到的是女神罗刹一辫女——与此女神对应的是图齐列出的门姆色吉普止玛（མོན་མོ་གསེར་གྱི་སྤུ་གྲི་མ“门女金毛刀女”）和隆多喇嘛② 列出的森姆查米玛（སྲིང་མོ་ཁྲག་མིག་མ“血眼妹”）——她右手持金剃毛刀，左手持肠子。这三位神灵、两位布查神和他们的妹妹都穿“门”地服装，据说他们都以怒相神出现，眼中喷血，嘴中喷出火焰。三位神灵的身体上都饰有人头，居于火焰的中央。

---

① 藏文ཀ་ཤ指“笑谑”，作者这里的ཀ་ཤ原意是指ཀ་ཤལ即“胸链”，是交叉系于肩头和腋下的珠宝璎珞和花环，如རིན་ཆེན་ཀ་ཤག珠宝璎珞。——译注

② 参考书目 70，叶 2b。

布查三兄妹有自己的伴神：右边是一百名武士，左边是一百名入籍比丘（དགེ་སློང་梵文 bhikṣu），后面是一百名巫师，手举橛（ཕུར་བུ་），前面是一百名黑女人。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如黑鸟、黑狗等。

除了上面的神灵类组外，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补充隆多喇嘛提到的一种称作十二护帐神的神灵。其中的八位我们刚才描述过，另外的四位兽头女神分别是狮面女、豹面女、人熊面女和熊面女。①

具橛足鹏翅宝帐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276a**）

这位宝帐护法一身黑蓝色，他的标志与饰物与我们前面叙述的宝帐兄妹护法的标志与饰物相同。从这位神灵的名称可以源发两种特征，即“燃烧金刚翅”和“刺向敌人心脏”的如橛般尖利的脚。

根据我的一位西藏资料提供人所说。宝帐护法的这种身形据说特别受到和田（khotan ལི་ཡུལ་）佛教徒的崇拜。

龙树宗执明妃宝帐护法（གུར་ཡུམ་ཅན་ཀླུ་སྒྲུབ་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279a**）

据说对这位护法的崇拜源于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Nālandā）。这位护法的标志饰物除了左臂中放置的三叉戟之外与我们描述的上一位护法神相同。执明妃宝帐护法被表现为与明妃做双修状。

沽羌鄂鲁（གུར་ཆང་རྔོག་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283a**）[52]

宝帐护法的这种形貌的崇拜是鄂译师②介绍进来的。作为宝

---

① 参考书目 70，叶 2b。

② 鄂译师（རྔོག་ལོ་ཙཱ་བ་）有师徒二人，称རྔོག་ལོ་ཡབ་སྲས་。有鄂・勒巴协绕（ལེགས་པའི་ཤེས་རབ་）和鄂・罗丹西绕（བློ་ལྡན་ཤེས་རབ་）叔侄二人做译师。叔叔勒巴协绕先从色尊（སེ་བཙུན་）学经，后与纳措译师（ནག་ཚོ་）同往迎阿底峡大师，拜阿底峡为师，曾译《中观心论法释》。1073 年建奈托寺（ནེའུ་ཐོག་），即后来著名的桑普寺（གསང་ཕུ་）。侄罗丹西绕（1059—1109）幼从勒巴协绕听阿底峡说法，先后在克什米尔学经十七年。译《量庄严论》等书，并校订旧译。鄂氏叔侄以讲授《量决定论》和《慈氏五论》为主，尤其侧重讲授因明，故桑普寺在长时期内成为研习因明学的中心。——译注

帐护法的沽羌鄂鲁被描绘成具有深蓝色人形的神,愤怒的脸上生有三只眼,血从他张开的嘴里滴下来,龇着清晰可见的獠牙。他的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站在尸体之上,佩怒相护法神的普通饰物。

下面五位大黑护法的身形在萨迦派的神系体系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骑虎大黑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286**b)

骑虎大黑护法被描绘成一位生有魁梧强壮躯体的黑色神,他的身色"如同劫尽时天空的黑云色一般。"他右手持旃檀木杖,左手端装满血液的头盖骨碗送向嘴边。他生有三只眼,龇露四根铜獠牙,面毛、眉毛和头发都如同火焰般生长。骑虎大黑护法穿九褶黑丝披风,系金腰带。

持梃护法嘎玛(མགོན་པོ་བེང་དཀར་མ《**宝生佛**》**卷二**,**叶 290**b)

在造像学文献中也称其为来丹那保斯梅吉普(ལེགས་ལྡན་ནག་པོ་ཉིད་མེད་ཀྱི་བུ"黑具善无世之子"),他一身深蓝色,生有三眼怒面,二手,右手持饰珠大旃檀木杖——其他的藏文文献提到"从大梃之顶冒出火焰,从大梃之尾端冒出水,从大梃的中央冒出正在作战的神和阿修罗(asuras)"。

持梃护法嘎玛左手持装满各种液体的铁容器送向嘴边。他身穿一种叫做"半月披风"的大氅,系金腰带,双脚穿高筒靴。他佩戴高等级怒相护法神佩戴的普通饰品,如五骷髅头骨冠、五十人头串成的花环等。①

① 关于持梃护法还可参看图齐《印度——西藏》卷四,一页 96。

持梃护法代玛（མགོན་པོ་བེང་གཏེར་མ་）《宝生佛》卷二，叶 293b）

这位护法神一身深蓝色，生有一面二手；左手挥舞大旃檀木杖梃，右手持据说是用罗刹女胫骨制成的长矛。衣服和饰物与持梃护法嘎玛的相同。据说持梃护法代玛的[53]伴神是七位玛姆。

大黑护法来丹切松（མགོན་པོ་ལེགས་ལྡན་མཆེ་གསུམ་《宝生佛》卷二，叶 296b）

大黑护法来丹切松（即“护法具善三齿”），据说居住在尸林中央。他一身黑蓝色，生有怒相面孔，三根獠牙。他右手挥舞大旃檀木梃杖，身穿黑丝法衣，系金腰带，脚蹬高筒靴，用蛇作为装饰，等等。

大黑护法阿木哈拉《宝生佛》卷二，叶 298b）

这位护法神还是一面二手，一身深蓝色。身穿黑丝披风，系金腰带，饰有蛇和珍宝。他的标志是旃檀木梃杖和装满血和内脏的头盖骨碗，头盖骨碗端在身体的左侧。他的靴子用铜制成，站在迅猛燃烧的火云之中。

阿木哈拉的伴神是来丹那保（ལེགས་ལྡན་ནག་པོ་），他站在尸体的身上；所持标志与主神的相同。他站在主神的右边。主神的左侧是深蓝色的班丹拉姆，她骑一头红色驴，身穿丝衣，用人皮做披风，额上饰有人骷髅头骨花冠。她的标志是剑和人头盖骨碗。在主神的右侧还站着五部空行母，左侧有四大王，东方有仙人贡都日卡（ཀུན་དུ་རི་ཀ་），后面有夜叉诺布桑保（ནོར་བུ་བཟང་པོ་）。此外，作为伴神出现的还有如下神性：罗刹女、玛姆、红赞、男骷髅鬼卒，穆魔，女魔和阎王。

大黑护法大神·威光尊者法(《宝生佛》卷二,叶 301a)

这位宗阿底峡(Atī śa)法①的护法神是噶当派一位重要的神灵;他也被称作来丹那保(ལེགས་ལྡན་ནག་པོ་),一身黑色,混有紫色斑点。脚穿高筒靴,身穿黑丝披风,系金腰带。他的标志是梃杖,持于右手;左手挥舞长矛。

这位护法仅有两名伴神:身后是红色的秘密空行母,手持karttrikā 和头盖骨碗;身前是班丹拉姆杰姆(དཔལ་ལྡན་ལྷ་མོ་རྒྱལ་མོ་)或幸福空行母,她一身紫色,右手持虎头,左手持一副骰子。

大黑护法止固巴吉(མགོན་པོ་ཕྱི་གུག་དཔའ་གཅིག《**宝生佛**》**卷二,叶 303**a)

大黑护法为黑色身形,生有一头二臂。他主要被萨迦派崇拜。他的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戴骷髅头骨花冠和人头花环,此外还有其他前面已经列举过的饰品。

西南护法止固玛保 (ལྷོ་ནུབ་མགོན་པོ་ཕྱི་གུག་དམར་པོ་ 《**宝生佛**》**卷二,叶 305**a)

这位护法神的崇拜据说是由阿底峡倡导的。止固玛保一身黑红色,右手持冒火砍刀,左手举装满血和心脏的头盖骨碗,同时挥

① 阿底峡(982—1054)意译殊胜,法名吉祥燃灯智(དཔལ་མར་མེ་མཛད་ཡེ་ཤེས་梵语 Dipa mkara śrij nāna),出生于东印度萨霍尔王室(今孟加拉国达卡地区)。对五明有较深造诣,曾任那烂陀寺、超岩寺主持。北宋宝元元年(1038)受阿里邦王绛曲沃之请入藏传法,译经授徒。著有《菩提道灯论》等五十余种论著和《医头术》等医学著作,对藏传佛教后宏期起过重大作用,成为噶当派的祖师。其所传医学八部对藏医学流派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在阿里居住三年,卫藏九年,卒于聂塘,终年七十三岁。因其一生对古代印度与我国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流有重大的贡献,藏族一般尊称为"尊者"。——译注

舞套住生障魔脖子的黑绳套。此神生有三眼，嘴里滴出鲜血，尖利的獠牙外露，头戴五骷髅头骨冠，额上饰有太阳和月亮。身穿虎皮围裙。

他的伴神有四位：右边是夜叉屠夫，一身紫黑色，生有山羊头，右手挥舞砍刀，左手举叛誓者的"命根"（སྲོག་རྩ་）递向嘴边。左边是一位女神，叫魔宁萨玛（Māraསྙིང་ཟ་མ་"食心女魔"），她一身红色，右手挥舞毒刀，左手握从佛法之敌的胸膛中掏出的心脏。背后是黑红色的曜魔，他生有罗刹的形貌。他的头和身体上布满了眼睛，持弓箭。在主神的前面居住着黑红色的三眼秘密空行母，她的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

护法希札（མགོན་པོ་བཞི་སྐྱ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308b）

这位护法神一身黑色；生有一面三眼，二手，持法剑和头盖骨碗。戴怒相护法神的普通饰物，站在一具尸体上。他的伴神由下列神灵组成：左边是蓝色身形的班丹拉姆，持砍刀和头盖骨碗，骑"罗刹驴"。主神的前边居住着黑紫色的业力护法，他居于"太阳莲花"之上，脚踏一具尸体。他的右手挥舞旃檀木梃杖——杖端冒出火，杖尾冒出水——左手捧装满甘露的铁碗。他身穿黑丝长袍，系金色腰带。主神的左边被紫色的独髻母占据，她的右手挥舞蝎子头剑，左[55]手持头盖骨碗，骑三腿骡。

师宗卡切班钦护法止固（མགོན་པོ་ཁྱི་ཀྱག་ཁ་ཆེ་པཎ་ཆེན་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312a）

这位师宗克什米尔班智达（kā smīra Pa ṇḍdita）①与上面描

① 卡切班钦即克什米尔学者，指克什米尔（迦湿弥罗）学者达瓦恩噶（ཁ་ཆེ་པཎ་ཆེན་ཟླ་བ་མངོན་དགའ་），生于西印度迦湿弥罗，自幼通学百科，尤精医术，对马鸣所著众多医学著作做了注疏，著《集要广注·词义月光》及《药名释词》等——译者。

还可参看罗列赫《青史》页 1062—1071，加尔各答 1953。——原注

述的那位大黑护法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他也是一身黑色，所持标志与所穿戴的服装、饰物与护法希札（མགོན་པོ་བཞི་སྦྱག）的完全相同。只是根据文献，这位护法神身材比较矮小。

大黑护法铜剑十七神之蔓地法（མགོན་པོ་ཟངས་གྲི་ཅན་བཅུ་བདུན་མ་གྱི་སྒྲུབ་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314a）

这位铜剑护法也叫班来丹那保钦保（དཔལ་ལེགས་ལྡན་ནག་པོ་ཆེན་པོ），他的形貌如同金刚罗刹的形貌。他的身色是"如同黑密陀僧石（དུང་བ་ནག་པོ"水银矿石"）一样黑"，拥有一万个太阳的光芒。这位护法神被描绘成生有——三眼头，血从他嘴里滴出来，黄红色的头发从根竖起。他的标志是一把砍刀和装满魔敌之血的头盖骨碗。他的服饰与佩物与上一位神灵相同，即骷髅头骨冠，虎皮制成的围裙等等。

八位淡蓝色的阎王魔和他们的属于玛姆系的八位黑色伴偶是铜剑护法的伴神。所有这十六名神灵皆被描绘成裸体，他们每人都持与坛城中主神相同的标志；他们的方位分配如下：

方　位	神　名	伴偶名
东	雅瓦帝（ཡ་བ་ཏི་）	普聂姆（ཕོ་ཉ་མོ་女使者）
南	法王	切瓦姆（མཆེ་བ་མོ་）
西	太巴（ཏེལ་པ་）	白君那姆（བེ་ཅོན་ནག་མོ་）
北	阿旺朗郭（ཨ་ཝ་གླང་མགོ་）	顿参玛（དུས་མཚན་མ་）
东南	热巴擦固（རལ་པ་ཚར་དགུ་）	夹居玛（ལྕགས་ཀྱུ་མ་）
西北	米巴（མིག་པ་）	协巴姆（ཞགས་པ་མོ་）
西南	恰桑（ཕྱ་སངས་）	夹仲玛（ལྕགས་སྒྲོག་མ་）
东北	米玛（མིག་དམར་）	珀巴姆（འབེབས་པ་མོ་）

我们再一次指出，这位护法神的伴神的方位旋转方式与我们在本书 46 页遵管译师大黑护法的伴神方位旋转方式相同，即与通行的佛教[56]旋转方式相反。

●

护法止固九神遵玛聂耶那法（མགོན་པོ་གྲི་གུག་ལྷ་དགུ་manyaja na'i 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318a）

头领是大黑护法的九位一组的神灵。头领具有人形，主要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他的上身穿人皮，下身穿虎皮围裙，站在放置于"太阳莲花"之上的尸体上。

在主神所居坛城的内圈的东方站着拉姆那姆（ལྷ་མོ་ནག་མོ་）；她的标志是三叉戟和头盖骨碗。主神的前面是黑红色的秘密业力护法，他生有渡鸦头，持砍刀和头盖骨碗；主神的右边是黑绿色的阎王，左边是渡鸦头魔护法，他们两位与前面提到的两位所持标志相同。坛城外圈的四方由四位怒相女神占据：

东　黑色大时母，骑骡，持剑和头盖骨碗

南　黑色的勇健时母，骑渡鸦；标志是砍刀和头盖骨碗

西　黑色的堡宅时母，坐骑是复活的死尸，挥舞金刚杵和橛。

北　黑色的康嘎嘎(kangkaka)，站在尸体之上，标志是三叉戟和头盖骨碗。

持铜剑黑披风大黑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321b）

这位持铜剑黑披风大黑护法又称"持铜剑业力护法"。他一身深蓝色。据说生有罗刹的形貌。他也是手持大黑护法的两种主要标志，头盖骨碗和大砍刀。脚踏褐色的高筒靴，九褶黑丝长裙，踩在被击败之敌的尸体之上。

持铜剑裸体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325**a)

这位裸体大黑护法与上述大黑护法所持的标志相同。他一身黑色，带有红色斑块。他的右眼如太阳，左眼如月亮，从他中央的“智慧眼”中喷出火焰。

集主狮座大黑护法(ཚོགས་བདག་མགོན་པོ་སེང་གེའི་གདན་ཅན《**宝生佛**》**卷二，叶 328**b)①

狮座大黑护法的名字表明此神骑着一头狮子，但是他的面孔是什么形状文献没有提及。狮座大[57]黑护法最初由萨迦派崇拜。他一身黑紫色，张着的大嘴露出四根尖锐的长牙，四只手分别持剑、三叉戟、“胜幢”和魔绳套。

在狮座护法的前方居住着他的明妃、绿色的起尸女。她披着松散的头发，吞吃右手举到嘴边的内脏，左手捧装满血液的头盖骨碗。狮座护法的右边出现的是白色的女使者，她一头黑褐色的头发，兵器是橛和红色绳套。狮座护法的后面是蓝绿色的嘎朵玛(བཀའ་སྡོད་མ)，她身穿人皮，挥舞旃檀木梃杖。狮座护法的左边是红色的阿旬玛(མངག་གཞུང་མ)，她生有苍鹫面孔，挥舞两具尸体：一具干尸做木梃杖，另一具是朱砂色的身体。

主神坛城的外圈有七位黑红色女神，她们都生有罗刹形貌，每位女神都持三叉戟和装满血的头盖骨碗。她们是：仓玛(ཚངས་མ)，旺姆(དབང་མོ)，旬奴玛(གཞོན་ནུ་མ)，拉钦玛(ལྷ་ཆེན་མ)、达朵玛(རྡོག་འདོད་མ)，甘羌玛(ཀན་བྱང་མ)和那钦玛(སྣ་ཆེན་མ)。坛

① 这位大黑护法和另外两位护法身形在彼得(Perer)《宝生佛》一书图版 5 中有描绘。

城的四大门由水晶、金、铜和绿松石制成，守护四门的是四位手持金刚和绳套的玛姆。

大神兄妹护法(《**宝生佛**》**卷二，叶 333**b)

一位非常罕见的黑紫色大黑护法身形，生有两面四手，骑“白蹄魔黑马”。他的一张面孔是生有水晶眼的狗面，另一张面孔是猪面。牙齿外龇，舌头伸出。他的标志是冒着毒烟的香炉、魔绳套、拘鬼牌和装满血的头盖骨碗。每张面孔都生有三只血眼，黑褐色的头发从根竖起。大神兄妹护法戴黑蛇头饰和黑丝头饰，此外还有五骷髅头骨冠。他的身上有五十颗人头组成的花环。身穿的黑丝披风有三褶，上面有“晦暗雍仲”(ཐུག་པ་གཡུང་དྲུང་)的万字符，用金色腰带系住。护法神在法衣外面还穿着熊皮和绿狮皮。脚用褐色靴子保护。从神灵的耳朵里传出一千只龙的吼声，从他喷气的黑鼻子吹出红色的风[58]，从他怒目而视的眼睛里冒出火焰。他的嘴里有血肉汇成的汹涌大海。从他身上的九处孔窍里冒出毒云。他的头冠上饰有太阳和月亮。

在大神兄妹护法的前面是黑色的一头四手的，以“念”界女王而知名的班丹拉姆。她的标志是人尸、嵌有蝎子头的箭、口吐珍珠雨的如意兽、装满鲜血的头盖骨碗。除此之外。她还持有一束兵器、一捆红带子、一条疫病口袋、一付骰子和一块魔拘鬼牌。从她的眼睛里落下血雨，从鼻子里喷出病雾，在她肚脐上落着太阳，头顶上躺着月亮。她骑一头红色的“罗刹驴”。

属于伴神的还有六位黑色的使者。她们都是与门域相关的女魔，因此被称作“门女六黑厦那(མོན་མོ་ཤུ་ན་ནག་མོ་དྲུག་)。她们的名字是：色米玛(གསེར་མིག་མ་“金眼女”)、翁米玛(དངུལ་མིག་མ་“银眼女”)、桑米玛(ཟངས་མིག་མ་“铜眼女”)、噶米玛(འཁར་མིག་མ་“青铜

眼女”)、玉米玛（གཡུ་མིག་མ“玉眼女”）和君米玛（མཆོང་མིག་མ“玛瑙眼女”）。这六位女神都生有狗头，裸体，身佩骨饰，头发后披散到脚踵，每位右手持刺向天空的金刚，左手挥舞黑绳套。她们的伴神是门域来的七位男子和七位妇女，还有众多的野兽相伴。

遵塔布法之大黑护法（མགོན་པོ་ཏ་ཀྲད་དྭགས་པོ་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341**b）

大黑护法的身形是一身黑色，一头两手，身穿黑丝法衣，脚蹬高筒靴，骑黑马。右手挥舞黑色战旗，①肩上扛一支三叉戟，左手持一颗掏出来的心脏递向嘴边。

遵尊者法骑狮护法（མགོན་པོ་ཏ་ཀྲད་སེང་ཞོན་ཇོ་བོའི་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343**a）

象神名指出的那样，崇拜这种身形的大黑护法是由尊者阿底峡倡导的。在宗教造像中他被描绘成骑狮护法神。他一身黑红色，手持旃檀木梃杖和掏出的心肺、敌魔的“命根”。穿[59]黑丝法衣，戴骷髅头冠，佩人头花环。

骑狮护法的伴神是黑色的业力大黑护法，骑黑色的马，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捧人心和魔毒蛇绳套。他占据的是主神右边的位置。主神左边是蓝色的怒相明妃起尸鬼，她身穿人皮和虎皮，标志是砍刀和人头盖骨碗。

属于伴神的还有七位黑色的雄性厉神，他们持各种兵器，穿门

① རུ“如”是吐蕃时代一种行政组织名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划分后藏为གཡས་རུ和རུ་ལག前藏为“དབུ་རུ和གཡོ་རུ，另将不属于前后藏的北部地方划为གསུམ་པའི་རུ，即著名的“五大如”，རུ་དར་即“如”所用的旗帜，其颜色和图案都有规定。后来རུ་དར་也泛指军旗、队旗、部落旗等等。——译注

域男子服饰；骑着鹏、猫、虎、天龙、毒蛇，黑风或水。紧跟他们的是七位雌性厉神，她们身穿门域女子装饰，每位都持金刚杵和绳套。

大黑魔护法止固查珠玛（མགོན་པོ་ཏྲ་ཀྵད་ཀྱི་ཤུག་ཐུག་སྒྲུབ་མ་《宝生佛》卷二，叶 347a）

一位黑色的神灵，具有人形，持砍刀和头盖骨碗。头发是黑色，用铁制成。他有两位伴神，黑色的业力护法，持三叉戟和带有黑魔绳套的人心，骑一匹黑马；另一位伴神是黑色的拉姆，她的标志是剑和头盖骨碗。——拉姆是大黑护法的另一身形，最初由两种不同的神灵结合而成。

大黑魔护法步行（མགོན་པོ་ཏྲ་ཀྵད་ཀང་ཐང་མ་《宝生佛》卷二，叶 349a）

这位步行护法生有一面二手，一身黑红色。手持旃檀杖，人心，穿黑丝衣，系金腰带，脚踏高筒靴，踩一具尸体。

他的伴神是七位门域黑女人，佩人骨饰，持大砍刀和头盖骨碗；还有七位身佩绳套和金刚杵的黑荡妇。

大黑魔护法中性神（མགོན་པོ་ཏྲ་ཀྵད་མ་ནིང་མ་《宝生佛》卷二，叶 352b）

这位中性神一身黑色，生有一面二手，他的标志是三叉戟、人心、黑色魔绳套。坐骑是一匹黑马。腰带上佩戴黑色的铁弓、大旃檀木杖。身右挂虎皮箭袋，身左挂豹皮弓袋。

这位大黑护法的明妃是多吉杰姆（རྡོ་རྗེ་remati），骑一头黑色的三腿骡；她的兵器是魔拘鬼牌和[60]疫病口袋。

大黑魔护法仲协巾（མགོན་པོ་ཏྲ་ཀྵད་འབྲོང་ཞལ་ཅན་《宝生佛》卷二，叶 355a）

这位大黑护法也叫业主仲协那保（ལས་མཁན་འབྲོང་ཞལ་ནག་པོ་），象他的名字中指出的，这位大黑护法的黑色身形生有野牦牛头。他的右手持冒火杖，左手持滴血的砍刀。这位野牦牛头大黑护法的服饰是系有金腰带的黑丝袍，骷髅头骨花冠，脚蹬高筒靴。身侧挂虎皮弓袋和豹皮弓袋，坐骑是白蹄黑骡。

大黑魔护法桑珠厦那协巾（མགོན་པོ་ཏྲཀྵད་གསང་སྒྲུབ་ཤྭ་ནའི་ཞལ་ཅན་《**宝生佛**》**卷二，叶 356**b）

一位狗面的黑红色大黑护法，面孔生有三只眼，两只手挥尖端有人头的三叉戟和人心。神灵呈立相，身穿人皮和虎皮。他的明妃是金眼母狗，带有六位女伴神，其中的四位我们前面已经列出，即玉米玛（གཡུ་མིག་མ་）、君米玛（མཆོང་མིག་མ་）、桑米玛（ཟངས་མིག་མ་）和噶米玛（འགས་མིག་མ་）。但是，要补充另外两个神 名"顿米玛"（དུང་མིག་མ་"海螺眼女"）和夹米玛（ལྕགས་མིག་མ་"铁眼女"）。她们都穿虎皮，佩骨饰，持金刚杵和绳套。

《宝生佛》下面又列出了九位一组的大黑护法，作为一类护法神，这些大黑护法的单个身形我们在上面已经列出过。除了最后一位以外，九位神灵中的八位都是四面神灵。①

四面吉祥 护法聂堆当遮瓦（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བསྙེན་དུས་དང་འབྲེལ་བ་《**宝生佛**》**卷二，叶 359**a）

这位四面护法的身体，中央的面孔及面孔以上的地方都是黑色，但他左右两边的面孔是黑绿色。聂堆当遮瓦生有四手，持嵌金

① 关于四头大黑护法还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89—590。

刚的祭祀用刀、装满血、敌人和生障魔心脏的头盖骨碗、冒火的剑，人骷髅念珠。四面中的每一付面孔都生有三只眼，嘴大张，尖利的牙齿外龇，穿虎皮围裙，戴珍宝，衣服上佩蛇饰，带铃的脚镯。

主神的右边居住着大明妃，黑色的雍姆(གཡུང་མོ་)；主神的左边是绿色的持业杜姆(ལས་མཛད་གཏུམ་མོ་)；前方的是大罗刹女；后面的是黑黄色的斯阿岭玛。这四位女神都裸着身子，没有戴任何饰物。据说她们都生有女使者魔的形貌，呈极其暴怒相。每位都生有三只眼睛，持砍刀和头盖骨碗。陪伴四位女使者的是“仅用一击就能杀死妖魔的”屠夫。还有能击退大群妖魔的密集军旅和厉神八部。

四面吉祥护法珠堆当遮瓦 (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སྒྲུབ་ཐུས་དང་འབྲེལ་བ《**宝生佛**》**卷二,叶 366a**)

大黑护法的一个黑色身形。他中央的暴怒面孔是黑色，嘴巴咬住一具尸体。右边的面孔是白色，呈大笑状。左边的面孔是白色，紧皱成暴怒状；最上面的面孔是烟色，龇露牙齿。四张面孔都生有三只眼。神灵的四手也分持如下物品：一把砍刀、一只头盖骨碗、一把冒火的剑、一串人骨念珠和一支三叉戟。在他的一处臂弯中放了一个装满甘露的金容器。他的服装和佩饰与聂堆当遮瓦相同，两神的伴神也完全相同。

四面行业护法 (ཞལ་བཞི་པ་ལས་སྒྲོར་མགོན་པོ་《**宝生佛**》**卷二,叶 372b**)

这位护法神四面的排列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四面神的排列法不同：有两个蓝色的头在右边，一个头叠在另一个头之上；另外两个绿色的头在左边也如法排列。四只手持砍刀、头盖骨碗、冒火剑和金容器。服装、佩饰和伴神都与前面的两位神灵相同。

四面吉祥护法嘎保次培（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དཀར་པོ་ཚེ་འཕེལ《宝生佛》卷二，叶 378a）

大黑护法的一个白色身形；中间的一面是白色，右面的是蓝色，左边的是红色，顶上的一面是烟色。此神的标志是装满甘露的容器、递向嘴边的头盖骨碗、砍刀和三叉戟。佩饰、服装和陪伴女神与前面的神灵再次相同，不同只是雍姆和她的伴神生有白色的身体，持装满甘露的容器和珍宝——这位大黑护法还有下面的五位护法身形最初都出自萨迦派，但到了后来，格鲁派也崇拜这些护法神了。[62]

四面吉祥护法色保诺培（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སེར་པོ་ནོར་འཕེལ་《宝生佛》卷二，叶 383 a）

一位护财宝的大黑护法，他的身体和中央的一面是黄色，右边的一面是白色，左边的一面是红色，顶上的一面是烟色。四只手持人骨念珠、装满珍宝的头盖骨碗、砍刀和盛有珍宝的容器。他身穿虎皮，戴有铃脚镯，宝石制成的饰物，等等。

作为他伴神的有女神雍姆，杜姆等等前面已提到的神灵，但作为此神伴神时她们的身体是坛城主神的黄色，标志是人骨念珠和头盖骨碗。

四面吉祥护法玛保旺堆（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དམར་པོ་དབང་སྡུད་《宝生佛》卷二，叶 388a）

这位护法的身体和中央的一面是红色，右边的一面是白色，左边的一面是蓝色，最上面的一面是烟色。上面一双手中的一只用铁钩从敌人身体中掏出心脏，另一只手扔出套住佛法之敌脖子的绳

套。下面的一双手持人骨念珠和装满青稞酒的容器。服装和佩饰与前面提到的神灵相同。前面提到的四位女神也作为玛保旺堆的伴神，只是她们都一身红色，持铁钩和绳套。

四面吉祥护法翁保聂卓（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སྦྱོན་པོ་ཉམས་གྲོལ་《**宝生佛**》**卷二，叶 393**b ）

这位大黑护法一身蓝色，中间的一面也是蓝色，右边的一面是白色，左边的一面是红色，顶头一面是烟色。四手持砍刀，头盖骨碗，剑和三叉戟。伴神也是四位蓝色的女神，她们的标志是剑和装满血的头盖骨碗。

四面吉祥护法顿念巾（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གདོན་གཉན་ཅན་《**宝生佛**》**卷二，叶 398**b）

大黑护法一个非常罕见的身形。身色和中间的面孔具有大黑护法的典型形貌，都是黑色。但文献补充说此神具有阎王一样的怒相。顿念巾的右侧是一个白象头，左边是一个公牛头，背后是一个蓝狮头。主头之外的三个头皆呈怒相，象头是"神怒相"，水牛头是"罗刹怒相"，狮头是"王系魔怒相"。[63]顿念巾的六只手持如下物品：砍刀、头盖骨碗、梃杖、战斧、绳套，一只手握遮住身体上半部的象皮铠甲一角。

作为顿念巾伴神的四位女神的分布和标志如下：右边是蓝色的杜姆，右手持头盖骨碗，左手挥舞黑丝旗帜。左边是红色的雍姆，持小链和绳套。前面是女神罗刹——文献没有提到她的标志和身色——背后是黑色的斯阿岭玛，持砍刀和头盖骨碗。

食肉狐头神（《宝生佛》卷二，叶 404a）

此神一身黑红色，生有三只冒火眼。他的标志是砍刀和一种叫做“罗刹头骨碗”的装满血的头盖骨碗。他身穿虎皮围裙，蛇织成的缨饰，肠子制成的腰带。从他的每根体毛中生出无数的食肉魔和夜狐。

《苏卡杰匝》提到了如下《宝生佛》没有列出的大黑护法的身形。

护法神岩大黑护法(叶 203a)

这位大黑护法一身黑红色，生有一面二手，额眉紧皱，三只眼怒视世界十方。神岩大黑护法龇露四颗牙齿，嘴大张，舌头如同闪电般速度伸缩，黄褐色头发从根竖起。他的右手持饰有珠宝的梃杖，用它击碎仇敌和生障魔的头颅。左手握敌人的心脏。头戴五骷髅头骨冠，佩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下身穿虎皮围 裙，外套一件黑丝披风。他呈站相，右脚屈起，左脚向外撇出。

主神的前面是“干事”门巴那保 (མོན་པ་ནག་པོ་)，一身黑蓝色，生有一面二手三眼，黄褐色头发从根竖起。他右手挥舞砍刀，左手捧装满敌人心脏的头盖骨碗正递向嘴边。

遵布顿派吉祥持梃红护法 (བུ་སྟོན་ལུགས་དཔལ་མགོན་བེང་དམར་ 叶 203b)

这位大黑护法身形的崇拜是由布顿①大师倡导的。持梃红护

① 布敦·仁钦竹 (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1290—1364)，有译“卜思端”者。生于后藏的ཤབ་སྨད་(夏麦)，是噶举派绰普译师 (ཁྲོ་ལོ་) 的三传弟子，纳唐版丹珠尔的编纂者，对西藏所传的密典重新做了分析鉴别和整理工作。并对许多显密经论做了注释。布顿全集共二十六函，二百余种。他住后藏夏鲁寺主持，传法多年，其子弟称夏鲁派，又名布顿派，宗喀巴曾从其弟子学习密法。《布敦 佛教史》(བུ་སྟོན་ཆོས་འབྱུང་)，全书木刻本(拉萨版)221 页，收在ཡ字函。122 页以前讲印度、尼泊尔佛教弘传的历史，122 叶以后讲藏族地区佛教弘传的历史，最后部分是纳唐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本书成书于 1322 年，是藏传佛教著名典籍之一。比书有中国藏学出版社藏文排印本和郭和卿先生翻译的汉泽本，称《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出版。——译注(关于布顿，可参看霍夫曼《苯教历史概要》页 239——原注)

法被描述成一位黑红色的神灵，拥有极怒相罗刹的形貌，生有一面二手，眼睛向外喷血，牙齿龇露，黄红色的头发从根竖起。右手持饰珠宝旃檀木梃杖，左手捧装满湿热的敌人心脏的铁容器。身穿四褶黑丝斗篷，系有金腰带。此外，他还穿虎皮围裙，高筒靴，骷髅花环和新剥下来的人头。

主神的前面是"干事"门巴那保，他右手持砍刀，左手握送向主神一侧的装满敌人心脏的头盖骨碗，身饰人骨饰物。

白护法（叶 203b）

"白护法"在这份文献 中也称"伏命主"（འཆི་བདག་འཇོམས་པ་），呈怒相，额头皱起，牙齿龇露，头发从根竖起。白护法生有四手：主右手持盛有能满足人们智慧和生命甘露的水晶容器，左手置于胸前，持盛满乱伦甘露的头盖骨碗。第二只右手持嵌金刚的砍刀，随时准备出击，将阎罗和魔砍成碎片，左手挥舞三叉戟。白护法的佩饰有平常的五颗人头花环、五骷髅头骨冠，等等。他的明妃是白色的智慧空行母，标志是一把砍刀和一只装满血的头骨碗。身上佩满珍宝和骨饰。

红护法（叶 227a）

一位大黑护法的红色身形，据说他的身色是红宝石色，两只右手护钩子和冒火砍刀，两只左手持头盖骨碗和三叉戟。[65]伴神是红色夜叉和夜叉女，他们每位都手持如意珠。

黄护法（叶 229b）

这位黄色四手大黑护法的标志是一颗宝石、一只装满珍宝的头盖骨碗、闪光剑和三叉戟。他的明妃是金色的智慧空行母，手持

容器和如意兽。

绿护法(叶 231b)

大黑护法的一个绿色四手身形,手持如下标志:用起尸鬼舌头做成的剑、头盖骨碗、“如同夜叉舌头的”砍刀和三叉戟。绿护法的伴神是鸦头大黑护法,在这里称为“夜叉鸦头”。

在遵管译师四手大黑护法的伴神中我们提到一位狮头夏萨那保(ཤ་ཟ་ནག་པོ་“黑食肉”)。这位神灵的另一个身形是所谓的“护地夏萨那保”(ཞིང་སྐྱོང་ཤ་ཟ་ནག་པོ་);然而,他经常被提到的称呼却是“狮面魔护”(བདུད་མགོན་སེང་གདོང་)。这位大黑护法的另外两个名字是“大护地神贡嘎旬奴”(ཞིང་སྐྱོང་ཆེན་པོ་ཀུན་དགའ་གཞོན་ནུ་)和“具誓黑护地”(དམ་ཅན་ཞིང་སྐྱོང་ནག་པོ་)。“狮面魔护”主要由宁玛派和噶玛派崇拜。虽然他属于大黑护法神系,甚至偶而被给予一个梵语名称 Mahākala-simhamukha 但人们还是认为“狮面魔护”是由魔和罗刹结合生出的神灵。他的身色据说“黑如乌云”。生有怒狮头,三只眼,嘴大张,可见尖锐的红牙齿和舌头,从口中传出雷声。他的右手持长矛,左手持放有“朵玛”(གཏོར་མ་)的头盖骨碗。身穿黑丝大披风,系珍珠腰带,上挂弓箭袋。陪伴“狮面魔护”的伴神,他的明妃魔女森顿玛(བདུད་མོ་སེང་གདོང་མ་“魔女狮面”)也叫“空行母之主贡达索决玛“(མཁའ་འགྲོ་གཙོ་མོ་ཀུན་བདག་སྲོག་གཅོད་མ་)。象她的名字指出的那样,森顿玛也生有狮面,身体红色,头发火焰色。除了虎皮围裙之外,女神赤裸着身子。她的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握人心,坐骑是一匹红马。

“狮面魔护”和他的明妃有八位助手陪伴,助手站在世界八方。助手中有几位世界护法神中的重要成员,这些成员我们在下面的

几章中要进行比较详尽的讨论。这些称作“具力使者八部”的八位伴神助手是如此分配世界八方的：

东——黑色的战神主金刚圣哲；[66]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著名的多吉来巴（རྡོ་རྗེ་ལེགས་པ“善金刚”）。骑褐色公山羊，标志是锤和吹火皮囊。

南——黑绿色的阎魔王，挥舞梃杖和肠织成的绳套，坐骑是蓝色的水牛。

西——九头黑龙魔，头顶盘旋着威猛八蛇，手持黑毒蛇绳套。

北——黑魔切瓦贡仁（བདུད་པོ་བྱེ་བ་ཀུང་རིང），挥舞剑，持绳套，坐骑是白蹄黑马。

东南——红色的赞护法耶秀玛保（བཙན་གྱི་མགོན་ཡམ་ཤུད་དམར་པོ）身穿红丝法衣，持红矛和绳套，骑红马。

西南——烟色罗刹王那热森哈（སྲིན་པོའི་རྒྱལ་ན་ར་སེང་ཧ）；右手持拘鬼牌，左手持钩，坐骑是一头带有红斑的驴。

西北——白梵天，戴白丝头饰，披白色披风。右手持砍刀，左手持飞幡，骑一匹白马。

东北——黑色的玛姆多吉帕朗（མ་མོ་རྡོ་རྗེ་བ་ལམ），她的身体很瘦，持剑和疫病口袋，骑黑骡。①

宁玛派和噶举派的著作提到了大黑护法的另外两种身形，然而，他们的形貌还不能确定：这两位护法是“世界护法”和齐吉贡保（ཁྱེས་ཀྱི་མགོན་པོ）。

在本书第一章列出的宁玛派著作，即藏文参考书目 **78** 提到一位叫做“吉祥黑金刚护法圆满”的大黑护法神，我们在结束本章对大黑护法各种身形的描述时再对他作一番描述。这位护法神一身

① 参考书目 153，叶 1b。

黑蓝色，右手持梃杖、金刚、钩子、魔剑和铃；左手持头盖骨碗、念珠、嵌有骷髅的梃杖、人心和毒蛇绳套。另外有两种标志著作没有提及。他身穿黑丝披风，系金腰带，戴骨饰。

主神的右边是黑蓝色的四头四手怒相神，称为“罗刹大咒师”，骑一条绿松石龙。[67]两只右手持梃杖和胜幢，两只左手持剑和绳套。主神的左边是女神英吉玛姆（དབྱིངས་ཀྱི་མ་མོ་），她一身黑紫色，生有三面、六手、四足。中央的一面是紫色，左边的一面是红色，右边的一面是白色。她的右手持金刚、小儿尸体和剑，左手持头盖骨碗、如意兽和铃。身上佩满了骨饰。

环绕上述三位神灵的有众多的神灵：“身之化身”骑虎（＝身之大黑护法），“语之化身”持大红梃杖（＝语之大黑护法红持梃），“意之化身”持砍刀（＝意之大黑护法持砍刀）；“功德之化身”骑狮（＝功德大黑护法黑具善）；黑色的怒相“业力之化身”等同于业力大黑魔护法。这五位化身合称为“身、语、意、功德、业力五部大黑护法”此外，还有渡鸦头和狮面的大黑护法、阎魔和夜叉索嘎王（གནོད་སྦྱིན་སོ་ཀrāja）；后面的一位是大黑护法的一名小伴神，一身黑色，手持丝旗和头盖骨碗。其他的伴神有黑红色的屠夫、七十五护法、三十厉神部主、咒师和守护四门的四大天王。

有一些上面没有列出的大黑护法的其他身形，我们至少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他们是萨热哈护法（ས་ར་ཧའི་མགོན་པོ་）；大密黑毒山四手吉祥护法，他的两位伴神是顿参玛（དུས་མཚན་མ་）和西闷蒂（Tsamunti ཙ་མུན་ཏི་）；野墓大黑护法双修；塔杰贡布（མཐར་བྱེད་མགོན་པོ་）和他的明妃“大购（物）女”（Mahaākrita）；噶举巴黑披风护法；贡保庆卡（མགོན་པོ་ཕྱིན་ཁ）和贡保萨丹（མགོན་པོ་གཟུགས་ལྡན་）。①

① 最后的两位大黑护法参看图齐《印度——西藏》卷三，2页93。

第四章

多闻子、丑身、宝藏神

主要被称多闻子、丑身和〔68〕宝藏神的神灵是最重要的复合佛教财神，这在以前发表的关于藏文造像学的著作中有广泛的论述。① 至于以上三位神灵身形在西藏佛教万神殿中所占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多闻子除了作为财神和库主之外，他还作为北方的护方神。丑身(kubera)的这个名称一般是与多闻子的仅作为财神的身形相联系，而不作为护方神。这个身形的藏文名字是ལུས་ངན་(丑身)或ཀུ་བེ་ར་(kubera)，kubera 此后用藏文字母拼写。丑身显然吸收了财神的形貌。财神本身是西藏的一种土著神灵。至于宝藏神没有对应的藏语名称，西方的出版物将他说成是一位本尊神；然而，这一说法被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否定了。多闻子和他的其他两位身形都被西藏人看作是第八等级的神灵。

根据藏文造像学著作《宝生佛》对多闻子、丑身和宝藏神的描述，其中列出了上述三神的如下声形：

大黄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82b)

多闻子的大黄多闻子身形身体是“如同纯金般的”黄色，从他

① 特别请看图齐《西藏画卷》卷二，571—577。

身上散发出一万道初升的阳光。他右手持饰有如意珠的胜幢，左手上卧了一只能吐宝的如意兽。与他作为财物分配者的地位相适应，大黄多闻子身穿华贵的飘动丝衣，戴珍宝头冠和饰品。在他的右肩上放了一只太阳骰子，左肩上放了一只月亮骰子，骑一头白狮。[69]

他的伴神我们要提到的有如下的神灵，他们都被描绘成身穿华贵铠甲的骑士（标志我们要在下面列出），所有的伴神左手皆持吐宝如意兽，合称为“八马主”（རྟ་བདག་བརྒྱད་）。他们的名称和传说中所据的方位如下：

方位	名　称	特　征
东	宝藏神	一身黄色，右手持珍宝。
南	康瓦桑布（གང་བ······བཟང་པོ་）	一身黄色，右手持装满珍宝的容器，据说他是江孜（རྒྱལ་རྩེ་）附近诺吉康桑山（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ཟང་）的山神。
西	诺布桑保（ནོར་བུ······བཟང་པོ་）	一身白色，右手持珍宝。
北	丑身	一身黑色，右手挥舞剑。
东南	羊达协（ཡང་དག་ཤེས་）	一身黄色、右手挥舞剑。
西南	戳聂（འཇོག་གནས་）	一身黑色，持珍宝制成的红矛。
西北	阿丹（ཨ་ཏེན་）	一身黄白色，右手持宫殿（ཁང་བརྩེགས་）
东北	赡部庆巴（ཛམ་བུ······འཁྱིལ་བ་）	一身白色，右手舞剑，左手持盾。

后面我们还要几次再列出上面这八名神灵的名字，但是其中大多数与这八名神灵的形貌不同。——此外，《宝生佛》还在陪伴大黄多闻子身形众多精怪伴神中间列出了一组称作二十八“代本”（སྡེ་དཔོན་）的神灵，他们都是黑红色，佩剑持盾；还有三十二位身穿

铠甲的黑绿色斗士，挥舞矛和剑。他们所有的神怪都在左臂上卧一只吐宝如意兽作为额外的标志。

骑蓝马持红矛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91**b）

北方护国天王的这种身形是以一位红色的披挂齐全的武士出现的。他生有忿怒面、三只眼。主要的标志是右手挥舞的饰有丝条的一支红色矛，他的左手托一只吐宝如意兽。[70]他的坐骑——如同名称中提及的——是一头蓝色马。

作为骑蓝马持红矛多闻子伴神的有如下神灵：东方是烟灰色的大上曜罗睺罗。他的身体的上半部是罗刹形，身体的下半部是蜷曲的蛇尾形。在他的九个头中最上的头是渡鸦头。所有的头和身体上布满了眼睛。他右手持“摩羯胜幢”，左手持蛇绳套。南方由财宝夜叉占领，西方由夜叉时母占领，北方是夜叉丑身。

作为这位主神伴神的还有坛城四大门的守护神，她们被描绘成凶暴女神，其名称和标志如下，标志：铁钩、绳套、铁链和铃。名称：东方居住的是白色的甲居玛（ལྕག་ཀྱུ་མ་），南方居住的是黄色的协巴玛（ཞགས་པ་མ་），西方居住的是红色的甲卓玛（ལྕགས་སྒྲོག་མ་），北大方则是由绿色女神止普玛（དྲིལ་བུ་མ་）守护。

持梃杖黄绿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96**b）

持梃杖黄绿多闻子被描绘成具有黄绿色人形的怒相神，右手持饰有珍宝的梃杖，左手托吐宝如意兽。身饰华丽的丝衣和珠宝，双腿呈入定姿势盘起，坐在一宝瓶之上。文献还提到他右肩上坐有太阳、左肩上坐有月亮。

这位多闻子身形的明妃是红色的白玛祖普玛（པདྨ་གཙུག་ཕུད་མ་“具莲花顶髻者”），她右手持珍珠，左手持宝瓶。下半身呈蛇尾蜷

曲状，头上盘旋七条恐怖的蛇。

舞师红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100b）

舞师红多闻子生有十六只手。右边的八手持如下标志：一面胜幢、一根梃杖、一把剑、一支箭、一支三叉戟、一把锤、一根香橼和一支红矛。左手持：一头吐宝如意兽，一根毒蛇绳套、一只法轮、一根金刚绳套、一张弓、一只宝瓶、一座山和一根嫩枝。

舞师红多闻子的伴神明妃又被称作白玛祖普玛（具莲花顶髻者），此外还有几位神灵作为伴神，其中的四位是大黄多闻子伴神中出现过的神灵，但这次的身形与上次所描述的不同；其他[71]的伴神是：赛尼玛拉嘎瓦（སྲིད་ཉི་མ་ལ་དགའ་བ་），一身白色，持珍宝；诺布桑保（ནོར་བུ་བཟང་པོ་）、一身白色，在这里他被描绘成生有绵羊头持胜幢的神灵；康瓦桑布（གང་བ་བཟང་པོ་），一身黄色，生有马头，持宝瓶；羊达协（ཡང་དག་ཤེས་），一身蓝色，生有雌鹿头，主要标志是珍宝；塞邦（སྲིད་སྒྲོང་），一身黄红色，生有山羊头，持刀（?）；最后是“大臣”杰瓦居乔（རྒྱལ་བ་ཁྲུ་མཆོག་），一身绿色，生有象头，持饭钵。

上语多闻子丑身（《宝生佛》卷二，叶 105a）

上语多闻子丑身一身红色，生有一头二手，双手持右旋白海螺吹奏。身饰丝衣和珍宝。他的伴神有八位夜叉和夜叉女，每位都吹奏海螺。

作怖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109a）

多闻子的这种身形被认为是黑色的，呈暴怒相，周围有火焰环绕，生有三眼面孔，两只手。右手挥舞金刚杖，上面缚有用印度贝拿勒斯（Benares）出产的布制成的丝条。左手置于胸前，捧黑色的佛

塔。左右两肩分别置有月亮和太阳。作怖多闻子上半身穿丝衣，系虎皮围腰。

作为主神伴神的有八大黑蓝色的龙，呈怒相，龙鳍皆持珍宝。

骑蓝马黑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112b）

骑蓝马黑多闻子被描绘成如下形貌：

“大王一身黑蓝色，生有一面二手，他的两只红色的圆睁的眼睛怒视仇敌和生障魔。牙齿龇露，眉宇怒皱。他的右手挥舞冒火剑，左手搭在肩上，握一支藏红花色的占卜神箭。他身穿黑丝大法袍，身穿红褐色的皮铠甲，头戴金顶铁头盔。面毛和眉毛如火焰般燃烧，脚蹬有绿[72]松石图案的皮靴。骑一匹天青石色的良马，备有镶嵌珠宝的鞍鞯。骑蓝马黑多闻子呈暴怒罗刹相，居于火云的中央。

“在位于四方的地方有四座湖：在东方湖的中央从字母 ཏཀ中出现了黑色的魔女九头阎王女（བདུད་མོ་གཉིན་རྗེ་མགོ་དགུ་），她右手持海螺大砍刀、左手持装满血的头盖骨碗。头戴饰有珠宝的五干骷髅头冠。身披白色披风，骑弯角野牛。在南方的湖的中央，从字母 རག中出现了黄色的魔女百手阎王女，她的五十只右手挥舞剑，五十只左手挥舞魔绳套。她上身穿人皮，下身穿虎皮，骑一头公牛。在西方的湖中央，从字母 ཤ་中出现了黑红色的魔女彭卓玛（བདུད་མོ་ཕུང་ཁྲོལ་མ་）。她右手挥铁钩，左手握仇敌人心。穿虎皮围裙，从她的嘴里射出“血棱”，骑一头黑色野牦牛。在北方湖的中央，从字母 ཧྲཱུྃ中出现了黑绿色的魔女索切玛（བདུད་མོ་གསོད་བྱེད་མ་）。她的五只右手持拘鬼牌，五只左手持缚有心肺的魔绳套。她上身穿人皮，下身穿熊皮，骑一头白鼻野驴。四魔女都佩有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和珍宝。每位都有成千上万（和主女神身色形貌一致）的女人陪伴。

“在法轮的四条车辐上面，西北方向从字母 ཧྲཱི中出现的是白色

的域廓松(ཡུལ་འཁོར་བསྲུང་"护周围地方"),持六弦琴,骑大象。西南方向从字母ཞེ་中出现的是蓝色的帕杰保(འཕགས་སྐྱེས་པོ་),持剑,骑公牛。西北方向,从字母ཞི 中出现的是红色的米米桑(མིག་མི་བཟང་),持蛇绳套、佛塔;骑摩羯。东北方向从字母ཞེ་中出现的是黑绿色的艾索保(ངལ་བསོས་པོ་),持杖、吐宝如意兽;骑狮。四神皆穿铠甲,呈怒相。"①

执命白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118b)

多闻子的这个身形被描绘成傲姿平和相,具白色人身,穿丝衣,饰珍宝。右手持铁钩、[73]左手持装满甘露的水晶瓶。

作为执命白多闻子伴神的还是大黄多闻子的八伴神,如宝藏神、康瓦桑布(གང་བ་བཟང་པོ་),诺布桑保(ནོར་བུ་བཟང་པོ་)等,这些神灵我们在描述大黄多闻子伴神时已经列举过了,但是在这里八神都是白色身形,穿白丝法衣,每位右手持铁钩,左手持宝瓶。

骑狮绿多闻子(《宝生佛》卷二,叶 123a)

骑狮绿多闻子的主要标志是一只饰有珍珠串的宝杖和在左臀部的吐宝如意兽。他的伴神是我们在大黄多闻子伴神中描述过的八位神灵。

四标志极密多闻子(རྟགས་ཐུགས་ཡང་གསང་ཕྱག་མཚན་བཞི་པ་《宝生佛》卷二,叶 126a))

四标志极密多闻子一身红色,生有一头二手。右手持虎头胜幢(སྟག་གི་རྒྱལ་མཚན་)和红色矛;左手持的标志是吐宝如意兽和铁钩。

① 参看书后原文引文 TEXT B。

伴神由如下神灵组成

东方——增禄天母(财流佛母)
南方——妙音天女
西方——护财天女
北方——颇罗哩(Bharali)

以上四位女神都是红色,佩有骨饰,每位右手持铁钩,左手持拂尘。此外,康瓦桑保,诺布康桑等伴神也都是红色。作为补充,他们除了持平常所持的标志之外,每位右手持一支红矛,左手持一把铁钩。

黄色宝藏神佐江(Jambhalaསེར་པོ་གཙོ་ཛང《宝生佛》卷二,叶 132a)

这位黄色身形的佐江生有一面二手,据说他的身色“如纯金(གསེར་)般黄”。他的右手呈赠物手印,右手掌上放一枝香橼。左手卧吐宝如意兽,从它嘴里吐出如意珠。佐江生有黑头发,戴珍宝头冠,穿漂动的杂色丝衣。脖颈上戴蓝莲花花环,脚踏[74]一座有绿宝石、红宝石和其他珍宝的宝库。

桑堆来穷喂甲色(གསང་འདུས་ལས་བྱུང་བའི་ཛམ་སེར“由集密生黄色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35b)

这是一位密宗身形的宝藏神。一身黑黄色,生有三面六手,上面的两只手拥抱明妃增禄天母。另外两只右手持柠檬果和剑,另外两只左手持吐宝如意兽和莲花。他的脖上戴有蓝莲花花环。

修习单身大威德所出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38b)

另一位密 宗概念的宝藏神。这位主神和他的伴神都以与明妃作双修状而出现。这些神灵和女神的搭配如下：

方位	神　名	明妃名
中央	宝藏神	增禄天母
东	诺布桑保	达协玛（ཟླ་ཤེལ་མ་）
南	康瓦桑布	施女
西	施财	善施女
北	多闻子	佛母
东南	吉里米里（ཀི་ལི་མི་ལི་）	热赛玛（རབ་བཟང་མ་）
西南	绛保庆巴（འཇམ་པོ་འཁྱིལ་པ་）	热贝玛（རབ་སྤྲས་མ་）
西北	协吉旺保（ཞལ་གྱི་དབང་པོ་）	神妇人
东北	决巴旺保（སྐྱོད་པའི་དབང་པོ་）	妙音天女

上面列出的所有神灵的身色都是金色，身上饰满珍宝。每位明妃都被描述成呈庄严坐姿，右手掌持柠檬果，左手托吐宝如意兽。每位明妃的右手做施与手印，左手持鼠耳。

遵迦湿弥罗班钦法之黑色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41**a）

这位神灵被描绘成一位矮人，除了几道“下等人穿的布条”之外裸露着身子。“他没扎耳环孔”，也没戴任何的饰物。生有三只眼，牙齿外龇。右手置于胸前，持装满血的头盖骨碗，左手托朝向身体左侧的吐宝如意兽，居于月亮莲花之上，脚踏“财主”。

遵阿底峡尊者法之白色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45a）[75]

一位怒相神，生有三眼面。右手挥舞三尖矛，左手持饰珠杖。身穿丝衣，佩珠宝，坐骑是绿松石龙，周围有火焰环绕。

他的伴神有如下空行母：

方位	名　称	形　貌
东	金刚空行母	一身蓝色。右手持金刚，左手持装满供品的宝瓶。
南	大宝空行母	一身黄色。右手持宝瓶，左手挥舞铁钩。
西	莲花空行母	一身红色。右手持莲花，左手持饰珠胜幢。
北	业力空行母	一身绿色。右手持交杵金刚左手托吐宝如意兽。

遵萨迦修命法红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49a）

此神生有三眼面二手，右手持珍宝，左手持如意吐宝兽、拥明妃臂。他的明妃名叫德结切玛（བདེ་རྒྱས་བྱེད་མ་），拥父体本尊，左手持装满甘露的头骨碗。

遵札巴翁协①法红宝藏神（གྲྭ་པ་མངོན་ཤེས་ལུགས་ཀྱི་ཛམྦྷལ་དམར་པོ་**《宝生佛》卷二，叶 152**a）

这是一位红色神灵，生有三面六手四脚，呈暴怒相，中央的红色面孔呈狂笑貌。右边的面孔是白色，左边的面孔是蓝色。上方和中间的右手持珍宝和铁钩，相应的左手持装满珍珠的头盖骨碗和绳套，最下面的一双手捧吐宝如意兽。脚踩两位吐宝的夜叉。

作为遵札巴翁协法红宝藏神伴神的有八大龙，还有女神作明佛母。后一位神灵被描绘成如下形貌：她的身体是红色，面孔呈傲

① 札巴翁协又称札巴翁协巾（གྲྭ་པ་མངོན་ཤེས་ཅན་），别名喜饶杰瓦（ཤེས་རབ་རྒྱལ་བ་），本名旺秋巴（དབང་ཕྱུག་འབར་）。公元 1012 年生于前藏约如地方（གཡོ་རུ་）。自幼入桑耶寺，依ཀླུ་མེས་弟子ཡམ་ཤུད་རྒྱལ་བ་འོད་出家，法名旺秋巴。从叔父学习显密佛经及医学。从帕当巴桑杰（ཕ་དམ་པ་སངས་རྒྱས་），学希杰（ཞི་བྱེད）法门。从卡什弥尔班钦（ཁ་ཆེ་པཎ་ཆེན་）学六加行等。生于"札"（གྲྭ་）故名གྲྭ་པ་，精མངོན་ཤེས་之法，故称"翁协"。公元 1038 年秋 1 月 15 日，从桑耶寺正殿宝瓶柱底下发现《医学四部》原本，抄写后仍置于原处。秘藏抄本一年，始交于雅隆格西·达玛札巴（ཡར་ལུང་གི་དགེ་བཤེས་དར་མ་གྲགས་པ་）。并在札囊倡建了札唐寺（གྲྭ་ཐང་）。著有《四论摄义》等书，卒年七十九。——译注

慢神情，装出假笑。她生有四手，上面的一双手正要射“蓝莲花箭”；下面的一双手持铁钩和绳套，上面都饰有蓝莲花。她的身上佩有骨饰和无数的珍宝。

遵时轮法绿宝藏神（《宝生佛》卷二，叶 **157**a）

他的身色是绿色或黄绿色，生有一张平和但呈傲慢相的面孔，他右手持柠檬果，左手托口吐宝石雨的吐宝如意兽。绿宝藏神的头发是黑色，头戴珍宝冠。他的其他的饰物是蓝莲花花环、珍宝、丝衣等。

他的伴神中的主要神灵是他的明妃，蓝色的女神增禄天母和另外四位居于四方的女神：

东方——达协玛
南方——施女
西方——善施女
北方——佛母

《宝生佛》接着列出了众多与多闻子——丑身——宝藏神有或多或少联系的一些较次要的神灵。这些神灵中有几位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为了方便藏文造像学文献的区分，我们在这里也一并述及。

夜叉诺布桑保（གནོད་སྦྱིན་ནོར་བུ་བཟང་པོ་《宝生佛》卷二，叶 **160**a）

夜叉诺布桑保一身黄色，骑一匹蓝色马。右手持冒火剑，左手托如意兽。

赛噶堪却（ཟླས་གར་མཁན་མཆོག་《宝生佛》卷二，叶 **161**a）

赛噶堪却的意思是"上等舞师子"。他生有三面：一面黄色，一面蓝色，一面白色，皆呈怒相，身色是红色。生有十六只手，右手的八手持如下物品：金刚、法轮、珍宝、莲花、剑、绳套、箭和战斧；左边八手所持的标志是：铃、三叉戟，吐宝如意兽，花饰、飞幡、头盖骨碗、弓和拂尘。这位神灵穿丝衣，系虎皮围腰，佩蛇和珍珠。

赛噶堪却的伴神有如下神灵：右边是梵天和罗睺，左边是大自在天和丑身。四位守护夜叉和四位居住在中空的罗刹。

赛杰瓦居却（སྲས་རྒྱལ་བ་ཀླུ་མཆོག་《宝生佛》卷二，叶 164a）

赛杰瓦居却(胜中尊王子)的身色据说如纯金般亮黄。他也被称做夜叉杰瓦穹乔（གནོད་སྦྱིན་རྒྱལ་བ་ཁྱུ་མཆོག་)，生有一面四手。上面的一双手捧装满珍珠的宝箱，下面的一双手持饰有如意宝的杖和吐宝兽。

拉姆班钦姆（ལྷ་མོ་དཔལ་ཆེན་མོ་《宝生佛》卷二，叶 164a）

一位绿色女神，呈微笑傲慢貌。右手持饰珠莲花，左手做护法手印。

从咒生神女增禄天母（གཟུངས་ལས་འབྱུང་བའི་ལྷ་མོ་ནོར་རྒྱུན་མ་《宝生佛》卷二，叶 167b）

从咒生神女增禄天母① 是增禄天母的一个黄色身形，生有一面二手。从她的右手掌上落下珠宝，左手持鼠耳。

牧牛增禄天母(《宝生佛》卷二，叶 176a)

---

① 一些宁玛派的著作提到了一位八增禄天母。

牧牛增禄天母一身黄色，所持标志与从咒生神女增禄天母所持相同。

动心增禄天母（ཡི་འཕྲོག་ནོར་རྒྱན་མ་**《宝生佛》卷二，叶 177**a）

增禄天母的红色身形，持铁钩和吐宝兽。

夜叉大臣驱魔金刚（**《宝生佛》卷二，叶 178**a）

这位神灵也称作代本驱魔金刚，一身黑色，呈怒相，右手持珍宝，左手持装满[78]珠宝的宝瓶。头戴珍宝冠，身穿金腰带黑丝法衣，佩人头花环等。此神居于烈焰的中央。

驱魔金刚的明妃是蓝色的多吉贡珠玛（རྡོ་རྗེ་ཀུན་འགྲུབ་མ་），她用右手给他的伴偶递送食物。左手持疫病口袋。身穿白丝衣，脖子上戴人骨花环。驱魔金刚的伴神还包括如下神灵：

方　位	神　名	形　　貌
东	财神	白色，穿白丝衣；手持珍宝和聚宝箱，脚踏男女食肉魔。
南	大黑护法	黑色，呈暴怒相，穿绿边黑丝法衣；用蛇和人头作为饰品，右手挥舞旃檀木，左手挥舞钩。脚踏男女阎王。
西	戳聂（འབྲོག་གནས）	红色。生有五头：中间的是狮头，右边的是马头和绵羊头，左边的是山羊头和猴子头。生有六手：第一双手持聚宝盒，第二双手持金轮和果实，第三双手持盛药宝瓶。脚踩男女的龙。

北	多闻子	绿色。戴头盔，执金马鞭和盛有药物和珠宝的盘。骑黄马，脚踩罗刹和罗刹女。

驱魔金刚的另外三种身形是在《宝生佛》叶 180a 中提及的。第一位是驱魔金刚的外修形貌，主要标志是饰珠杖。其次是驱魔金刚内修身形，一身黑蓝色，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持头盖骨碗；右腿屈起，左腿伸直；[79]双脚踩罗刹和罗刹女。第三是驱魔金刚的密修身形，被描绘成一位黑蓝色的神灵，生有黑、白、红三副面孔；三只右手持三叉戟，梃杖和剑，三只左手挥舞头盖骨碗，绳套和铁钩。

最后提到的是金刚驱魔的伴神是如下的罗刹：右边是黑色的诺保（རྣོན་པོ“锐利”），持战斧，剑、疫病口袋和绳套。左边出现的是黄红色的众威德，挥舞与右边罗刹诺保相同的标志，只是他所持的战斧上缚有黑丝旗帜。后边是黑红色尼玛米（ཉི་མའི་མིག་“太阳眼”），挥舞砍刀、绳套、疫病口袋、装满血的头盖骨碗。最后一位站在前面的是明妃多吉贡珠玛（རྡོ་རྗེ་ཀུན་འགྲུབ་མ་），她的形貌上面已经描述过了。

驱魔金刚有时也称作“罗睺罗之主”。他也被尊崇为“药神”，因为他与“药师佛”有密切关系。① 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162 所引文献称他是“药师佛的助手”，说他是一组作为药师佛伴神称作：“侍谕护法具誓大臣九部”（བཀའ་སྡོད་སྲུང་མ་ཞང་བློན་དམ་ཅན་སྡེ་དགུ་）神灵中的成员和统领。然而，在作为药师佛伴神的情况下，驱魔金刚描述的方式与上面提到的不同：他一身黑蓝色，生有一张三眼面，头发

① 关于药师和他的伴神参看 R・F・G・Müller，《Die Krankheits-und Heilgottheiten des Lamaismus》，Anthropos XXII，Posieux 1927，PP956—991。

从根竖起，头戴五骷髅头骨冠，龇露牙齿，脖颈上饰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右手挥舞饰珠大砍刀，左手执装满心脏的头盖骨碗。身穿黑丝披风，腰带上别旃檀木梃杖，坐骑是一匹白蹄黑马，居于燃烧的烈焰中央。“侍谕护法具誓大臣九部”的其他神灵都被描绘成火焰环绕的怒相神。他们在主四方及次四方的分配如下：

东　大明妃女王
南　大遍入罗睺
西　空行主姆杰姜玛（མཁའ་འགྲོའི་གཙོ་མོ་ཙེ་སྤྱང་མ་）
北　珊瑚色夜叉屠夫
东南　持断命砍刀誓愿神[80]
西南　黑红色罗刹威德
西北　烟色仙丁若散（ཤན་ དིང་རོ་ཟན་）
东北　具草乌色索达霍色（སྲོག་བདག་ཧོབ་སེ་）

红色驱魔金刚的第五种身形生有黑色发辫，穿黑丝衣，骑黑褐色骡，手持两种叫做“查通”（ཁྲག་ཐུན་）和“侬通”（ཉུངས་ཐུན་）的标志。

夜叉无敌（《宝生佛》卷二，叶 183b）

《宝生佛》又称他为大夜叉；他一身“白如雪山”。衣服也是白色的。右手持铁钩，左手持宝瓶。

《宝生佛》接着又列出了属于多闻子——丑身——宝藏神的几组神类。它是如此描述群主象鼻天（毗那夜迦）（ཚོགས་བདག་ Gaṇ

e sa）的三种身形的：

除暗障群主恰巴多吉（འབྱར་འགེགས་སེལ་བའི་ཚོགས་བདག་ཚགས་པ་རྡོ་རྗེ་《宝生佛》卷二，叶 185a）

恰巴多吉生有三面，中央的一面是象面，右边的一面是猫面，左边的一面是猴面。生有六手，持青稞酒瓮、珠宝、剑等。这位神灵和他的猴面明妃都被描绘成裸体。

遵阿底峡尊者法四手白象鼻天（ཚོགས་བདག་དཀར་པོ་ཕྱག་བཞི་པ་ཇོ་བོ་ལུགས་《宝生佛）卷二，叶 187a）

白象鼻天生有象头，持盾、念珠和吐宝如意兽、战斧。身穿虎皮，站在老鼠之上。

四手红象鼻天（ཚོགས་བདག་དམར་པོ་ཕྱག་བཞི་པ་《宝生佛》卷二，叶 188a）

四手红象鼻天被描绘成骑鼠神，持盾、战斧、海螺和念珠。

最后，属于多闻子——丑身——宝藏神系的还有另外三种神灵，我们这里也一并提及：

龙王索玛梅（ཀླུ་རྒྱལ་སོག་མ་མེད་《宝生佛》卷二，叶 189a）

龙王索玛梅头顶盘有七蛇。下身呈蜷曲蛇尾状，两手捧甘露宝瓶于胸前。他的伴神有他的儿子、明妃——不过，他的明妃没有按惯例[81]称作 ཡུམ་，而是称作“穹玛”（ཆུང་མ་）——和仆人六千名。

乌固玛三姊妹（དབྱུག་གུ་མ་སྤུན་གསུམ་“持短杖三姊妹”《宝生佛》卷二，

叶 190b）

三姊妹中中间的一位叫诺代玛翁姆（ནོར་སྦྱིན་མ་སྔོན་མོ་），即“蓝色施财女”；右边站立的他的姐姐叫廓代玛嘎姆（གོས་སྦྱིན་མ་དཀར་མོ་），即“白色赠衣女”；左边站立的女神叫萨代玛玛姆（ཟས་སྦྱིན་མ་དམར་མོ་），即“红色给食女”。三位女神皆右手持珠宝，左手举甘露宝瓶。

阔保贡提里（ཁོད་པོ་Kundhali《宝生佛》卷二，叶 191a）

“奴仆 Kundhali 是呈白色身形的罗刹，右手持钩，左手由鼻牵象。这位罗刹的画像偶然能在寺院靠近正门入口的殿墙上见到。

属于多闻子的伴神还有主要由宁玛派崇拜的夜叉财王。这位夜叉财王也被称作多吉琼杰（རྡོ་རྗེ་ཁྱུང་རྒྱལ་“金刚鹏王”），他被描绘成身穿熊皮披风的神灵；手持魔绳套和大砍刀，坐骑是长鼻象。

在大财主丑身的名称下的佛教财神也被苯教徒崇拜。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52 所引苯教文献将大财主丑身描绘成黑蓝色的怒相神，生有一头二手，穿金铠甲，戴金头盔，骑一匹白蹄黑马。

第五章

阎王及其相关的神灵

阎摩(Yama)是死者的判官,是那些为了赎前世所造[82]罪孽而脱生在寒热地狱中的众生有情之主,藏语通常称之为“阎王”,然而,这个名称也指那些能使人死亡的整个魔类。阎王还被称作“法王”,这个名称等同于梵语的 Dharmarāja,或者把这两个名字合在一起,称为“阎罗法王”(གཤིན་རྗེ་ཆོས་ཀྱི་རྒྱལ་པོ་)。据说他是处于第八位的神灵。阎王有各种身形,其中主要的身形是“外修”“内修”和“密修”,合称为“内外密三身形”。

阎王的外修身形被描绘成一身蓝色,生有公牛头,右手挥舞顶端有骷髅的梃杖,左手持绳套。他站在一头蓝色的公牛身上,公牛膝跪在一位女人的身上,通常,这种坐骑兽脚踩的是一位俯卧的男子,但一些我们看到的绘画和雕塑,按密宗的观念,无疑是实际上呈交合状态的女人和阎王的坐骑。然而,我还没有看到过以上述形貌表述的一份藏文造像学文献。阎王的左边通常是阎王的姐姐阎罗女(Yamī),她递给阎王一只装满血的头盖骨碗。隆多喇嘛将阎王的这种身形(Yamī)称作“法王外修女嘿顿巾”(ཆོས་རྒྱལ་ཕྱི་སྒྲུབ་མ་

ཉེའུ་གདོང་ཅན་)，他还提到八位女性和八位男性的阎王是他的伴神。①

阎王的内修身形也是黑蓝色，但是这次地狱之主却生有凶暴罗刹头，手持砍刀和头盖骨碗，脚踩一具尸体。根据隆多喇嘛所说，阎王内修身形的名字是囊珠森吉顿巾（ནང་སྒྲུབ་སྲིན་གི་གདོང་ཅན་）；在他的伴神中还有这位神灵的其他四个身形，分别是寂静阎王、增广阎王、[83]具力阎王和忿怒阎王。

阎王的密修身形生有公牛头，一身红色，踩着同样身色的一头公牛。他的标志是珍珠和头盖骨碗。

此外，还有一组四位成员的不同身色的阎王。他们都挥舞人头鼓和占卜箭。每位阎王都与四方中的一方相联：居于东方的阎王是白色，居于南方的阎王是黄色，居于西方的阎王是红色，居于北方的阎王是绿色（或蓝色）。

《宝生佛》描述了如下带有明妃和伴神的阎王身形：

法王深蓝业力阎王《宝生佛》卷二，叶 435b）

法王深蓝业力阎王等同于《苏卡杰匝》（叶 205）中提到的来辛巴吉（ལས་གཤིན་དཔའ་གཅིག་）。《宝生佛》将他描绘成一位具有"极恐怖形貌"的人；与前面提到的阎王外修身形相对应。他一身黑蓝色，生有公牛面孔。右手持骷髅梃杖，上面嵌有金刚装饰；左手做期克手印，挥舞黑绳套。这位神灵被描绘成裸体，阳物竖起，站在公牛背上。

这位阎王的左边站着黑色的明妃匝闷蒂（śakti Tsamundi）。

① 参考书目 70，叶 2a。

她的乳房干瘪，头发披散。身穿公牛皮和黑丝衣，她的标志是 triśūla 和头盖骨碗。陪伴法王和他的明妃的是八位神灵；前面的四位我们在讨论大黑护法持铜剑十七神的伴神时已经提到了：

神　　名	**标　　志**
耶婆底（ཡ་བ་ཏི་）	梃杖
恰桑（ཕྱ་སངས་）	法轮
米巴（དམིགས་པ་）	弗戈（གསལ་ཤིང་）①
热巴擦固（རལ་པ་ཚར་དགུ་）	短矛（མདུང་ཐུང་）
阎王使者	铁钩
魔绳套（དུས་ཀྱི་ཞགས་པ་）②	魔绳套
Yamadandi	梃杖
Yamadakṣdi	冒火牙

红业力阎王玛如载西果瓦（ལས་གཤིན་དམར་པོ་མ་རུ་རྩེ་བཞིས་སྐོར་བ་**《宝生佛》卷二，叶 440a**）[84]

一位红色的怒相阎王，持剑和风火轮（རླུང་གི་འཁོར་ལོ་འབར་བ་），穿人皮和虎皮，站在一头公牛身上。他的明妃是黑色的女神独髻母，身穿人皮，持铁钩和头盖骨碗。

玛如载西果瓦的伴神是四位红色的神灵，持快如剃毛刀般的大刀、绳套，骑一种叫做“色恰”（བསེ་བྱ་）的鸟。他们每位都与一种特定的魔类相关联；并按如下的方式居于四方：

东方——罗刹玛如载（སྲིན་པོ་མ་རུ་རྩེ་）
南方——阎王玛如载（གཤིན་རྗེ་མ་རུ་རྩེ་）
西方——魔玛如载（བདུད་པོ་མ་རུ་རྩེ་）

① 弗戈，贯穿人体肛门至顶门的利戈，古代酷刑之一。——译注
② 这里的 དུས་（时间）是 བདུད་（魔）之误笔。——译注

北方——夜叉玛如载（གནོད་སྦྱིན་མ་རུ་རྩེ་）

红业力阎王查垛（ལས་གཤིན་དམར་པོ་ཁྲག་མདོག་《宝生佛》卷二，叶443a）

象他的名字所指明的那样，这位阎王的身形是血红色。他右手持五叉金刚杵和人心，左手做期克手印，挥舞绳套。这位神灵仅穿一件虎皮围腰，其余裸着。他的左边是明妃黑红色的顿参玛（དུས་མཚན་མ་）；她的标志是剑和头盖骨碗，骑一头骡，脚踩红光形成的云朵。

业力阎王十三神

根据《苏卡杰匝》的描绘，十三神和女神的主神是阎王。他的身形与我们上面描述的法王深蓝业力阎王的相同，但是他们的伴神不同。

在主四方居住的有：

方位	神名	形貌	右手所持标志
东	耶婆底（ཡ་བ་ཏི་）	如同国王	梃杖
南	恰桑（ཕྱ་སངས་）	大臣	法轮
西	米巴（དམིགས་པ་）	将帅	三节棍
北	热巴擦固（རལ་པ་ཚར་དགུ་）	使者	短矛

这四位神灵都是黑蓝色，生有一头二手。每位右手所持的标志上面已经提到，左手所持的标志，文献中没有列出。[85]

在次四方居住着四位玛姆，呈怒相，一身黑红色，貌丑，每位左手持一副骰子。她们的名称和右手所持标志如下：

名　称　　　　　　　　　　标　志

	右手	左手
耶婆底母	铁钩	头盖骨碗
迦拉拨西 (ཀ་ལ་པ་ཥ)'	绳套	头盖骨碗
Yama ta ṣti	骷髅梃杖	头盖骨碗
Yama di ṣti	冒火齿	头盖骨碗

业力阎王

一位身色"如纯金般金黄"的阎王身形。生有长着天青石角的暴怒公牛头,火焰从牛角尖上冒出。他长着三只凶暴大眼,嘴大张,龇露着如同冰碴一样尖利的牙齿,额上饰有五骷髅头骨冠,脖子上挂着五十颗滴血人头串成的花环。他右手挥舞顶尖有骷髅的梃杖,左手持黑绳套,做期克手印,他的右腿弯曲——脚踩在一头白狮的头上——左腿向外伸开。①

关于阎王的各种伴神,我们还应该补充几句。作为阎王法王外修身形的伴神有十二位大玛姆。其中十一位的名字已由图齐列出:她们是阎王使者女、具时绳套女、阎王具誓黑色女 (གཤིན་རྗེ་དམ་སྲི་མ་ནག་མོ་),阎王护摩女 (གཤིན་རྗེ་སྲིག་མ་)、顿参玛、索玛 (གསོད་མ)、那姆 (ནག་མོ)、那珠 (ནམ་གྲུ)、夏嘎力 (ཤ་ག་ལི་)、辛杰派玛 (གཤིན་རྗེ་ཕེབས་མ་)和辛杰参姆 (གཤིན་རྗེ་མཚན་མོ་)。② 当我们把这份玛姆名单与本章提到的作为阎王伴神的神灵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86]有六位神名几乎是相同的。

阎王两位著名的伴神是尸陀林主,这是一对呈舞姿的骷髅。与

① 参考书目 82,叶 7a。
② 《西藏画卷》卷二,页 582。

尸陀林主相似的是白骷髅神，她的标志是一副交杵金刚和一只铃。① 阎王还有众多的红色雌鹿和生有猫头鹰头的精灵作为部下，据说他们都是阎王的化身，阎王派遣他们作为使者。阎王的各种身形、红色雌鹿头的使者和尸陀林主在西藏的宗教舞蹈“羌姆”(འཆམ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列举完阎王的较为著名的身形之后，《宝生佛》又提到了一组主要由宁玛派崇拜的护法神。这里所列出的神灵名称，第一和第三无疑是阎王的身形，而第二位护法神是与大黑护法有极密切关系的神灵。

尸陀林主姜察（དུར་ཁྲོད་བདག་པོ་ལྕམ་དྲལ་《宝生佛》卷二，叶 446b）

尸陀林主姜察也称，“勇士尸陀林主双修”都是这位神灵和他的妻子称呼的一般形式。不过，文献对他的明妃做了单独的描述，她是一位具有“狂怒形貌”的白骷髅。尸陀林主姜察生有三只眼睛，戴珠宝头饰，下身穿杂色丝衣。他的标志是骷髅梃杖和装满血的头盖骨碗。两位神灵皆居于烈焰中央，周围有无数的空行母环绕。

布查姜察（བུ་ཏྲ་ལྕམ་དྲལ་《宝生佛》卷二；叶 450a）

这位神灵的名称和形貌都暗示他与一组宝帐护法有联系，特别是与一组我们论述过的宝帐大黑护法八神的神灵有关。布查姜察一身黑色，因此他也被称作多吉那保(རྡོ་རྗེ་ནག་པོ“黑金刚”)。他右手举砍刀，左手置于胸前、持头盖骨碗。在他的前臂上搭一根神变杖，这是大黑护法的各种身形所持的典型标志，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① 参考书目 6，叶 37a。

了。布查姜察面孔上生有三眼，牙齿龇露，黄色的头发从根竖起。服装和饰品有，虎皮围腰，杂色[87]丝衣，骷髅头骨冠，五十颗人头串成的花环，骨饰和蛇。他的右边有一只黑鸟，左边跑着一只黑狗，背后跟的是一只豺，前面走着一位黑人，头顶盘旋着一只大鹏。

布查姜察的明妃是蓝色的独髻母，双手捧装满甘露的瓶。腰间系一块虎皮，穿白丝衣。

幼魔黑阎王（《宝生佛》卷二，叶 456b）

一位黑色的神，持穿有四颗人头的黑色三叉戟和滴血的人心，人心上有两条毒蛇正在吮吸。阎王呈舞姿站立，身穿黑丝衣，用蛇作系衣腰带。陪伴他的是烟灰色明妃拉姆普止玛（ལྷ་མོ་ཕྲུ་གྲི་མ་）。她被描绘成没有佩戴任何饰物的裸体女人，头发松散地披在身后。从她的嘴里喷出火焰，她双手令人战栗地高举，从手掌冒出火云，她呈蹲伏姿势面朝伴侣而坐。

嘎姆尼达姜察（དཀར་མོ་ཉི་ཟླ་ལྕམ་དྲལ་《宝生佛》卷二，叶 460a）

这位白色护法神的名字来源于他脖子上所戴的一只项圈，这个项圈由一千个太阳和月亮组成。他右手举须弥山。除了刚才提到的项圈外，护法神还佩九百九十九个日月交错串成的花环。嘎姆尼达姜察头戴上面有日月的骷髅头骨冠。身穿虎皮和白丝衣，身饰珍宝和蛇。

陪伴这位护法神的是叫做“魔王骷髅头骨鬘”的神灵。他一身黑色，骑魔黑马。他的名字的第二部分来源于他的主要标志：右手所持的骷髅头骨鬘”。

第六章

姊妹护法

姊妹护法或皮铠甲护法是出世间护法神之一，[88]但是他的许多特征更与那些据说仍然居住在世间的护法神相似，他还占据着战神的位置。① 的确，我们在西藏人中间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姊妹护法原本是世界护法神，只是在近代才升为出世间护法神。因此，我们再一次强调图齐所说的“因为在大量的古代仪轨文献中没有找到姊妹护法的踪迹，由此断定这位神灵是起源于晚近的神灵。② 根据格伦沃德尔(Grünwedel)③ 记叙的一则传说，皮铠甲护法曾试图阻止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1575 年的蒙古之行，但没有成功。据此判断，我们可以假定姊妹护法神的崇拜在西藏流行开来只是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此外，这则传说的内容还暗示皮铠甲护法是起源于佛教传入以前的蒙古的神灵，西藏人对皮铠甲护法的崇拜是在索南嘉措将这位被击败的佛法之敌收服为佛教的护法神之后。对姊妹护法的另外两个名字 བེག་ཙེ་或 བེག་ཙེ་ཅན་(“具铠甲皮衫

---

① 关于姊妹护法神姊，除了参看本书藏文参考书目所引述的文献外，还可参看 Tohoku 大学藏文佛教文献目录 5558/126、5625/19 和 6935 日本仙台 1953。(以后简称 Tohoku Catalogue)。

② 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94。

③ Grünwedel，Mythologie，P. 81。

者”)进行分析,这位神灵的外族来源就很明显,图齐最近已说明了这一点。①

然而,在另一方面,[89]参考贡乔丹白准美② (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ན་པའི་སྒྲོན་མེ་)全集所收放红血箭咒 (དམར་པོ་ཁྲག་མདའ་འཕེན་)提到一部论述为欢娱姊妹护法而举行仪式的文献,就是阿阇梨尼沃札巴(ācāryaཉི་འོད་གྲགས་པ་)发掘的“伏藏”;经过三代,这种咒术传到了著名的玛尔巴译师 (མར་པ་ལོ་ཙཱ་བ་)手中。③ 不过,这些“伏藏”很可能是玛尔巴译师所撰著的。

姊妹护法除了 ལྕམ་སྲིང་བེག་ཙེ་和 བེག་ཙེ་ཅན་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名称,如“白载姜柴”(བེག་ཙེ་ལྕམ་དྲལ་“皮铠甲兄妹”)、“战神大王姜柴”(དགྲ་ལྷ་རྒྱལ་པོའི་ལྕམ་དྲལ་)、“大修行骷髅鬼卒命主皮铠甲”和“夜叉修行鬼卒屠夫”。

在参考书目 34 所引文献叶 3b,称姊妹护法为“大夜叉”,而在同一文献的叶 4b 又称他为“护法厉神姊妹”;叶 9b 又以如下名称祈请此神:“印度战神”、“玛如载地方(མ་རུ་རྩེ་)护方神”、“和田护法神”和“大自在天驯服仆人”。此外,在这份文献的叶 10a,他又被称为众玛姆和众岩赞之主、鬼神八部和众夜叉之主、红赞群之主,众阎王之主、魔和罗刹征服者、仇敌和生障魔的屠夫、拿走即将伤害他人之人命息之神、瑜伽使者和佛法观者。

在藏语口语中,他还经常被称作“索达玛保”(སྲོག་བདག་དམར་པོ་“红命主”),这种称呼极容易产生极大的混淆,因为我们即将要论述的姊妹护法的主伴神和其他几位神灵,也叫做红命主。

---

① 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95。
② 参考书目 34。
③ 关于玛尔巴可参看 J · Bacot,《La vie de Marpa, le “traducteur”Buddhica》, VIJ, Paris1937。

根据关于姊妹护法传说中世系的故事，姊妹护法的父亲是夜叉桑吉热巴巾(གནོད་སྦྱིན་ཟངས་ཀྱི་རལ་པ་ཅན"夜叉具铜发辫者")，他的母亲是女神森姆查吉热巴巾(སྲིན་མོ་ཁྲག་གི་རལ་པ་ཅན"罗刹女具血发辫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儿子姊妹护法叫大夜叉桑吉白载巾(གནོད་སྦྱིན་ཆེན་པོ་ཟངས་ཀྱི་བེག་ཙེ་ཅན)。根据本书参考书目 34 所引文献叶 4b，据说姊妹护法居住的地方是铜山中央的血海。众多的人尸和马尸铺在那里，人血和马血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一个湖泊。[90]血海的周围环绕着围山，中央的山的顶峰有一座紫褐色的犀皮宫殿，带有玛瑙女儿墙和骷髅飞檐。

在其他的著作中，人们是祈请姊妹护法从他在位于东北方向玛如载(མ་རུ་རྩེ)的居地而来。此外，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62 所引文献叶 12a 把姊妹护法的居地描述成一座极端恐怖的尸林喷出的敌血和砍成碎块的肉和脑浆片铺满了尸林；焚烧人肉发出的烟雾形成的黑云在尸林上空聚集，复活的死尸在那里跳舞，他们凄厉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虎、豹、熊、野狗和其他丑陋、凶猛的野兽在尸林游荡；众多的夜叉和"四季罗刹和罗刹女"在尸林行走，寻找仇敌和生障魔。巨大的。恐怖的黑色尸林鸟在上空盘旋，皮隼、海螺隼和铁隼发出尖利的鸣叫，以喙啄食被击败的敌人的脑浆。此外，还有烟灰色的罗刹鸟，他们凄厉的笑声是佛法之敌的恶兆。

在这座宫殿的中央，有一处由马血和人血形成的波涛翻涌的湖。在湖的中央有一座红色的四角铜山，在铜山之顶，从太阳莲花之中出现了夜叉修行骷髅鬼卒(姊妹护法)他踩在人尸和马尸之上。身体是鲜红色，如同到玛瑙的颜色。四肢短粗，嘴大张，在嘴角冒出湿热的血泡。他的舌头向后卷起，龇露着铜獠牙，眉毛和面毛都是黄红色；它们如同陨石般发光，如闪电般的速度运动。姊妹护法的三只眼怒视佛法之敌。他的右手挥舞指向天空的闪光剑，用它

可以砍断仇敌和生障魔的命根子；他的左手将敌人黄红色的心脏递向嘴边，同时持一副弓箭。在他的左臂弯上搭了一条珊瑚口袋和一支矛，“矛如同罗刹之脚闪闪发光”，上面缚有飘动的黑红色丝旗。

姊妹护法身穿铜铠甲、红丝衣和褐色公山羊皮制成的披风，头戴放身光线的铜头盔，头盔上系一圈头饰。佩五十颗刚割下的人头串成的花圈。脚穿红皮高筒靴，整个身体由紫色火焰环绕。[91]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咒文，姊妹护法也可以描绘成野赞形貌，骑一匹马。

姊妹护法神的左边“太阳莲花”之上通常出现的是他的姐姐(སྲིང་མོ་)——同时还有他的明妃——玛吉斯贝拉姆顿玛玛(མ་གཅིག་སྲིད་པའི་ལྷ་མོ་གདོང་དམར་མ་)，也称作日贝拉姆顿玛玛(རིག་པའི་ལྷ་མོ་གདོང་དམར་མ་)，简称顿玛玛(གདོང་དམར་མ་“红面女”)。她生有罗刹女的形貌，一身黑蓝色如同乌云。多皱的面孔是红色，上面有火焰燃烧，她眉宇怒皱，嘴大张，舌头向后卷起。龇露能嚼碎尸体的四根尖利的海螺牙。她的眉毛是绿松石的，血目怒视她的敌人。红色的、火焰般的发辫挽成一个发髻，上面饰有海螺和一种叫做“青金石”的宝石。戴着金耳环。顿玛玛右手持一把锋利的铜剑指向佛法之敌，左手将陨铁橛刺向生障魔。女神双乳坦露，佩有头骨、新割下的头和骨饰。身穿人皮，骑一头食人黑熊。——根据图齐所引班钦喇嘛洛桑班丹丹白尼玛(པཎ་ཆེན་བླ་མ་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བསྟན་པའི་ཉི་མ་)所做的一份著作，① 她的坐骑是一头爪踩俯卧男子的母狮。

姊妹护法的右边是干事索达玛保(ལས་མཁན་སྲོག་བདག་དམར་པོ་“红命主”)，也叫做“红干事”，或者称他的全名，是“大干事，凶残命

① 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94—596。

主，大骷髅鬼卒，厉神之王”。他的嘴大张，龇露牙齿，吃敌人的红肉。身穿铠甲，戴头盔，右手持红矛，左手挥舞能如同箭般套住敌人的红赞绳套，骑一只狼。在本书参考书目48所引文献叶29b—31a对索达玛保红命主的描绘又略有不同。在48中他被描绘成[92]一位生有黑如乌云般皮革面孔的神。眉毛是绿松石的，牙齿由海螺做成，头发是火焰红色。他如同姊妹护法一样挥舞铜剑和刺向生障魔的铁橛，骑一只发疯的豺。不过，根据文献48叶10a，他也骑一只公山羊。

在姊妹护法伴神的内圈还有八位神灵，称作“舞剑八屠夫”，或称作“断命八骷髅鬼卒”。他们都被描绘成暴怒丑陋的红色男子，具有阎王的形貌。皆裸着身子，黑褐色的头发向后拖到地上，每个人阳物竖起。他们的右手持铜剑，左手持装满血的头盖骨碗，吞食敌人的血、肉和“生命之息”。八位神灵的名称的分布如下：

方　位	名　　称
东	米玛察玛 (མི་དམར་ཁྲ་མ་)
南	日资米玛(རི་ཙི་མི་དམར་)
西	戳帝米玛(ཏོ་ཏི/ཏྲི/མི་དམར་)
北	索达廓敖夏(སྲོག་བདག་ཀོ་འོ་ཤ/སྲོག་བདག་ཀོ་ཤ/སྲོག་བདག་ཀོ་ཤིང་)
东南	翁止米玛(འམ་གྲི་མི་དམར་)
西北	哈响米玛(ཧ/ཧམ/ཤང་མི་དམར/ཧ་ཤམ་མི་དམར་)
西南	若止米玛(རོ་གྲི་མི་དམར་)
东北	索达太巴(སྲོག་བདག་ཐལ་བ་)

作为姊妹护法神伴神的还有“二十一屠夫”。他们的身色都是红色，穿人皮和公牛皮，佩骷髅和人骨饰物。每位右手持指天的铜

剑，左手缠肠子。他们都可以夺走敌人的“生命之息”。二十一位神灵的名字是：

屠夫玛如载（གཤན་པ་མ་རུ་རྩེ་）①
命主魔子（断命魔子）（སྲོག་བདག་བདུད་ཀྱི་བུ/སྲོག་གཅོད་བདུད་ཀྱི་བུ་）
色魔乌如吉（བསེ་བདུད་ཧུ་རུ་ཀི/བསེ་བདུད་ཧུ་རུ་ཀིང་）
辛达塔（གཤིན་སྟག་འཐབ/གཤིན་རྗེ་ཐག་ཐབས་）
森保米仁（སྲིན་པོ་མི་རིང/སྲིན་པོ་མི་རིངས་）[93]
索保夏散（སོག་པོ་ཤ་ཟན་）
米玛厦巴（མི་དམར་གཤར་པ/མི་དམར་བཤན་པ་“红人屠夫”）
泰宁巴岱（ཐེབ་འཁྱིང་པ་རིག/ཐོ་བ་ཁྱིད་བདག་）
海螺金刚（དུང་གི་རྡོ་རྗེ་）
卓精旺堆（སྒྲོལ་གིང་དབང་སྡུ/སྒྲོལ་གིང་དབང་བསྡུད་）
精钦那尺（གིང་ཆེན་སྣ་ཁྲིད/ཀྱིང་ཆེན་སྣ་འཁྲིད་“大骷髅鬼卒牵鼻”）
多吉精钦（རྡོ་རྗེ་གིང་ཆེན/རྡོ་རྗེ་ཀྱིང་ཆེན་“金刚大骷髅鬼卒”）
命主拉李巴（སྲོག་བདག་ལ་ལི་པ/སྲོག་བདག་ལ་ལི་）
辛巴米散（གཤན་པ་མི་ཟན/བཤན་པ་མི་ཟན་“屠夫食人”）
大威德金刚（འཇིགས་བྱེད་རྡོ་རྗེ་）
秀卓蛟切（ཤུག་སྒྲོགས་མགྱོགས་བྱེད/ཤུགས་སྐལ（?）མགྱོགས་བྱེད་）
来聂当增（ལིགས་ཉེས་སྣངས་འཛིན་）
杜保夏散（བདུད་པོ་ཤ་ཟན་“食肉魔”）
虎头阎王（གཤིན་རྗེ་སྟག་མགོ་ཅན་）
辛巴固朵巾（གཤན་པ་གླུ་མདོག་ཅན/བཤན་པ་གླང་མགོ་ཅན་“牛头屠

① 这位神灵在格萨尔史诗中经常出现，常常译作“辛巴梅乳泽”。——译注

夫”)

据说二十一屠夫中的一些神在啃咬心、肺、或肝，另一些在吮吸心血和脑浆，嚼食含血的肉，啃咬骨头和脚，剥血淋淋的皮，把红肉铺开作卡垫。

陪伴姊妹护法的还有众多的其他神灵：生有金刚角的巨大野牦牛，它如同天龙般强壮，如同云朵般疾行；生有金眼和蓝宝石角的红绵羊；生有淡白嘴，戴白头冠的黑玛姆；生有孔雀石角的红公山羊；如风疾行的生有黄红鼻尖和飞鬃的红色良马；如鹏般盘旋的红赞鸟；生有罗刹形貌，如闪电般疾行的红色人；隼，墓鸟，罗刹鸟，雌鹿，虎，豹，褐色和黄色熊。

西藏一则流行的传说讲道，猫头鹰有时也作为姊妹护法的坐骑。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一般被看作是非常坏的恶兆。只有那些把姊妹护法奉为特别护身神的人，猫头鹰的叫声据说才是吉兆。

第七章

白哈尔及其伴神

根据格鲁派的观点，世间护法神中的主神是护法神白哈尔（པེ་ཧར་）。然而，在藏传佛教的其他一些教派，白哈尔有时为从属神。例如，宁玛派的僧人将最重要的护法神分成如下九组：[94]

1. 阴曜三神，包含护法天女、大曜遍入天—宁玛派将此神看作是居于世间的神—还有立誓善金刚（又称骑狮大护法）神，三神合称阴曜三神。

2. 第二组神是大自在天，东方护法神。这是一位源于印度的神，宁玛派将他视作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人们认为大自在天是一位财神。可是，大自在天又属于出世间护法神。

3. 女神尼玛旬奴（ཉི་མ་གཞོན་ནུ་）特别被大圆满派崇拜为强有力的护法神。人们把她描绘成一头、二手的白色人或黄褐色人。尼玛旬奴的标志是一支占卜箭和一个装满珠宝的平盘，她没有坐骑。

4. 接下来是念青唐拉，据说他是西藏崇拜的众多山神之中最重要的一位。

5. 以白哈尔为首，称作"五身"（སྐུ་ལྔ་）的一组神，在格鲁派中是占据首位的神灵，但在宁玛派那里，"五身"组的神仅处于第五位。对这种奇特的分类法做出的解释是，白哈尔及其伴神最初是源于

外国的神灵，虽然他们与念青唐拉和女神尼玛旬奴占据了同等的席位，但是，后面两位神灵还是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是纯粹的藏地土著神灵。

6. 罗刹载乌玛保（ཙའུ་དམར་པོ་），尽管他常带有“罗刹”的名称，但还是最重要的“赞”之一。[95]

7. 女神多吉玉仲玛和她的十一位伴神，合称为十二丹玛女神。一些西藏人把多吉玉仲玛作为十二女神的首领，其他一些人把十二女神的首领看作是女神多吉查玛杰。

8. 尸陀林主，作为阎罗伴属神，以一对男女髑髅之形出现。宁玛派和萨迦派都认为尸陀林主是比较重要的世间护法神。

9. 九组神中最后的一组由各种山神担任，其中由玛卿伯姆热和雅拉香波山神作为主神。

大圆满派虽然也明确地承认以上宁玛派的分类，但是他们也将几个特殊的保护神看作是专门保护大圆满派的教义和仪轨的。在这些护法神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是大圆满藏主、也称作大藏主雄翼力。这位护法神居住在位于东方的寺院中，一身蓝黑色，他的标志是一支金刚和一颗心，身穿杂色的披风。大藏主雄翼力的头饰是用各色丝绢缠成的发套，坐骑是白狮，指挥三百六十个使者，披挂铠甲的武士和大鬼。

关于白哈尔的造像和起源① 根据格鲁派的教义，这位世间护法神的头领就已经有若干不同的说法。② 这位最重要的护法神的形貌确实提出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已经被很圆满地解

---

① 关于白哈尔及其伴神的文献，除了本书藏文书目提及的以外，还可以参看 Tohoku Catalogue 目录中的 5625/18，5625/67，5625/69，5625/87，5816，6216，6217，和 6249。

② 参看拙作《西藏政府的宣谕神》，载《民族档案》，1948 年第 3 期，136—155 页，维也纳。



白哈尔

答了，另一些还有待解决。由于一些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吐蕃初期那种隐晦不清的历史之中，所以，有几个问题或许还不可能解决。我在这里要对时至今日已经出版的有关白哈尔及其伴神的所有材料进行详细的分析是不可能的。[96]因此，我们目前的研究应该限定在对已有结论的简短概括，然而，我们也要尽量提供一些有关这个引人注意问题的新材料，特别是关于白哈尔及其伴神造像方面的新材料。

白哈尔名称的拼法是不统一的，虽然本书中使用的名称写法(指 པེ་ཧར་)在藏文文献中也广泛使用，但这种护法神的名称还经常地写作白嘎尔(དཔེ་ཀར་ཝེ་དཀར་སྤེ་དཀད་དཔེ་དཀར་བེ་དཀར་)、白哈拉(དཔེ་ཧ་ལ或 པེ་ཧ་ལ་)。这位神灵还有其他一些名字，如护法神大王、大护法业主、财主大王—因白哈尔为桑耶寺之主，故称—白命主(སྲོག་བདག་དཀར་པོ་)。此外还称众男人之战神、三面伟男。根据参考书目 31fol. 4b 记当白哈尔以下面三种形式出现时就有三种不同的名称：作为王系魔时称作白嘎钦保(པེ་དཀར་ཆེན་པོ་)，作为法王时称作大战神，作为命主时称白梵天王(ཚངས་པ་དཀར་པོ་)。白哈尔有时也偶而称作具誓水晶白鬼(དམ་ཅན་ཤེལ་གིང་དཀར་པོ་)或战神大王乃穷(དགྲ་ལྷའི་རྒྱལ་པོ་གནས་ཆུང་)。他是众王系魔的首领，这类魔可分为两大组，大王系和小王系。每组有三百六十个成员。

依据苯波教徒的信仰，白哈尔有时被称作象雄护法神，根据苯波的教义，象雄是苯波教起源的地区之一。

白哈尔在各个地区为人所知种种名称在本书所附藏文引文 32fol. 3a 中提及；在印度语中白哈尔被称作水晶白鬼王，在空行母处称大王；在玛尔巴(མར་པ་)① 地方玛尔巴方言称雅邦察吉杰几保

① 显然是指玛域(མར་ཡུལ་)，关于这一名称，可参看图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 15 页。

(ཀ་ཡའ་སྤྱང་མཚམས་ཀྱི་སྐྱེས་གཅིག་པོ་)；在罗刹国称象王(གླང་གི་རྒྱལ་)；木雅人称他为月王(Rājā　ཟླ་བ་)；尼泊尔人据说称他为地王；据说汉人称他为冬王哈；霍尔人对他的称呼是白木鸟王。与此类似，在本书藏文引文第177①中宣称，在印度，白哈尔称战神一男，[97]在象雄，白哈尔以藏地九把木桶(གཙང་གི་ཁྱི་ལེ་ལག་དགུ་)而知名。莲花生称白哈尔为自在智慧护法，神称他为具螺髻梵天。

白哈尔被西藏佛教万神殿接纳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关于雪域之地何时开始崇拜白哈尔神，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显然缺乏根据的说法是，白哈尔最初居于孟加拉一传说中莲花生的出生地②一后由孟加拉赴西藏。另一份文献说，白哈尔由最初居住的孟加拉，将其法座移到了位于裕固 (ཡུ་གུར་) 境巴达霍尔 (Bhata-Hor) 的修习禅院。更有价值的资料说白哈尔在北木雅的神院，如同石泰安在他最近发表的有价值的关于木雅和西夏历史的著作中表述的那样。③ 在巴达霍尔，人们把白哈尔作为该霍尔部落的保护神，对巴达霍尔人来说，白哈尔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阳神南托嘎保(ཕོ་ལྷ་གནམ་ཐེབ་དཀར་པོ་)。有关这一名称，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白云天”(གནམ་ཐེབ་དཀར་པོ་)、“白天神”(གནམ་ལྷ་དཀར་པོ་)、南朵乌嘎保(གནམ་དེའུ་དཀར་པོ་)、南代嘎保(གནམ་ལྡེ་དཀར་པོ་)、南台嘎保(གནམ་ཐེལ་དཀར་པོ་)、南戴嘎保(གནམ་ཐེ་དཀར་པོ་)、南戴乌嘎保(གནམ་ཐེའུ་དཀར་པོ་)等。后面三个名称中的 ཐེ་ཐེའུ་指 ཐེའུ་རང，是西藏古代的一种精灵，我们将在本书中对它加以论述。

白哈尔神在大神南戴嘎保这一古代神形式的名称下直到现在

① 见该书 56—6a。

② 一般认为莲花生生于乌仗那，后赴孟加拉从巴尔巴哈蒂论师出家，故莲师生地为乌仗那。—译注

③ 石泰安《木雅和西夏》第 252 页。

仍然被作为一位地方保护神来崇拜，但是，这份记述这位神灵的文献没有明显地提到这位神灵南戴嘎保究竟护卫哪一块地方。①文献将大神描绘成带着怒笑的傲慢神灵，身体雪白，穿护胸甲，头戴用珠宝制成的头盔，穿长筒靴，手持战矛和占卜箭。陪伴他的是保护神柴贝代本杰钦索朗班（རིགས་པའི་སྡེ་དཔོན་རྒྱལ་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这位伴神一身火红色，穿人皮，戴红色头饰，持战矛，佩戴弓箭。他的明妃叫勉嘎顿玛（སྨན་དཀར་གདོང་མ་）。有时大神南戴嘎保也被描绘成穿一种带有蓝斑的、[98]叫作五彩锦缎的半月形披风的神灵，骑白马，挥舞水晶剑。苯教文献《十万净龙经》在188叶说到他是一位播病瘟之神。

南戴嘎保经常与另外两位神灵一起称呼。这两位神灵一位是黑地泰乌让（ས་ཐེ་(འ)ནག་པོ་）—即七头黑地泰乌让—另一位是中空花斑泰乌让（独脚鬼）。在苯教《十万净龙经》212叶b面也提到了这两位神分别称作巴提查沃（བར་ཐིལ་ཁྲ་བོ་）和萨提穆保（ས་ཐིལ་སྨུག་པོ་）。

以上的三分法与五世达赖编年史中记述的分类方法有某种相似，在编年史中（似指《西藏王臣记》）宣称裕固地方的王系魔有白、黑和黄色，其中之一——显然是指白魔—实际上是以白哈尔或白嘎尔的名称传入西藏的。② 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我听到一个口头传说讲道，不是白哈尔而是他的“主师”多吉查丹（金刚称护法多吉查丹的地位和造像将在后面论及）最初等同于称作南戴嘎保的古代神，或者说白哈尔和多吉查丹最初都是巴达霍尔的神灵，此后由巴达霍尔来到西藏。

① 藏文书目 56.
② 石泰安《木雅和西夏》249 页。

参考书目 32 第 2 叶 a 面提到了白哈尔父母的名字：他的父亲是（菩提）白天神—也称菩提天神或白天；他的母亲是持财龙女。可在参考书目 176 第 2 叶 b 面，其母的名字又写作秀姜杰姆（ཤུག་ཅུམ་རྒྱལ་མོ་），有关这一名词，图齐氏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作了解说。①在一份描绘施奉王系魔的“朵”的仪卷中还列出了另外两个名称。处于供品和俑像中央的这位王系魔，显然就是白哈尔自己，这一点可与本书 377 页的描述作比较，关于他传说中的父母，父亲被优雅地称为“尊敬的摩羯王”，母亲被称为“九头龙女”。② 然而，另一份描述施奉“王朵”供品的仪卷却记述白哈尔的父亲（有一个可选择的名称是水晶白鬼）被称作南吉玉恰嘎保钦保（གནམ་གྱི་ཡོ་ཆ་དཀར་པོ་ཆེན་པོ་），母亲称作玉衣勉几玛（གཡུའི་སྨན་གཅིག་མ་）。③(99)

根据西藏人的观念，白哈尔所占据的位置在各个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如下所述：起初，白哈尔居于蓝天之上，其时，他是梵天，称“具海螺发髻者”，是三十三天神之主；中劫，他居于霍尔地方，称“水晶白鬼”，主持巴达霍尔的禅院，被尊称为戴有特征皮帽者；最后，白哈尔来到藏境，居于桑耶寺，从此统治全藏。

本书所附引文 176、2 叶 b 面有一个与上述说法相似的解释：白天与女神秀姜杰姆结合生了一个儿子名白帝释天（བརྒྱ་བྱིན་དཀར་པོ་），白帝释天来到东方霍尔域，在霍尔地方成为白天神。在住进巴达霍尔的禅院之后，他又称为白命主。末劫时，赤松德赞法王和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红岩之上建了众多的佛龛和佛塔，白哈尔在巴达霍尔的禅院被人占据之后，又成了桑耶寺寺产经文的守护者，居于白嘎岭（དཔེ་ཀར་གླིང་）的东北方。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736 页。
② 参考书目 127。
③ 参考书目 177、5 叶 a.

我们在这里再列举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说白哈尔原是梵天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根据他曾被称作帝释天的事实，认为白哈尔就是帝释天。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白帝释或白帝释天，三位一组的神灵，其他两位是中空花帝释天和黑地帝释。[100]因此，我们在此处又一次发现了我们已经论述过的三位一组的神灵，另有一份文献，甚至提到了九位帝释一组的神。当我们现在描述白哈尔各种不同的伴神和化身时，我们应该再一次列出这位帝释的名称。在有的地方，藏文"帝释"(བརྒྱ་བྱིན་)意为"百给者"，可以理解为梵语 Indra satakratu；① 虽然 Indra 这一名称在藏文的文献中经常等同于 བརྒྱ་བྱིན་，但要将白哈尔这一特定的变化形确定为印度的 Indra，我还很犹豫。我们似乎要区分的是上面提到的可能是西藏古代神灵的一组神与印度帝释天神之间的差别，因为他们都使用同样的名称。对我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如同以前遇到的其他类似情况，一个古老的藏语名称已经被由于佛教而传入的印度神的名称所替换。早期的一些翻译家，当他们为源于印度的一些神灵选择译名时，有时就使用现成的属于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土著万神殿中的神灵的藏语名称，这是极为可能的。

白哈尔从巴达霍尔到卫藏最古老的寺院桑耶寺的迁移以及白哈尔到雪域之地的第一个居处，藏文文献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作了阐述。其中有一份文献说，桑耶寺建成之后，莲花生大师决定指定一位神灵作为桑耶寺的守护神，他先找到了龙王苏普阿巴(ཟུར་ཕུད་

① 霍夫曼《苯教历史及教义概论》163 页，乔玛《梵藏英词汇》载《孟加拉亚洲学会简报》四卷 2 号，161 页记 མཆོད་སྦྱིན་བརྒྱ་པ＝Satakratuh。

ལྔ་པ་具五髻者)①——极可能与山神念青唐拉为同一神——但苏普阿巴拒绝接受这一神位。此后，莲花生又根据苏普阿巴的建议，带人到霍尔(或木雅)，请回了一位神灵，从那时起称作白哈尔。②

有关这一传说还有更详细的材料。图齐氏③ 讲道，[101]有传说将白哈尔与多闻天王和他的八位伴神，八马主(རྟ་བདག་བརྒྱད་)相联。传说宣称多闻天王曾支持缪如赞普(མུ་རུག་བཙན་པོ་)④与有白哈尔帮助的汉人、霍尔人和朱古人作战，在与其一的军队的作战过程中，白哈尔战败，为了逃脱，他将自己变成了一只秃鹫，但被多闻天

---

① 龙王苏普阿巴一名出现于苯教文献《十万净龙经》73叶b面。这本经还提到了其他的龙王，每位龙王都有独具特色的发髻。在58a—59a列出了八种龙王：

② 石泰安《木雅与西夏》249页。

方位	身色	发髻
东	白	一海螺发髻
南	蓝	二绿松石发髻
西	红	三铜发髻
北	绿	四红绿宝石发髻
东北	红	五珊瑚发髻
东南	铁褐	六铁发髻
西南	淡蓝	七珍珠发髻
西北	五彩宝石色	八猫眼石发髻

③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734页。

④ 同上735、742页(注6)。

王手下一位夜叉用箭射中，后被押至桑耶寺。以上所记不是传说中白哈尔变鸟的唯一例证，因为另有一次据说他变成了白鸽。根据图齐氏所引的材料，上述关于白哈尔进藏的故事在“姜”(འཇང་)域很流行。对此，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补充，根据藏人的民间信仰，白哈尔有一个时期曾但任纳西丽江王的个人保护神，后被传说中的岭格萨尔王击败。① 为了不使白哈尔回忆起曾被击败的不愉快经历，于是就禁止在白哈尔现今的主要居处乃穷寺演唱格萨尔史诗，在哲蚌寺的附近也不准演唱。这与瓦德尔所记的事实不同，② 虽然瓦德尔也认为有禁唱格萨尔的忌讳，但是后者认为，当白哈尔作为“突厥”部落的神灵时曾被格萨尔降服，有此旧怨，故禁唱格萨尔。在这里，还应该提到格萨尔“门岭之战”的一部，讲的是岭·格萨尔王与门辛赤王战斗的故事，其中也叙述了另一位王室保护神被格萨尔击败的事实。这位门辛赤王的个人保护神是一位泰乌让(独脚鬼)——我们可以回忆南戴嘎保的原始形貌，白哈尔就是此类魔之一——名叫独脚泰乌让。据说独脚泰乌让为了击败主人的仇敌，用各种恐怖的幻影来恐吓敌手，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格萨尔降服。根据西藏人的信仰，这位独脚鬼泰乌让也正是白哈自己。③

图齐在他的震世巨著《西藏画卷》还列举了白哈尔到西藏的另一种说法：④ 莲花生大师为了使白哈尔离开其居地前往西藏，以各种神变法力制服了白哈尔。降服之后，白哈尔骑了一只镶嵌珍珠的木鸟，在众多天神的陪伴下来到了雪域之地。[102]在白哈尔得到了

① 关于《格萨尔》可参看罗列赫《岭·格萨尔史诗》一文，见 JASBVIII/7 加尔各答，1942. 277—311 页。

②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伦敦，1895 年，478 页。

③ 可与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719 所记比较。

④ 《西藏画卷》第二卷 643 页。

他的所司神职之后，莲花生大师在他头顶的冠盖上放置了一把金刚杵，从而使莲花生成了佛教的护法神。我从西藏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唯一的区别是传说声称，白哈尔及其伴神最初是由马头金刚降服，后来被莲花生再次降服，并使其立誓佑护藏传佛法。

根据另一份传说，白哈尔到西藏是在听了从西藏到巴达霍尔使臣的报告，去西藏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尊绿松石雕像。①

关于白哈尔的来源和他在桑耶寺的情况，有一份非常有趣的解释，这份文献书后所附藏文参考书目 100 第十三叶 a 面。根据这份文献白哈尔原叫比哈尔王(བི་ཧར་རྒྱལ་པོ་)，出生在一只蛋中，这只蛋是由居住在玛旁雍错湖的一位白色龙女所生的十三只蛋之一。其时，白哈尔已取得了人身，但仍是鹏首。后来，他来到巴达霍尔住下，又到了桑耶，称寺主大王比哈拉，成为桑耶圣寺及寺产的守护者。

有关白哈尔到西藏的解释，还值得一提是收在那塘版甘珠尔的介绍导文中，这一段文字已由托马斯译成英文。② 甘珠尔导文中说，巴达霍尔的禅院被藏军捣毁之后，白哈尔——或者说是居住在禅院的白哈尔的代言神巫——被藏军俘获后带回西藏，他们还拿走了作为禅院寺产一部分的大量圣物。

藏文文献特别提到了奇妙的绿松石像、水晶狮、木乌和犀皮面具是保存在巴达霍尔白哈尔居地的物品。③ 更令人惊奇的是，根据从“噶厦”官员那里得到的消息，据称从巴达霍尔带到桑耶寺的一些寺产至今仍保存在桑耶寺中。至于那些雕像，是与桑耶寺早期白哈尔崇拜所用的法器，如玉盆(གཡུའི་གཞོང་པ་)，珊瑚树[103]等一起存

① 石泰安《木雅与西夏》249 页。
② 托马斯《西藏文献》300 页。
③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643 页。

放在一间叫作白哈尔岭或白嘎岭的密室内。这间密室是以前贮存寺内宝物之处，在过去，据说白哈尔作为寺主大王就住在这里履行他的职责，守护寺产。今天，存放在这里的物品已被“噶厦”封存，要得到允许看到它们是很不容易的。

称作犀皮面具(或称漆布面具)的古代面具，① 在西藏人中间还称“斯巴穆群”(སྲིད་པའི་སྨུག་ཆུང་)或紫犀皮面具，现在存放在桑耶寺叫做载乌玛角乌康(ཙའུ་དམར་ལྕོག་དབུག་ཁང་)的密室内。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有关载乌玛角乌康的传说，现在我们还是来说存于护法神殿(即崇拜护法神的大殿)的这个面具，这个护法神殿叫载乌玛护法神殿，位于主殿的下层，大量的代表各种护法神面目的古老面具都存放在这里。大部分的面具都绑在作为顶棚一部分的檩子上，可是，斯巴穆群面具却单另用布包裹，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箱上有锁，还有“噶厦”的封条。直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僧俗高官得以允许见到这个神圣的面具。据说最后一次打开这个神秘的箱子是在热振仁波且②，一位命运多舛的藏政府前摄政王视察桑耶寺的时候。那一天，箱子没锁，而且面具在用哈达包裹之后放在摄政王及其同僚的面前。看到过面具的一位官员日后给我作了描述：斯巴穆群犀皮面具与喇嘛在宗教舞蹈中使用的面具大小相仿，只是外表显得特别破旧，表现的是怒相魔的面孔，三只眼，张得很大的嘴巴。给我提供资料的人对面具的印象是，面具是布条做成的，在布条上涂了胶然后挤压成型，这也是西藏人制作面具的一种技艺。他的说法显然[104]与文献所记的面具是犀皮所制的说法相矛盾。另一方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742 页注 64 却提到这个面具是夜叉载玛的面具。

② 关于导致热振王死亡的事件，可以参看：

A·de 木考尔特，《失去的世界：西藏，中亚的关键》伦敦 1950。另见 H·哈勒《在西藏的七年》维也纳，1952。

面，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声称这个面具是用凝固的血块压成的。据说犀皮面具所拥有的巨大的法力可以使面具的面孔复活，面具上的眼珠在不断地转动，血从脸上滴下来。此外，我还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存放在载乌玛角乌康的面具现已不再是从巴达霍尔带来的那个面具，而是在根敦珠巴（1391—1474）年间制成的仿制品。

人们认定白哈尔在桑耶寺度过了七百年，到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时期移到了哲蚌寺附近的乃穷寺，即他现在的居处。关于白哈尔移到乃穷寺的路线和方式在一份传说中有解释，这个传说还有几种不同的变体。其中一些早已被发表，我们在这里再列举其中的四种，这四种直到目前为止还未见记录，与以前发表的解释也略有差异。

据说白哈尔在桑耶寺度过了七百年后搬到了蔡公堂①，简称公堂寺。是由宁玛派所建，位于拉萨以东一驿半远的拉萨河② 岸。在蔡公堂期间，白哈尔与该寺名叫相喇嘛（བླ་མ་ཞང་）的主持发生争吵。据《世界广说》记，相喇嘛又称喇嘛相蔡瓦（བླ་མ་ཞང་ཚལ་པ་）。因有一些摩擦，这位主持早就对护法神白哈尔有很深的成见。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相喇嘛主持下建新寺时，相喇嘛命令在内壁设计壁画的工匠，不要画白哈尔的画像。白哈尔对这种侮辱异常愤怒，决定给予报复，他变成了一个小男孩，③ 以乐于助人的姿态在工匠们绘制壁画时作帮手。工匠们非常喜欢这个小帮手，在壁画[105]快完成的时候，他们问孩子能用什么方式报答他的帮助，孩子回答，他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要工匠们在殿壁上任何一处画一只手持正

① 《如意宝树》，加尔各答，1908 年版 309 页（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652 页）提到蔡公堂是由香地的尊札（བརྩོན་གྲགས）所建。

② 关于河名的拼法见图齐《江孜古歌》第 45 页；《如意宝树》312 页将拉萨河（吉曲）拼为：སྐྱིད་ཆུ。

③ 白哈尔变人身的故事在罗列赫译《青史》第一卷 80 页提及。

在燃烧的供香的猴子，工匠们很快地满足了他这个古怪的请求。在新寺所有工程都完毕之后的一天深夜，白哈尔自己变成了壁画中的猴子，用燃烧的供香将整个寺院付之一炬。

由于寺院被毁，相喇嘛被激怒了，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魔法仪式，收服了白哈尔，又迫使白哈尔进入专为捕获王系魔的王魔“朵”之中，用“朵”捕获了白哈尔，然后将“朵”锁入一小箱之中扔进了寺边的拉萨河（吉曲）。箱子很快地被水冲走了，当漂至哲蚌寺附近时，这座全藏最大寺院的四位堪布之中的一位发现了刚漂过的木箱，依赖他高深的法力，他知道白哈尔神被囚禁在木箱中，就命令一位僧人把木箱从河里捞出来、并立刻带到寺院。这位僧人打捞到木箱以后，由于好奇而打开了盖子，白哈尔就立刻逃了出去，变成了一只漂亮的白鸽飞到了附近的一株桦树上消失了。后来，围绕这个树建乃穷寺，从那以后，白哈尔就一直证明自己住在乃穷寺，有自己的代言神巫，这位神巫后被五世达赖喇嘛指派为噶厦政府的宣谕神。

第二份传说变体讲道是五世达赖自己，有一天在哲蚌寺透过房间的窗户看见囚禁白哈尔的箱子漂在拉萨河上，他命令哲蚌寺德央经院（བདེ་ཡངས་）的堪布跳进急流，从水中捞出木箱带到他跟前来，并警告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准打开箱子。堪布从河中捞出了箱子，但在他把箱子背回寺院的途中，他觉得背上的东西越来越沉，出于好奇，堪布掀开一条小缝，就在那一霎那，从箱子里飞出一只鸽子，落到一棵树上。堪布很害怕，赶紧返回寺内向达赖喇嘛汇报了自己的过失。达赖喇嘛听到这个消息对堪布严加斥责，然后下令绕树建寺。[106]

据第三份传说所记，白哈尔之所以移到哲蚌寺是履行他对宗喀巴的大弟子之一、哲蚌寺第一位主持绛央却吉扎西（1379—

1449）曾经许下的诺言，据说这位护法神曾在哲蚌寺建寺时（1416年）保证他将保护这座大寺院。

有一种地方政府认可的关于乃穷寺起源的传 说叙述道，并不是白哈尔本神从桑耶寺迁到蔡公堂寺，而只是他的“化身”，“主臣”金刚称护法。这位金刚称护法很早就想成为蔡公堂寺里重要而显赫的护法神，为了证明他在蔡公堂，他在众僧面前变化各种幻象。然而，寺里的僧人却不喜欢这位招惹麻烦的护法神，并没有邀请他来作寺院的护法神，反而称他为“恶鬼”。最后，即使是羞辱也未将金刚称护法驱走，僧人们就以禳邪之法强行使护法神进入一木箱内，抛入拉萨河。

这个木箱被一位喇嘛从水中捞出，带到哲蚌寺，在他开箱之后，金刚称护法从箱中逃出，在一棵树上消失了，后在此树周围建了乃穷寺。此后过了一段时间，乃穷寺的众堪布决定因为“五身”身之主臣居于乃穷寺内，他们也只好邀请这组护法神的主神进寺，于是，白哈尔应邀，不久也从桑耶寺迁到了乃穷寺。

至于其他作者记述的各种传说，我们可以简短地提一下瓦德尔①的记载，后来成为白哈尔代言人的一位蔡公堂地方的居民，他曾象死人一样被装进一只木箱，投进了拉萨河，箱子后被哲蚌寺的喇嘛从水中捞出。箱子打开以后，从里面冲出一道火焰，很快地消失在附近一棵树上，同时，躲在箱底的那个人也恢复了知觉，被人抬进了哲蚌寺。后来，乃穷寺建成之后，那人也就成了新寺的第一位白哈尔代言神。据另一份关于白哈尔的材料，说白哈尔从箱中逃出后，[107]喊着“乃穷！乃穷！”（གནས་ཆུང་即“小地方”），跳到附近一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79页。

棵树上，因而后来绕树建成的寺称乃穷寺。①

在讨论这位重要的护法神及其伴神的造像之前，我们先应该说几句有关“白哈尔”这个词的意义的论述。根据最近得到的有价值的西藏文献所述，“白哈尔”名称的来源问题似乎被解决了，指出，“白哈尔”一词等于“比哈尔（王）”〔པི་ཧར་（རྒྱལ་པོ་）〕源于梵语的Vihāra，意即“寺庙”② 在本书引证的藏文文献中，“比哈尔王”和“白哈拉”的形式也经常出现。很显然，在担任了桑耶寺护法神的职能之后，这位源于国外的神灵才用了“白哈尔”这一名称。虽然，白哈尔一名的来源问题还没有被真正的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试图证明，“白哈尔”一词来源于突厥语的 b äg，还有汉语的“白”；或者如布莱彻斯特耐尔（Bleichsteiner）最近所做的研究那样，认为（“白哈尔”）Pehar 一词源于波斯语的 Paihar（图画、偶像）（中世纪波斯语作 Pabhar，粟特语 Patkr'g，阿维斯塔语 Paitikara）；或者说源于波斯语的 Paikar（战斗）（中世纪波斯语作 Patkar，阿维斯塔语作 Paitikara）③

根据藏传佛教的观念，白哈尔被看作是称为“五身王”神的一组神中的首领，藏语 རྒྱལ་པོ་一词意思是“王、首领”，在这里，它也指明这五位神是作为地位很高的称作“王系”魔的成员，“五身王”因而也可理解为“五身王魔”。

白哈尔伴神的主要成员，首先要列出的是同施拉金特威特（Schlajintweit）给出的一种，④ 但在他的著作中记述的神名经证实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正确的。虽然最近出版的书籍内有一些出现在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79 页。
② 图齐《藏王墓考》56 页。
③ R·布莱彻斯特耐尔《命主，生命的主人》，维也纳第五民族档案。
④ E·施拉金特威特，《藏传佛教》，刊《圭玛特博物馆年鉴》，3，里昂，1881 年，P：99。

白哈尔周围的神灵及其明妃的名单[1]，但有关神灵的形貌、标志、坐骑等等藏文宗教文献记述的细节，却仍无叙述。因此，我在这里根据藏文文献列出这位世间护法神的主神及其伴神的有关描述，可能是很有用处的。[#108]第一位开头描述的是白哈尔的伴神帝释，据说他位于坛城的中央，五身神组的主神仅在这份文献快结束的时候提及，因主神居于北方，在藏族方位观中居最后一方。要区别各位不同的神灵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五位中每一位的名称都位于各小段的开头。

帝　释

意之王帝释一身蓝黑色，生有一面二手。他的嘴大张，牙外龇；从眉毛和面毛处冒出黄红色的火焰。右手持投向敌人的魔绳套，左手握切断主生魔障之邪怪命脉的利刃，身穿熊皮外套和黑丝披风，头戴黑丝头饰，全身用宝石装饰。此神高兴起舞时，骑一头如同雪山开裂时落下的雪块般大小的长鼻象，由门普布查牵象，门普布查牵象行走时，周围有闪电和火舌。帝释可以派遣冰雹和闪电，他居于火焰的中央，火焰如同末劫时的大火般凶猛。

帝释的前面是大夜叉、命主杨来白（སྲོག་བདག་ཡང་ལེ་བེར་），此神一身红色，放射出一千个太阳的光芒，为怒相神，他手捧血肉和敌人的命脉送到口边。有时，他的上齿咬住下唇，眉头怒皱，身穿胸甲和皮铠甲，右手持投敌红矛，左手握赞绳套，骑如风般驰骋的马，马背上有珠宝鞍鞯，马头饰丝巾装饰。

帝释的明妃响帝若散玛（ཤན་ཏི་རོ་ཟན་མ་）也是位一身红色的女神，身穿丝制如裙长裤。身上涂有血液和油脂，手持铁钩和内盛心脏的头盖骨碗。（帝释的）化身和使者呈凡人居士的外貌，身穿红色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730页，霍夫曼《西藏苯教史概要》163页。

的丝外衣，脖子上戴有水晶念珠作为装饰，右手作法印指向天空，左手持铜刀作攻击状。（帝释的）大臣，[109]命主噶恰若瓦（བཀའི་བྲ་ར་བ），穿褐色斗篷，挥舞带有黑丝飘幡的战矛，骑白狮。

门普布查

在东方，在海螺天宫内，或在太阳莲花之上，在镇敌宝座之上，从字母ཧྲི中出现的是身之王门普布查（སྐུའི་རྒྱལ་པོ་མོན་བུ་པུ་ཏྲ），他是一位一身黑色的神，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用一种叫“协薪”（ཤེར་ཤིང་）的木制成的长杖，身穿黑色的绸布衣，头戴黑丝帽，骑白色母狮，旁边有一头黑疯熊引路，派出很多的虎、豹、黑色或灰色的熊（去消灭教法之敌）。

门普布查的明妃是起尸魔女，她一身白色，穿白色丝衣，手持誓愿木和内盛人心的头盖骨碗。门普布查的化身是一位已经戒除情欲的年轻比丘，穿橙色法衣，缀墓地饰物，举协薪长杖和刀，背上驮着 Kapali，身前挂着称作净瓶的容器。门普布查的大臣是鸟座一眼（བྱ་ཁྲི་མིག་གཅིག་པོ），全裸，戴毒蛇盘成的头饰，挥舞水晶制成的金刚杵，骑良种黑背蓝色马。

具木鸟形者

在南方，在金天宫的中央，从字母ཧྲི中出现了功德王具木鸟形者。① 此神一身黑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握战斧，左手持绳套，身穿蛇、虎皮作成的披风，头戴藤枝作成的羔皮帽，帽子的顶端上包有鹰皮，骑白蹄黑马，旁边有绿松石色的世界龙伴随。他派遣长尾猴、灰毛无尾猿和老鼠做他的使者。

具木鸟形者的明妃是黑色女神色吉布止玛（གསེར་གྱི་སྦུ་གྲི…

① 有关具木鸟形者的预言据说是由女神云丹沃松（ཡུམ་བརྟན་འོད་སྲུང་）作出的，见杜散《莲花遗教》262 页。

མ),[110]此女神一面四手，右边两手持剑和红色旗帜，左边两手持长矛和三戈戟，头戴黑丝头饰，穿以绳作腰带的粗黄布裙，脖上系铃，双脚用铁镣装饰，骑一只额间有红斑的驴子，常在夜间游荡。具木鸟形者的化身一身浅蓝色，穿红皮坎肩，持长棍(?)，其大臣黑尾鹰，是一个年轻居士的模样，挥舞金刚杵和战斧。

战神一男

在西方，在红珊瑚天宫中，从字母 ཧྲི 中生出语之王红色的战神一男。此神一面二手，右手持藤枝，左手挥舞旃檀木棒，穿带下摆的黑丝衣，戴藤帽，骑白蹄黑骡，由门普布查牵行坐骑。主神旁边有一只狼伴行，它能派出铁鹰作自己的使者。

战神一男的明妃是持美莲花女神，她手持誓愿木和头盖骨碗，身上有无数的美饰。使臣一身黑蓝色，穿虎皮，挥舞顶部嵌有鳖头的胜幢；大臣是金刚称护法，穿红色丝制的僧衣，呈年轻比丘的外貌，挥舞协薪长杖，骑一匹白额骆驼。

白哈尔

在东方，在绿玉蓝(或绿)天宫里，从字母 ཧྲི 中出现了业之王“三面无上伟人”协松多吉米沃且(ཞལ་གསུམ་སྟོད་ཀྱི་མི་བོ་ཆེ་)，此神三头六臂，各有白、天蓝和红色的面孔一个，三只右手持铁钩、箭和剑；三只左手持刀、弓和杖。身穿白丝上衣，用人皮、虎皮作围腰。头戴类似于草帽的藤帽；骑白狮，由门普布查牵引。陪伴之神是阿曲玛(ཨ་འཆུབ་མ་)，派遣寒鸦做他的使臣。[111]

协松多吉米沃且的明妃是魔曜明嘎姆(བདུད་གཟའ་སྨིན་དཀར་མོ་)，这位魔曜一身蓝黑色，穿魔皮袍，手持誓愿木和头盖骨碗。米沃且的“化身”一身黑色，穿剥下的人皮，以毒蛇装饰，挥舞旗杆顶端嵌有虎头的胜幢，旗杆倚在一狼头之上。大臣是布查那保(སྤུ་ཏྲ་ནག་པོ་)，身穿黑丝坎肩，持刀，骑黑骡。

在四方的外围，在各神之间的地方有大臣、使者、刽子手、奴隶……狮子和猴子。有一百名手举锡杖的比丘，一百名挥舞魔剑的黑帽巫师，一百名持剑、盾的男子。①

我们从上面的描述中看出，根据佛教徒的观念，他们认为五主神都生于字母ཧྲཱི，此外，佛徒还在他们的名称前加上称呼前缀，有如下表：

方位	称呼	名称	身色
中	意之王	帝释	蓝黑
东	身之王	门普布查	黑[112]
西	功德王	（罗刹）具木鸟形者	黑
南	语之王	战神一男	红
北	业之王	协松多吉米沃且＝白哈尔	白

与五身诸神相联系的有各位神灵的坐骑牵引人、明妃和大臣，如列成表，有如下述：

主神	坐骑牵引人	明妃	大臣
帝释	门普布查	响帝若散玛	命主噶恰若瓦*
门普布查	——	起尸魔女	鸟座一眼
（夜叉）具木鸟形者	——	色吉布止玛	黑尾鹰
战神一男	门普布查	持美莲花	金刚称护法
协松多吉米沃且	门普布查	魔曜明嘎姆	布查那保

* 还有一位伴神称大夜叉杨来白

我们观察帝释伴神之中有例外，作为他的坐骑牵引人、明妃、

① 藏文参考书目 12，书后藏文引文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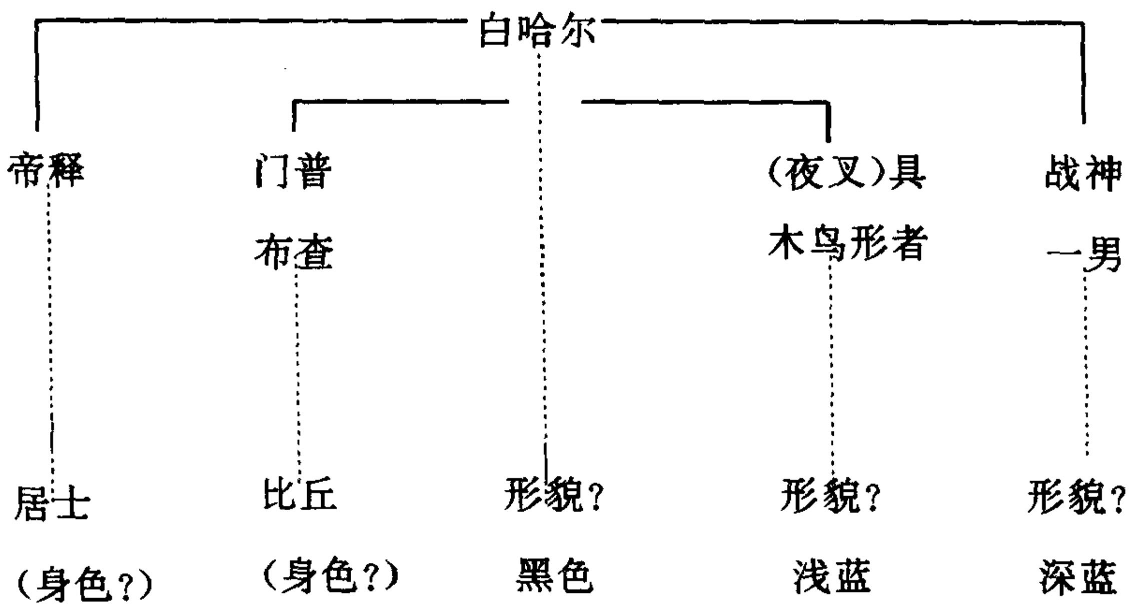
化身、大臣等陪神，却有一位大夜叉杨来白居于他之前，位在其上，而这位新加的神灵在五身神中的其他四神的陪伴神中并没有提及。这种特殊性，就如上述帝释占据坛城中央位置的事实一样，表明帝释被看作是坛城主神和统治神，白哈尔在这里仅居于一个次要的位置。根据收藏于维也纳民族博物馆的一份唐卡所绘，帝释的形象要比其他神灵的形象大得多、而且占据了画面的中央位置。① 但在该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份唐卡中，与其他四神在一起的白哈尔神，占据了中央位置。②在格隆伍德(Grünwedel)《西藏与蒙古的佛教神话》夏利的唐卡中，白哈尔周围还有一些小伴神。③

至于这份文献提到的"化身"，应该这样解释，根据西藏人的信仰，白哈尔为了更圆满有效地完成佑护佛法的责任，为了克服雪域各地可能出现的魔障，就要将自己分成若干个化身，再由化身分裂出众多第二个化身，即"化身之化身"。根据这一观念，白哈尔的伴神、明妃(即配偶，伴偶)、大臣、或其他所有伴属从神，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白哈尔自身的变化，[113]是从他身体发射出的光芒中所生。这些派生创造出来的神灵，都能够根据白哈尔的意愿，重新"收进"该护法的体内。有一种罕见的白哈尔形象，称"集一切之王"，就是上述观念的一种象征，在乃穷寺的护法神殿现仍保存一尊白哈尔这种形象的塑像。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机会看到"集一切之王"的白哈尔的塑像或画像，也没有找到描述这种形象的文字。据看见过乃穷寺这尊塑像的僧侣要人讲，白哈尔集一切之王塑像是描塑的黑色人，一脸怒相，右手挥舞大刀，左手放在胸前。——白哈尔与他的其他四位主要化身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如下

① 内贝斯基《地方政府的宣谕神》144 页。
② R·施拉金特威特，Srogbdag，122 页。
③ 见该书 183 页。

著作对他的称呼上，如参考文献 16 就记有“白哈尔身之王”、“白哈尔语之王”、“白哈尔意之王”和“白哈尔功德王”。

与五身诸神中每一位相联系的各类化身仅仅是白哈尔无尽化身之中主要特征的代表，为了方便完成护法任务。五位化身神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再次变化。依照这种分类（将文献中称作“化身”神作一分类），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表格：



在本书藏文书目 32 所引的宁玛派文献 2 叶 a 面将白哈尔作为意之王，并有一个白哈尔及其主要化身的有趣的分类表：

名　称	神　名	明妃名
身之王	尼桑白(ཉི་སང་པད་)	大明妃巴玛洛赤玛(ཡུམ་ཆེན་འབར་མ་སྒྲོག་སྒྲིང་མ་)

功德王	杰代热(ཀྱེ་དེ་རེ་)	玉赤杰姆(གཡུ་ཁྲིང་རྒྱལ་མོ་)
语之王	拉耶(ལ་སྒྱུ་)	宗姆桑吉赤玛巾(བཙུན་མོ་ཟངས་ཀྱི་ཁྲིང་མ་ཅན་)
业之王	基仁止(སྐྱི་རིང་ཁྲི་)	宗姆白赤玛(བཙུན་མོ་དཔེ་འཁྲིང་མ)

在参考书目 33 第 3 叶 a 面还有一份五身神的描述，这是一份格鲁派举行仪式时所使用的仪轨卷，以祈愿文的形式出现，如下述：

“你，一身黑褐，穿皮袍，右手挥舞魔绳套，左手持长剑，还穿黑丝宽松外套，骑长鼻大象。请来，意之大王，完成你的法业。

“门地深蓝子(མོན་བུ་མཐིང་ནག་)，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长剑，戴宽边帽，导引野黑熊。请来，身之大王，完成你的法业。

“黑夜叉，以虎皮蛇皮装饰身体，双手握毒蛇绳套，你，将你的法力带入鹰鹏之身，导引绿松石世界龙。请来，功德大王，完成你的法业。

“战神一男，身穿飘动的黑丝衣，右手握藤枝，左手持旃檀木棍，导引豺行走，派出一只猫头鹰作使者。请来，语之大王，完成你的法业。

“白哈尔，生三面六手，戴“萨夏帽”(སག་ཞུ་)，持铁钩、箭、剑、刀、弓和木棍，穿白丝衣，骑狮。请来，业之大王，完成你的法业。

“你，五身大王，带着明妃和伴属，来分享酒、血、肉和为你供奉的血朵玛。”

当我们将上面提到的两份格鲁派文献中的描述作一对比时，就会发现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五身诸神中的五位成员都用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来描述，除了第一例中帝释的身色为黑褐之外。第二份文

献的帝释据说是黑褐(第一份为蓝黑),此外,第一份文献中具木鸟形者(等于黑夜叉)所持的战斧在第二份文献中没有提及。[115]

另外,在参考书目 62 第 10 叶 b 面,将身之王指称为夜叉大战神布查(གནོད་སྦྱིན་དགྲ་ལྷ་ཆེན་པོ་པུ་ཏྲ),还列举了他的明妃和大臣,文献还提到了遍入天是布查的“干事”。在一份我从雷布查人喇嘛手中发现的宁玛派手卷中,白哈尔及其伴神的名字与我们上面提到的格鲁派的文献一样,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说明的,五身诸神中的每位主神也都有宗教方面的头衔,仅在一处略有改动,即将“意之大王”变为“意之王”,“身之大王”变为“身之王”,如此而已。此外,还有两处值得提出的区别。第一,在宁玛派手卷中描绘的这五位神灵,大功德王具木鸟形者骑绿松石龙,而根据我们的格鲁派文献资料,他的坐骑是白蹄黑马;第二,白哈尔(手卷中拼为白哈拉 པེ་ཧ་ར་)骑的是鹦鹉(而格鲁派文献是骑白狮)。在白哈尔左边的是善金刚——宁玛派最初崇拜的护法神——和他的三百六十个兄弟,在右边是无数的赞魔。其他的伴神是众多地方神和土地神。明妃的名称都带有“密妃”的专称,除了具木鸟形者的明妃简称为布止那姆(སྦྲུ་གི་ནག་མོ་)、而不称色吉布止玛之外,其他明妃的名称都与上面提到的明妃名称基本上相同,如白哈尔的明妃称魔妃勉嘎,意即“白色天女魔妃”,与上面的魔妃明嘎姆不同,大概是笔误。至于五大臣的名称,除了白哈尔的大臣布查那保在宁玛派的手卷中被称作门普布查之外,其他都与上述文献记载的相同。宁玛派文献还描绘了传说中五身诸神在天界的居地,其中四处与上述记载相符,只是帝释,在我们讨论的上述文献中没有提及他在天宫的居处,宁玛派文献中说他住在“法宫”(ཆོས་ཀྱི་ཕོ་བྲང་)。

本书所附藏文文献 115 号 2 叶 a 面列举了大圆满派记述一份目前还未见收录的白哈尔形相:

"白哈尔，护法神之王，一身白色，生有一面二手，[116]呈庄严之相。白哈尔头戴垂缨圆竹帽，右手持金杖，左手持银制卦瓶，穿朱砂色外衣，以众多珍宝装饰，骑白狮，他统领三界。白哈尔身边有一百个身穿虎皮甲的勇士围绕，他们列于白哈尔的右边，作他的侧卫；在他的右边有一百个去除了情欲的僧徒作他的侧卫；在背后还有一百个持魔斧的黑帽巫士作后卫；在前方有一百个黑女人作前卫。在靠近主神的中央是身穿礼服的内臣布查多吉(བུ་ཆ་རྡོ་རྗེ)、外臣门普布查和骑猴的白哈尔的明妃。

"你(白哈尔)和你无数的伴属，从三十三神地处而来，从巴达霍尔的禅院而来，从桑耶圣寺而来，分享酒、血和朵玛供品。"

很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份材料 列举的大臣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称为内臣和外臣；此外仍然提到了巴达霍尔，已毁坏了的，被人遗忘的白哈尔以前的居地，把它作为白哈尔及其伴神由来的地点之一，白哈尔和伴神都应该来分享供品。

上面白哈尔生有二手形貌的描绘与同一大圆满派文献第 3 叶 a 面的描述相重复，仅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在三十三神地住着圣生骷髅鬼卒嘎拉(ཤིང་ཀ་ར)，白哈尔王，命主。(白哈尔)生有一面二手，一身白色，同时具平和愠怒之相，呈大庄严貌。右手挥舞金杖，左手捧银卦瓶，头戴芦帽，缀黑丝边，穿烟色外衣，戴金耳环，系嵌有珠宝的腰带，系如白水晶般锋利的剑，穿高筒靴，骑奔驰的狮。"

与这份白哈尔的描绘相类似，在参考书目 176 第 2 叶 a 面也有一段这位护法神的简短描述，将之称为"大王白哈拉，身色如同雪山一样白"。脸孔作强笑状，或呈暴怒状。骑长鼻大象，穿白丝披风，缠红褐色头饰。右手举长杖准备出击，[117]左手捧装满鲜血的卦瓶位于前胸。白哈尔派出了三百六十个化身。除了通常提到的伴神之外，还有内臣和外臣，明妃、四部先行，和一百个手缠血淋淋肠

子的门域女人，一百个手持瘟病袋的龙。

在同一文献(176)的4叶a面还提到了白哈尔要完成的各项使命："你，护法神白哈尔王，寺产护主；你，彻底毁灭背叛佛法誓言的人；作为众男子的战神，你，所有佛教徒和苯波教徒(原文如此！)的教法卫士，是亵渎佛法的敌人之死罪执行者，是所有瑜伽上师的朋友。……当我们呼唤时，伟人白哈尔请来吧！你是被大师莲花生用密咒降服的誓愿护法(的神灵)。"

当我们将白哈尔一面的形貌与他的伴神作一比较时，似乎觉得白哈尔一面二手的形貌与五身诸神中其他四位的形貌相比，比白哈尔三面六手的形貌与他们的关系要为协调统一，因为其余四神都是一面两手之形貌。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白哈尔的二手形貌很可能代表这位护法神的古代面貌，或许到了后来，这位神灵被混进藏传佛都的万神殿之后，被加上了一个佛教的名称"业王"，表明描述白哈尔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此之后，他就被描绘成了新的形貌，成为三面六手，与大乘佛教的造像范例中神灵形貌相似，人们也认为掌管新的多项神职，白哈尔使用的对付佛法之敌的兵器相应地也增多了。

关于白哈尔及其伴神最有趣的描述，根据宁玛派的观念是保留在叫做《大宝藏》的全集的 ཱ卷。这份材料列在书后藏文参考书目31，文献叙述了扎制白色"朵"的仪式，扎制此"朵"的目的是祈请白哈尔及其伴神降临。文献的第一部分包含如下的描写：首先要观想一座四角上有尖顶的神殿，[118]神殿的东方置一座水晶殿，南方置金殿，西方置珊瑚殿，北方为绿松石神殿；然后在四殿之间的空处建四座佛塔，由海螺制成；此外还有四眼绿松石泉和生满鲜花的花园。在神殿中央一处饰满哈达和珠宝的地方，出现了白哈尔大王，他一身洁白，生有一面二后，右手持金刚，左手持念珠，坐骑是

一头大象，头戴“萨夏”帽，腰佩剑，身穿长袖厚重丝衣和一件如同红丝披风的僧袍。在白哈尔的右边是女神卓妃拉姜玛(འབྲོག་བཟའ་ཉ་ལྕམ་མ་)，手持占卜神箭和圆光镜，骑骡；在他的左边是女神波君妃(ཕོ་གུང་བཟའ་)，持占卜箭和银镜，骑水牛；在背后骑狮的是天神菩提，他的标志是华盖和胜幢；在前面的是外臣巴查嘎保(ཕ་ཏྲ་དཀར་པོ་)，持钥匙，骑黑马。此外，还有内臣布查嘎保(ཕུ་ཏྲ་དཀར་པོ་)持一副骰子和拘鬼牌，居于地台之上。索本(གསོལ་དཔོན་)嘎瓦古载(ག་བ་དཀྱུ་བཙེགས་)举茶碗。女神多吉那云玛(རྡོ་རྗེ་སྣ་ཡོན་མ་)握水晶念珠，吹铜制六孔竖笛，骑灰白母牛。

在这组神灵的东方出现了红喙白鸟，南方出现了红角白山羊，西方出现了狂吠的红鼻白狗，北方出现了嘶鸣的红鬃白马。众神的外围居住着身穿法衣的比丘，手作法印的舞者，端头盖骨碗的贵妇，敲黑鼓的巫师，放声唱的女人，吹白海螺法号的僧人，抛投石器的年青人，辩经的学法者。此外还有举旗的男人和吹法号的男人。其他的人念诵具魔字母 ཧྲི，一些人摇动手中的单钹。

在东方圣迹居住着白色的尼桑白王(ཉི་སང་པད་)，手持金刚的饭钵，骑虎；他的明妃是女神巴玛洛珍玛(འབར་མ་སྒྲོག་འབྲིང་མ་)，一位白色女神，标志是莲花和胜幢，骑一头如同海螺般洁白的母狼。

南方神殿被白色的杰代热(ཀྱི་ཏེ་རེ་)所占据，持珍宝制成的化缘饭钵，骑一条龙。他的明妃是白色的玉珍玛(གཡུ་འབྲིང་མ)，持明镜和胜幢，坐骑是金色野狗。[119]

西方寺院居住着色代热王(བསེ་ཏེ་རེ་)，一身肉红色，持法轮和化缘饭钵，骑水牛。他的明妃是女神桑珍玛(ཟངས་བྲིང་མ་)，一身红色，她的标志是占卜箭和胜幢，坐骑是铁雌狐。

北方丛林居住着白色的基仁止王(ཀླུ་རིང་ཁྲིད་)，他的标志是一把钩子和化缘饭钵，骑黑熊。他的明妃是白珍玛(པད་བྲིང་མ་)，她是

一位白色女神持飞幡和胜幢，骑皮制母熊。

通向寺院所在之地的四大门，每个门都有自己的卫士。东大门的卫士是嘎姆睛几（一眼白女）（དཀར་མོ་སྤྱན་གཅིག་），持钩，骑白狮；南大门的卫士是长腿切瓦（ཐེ་བ་ཀང་རིང་），他挥舞包裹皮革的长矛，骑金虎；西大门的卫士是雅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持绳套，骑铜母骡；北大门的卫士是库来拉古（ཁུ་ལེ་ལག་དགུ་），挥舞剑，骑野牛。

在这群神灵的前方出现的是刽子手布查那保，持水刀，骑豹。四神殿之间的宝地站立着头缠红布头饰的白色男子，从四边出现了四个白脸白猴，四大门处居住四个巨人。众神怪之间的空隙被那些生有向上翻翘的铁鼻的厉鬼贡保（འགོང་པོ་）、有绿松石色眉毛的贡姆（འགོང་མོ་）、脚如蛇的独脚鬼、善攀爬树木的门域男子、牵猴的仆人、称作“阿觉”（ཨ་མཆོད་）的苯教神殿的灰鼻看守人、通晓宏法泉眼的苯波法师、乞丐、佛教的还俗僧人等等鬼人所占据。在刚才所描述的区域的外围还居住着如下神灵：右边是红色的赞达热瓦（བཙན་མདའ་ར་བ་），手举皮帽，骑赞马；左边出现的是黑色的魔顿庆（བདུད་མདུང་ཁྲིམ་），挥舞铁矛，坐骑是魔马；前面居住着蓝色的舅龙王辛哈（ཞང་པོ་ཀླུ་རྒྱལ་སྐྱི་ཏ་），标志是毒蛇绳套，瘟病口袋，骑巨鳌。这里所列的四位神灵由如下魔类陪伴：红色四姊妹、黑色九怨鬼、九鬼卒兄弟、独脚鬼九兄弟等等。众魔则由马、野牦牛、公牛、骡（四种可驮物之兽），还有牡鹿、猴子、山羊和狗（四种不可驮物之兽）等陪伴，除此之外，作为陪伴的还有九种能飞天之兽和十种能入地之兽。[120]

在外围以远的大圈内，位于右边的是一百个贵族男子，穿虎皮外衣；左边的是一百名僧人，身穿与教派观念相一致的僧衣；前方由一百名身着新娘服饰的妇女占据；后方由一百名身着施放“索尔”（ཟོར་）法衣的巫师占据；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一百名手捧正在燃

放青烟香炉的阿阇梨(ācāryas)。

第二份文献,也是涉及“王朵”(རྒྱལ་མདོས)施投仪式的。文献描述的白哈尔,是以他的另一个名字,水晶白鬼出现的,说他具人形,穿红狮皮制成的上衣,和绿狮皮制成的“贡拉”(གོང་ལག),头缠金色头饰,用蛇作腰带,靴子是用水晶制成的。他派遣南戴嘎保做使者。然而,如同我们前面阐明的那样,人们认为南戴嘎保只不过是白哈尔自己的一个变化身而已。

关于白哈尔的标志及其各种化身的象征意义,参考文献 31 第 4 叶 b 面做了如下的说明:“作为恪守誓言的象征,你手持金刚;作为誓言的标记,你持水晶念珠;作为灌顶的标记,你持铁橛;请到此地来,伟大的法王!作为战神之主的标记,你挥舞虎头端胜幢,作为菩萨的标记,你持禅杖和卦瓶;作为你护法神地位的标志,你戴“萨夏”帽,穿高筒靴;请到这里来,护寺产大王! 为表达善和之貌你呈微笑,作为暴怒的标志是你那喷血的双眼;作为怒相的标志是你狂纵的‘哈哈’笑声;你,伟大的怒相神,请到这里来! 为了护卫佛法,你骑乘白狮;为了降服敌人和施放魔障的厉鬼,你骑乘长鼻大象;为了施出魔术,你的坐骑是三腿骡;来,来分享献给你的供品!大喜乐明妃卓妃拉姜玛(ལྷ་ལྕམ་མ),大夜宿妃使者甲姜玛 (ཕོ་ཉ་རྒྱ་ལྕམ་མ),大美妃多吉那云玛,来分享食品和供物! 你,白色的大臣布查,三界之主;你,黑色的财主布查,现世之主嘎瓦古载,如同闪电电般前来,来接受供奉的‘朵!”[121]

在崇拜仪式上,供奉给白哈尔及其伴神的各种供品有:具魔串鼓(形似拨浪鼓)、焚烧的桑枝、烤肉、黑丝旗、五味供品、跳舞奏乐、尸肉脂、五官、血海、甘露、青稞酒和茶,还有朵玛。

下面,我们再列举一些涉及属于五身诸神的神灵的额外材料。

帝释及其伴神

帝释，也称比哈尔那保，他的伴神，我们列举的有坐骑牵引人门普布查。当我们讨论所谓的八宝帐护法神时，我们已经提到了与此有关联的包括三位神的一组神，合称“布查三兄妹”(སྤུ་ཏྲ་མིང་སྲིང་གསུམ་)，此外，我们在本书 86 页描述一位叫布查姜柴(སྤུ་ཏྲ་ལྕམ་དྲལ་)的神灵。这里，我们在白哈尔的伴神中，除了上面提及的坐骑牵引人之外，还发现了七位带有布查名号的神，他们是白哈尔东方的伴神门普布查；战神一男与白哈尔两位坐骑牵引人，他们都被称作门普布查；此外还有白哈尔的大臣布查那保或内臣布查多吉(根据一些文献，此臣又称内臣布查嘎保，外臣门普布查；最后一个是刽子手布查那保)。“门”一词也构成伴神名称的一部分，正如白哈尔一样，这个词表明名称中有“门”的神灵，是来源于卫藏腹地以外，即门域地方的神。

帝释的伴神，大夜叉杨来白，还被称为“命主”，是“命之主人”的简称，白哈尔自身有时也用这一称呼，因为他有时被称为“白命主”。上面提及的大圆满派文献称杨来白为“鬼命主”；帝释的大臣噶恰若瓦，据说也是一位命主。后面我们在列举厉鬼八部的诸神时也要列出一位称作命主王宁巾(སྲོག་བདག་རྒྱལ་པོ་སྙིང་སྒྲིན་)的神灵，一些西藏人把宁巾看作是白哈尔的一个化身。除了五身诸神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带有命主头衔的神灵，或者是名称中有“命主”字样的神灵。[122]在论述姊妹护法神的伴神时我们列出了“红命主”，在论述多闻子的一章中，我们提到了命主霍布色(སྲོག་བདག་ཧོར་བ་སེ་)。大白梵天护法的一个化身也称“具海螺髻命主”。护法神雅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还带有“大命主”的称呼。后面，我们还将列出称为“三命主军本”(སྲོག་བདག་གི་དམག་དཔོན་གསུམ་)的成员。一位形态造像我们还不知道的命主称“命主沃玛嘎保”(འོ་མ་དཀར་པོ་)。

虽然关于白哈尔及其伴神的宣谕神巫的细节我们将在后面的

章节叙述，但我们还应该在这里提一句，意之王帝释的宣谕神巫所据之位不高，也没有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册封。

门普布查及其伴神

身之王门普布查，也称夜叉护法门普布查，据说是拉萨大昭寺的特定护法神。人们认为他掌握了居于拉萨噶玛厦（སྐར་མ་ཤང་东星殿）的宣谕神巫，这位神巫主要由色拉寺的堪布来咨请，是西藏最著名的宣谕神之一。门普布查的大臣鸟座一眼，据说就降生到这位宣谕神巫的体内，在隆多喇嘛全集 ཡ་卷第 13 叶 b 面还对此做了注释，这位鸟座一眼也作“恰如”（བྱ་རྡུ་）。关于鸟座一眼，我们可以考察出这样的事实，这位神灵据称是具有典型的西藏古代神灵的怪异体态，就象我们叙述过的女神一辫女，就被描绘成生有一只脚、一只干瘪乳房、一颗牙齿、一只眼、一根发辫的女神；我们还谈到了生有一只脚的独脚鬼。此外，山神念青唐拉的母亲据说也是叫做“单翅玉鸟”的女神。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神灵有一眼黑猴、李巾哈拉（ལི་བྱིན་ཧ་ར་）的一眼变化身，载乌玛保叫做一眼忿怒神女的伴神，地方保护神龙魔独眼金刚女和多吉旺查载（རྡོ་རྗེ་དབང་དྲག་རྩལ་）（多吉旺查载有时呈一眼一牙貌），还有玛姆金刚一眼女和无畏施索一目女（འཇིགས་པའི་ཐོར་མ་མིག་གཅིག་མ་）等等。[123]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与上面提到的神名相类似的次要的神，一些西藏人也将他看作是五身诸神的“大臣”，但是我没有在看到的任何文献中找到这位大臣的名称。他的名称是“一腿黑魔”，人们认为如果乃穷寺的宣谕神要解答一些次要的不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白哈尔或者是金刚称护法（附于意之王的大臣，掌握乃穷宣谕神）都不会屈尊回答这类次要的咨请，而由一腿黑魔代为回答。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位五身诸神的所谓“大臣”，他是偶而透过乃穷宣谕神巫之口透露的，是一位叫做马头托赞（རྟ་མགོ་ཐོག་བཙན་）的神

灵。

具木鸟形者及其伴神

根据图齐① 的说法，“具木鸟形者”这一名称是白哈尔自己所有的众多名称中的一个，关于使用这一名称的传说，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在锡金王编年史中发现的一份叙述锡金王室由来的传说中讲到在锡金王室与桑耶寺的这位护法神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位护法神在编年史中被称为具木鸟形者。这一观点也与图齐氏表明的穷结(འཕྱོང་རྒྱས་)王子的说法相对应，②这位王子声称他就是桑耶寺这位护法神的后裔，从而也是传说中的萨霍尔王的传人。在锡金王编年史中还有一段说：“名叫‘匝’(ཛ་)的萨霍尔王有一子叫释迦布查(ŚākyaPutri)，由释迦布查下传三代是护法，他经由孟加拉去汉地，又在巴达霍尔的岗初(གང་གྲུ་)地方度过了一生。后来，在赤松德赞王建桑耶寺之时……这位护法的后裔又被由木雅地方带来，他有一位保卫自己、守护财物的家神，称‘具木鸟形王’，也成了桑耶寺及寺产的守护神。”

功德王具木鸟形者被人们认为是噶东寺(དགའ་གདོང་)宣谕神巫的主神。这位宣谕神巫以预报天气而闻名，由于这个缘故他也被西藏地方政府所任用。[124]人们传说具木鸟形者经常通过他在噶东寺神巫之口表达对金刚称护法崇高的敬意。他经常将五身神中这位最重要的“大臣”称作是“大王朋友”，一种对友伴最崇敬的称呼。

具木鸟形者的明妃色吉布止玛，我们已经提到过一次，是在论述列于宝帐护法八神名称之下的各种神灵时提及的，说有两位叫做门女色吉布止玛(མོན་མོ་གསེར་གྱི་སྦུ་གྲི་མ་)的生有二手的女神。虽然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742 页，注释 66。
② 图齐《西藏画卷》第一卷 57 页；第一卷 734 页。

两位二手女神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但是，她们两神之间还是有联系，这是极为可能的。

最有趣的是具木鸟形者的大臣的名字，叫“黑尾鹰”，但他的外貌与他的名字实在不相符，被描绘成一位笃信佛教、以金刚作为标志之一的年轻居士。在涉及白哈尔早期历史的传说中我们曾经提到了如下一段简述，说白哈尔如何试图从化身鹰形的追捕者多闻子手下逃脱之事，或许“黑尾鹰”一名与这个传说有联系？那么除了“白哈尔”一名源于梵语 Vihāra 一说外，至少还有三种与白哈尔早期历史相关联的名称（这些名称也许被记录者以佛教徒的观点，与后来体系化的五身神相对应为神、明妃、化身等等），这些名称蕴藏于帝释、具木鸟形者，和黑尾鹰之中。

据隆多喇嘛所作的注释，“黑尾鹰”这一名称或许是藏区某一地通晓的名称（也可能是他的主要宣谕神巫的名称），他判断是角隆护法神（ཅོར་ལུང་ཆོས་སྐྱོང་）。①

战神一男及其伴神

战神一男也被称为“红色比哈尔战神一男”（བི་ཧར་དམར་པོ་དགྲ་ལྷ་སྐྱེས་གཅིག）②“战神”一词构成了白哈尔这位伴神名字的一组成部分，至于“战神”将在以后的章节加以论述。战神一男的大臣金刚称护法是白哈尔的伴属神中最重要的神之一，因为他被认为是占据五身诸神“主臣”地位的人，[125]也是倍受大圆满派崇拜的神灵。当叙述种种涉及白哈尔早期历史的传说时，一些与主神白哈尔有关联的事件有时也归之于金刚称护法，金刚称护法之所以享有如此高位也是因为他掌握了乃穷宣谕神巫这位白哈尔最重要的代言

① 藏文参考书目 70，第 14 页 a。
② 藏文参考书目 100，6 页 b。

人，这一材料也见于《隆多喇嘛全集》[4]卷 13 叶 b 面。在西藏有一种广泛的信仰，认为白哈尔不久就变成了一位出世间护法神，他越来越不愿意通过乃穷宣谕神巫之口来答复人们的祈请，因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金刚称护法代替他答复。

这位金刚称护法的形貌，除了我们在上面翻译的藏文文献中介绍的样子以外，还有另一种形貌，而且更为常见。在一份文献中如此介绍金刚称护法的居地和形貌：“在红珊瑚建成的天宫中央，在汹涌沸腾的无边的‘血海’之中，有敌人断碎的尸体，生障魔的尸体，有些还正在腐烂，此处以人皮作为装束，用心肺装饰花冠，用肠子作美饰，在碎骨骷髅之间，在建于佛敌肢体之上的太阳莲花座上，从字母 ཧྲིཿ 之中出现了厉鬼部主护法神金刚称护法，他一身红色，外貌狰狞可怖，生有一面两手，右手持红旗，左手握能取敌人及生魔障鬼命脉的绳套，嘴大张，舌行如闪电，獠牙外露，眉怒皱。眉毛及面毛冒火，穿胸甲，戴犀皮头盔，身右挂虎皮弓袋，身左缀豹皮箭袋，身饰珠宝和骨饰，脚穿高筒靴，居于无边的燃烧的火云之中央，一腿微屈，另一腿伸直。”①

一些西藏僧师持这样的观点，认为金刚称护法是姊妹护法神的一个“化身”。的确，上面描述的金刚称护法的形貌与姊妹护法神的形貌极为相似，此外还与姊妹护法神的主伴神[126]红司命主的外貌相近。五身神与姊妹护法神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在收藏于维也纳民族博物馆西藏文物部内的一幅唐卡中有所表现。唐卡画面上姊妹护法神居于白哈尔之上的画面上角。②

因有本书中一些新的资料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解决由

① 藏文参考书目 12，6 叶 b。
② 内贝斯基《嘎厦宣谕神巫》144 页。

我的导师布莱彻斯特耐尔在研究维也纳民族博物馆藏的一幅稀有藏画时早已提出的诸多问题。①

在这幅画的中央，绿色的山岭之中有一位怒相、红色、着铠甲、穿高筒靴的武神。他头戴头盔，头盔上饰有很多三角小旗，前方嵌有五颗骷髅，该神右手持红色旗帜，左手挥舞绳套，整个身体由火云围绕。在此神的前面，还绘有两个较小的人形，一位持杖男子和一位用左手捋头发的妇女，在两个之间放置了一只盛有五官器件的头盖骨碗。

与西藏绘画中组神描绘惯例相反，在这幅唐卡中，与上多半幅并排描绘的五位神灵相比较，位于中央的人物描绘比例略小。这五位神灵就是白哈尔和他的四位伴神，置于中央的护法神，代表的是上面描述的护法神（指金刚称护法）。盛有五官器件的头盖骨碗放在白哈尔的前面，但它却比供给画面中央神灵的供碗还要大。中央神灵由五位女人围绕，她们持有不同的标志，如仪式上用的哈达、装满芬芳之物的贝壳、铜镜等等。这些女神可以将之认定为奉供神女（或称供养天女），是给神佛进奉娱神供品的女神，在画面的左右边，即五身诸神行排之下的地方描绘的是八比丘，每位都手持锡杖和化缘饭钵；八比丘之下描绘的是八位跳神的黑帽巫师，左右一边各四名，他们挥舞具魔短剑和新剥下的人头皮。在此之下的地方被八位身着铠甲、手持大刀盾牌的武士所占据。[127]在画面的下半部描绘了大量的动物：有十三只黑色野驴，十三只黑色野牛，十三只正吞吃人残肢的黑狗，还有十三只白狮。在这些动物形象之间的地方还可看见以人皮和兽皮遮盖的刑具，绑有撑柱的大鼓，摆满各色供品如贝壳、头盖骨碗等的供桌，胫骨法号，颅鼓等等。画面的上

① R·布莱彻斯特耐尔《命主，生命的主人》，见本文前注。

边，在五身诸神与比丘之间的地方，画有十三只背驮人眼和肠子的飞翔的乌鸦。

根据这些有限的目前能收集到的关于西藏古代保护神形貌方面的资料，我们有可能对这幅有趣而且罕见的藏画描述的内容作一尝试性的解释。中央描绘的神灵极可能就是红命主，据说他曾是姊妹护法神的主要伴属神，其余的伴神可以这样解释，例如，八位武士可能就是“持刀八屠”，姊妹护法的八位伴神。

然而，收于本章内的一些新材料促使我们更准确地去鉴别这里讨论的宗教绘画的主题。中心人物不代表红命主，而是代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金刚称护法，因为该护法神的一个形貌与画中心人物描述的形貌很接近，由于他在画中是作为五身诸神的伴属神出现的，所以他的形体要比他的主神描绘得要小。飘浮于金刚称护法正上方的是白哈尔和他分出的神巫乃穷宣谕神。根据西藏人的信仰，白哈尔即将进入出世间护法神的行列，所以，表现他的时候，白哈尔是和他的四位伴神一起，上居空中；而金刚称护法，要通过乃穷宣谕神巫之口回答不断增多的预言祈请，因而，他出现时总是居于地面。虽然金刚称护法占据了唐卡的中央位置，但仍处于从属地位，面前只有一小碗供品，而大碗的供品还要供奉给居于他正上方的主神。[128]立于金刚称护法前方的两位人形是他的侍从，这在上面的文献中没有提及。两位人形分别是摇辫魔女和持杖童。

根据这里出版的造像学文献，与白哈尔列于一排的其他四位神灵可以认定为如下神灵：左一是功德王具木鸟形者，左二是语之王战神一男；右一是身之王门普布查，右二是意之王帝释，左右二神中央为白哈尔。

占据画面边沿的比丘、黑帽巫师和武士都是各种先行，每组有一千名，他们就象我们在这里翻译的文献中叙述的那样围绕着主

神、以保卫主神。此外，唐卡中描绘的各类野牛、野驴等等代表着跟随主神的无数的猛兽，如十三只乌鸦代表各种鸟禽，据说它们是在主神的头顶盘旋。

白哈尔及其特属伴神

关于白哈尔神本身，也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有人认为他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我们也提到白哈尔是三百六十名王系魔的首领。一些焚桑仪轨文献① 祈请九位王系魔，另一些文献称有“大王魔”和“小王魔”。王系魔是招致瘟病的神魔，据说他可以引起精神病。我们在一份投施“王朵”仪式时所使用的祈愿文中发现了王系魔一些成员的名字，他们是：王系魔白光神、杨乌让王（ཡང་ཞུ་རང་རྒྱལ་པོ་）、赞保彭卡那保（བཙན་པོ་ཕུང་ཁ་ནག་པོ་）和宗姆芒格玛姆（བཙུན་མོ་མང་དགེ་དམར་མོ་）；此外还有居于东方的杰保尼桑赛，居于南方的雅秀玛保，居于西方的白命主，居于北方的赞贡玛保（བཙན་འགོང་དམར་པོ་）。属于王系魔的其他各种神灵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了。

叶斯开在《藏英辞典》第七页收录了 ཀྱེ་པང་（པ་）一词，并做了如下的解释：“ཀྱེ་པང་，拉霍尔（Lahoul）的一种偶像名，与这些地区大部分的普通偶像相同，ཀྱེ་པང་也是由木棍或裹有破布[129]的木块制成，但十分的可怖和具有魔力，据说他就等同于卫藏的白哈尔，对它的崇拜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我又一次考查了西藏人中间对这件奇特偶像的崇拜情况，但没有一个人，甚至是最博学的大师，也没有听说过有带如此名称的偶像。

传说是讲到白哈尔偶尔以独个人身出现在忠诚的崇拜者面前，人们认为他是出身贫寒的僧徒的救星。

关于白哈尔的明妃魔曜明嘎（意为“白眉魔曜”）的情况知道得

①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可见本书 320 页。

较少。她名字前半部分“魔曜”指明她是由“魔”与天神“曜”结合而生。“明”(སྨིན་)字面意思是“眉”,但也有星相学方面的意思,因为སྨིན是昴(the Pleiades)的藏语名称,སྨིན་དྲུག་就是“昴宿”,指大熊星座,就是སྨིན་བདུན་(北斗七星)。与这位女神名字相似的另一女神是喜金刚的母亲,叫做“魔曜白眼”。与白哈尔及其男性伴神不同,无论是魔曜明嘎,还是前面提到的其他伴妃,据说都不能控制宣谕代言神巫。

白哈尔“个人”的特定伴神,就如同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据称是非常多的。① 除了已经列出的神灵之外,陪伴他的还有十三位“李巾通嘎”(显然是指一组歌舞神),十六位杰姆色玛(རྒྱལ་མོ་གསེམ་མ་),还有三百六十位装备铠甲的武士(ཟུག་པ་)。②

西藏人中间也偶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苏普阿巴,就是上面谈到的传说中拒绝成为桑耶寺护法神的那位神灵,只不过是白哈尔的一个化身。但藏文文献不完全同意如上观点,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说他是龙王,其他的文献认为他是乾达婆之王。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苏普阿巴除了念青唐拉山神之外还会有谁呢!而且“苏普阿巴”[130]一词据说就是单指作为念青唐拉山神为“神”(ལྷ)时的称呼。有关念青唐拉与五身诸神之间存在的联系,在由胡斯(Huth)翻译的一部藏文历史著作中也有所指示。③

---

① 等同于白哈尔或白哈尔“化身”的一位神灵是噶玛赤列或杰钦噶玛赤列。Hanbury-Tracy 在他的著作 1938 年伦敦版的《西藏黑河》第 66 页写道了噶玛赤列的代言神巫的幻迷状态。噶玛赤列的地位及其与白哈尔的关系在吐蕃文献目录 5625/78(这份文献将杰钦噶玛赤列作为当雄的护法神)6248、6936(作为色拉寺的护法神)和 6935 中都有所叙述。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我没有得到。

② 藏文参考书目 180。

③ 胡斯《蒙古佛教历史》法国斯特拉斯堡 1892 年版,第 134 页。此外还可参见拙著《噶厦宣谕神》142 页注 40;关于胡斯所译著作的确切名称见罗列赫,《蒙古宗教源流的作者》,载 1946 年伦敦出版 ORAS,192—198 页。

一些西藏认为是白哈尔化身、或者至少是白哈尔弟子的另一位神是李巾哈热(ལི་བྱིན་ཧ་ར་)，这位神我们在班丹玛索杰姆的伴神中已经碰到。他也被称为胜上(རྒྱལ་མཆོག)李巾哈热，属于无上八部。人们认为李巾哈热在桑耶寺显形，装成与载乌玛保的主要代言神巫完全一样的神巫模样。然而，根据另一份文献，说李巾哈热只不过是梵天的一种化身而已，因而他的全名又称“梵子李巾哈热”。

我们已经介绍了施拉金特威特所写的关于五身神的第一种描写。① 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到了白哈尔及其伴神的名号，我们在这里用翻译的藏文名称与之加以比较如下表：

	藏文文献名称	
施氏名称	**头　衔**	**名称**
鲁旺(ཀླུ་དབང་)	意之王	帝释
比哈尔大王	身之王	门普布查
塔沃却杰保(ཐ་འོག་ཆོས་རྒྱལ་པོ་)	功德王	夜叉具木鸟形者
战神大王	语之王	战神一男
白哈尔	业　王	白哈尔

我们在这里列出施氏提到的两个新名称：意之王帝释的别名鲁旺(龙王)，功德王具木鸟形者的别名塔沃却杰保。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用“龙王”一词来做帝释的名称，无论从我见过的藏文文献，还是给我作助手的藏族学者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还能记起功德王夜叉具木鸟形者，[131]他能控制嘎东寺的预报天气的咒师，据说具木鸟形者可以给龙施加法力，而“龙王”这一似乎比较口语化的词或许是指功德王而不是指意之王。

① 施拉金特威特《西藏佛教》99 页。

关于塔沃却杰保一词的解释则比较容易，根据隆多喇嘛所说，这不过是白哈尔的大臣布查那保的另一个名称。这位神灵似乎就是名为“响白（ཤངས་པད་“鼻莲”）的神，人们认为响白是色拉寺的一个扎仓，即“下色拉扎仓”的专门护法神。① 塔沃却杰保或许就是塔沃觉沃坚参（ཟ་འོག་ཇོ་བོ་རྒྱལ་མཚན་），列在护法神祈愿文中的一神名，他被描绘成一个黑色的神，右手挥舞金刚，左手持宝瓶置于胸前，头戴萨台（སག་ཞེབ་）帽，骑黑马或白狮。这位护法神据说是一位非常暴怒和好战的神灵，这种好战性时时在色拉寺的僧人中表现出来。根据西藏的传说，塔沃却杰保是印度那烂陀寺一位僧人的精魂，该僧生前是在那烂陀寺煮茶，可是，由于生前的罪业，以精怪之形脱生在西藏，后被禳解而收服，从而变成了一位护法神，但他恶习不改，时时做怪，如传说所讲，由这位护法神挑起这么一件事：塔沃却杰保显形为居于昌都一寺院的僧人，后他派一僧前往拉萨，其时恰好是第穆仁波且（活佛）的二辈转世，并将成为西藏的摄政。因为一些原因，塔沃却杰保早就决定不应该由第穆提任此高位，否则他就会被杀。因而这次他要求他派的僧人在举行转 世仪式的前夕进入未来摄政所居的帐篷，推倒帐篷的中柱。就在帐篷倒下的那一刻，据说那位僧人就依靠魔力抓住了第穆转世活佛的“身魂”，从而杀死了这位转世活佛。这位僧人如塔沃却杰保所指示的那样做了之后，就有了不可否认的恶业。后回到昌都的本寺，度过第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在屋子里有两大块银片和一盏小金灯，是这位残暴的护法神给他做恶业所予的报酬。不久，该寺的一位高僧发现了这位僧人取得如此财富的秘密，就警告这位罪人把这些礼品立

① 关于塔沃却杰保地位的详细情况记于吐蕃文献 5625/87，遗憾的是我没得到这份材料。

即处理掉，[132]否则会有大难临头。可是，这位恶僧不听高僧的劝告，继续藏着这不义之财。一年之后，塔沃却杰保出现了，他杀死了那位僧人，又拿走了自己过去送给此僧的报酬。为了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塔沃却杰保被迫再次立了重誓，由帕巴拉活佛对其进行监管；为了防止他到处游荡，这位护法神的手脚都被套上很重的铁链。

护法神巴拉瓦（འབ་ལ་བ་）是另一位较小的神灵，他也被认为是白哈尔的一个"化身"。人们将他描绘成"赞"形魔，但他通常并不骑红色马。他有两处主要的居地，一处是丹巴（དན་འབག་）、一处是普夏（ཕུ་ཤར་），都靠近哲蚌寺。

还有如下四位神灵显然也是白哈尔及其伴神的"化身"：

多吉托白（རྡོ་རྗེ་ཐོག་འབེབས་），此神具有八岁男童之外貌，生有绿松石眉和海螺牙，挥舞长矛、骑狮。

一眼黑猴，武器是铁剑和利矛，坐骑是猴。

命主大王，生有一只眼，头上只有一根头发。兵器是铁斧，骑铁缧。

战神白哈尔，穿九折红褐披风和黑丝圆顶帽，骑狮，舞剃刀。

在众多的属于白哈尔伴神的待者与"干事"之中，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两位：一位是干事托赞巴①（ཐོག་བཙན་པ་），他被描绘成一身铠甲的红色骑士，右手挥舞长矛，左手挥舞绳套。他的主居地是班日色康（དཔལ་རི་གཟིམ་ཁང་）的小庄园，前噶厦宣谕神巫坚参他青[133]的诞生地。在班日色康，托赞巴总是掌握这位宣谕神巫的父亲，现在是坚参他青的姐姐做他的宣谕神巫。

据说托赞巴由坚参他青后来的主要对手，即所谓洛本（སློབ་

① 藏文参考书目100，第8叶a。

དཔོན་)的精魂陪伴；这位精魂现在也已变成了护法神，敬称“洛本啦”(སློབ་དཔོན་ལགས)，由于洛本生前饱受身体残疾的痛苦，因而，他的代言神巫进入幻迷状态后也跛着腿。讲述这位小护法神起源的故事我们将在介绍乃穷宣谕神巫地位及历史的一章中论述。

第八章

金刚具力神

西藏有一则传说讲到护法神金刚具力神多吉秀丹（རྡོ་རྗེ་ཤུགས་ལྡན་）[134]在白哈尔神成为出世间神灵之际，将继任白哈尔作为众世间护法神之主神。与其他的护法神相比较，被称作战神大王和命主的金刚具力神是一位形成相对较晚的神灵。下面的一则传说说明了金刚具力神形成的过程和形成的时间。

在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执政期间，哲蚌寺一位名叫索南札巴（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①的活佛因其学识和智慧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并逐渐地被他的同乡和弟子所推崇。但是另外一些活佛，甚至是噶厦政府对他日益增大的影响却非常嫉妒，于是，他们决定结果索南札巴的性命。然而，这位活佛由于他所获得的超凡法力的帮助，能够挫败威胁他性命的种种企图。最后，由于厌倦了无休止的私谋和共谋，索南札巴决定离开尘世，他召来大弟子，告诉他自

① 承蒙罗列赫博士见告，据文献《金刚具力神酬补法》（རྡོ་རྗེ་ཤུགས་ལྡན་གྱི་བསྐང་སོ་），这位活佛上师被认为是师堆增札巴坚参（འདུལ་འཛི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的转世。札巴坚参的第一代转世是班钦索南札巴（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1478—1554，图齐《西藏画卷》卷二所列表），第二代转世是活佛索南札巴（སྤྲུལ་སྐུ་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第三代转世和最后一位转世是上述传说提到的人。

己的决定，要弟子在他去世后烧掉他的躯体，他还预言说，如果他的敌手对他的种种指责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就会从火葬的柴堆中冒出一股圆柱形的烟雾冲向天空，形成一块巨大的、张开手掌形的黑色烟云。

说完上面的遗嘱后，尽管他的弟子们百般祈求，这位活佛还是用一支禅杖插入自己的口中窒息而死。活佛圆寂后，大弟子把他的尸体[135]放在火葬用的柴堆里，用他自己的手点燃了柴堆。这天恰好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天气，从火葬柴堆中冒出的烟雾呈笔直的圆柱形直冲天空，不久就形成了呈伸开手掌形的黑云，正如活佛生前预言的那样。看到这个征兆，大弟子双膝跪下，祈请师傅的灵魂不要离开尘世，留在这儿报仇。

这次事件后不久，卫藏地区遇到了大灾难。城镇和乡间都流行死人伤畜的恶疾。噶厦政府屡遭不幸之事，就是达赖喇嘛也不能幸免：一些不知名的恶邪之力在正午就开始显现，打翻了送给达赖喇嘛御用的装食物的盘子，损坏了他的私人财物。为了驱除精魂，不得不在正午吹响巨大的法号，以致于达赖喇嘛不能安静地就餐。

随后不久，占卜师和宣谕神就发现了是一位寻找仇敌复仇的精魂导致了这一系列的麻烦，许多大德喇嘛和巫师试图摧毁这种恶力或者至少禳除其邪祟。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噶厦政府要求敏珠林寺①的大德上师抓住，并毁掉这个漂荡的精魂。这位大德喇嘛在布达拉宫前落座，举行火供"护摩"仪式，用魔咒之力吸引精魂到他手中准备好的长把勺中。在大德喇嘛正要焚烧他的捕获之物

① 敏珠林寺，全称 སྨིན་གྲོལ་གླིང་མགོན་པ་，位于西藏山南札囊县，1679年清康熙十年，五世达赖的经师代达岭巴（གཏེར་བདག་གླིང་པ་）所建，是南传宁玛派的祖庙。1718年被蒙古准噶尔部焚毁，旋即修复，康青各地较大的宁玛派寺院僧徒多在此学习藏语文和天文医算，尤以书法著名——译者

时，梵天的怒相身形犀甲护法决定帮助这位被囚禁的精魂。他在大德喇嘛的眼前霎那间变出一座巨大寺院的幻影，但是大德喇嘛立刻识破了这个骗局，没有松开捕获之物。接着，犀甲护法显形，将他的长矛戳到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脚下，好象要把达赖喇嘛的这个居处掀翻。就在这一刻，大德喇嘛的注意力从长把勺移开，被囚禁的精魂立刻跳了出来。因为所有的企图都被证明是徒劳的，噶厦政府和格鲁派的高僧大德现在才发现所有不幸的根源是他们过去曾经不公正地对待索南札巴。于是，他们决定祈请索南札巴的灵魂友善地对待他们，不要再引起进一步的伤害，成为格鲁派的护法神。精魂应允了这个请求，以金刚具力多吉秀丹的名字成了格鲁派一位主护法神和格鲁派寺院的守护神。

金刚具力神的天界居地和他显现的各种身形在一份论述这位护法神崇拜方式的藏文木刻本中有描述："一座巨大的宽广的幕室霓虹宫，周围有陨铁护围栏，令人恐怖的烈火黑风、旋风三种交替穿过其间。环绕霓红宫的血海中汹涌的波涛涌向世界十方。在幕室的中央，填满了各种死去的生灵，在四种元素铺成的一层之上有一座髅骷山，在骷髅山顶上有一座巨大的令人恐怖的尸林。这是一个极度恐怖和凶险之地，是外貌凶怖之神怪如王系魔、赞、曜和玛姆、阎王、魔、厉神八部四伴神聚之地。此地有无数的喷出红白毒水的泉眼，形状令人恐怖的红色和白色的旃檀树、四季开花的树等等，形成了一道环绕幕室的牢固的屏障。从旋转扩展的毒雾中央，出现了一道令人胆战心惊的闪电。恐怖的风声如同雷鸣。黄色的闪光陨石和各种兵器的厉雷落在这里。这里是"世间厉神八部"；玛姆、命主和四类陪伴助手聚集的最令人战栗的地方。夜晚有磷火闪烁，白天有黑云盘旋。脓血和脂肪的厚雾整日地落下。渡鸦、尖叫的猫头鹰群、乌鸦盘旋其间，它们的喙中叼着被击败的仇敌和生障

魔的脑子,凄厉的叫声在空中回荡。满地都是稀烂、新鲜、腐败的尸体。血肉脂肪波涛汹涌澎湃。狮、虎、豹、黑色和褐色的熊,还有其他的猛兽游荡其间,追逐仇敌。在此居地的中央,黑陨铁地基的上面,有一座巨大的宫殿。它的东方由魔的头骨组成,它的南边由阎王魔的头骨堆砌,它的西边由罗刹的头骨堆砌,它的北边由夜叉的头骨堆砌。宫殿中央的墙和上部建筑物由珍贵的天青石建战。

进入令人极度恐怖的骷髅头骨四角宫殿有四大门。宫殿的四角[137]都由玛瑙组成,四大门由绿宝石组成。四大门的门框用金制成,金光耀眼。门栓由珊瑚制成,门顶端的上部建筑用珍珠制成,所有建筑都涂上尸血。在(宫殿)的里面,梁柱之上都挂满了骷髅,梁柱之上包、挂的柱饰都由人骨制成。悬挂的饰物是肠子,屋檐突出的部分由骷髅建筑,雨漏是用干头骨做成,汉式风格的飞檐看起来令人战栗。因为它是由暴凶残的罗刹骷髅做成的。在用人头和人心砌成的女儿墙上插了一面用虎、狮尸和人尸做成的胜幢。各类魔鸟落在这里,用它们的叫声恐吓佛法之敌。此外,还有“不断增强的王统保护者的伞盖”,“胜幢”、圆形旗帜和黄布战旗,伞盖和旗帜的尖端饰有宝石,旗帜的边缘流苏上往下滴着血。

在宫殿的里面,铺了一层人尸和马尸,人血和马血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一个湖泊。人皮和虎皮扯起做窗帘。焚烧“大供”(如人肉)的烟雾布满了世界十方。在宫殿外的台子上面,复活的尸体和罗刹女在一起跳跃,四种陪伴助手和骷髅在那里表演舞蹈。在宫殿的四边上挂满了割剥的象皮挂饰和尸皮。有胜幢和狮尸制成的圆形旗帜、湿肠子制成的垂缨、各种头颅串成的花环、用人的五官制成的装饰,用人发制成拂尘和其他恐怖物品。

在这个可怕的、令人恐怖的超凡居地的内部,在猛烈的燃烧的火雨的中央,一束光射出黑红色的字母 ཧཱུྃ,从中生出毁灭所有魔

敌、佛法之敌和众生障魔的教法之主，能获得完美心智的教法之主，王统世系的护主、大战神之主，心智之王、威猛可怖的金刚具力神多吉秀丹，他的身体一身黑红色，如同凶猛罗刹，他的嘴巴如同天空般的无底洞。龇露四根如同冰尖般锋利的牙齿。在牙齿之间伸缩着如同光链般速度运行的，能引起三界震动的舌头。金刚具力神念诵玛热雅拍咒（Mā ra ya phadmantra）[138]将叛誓仇敌、邪魔、生障魔囚禁在一座巨大的围墙堡垒之内，他的眉宇怒皱，三只冒血的眼睛怒视生障魔（viohnas）。从他的眉毛和面毛生起的黄红色火焰彻底烧死了四魔。他黄褐色的头发从根竖起，在头发中央的顶上，有一个太阳曼札，上面居住着众护法之主，教法之王，呈善相的宗喀巴（ཙོང་ཁ་པ）① 大师。

金刚具力神多吉秀丹猛烈地扇动双耳产生出降伏魔怪的飓风，扫除了所有佛法之敌、叛誓者和生障魔的居地。从他的两只鼻孔里冒出积雨的云雾，又从中传出巨大的雷声和闪电，他用黄色的闪电扫清生障魔的居地。

金刚具力神生有一面二手。他的右手挥舞指向天空的闪光冒火剑，剑用陨铁制成，能砍断所有仇敌，叛誓者和生障魔的命根子。他的左手置于胸前，手持骷髅头碗递向嘴边，碗内装有仇敌叛誓者和生障魔的五官、心脏、脑浆和湿热的血液。在他的左臂弯上卧了一只能吐出所有想要的财宝的如意兽和一把金钩，用全钩可以集得三界之力于一身。在他的头上戴的是五千骷髅头骨头冠，肩上挂一只用五十颗刹砍下的还在滴血的头颅串成的花环。人骨做成的耳环和蛇是他的的耳饰，他整个身体都饰有珍宝等等。人皮是金刚

① 宗喀巴（1357—1419）格鲁派的创始人。详细介绍请看图齐《西藏画卷》卷一，页116。

具力神的地毯，身穿割剥下的象皮作上衣，下身穿虎皮围腰，佩看起来令人恐怖的"墓饰"。金刚具力神依靠在一万种金刚杵铺成的基础上建成的 rajka-paryanka 战胜了上方、下方和中间的所有生障魔，他骑在陨铁大鹏的翅膀上征服了"三界"，将厉神八部置于统领之下，使众凶神胆战心惊。

在东方居住着金刚具力神的"身之化身"希瓦杰钦（སྐུའི་སྤྲུལ་པ་ཞི་བའི་རྒྱལ་མཚན་），一身白色，呈平和相。右手挥舞饰有镜子的占卜箭；左手持头盖骨碗。[139]

在南方居住着"功德化身"杰贝杰钦（རྒྱས་པའི་རྒྱལ་ཆེན་），此神怒笑，呈傲慢姿态，右手持装满不死甘露内有很长如意树的"寿瓶"举向天空。左手持装满珠宝的平盘。骑一匹黄色的神马。

在西方居住的"语之化身"旺堆杰钦（དབང་འདུས་རྒྱལ་ཆེན་），一身白色，呈微怒相。右手挥舞能征服"三界"，饰有红旗的铁钩，左手持珍宝绳套。骑粉红色狮。

在此方居住着"业力化身"查保杰钦（དྲག་པོའི་རྒྱལ་ཆེན）。他一身绿色，呈怒相。右手挥舞指向天刀空，能砍断敌人命脉的"水剑"，左手持装满心脏血的头盖骨碗，骑一头异常凶猛的虎。

四方的神，如同中央的主神一样，都戴着五千骷髅头骨头冠，五十颗剥割下的人头串成的花环，身上佩有恐怖的"墓饰"。①

我们这里再列举一份五身佛情形下的五方分配法，即金刚具力神的五身身形被称作"意之化身"而居于中央、"身之化身"居于东方，等等。

本书参考书目 54 所引文献② 对金刚具力神各种身形的描述

① 参考书目 53、叶 2a—6a，书后原文引文 TEXTE。
② 叶 46

稍有不同，五十四对金刚具力神的五种形貌所给的名称与上面所列举的名字不相同：

参书目 53	**参考书目 54**
意之化身	金刚具力神
身之化身	大日具力（རྣམ་སྣང་ཤུགས་ལྡན་）
功德之化身	大宝具力（རིན་ཆེན་ཤུགས་ལྡན་）
语之化身	莲花具力（པདྨ་ཤུགས་ལྡན་）
业力之化身	业力具力（ཀརྨ་ཤུགས་ལྡན་）

比较上面所列的两份文献，其中最显著的是造像学方面的差别；参考书目 53 命名为希瓦杰钦（ཞི་བའི་རྒྱལ་ཆེན་）[140]的是白色金刚具力神身形，而参考书目 54 的是大日具力，根据第一次提到的文献是左手持头盖骨碗，但根据第二次提到的文献却是手持绳套，旺堆杰钦（དབང་འདུས་རྒྱལ་ཆེན་）是白色，骑一头粉红色狮，而相应的莲花具力是一身血红色，身穿“大臣装”，绮一条绿松石龙。第二份文献还提到了作为伴神的九明妃和作为坐骑牵引人的九位比丘；遗憾的是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格鲁派的法师认为这九位明妃是“九集美大明妃”（མཛེས་སྡུག་ཡུམ་ཆེན་དགུ་）；他们还说陪伴金刚具力神的还有十位佩戴兵器的年青人。

参考书目 71 列出的据说是金刚具力神一些身形的形貌又有一些区别。根据这份文献，希瓦杰钦是一身白色，持占卜箭和绳套。杰贝杰钦（རྒྱས་པའི་རྒྱལ་ཆེན་）双手举装满珠宝的容器。旺堆杰钦为一身玛瑙红色，绮一条绿松石蓝色龙；身空“相论”（ཞང་བློན་）的服装。查保杰钦（དྲག་པོའི་རྒྱལ་ཆེན་）一身红色，右手挥舞剃毛刀，左手握人心。

象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金刚具力神是一位主要由格鲁派崇拜的神灵。格鲁派将金刚具力神看作是寺院的专职守护神，特别是著

名的甘丹寺(དགའ་ལྡན་)[1]寺的守护神。在格鲁派的大多数寺院中,人们都可以在专门用来崇拜护法神的护法神殿找到金刚具力神的绘画或雕塑神象。有时,金刚具力神的巨大身像还被画在寺院入口左侧主殿内壁的墙上。

与我们上面描述的都不同的一种金刚具力神身形是萨迦派崇拜的,他们把这位护法神看作是护卫萨迦寺(ས་སྐྱ་དགོན་པ་)[2]萨迦派主寺的世间护法神之主神。这位萨迦派的金刚具力神被描绘成骑一匹黑马的神灵,因此,他以"骑黑马金刚具力"而闻名。

在本书参考书目 53 叶 66,有一段祈愿文列出了金刚具力神在崇拜者面前出现的地方和他要完成的各种任务:

"从较高法界的大喜之地,战神大王,非凡的执金刚宗喀巴的教法卫士,您,比'三世'众神站得更高,来到了这个居地。"

多吉秀丹载 (རྡོ་རྗེ་ཤུགས་ལྡན་རྩལ་),不定的身形,请从称作"密严刹土"("金刚执居地")的天界居地来。

"作为'三界'生灵的命主,请从四面坛城中来。"

要做必胜信仰的护主,请从兜率天 (དགའ་ལྡན་མཁའ་སྤྱོད་) 来。

要完成平抚使命,请从岗底勘探雪山 (ཏེ་སེ་གངས་) 来。

要完成迅速地宏传佛法的使命,请从卡乌查宗 (ཁའུ་བྲག་རྫོང་) 来[3]

要完成迅速增加教法之力的重任,请从达隆念 (དར་ལུང་གཉན་)[4] 来。

---

① 甘丹寺是西藏拉萨三大寺之一,位于拉萨以东达孜县境内。建于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是三大寺中建寺最早的,为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所建。——译者

② 萨迦寺分为南北二寺。南寺位于萨迦河南岸的平坝,北寺位于北岸灰白土(ས་སྐྱ)岩的下面。北寺建于一〇七九年(宋神宗元丰二年),相传南寺建于一二六八年。北寺现已残破,南寺保存较好。——译者

③ 据说这是紧靠不丹边界的一个堡宅。

④ 据说此地位于萨迦地区。

要摧毁为害者，仇敌和生障魔，请从曲米嘎保（ཆུ་མིག་དཀར་པོ་）① 来。

要佑护“白方”，请从顿普却果（དུམ་བུ་ཆོས་འཁོར་）② 来。

要摧毁“穷保（འབྱུང་པོ་）魔众，请从南热查贝角（ནམ་རབ་དྲག་པའི་ལྟག་）③ 来。

要增广众生幸福，请从措都嘎蔡（ཚོང་འདུས་དགའ་འཚལ་）④ 来。

要解救那些不知如何证得“涅槃”的人，请从萨迦穆群（ས་སྐྱ་སྨུ་ཆུང་）⑤ 来。

要驱散“黑方”王赞（རྒྱལ་བཙན་）魔众，请从俄吉丹噶（ཇོར་གྱི་རྟེན་མཁར་）⑥ 来。

要明晰黄帽派（格鲁派）的法理，请从日沃却吉林（རི་བོ་ཆོས་ཀྱི་གླིང་）⑦ 来。

要护卫口传教法，请从翁吉祖拉康（འོན་གྱི་གཙུག་ལག་ཁང་）⑧ 来。

要禳灭王系之仇敌，请从李衣杰康（ལི་ཡི་རྒྱལ་ཁང་）来。

要修习瑜伽功，请从札西窘（བཀྲ་ཤིས་སྒོངས་）⑨ 来。

要持佛教金色旗帜，请从卓康德庆角（སྒྲོ་ཁང་བདེ་ཆེན་ལྟག）⑩来。

您，魔曜、王赞魔、夜叉、神和龙、罗刹、独脚鬼、穷保魔、世间厉

---

① 或许是图齐《印度—西藏》卷 IV/1 页 59 提到的地方。

② 据说是拉萨以南三驿站以远的一个地方。

③ 大概就是拉萨以西的寺院南热塔布札仓（ནམ་རབ་དྲགས་པོ་གྲྭ་ཚང་）。达斯字典；页 762。

④ 或许就是敏珠林寺附近的葱都措巴寺（ཚོང་འདུས་ཚོགས་པ་）；见图齐《拉萨》页 124。

⑤ 据说是萨迦地区的一个小寺。

⑥ 可能就是萨迦的俄寺（ངོར་），叶斯开《字典》页 130，达斯字典页 357。

⑦ 可能就是日沃却林（རི་བོ་ཆོས་གླིང་），见达斯《世界广说简介》JASB、加尔各答 1887，页 20。

⑧ 可能是处于“俄”（ཇོར་）谷的一神殿；图齐《拉萨》页 108。

⑨ 可能是甘丹附附近的一堡宅。

⑩ 或者是“富户新房”，多吉秀丹代言神巫在拉萨的居地。

神八部、完成您任务的刽子手，请您们全部到这里来。”

崇拜金刚具力神时供奉给他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供品的：冒着一个又一个黄红色泡沫的心脏血，用五官制成的颤动的花朵，焚烧白香和熏烧“大肉”供品产生的烟雾组成的弥漫的烟云；人油点燃的用人发作灯蕊的灯火，由脑浆、血液、胆汁和人的五官、心脏、肉和骨头等腐败而成的食物组成的有强烈异味的液体；大法号、胫骨法号和头盖内鼓奏出的欢娱的“声音供品”。大量的象征性动物供品：有鹏、龙、狮、象、骡、马、野牦牛、家牦牛、犏牛、山羊、绵羊、印度虎、豹、熊、鬣狗、渡鸦、长尾褐毛猴、狼、野猪、山猫、东北虎、雌鹿、野马、麝鹿、野绵羊、犀牛、羚羊和其他野物，猫头鹰、枭、乌鸦、秃鹫、孔雀、鹦鹉、杜鹃、食鼠鹰，隼、渡鸦和其他家禽。

供品还应包括年轻僧人的漂亮，艳丽的服装、“墓饰”、喇嘛的上装、闪光剑、装有五官和人心的头盖骨碗、铁钩、缚魔绳套、大挺杖和如意兽。人骨制成的珍宝围腰、当做卡垫的人尸，新剥下的象皮和虎皮作成的围裙，占卜箭、头盖骨碗、装满珍珠的平盘和“寿瓶”。巫师的黑帽、长袖法衣、珍宝、蛇组成的手镯、人骨制成的饰品、皮靴、腰带、装有丝缨带的华盖、胜幢、马鞍鞯，用坚硬甲皮做成的铠甲用光照世界各方的金刚做成的头盔、剑、箭、矛、战斧、刀。还有王室七宝、如意树和如意宝。用堆成的肉和杀死的生障魔的骨头做成的朵玛，由血，青稞酒和汉地茶混成的供品饮料

供奉给金刚具力神的供品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供奉给金刚具力神平和善相身形的，另[143]一类是供奉给怒相身形的。因此，使神灵双目欢娱的应供奉：能扫除愚痴黑暗、光如日月的如意宝珠，用人尸发做灯蕊，用人油点灯的灯盏之光。使神灵嗅觉欢娱的有：樟脑，旃檀木、松香和芬芳香料，混和血和胆汁做成的有强烈异味的液体，欢娱神灵味觉的有：三白和三甜，供做饮料的甘露，拥有

一百种味道的人神极喜食品，堆成须弥山一般高的山状的肉骨食物。欢娱神灵听觉的有：七种乐器的美妙音乐、六弦琴和长笛的声调、人和神的谐和的音调，敲击头骨鼓和吹奏胫骨法号的凄厉声音。欢娱神灵触觉的有：纯白的宽布。①

金刚具力神的两位助手是卡切玛保(ཁ་ཆེ་དམར་པོ་)和南喀巴增(ནམ་མཁའ་སྦར་འཛིན་)，据说两位神灵都是金刚具力神的"大臣"。卡切玛保的居地和形貌是按如下方式描绘的：在刺向天空的红铜岩的中央，在由人血和马血形成的涌动的红海洋的波涛中间，是一座优美，辉煌的用皮革建成的黑褐色宫殿，里面居住着"化身护法"、野赞卡切玛保。他的身色如同太阳光照射到巨大的珊湖山上发出的光的颜色。他具有"天神之子"的形貌，生有一面二手。他右手挥舞一支红色的尖矛，用它可以刺穿叛誓者的心脏。他的左手持赞魔绳套，置于胸前，用它可以套住生障魔的脖子。他身穿皮胸甲和皮头盔，头盔上饰有九色丝缨的胜幢。他的面部呈暴怒相，紧咬下唇。眼睛布满了血丝，怒视生障魔。他骑一匹非常暴烈的红马，马身上有如同毡的白斑，具有魔力；备有无价的马鞍，戴前肚带和其他马饰。②

南喀巴增据说也是一位野赞，踩在一具腐烂的尸体之上。他的身色是红色，生的一面二手，三眼，呈暴怒傲慢相。他的服[144]饰和标志据说都是"自生"的；他右手挥舞红色长矛，左手持套住生障魔脖子的绳套。头戴用红丝制成的头饰。③南喀巴增是一位形成时间非常短的护法神。下面的一则传说介绍了这位护法神形成的过程。——大约二十年前，一位蒙古喇嘛到印度去朝圣，在他回来的

① 参考书目 53，叶 96。
② 参考书目 71，叶 10a.
③ 参考书目 145，叶 12a。

路上，在帕里宗（ཕག་རི་རྫོང་）附近被暴风雪围困，而被冻死。一些西藏牧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们就对这位死去的僧人上师开玩笑。这可激怒了这位死去的喇嘛精魂，开始伤害这些牧人和他们的畜群。活下来的几个牧人就去咨请春丕河谷东嘎寺的主持喇嘛、聪慧多识的卓姆格西活佛，他不久就发现了牧人不幸的根源。活佛开始平抚激怒的精魂，成功地将他收服为一名誓愿护法神，将他置于金刚具力神的统辖之下。后来，就在发现蒙古喇嘛尸体的地方建了一座小"赞康"（བཙན་ཁང་）现在，南喀巴增是春丕河谷格鲁派的主要寺院东嘎寺的护法神之一。

另一位起源于晚近的作为金刚具力神伴神的护法神是梅塔（མེ་ཐར་）。据说这位神灵是1912年被噶厦军队毁坏的丹结林寺（བསྟན་རྒྱས་གླིང་）库主的精魂[①]这位不幸的库主被藏军俘虏、活活剥皮而死。此后，他的精魂变成了一个凶暴的精怪。后来，他被色贡活佛（གསེར་ཀོང་རིན་པོ་ཆེ）收服，成为佛教的一位护法神。梅塔被描绘成穿着上等俗官艳丽衣服的神。他一手持念珠，另一手挥舞矛。有时也被描绘成骑蓝马的神。

象白哈尔和他的伴神一样，金刚具力神和他的两位"大臣"据说也拥有代言神巫。充作金刚具力神代言神巫最著名的一位是居住在拉萨一处叫做卓代康萨杰康（སྡེ་བདེ་ཁང་གསར་རྒྱལ་ཁང་）或卓康德庆角神殿的神巫。他是西藏少数几位可以允许结婚的噶厦代言神巫之一。靠近神殿附近的一间房内还居住着卡切玛保最著名的神巫之一。

① 见贝尔《西藏的宗教》页163，牛津上学1931年版。

第九章

大梵天神

梵天是印度万神殿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145]但他在藏传佛教中仅占一个次要的位置，他的藏文名字是 ཚངས་པ་，在这个名字之下的梵天被认为是生有四头两手的普通神形，与印度的造像观念相一致。然而，我们在西藏宗教艺术中更经常碰到的梵天被表现为一位白色的名叫白梵天的一头二手的神灵。据上面引用的文献(见本书 99 页)，据说除了白哈尔之外，可以按命主身形来召请白梵天，在梵天海螺髻的名称下据说他又以神知名。同样，梵天又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帝释天的名称出现，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有这样的例子，一位西藏古代神灵后来也用这位印度神灵的名称。在古代西藏的《格萨尔》史诗中白梵天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苯教文献《十万净龙经》讲到的梵天王是一种引发疾病的神灵；西藏的口头传说叙述印度的梵天崇拜是在班智达阿底峡入藏后的公元十二世纪开始在雪域传播的。

要在藏文文献中找到四头梵天的描述是很难的。但在另一方面，有关白梵天的传记却浩如烟海，其中的一些已经列在了藏文参考书目之内。白梵天也称作“神大骷髅鬼卒白梵天”(ལྷའི་གིང་ཆེན་ཚངས་པ་དཀར་པོ་)，或者在他的主代言神谕附体之后称“拉莫菩提角

护法”(ལ་མོ་བྱང་ཆུབ་སྒྲུབ་གི་ཆོས་སྐྱོང་)属于世间护法神系，虽然在神巫的仪式中伴随了一些源于印度的宗教观念，但他还是表现了属于誓愿系(དམ་ཅན་)的古代西藏土著神灵许多个性特征。下面的一段写明了通常描述白梵天的方式：

“从字母 ཟླུམ 中出现了一块四方形的珍宝天界居地，[146]有四个大门，居地的东边部分用水晶制成，南方部分用天青石制成，西方部分用红宝石制成，北方部分用金制成。居地上方饰有金刚石和珠宝的棚顶。墙上悬挂着用宝石、内脏、人头等做成的挂件，居地下面涌动沸腾着由死亡的敌人和生障魔的血和脂肪，人尸的肉和骨头组成的波涛。在最明耀闪亮的水晶宫殿的中央有一匹如同巨大雪山、肤如金色的良马，快如云彩，马身上缀满了用天界宝石制成的所有马饰。从这匹马的头顶出现了字母 ཧྲི 和月亮。从坐骑又射出了另一道光——切断了所有令人嫌恶的生障魔的“命脉”，积累完全控制所有心力的功德——然后再将光吸回字母 ཧྲི。如此，万物彻底变化，上神，三界之主，伟大在梵天立刻出现了。他的身色就如同一万束月光发出的白光。他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如同天高的水晶长剑，左手持装满珍宝的平盘、如同太阳光般的神奇光绳套和缚有旗帜的长矛。发髻上戴有白海螺，身饰天界珍宝。穿金盔甲，盔甲上有孔雀翎毛尖顶，并有摩羯形饰品，梵天身形非常漂亮，他勇敢、智慧、呈平和面相。他能用他的第三只眼洞察三界。”①

在参考书目 175 所引文献叶 2b 里描述的白梵天形貌与上面相比稍有不同。根据这份文献，白梵天一身白色，狂笑。右手挥舞水晶剑，左手挥舞战矛。左手指上缠“风绳”左手臂弯上卧了一只能增加财富的獴。梵天披的斗篷有三色：绿色、红色和白色，胸前有一

① 参考书目 12，叶 24a。

块圆牌，身体两边佩弓箭袋，头上的海螺头冠，穿高筒靴。文献提到的伴神有“千户长五兄弟”、“六部誓愿”、八大骷髅鬼卒，成千上万的小王系魔。白梵天的第三个身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他一身穿白，右手持短斧，左手持飞幡，骑一匹白马。

根据独具特征的发型，白梵天经常被称作具海螺髻白梵天。苯教徒声称具海螺白梵天就是“苯教保护神”命主大王尼邦赛（སྲོག་བདག་རྒྱལ་པོ་ཉི་པང་སད་）。据说具海螺髻白梵天这一名称仅仅是梵天作为印度佛教神灵时的名称。据说象雄的苯教徒称梵天为水晶骷髅鬼卒大王尼邦赛（ཤེལ་འགྲིང་རྒྱལ་པོ་ཉི་པང་སད་）。雍仲大食（གཡུང་དྲུང་སྟག་གཟིག་）的苯教徒将他认作白水晶骷髅鬼卒（ཤེལ་འགྲིང་དཀར་པོ་）。汉地称作达邦赛大王（ཟ་པང་སད་ཀྱི་རྒྱལ་པོ་）。在冲木（ཁྲོམ་）①他被称作命主世界大王。参考书目 69 列出的苯教文献将梵天描述成皮肤如白海螺的男子，穿白丝衣。腰间挂着弓箭袋，头上装饰着独具特征的海螺发髻。挥舞白矛，骑白马。他的伴神是众多的王系魔。——这里，我们再一次指明具海螺髻白梵天与白哈尔的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白哈尔本身，因为上面的名称“白水晶骷髅鬼卒”仅仅是白哈尔的名称之一，就象我们前边已经指出的那样。梵天的伴神也是王系魔，这种情况至少表明梵天也被看作是王系成员。

白梵天是三头六臂的马头金刚的伴神之一。马头金刚在一群挥舞绳套的赞中间，白梵天骑马立在他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梵天的头发换成突出的海螺髻。他的标志是水晶剑、太阳光绳套、长矛和珍宝碗，他身穿皮铠甲和皮头盔。②

在本书参考书目 159 所引文献叶 4b 描述了白梵天一位特殊

①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244，注 2。
② 参考书目 47，叶 45a。

的伴神，在文献中提到陪伴白梵天护法神的是以原始形态出现的居士白毡神（དགེ་བསྙེན་ཕྱིང་དཀར་བ་），[148]手持白色长矛和装满珍宝的碗，另外的伴神还有地方神乌相通巴嘎萨战神（ཨུ་ཤང་མཐོན་པ་དཀར་གསལ་དགྲ་ལྷ་），骑白马，持珍宝；此外还有仲秀本巴巾（འབྲོང་གཞུང་བྲུམ་པ་ཅན་）和查顿那（ཟམ་གདོང་ནག་）。

人们相信的白梵天居住的各种居地，他所要完成的使命都在本书参考书目 12 叶 25—26 页以如下方式描述："请从天界来，呈完美纯洁的法身；请从聚结的祥云中来，为了降服魔见，您有各种兵器；您，大梵天！您以各种身形出现，饰海螺发髻，为平抚众神，请尽快从梵天居处的大宫殿中来，您生有四面；从杨柳宫（A ḍakavati）①来，没有障碍地完成了宏传佛法的重任。您的四种标志使得四大洲震动。请以明媚善和面相来到这里，当增广（佛法）之力时，请从神居三十三天来到此地，天界后裔的您，具有无比的法力。当完成最完美的无上尺度的任务之时，请您从北方香巴拉（Sambhala）②的蓝色山中来。——手持红丝旗短矛，骑蓝色马——要将"三界"置于统辖之下。当您毁损了令人厌恶的生障魔，请尽快从位于南方的罗刹之地来，从楞伽（ལང་ཀ་）城来，您犀甲护法生着冒火的牙齿要毁灭所有的魔见。当您使人生起菩提心时，请从印度的菩提迦耶来。当您尽职护持藏地佛法时，请从永固天成的桑耶寺来。当您完成屠恶龙、魔断命屠夫之职时，请从昌珠寺（ཁྲ་འབྲུག་）来。③

---

① 藏语是（ལྕང་ལོ་ཅན་）：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575；在毕达克《十八世纪初中原和西藏》也提到了一处藏语叫'杨柳宫'的地方（莱顿，1950、页 266，

② 关于香巴拉见 A. Grünwedel，Derwrgnach Sambhala《通往香巴拉之路》Abhandlungen der kŏnigl. Bayer，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XIX/III，Mümchen 1915，PP1—118。

③ 一座距乃东八公里的古代寺院。图齐《墓王墓考》页 70，注 130《拉萨》页 116，注 49（此寺以藏有一幅珍珠唐卡而著名）。

当护持圣法和佛规时，请从称作“宗姆蔡”(བཙུན་མོ་ཚལ་)① 的圣地来。当您导引赞狂怒战魔时，请您从藏地叫做“次色”(ཚེར་གསེབ་)的地方来。为了抓住凶年的命脉，请您从拉莫绛曲角(ལ་མོ་བྱང་ཆུབ་ཅོག་)来。②。请来吧，梵天大神，请来吧！犀甲护法大王！请来吧，您的各种怒相护法化身；请来吧，您，八大骷髅鬼卒；请来吧，您，“命主之主帅”。

我们注意到，上面的文献中涉及到梵天的两个身形，已知的一位恰好说明了梵天作为“梵天具海螺髻”的特征发型。另一个身形称犀甲护法。第一个名称是梵天善相身形(ཚངས་པ་ཞི་བ)，而第二个名称犀甲护法或简称为“犀护”，是梵天的怒相身形。犀甲护法这个名称与姊妹护法的另一个选择的名称白戴巾(具疹者)(བེག་ཙེ་ཅན་或 བེག་ཙེ་)相对应。还有一种名称由犀甲护法传说中的居地“次色”而来，是很罕见的，这个名字是“次色大护法”(ཚེ་གསེབ་ཆོས་སྐྱོང་ཆེན་པོ་)或“次色巴”(ཚེར་གསེབ་ཅན་)。因犀甲护法的职能是护持一处叫做“翁嘎拉康”(མདོན་དགའ་ལྷ་ཁང་)的神殿，他又得名“翁嘎拉康法主怒相梵天犀甲护法”(མདོན་དགའ་ལྷ་ཁང་གི་ཆོས་བདག་ཚངས་པ་དྲག་པོ་བསེ་ཁྲབ་ཅན་)。③

白梵天和犀甲护法的特征在本书参考书目 48 所引文献叶 3b 里也有描述。在那份文献中，犀甲护法被描述成一位从梵天心脏射出的光线中诞生的神灵。

根据本书参考书目 71 所引文献叶 5b，犀甲护法有如下的形貌：“罗刹、大野赞犀甲护法一身红色，生有一面二手，三只转动的

① 据说此地位于拉萨以东约四十英里。

② ལ་མོ་ཅོག་，ལ་མོ་བྱང་ཆུབ་ཁོག་或 ལ་མོ་བྱང་ཆུབ་ལབ(达斯字典页 1202)是拉萨以东的一个村庄，梵天崇拜的中心。(拉莫 ལ་མོ་位于西藏达孜县境内，ལ་མོ་ཆོས་སྐྱོང་是噶丹寺附近的一位护法神。——译者)

③ 参考书目 48，叶 32a

眼睛。他的额头、眉毛怒相紧皱，龇露獠牙，用上齿咬着下唇，牙齿尖如冰柱。他右手挥舞大棒，用它遣散大群的精怪，他的左手呈于胸前做期克手印，持缚紧教法之敌头和身体的绳套。左臂弯中置一杆尖头缚有红旗的长矛。头戴饰有旗帜的头盔，在身上铠甲的上边缠着红丝飘带。[150]腰间悬着虎皮箭袋，豹皮弓袋和一把剑。骑一匹浅褐色良马，马身上备的鞍鞯和丝织头饰。在他的身边有一只朱砂色公鸡。

在犀甲护法的右边是"身之化身"，黑蓝色的龙赞，头戴黑帽，穿黑色的九褶飘动丝衣，一条蛇是他手持的绳套，骑黑马，一万条黑蛇作他的使者。

犀甲护法的左边是"语之化身"、黑红色的野赞，戴帽，穿飘动的红丝衣。左手挥舞红色赞魔绳套，左手挥舞红丝旗帜。骑红马，一只红猴子是他的使者。

犀甲护法的前面是"意之化身"、白色的神类，身穿白丝袈裟披风，戴白帽，身上饰的珠宝。他左手持白色绳套，骑白马，左手持缠和一支箭。他的使者是穿着全部代表他地位佩饰的比丘。——王中王，活佛且擦杜巾（མཆེར་སྡུག་ཅན་），身穿厚重的飘动红斑丝衣，右手持藤条，左手持白色旗帜。骑一匹黑马，派遣一位披挂齐全的小矮人做他的使者。

犀甲护法的背后是"功德化身"、白色的护库，头戴帽，穿白丝衣。右手持绳套，左手持藤条。骑朱砂色公鸡，头顶有斑的猫是他的使者。

占据内四方的"业力化身"是丹吉玛本（བསྟན་གྱི་དམག་དཔོན་），他一身红色，穿铠甲，戴红丝帽。右手持绳套，左手握藤条鞭。骑白蹄浅褐色马，一位黑咒师是他的使者[152]。

我们将犀甲护法的诸"化身"排成一个表如下：

功德化身护库

身之化身龙赞——犀甲护法——语之化身野赞

意之化身神类

内四方业力化身丹吉玛本

在本书参书目 47 页 60b 也有犀甲护法的描述。不过，在这份文献中，他的伴神的描述方法是大不相同的：犀甲护法的右边是“身之化身”、黑蓝色的龙赞，骑一匹黑马。身穿九褐黑丝披风，头缠丝织头饰，挥舞毒蛇绳套，黑蛇是他的使者。犀甲护法的左边是“语之化身”与主神名称相同，也称犀甲护法。此神一身黑红色，外衣也是红色，手持红色赞魔绳套和标枪。坐骑是赞魔红马，红猴子是他的使者。犀甲护法的前面是神护占据，此神一身白色，挥舞白色绳套。头顶的一只白色“神鸟”，出家的僧侣是他的使者。犀甲护法的上方是“意之化身”王中王，骑一匹黑色的马，穿红斑丝衣。右手持一根白棍，左手持白海螺。派出勇士做他的使者，犀甲护法的背后是“功德化身”法库护者，他是一位白色的神，穿同样颜色的丝衣。法库护者挥舞白色绳套，右手持白色杖。坐骑是白蹄马，猫是他的使者。占据内四方的是四位业力护法他们都穿铠甲，戴丝织头饰，骑白蹄褐马。他们每一位都右手挥舞白色绳套，左手持藤杖。派遣黑色的咒师作他的使者。

当我们讨论白哈尔的伴神时，我们提到了李庆哈拉神（ལི་བྱིན་ཧ་ར་），他是属于无上八部的神之一，被一些西藏人认为是白哈尔的“化身”或一个身形。此外，另外有一些人认为李庆哈拉是白梵天

的一个怒相神灵，在本书参考书目 159 所引文献叶 17a 将李庆哈拉的全名写作“怒相梵天命主光王李庆哈拉”，这个名称的简写在各类藏文文献中列为 ཚངས་པ་ལི་བྱིན་ཧ་ར་（梵天李庆哈拉）、འོད་ཀྱི་རྒྱལ་པོ་ལི་བྱིན་ཧ་ར་（光王李庆哈拉）．རྒྱལ་མཆོག་ལི་བྱིན་ཧ་ར་（无上王李庆哈拉），或简写为 ལི་བྱིན་ཧ་ར་。除了我们在描述班丹玛索杰姆（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རྒྱལ་མོ་）的伴神时提及的李庆哈拉的粉红色身形之外，还有李庆哈拉的一个烟灰色身形，在他的眉中央的一只冒火的眼睛，火褐色的冒火头发向上竖起。齿很长，以致向下伸到了胸前中央部分，下齿往上触到了脑门。李庆哈拉的右手持金刚和尖利的剑，左手持人心和放射阳光的绳套，身穿宽松的白丝衣，坐骑是绿松石鬃白狮子。

李庆哈拉护法神的第三个身形是李庆哈拉嘎保（ལི་བྱིན་ཧ་ར་དཀར་པོ་），也叫杰保哈佐（རྒྱལ་པོ་ཧར་མཛེས་），他身穿白色的“拉乌”（ལ་ཝུ་），骑一匹白马。他的兵器是水晶剑和白战矛。①此外，在本书参考书目 159 所引文献还提到了作为另外三位护法神伴神的李庆哈拉。他们是大怒世界女王——班丹拉姆（དཔལ་ལྡན་ལྷ་མོ་）的一个身形，一位三头女神，骑骡，六只手中持棍、头盖骨碗、拘鬼牌、绳套、镜子和橛。——此外还有褐红色的多吉增赞（རྡོ་རྗེ་གྲིང་བཙན་），一位身着铠甲的神灵和九头黑龙魔（ཀླུ་བདུད་ནག་པོ་མགོ་དགུ་），一位九头十八手的苯教神灵，据说他能吹走敌人的生命之息。

“命主具海螺髻者”据一些人说是白梵天的怒相神灵，他被归属在密八部之内。他的名称来源于他那独特的发髻，他的发髻与白梵天的发髻非常的相似：这是一种带有海螺突起物的发髻，在额头的上方用两条宽布条交叉将海螺固定。[153]

① 参考书目 6，叶 37b。

一位从属于白梵天的地方保护神被称作“大梵天奴仆”，他就是“龙魔牦牛头神”也叫“龙王具牦牛身形者”属于居士（དགེ་བསྙེན་）神系。正象他的神名指出的那样，他生有野牦牛的身形，铁蹄利角。人们认为他佩戴着骨饰，金铃和绿松石。①

西藏的白梵天还有两位主代言神巫。主要的一位居于拉莫寺（ལ་མོ་），此寺位于拉萨以东前往康区的道路约四十英里的地方。另一位神灵是在山南的昌珠寺；这两个地方在本书148页都曾提到。特别是拉莫寺的神巫，以“拉莫梵天”（ལ་མོ་ཚངས་པ་）而闻名，因他的预言神力而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因此，噶厦政府有时也咨请这位神巫。人们相信白梵天的犀甲护法身形是甘丹厦孜（དགའ་ལྡན་ཤར་རྩེ་）的特有保护神，即甘丹寺两个重要部门之一的保护神。据信一些噶厦宣谕神巫也被白梵天的这份怒神身形附体。有一位代言神巫居于拉萨西南约十八英里的聂塘寺（སྙེ་ཐང་/མཉེས་ཐང་ར་བ……བསྟོད），② 另一位居于当地的尼玛塘（ཉི་མ་ཐང་）。③

① 参考书目159，叶22a。
② 图齐《拉萨》页61，达斯字典页506，1160。
③ 达斯字典，页479。

第十章

善　金　刚

具誓善金刚(或译多吉来巴 དམ་ཅན་རྡོ་རྗེ་ལེགས་པ་)①简称“多来”(རྡོར་ལེགས་),〔154〕据说是试图阻止莲花生大师入藏的众多神灵中的一位,但事实上被莲师降伏,变成了佛教的护法神。据说陪伴他的有他的三百六十位兄弟。根据《莲花遗教》所说,善金刚多吉東巴和他的兄弟是在一处叫做“沃玉盖乌仓”(འོ་ཡུག་བགེའུ་ཚང་)②的地方被降伏的。他也被称做“杰却多吉提列载”(སྐྱེས་མཆོག་རྡོ་རྗེ་ཐིག་ལེ་རྩལ་“上礼金刚精义技”)“居士善金刚”——就是在苯教著作《十万净龙经》也称此名——“居士金刚成就”、“战神古拉桑”(དགྲ་ལྷ་སྐྱ་ལ་གསང་)、“玛桑亚邦杰吉”(མ་སངས་གཡའ་སྤང་སྐྱེས་གཅིག་)、③“玛桑多吉来巴”(མ་སངས་རྡོ་རྗེ་ལེགས་པ་)、“塔杰吉佐沃”(ཐ་སྐྱེས་ཀྱི་གཙོ་བོ་)和“多

---

① 关于金刚可参看吐蕃目录 No. 5652;此外可看莱斯因(Lessing)《雍和宫》页 87;在斯德哥尔摩瑞典人类学博物馆西藏藏品部藏有两幅有趣的唐卡,画面神灵所穿的衣服,所持标志等都与善金刚相同,但护法神本身不是善金刚,这位神灵的身体上有相应的“出生字母”。关于西藏绘画的这种类型,可参看 P·H·Pott(波特)《西藏仪式绘画的特点及其意义》载 Iutemational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XLIII、Leiden,1943 PP215—241。

② 杜散《莲花遗教》,Bibliothéque del'Insfitut des Hantes Etudes CHinoises Ⅱ,Paris 1933,P245。

③ 《莲花遗教》页 247。

吉载巴"(རྡོ་རྗེ་མཛེས་པ་"美金刚")。有一些论述善金刚崇拜的著作还提到"噶念赞阔代吉达"(བཀའ་ཉན་བཙན་རྒོད་གཏེར་གྱི་བདག་"妙法库主野赞")、"兄长大居士"、"赞阔玛奔巴沃"(བཙན་རྒོད་དམག་དཔོན་འབར་བ་);不过,至少后面的两个神名是善金刚较小伴神的名称。

根据宁玛派的教义,善金刚是最高等级的世间护法神之一,而且是称作"誓愿三玛萨"(མ་གཟའ་དམ་གསུམ་)神灵中的一员,因此,据说他比白哈尔还具有法力。誓愿善金刚还是"四部宝库护神"成员之一,十二丹玛女神、念青唐拉山神(གཉན་ཆེན་ཐང་ལྷ་)[155]和誓愿冬本战神(དམ་ཅན་སྐྱོང་དཔོན་དགྲ་ལྷ་)都属于"四部宝库护神"。这三位神灵和善金刚据说居于四种宝库,按如下方位分布在世界四方:

方 位	宝 库	神 名
东	白海螺宝库	具誓十二丹玛女神
南	黄金宝库	具誓善金刚
西	红铜宝库	念青唐拉
北	黑铁宝库	具誓科冬本战神①

毫无疑问,善金刚是起源于中亚的神灵,然而关于他的一种信仰在藏人中却十分流行,说他是印度那烂陀寺一位杰出印度僧人的精魂。因犯了许多重罪,作为惩罚,让他脱生为西藏一名游荡的精怪;在西藏,他被莲花生大师降伏,并就地立誓护法。

善金刚一个有趣的身形是"干事"噶瓦那保黑铁匠,或"具铁匠标志者"。黑铁匠噶瓦那保是善金刚多吉来巴的一个主要"化身",

① 参考书目 11。

他被西藏的铁匠尊为行业保护神。[1] 遗憾的是关于崇拜此行业神的方式，我们不可能得到详细的资料。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及，苯教徒崇拜的铁匠神是蓝色的边吉噶瓦（དཔལ་གྱི་མགར་བ་）据说他住在“边山”（དཔལ་རི་）的一岩窟中——西藏的铁匠，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低贱的人，与铁匠通婚最受人唾弃，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铁匠作为男子的一种技艺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居住在拉萨的铁匠成立了一个由噶厦管理的行会，叫朵边瓦（འདོད་དཔལ་བ་）。[2] 在每年的夏季，行会要举行一个称做“夏乐”（དབྱར་སྐྱིད་）的节日聚会。根据希腊和丹麦的王子彼得收集的资料，在拉达克，[156] 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婚宴上要有几名铁匠击鼓。[3]

卫藏的一则传说讲到有一位铁匠被噶瓦那保降临附体。在幻迷之中他打制了一把具有极强法力的剑，用它可以保护持剑者不被兵器所伤，另一方面，无论何时使用，此剑都可以给敌人致命一击。据说此剑现在保存在西藏东南部的一座寺院内。

在详细地描述善金刚的形貌之前，我们在这里提一下有关此神血统的一则传说：据说他的父亲是白穆魔（大咒师），骑一匹暴跳的马，身穿穆魔铠甲，头戴穆式样的头盔，挥舞“无边的穆魔长旗”。善金刚的母亲是杜萨米嘎（查载巾）（བདུད་གཟའ་མིག་དཀར་/རྡག་ཙལ་ཙན་）。她骑一匹黑魔马，持黑丝织成的魔旗帜，身穿黑丝衣，戴头

---

① 图齐提到一位“铁匠王”噶玉巴（མགར་ཡུག་པ་）（《西藏画卷》卷二，页740，注32）；噶尔家族（མཁར་）与“铁匠”一词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见《西藏画卷》卷二，页688，注115。

② 实际上“朵边瓦”指噶厦政府的手工局（འདོད་དཔལ་ལས་ཁུངས་），是噶厦征调手工业工人无偿应差的机关，直接管辖铜工、铁工、刻镂工、铸工、画工、饰件工、塑工等，不只是铁匠行会。——译注

③ 罗列赫在对“破石仪式”(Ceremony of bneaking the stone, Journal of the Urusvati Reseach Institute Ⅱ、1932)的有趣描述中有关铁匠的情况：当在门槛底下找到一块（据说是魔哈拉达杰 ཏལ་ཏ་བརྒྱད 居处）的胃形石块后，要有一百名铁匠在十字路。把它摔成碎片。

冠。这对夫妻神灵由他们叫做“玛桑九兄弟”(མ་སངས་སྤུན་དགུ་)的奴仆陪伴。九兄弟都是具有法力的武士，佩虎皮箭袋和豹皮弓袋。①曾经居于后藏(གཙང་)的九位兄弟，据说就是这一组玛桑九兄弟神的前世。九兄弟中的一位是日喀则附近一座叫乌玉普嘎贡(འུ་ཡུག་བུ་མཁར་དགོན་)的寺院的僧人。他和他的八位兄弟被仇敌所杀，他们的灵魂变成了害人的精怪，僧人兄长的灵魂成了众精怪的首领。后来，他们被誓愿法收服，做了善金刚(父母)的伴神。②陪伴善金刚父母的第二组奴仆是六位苏热杰(ཟུར་ར་སྐྱེས་དྲུག་)，据说他们也是武士形貌。他们每人持装满响箭的箭袋和能发出鸣声的弓。——根据另一份传说，善金刚的母亲的头衔是“骷髅鬼卒之主”，名字是吉贝色姆米几玛(འཇིགས་པའི་ཟེར་མོ་མིག་གཅིག་མ་“威怖一眼光明女”)

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81 所引文献叶 2b，有一份善金刚和他的伴神的祈愿文，内容有：“多吉来巴和您的伴神，[157]居住在西方蝙蝠骨城堡的您，居住在玛拉雅山(མ་ལ་ཡ་)上的您，大战神，请来吧，您！生于南瞻部洲高贵种系的您，您能用一支箭停止太阳的运行，你是天地之主。请从乌玉仓(འུ་ཡུག་ཚངས་)来，大野赞，印度，西藏，门域和后藏之主，您，高贵种系出生的您，和您和伴神。”

同样一份文献还描绘了善金刚的神界居地和住在那里的神灵：“沸腾的血海环绕着一座用蝙蝠骨建成的城堡，从城堡中射出五色彩虹。天界上空，毒云聚集，猛烈的暴风雨伴随着轰鸣滚动的雷声，闪电和岩石落下。环绕居地有一圈铁围山，挡住了黑色的暴风雨，在居地的中央出现了一朵“太阳莲花”，显贵的善金刚骑一只

---

① 参考书目 80，叶 4a

② 此处原文因笔误漏掉“父母”二字，译者据上下文补出。——译注

浅褐色的公山羊或者骑一头雪白的狮子，他一身黑红色，生有一面三眼，张开大嘴，龇着牙齿，喷出毒雾。他遮满脑袋的头发，眉毛和面毛如同火焰。他的右手挥舞九头陨铁金刚杵，用它可将教法之敌击为碎粉，左手握人心递向嘴边，人心还是热的，滴着血。他身穿很大的红丝法衣，戴紫褐色的帽子。身右挂虎皮弓袋，身左挂豹皮箭袋。他的衣饰十分华丽，形貌非常的令人恐怖。

在善金刚前的"太阳莲花"上是骑褐色公山羊的干事噶巴参巾（即"具铁匠标志者"），他一身黑蓝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挥舞青铜冒火锤，左手持一副黑色吹气皮囊。头戴叫做"沃贝夏"(འོ་བས་ཞ་)的黑蓝色帽子，身穿九褶飘动黑丝法衣。呈英雄形貌，怒相。

作为主神伴神的还有四类骷髅鬼卒，三百六十位诸如神、赞、魔、居士等的神怪。在主神的头顶盘旋一只鹰隼，在环绕主神的一群精怪的前面有一只灰身黑头的猴子。主神的右边是挥动爪子的灰熊，左边是一头跳跃的小熊，后面是一只龇露獠牙的铁狼。

在同一文献的叶 4b 对善金刚有略为不同的描述：这段[158]文字说善金刚骑一头白狮，穿黑白斑的法衣，头戴有沿白毡帽，帽前有一粉色骷髅。他右手挥舞金制金刚杵，左手拇指竖起，持宗教之敌的心脏送向嘴边。善金刚的另一个红色身形，右手持白色的飞幡，左手持战矛。在本书参考书目 6 所引文献 35b 描述了一位白色的善金刚，身穿白丝衣，挥舞金刚杵和战矛，骑一头白山羊在空中飞行。根据本书参考书目 78 所引宁玛派文献，善金刚叫居士金刚成就（དགེ་བསྙེན་Vajra-sādhu），一身天蓝色。头戴饰有丝带的藤帽，右手持金刚，左手握人心。环绕他的是三百六十位兄弟伴神；关于这些伴神，文献只说他们手持不同的兵器，骑不同的动物。此外，作为居士金刚成就的善金刚，陪伴他的是凶暴的噶那（མགར་ནག་"黑铁匠"），头戴"太虚"帽，骑一只山羊。标志是冒火锤和一付吹火皮

囊。——然而，我看到一幅噶瓦那保的画像，它的形貌与通常表现手法和造像学文献记载的形貌截然不同，善金刚是骑着一头绿松石鬃毛的白狮。

在本书参考书目 9 所引文献叶 6 描述的蓝色的善金刚又有一些差异。这里的蓝色善金刚准确地说应该是噶瓦那保。蓝色善金刚右手上举持闪光铁锤，用它可以将佛法之敌砸成碎粉，左手持吹气皮囊。他的伴神是三百六十位骑山羊的家臣和众多的鬼神八部（ལྷ་སྲིན་སྡེ་བརྒྱད་）、泰乌让独脚鬼（ཐེའུ་རང་）和穷保魔（འབྱུང་པོ་）等等。

据说善金刚的伴神非常得众多，以致于“三百六十位兄弟伴神的旗帜布满了整个天空，大群的战魔占据了天地之间的空间，他们的坐骑马匹布满了大地”。[①]

根据另一份文献，多吉来巴的一百二十位天界兄弟骑鸟，居住在天地之间的一百二十位兄弟骑狮，居住在地上的一百二十位兄弟骑山羊。在另外一个场合，善金刚右侧的伴神是三百六十位挥舞赞魔矛的骑士，左侧是二十一位居士，后边是一群唱歌的“勉”，前面是四十二位用他们的兵器袭击敌人的骷髅鬼卒。陪伴善金刚的还有一千名野赞、九只铁狼、九只铜野狗。

很多的西藏巫师声称他们在幻迷状态中能被善金刚和他的干事噶瓦那保（ལས་མཁན་མགར་བ་ནག་པོ་）降临附体。他们之中最著名的神巫住在紧靠拉萨的巴日村（པ་རི་）。

① 参考书目 80，叶 4b

第十一章

居士白毡神

居士白毡神、或护神白毡神是世间护法神之一，[160]西藏众多寺院的保护神。居于甘丹寺的居士白毡神被称为如上名称或另称为甘丹野山居士（དགའ་ལྡན་འབྲོག་རིའི་དགེ་བསྙེན་）。在热振寺（ར་སྒྲེང་），他被称为地神白毡神、或热振尊者白毡神（ར་སྒྲེང་གི་རྗེ་བོ་ཕྱིང་དཀར་བ་）①，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色拉寺，他的名称是多吉班丹（རྡོ་རྗེ་དཔའ་ལྡན་）；在春丕河谷的东嘎寺他被称为乃色觉沃钦保（ནེ་སེར་རྗེ་བོ་ཆེན་པོ་）、乃色大神居士（ནེ་སེར་ལྷ་ཡི་དགེ་བསྙེན་ཆེན་པོ་），拉却觉沃恰岭（ལྷ་མཆོག་རྗེ་བོ་ཆགས་གླིང་）和康赞巴（གངས་བཙན་པ་）。这位护法神的另外两个名字似乎是地神班丹（དཔལ་ལྡན་）和多吉巴载（རྡོ་རྗེ་དཔའ་རྩལ་）。传说讲到白毡神最初的居地是在印度的那烂陀，此后又由班智达阿底峡由那烂陀迁至藏地。白毡神还被认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此外。许多西藏人相信，除了玛卿伯姆热（མ་ཆེན་སྤོམ་ར་）之外，白毡神是我们即将要论述的西藏东北部最重要的山神。白毡神的名字来源于他独具特征的头饰，一顶叫做“毡

① 见罗桑益西丹巴绕杰（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པ་རབ་རྒྱས་）所撰有关热振寺的著作。吐蕃目录，6215。

帽”的白毡帽，一些居住在玛卿伯姆热山脚下藏族部落的人们也戴这种帽子。

许多西藏人相信，白毡神正如白哈尔一样，已经进入了出世间护法神的较高等级行列，许多人甚至宣称 1947 年噶厦藏军查封热振寺这一事件发生时，护卫热振寺的世间护法神主神白毡神据说已经离开了这座被污损的寺院返回香巴拉(Sambhala)天宫。①

居士白毡神在春丕河谷的东嘎寺有时也称此名，他的居地和形貌的描述，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71 叶 8a 所引文献中有所记载。然而在这份文献中，[161]白毡神最具特征白毡帽却没有提及，而是提到了一种用 Banarasi 布制成的头饰。其描述如下：“在一块美丽的山坡草地上，缀满了各色的药草，生长着各种树的丛林，有一位山间游戏者住在那里，有众多的高山马类在愉快地盘旋鸣叫，在草

① 作者这里指的事件是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热振事件。一九三三年(藏水鸡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热振活佛任噶厦摄政王，并任达赖喇嘛经师，到一九四一年一月辞职，任职凡七年。接替热振的是达札(སྟག་བྲག)活佛。关于热振的退位，现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夏格巴(shakapc)认为热振是受了占卜者的劝告。圆光占卜预言，热振若不退位将招致杀身大祸，黎吉生认为“热振的退位是因为他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贵族官员琼札木(ཁྱུང་གྲམ)，并以此渐渐失去人心。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热振已经破戒，没有资格再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但当时都认为热振不会退位太久，因为达札是热振活佛的经师，年纪太大，没有什么名望。而且是热振荐举达札为摄政王，达札自己也表示届时将复请热振任摄政，当时的噶厦存有一份纪要，写明“热振活佛为消除凶兆、暂时辞职回热振寺静修，由达札活佛接任摄政二至三年，期满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直至达赖喇嘛亲政为止。”但达札上台以后，逐渐与热振产生了矛盾，并逐步激化。一九四四年，热振由热振寺赴拉萨，希望达札交还权力，但被拒绝。此后，热振、达札的矛盾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黎吉生通报达札说热振要以“札什伦布寺为基地发动兵变”。一九四七年藏历二月二十四日，噶厦派兵查封热振寺，逮捕了热振活佛，后被害死在狱中。需要指出的是，热振活佛是一位主张祖国统一，汉藏团结的爱国人士。在热振活佛执政期间，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九四〇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派吴忠信来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热振活佛接受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授予的“辅国宏化禅师”的称号，并赞同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密切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热振事件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分子阴谋分裂我国西藏，利用西藏上层的矛盾蓄意制造的事端。关于这件事，拉萨有一首民谣唱道“山羊自示清高，胡子伸给老虎；老虎不顾羞耻，猝然吃掉山羊”(ར་ཐོ་དངས་དོད་ལང་ཅན། སྟག་ལ་འཚོག་གཞོལ་གཡོག་སོང་། སྟག་པོ་ངོ་ཚ་མེད་པས། ར་ཐོ་རྟབ་ཏེ་ཟས་སོང་། 注：热振 ར་སྒྲེང 的头一个字与“山羊”同音，སྟག་བྲག的སྟག是“老虎”。另外，热振寺是噶当派的第一座寺院，为此派创始人仲敦巴所建，到 1738 年七世达赖将其赠给自己的老师甘丹池巴阿旺却丹。从此，阿旺却丹的历代转世称“热振活佛”，此寺位于西藏林周县。——译者

地的中央生起一处用水晶绿松石和金砌成的宫殿,宫殿的水晶,绿松石和金三处地方装饰了五百个尖顶。在宫殿的中央可以找到一匹良马——一匹如同崩坍的雪山碎块那么巨大的白马——它有云的速度,佩的宝石鞍鞯。马上骑的是持放光金头水晶长矛的乃色觉沃钦保(ནེ་སེར་ཇོ་བོ་ཆེན་པོ་);他身体的颜色如同山水晶的白色,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金头白水晶长矛,矛上还缚有天界飘动的丝旗,左手持如意珠。呈大笑貌,头戴 Banarasi 布织成的头饰,"天丝"制成的宽袖衣服,呈傲慢坐姿。他的左右两边还有外圈伴神是王后、儿子、大臣、战神和臣民等没有法力的人众"。

然而,在同一文献的叶 36b,对白毡神却有不同的描绘:"觉沃钦保一身冰雪色,生有一面二手,身穿飘动的白丝法衣和袈裟。右手持水晶矛,左手端装满珍宝的平盘。"

根据西藏人的信仰,居士白毡神有几个"化身"。据说其中的一位就居住在洛札(ལྷོ་བྲག་)地方,紧靠不丹边界一座叫做卡曲贡巴(ཁ་ཆུ་དགོན་པ་)的寺院内。白毡神的这种身形因其居地而被称作卡曲地神翁嘎(ཁ་ཆུའི་གཞི་བདག་མཛོན་དཀར་)。翁嘎具有白色人形,右手挥舞挺杖,左手捧装满珍宝的平碗。他的法衣下半部分是白色,上半部分是红色。头上没戴毡帽,头发挽成发辫,画中的这位白毡神呈站相,没有坐骑。

彭域(འཕན་ཡུལ་)达隆寺(སྟག་ལུང་)① 的地方保护神名为达隆居士(སྟག་ལུང་དགེ་བསྙེན་),人们认为他就是居士白毡神的化身之一,因此,有关他的描述与白毡神完全相同。[162]据说达隆居士要对彭域甘丹却果林寺(དགའ་ལྡན་ཆོས་འཁོར་གླིང་)现住守护护法神佐热

① 本身是地名,在西藏浪卡子宗中部。此地出了一名高僧叫达隆唐巴·札西贝(སྟག་ལུང་ཐང་པ་བཀྲ་ཤིས་དཔལ་ 1142—1210)生于噶斯(གཟི་)家族,二十岁为帕竹近侍,尽得其传。帕竹逝世后,又从 མལ་གྲོ་མཆན་ཀ་པ་学噶当教法,三十九岁在博朵瓦(པོ་ཏོ་བ་)旧居处建达隆寺,形成达隆噶举派(སྟག་ལུང་བཀའ་བརྒྱུད་)。达隆寺名 སྟག་ལུང་མགོན་པ་,建于 1180 年,位于拉萨以北"彭"(འཕན་)地方,而作为地名的 སྟག་ལུང་,在拉萨西南的浪卡子。——译注。

巾(གཙོད་ར་ཅན་)的产生负责，关于这件事下面的一则传说将要述及。

在靠近彭域边界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山间修习地，这儿曾经是大德喇嘛杰乔却杰(རྒྱལ་མཆོག་ཆོས་རྗེ་)和他一百零八位弟子的居地。弟子中最不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叫做甲顿瓦(བརྒྱ་བྱིང་བ་)的瑜伽师，一位生有大头的丑矮子，他被他的同伴僧人看作是一位相当愚蠢的男人。实际上甲顿瓦是一位具有很高法行的瑜伽师，他通过集中观修一位叫做遮那代阿(བཻ་ནག་རྡེ་ཝ་)的金刚威德(རྡོ་རྗེ་འཇིགས་བྱེད་)神身形而获得超大法力。，有趣的是，他大智若愚的样子竟瞒过了他的同伴。一天，众僧人的上师杰乔却杰病得很重，他的弟子们悲痛万分，乞请上师即刻用他全部的心力和体力恢复健康。然而，这位大德喇嘛认为只有一种叫做“如热”(རུ་ར་)[①] 的印度药用果实种籽才能使得自己康复，即在服此药数几小时之内，他就会恢复如初。尽管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众弟子还是集合起来讨论如何才能得到上师的救命药草。然而，他们中没有人能够承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去印度然后再立即返回。只有甲顿瓦站起来说他就是不挪地方也能挽救上师的性命，于是，他请其他所有的喇嘛第二天早晨来观看他前往印度。人们是可笑多于惊奇，没有人相信甲顿瓦的承诺，许多僧人在天破晓的时候聚集在他的静修室旁边，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了什么事。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甲顿瓦离开修室，三次吹响了他手持的胫骨法号。霎时间，令围观者震惊的是，甲顿瓦的双臂变成了一副巨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着，迅速地消失在前往印度的天边。

---

① Hübotter, Beiträge zur kenntis der chinesischen sowie der tibetisch-mongolischen Pharmakologie, Berlin-wien 1913, P, 78 རྒྱལ་རུ་ར—Frucht einerArt canarium(一种 Canarium 树的果实)。

尽管飞行得很快，甲顿瓦在到达印度以后还是发现，要在中午以前回到他濒死的上师身边还是不可能的，根据宗教的观念，师傅要在那一天吃一生最后的一餐。因此，甲顿瓦拿了一些“如热”种籽，尽全身之力把药往西藏方向猛力一掷。[163]药籽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落入了上师正要吃饭的饭钵内，吃完药之后，上师立刻觉得好多了。在太阳落山时，甲顿瓦回到了修室，又三次吹响了胫骨法号，让人们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他随身带来了七颗“如热”种籽，在回来的路途中坏了四颗，已经不能药用了。但剩下的三颗足以完全医好上师的疾病。

此后，杰乔却杰宣布甲顿瓦是他最有学识的弟子，使得其他弟子非常的羡慕。上师还确认了描述甲顿巴所做的绝技属实。从那以后，甲顿巴就可以到他选择的任何地方去了，因为他的上师不能够教授这位弟子，他已经都知道了。随后，甲顿瓦就去拜访热振寺，在热振寺小住之后又前往达隆寺，此寺位于热振寺到拉萨之间的路上。当前往达隆寺时，他来到一处十字路口，决定在那儿休息一会。就躺在他背的行囊上，并准备了一些茶。

此时，达隆寺的法主、达隆大居士（སྟག་ལུང་དགེ་བསྙེན་ཆེན་པོ་）从远处看见了这位行乞的托钵僧，就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大居士神变成了一只大黑耗子，悄悄地爬到了甲顿瓦行囊之内，开始啮咬背行囊的扁担。甲顿瓦喝完茶后想再背起行囊，但让他吃惊的是，他刚一碰扁担，整个扁担就成了碎块，所有的东西散了一地。就在这时他看见达隆寺大居士满意地瞧着自己的杰作，消失在附近一个洞窟中。托钵僧立刻拿起一块平板后，在上面写了一个具有魔力的字母ས，并用咒语进行了加持，然后用这块石头盖住了洞口，从而把此神囚禁在了里面。然后他把所有东西收拾起来，没有拜访达隆寺就径直来到了彭域的山间修习地。

可是，达隆寺僧人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寺院缺法主一段时间了，一直到了据说是达隆大居士降神的那天，聚集在那里的僧人白白地等了一天，这位护法神也没有显形。为此，据说是莲花生化身的达隆寺的活佛非常着急，试图用占卜方法来确定他们的保护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164]不久，他就知道了实情，立刻派了几位僧人来到附近的十字路口，在那儿找到了写有字母 ས的石板块。他们要搬掉石块，但又不能伤害从洞里出来的小兽。僧人们很快地按命令做完事，达隆大居士又获得了自由。再次附着在神巫的身上，但由于囚禁的时间太长、且非常虚弱，这次降神也表现得很差。因此，达隆活佛建议这位护法神找他曾经羞辱过的托钵僧报仇，这或许还能使护法神强壮。达隆大居士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刻出发去找他的对手。当他来到一条叫做“恰拉”(ཕྱག་ལ་)的路上，就看见甲顿瓦在下面的一条山谷里正准备乘牛皮船过河。达隆大居士飞快地抛出绳索落到他的敌手的船上把船拽翻落水沉没。流水冲走了甲顿瓦的身体，但此后不久甘丹却果林寺（དགའ་ལྡན་ཆོས་འཁོར་གླིང་）的僧人就成功地从水中找到了甲顿瓦的尸体。

甘丹却果林寺世间护法神主神却伦禅卡贝（ཆོས་སྐྱོན་ཟན་ཁ་དཔལ་）①知道了这件事，想把甲顿瓦的精魂收做自己的伴属神。可是，该寺的僧人们发现要驯服这个能引起伤害的凶猛的精魂非常地困难，于是就禁绝了把这位精魂变为护法神的种种希望。僧人们准备举行一个火供仪式来彻底消灭这个凶魂。既使如此，这项任务也被证明是很难完成的，徒劳一段时间也没有抓住、烧死凶魂他们只得乞请热振寺的大德喇嘛止钦丹巴绕杰（ཁྲི་ཆེན་བསྟན་པ་རབ་རྒྱས་）本人来施行火供法。这位大德喇嘛同意了，开始着手准备举行仪式

① 见本书 233 页，注 5。

所用的物品。在收集过程中，他忽然想到了金刚威德他是死去的甲顿瓦秘密崇拜的神灵，这种想法一出现大师就觉得十分的惋惜，聪慧的甲顿瓦竟会有如此的结局，就是他的灵魂也要马上被烧死。当所有这些想法进入大师脑海之际，呈善相的甲顿瓦的灵魂，忽然出现在这位大德喇嘛的面前。证实了这难得的机会后，大师用力咒降伏了精魂，使之变成了一位佛教护法神；同时，为了确保甲顿瓦不再引发进一步的伤害，就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铁脚镣，在头冠上放一金刚杵。在大德喇嘛止钦丹巴绕杰祈请热振寺的法主、居士白毡神之后，就要求这位护法神接受甲顿瓦的精魂作伴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佐热巾(གཙོད་རུ་ཅན"具羚羊角者")，白毡神很快地答应了。人们说佐热巾的位置仅次于返回香巴拉天界的居士白毡神。佐热巾也有自己的代言神巫，住在甘丹却果林寺。佐热中被描绘成具有人形、身穿所谓的黑如迦(ཧེ་རུ་ཀའི་ཆས་)服，佩珍宝、人骨饰物，系虎皮围腰等。他的胸前挂了一条"禅定绳"。右手挥舞羚羊角——他的名字由此而来——上面嵌有金刚图案；左手持铃和红色绳套，骑一匹白马。关于他得到坐骑的方式，还有如下一个传说。在每年的藏历五月十五，所有的世间护法神都聚集桑耶。据说这些护法神在这个场合要轮流向其他所有的同伴提供一餐饭。到了该佐热巾提供餐饭的那一年，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任何坐骑，只得徒步走到了桑耶。在那儿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致于主持聚会的白哈尔神送给佐热巾一匹白马。

佐热巾的所谓"秘妃"是女神若朗玛(རོ་ལངས་མ་"起尸女")。他的伴神有四位"持业"(ལས་མཛོད་པ་)，据说都是他的"化身"。

任　务	名　称
持静业	杰钦突载丹（རྒྱལ་ཆེན་མཐུ་རྩལ་ལྡན་“大王具咒技”）
持增广业	赞索朗沃巴（བཙན་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འབར་“赞福泽光”）
持具力业	赞夏萨查通（བཙན་ཤ་ཟ་ཁྲག་འཐུང་“吃赞肉喝血”）
持怒业	赞夏柴巴（བཙན་ཤར་དྲེགས་པ་“东赞厉神”）

第十二章

载乌玛保与“赞”系神魔

西藏最重要的世间护法神之一是“赞”系神载乌玛保（ཙེའུ་དམར་པོ་），[166]或者写作 རྩེའུ་དམར་པོ་、ཙེ་དམར་、ཙི་མ་ར་、ཙི་དམར་བ་、ཆོས་སྐྱོང་གནོད་སྦྱིན་དམར་པོ་（红夜叉护法神）等等。这位载乌玛保神是继白哈尔神之后作了桑耶寺的护法神的。人们认为他是魔神的首领，常常把他描绘成下面这个样子：“夜叉、众战神之王载玛保（ཙི་དམར་པོ་），凶恶而可怖，常作凄惨幽绝之声，眉宇因激怒紧锁，上齿咬住下唇。载玛保神的诸多英武征兆：右手持红丝旗帜，左手持赞魔绳套，绳套如阳光般闪烁。若将绳套以光一般的速度投向敌人便可扼紧敌人的‘生命之息’。右手的四个手指也缠有红色绳套，身体左边挂虎皮箭袋，右边挂豹皮弓袋，骑四蹄雪白的黑马。载乌玛保头载皮盔，盔上饰的秃鹰羽毛；身穿胸甲，胸甲用毒蝎皮装饰。载乌玛保的伴属神有万名未被征服的野赞、二万名龙，无数的泰乌让（一种独脚饿鬼），无数的猎鹰、兀鹰、虎、豹、猴子等等。载玛保的伴属神还有一些戴“色特”（指西藏地方政府僧官和寺庙堪布夏季戴的圆盘高顶漆布帽的比丘。比丘挥舞禅杖，手捧饭钵，其中有五百人念颂誓文行进在前。载玛保的右边行进着五百咒师，嘴里念着厉害的咒语，统统头戴黑帽，穿广袖宽袍，挥舞魔剑，持头骨碗盏。载玛保

的左边行进的是吼声雄壮的五百兵士，挥舞剑和盾牌。载玛保的后边行进着五百黑女，一边抖动衣裙，一边念颂咒语”。① 在藏文文献记载中，② 还说载乌玛保有一个女伴神，显然这是指载乌玛保的伴偶。这位女神叫“一眼女神捎姆”(ཉ་མོ་ཧྲོལ་མོ་སྤྱན་གཅིག་མ་)，[167]一身灰褐色，裸体，一个面孔，双手握着斧头和绳套，眉毛下面仅有的一只眼睛射出凶恶的毒光。

上面提到的那份藏文文献③ 记述了载乌玛保所担负的各项神职：“你，夜叉载乌玛保，住在火山之中的众赞之王，睁开你血红的双眼，张开你恐怖的大嘴，和你的伴属神一道，快冲向前去镇服恶敌。施出能致敌身体上部疼痛的恶疾；施放出能致敌腹绞痛的急症。待天空聚起浓重的黑云之后，载乌玛保，放出雷电、天界雷石、大块冰雹、命泰乌让鬼施出癫痫疯病，命女魔玛姆施出使敌人衰弱的隐疾。你用红魔套绳捆紧敌人，用大木棒狠狠抽打；用闪光的剑，把敌人剁成肉块；用闪亮的铁钩撕烂敌人的心脏血管；用你尖锐的牙齿嚼碎敌人的躯体，吞入你如同罗刹魔洞的胃中。向敌人施放各种魔幻，施放喉娥剧痛等恶疾，绝灭敌魔七代。”④

载乌玛保最主要的代言神巫住在桑耶寺的载乌玛觉乌康(ཙིའུ་དམར་ལྕོག་དབུག་ཁ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在前文叙述贮藏一种叫“斯巴穆群”的古代面具的地方。这座房子的外墙用红布遮掩，最上一层楼顶是巫师祭祀的地方，次一层楼顶靠近护法神殿，有一间房子一年只开一次房门。开门的时间是所谓“鲁贡”(གླུད་འགོན་，即“替死鬼”在拉萨传小召抛朵玛送鬼时所扮替人受灾难的鬼物)从

① 参考书目 12d，17 叶 a。
② 参考书目 48，17 叶 a。
③ 参考书目 12d。
④ 见本书页 510。

泽当经过桑耶寺的时候。根据传统的信仰，人们认为这个房子是载乌玛保宣判鬼魂的地方，或者说是地狱之主判鬼魂官司的地方。人们都说这间房子有一个非常窄小的窗户，死鬼要到载乌玛保那里去，就必须在晚上从窗缝里溜出去。但从窗缝里挤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里讲到如果你到这个窗子跟前去看看，还会发现窗子周围的墙上到处布满了这种不幸的冤鬼用指甲抠抓的痕迹。① 因为载乌玛保宣判鬼魂之后，[168]由他的手下人把这些鬼魂跺成碎块。人们说能从这扇窗口闻到熏人的血腥气味，这间房子里面也保留了一架专门轧人的木砧板。我的一些藏族合作者告诉我，他们过去住在桑耶寺时，整个晚上都听见这间房子里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桑耶寺的僧人也说，一年之后，那块旧砧板到处是刀砍的印痕，为了减少磨损，每年还要换一块新的砧板到那间屋子里去。旧的砧板不必保存，把它扔掉或者烧掉。众多的剑、矛、盔甲等等也保存在载乌玛觉乌康。据说这些东西都是载乌玛保伴属神的兵器和盔甲。

很多藏族人相信我们前面提到的护法神雅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是载乌玛保的一个化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多吉查丹（རྡོ་རྗེ་གྲགས་ལྡན་）的化身。雅秀玛保还有一个名字叫索达玛保（སྲོག་བདག་དམར་པོ་红命主），索达玛保的外形与名称表明他与战神姐妹的业主索达玛保极为接近。据说雅秀玛保是毗沙门天王化身之一

① 与这份传说极为相似的另一则民间传说讲到班丹拉姆（吉祥天女）或者是载乌玛保的使者，站在即将死去的人的病床前。等人一死，即将病人的“最后一息”拿到班丹拉姆在拉萨大昭寺的神殿去，或者由载乌玛保的使者将“最后一息”拿到载乌玛觉乌康去。其中“最后一息”是由化作尸身的神灵观察到的。拿去“最后一息”的尸体要被卸成大块。血、肉、骨头都要供奉给怒相诸神灵。我们说的班丹拉姆的神殿在大昭寺二楼上，里面供的怒相班丹拉姆塑像。这个神殿是一间房门紧闭的小室，就象桑耶寺的那间小房子一样。据说鬼魂进到这间屋子之后，也必须通过窗缝挤出去。

丑身与神女嘎松钦姆多吉卓顿玛（བཀའ་སྲུང་ཆེན་མོ་རྡོ་རྗེ་ཁྲོ་གདོང་མ་即头护法金刚忿怒女神）结合而生的，并说他是一千赞魔的首领。因此藏文文献又经常称他“雅秀玛保、众赞之王”，“野赞”，“众魔大王雅秀玛保”，“大命主”，“红卓精刽子手”，“赞魔大精雅秀玛保”。可是，在另外一些文献里又把雅秀玛保叫做“赞贡”，把它看作是赞魔和贡魔（འགོང་一种厉鬼）的混合体。有的文献甚至说他是所有“贡”魔人头领。作为“五傲守库神”的成员之一，雅秀玛保又被称作“赛鬼之主热几巴”（བསེ་ཡི་སྐྱེས་བུ་ར་འཇིག་པ་）。[169]以这个名字又可断定他是“赛”鬼（一种专门损耗人畜使其衰弱的鬼）。我们也可以回忆起前面论述白哈神伴属神时曾提到雅秀玛保，他被认为是要求供奉送鬼花盘（由彩线绕成的一种供品献给世间天神以祈福禳灾的十字岗纹灵落）的神灵之一。这种供品是专供王系神的。所以，雅秀玛保很可能被认为是王系神体系中的成员，而王系神又与“贡”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雅秀玛保与“贡”魔就有了联系。

大部分的藏文文献都说雅秀玛保住在西方的红铜城堡内，城堡被红色的山脉、红色的山谷、红色的河流所环绕。雅秀玛保骑一匹叫“赛达”（བསེ་རྟ་）的红马，穿红铠甲、闪亮的皮头盔。左手挥舞一支红矛，叫“赛魔红矛”，矛头红缨是用鲜血染红的。有时左手也挥舞一支叫“桑顶”（སེང་ལྡིང་）的棍。雅秀玛保的右手持一副赞魔绳套，捏一颗剜出的人心，这些东西都可以掷向敌人。根据藏文文献的说法，雅秀玛保的任务是断人马寿命，吃食是人肉马肉。在右边陪伴他的有九个动作迅捷、一身红色的男人。身前卧着一个能中断人性命的铜狼。本文书后所列藏文参考书目第74号则把雅秀玛保叫做“大威德密意之化身、命主雅秀玛保”（དཔལ་ཆེན་ཡང་གསང་ཐུགས་ཀྱི་སྤྲུལ་པ་སྲོག་བདག་ཡམ་ཤུད་དམར་པོ་）。这份文献还说雅秀玛保的脸就如

同一个怒相罗刹的脸，大咧着嘴，从咧开的嘴里能看到里面尖利的牙齿。额正中还长了一只眼睛。身穿皮制红铠甲、头戴皮头盔、脚穿高筒靴。右手持一把光闪闪的长剑，左手屈在胸前，持一副绳套。有时也把带有皮饰小旗的长矛搁在肘弯处，或者在胸前抱一脑盖骨。腰上挂弓箭袋，骑在“狸黄皮山羊”身上。陪伴雅秀玛保的还有两位屠夫，他们的任务是作雅秀玛保的“事仆”。右边的屠夫拿了一个脑盖骨和一把铜剑；左边的屠夫也拿一把铜剑，还持一支三叉戟。以上所有神魔周围都有光晕环绕。

在另一份藏文材料中①，雅秀玛保又被称作王·雅秀玛保(Rājā)。据说他住在北方一座红褐色的城堡里。[170]前面我们在叙述白哈尔神的伴属神时曾经提到过雅秀玛保，说他手持绳套，骑一匹铜骡。此外，雅秀玛保作为“贡保”的首领时穿浅褐色的山羊皮斗篷，背后护身的是白象皮，并用缀满绿松石和黄金铃铛的腰带束紧斗篷。

据说载乌玛保曾经被一个叫匝萨玛保（ཛ་ས་དམར་པོ་）的神灵击败。匝萨玛保曾强使载乌玛保丢掉了在桑耶寺里的住处。有关这件事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几个世纪以前，拉萨有很多蒙古人家，他们都供奉匝萨玛保神。当时，根据巫师的占卜，这些蒙古人将遭受恶病的袭击，而这种恶病就是由载乌玛保放出来的。有一天，匝萨玛保神命令人们把绘有载乌玛保的图画，挂到匝萨玛保神自己住室的墙壁上；当匝萨玛保神受到恶病折磨感到痛苦时，他就跳到床上向挂在墙上的载乌玛保像射出一箭。最后，匝萨玛保神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就命令自己的七位仆从备好七匹战马，搭上自己的全部战袍盔甲等物。就在匝萨玛保死去的那一瞬间，七位仆人和七

① 参考书目6。

匹战马也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此后，匝萨玛保神的精魂和仆从、马匹的精魂聚合在一起向桑耶寺奔去，找载乌玛保复仇。一场激战之后，载乌玛保被匝萨玛保神击败，落荒而逃。匝萨玛保神成了真正的“匝萨玛保”神。他占据了载乌玛觉乌康和藏在那里的所有财宝。可是，匝萨玛保无法戴上载乌玛保那沉重的头盔。因为要戴上那头盔，只有在桑耶寺大护法神的代言神巫在幻迷状态中才能戴上。过了一段时间后，匝萨玛保离开了载乌玛保的载乌玛觉乌康。后来，这里的僧人在桑耶寺的空地上为匝萨玛保建了一间小神殿。这就是所谓的“匝萨玛保热丹”(ཛ་ས་དམར་པོ་རབ་བརྟན་)。匝萨玛保离开后，载乌玛保又回到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两位神灵之间也就和好如初了。有关载乌玛保和匝萨玛保的那场恶斗，我们还可以从载乌玛保的代言神巫那里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每当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开始他总要把自己的法剑刺向匝萨玛保热丹神殿所在的方向。

载乌玛保是一组叫做“巴瓦七兄弟”(火神七兄弟)(འབར་བ་སྤུན་བདུན་)的西藏古代神灵首领。①人们都认为他们是野赞魔的战将。巴瓦七兄弟又叫“立誓者七兄弟”、[171]“暴赞七兄弟”、“燃火野赞”或“野赞铜山七兄弟”(བཙན་ཐོད་ཟངས་རི་སྤུན་བདུན་)。这组神灵与宁玛派僧人著作中提到的“护法赞巴瓦七兄弟”有密切关系。人们认为巴瓦七兄弟是从血蛋中孵化出来的。血蛋是由赞王或赞之祖先达瓦托嘎(ཟླ་བ་ཐོད་དཀར་)之女、红面罗刹女顿玛玛与所谓众木魔之主拉巴(རྨུ་ཐམས་ཅད་ཀྱི་རྗེ་བོ་ལག་པ་ཞེས་བྱ་བ་)交合后生出的。② 最初是由载乌玛保顶破了蛋壳钻出整个身子。其余的六位野赞，分别

① 关于巴瓦七兄弟可参看里比(Ribbach)《莲花生的四种画像》页 24。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141；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27。

② 参考书目 99，叶 7b。

出自黑赞魔的头、白赞神的骨头、岩赞身体的温暖光泽之处。不过，有一处藏文文献① 却把载乌玛保叫做“血赞玛保”(ཁྲག་བཙན་དམར་པོ་)。说他是从“秽煞赞”的血液中出生的；这份文献又提到了绿“齿赞”(ཏྲི་བཙན་)，说载乌玛保是由褐色鲁赞的尿和剑赞的肌肉变来的。另有一份传说讲这组赞魔兄弟并不是从一个蛋里孵出的，而是从七个血蛋中孵出的。据说巴瓦七兄弟曾设法阻止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法。可是，后来在马头明王的谋划下，大师用法力制服了巴瓦七兄弟。②

一般对巴瓦七兄弟的描述是这样的③：“野赞巴瓦七兄弟，最恶毒的魔怪。这些穿甲、戴盔、骑红马、一身红的恶人，红幡象火一样飘舞。红色赞马如同风一样疾驰。红铜山的巴瓦七兄弟有三百六十个赞魔伴属”。

传说中巴瓦七兄弟拥有主巫师的那个地方叫“世界山内岩窟”，或者叫赞魔国城堡。这个城堡座落在一块红铜平原上，周围的铜岩刺向天穹，红褐色的兀鹰在天空翱翔。赞魔在大地上到处游荡，恶兽聚集在魔国中央，毒蛇上下攀援。在红色山岩中央有一座正在沸腾的血海。还有一座赞魔的城堡，[172]用红褐色的皮革制成宫殿，毡门是用铜裹成的。在这里住着神赞载玛保。载玛保的身体红绿相间，长着一头红发，全身被火光萦绕。他眼里往外冒着火星，嘴里滴着鲜血，龇露着如同冰碴般尖利的牙齿，舌头如光线一样变幻。载玛保神以怒相、恐怖相、凶残相现身。穿一件大红丝斗篷，腰缠一条珠宝毡带。头上用红丝头巾包裹。两肩分别挂着豹皮弓袋和虎皮箭袋。背上护有犀牛皮盾牌。他用一根赞魔绳套捆住敌人，

① 参考书目 50。
② 参考书目 102 叶 5。
③ 参考书目 57，叶 75a～76b。

用战矛刺入敌人胸膛。战矛用犀牛皮缠裹，矛头带一面红丝旗，骑的一匹马备有杂色鞍、银马蹬、铜马蹬、金马嚼、铜缰绳、红丝带马。

古拉协吉拉赞（སྐུ་ལ་ཞལ་གྱི་ལྷ་བཙན་）是一位黄、白两色现怒相的神灵。穿红斑铠甲，戴红丝头巾。左肩挂一虎皮箭袋，右肩挂一豹皮弓袋。两手握欲射敌人心脏的金弓金箭，骑备有鞍鞯饰物的红褐色公鹿。卓雪藏地红岭王（གྲོ་ཤོད་བོད་ཀྱི་སྒང་དམར་རྗེ་）住在红色山岭之上，身上遍放红光。该神极为暴怒，穿红丝大斗篷，戴红丝头巾，右肩挂虎皮箭袋，左肩挂豹皮弓袋；右手挥舞缠住敌人的红铜魔绳套，左手挥舞大马刀，骑一匹四蹄雪白的优种良马。马身上备有鞍鞯，并缀有各种饰物。

绕贝·索翁吉鲁赞（རོལ་པའི་གསོ་སྟོན་གྱི་ཀླུ་བཙན་）又作 རོལ་པའི་གངས་གི་ཀླུ་བཙན་）是一位黑褐色的魔神。面貌狰狞，穿折叠九次的绿丝斗篷，腰间缠满毒蛇，头上包着绿丝头巾，虎皮箭袋挂在右肩，豹皮弓袋挂在左肩。右手挥舞一支黑铁矛，左手握毒蛇绳套。骑一匹备有鞍鞯及其它马饰的黄马，或者骑一匹黄虎。多仁玛贝止赞（རྡོ་རིངས་དམར་པོའི་ཁྲི་བཙན་）[173]是一位狂怒相的红色魔，身穿红色斗篷，戴红色头巾。右肩挂虎皮弓袋，左肩挂豹皮弓袋。右手持红色长矛，左手握用肠子做成的赞魔绳套，骑一头备有鞍鞯和各种饰物的白肚皮红色野驴。岗嘎托那魔赞（གང་ཀ་ཐོད་ནག་བདུད་བཙན་）是一位浑身暗绿的神。他是形貌最为狂怒的魔神之一，穿黑丝斗篷，戴黑丝头饰。右肩悬虎皮箭袋，左肩悬豹皮弓袋；右手挥舞缚有黑旗幡的长矛，左手持能抓住敌人灵魂的绳套。骑一匹备有鞍鞯饰物的黑口鼻褐色马。

载托局吉止赞（ཙལ་ཐོག་རྒྱུག་གི་ཁྲི་བཙན་，或者写作 བཙན་ཐོ་ཁྱུང་གི་ཁྲིབ་བཙན་）是一位血红色身体的赞魔。穿铜制红盔甲，头缠红丝头巾；右腰挂虎皮箭袋，左腰挂豹皮弓袋；右手持闪烁火光的红色长

矛，左手挥舞一把如光般迅速的铜箭和一面金盾牌；坐骑是一匹生有飞翼的良马。以上七位赞神（即载玛保、古拉协吉拉赞、卓雪藏地红岭主、索翁吉鲁赞、岗嘎托那魔赞、载托局止赞共七位）都有野狗相伴身边，头顶上有乌鸦盘旋，环绕他们的还有成千上万的赞魔。①

关于野赞巴瓦七兄弟的名称，隆多喇嘛所给的赞名与我们上面所列的名称有所不同。隆多喇嘛列出的名称是：夜叉载乌玛保、吉雪宗赞（སྐྱིད་ཤོད་རྫོང་བཙན་）、苏仁止赞（སུམ་རིང་གྱི་བཙན་）、康嘎那吉鲁赞（གང་ཀ་ནག་གི་ཀླུ་བཙན་）、载托局镇赞（ཙལ་ཐོག་རྒྱུག་གིང་བཙན་）、海阿藏地赞王（ཧེ་ང་ཐོད་ཀྱི་རྫེ་བཙན་）、古拉协吉赞（སྐུ་ལ་ཞལ་གྱི……བཙན་）②。

与出现在某些贡保神系中女神相类似的六位狗头女神是巴瓦七兄弟中六位兄弟的伴偶。第一位狗头女神是硃砂眼红母狗，[174]从她嘴里喷出一股毒气。这位女神吃人肉、喝人血，在清晨夺走敌人的“最后一息”。硃砂眼红母狗女神属于神赞系。第二位狗头女神也叫“硃砂眼红母狗”，她张开大嘴，龇露獠牙，吐出一种传染恶疾的毒雾；喝敌人温热的脑浆血。属于红岩赞系。第三位狗头女神是“血红眼黑红色母狗”。她嘴里冒出的毒雾如同云朵一样上升；铁一样的獠牙如同兵器一般锐利。她属于红鲁赞治下。第四位狗头女神是“深蓝眼红母狗”。该女神咧嘴龇牙，嘴角流着鲜血，她是红止赞的伴偶。第五名狗头女神是“猫眼石色眼睛红母狗”，她大口毕张，吼声威震八方。手里提一个装满恶疾的口袋，她把这些恶疾和瘟疫投施给敌人和叛誓者。女神的坐骑是一个黑魔赞。第六名女

① 参考书目 102。
② 参考书目 70，叶 14a。

神与第五位女神同名，血红色的头发如同云彩一样飘拂。她能咬断敌人的脖子夺走“最后一息”。第六位女神也在止赞属下。①

巴瓦七兄弟崇拜最盛行的地方是羊卓雍湖的白地（དཔལ་ཏི་）②地方，此处紧靠江孜通往拉萨的大路。这儿建有七座赞康，人们认为七座赞康是巴瓦七兄弟的住所。按照当地的风俗，行人走近这个地方时都要翻身下马，给巴瓦七兄弟献上一些供品。至于对巴瓦七兄弟崇拜的形式，那是比较正规的。首先必须献上有七个红色小朵玛环绕的红色大朵玛。上面嵌有白芥籽和猫头鹰羽毛。供给巴瓦七兄弟的供品还有红伞盖、红花、红色长矛、绳套和所谓“命石”。据说命石是生命力的所在地。

有些藏族人说载乌玛保有一位伴属神在卫藏叫做“扎西沃巴”（བཀྲ་ཤིས་འོད་འབར་）、在康区则叫做“巴沃戳巴”（དཔའ་བོ་ཁྲོ་འབར་）。据说他是战死的战神精灵。这位伴属神还有其他几个名字：扎西色沃巴、坚参扎西沃巴、大岩赞扎西沃巴、战神扎西沃巴。图齐认为扎西沃巴（图齐也称扎西沃巴为布巴热巴 ཕུར་པ་རག་པ་）和龙达翁保（རླུང་ཏ་སྔོན་པོ་“蓝风马”）象郡勒瓦（ཞིང་སྐྱོང་ལབ་བ་）、地藏夏巴（ཐི་གཙང་ཞགས་པ་）三位神一起是保护卫藏地区著名寺院桑顶寺（བསམ་སྡིང་）的地神③。扎西沃巴是扎什伦布寺和春丕河谷的东嘎寺的保护神之一。东嘎寺中关于崇拜扎西沃巴的文卷把扎西沃巴描绘成一个具人形的红色神。右手持“战胜一切”的“胜利旗帜”（胜幢），左手握一只正滴着鲜血的心脏。扎西沃巴穿红铠甲，蹬红色高筒靴。他的伴神有很多精怪。这些精怪都穿僧衣，戴一种叫“唐虚”（ཐང་

① 参考书目 116，叶 7b。

② 白地，正确的拼法是 དཔའ་རི་，又称羊卓白地（ཡར་འབྲོག་དཔལ་རི་）在今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宗（སྣ་དཀར་རྩེ་རྫོང་）北部。——译者注

③ 图齐《拉萨》页 57。

ཞྭ་)的帽子，[175]手持绳套、棍棒。扎西沃巴“最小的弟弟”叫“凯念多吉戳巴”(དགེ་བསྙེན་རྡོ་རྗེ་ཁྲོ་འབར་居士怒金刚)。此神一身红色，穿丝袍，着铠甲。右手挥舞红旗幡，左手端装满珍宝的平盘或左手握绳套。坐骑是一匹生有“风翼”的红马。多吉戳巴的伴神有挥舞红旗的勉姆女神。她们的红旗旗杆顶端都制成虎头形状。多吉戳巴的伴神还有很多岩赞等。①

我们前面提到载乌玛保和巴瓦七兄弟等其他成员被人们认为是全体赞神的首领。赞神则是西藏最重要的魔神(即最初由魔转变而来的神灵)之一。通常把赞神描绘成穿盔甲的红身骑士。一般说来，赞神右手挥舞缚有红旗的红色长矛；左手挥舞具有赞神标志色的红色绳套。由赞神施出的疾病，最典型的是腹绞痛，叫赞病。

藏文文献偶尔也提到一些女赞神。例如，红赞女在藏文文献中就有记载，②说红赞女长着紫色的头发，穿紫色衣袍；右手持刀，左手捏着一颗人心。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类赞神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赞，如大赞、小赞、外赞、内赞、中赞；“神殿勇赞”。还有一类重要的赞神是岩赞。有关岩赞仪式的一份藏文著作写道：“在西藏雪域的中央有一座美丽的赞城。赞城是一座红色的城堡。用肉红玉石砌成的围墙，用金和绿松石建成的城基，宝石建成的城堡顶；青铜大门，珊瑚砌成的楼顶。这座城堡高耸直插云霄，飞鸟也飞不过它的尖顶；城堡底部深入地下，老鼠也不能钻到这么深的地方。这样的城堡谁住在那儿，谁又不住在那儿呢？城堡里住着赞、骑红马的红人、高贵的红岩赞。红岩赞一身鲜红，一副脸孔，两只手，面貌英武，身穿金铠甲，

① 参考书目 33，71 和 203。
② 参考书目 44，叶 13a。

腰带和马鞧如同闪光的火焰。红岩赞右手挥舞一杆缚有红旗幡的铜矛；左手拿一支金箭、一张金弓。头顶上有一些红色鸟儿盘旋，天空中也有一些红色鸟来回盘旋；背后有一些红色的狗。[176]红岩赞身体周围还有一道火焰光环，他的红色赞绳套放出耀眼的光芒。众多的赞系战神聚集在他的周围，皆骑马、并以战阵列队。①

在苯教著作② 中列出了下列各类赞神：岩赞、水赞、土地赞、天赞、山崖赞、雪山赞，此外还有所谓的住所赞和成人赞。.

还有其他几个赞名是我们在给赞神供奉赞垛(བཙན་མདོས་)时所唱的祈愿文中发现的。这种叫赞垛的灵器是一种彩线缠绕的十字网纹供施灵器，是专门献给赞神的。这份祈愿文上列的神灵有：赞王沃桑布（བཙན་གྱི་རྒྱལ་པོ་འོད་བཟང་པོ་）、虚沃拉仁（ཤུ་བོ་ལག་རིང་）、赤丹旺保巴瓦杰（ཁྲི་ལྡན་དབང་པོ་འབར་བ་རྒྱལ་）查彭沃桑拉古（ཟག་འཕེན་འོད་བཟང་ལག་དགུ་）、米梅穷旋朱拉（མིག་མེད་ཁྱུང་བསྒོན་འབྲུག་ལག་）。这份材料还提到了三百六十个“秽煞赞”；并提到了一组赞神，计有“卡赞”（ཁ་བཙན་）、“垛赞”（མདོས་བཙན་）和“萨赞”（སྲ་བཙན་）。材料还把赞神与神话中住在世界四方的四位赞联系在一起：即东方居住的寻香赞（དྲི་ཟའི་བཙན་），西方居住的鲁赞（ཀླུ་བཙན་），南方居住的辛王赞（གཤིན་རྗེ་བཙན་或“阎王赞”），北方居住的夜叉赞。③ 在本书下面的几章，特别是在论述地方保护神的时候，我们还要列出其他大量的赞神。

---

① 参考书目 115、叶 8a。
② 参考书目 131。
③ 参考书目 104，叶 27a，b

第十三章

长寿五姊妹及其相关的女神

一、长寿五姊妹[177]

属于班丹玛索女神（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remati）系统的众神，我们已经提到的有两组：一组是长寿五姊妹女神，另一组是十二丹玛女神。长寿五姊妹也称作“吉祥长寿五神女”、“神勉长寿五姊妹”（ཞི་སྨན་ཚེ་རིང་མཆེད་ལྔ་）或者“具吉祥空行母五姊妹”。格鲁派僧人说长寿五姊妹女神已经是居住在尘世之外的虚空女神了。长寿五姊妹和十二丹玛女神合称为“长寿五姊妹丹玛女神群”。据说她们以前都是被莲花生大师所击败、收服的西藏古代神灵，尔后立誓护法，成为西藏佛教的护法神，虽然民间口头传说描述了莲花生击败、并收服长寿五姊妹的故事，但在莲花生大师的传记中却没有这些记载。就丹玛女神来说，本书参考书目 92 叶 36 说她们被迫在一个叫做“卡热桑瓦”（ཁ་རག་གསང་བའི་བྲག་ཕུག་）的岩洞里发誓。这个岩洞显然就是《莲花遗教》① 里记述的卡拉查宫（ཁ་ལ་བྲག་）。但另有

①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8。

一种说法认为丹玛女神是在后藏乌玉（འུ་ཡུག་）地方被降服的。[1]

长寿五姊妹女神都是山神。她们的居地说是珠穆雪山（ཇོ་མོ་གངས་དཀར་）、或拉几康雪山（ལ་ཕྱི་གངས་）。[2]在雪山的脚下有五个冰雪湖。每个湖都有不同的颜色、并与五位女神联系在一起。藏文文献一般只提到五位女神的居地位于"尼泊尔和西藏的交界地方。"大多数的丹玛女神也都是山神。其中有六位丹玛女神被认为是山谷的卫士。十二丹玛女神传说中居住的地方名称我们在下面论述诸女神形貌时再予以介绍。[178]

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有关长寿五姊妹女神的崇拜仪式，格鲁派比其他教派披露的还要少。他们喜欢奉行的一些仪式在黄帽派中也同样举行；而一些零散的、个别的崇拜形式至今还保留在拉萨大昭寺楼上的经堂里。

《宝生佛》[3] 书记载长寿五姊妹女神事迹时写道，五位女神的首领是扎西次仁玛（བཀྲ་ཤིས་ཚེ་རིང་མ་）。她是一位白色女神，呈笑貌，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转变脸色而呈怒相。女神生有一面、三眼、两只手；右手挥舞一支九尖金刚杵；左手搁于胸前，持一盛满甘露的器皿。女神的坐骑是一头白狮子。扎西次仁玛前面的地方居住的是绿色神婷吉希桑玛（མཐིང་གི་ཞལ་བཟང་མ་）。该女神手持魔镜和

---

① 参考书目 22。

② ཇོ་མོ་གངས་དཀར་，珠穆朗玛峰别名，又作ཇོ་མོ་གངས་ཅན་རི་；ལ་ཕྱི་གངས་全名作ལ་ཕྱི་གངས་ཀྱི་ར་བ་在西藏定日（དིང་རི་）与镇日（གྲིན་རི་）之间，米拉日巴尊者在此山长期进修。关于这些山峰的名称问题，读者可参看德·舒伯特教授《珠穆朗玛峰的名称问题》（刊《国外藏学译文集》3，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据译者分析，藏文ཇོ་མོ་一词多用于佛教如指尼姑，明妃等，将ཇོ་མོ་用做山名，仅限于定日及其周围地区，或许还有更原始的山名；与ཇོ་མོ་对应的是ཇོ་བོ་，说明，ཇོ་མོ་属阴性，但西藏大多数的山神皆为阳性，阴性的山神级为罕见。很可能是由传说中山峰脚下的冰雪湖（湖神皆为阴性）的影响而出现阴性的山神。——译注

③ 参考书目 157、Ⅱ叶 469a，彼得《宝生佛》图版 6。

一根带经幡的白色木棍；坐骑是一头带有蓝宝石毛发的野驴。扎西次仁玛的右边是黄色女神米玉洛桑玛（མི་གཡོ་བློ་བཟང་མ་）。该女神右手持装满粮食的器皿，左手做敬奉宝物的手印，骑一头金黄色的老虎。扎西次仁玛的后面是红色女神决班震桑玛（ཅོད་པན་མགྲིན་བཟང་མ་）。她的右手托一个装满各种珍宝的盒子，左手持一颗宝石。骑一匹珊瑚红的雌鹿。扎西次仁玛的左边是绿色女神达嘎卓桑玛（གཏད་དཀར་འགྲོ་བཟང་མ་）．该女神手捏一捆草、并握一根毒蛇绳套，骑一条龙，龙是绿松石颜色。五位女神穿有不同的丝衣，戴有金、松耳石、珍珠做的饰物。假如我们把上面描述的女神形貌与我们在本书30页对五女神形貌的描述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前面的描写说米玉洛桑玛的左手持一能产生财物的獴，而《宝生佛》则说米玉洛桑玛左手只做敬奉宝物的手印。

五位女神在宁玛派僧人的著作里又被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貌①，名称也有很大的变化。五位女神的头领在这部著作里被称作勉宗（སྨན་བཙུན་）扎西次仁玛。她是一位夹杂有淡红色的白色女神，既年轻又漂亮。女神右手持希望之珠，[179]左手持一枝占卜神箭，箭尾系有一个用白海螺做成的骰子和一面镜子。骰子"象征着三界的吉祥"。勉宗扎西次仁玛身穿白色的丝衣、孔雀羽毛制成的斗篷，戴着丝头巾。女头领的前面是女神婷吉希桑玛，双手各持占卜魔镜；右边是女神决班震桑玛，手持装满宝石的财富盘；后边是女神米玉朗桑玛（མི་གཡོ་གླང་བཟང་མ་），穿一件孔雀羽毛斗篷，托一个装满珍宝的平盘；左边是女神达嘎卓桑玛，手持盛满鲜奶的长把勺。扎西次仁玛的这四位伴神皆做舞蹈状。都穿白丝衣，身体用宝

① 参考书目4。

石装饰。个人的标志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四位女神每人右手都挥舞一枝占卜神箭。

另一份藏文文献① 则是这样描述长寿五姊妹女神的。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上面所引的描述不同。下面按次序分别叙述：

①次伊旺秋玛（ཚེ་ཡི་དབང་ཕྱུག་མ་），即扎西次仁玛：白色女神。呈温和笑貌，右手持占卜神箭与陨石；左手持装满甘露的瓷瓶。骑一头白狮子。

②婷吉希桑玛：绿色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与陨石；左手持魔镜。坐骑是一头白鼻野驴。

③米玉朗桑玛：金色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盛有百味食物的平盘。坐骑是一头母虎。

④决班震桑玛：红色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希望之獴。坐骑是一头红色雌鹿。

⑤达嘎卓桑玛：绿色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何物不得而知。坐骑是一条龙。

有关长寿五姊妹女神的形貌和位置的一些补充材料还可以从噶举派关于崇拜仪式的著作中找到。噶举派僧人著作中关于五位女神所持的标志物的描写及其名称与《宝生佛》[180]的描写几乎相同。它们之间仅有的区别是噶举派著作中说米玉洛桑玛的左手里拿有獴皮制成的口袋；而决班震桑玛的右手持希望珍珠，左手持装满宝石的盒子。此外，每位女神都与一种特殊的空行母相联系，有一条特殊材料的装饰发辫，其中的关系如下：

①扎西次仁玛——桑杰康卓玛（佛法空行母 སངས་རྒྱས་མཁའ་འགྲོ་མ་）以白海螺饰发。

① 参考书目 132。

②婷吉希桑玛——多吉康卓玛（金刚空行母 རྡོ་རྗེ་མཁའ་འགྲོ་མ་）以靛蓝色饰发。

③米玉洛桑玛——仁钦康卓玛（大宝空行母 རིན་ཆེན་མཁའ་འགྲོ་མ་）以金色饰发。

④决班震桑玛——白玛康卓玛（莲花空行母 པད་མ་མཁའ་འགྲོ་མ་）以珊瑚色饰发。

⑤达嘎卓桑玛——列吉康卓玛（业力空行母 ལས་ཀྱི་མཁའ་འགྲོ་མ་）以绿松石饰发。

我们上面引证的噶举派的著作还提到了五女神另外的叫法。下面列举的第二或第三个名字是所谓“秘名”。

一般名称	**噶举派著作中的秘名**
扎西次仁玛	多吉米久班吉玉（རྡོ་རྗེ་མི་འགྱུར་དཔལ་གྱི་ཡུམ་“不动金刚吉祥明妃”）
婷吉希桑玛	多吉冲玛（རྡོ་རྗེ་ཁྲོས་མ་“金刚忿怒母”）
米玉洛桑玛	多吉希巴姆（རྡོ་རྗེ་བཞད་པ་མོ་金刚笑母/妙音天母）
决班震桑玛	多吉班姆隆觉玉（རྡོ་རྗེ་དཔལ་མོ་ལོང་སྤྱོད་ཡུམ་金刚天女受用明妃）
达嘎卓桑玛	多吉嘎堪玛（རྡོ་རྗེ་གར་མཁན་མ་金刚舞女）

扎西次仁玛的四个伴神，有时也叫下面的名字：

婷吉希桑玛	朗赛扎伊达（སྣང་གསལ་པྲ་ཡི་བདག་光明圆光占卜主）
	或朗赛扎顿玛（སྣང་གསལ་པྲ་སྟོན་མ་光明圆光占卜师母）
米玉洛桑玛	久丹萨吉达（བཅུད་ལྡན་ཟས་ཀྱི་བདག་美食之主）
决班震桑玛	旺佐诺吉达（དབང་མཛོད་ནོར་གྱི་བདག་宝库财物之主）
达嘎卓桑玛	岗希秋吉达（རྐང་བཞི་ཕྱུག་ཀྱི་བདག་四腿畜之主）

上面说的婷吉希桑玛的第二种名称是她作为占卜女神而说的。这位占卜女神主管两种占卜方法，叫做婷吉希桑玛拇，指圆光占卜（一种观察拇指指纹颜色的占卜法）和镜面圆光占卜。婷吉希

桑玛有时也被划到"天勉"神系里去，称为"天勉婷吉希桑玛"(གནམ་སྨན་མཐིང་གི་ཞལ་བཟང་མ་)。[181]与天勉的称呼相一致，人们认为她骑一头红色雌鹿，因为红色雌鹿是天勉系女神的典型座骑。此外，我们在下面论述到的多吉玉仲玛女神的伴神时还要提到长寿五姊妹女神，它与《宝生佛》所描述的女神形貌极为相似。

根据藏文有关祭祀神灵的文献记载，长寿五姊妹女神的崇拜仪式应该在一个与其他地方隔绝、但是周围环境优美的地方举行。祭祀女神的地方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和美丽的鲜花。敬奉的供品除了供给一般善相护法神的各种食物和饮料外，还要给五女神供奉药物做成的朵玛，即"勉朵"(སྨན་གཏོར་)、没有凸凹斑点的青铜镜、一块水晶石、孔雀羽毛、无斑绿松石、海螺做成的骰子、盛满供水的珍贵容器。

在论述十二丹玛女神之前，我们还要简要地提一下玉仲五姊妹女神。这玉仲五姊妹看来与长寿五姊妹女神有密切的联系。玉仲五姊妹意思是"玉灯五姊妹"。以前里比(Ribbach)曾经注意到这五位女神①。人们认为玉仲五姊妹女神住在一个长满树木和鲜花的地方，那儿有很多的鸟儿在盘旋飞翔，有很多猛兽在其间游荡。到处是瀑布、山泉和湖泊。玉仲五姊妹的头领是一位白色女神，右手持一小块水晶石，左手放在胸前；拿一块金制"卢壶"(ཀླུ་རྒྱུ་)；头上包有"索秀"(སོག་ཞུ་)，额头上饰有用宝石串成的十字标记。她的四位伴神每位右手都拿一颗宝石，左手拿一面银镜。住在东方的女伴神是蓝色女神，住在南方的是黄色女神，住在西方的是红色女神，住在北方的是绿色女神。②

① 里比《莲花生的四种画像》页33。
② 参考书目198，叶45a。

二、十二丹玛女神

人们认为十二丹玛女神（བརྟན་མ་བཅུ་གཉིས་）是长寿五姊妹女神的从属神。"十二丹玛"这个名称是这组女神最古老的名称，现在管这组女神叫"十二丹玛"的已经不多了。① 后来，与丹玛女神成为护法神后的作用相一致，[182]她们被叫做"十二丹玛护法女神"，简称"丹玛"。她们也被称作"护法玛姆十二女"或"玛姆丹玛十二女神"（མ་མོ་བརྟན་མ་བཅུ་གཉིས་）、"世界十二丹玛"（འཛམ་གླིང་བརྟན་མ་བཅུ་གཉིས་）。十二丹玛分为三组神，第一组是"大魔女"；第二组是"大夜叉女"；第三组是"大勉姆女神"（སྨན་མོ་ཆེན་མོ་）。

十二丹玛名称的排列大都按照崇拜仪式中所列的位置，有固定排列方法。每组神灵中的第一位女神往往就是该组神灵的头领。一般说来，每位丹玛的名字前面都有一简短的称号作为前缀。这些作为前缀的称号有时表示这些女神传说中的起源地点。女神神名与称号不是始终一致的。下面所列的神名中，开头列出的名字、称号是经常使用的，写在圆括号里的名字或称号可供选择使用。

称号或居处名	**神名**
大魔女	
达尼钦姆（བདག་ཉིད་ཆེན་མོ་）	多吉贡查玛（རྡོ་རྗེ་ཀུན་གྲགས་མ་）
班丹拉日（拉多）（དཔལ་ལྡན་ལྷ་རི་）（ལྷ་སྟོད་）	多吉牙玛窘（རྡོ་རྗེ་གཡའ་མ་སྐྱོང་）
康吉玉钦（雪夜叉）（གངས་ཀྱི་ཡུམ་ཆེན་或 གནོད་སྦྱིན་གངས་）	多吉贡都桑（多吉贡桑玛）（རྡོ་རྗེ་ཀུན་ཏུ་བཟང་或 རྡོ་རྗེ་ཀུན་བཟང་མ་）

① 杜散《莲花遗教》页 291 提到一组叫做"印度丹玛"（རྒྱ་གར་བརྟན་མ་）的女神，根据苯教的传统，十二丹玛的名字列在苯教的《度亡经》（བར་དོ་ཐོས་གྲོལ་）中，这份材料已由图齐教授发表，见《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41、注 41。

戳钦廓都（འབྲོག་ཆེན་འཁོར་འདུལ་）

大夜叉女

康嘎夏梅（姣姆康阿）（གངས་དཀར་ཤ་མེད་或 ཇོ་མོ་གངས་དཀར་）

康热穷宗（卡热穷宗）（མཁའ་རིག་ཁྱུང་བཙུན་或 ཁ་རག་ཁྱུང་བཙུན་）

色钦康顶（གསེར་ཆེན་མཁའ་ཞིང་）

玛日热羌（玛卿伯姆热）（མ་རི་རབ་འབྱམས་或 མ་ཆེན་སྤོམ་ར་）

大勉姆女

真宗第穆（公宗第穆）（ཀོང་བཙུན་དེ་མོ་或 སྐོང་བཙུན་དེ་མོ་）

丹拉洛若（戳赞）（བསྟན་ལ་ལོ་རོ་/འབྲོག་བཙན་）

勉宗乌却（勉宗武切，姣姆那杰）（སྨན་བཙུན་དབུག་ཆོས་，ཇོ་མོ་ནགས་རྒྱལ་སྨན་བཙུན་དབུག་ཆོས་）

玉衣止布（གཡུའི་དྲིལ་བུ་"玉铃"）

多吉盖吉佐（རྡོ་རྗེ་བགེགས་ཀྱི་གཙོ་金刚魔之主）

多吉兼几玛（རྡོ་རྗེ་སྤྱན་གཅིག་མ་金刚一目女）①

多吉班吉玉（多吉穷宗玛）（རྡོ་རྗེ་དཔལ་གྱི་ཡུམ་或 རྡོ་རྗེ་ཁྱུང་བཙུན་མ་；金刚吉祥明妃或金刚鹏后）

多吉鲁姆（རྡོ་རྗེ་ཀླུ་མོ་）

多吉查姆杰（多吉扎姆杰，多杰扎杰玛）（རྡོ་རྗེ་དྲག་མོ་རྒྱལ་，རྡོ་རྗེ་གྲགས་མོ་རྒྱལ་，རྡོ་རྗེ་གྲགས་རྒྱལ་མ་）

多吉蕃康窘（多吉班姆切）（རྡོ་རྗེ་བོད་ཁམས་སྐྱོང་或 རྡོ་རྗེ་དཔལ་མོ་ཆེ་" 金刚护藏地"或"金刚大天女"）

多吉勉几玛（རྡོ་རྗེ་སྨན་གཅིག་མ་）

多吉牙玛赛（多吉鸭姆赛、[183]多吉牙姆色、多吉牙姆赛）（རྡོ་རྗེ་གཡའ་མ་བསིལ་/རྡོ་རྗེ་དབྱར་མོ་བསིལ་/རྡོ་རྗེ་གཡའ་མོ་སིལ་/རྡོ་རྗེ་གཡར་མོ་བསིལ་）

多吉苏来玛（多吉止布苏来玛，多吉苏来勉）（རྡོ་རྗེ་གཟུགས་ལེགས་མ་/རྡོ་རྗེ་དྲིལ་ བུ་གཟུགས་ལེགས་མ་/རྡོ་རྗེ་ཟླ་ལི་སྨན་）

---

① 根据《莲花遗教》（杜散，页 244）这位女神最初名叫（གངས་དཀར་）གནམ་སྨན་དཀར་མོ་，也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545，729。

所有的丹玛女神还有一个密名。这些密名大多数都是指丹玛女神所居住的地点。

女神名	密名
多吉贡查玛	羌吉纳木错秋姆（བྱང་གི་གནམ་མཚོ་ཕྱུག་མོ་藏北纳木错牧女）
多吉牙玛窘	贡域姣姆拉日（མགོ་ཡུལ་ཇོ་མོ་ལྷ་རི་贡域姣姆神山）
多吉贡都桑	震吉扎西次仁（ཞིང་གི་བཀྲ་ཤིས་ཚེ་རིང་镇日地方吉祥长寿）
多吉盖吉佐	羊卓错达钦姆（ཡར་འབྲོག་མཚོ་བདག་ཆེན་མོ་羊卓雍湖大湖女主）
多吉兼几玛	拉布康嘎玛（ལྷ་བུ་གངས་དཀར་མ་神子白雪女神）
多吉班吉玉	绒吉姣姆卡热（རོང་གི་ཇོ་མོ་ཁ་རག་绒地姣姆卡热山）
多吉鲁姆	羌多玛吉错达（བྱང་སྟོད་དམར་གྱི་མཚོ་བདག་上部红湖主）
多吉查姆杰	玛卿伯姆热森几（མ་ཆེན་སྤོམ་རའི་སྲིང་གཅིག་阿尼玛卿山一姊）
多吉蕃康窘	贡布贡宗第姆（ཀོང་པོའི་ཀོང་བཙུན་དེ་མོ་贡布贡后第穆）
多吉勉几玛	俄娘热朵衣白那（ཨེ་ཉམས་ར་མདོས་སྨིན་）
多吉牙玛赛	藏地姣姆那杰（གཙང་གི་ཇོ་མོ་ནགས་རྒྱལ་后藏神女，森林之王）
多吉苏来玛	秀普吉姣姆（ཤུད་བུད་ཀྱི་ཇོ་མོ་）①

据说杰瓦更登嘉措（རྒྱལ་བ་དགེ་འདུན་རྒྱ་མཚོ་）对十二丹玛女神也作了一个与上面排列相似的神系排列。后来隆多喇嘛对此又进行了修订。② 他们编排的女神神名前作为前缀称号有时指女神传说中居住的地方。这些神名和称号与我们上面所列的相同。与十二丹玛相联系的几个地名实际上就是丹玛的密名。下面我们按女神居住方位、女神密名或居处名、丹玛女神名的顺序把隆多喇嘛编定

① 参考书目 127。
② 参考书目 70，叶 6a、b。

的神名列在下面：

纳木错秋姆（གནམ་མཚོ་ཕྱུག་མོ་）	达怪钦姆（བདག་ཉིད་ཆེན་མོ་）	多吉贡查玛
神境藏地（ལྷ་བོད་མཚམས་）	班丹拉日（དཔལ་ལྡན་ལྷ་རི་）	多吉牙玛籽
拉几康（ལ་ཕྱི་གངས་）	康吉玉钦（གངས་ཀྱི་ཡུམ་ཆེན་）	多吉贡都桑
羊卓错钦（ཡར་འབྲོག་མཚོ་ཆེན་）	戳钦廓都（འབྲོག་ཆེན་འཁོར་འདུག་）	多吉盖吉佐
拉普康（ལྷ་ཕུ་གངས་）	康嘎夏梅（གངས་དཀར་ཤ་མེད་）	多吉兼几玛[184]
如境姣姆卡热（རུ་མཚམས་ཇོ་མོ་ཁ་རག་）	康热芳宗（ཁ་རག་ཁྱུང་བཙུན་）	多吉班吉玉
羌多玛错（བྱང་སྟོད་དམར་མཚོ་）	色钦康顶（གསེར་ཆེན་མཁའ་ལྡིང་）	多吉鲁姆
玛卿伯梅热六地（རྨ་ཆེན་སྤོམ་རའི་དྲུག་）	玛日热羌（རྨ་རི་རབ་འབྱམས་）	多吉查姆杰
尼代那日顿（གཉིས་སྟེ་སྣ་རི་གདོང་）	贡宗第姆（སྐོང་བཙུན་དེ་མོ་）	多吉蕃康籽
俄念洛若（ཨོ་གཉལ་ལོ་རོ་）	丹拉洛若（བཙན་ལ་ལོ་རོ་）	多吉勉几玛
藏多姣姆那杰（གཙང་སྟོད་ཇོ་མོ་ནགས་རྒྱལ་）	勉宗乌邦（སྨན་བཙུན་ཡུག་རྩེས་）	多吉牙玛穰
姣姆玉日聂觉（ཇོ་མོ་གཡུ་རི་གནས་མཆོག་）	玉衣生布（གཡུ་ཡི་དྲིལ་བུ་）	多吉苏来玛

另有一份藏文文献把上述三组丹玛女神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1]"四位大魔女是长着丑脸的黑姑娘；四位大夜叉女是满脸怒气的红姑娘；四位大勉姆女是洁白美丽俊俏的处女。她们之中有一些黑女神化身罗刹；有一些红女神化身夜叉；有一些白女神化身美女；有一些绿女神化身轻幻飘动之躯体"。

我们上面已经对十二丹玛女神作了介绍。但如果我们把它和其他记载丹玛女神的文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记载与我们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有极大的出入。例如：

（一）在本书所引的一份藏文材料[2]提到属于大夜叉女一组的多吉兼几玛住的地方应该是多吉贡都桑的住处，而多吉贡都桑通常是被作为大魔女一组的第三位女神的。多吉贡都桑原来的住处应该是女神多吉玉彭玛（རྡོ་རྗེ་གཡུ་དྲོན་མ་）住的地方。根据《莲花遗教》记载，多吉玉彭玛是象雄地区的战神恰蒙的密名。下面所列的材料中又有两个变换排列次序的例子。其中丹玛女神的坐骑也和平常所说的坐骑有很大的差别。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不能把

① 参考书目 172。
② 参考书目 183。

所有的坐骑都列出来。

女神名	**坐骑种类**
多吉贡查玛	黑马
多吉牙玛窘	——
多吉玉彭玛	——
多吉盖吉佐	骆驼[185]
多吉贡都桑	母虎
多吉鲁姆	雌狐狸
多吉查姆杰	黑熊仔
多吉班吉玉	门域白蹄熊
多吉蕃康窘	勉系女神红色雌鹿
多吉牙玛赛	——
多吉勉几玛	——
多吉止布苏来玛	——

（二）本书所列的宁玛派经典对十二丹玛是这样排列的（以女神居地、女神名、坐骑种类的顺序列表如下）：

居　地	神　名	坐骑名
多吉查嘎（རྡོ་རྗེ་བྲག་དཀར་金刚白岩）	康嘎夏梅玛（གངས་དཀར་ཤ་མེད་མ་）	白腿骡
玛卿伯姆热	卡热穷宗玛（ཁ་རག་ཁྱུང་བཙུན་མ་）	良种白马
乌如①卡紫②（དབུ་རུ་ཁ་ཚལ་）	多吉玉仲玛（རྡོ་རྗེ་གཡུ་སྒྲོན་མ་）	绿"水马"
大神居处（Mahadeva）	多吉贡查玛（རྡོ་རྗེ་ཀུན་གྲགས་མ་）	绿公水牛
洛域（代）宁（ལྷོ་ཡུལ་（དེ་）སྙིང་）	杰亭牙玛窘（སྐྱི་མཐིང་ཁ་ཡ་ར་མ་སྐྱོང་）	金色雌鹿
阿切（代）宁（ཨ་ཕྱི་（དེ་）སྙིང་）	乌却牙玛赛（ཨུག་ཆོས་ཁ་ཡ་ར་མ་བཟིལ་）	九头乌龟
帕域色普（བལ་ཡུལ་གསེར་ཕུག་尼泊尔金洞）	战神王后热几玛（Ekajati　རལ་གཅིག་མ་）	绿松石龙
那林泽林（ན་ལེན་ཞིང་ལེན་）	赞拉热贝勉几玛（བཙན་ལ་རོལ་པའི་སྨན་གཅིག་མ་）	白腿骡
贡域贡普（སྐོང་ཡུལ་སྐོང་ཕུག་）	康吉王姆钦玉彭玛（གངས་ཀྱི་ཡུམ་ཆེན་གཡུ་བུན་མ་）	花斑纹虎
芒域芒顶（མང་ཡུལ་མང་ཏིང་）	切协祖吉沃羌玛（རྩེ་ཞེས་བ་ཙུག་གི་འོད་འཆང་མ་）	公牦牛
乌如宁保（དབུ་རུ་སྙིང་པོ་）	羌吉玛丁丁姆宗（བྱང་གི་མ་ཏིང་ཏིང་མོ་བཙུན་）	大野牦牛
朱域嘎紫（ཕྲུད་ཡུལ་ཀ་ཚལ་）	达拉赞姆都巴垛（མདའ་ར་ལ་བཙན་མོ་གདུག་པ་འདུལ་）	白斑熊

① 吐蕃松赞干布时，划分后藏为也如（གཡས་རུ་）和如拉（རུ་ལག་），前藏为乌如（དབུ་རུ་）和约如（གཡོ་རུ་），另以不属于前后藏的北部地区为第三如，称松巴如（སུམ་པའི་རུ་）。前四如通称"卫藏四如"（དབུས་གཙང་རུ་བཞི），其中乌如以拉萨为中心，东至桑日县境，南至马拉山脉（རྨ་ལ་ལ་རྒྱུད་），西至巴木（སྦེ་མོ་），北至朗马（སྣང་མ་）一带。——译注

② 藏文ཚལ指园林或有树木的地方。——译注

（三）噶举派的焚香仪轨书《神烟》（ལྷ་བསངས་）也列出了与上面宁玛派所列较为相似的丹玛神名系列。

居 地	神 名	坐骑名[186]
多吉查玛（རྡོ་རྗེ་བྲག་དམར་金刚红岩）	夏梅康嘎玛（ཤ་མེད་གངས་དཀར་མ་）	三腿骡
玛卿伯姆热	卡日穷宗玛（ཁ་རིག་ཁྱུང་དཙུན་མ་）	白鼻马
大神居地	多吉贡查玛	绿公水牛
乌如宁蔡（དབུ་རུ་སྙིང་ཚལ་）	多吉玉仲玛	绿公水马
洛普代宁（ལྷོ་ཕྱུག་རི་སྙིང་南方古洞）	吉亭牙玛穷（སྐྱི་མཐིང་ཡ་མ་སྐྱོང་）	金色母鹿
焉先代仲（ཡན་ཤན་དེ་སྒོང་）	库却牙姆赛（ཁུག་ཆོས་གཡར་མོ་བསིལ་）	九头乌龟
帕域色普（བལ་ཡུལ་གསེར་ཕུག་）	战神王后热儿玛（Ekajati རལ་གཅིག་མ་）	绿松耳石龙
那来希来（ན་ལེ་ཤེ་ལེ་）	赞拉热贝勉儿玛（བཙན་ལ་རོལ་པའི་སྨན་གཅིག་མ་） /	大斑豹
贡域闵普（ཀོང་ཡུལ་སྣང་ཕུག་）	康青王姆钦王偏玛（གངས་ཀྱི་ཡུམ་ཆེན་གཡུ་བྱིན་མ་ 雪山大明妃王彭玛）	花斑虎
芒域热蒂（མང་ཡུལ་རག་ཏི་）	切协祖羌沃巴玛（ཆེ་ཤེས་གཙུག་འཆང་འོད་འབར་མ་）	大龙(?)
乌如宁蔡（དབུ་རུ་སྙིང་ཚལ་）	羌吉勉宗第穆宗（བྱང་གི་སྨན་བཙུན་དེ་མོ་བཙུན་）	大野牦牛
努域允蔡（ནུབ་ཡུལ་དགོན་ཚལ་）	查拉赞保都巴垛（བྲག་ལྷ་བཙན་པོ་གདུག་པ་འདུལ་）①	白斑熊

（四）本书所引参考书目 6，叶 45—46 对丹玛女神的排列和描绘与上面所列的两种更不相同：

名 称	形 貌
婷牙玛穷（མཐིང་ཡ་མ་སྐྱོང་）	一位绿色女神，手持铜制金刚橛，身穿白云般的"郭肃"（གོ་ཟུ་）和水晶般的蛇冠（འོད་གདེངས་）。
康青王姆钦玛（གངས་ཀྱི་ཡུམ་ཆེན་མ་）	一位白色女神。她的标志是一把海螺橛。据说她穿雪制成的"郭肃"和白云铠甲。

① 据译者考论，བཙན་是由人死后的游魂构成，但在藏族民间信仰中，བཙན་的依止处多是在岩石之上，特别是在红岩（བྲག་དམར་）之上，即著名的红岩赞（བྲག་དམར་བཙན་པོ་），这里 བྲག་ལྷ་བཙན་པོ་即"岩神赞"，故 བཙན་有一固定的含义"岩精"。——译注

卡热穷宗（ཁ་རག་ཁྱུང་བཙུན་）	一位黄色女神。手持金橛。她有一件用青金宝石（མུ་མེན་）做成的"郭甫"，戴黑石做成的饰发。
乌却牙姆色（ཨུག་ཆོས་① གཡར་མོ་བསིལ་）	一位紫红色女神，挥舞檀木橛，穿的衣裳、铠甲没有定规、饰发是用乌龟壳做成的。
贡宗第穆（ཀོང་བཙུན་དེ་མོ་）	一位黑色女神，持一件装满血液的容器。头上插满了用金子和绿松石做成的装饰品。[187]
康嘎夏梅（གངས་དཀར་ཤ་མེད་）	一位白色女神，举一面血染的旗子，穿一件冰雪盔甲，饰发是用珍珠做成的。
羌戳郭都玛（བྱང་འབྲོག་འཁོར་འདུལ་མ་）	一位红色女神，持一把铁橛。她的衣袍是用牦牛皮和羊皮制成的，用铁做饰发。
羌吉丁丁丁姆夏（བྱང་གི་ཏིང་ཏིང་ཏིང་མོ་ཞག་）	一位红色女神。穿一件孔雀毛斗篷，饰发用绿松石做成。
玉衣止念斯列玛（གཡུའི་དྲིལ་སྙན་སི་ལི་མ་）	一位绿色女神。手持绿松石橛。穿一件染色布的披风。
米儿玛切瓦巾（或米交色唐玉格玛）（མིག་གཅིག་མ་མཆེ་བ་ཅན་/ ལིགས་སྦྱོར་གསེར་ཐང་ཡུག་གེ་མ་）	一位白色女神，手持火把。穿金色斗篷。戴各种宝石缀成的饰发。
赞拉日姆勉儿玛（བཙན་ལ་ར་མོ་སྨན་གཙུག་མ་）	一位红色女神。持一把"色普"（བསེ་ཕུར་）魔剑，披一件白色披风，戴用金和绿松石制成的饰发。
亭亭当吉日姆勉（ཀྱིན་ཐིང་དངས་ཀྱི་ར་མོ་སྨན་）	一位绿色女神。穿兀鹰羽毛披风，戴用金色的闪光雷石做成的饰发。

（五）根据收录在《大宝藏》（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ད་）里的材料，②十二丹玛的名称、身色及神灵标志如下：

神名	身色	女神标志
（1）多吉贡桑（རྡོ་རྗེ་ཀུན་བཟང་）	天蓝	雷石和瓷瓶（ཆེ་དུམ་）
（2）多吉贡查（རྡོ་རྗེ་ཀུན་གྲགས་）	天蓝	摩羯旗（Makara）镜子
（3）哈日多吉牙玛（ཧ་རི་རྡོ་རྗེ་ཡ་མ་）	蓝	长剑？绳索

① （ཨུག་ཆོས་）"角蒿"。——译注
② 参考书目 134，叶 11b—12b。

(4)戳钦多吉盖佐	黑	带有五尖头和套索的战矛
(5)夏梅多吉玉偏玛	—	金镰马和财宝箱
(6)卡热穷宗	白	脑盖骨制成的鼓、镜
(7)色钦康顶鲁姆	红	毒蛇绳套和金刚橛
(8)玛日热羌查姆	黄	棍棒和装满食物的盘子
(9)贡宗第姆	灰褐	占卜之箭和箱子
(10)赞拉热贝勉儿	绿	白丝带和“昌杰”(འབྲང་རྒྱས་)朵玛(一种心脏形的朵玛，用以祭祀鬼神)[188]
(11)乌却牙玛赛	红	——
(12)玉止多吉苏来	红	莲花铃

以上十二位女神的坐骑分别是：(1)白狮；(2)绿松耳石龙；(3)野驴；(4)绿骡；(5)红色母鹿；(6)大鹏；(7)黄马；(8)野狗；(9)松耳石鬃马；(10)白牦牛；(11)九头乌龟；(12)花斑虎。

(六)本书所列藏文参考书目198叶47a，其中对十二丹玛女神是这样描绘的：

女神名	身色	坐骑名
(1)多吉贡查(རྡོ་རྗེ་ཀུན་གྲགས་)	白	龙
(2)班丹哈日(དཔལ་ལྡན་ཧ་རི་)	黑	鲸
(3)康玉梅贡桑(གངས་ཡུམ་ཀུན་བཟང་)	绿	狮
(4)多吉盖佐(རྡོ་རྗེ་བགེགས་གཙོ་)	黑褐	母狼
(5)多吉玉彭(རྡོ་རྗེ་གཡུ་བུན་)	淡蓝	公鹿
(6)穷宗多吉(ཁྱུང་བཙུན་རྡོ་རྗེ་)	淡红	兀鹰
(7)多吉鲁姆(རྡོ་རྗེ་ཀླུ་མོ་)	绿	巨鳌

(8)多吉查姆 (རྡོ་རྗེ་དྲག་མོ་)	黄	白马
(9)贡宗第姆 (གོང་བཙུན་དེ་མོ་)	淡红	野驴
(10)多吉勉儿 (རྡོ་རྗེ་སྨན་གཅིག་)	白	狼
(11)多吉牙姆(རྡོ་རྗེ་དབྱར་མོ)	蓝	羚羊(?)
(12)多吉苏来 (རྡོ་རྗེ་གླུ་ལེ་)	绿	鹰(?)

这本书记载四位大魔女身穿黑丝“郭肃”；四位大夜叉女身穿白丝头篷；四位大勉姆女身穿棉布“郭肃”。

(七)除了上面列出的以外，在《隆多喇嘛全集》ཡ卷①里也列出了十二丹玛女神的名次。其中记载的女神传说中的居住方位的名称与上面所列举的有一定的区别。[189]

女神居处	神　名	身　色
(1)羌吉纳木错秋姆 (བྱང་གི་གནམ་མཚོ་ཕྱུག་མོ་)	多查贡查玛 (རྡོ་རྗེ་ཀུན་གྲགས་མ་)	蓝
(2)拉蕃拉日 (ལྷ་བོད་ལྷ་རི་)	多吉牙玛窘 (རྡོ་རྗེ་གཡའ་མ་སྐྱོང་)	蓝
(3)拉儿康吉日 (ལ་ཕྱི་ཁངས་ཀྱི་རི་)	多吉贡桑 (རྡོ་རྗེ་ཀུན་བཟང་)	白
(4)羊卓岗吉错 (ཡར་འབྲོག་སྣང་གྱི་མཚོ་)	多吉盖吉佐 (རྡོ་རྗེ་བགེགས་ཀྱི་གཙོ་)	蓝
(5)拉普康吉日 (ལྷ་ཕུ་གངས་ཀྱི་རི་)	多吉勉儿玛 (རྡོ་རྗེ་སྨན་གཅིག་མ་)	白
(6)姣姆卡热 (ཇོ་མོ་ཁ་རག་)	多吉边吉玉姆 (རྡོ་རྗེ་དཔལ་གྱི་ཡུམ་/) 贝热穷宗 ཟེ་རག་ཁྱུང་བཙུན་)	黄
(7)羌多玛错 (བྱང་སྟོད་དམར་མཚོ་)	多吉鲁姆 (རྡོ་རྗེ་ཀླུ་མོ་)	白
(8)玛日热羌(玛卿伯姆热) (མ་རི་རབ་འབྱམས་ རྨ་ཆེན་སྤོམ་ར་)	多吉查姆 (རྡོ་རྗེ་དྲག་མོ་)	绿
(9)康域扎玛日顿 (གངས་ཡུལ་བྲེ་མ་རི་གདོང་)	贡宗第姆蕃康窘或多吉边姆切 (གོང་བཙུན་དེ་མོ་བོད་ཁམས་སྐྱོང་ རྡོ་རྗེ་དཔལ་མོ་ཆེ་)	白或蓝

① 参考书目70，叶5a。

(10)念洛日(གཉན་ལོ་རི་)	多吉勉几玛(རྡོ་རྗེ་སྨན་གཅིག་མ་)	红
(11)藏多姣姆那杰 (གཙང་སྟོད་ཇོ་མོ་ནགས་རྒྱལ་)	勉宗多吉牙玛色 (སྨན་བཙུན་རྡོ་རྗེ་གཡར་མོ་བསིལ་)	紫
(12)夏普达郭或朵康司玉日聂觉 (ཤ་ཟུག་སྟག་སྒོ་/མདོ་ཁམས་གཡུ་རིའི་གནས་མཆོག་)	多吉玉仲玛(རྡོ་རྗེ་གཡུ་སྒྲོན་མ་)	蓝

以上十二位丹玛女神每位手中都拿一件标志女神特征的物件，有一头坐骑：

神名	神灵标志	坐骑名
(1)多吉贡查玛	橛	松耳石色龙
(2)多吉牙玛窘	铜橛	黄色野驴
(3)多吉贡桑	五棱雷石	狮
(4)多吉盖吉佐	铁橛	金鹿
(5)多吉勉几玛	恶疾口袋	白海螺公鹿
(6)多吉边吉玉姆	箭	大鹏
(7)多吉鲁姆	棍	猪
(8)多吉查姆	橛	公鹿或野牦牛
(9)多吉边姆切	容器	白马
(10)多吉勉几玛	橛	白鼻黑螺[190]
(11)多吉牙玛色	橛	红色母鹿
(12)多吉玉仲玛	小鼓	松耳石色狮①

哪一位丹姆女神作为十二丹玛的头领，也有好几种说法。一些西藏僧人认为十二丹玛女神的头领是多吉玉仲玛(第二种说法和第七种说法)。另外一些人说是多吉查姆杰(或多吉查杰玛)。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们用多吉查姆杰比她的其她女伴们拥有更多的崇拜形式这一事实来证明多吉查姆杰是十二丹玛女神的首领。根据隆多喇嘛的说法，②多吉查姆杰是玛卿伯姆热山神的伴偶。她不仅是

① 有的女神的坐骑与我们所列的不同，库却牙姆色骑一只褐色的青蛙；查拉赞保都巴垛骑一头狐褐色山羊。

② 参考书目70，叶6a。

玛日热羌山的神灵主宰，而且是座落在哲蚌寺后的日沃格培(རི་བོ་དགེ་འཕེལ)山的女神。因此，多吉查姆杰特别受哲蚌寺众僧的崇拜。

多吉玉仲玛作为十二丹玛女神的首领时被称作"藏地守护神丹玛女主玉衣仲"(གཡུ་ཡི་སྒྲོན་绿松石明灯、护藏地丹玛之主)。有时还被叫做勉宗钦姆(སྨན་བཙུན་ཆེན་མོ་)。她很可能和我们已经提到的"玉仲五姊妹"(གཡུ་སྒྲོན་མཆེད་ལྔ་)有密切的联系，可惜目前没有详细的材料来证明这个问题。当多吉玉仲玛被称作"薪窘旺姆多吉玉仲玛"(ཞིང་སྐྱོང་དབང་མོ་རྡོ་རྗེ་གཡུ་སྒྲོན་མ་护方神多吉玉仲玛)时，人们就认为她是神地"擦日"(ཚལ་རི་)地方的地方保护神。有的西藏人还说她就是女神热几玛(独辫女)的另一个身形；或者说多吉玉仲玛就是格萨尔大王的母亲贡勉杰姆(གུང་སྨན་རྒྱལ་མོ་)。人们把多吉玉仲玛描绘成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白色女神，脸上带着傲慢的微笑；这位女神坐珍宝座位或者骑一头蓝色的骡子。根据多吉玉仲玛的神谱记载，"女神白色的身体在太阳光芒的照射下宛如一颗水晶"。有的文献说她戴绿松石发套，脖子上挂着绿松石、金子、鲜花缀成的花环。但多吉玉仲玛神谱却不认为她是以上两种形貌。神谱描述多吉玉仲玛的其他标志时说，女神的右手拿一颗宝石，[191]左手拿缀在占卜神箭的银镜，神箭箭尾饰有五条颜色各异的彩带。或者说她的右手拿占卜神箭，左手拿装满宝石容器或银镜。也有个别文献说多吉玉仲玛是位黑色女神，一脸凶煞气；身穿从死尸上剥下来的人皮，嘴里滴着鲜血，眼睛冒火，鼻孔喷出烟雾。右手拿一块"康帕"(ཁམ་པམ་)，左手拿的是"那羌"，或者是装满鲜血的人头骨碗。①

关于多吉玉仲玛以及她的伴属神更详尽的描述收在本书参考

① 参考书目6，叶40b。

书目197中。① 在这份材料中把多吉玉仲玛描绘成一位骑绿松石骡的白色女神。骡身上佩有鞍鞯和饰物。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盛满珍宝的容器;穿丝斗篷,戴宝石冠。这种形貌的多吉玉仲玛站在十二丹玛女神的外边。除了十一位丹玛女神外,还有另外三位女神作多吉玉仲玛的伴属神:位于多吉玉仲玛右边的是骑骡的白色女神多吉却吉仲玛(རྡོ་རྗེ་ཆོས་ཀྱི་སྒྲོན་མ་)。多吉却吉仲玛右手握小鼓,左手做舞蹈状;身穿饰满宝石的丝衣。位于多吉玉仲玛左边的是女神多吉娜云玛(རྡོ་རྗེ་སྣ་ཡོན་མ་)这是一位如同米勉(མིག་སྨན་)的黑色女神,呈怒相;右手持长矛刺向佛法之敌的心脏;左手挥舞"棱"。多吉娜云玛可以用"棱"来斩断叛誓者的命脉,她身穿黑丝衣,外缀珍贵的饰物;女神的头发是黄橙色的,骑一头十叉犄角的公鹿。多吉玉仲玛的前面是女神多吉乃乃朗勉仲(རྡོ་རྗེ་ནེ་ནེ་གནམ་སྨན་སྒྲོན་),一位红褐色女神。女神身上饰有花冠、骨饰;腰缠丝衣,挂有胫骨法号。右手握檀木制成的法板,左手挥舞一把大斧,坐骑是一头白狮子。以上四位女神共同构成"内圈四神"。在"外圈神"中还可以找到长寿五女神:白色的扎西次仁玛骑白狮子,她的标志是一颗雷石和一只容器;其次是绿色的朗赛扎顿玛(སྣ་གསལ་བྱ་སྟོན་མ་),拿着一面旗帜和一面镜子,骑一头野马;第三位是黄色女神米玉洛桑玛,拿一只装满食物的平盘,坐骑是一头老虎;第四位是红色女神决班震桑玛,骑一头红色雌鹿,持一颗"希望之珠"和一个财宝盒;第五位是绿色女神达嘎卓桑玛,右手抱一捆草,左手持毒蛇绳套,骑一条绿松石龙。[192]

外圈神以外,还有另外一组神魔,即四魔女:东方的魔女多吉贡查玛是一位绿色魔女,手持虎头旗帜和一面镜子,骑一条龙;南

① 197,叶2a—4a。

方的魔女是绿色的多吉牙玛窘，她的标志是一把剑和一副绳套，坐骑是一匹野马；西方是红色的魔女多吉贡桑玛，手持雷石和容器，坐骑是一头白狮子；北方是绿色的魔女多吉盖吉佐，手持战矛和绳套，骑一匹骡子。在四位魔女神的外圈还有一圈女神，共四位，即四大夜叉女，分据东南西北四方：占据东方的是白色夜叉女多吉兼几玛，右手持金镰刀，左手持一容器，坐骑是一头十叉犄角的公鹿；南方是黄色夜叉女多吉班吉玉，手持法板和魔镜，坐骑是一匹野马；西方是红色夜叉女多吉鲁姆，手持魔剑和绳套，骑一匹优种良马；北方是绿色的夜叉女多吉查姆杰，这位女神的标志是一根棍子和一个金属盒，坐骑是一头野狼。四位夜叉女的外围还有四位勉姆女神：东方是白色勉姆多吉蕃康窘，手持占卜神箭和占卜盒，坐骑是一匹马；南方是黄色勉姆多吉勉几玛，她的标志是一根飘动的彩带和一个饭钵，骑一头牦牛；西方是红色勉姆多吉牙玛赛，手持一颗闪光的宝珠和一只小铃，坐骑是一头红色雌鹿；北方是蓝色勉姆多吉止布苏来玛，右手持莲花，左手持铃，骑虎。[193]

当我们用上面列举的有关十二丹玛的描述与下面对丹玛女神的描述作一个对比时，便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本书所引的一份藏文材料① 关于多吉玉仲玛及其伴属神的形体描绘，其中主要女神及十二丹玛与我们上面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紧靠多吉玉仲玛旁边的三位女神中的一位女神位置却有所变化：在多吉乃乃朗勉仲的位置上按这份文献所说应该是女神海拉巴玛（ཧེ་ལ་འབར་མ་），而不是多吉乃乃朗勉仲。海拉巴玛是一位如同雪山般洁白的女神，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一容器；穿孔雀羽毛编织成的头篷，上缀众多的宝石。其他两位女神是白色女神多吉却吉仲

① 参考书目 114，叶 3a。

玛和黑色女神多吉阿云玛，与上面的描述是一致的。不过，多吉阿云玛在这份材料里也被写成多吉乃云（玛）（རྡོ་རྗེ་གནས་གཡོན་མ་）。

有关多吉查姆杰（或者写作多杰查杰玛 རྡོ་རྗེ་གྲགས་རྒྱལ་མ་或多吉扎杰玛 རྡོ་རྗེ་གྲགས་རྒྱལ་མ་）的历史和造像的详细情况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她是十二丹玛女神的首领。这位女神的历史及其形貌特征的资料最早的记载是在哲蚌寺僧人对这位女神的崇拜仪式书中。关于多吉查姆杰的早期历史，其中一份材料这样写道："护法女神，供奉了身、语、意三者的多吉查姆杰。在宏伟的桑耶寺的"钦浦"①静修时，被教法大师莲花生以誓愿法收服为马头明王的伴属神，并以誓愿法控制了她。此时，大师授以女神密名多吉达才色丹巴（རྡོ་རྗེ་དམ་ཚིག་གཟི་ལྡན་འབར་）。此后又被努钦桑杰益西（གནུབས་ཆེན་སངས་རྒྱས་ཡེ་ཤེས）以誓愿法收为阎摩敌的伴属神，并以誓愿法对其加以控制。后来，在班吉普巴（དཔལ་གྱི་ཕུག་པ་），多吉查姆杰又被法师念青班央（གཉན་ཆེན་དཔལ་དབྱངས་）转为护法神，安置在阳达珠巴（ཡང་དག་སྒྲུབ་པ་）的坛城。②

关于多吉查姆杰居住的地方、形貌以及她的伴属神的情况，藏

① "钦浦"本书写作 འཆིང་ཕུ་，正确拼法是 མཆིམས་ཕུ་，译者八六年夏与一位尼泊尔籍藏人小伙结伴朝觐钦浦。钦浦位于桑耶寺正北约半日的路程（早上七时出发，步行至十一时左右即可登上山顶）。据民间传说、钦浦是西藏最大最古老的修习道场之一，山上著名的修习洞窟有红岩窟（བྲག་དམར་ཀེའུ་ཚང་，传说最早的洞穴）；大花密洞（གསང་ཆེན་མེ་ཏོག་ཕུག་）；石室马头金刚岩洞（རྟ་འགྲིན་བྲག་ཕུག་），此洞内现有无量光佛一尊，并有供品（ཚོགས་）；益西措杰岩窟（ཡེ་ཤེས་འཚོ་རྒྱལ་བཞུགས་ཕུག་），现有一阿尼守洞，实际是几块巨石形成的夹缝，石缝门用一块红布和一块白布遮盖，里面极暗，上面还有一石碑，有一石雕佛塔，名 རྒྱལ་པོ་དཀར་མ་ཆོས་རྟེན་，塔下有两块石雕，一块为莲花生，一块为石雕乌龟，塔西有米拉日巴石雕壁画，岩壁西侧刻有 ཀུན་མཁྱེན་ཀློང་ཆེན་རབ་འབྱམས་ལྷན་ན་མོ་，白塔下西行二十米有 ལྷ་མོ་བྲག་ཕུག་（天女岩洞）和空行母岩洞（མཁའ་འགྲོ་བྲག་ཕུག་）。钦浦上方有一主峰名 དབུ་རྩེ་，也叫 ཀུ་རུ་སྣང་པོ་，即莲花生大师所在的神山。——译者语日记补注

② 参考书目 65，第 2 部分叶 6b—8b。

文文献是这样描绘的：从字母 བྷྲུམ་之中产生出一块由四种宝石组成的豪华无比的空中宫殿，屋宇栋梁皆用珍珠嵌裹；空中有无以数计的珍贵供品。女神的珍珠宝座用上乘的丝绢包裹，宫殿上方是各色莲花组成的日月坛城。坐骑是如同海螺般洁白的公鹿，公鹿高扬着十叉犄角，备有鞍鞯和其他种种用白海螺制成的饰物，戴着绿松石缠绳和绿松石肚带。啊！无上的护法女神多吉查姆杰，您的身体如同雪山一样洁白，您佯怒微瞋，无比美丽。女神有着"神女的外貌"，黑发涂满油脂，后面的头发用丝带束成一缕披在肩后，其他的头发梳成流海挂在前额。女神一面两手，右手持魔镜和绳套，魔镜可以看清三世的祸福，绳套可以捆缚魔敌；女神[194]左手持一只铁钩，铁钩上聚有三界神力，钩柄缠的五彩丝带分别能完成不同的使命。多吉查姆杰身穿飘动的丝衣，头戴饰有各种宝石的金冠；还戴有珍珠项链、耳环、手镯、脚镯和"色姆多"(སེ་མོ་དོ་)① 骨饰，腰上缠有一只闪亮的小铃，脚蹬灰色条纹的高筒靴，骑一头腿杆扭缠的公鹿。

多吉查姆杰的右边是"身之女使"拉姆顿哈撒（སྐུའི་ཕོ་ཉ་མོ་ལྷ་མོ་དྲང་ཀྲ་བཟའ་）。拉姆顿哈撒一身洁白，右手持一铁龙，女神用它砍断障魔命脉。拉姆顿哈撒身上饰有各色丝绢和珍宝，骑一头红色雌鹿，鹿身上备有鞍鞯并配有其他饰物。

多吉查姆杰的左边是"语之女使"拉姆玛哈撒（གསུང་གི་ཕོ་ཉ་མོ་ལྷ་མོ་མ་ཀྲ་བཟའ་）。拉姆玛哈撒一身红色，穿粗布衣，饰有丝绢和其他珍贵的装饰。右手持用色隆木制成的念珠，用这串念珠可以卜知敌魔的数量。左手挥舞一把长矛，矛尖缠有旗幡，矛头刺向敌魔心脏。这位女神的坐骑是一头备有鞍鞯饰物的骡子。

① 即梵文的 ardhahāra，"双股项链"。

多吉查姆杰的前面是“意之女使”拉姆协撒勉儿玛（ཐུགས་ཀྱི་ཕོ་ཉ་མོ་ལྷ་མོ་ཞེལ་བཟའ་སྨན་གཅིག་མ་），这是一位绿色女神，身上饰有用丝绢、各种宝石、珊瑚、海螺等等制成的装饰品，双手捧一个银盒。银盒上饰有五彩丝带，里面装满了宝物。骑一头野公牦牛。

除了上面提到的外，多吉查姆杰的伴属神还有很多丹玛女神。她们都是被誓愿法收服、并依法完成各自特定的任务。在这个伴属神行列中有勉姆系女神、魔系、赞系、罗刹系女神，数量不可胜计，都围伴在多吉查姆杰周围。①

另一处藏文文献是如此描绘多吉查姆杰和她的伴属神的：“护法女神、众教法大厦的栋梁、强力之主、护藏地丹玛女神。您征服了色界所有的神怪，您如同[195]监护你的儿子一样佑护您虔诚的信徒。多吉查姆杰！怒相之神，在刹那间您可以将教法之敌击为碎粉。多吉查姆杰的另一个名字是姣姆恙哈撒（ཇོ་མོ་ཡང་ཧྲ་བཟའ་），密名是多吉达次玛（རྡོ་རྗེ་དམ་ཚིག་མ་），（此时多吉查姆杰）生有莲花般的容貌，粉红色的腰身柔媚轻软。身穿丝衣，上面缀满了珠宝串。右手持能照见三世幸福的魔镜，并将一副吊索套在叛誓之敌的脖子上。左手持一把开口的铁钩，铁钩上缀有各色的丝带，用这把铁钩可以钩断恶敌障魔的命脉，掌管三界的法力。多吉查姆杰的坐骑是一头十叉犄角的公鹿。

“您，多吉查姆杰，居住在玛日热羌山的峰顶，佑护巫地哲蚌寺。请快来吧，教法的卫士多吉查姆杰。

“此外，‘躯体之奴仆’顿哈撒（ཧུང་ཧྲ་བཟའ་）居住的地方是蔡乌绒（མཚེའུ་རོང་）。顿哈撒右手持一铁龙，铁龙是女神派往十方的使者；女神左手持一把铁镰刀，用这把镰刀可以斩断叛誓之敌的命

① 参考书目 64，叶 3b—5a。

脉。顿哈撒的坐骑是一头红色雌鹿。来吧！被无数魔女伴围的顿哈撒。

“‘语之女仆玛哈撒’(མ་ཧཱ་བཟའ་)居住的地方是帕仓吉绒(ཕག་ཚང་གི་རོང་)。她身穿牦牛皮毛织成的粗毛片衣。右手捏一串用色隆木制成的念珠用以卜知人之祸福；左手持一支缚有红旗的长矛，矛头刺向敌人。坐骑是一匹骡子，周围有成千上万的赞系战神作为伴神。

“意之女仆协撒勉几玛’(ཤེལ་བཟའ་སྨན་གཅིག་མ་)身穿厚重的丝衣和蓝色的丝斗篷，饰有白海螺头冠和珊瑚。右手持一装满食物的长柄杓，杓把伸向众伴神中的主神；左手举一面白丝旗帜。居住的地方叫帕仓绒。(ཕག་ཚང་རོང་)骑一头黑色的野牦牛，身边伴有一百万勉姆女神作为伴神”。①

假如我们把以上两种关于多吉查姆杰的描绘和本章前面对多吉查姆杰的描绘加以分析比较，就会发现它与我们下面所引的资料中对多吉查姆杰的描绘有很大的区别。[196]

本书所引资料② 对丹玛主神及其伴属是这样描绘的：

您，佛法的保护神多吉查姆杰，
另外一个名字叫班丹姣姆恙哈撒(དཔལ་ལྡན་རྡོ་མོ་ཡང་ཧཱ་བཟའ་)。
身之化身是白色的顿哈撒，
语之化身是红色的玛哈撒，
意之化身是深蓝色的协撒勉几玛。
您的伴神是无数的勉姆和罗刹，
还有地方神、地神和无数护法神。

① 参考书目 65，叶 2b—4b 。
② 参考书目 65，叶 1b—2b。

这份文献记载了多吉查姆杰的性质和她所担负的神灵职责：

你，辉煌的多吉查姆杰，
你，护法的勉几玛，
你的密名是多吉色丹巴（རྡོ་རྗེ་གཟི་ལྡན་འབར་）
你，恙哈撒，强力韧性之神。
你怒目视敌，
骑一道闪电。
嘴里喷出如火的云彩，
鼻子里冒出烟雾，
身后火云围绕，
你瞬间聚合了天空的云彩，
轰鸣的雷声响彻世界十方。
在死亡之路上落满了流星和大粒的冰雹，
大地的基石被水火浸没。
恶鸟和寒鸦正在空中翱翔，
黄喙黑鸟从空中落下，
勉姆女神围成圆圈，
并有大群的战魔出现，
赞神的快马往来迅跑。
如果你高兴，海水也能接上天空；
如果你发笑，世界之山也会碎为尘粉；
如果你愤恨，太阳和月亮也会坠入尘中；
如此种种，你拥有无上的威力和无边的法力。
依靠你和你的伴神，
收服那些危害佛法的邪祟，

和骚扰经院的人；
征服邪魔攻心的众生，
佑护我们的圣寺、圣境，
和众生的我们，瑜珈师及伴从。[197]
还要收服充满仇恨、敌魔欲念填心的众人和精怪。
依靠誓愿法和各种退魔法术，
对那些惊慌和恐惧的邪人，
一年一月也不要等待，
赶快喝尽他们胸腔的热血，
将他们消灭于刹那之间；
对那些有邪魔欲想的人、叛誓者、敌人，
把他们从众生中、从他们的伴属中、从他们的属有物中清除。①

有关多吉查姆杰的另一份相似的祈神文在本书所引藏文书②中也有记载："你，教法佑护大师多吉查姆杰，你永远警戒守护着雪山环绕的这块地方。请你和你的伴属神一起到这块地方来吧；请从虚空的玛日热尧来佑护守卫宗喀巴的戒律吧。依照根本续上师突得旺秋措杰多吉（ཙ་རྒྱུད་བླ་མ་མཐུ་སྟོབས་དབང་ཕྱུག་མཚོ་སྐྱེས་རྡོ་རྗེ་）的命令，依靠阿底峡大师的命令，依照文殊怙主上师宗喀巴的命令快到这里来守护佛法！"

在崇拜多吉查姆杰的时候，信徒们要向女神奉献一面能反映幻像、并能透视一切的纯银镜，代表五色彩虹的五条丝带，红宝石制成的一把钩子，能施放魔怪的黑色绳套，纯金制成的头冠，能娱

① 65，叶 7b—8b。
② 参考书目 64，叶 5b。

神的六种饰物。并要给她供奉一头备有珍贵鞍鞯和奇异饰物的公鹿，公鹿的白海螺犄角指向十方世界的邪魔。

除了多吉玉仲玛和多吉查姆杰之外，丹玛女神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贡宗第姆多吉蕃康窘和多吉边姆切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两位女神的一些情况。有时人们说贡宗第姆骑着一头三条腿的骡子，戴绿松石饰发。右手挥舞一把剑，左手拿一个疾病口袋。①

与丹玛系女神密切相关的女神是多吉穷隆玛或玛几多吉穷隆玛（རྡོ་རྗེ་ཁྱུང་ལུང་མ་/མ་གཅིག་རྡོ་རྗེ་ཁྱུང་ལུང་མ་）。藏文典籍称她是四大魔女中的小妹妹。她出现时有两个身形：一善相身形，一怒相身形。呈善相身形时，[198]全身洁白无瑕，脸上洋溢着欢乐的表情；右手持占卜神箭，神箭上系有五彩的丝带；左手持一面透视三世吉祥的宝镜，身穿飘拂的衣衫，其上饰满无数的装饰品。多吉穷隆玛一脚上缩，一脚伸展。坐骑是一头凶狠的野牦牛。呈怒相身形时，#[198]多吉穷隆玛一身黑紫，满脸怒气，龇牙嘴；右手捏一张人皮，左手拿用人脑盖骨做成的念珠；身穿刚剥下来的牦牛皮，以一脚缩起、一脚伸开的姿势坐在火云之中。在多吉穷隆玛右边的伴神是一百赞神勇士；在左边的伴神是一百个黑色女人。从多吉穷隆玛的心脏发射出的光束里幻化出这位女神的另外四种身形：即白色的希娃拉姆，黄色的杰贝拉姆，红色的旺吉拉姆，黑色的查贝拉姆（ཞི་བའི་ལྷ་མོ་/རྒྱས་པའི་ལྷ་མོ་/དབང་གི་ལྷ་མོ་/དྲག་པོའི་ལྷ་མོ་）。②

所有的丹玛女神，特别是多吉查姆杰女神，人们认为她们是座落在紧靠哲蚌寺的一个叫做"丹玛焦"（བསྟན་མ་ལྗོག་）的地方居住的

① 参考书目 9，叶 10a。
② 参考书目 67，叶 2a；参考书目 86。

神灵的轮住主管。这个神龛偶然也被一个简称巴沃（དཔའ་བོ་）的神灵光顾。据说巴沃就是多吉查姆杰的“师傅”。丹玛女神的第二个女性神灵的住地在色拉寺附近，因为主要是色拉寺的僧兵求祈于她，所以这位神巫通常叫“达朵神”（ཏབ་ཏོབ་གྱི་ལྷ་པ་）。①“达朵神”有一些巫士作为助手，戴一顶饰有三只眼睛的圆锥形锦缎高帽。

三、勉系女神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已经多次讨论了 སྨན་这个词（或）སྨན་མོ་སྨན་བཙུན་）。在藏文典籍中，长寿五姊妹女神也被列入勉系的行列中。在一些大圆满法的著作中，长寿五姊妹女神又写作“护法勉宗五姊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份宁玛派著作把长寿五姊妹女神[199]写成“勉宗吉祥长寿五姊妹”。此外，我们上面也提到十二丹玛女神又可细分为四大勉姆女神，但只有一位女神名字上带有 སྨན་字，即多吉勉几玛，而“勉几玛”也是多吉查姆杰的另一种称呼。

关于 སྨན་字，正如很多研究著作指出的那样，② 是经常用来称呼神伴偶的名词。སྨན་的意思是指“妇女”和“医药”。在大多数的藏文典籍中，སྨན་或 སྨན་མོ་/སྨན་མ་是用来作西藏土著古代神灵的专用名称。因为这些神灵与医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供给她们的两种供品是“勉朵”和“勉热朵玛”（སྨན་གཏོར་/སྨན་རག་གཏོར་མ་）“勉朵”是由

---

① 达朵神，即浪荡神。藏传佛教寺庙中有极少数的年青僧人，其主要任务是为僧众行茶。他们懒散好斗，装束和行动不全遵奉戒律。某些大寺院甚至有这类僧人的专门组织。色拉寺的这位达朵神，是不是这类僧人所奉的神灵呢。——译注

② 石泰安《藏人三十三筹码占卜》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9，PP809—315）；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20；霍夫曼《苯教历史概要》页 160。

各种药物制成的供品；“勉热朵玛”是用血揉合的药物做成的朵玛供品。苯教中叫做“朗辛”（སྣང་གཤེན་）的仪式就是对神和勉的崇拜。①

“勉宗”经常用来替换“勉姆”，虽然有时勉宗并不仅仅是一种称呼，而是勉姆系女神的专用名称。关于勉宗，本书所引材料② 中说她是莲花生大师在草滩和雪山上收服的。另一份材料③ 讲到了四大勉宗姐妹。在描写焚桑仪式的经书中也提到一位勉宗即“勉宗第姆卫嘎”（སྨན་བཙུན་དེ་མོ་དབྱུ་དཀར་）。《万物八部》（སྣང་སྲིད་སྡེ་ བརྒྱད་）、《白琉璃》也提到过“勉姆”。这大概不是勉神的集合名称，很可能是一种勉的名称。

勉姆住在不同的虚空中，其中有一部分勉姆住在天空，其他一些住在“平静的大湖中，绿色的草地上，茂密的森林中”，另有一些住在大地上。《莲花遗教》说莲花生大师在后藏一个叫“色玛”（གསིལ་མ་）的地方收服了所有的勉姆和神勉。④

和西藏佛教传入以前的大部分土著神灵一样，人们认为 སྨན་ 也有自己的神系，叫“勉姊妹神系”。[200]例如《十万净龙经》讲到“北方勉四姊妹神”、“湖勉七姊妹”。本书所引的一份材料⑤ 提到居住在湖中五位的勉姆姊妹。还有一些文献甚至讲到有五十八位勉姆女神 根据《十万净龙经》的记载，如同念、土地神、色（གཟེད）、戳（འབྲོག་）一样，勉姆也被认为有自己的苯教巫师。《十万净龙经》⑥ 讲到勉苯波（སྨན་བོན་）的名字是“勉本昌塘贡翁”（སྨན་བོན་འབྲང་ཐང་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15。
② 参考书目 92，叶 4a。
③ 参考书目 57，叶 76b。
④ 杜散牡《莲花遗教》页 247。
⑤ 参考书目 5，叶 34b。
⑥ 参考书目 5，叶 34b。

སོང་བཙན་)。勉姆主要分成勉神女主和勉神女王以及幼勉三种。

最重要的一类勉姆是所谓“天勉”(གནམ་སྨན་)，即居住在天上的勉姆。天勉显然与西藏古代另一类女神“空行神女”有密切的关系。天勉女神的头领是托吉普玉女神(ཐོག་གི་བུ་ཡུག་)，人们认为她是雅位香波山神的妻子的另一种名字。天勉托吉普玉是一位淡红色的女神，穿着金色的“郭肃”；右手握闪电，左手握冰雹，并骑着电光飞行。① 我们这里还可以回忆一下长寿五姊妹女神中的婷吉希桑玛女神，她有时也被划到天勉女神的行列中去。我们提到的多吉玉仲玛的伴神多吉乃乃朗勉仲也是天勉女神。格萨尔大王的母亲玛乃乃也是一位天勉，她的全名是“白色天勉玛乃乃”(མ་ནེ་ནེ་གནམ་སྨན་དཀར་མོ་)。属于天勉的大部分女神中还有苯教女神“天神北勉婷吉郭肃巾”(གནམ་ལྷ་བྱང་སྨན་མཐིང་གི་གོ་ཟུ་ཅན་)，这些女神的名字都说明她们穿浅蓝色的“郭肃”。

居住在湖中的勉姆叫“湖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两组主要的湖勉女神：“七湖勉女神”和“湖勉五姊妹”。还有一组湖勉是九湖勉，这是在献给湖勉的十字灵器时被我们发现的湖勉名称。这种灵器叫“九湖勉供器”。在另一份藏文著作中描绘了“湖勉敖垛”(བཙོ་མདོས་)灵器的制作②，并将湖勉分为四大类：(1)具光湖勉；(2)厉鬼湖；(3)使者湖勉；(4)业力湖勉。湖勉女王是湖勉杰姆戳佐(མཚོ་སྨན་རྒྱལ་མོ་མཐིའི་གཙོ་)和湖勉如秋杰姆(རུ་ཕྱུག་རྒྱལ་མོ་)。湖勉如秋杰姆是湖勉杰姆戳佐的姐姐，或者说她是穷顶那保(ཁྱུང་ཐིང་ནག་པོ་)的伴偶。湖勉如秋杰姆骑一匹铁骡子，[201]身穿孔雀羽毛头篷，挥舞黑色毒蛇制成的绳套。她有四位主要的伴神湖勉：(1)湖勉尼梅青几

① 参考书目5，叶34a。
② 见本书页286。

玛（ཉི་མའི་བྱན་གཅིག་མ་），(2)湖勉婷吉拉姆（མཐིང་གི་ལྷ་མོ་），(3)湖勉玉塘乔隆玛（གཡུ་ཐང་ཆོ་ལོངས་མ་），(4)湖勉色丹热儿玛（གཟི་ལྡན་རལ་གཅིག་མ་）。① 据说湖勉龙之女王（ཀླུ་ཡི་རྒྱལ་མོ་）的身体如同绿宝石一般碧绿，容貌如同十六、七岁的少女一般美丽。身相是一位典型的龙女：下半身盘蜷成蛇形，头上盘绕着七条毒蛇；上半身裹着优质绿丝衣；右手拿一颗白宝石，左手持一个万宝盒和一副由毒石串成的绳套。②根据一些资料，"措翁尺肖"（མཚོ་སྨན་ཁྲི་ཤོག་）住着九姊妹，称"尺肖杰姆九姊妹"（ཁྲི་ཤོག་རྒྱལ་མོ་མཆེད་དགུ་）。一些藏文文献还提到"五湖勉女主姊妹"。这五姊妹显然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湖勉秋姆五姊妹"（མཚོ་སྨན་ཕྱུག་མོ་སྤུན་ལྔ་）是同一组神灵。五湖勉女主姊妹统治藏地五座大湖：(1)帕日黑湖（པོ་རི་མཚོ་ནག་）③；(2)查乌衣擦木错嘎保（དབུའི་ཚམ་མཚོ་དཀར་པོ་）；(3)尺肖杰梅错（ཁྲི་ཤོག་རྒྱལ་མོའི་མཚོ་）；(4)顿日黑湖（སྟོང་རི་མཚོ་ནག་）；(5)藏卡玉措翁姆（གཙང་ཁ་གཡུ་མཚོ་སྨན་མོ་）。

人们认为有一种勉姆是帝释天的女儿，全名叫"最胜明妃帝释天之女纳木措勉"（ཡུམ་མཆོག་བརྒྱ་བྱིན་སྲས་མོ་གནམ་མཚོ་སྨན་），住在藏北的纳木措。锡金人也相信他们境内的湖泊中有各种湖勉，参考书目 201 的湖勉祈愿文谈到四种湖勉。这四种湖勉分别居住在锡金境内的四大湖中：即(1)东方的上白奶湖；(2)南方的大宝火光宝贝湖；(3)西方的寂静莲花湖；(4)北方的玉湖木来婷吉湖（གཡུ་མཚོ་མུ་ལེ་མཐིང་གི་མཚོ་）。此外，还有一位居住地点和形貌都不明确的当让湖勉（དྭང་ར་མཚོ་སྨན་）。

① 参考书目 150。
② 160，叶 6a。
③ 此湖在昌都帕日地区。

有一种居住在地上的勉，我们只知道她叫“地勉”（ས་སྨན་），是土地神的一种，在《白琉璃中把她描绘成具有蛇头的一位绿色女神，双手挥舞毒蛇绳套，骑一条蛇。瓦德尔（Waddell）还提到一种“顶勉”（རྩེ་སྨན་）。①这种顶勉，显然是居住在山顶的一种勉姆，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勉姆中却没有一个叫“顶勉”的。[202]

最后，我们再列出其他几种勉姆的名称：伴偶五头幼勉主、勉嘎顿玛（སྨན་དཀར་གདོང་མ་），这是地方保护神杰钦索朗边（རྒྱལ་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的伴偶；玛卿伯姆热山神的一位伴偶是贡勉玛（གུང་སྨན་མ་）；此外还有神勉女等都是山神傲拉玉载（ཟོ་ལ་གཡུ་རྩེ་）的伴属神，与健康之神拖拉玉姆（ཐབ་ལྷ་གཡུ་མོ་）以及十三战神相联系的一位勉姆是白色的拖勉（ཐབ་སྨན་），有关她的情况，在宁玛派焚桑经文中有记载。

勉姆女主这个词主要指斯巴恰切玛女神（སྲིད་པའི་ཆགས་བྱེད་མ་），这是一位深蓝色的怒相女神，身穿人皮，吞食人的心脏，手里举一个用人头骨做成的碗，里面盛满了鲜血。“三百万幼勉的女主是一位白色女神。她的标志是一面用白丝旗制成的扇面。根据苯教徒的观点，统治幼勉的是“天外魔王空行持库女”。此外还有一组属于女神达勉棱冬（སྟག་སྨན་ཟེར་གདོང་）的勉姆。可是，关于这组勉姆神还没有详细的材料。

龙和勉姆结合便生成龙勉（ཀླུ་སྨན་），龙勉大部分是白色神。《十万净龙经》页47b面提到龙勉的女皇是“龙勉女王美女沃初玛”（ཀླུ་སྨན་གྱི་རྒྱལ་མོ་མཛེས་མོའི་འོད་འཕྲོ་མ་）。这位女王的标志是一道彩虹。属于龙勉的还有地方保护神黑岩野赞的伴偶龙勉佐姆（ཀླུ་སྨན་གཙོ་མོ་）、白龙勉萨来仲玛（ཀླུ་སྨད་དཀར་མོ་ས་ལེ་སྒྲོན་མ་）。后者是一位带绿

① 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页384。

松石眼眉的白色女神，头上缠一道丝带，结成乌毒瓦热花型；戴海螺耳环，穿白丝衣，坐骑是一头白色的牦牛。[1]

与龙勉类似的是苯教神灵切勉（ཁྱུ་སྨན་）。切勉是勉姆与一种鲜为人知的神灵“切”（ཁྱི་）相交而生出的神。

① 参考书目 170，叶 7a。

第十四章

山　神

在提及的各类神灵中，我们已经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有很多[203]神灵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不同山峰之上，他们也同样属于世间护法神的神系。象我们提到的康娃桑布神(གང་བ་བཟང་པོ་)，就住在江孜附近的诺吉康桑(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ཟང་)山上；“长寿五女”，人们认为她们住在拉几康山(ལ་ཕྱི་གངས་)；十二地神中的大多数神是山神；凯念卿嘎瓦 (དགེ་བསྙེན་ཕྱིང་དཀར་བ་)被说成是山神玛卿姆伯热以及其他几个山神的一个化身。在西藏，任何一座山峰都被认为有神灵居于其上。我们在本章中将对藏地主要的山神加以论述，在下一章《地方保护神》中再提要一些次要的山神。

根据藏文史料的记载，西藏的山神大概可以分为四大山神：雅拉香波山神(ཡར་ལྷ་ཤམ་པོ་)，其居地位于东方；库拉卡日山神(སྐུ་ལ་མཁའ་རི་)，其居地位于南方；诺吉康桑，也就是诺吉康娃桑布(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བཟང་པོ་)，其居地位于西方；念青唐古拉山神，其居地位于北方。

雅拉香波山神也叫斯巴大神雅拉香波(སྲིད་པའི་ལྷ་རབས་ཡར་ལྷ་ཤམ་པོ་)，简称为“大神香波”。① 非常奇怪的是，有的藏文史籍把雅

① 参看东北大学文献目录 5625/45；5625/79。

拉香波和诺吉康娃桑布认为是同一位山神，也许这种说法还要用其它的途径加以阐明。诺吉康娃桑布可能被认为是雅拉香波山神的又一化身。雅拉香波山神的居地是在雅隆河谷的雅拉香波山之上。吐蕃的第一位赞普就住在这座神山的脚下，所以，这位神赐王位的赞普叫作“吐蕃君主之神”。① 据说雅拉香波山神是居住在雅隆[204]河谷境内的所有本地神和土地神的首领。根据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的传记所载，雅拉香波山神是西藏众土著神灵之一，后来被收为佛教的护法神。他常常以一个大白牦牛的身形显身为莲花生，从白牦牛的嘴里不断喷出雪瀑。藏文文献把雅拉香波描绘成躯体白如海螺、身穿白色衣服并化身兽形的神灵。他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支带有丝织小旗的短矛和一柄水晶剑。山神的座骑是一个白色的、如同一座山大小的神牦牛。嘴和鼻孔里不断地喷出雪雾。朗勉托杰普玉(གནམ་སྨན་ཐོག་གི་ཐུ་ཡུག་)是他的大伴偶，十亿战神都归雅拉香波管辖。与雅拉香波山神相关的一位山神是香波萨杜郭固(ཤམ་པོ་གཟའ་བདུད་མགོ་དགུ“九头曜魔香波”)，遗憾的是有关此神的细节目前仍无从查找。

根据以上的分类，南方居住的山神是库拉卡日，他也被称作凯念固拉哈日(དགེ་བསྙེན་ཀུ་ལ་ཧ་རི་)或扑拉哈日(ཕུ་ལ་ཧ་རི་)。他是山南一座山的化身，还被认为是格萨尔大王的精魂。他的名字前面经常冠以“玛桑”(མ་སངས་)作前缀，至于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本章结束时再加以论述。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说一下库拉卡日居住的地方，人们都说那是一座用宝石和水晶砌成的宫殿。

有的文献把库拉卡日描绘成一位一身穿白的男人，戴着头盔

① 据说吐蕃赞普由此山而下，辛沃(གཉེན་རབ)也诞生在雅拉香波山上；吐赞天赤七王也被说成是从七座不同的山峰降凡的。参阅图齐《西藏画卷》I P·728;P·741, note 53。

和水晶做成的铠甲，铠甲有些部位还裹有丝衣。他右手持上面缚有丝织旗帜的短矛，左手握着一个狼的脑壳骨，座骑是一匹能飞翔的、眼如玛瑙的白马。十万个手持盾牌和兵器的巨人围护在库拉卡日山神的周围。山神的伴偶是夹姆西萨(ལྕམ་མོ་ཤེལ་བཟའ་)，她骑着一头绿松石般的鹿，周身用珍宝装饰，手牵一头白色的杂种牦牛。①她大概就是藏文史籍中提到的山神库拉卡日赛温巴(ཀུ་ལ་མཁའ་རི་ཟེ་སྨོན་པ་)。②

诺吉康娃桑布，正如本章开头所说，他是住在西方的山神。当人们论及毗沙门神(རྣམ་ཐོས་སྲས་)的同伴时就已经描绘了诺吉康娃桑布的几个身形。这位山神还有一个绿色的身形，显此形时手持剑和黑旗。③

念青唐古拉山神④ 是居住在北方的山神，他大概是西藏几乎[205]人人皆知的神灵。根据宁玛派所承认的世间护法神的分类，念青唐古拉山神也是最重要的神灵。念青唐古拉山神也叫做唐拉雅秀(ཐང་ལྷ་ཡར་ཞུར)、唐拉耶秀(ཐང་ལྷ་ཡས་ཞུར་)或雅秀念之神(ཡར་ཞུར་གཉན་གྱི་ལྷ)。他是大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统治神，这些山脉绵延几百英里，穿过罕无人迹的藏北地区。当然，念青唐古拉山神只是被称作“十八掌雹神”的成员之一，他不是十八雹神的头领。同时，他也是西藏土著神灵之一，起初反对莲花生大师在藏地传扬佛法，后来被巨人神击败，从此收为佛教的护法神。一些西藏人断言念青唐古拉山神是在金刚手菩萨的指令之下才第一次在天国立誓保护佛

① 参考书目 57，79 叶 b。
② 参考书目 6。
③ 参考书目 6，36 叶 b，也可参看图齐《拉萨》页 47，《印度—西藏》页 48。
④ 关于这位山神的有关众多的文献见于东北大学目录(Tohoku Catalogue)，尤见 5694—5697 和 5822。维也纳民族博物馆藏有一份描绘这位山神的优美的古代唐卡画，内贝斯基收集。

法的；第二次立誓是在桑耶寺附近的哈布日山（ཧས་པོ་རི་）由莲花黑如迦本尊给他提出誓言；第三次山神是在桑耶寺顶立誓护法，此寺是神灵与精怪聚集之处。在这里由山神对伊达多吉旬奴本尊（ཡི་དམ་རྡོ་རྗེ་གཞོན་ནུ་）起誓；最后一次是莲花生大师自己用严格的誓言对山神加以限制。人们认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莲花生之外，其他神灵都不能把念青唐古拉山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藏文史籍记载这段史实时说："念青唐古拉山神是金刚手恰那多吉（ཕྱག་ན་རྡོ་རྗེ་）的精魂，当莲花生大师传扬佛法来到荒蛮的吐蕃境地之时，其地的土著神和斯巴之驴（rāk Ṣasas 即藏文 སྲིད་པའི་བོང་བུ་）都竭力在大师所经之路设置障碍。唐拉耶秀山神命雪降落在大师身上，他往大师脚下喷出雪瀑，用迷雾障住大师行进的道路。大师由于恼怒，坐了下来，观想恰那多吉。大师如此做了之后，所有的土著神和斯巴驴都非常害怕，臣服于莲花生大师，其时，唐拉耶秀也被收服、并立誓约作为对他的限制手段"。①

念青唐古拉山神还被看作是建有布达拉宫的红山的保护神。不过，据说有关红山保护神的信仰起源似乎更早一些。当远古之时，一位次要的本地山神把他的神地建在红山山峰之上，现在在红山峰顶还保留着的一座山头就是对那位神灵的纪念。后来，当布达拉宫建成之后，这个山尖被一座专为它建造的房屋围了起来。逢盛[206]大宗教节日时，布达拉宫的内部宫室为香客开放，这个屋子的房门也打开，以便人们看到这座用古代的祈幡和长矛所装饰的山头。

山神念青唐古拉有时也被看作是财宝护神，经常把他叫做"库

①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5。

主念青唐拉”。在藏文文献①中就有一条祈求山神护财的祈语——这在其他藏文史籍也不胜枚举——祈语描绘了山神的外貌和神系传承：

向您的父亲，
沃德巩杰(འོད་དེ་གུང་རྒྱལ་)祈祷。
我请求您的母亲，
芸恰秀几(གཡུ་བྱ་གསོག་གཅིག་)。
向您自己，
雅秀念之神祈祷。
我崇敬地提到您所居之地，
达姆秀那姆(འདམ་གཤོད་སྣར་མོ་)。
松耳石一样绿的鹰在其间盘旋，
那儿充满了光明，
即使冬天也如同春天一般翠绿。
山神，
您所居的邦土如此欢快。
我呼唤您的名字，您的英名为神灵所知，
天界乐师乾达婆之王(དྲི་ཟའི་རྒྱལ་པོ་)，
苏普阿巴(ཟུར་ཕུད་ལྔ་པ་)
我呼唤您的隐名
多吉布娃载②（རྡོ་རྗེ་འབར་བ་རྩལ་)
山神，您贵体穿什么衣裳？
穿白丝衣来穿白棉布服。

① 参考书目117。
② 据杜散《莲花遗教》页246记，念青唐拉山神的秘名是多吉却日载(རྡོ་རྗེ་མཆོག་རབ་རྩལ་)。

如果您要骑乘，山神您骑什么？
骑四蹄踏雪的神马，
驰聘于三界。
您的白衣散发着光明，
您的右手持有藤杖，
您的左手数着水晶念珠，
你静默观想，
派出的是您的哪位化身？
成千上万的骑手，还有您的仆人和随从，
今天来到此地完成您的大业。①

类似的描绘我们还可以用其它藏文材料加以补充。有的文献[207]说念青唐古拉山神领有三百六十个随从。更常见的说法是讲这三百六十个神是念青唐古拉山脉所有的三百六十个山峰的山神。此外，念青唐古拉山神至少有三种另外的身相。当他“为了免除对教法的威胁，他匆匆行进于世界八方”时，他呈平常身相；当人们叫他“斯巴拉钦念之主”(སྲིད་པའི་ལྷ་ཆེན་གཉན་གྱི་གཙོ་)之时，山神常常化身为身穿白衣，头戴白巾的白人，右手持马鞭，左手持一短剑，座骑是一匹白马；如果山神要扮演怒相神的角色，他便戴有“白沃”(དཔའ་བོ་)图案，面容严谨深沉，身上用精玉做成的铠甲保护，缠上黑熊皮。头上也戴有精玉做成的头盔，佩带寒光闪闪的铁剑，佩戴弓箭；山神的第四种身相是戴一头盔和一件水晶护胸甲，挥舞一支白水晶长矛。

根据念青唐古拉山神必须完成的各种护法任务，他就认为是“众有誓愿者之神”和“拒绝成护法神之众精怪死神”(也可以说成

① 参考书目117，2叶a，见附录藏文原文H。

"违背教理誓言之众僧死神"）。山神还被认为是"众立誓者之魔"，被认为是"传善业者"和"卫藏四如"（དབུས་གཙང་རུ་བཞི་）的地方保护神。念青唐古拉山神最早也被认为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འུ་བཙན་）的体神（སྐུ་ལྷ་）。在藏文史料①中有一处记载说山神可以帮助莲花生大师所有的徒众，帮助法王赤松德赞的后裔，并如同护子一样佑护他们，如同畜主照料他的牲畜一般。山神还要以如此的心肠来来佑护雪域之地，象警戒护卫财宝一样守护桑耶寺。人们为了崇拜山神，给他供献的各色供品有丝绢、焚香、黄金、珍宝、水果，山岩水和雪山冰河的净水。

与乃穷护法神来到西藏的有关传说相联系，我们已经提到根据一种传说的说法，乃穷被认为是通过乾达婆之王苏普阿巴做了[208]莲花生大师的护法神。从上面我们所引的一节祈颂语中可以知道苏普阿巴仅仅是山神念青唐古拉作为神灵而为人所知的一种名称，可是在西藏的肖像画中，苏普阿巴被描绘成与念青山神形貌不同的另一位神灵。苏普阿巴除了被称作"乾达婆之王"之外，有时也称为"水龙之主"，或者称他"藏地八大圣地之王"。苏普阿巴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奈~~来托嘎~~（ནེའུ་ལེ་ཐོད་དཀར་），肖像画教本上把他描绘成一身穿白的漂亮男子，戴着五个绿松石的发髻，并由此得名："五髻者"。苏普阿巴披丝织白斗篷，戴海螺帽，右手拿藤枝，左手挥舞着缠有丝旗的短剑，② 骑一匹知道怎样飞翔的白马。马眼如同玛瑙，马鬃如同绿松石。三百六十个唐拉神（ཐང་ལྷ་）围在他周围。这三百六十个神被认为是苏普阿巴的卫神。此外还有三百魔、赞神和"苗神"（སྨན་）围绕着苏普阿巴。他的伴偶是那姆错（གནམ་མ་མཚོ་），为天

① 参考书目 117，2 叶 b。
② 图齐《印度——西藏》（页 255）提到持花冠的一种苏普阿巴（ཟུར་ཕུད་ལྔ་པ་）。

王(བརྒྱ་བྱིན་)之女。①

从对念青唐古拉山神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古代山神沃德巩甲(也作“沃帝固甲”〈འོ་དེ་གུ་རྒྱལ་〉或“沃台巩甲”〈འོད་དེ་གུང་རྒྱལ་〉)是卫藏地方一座同名山峰的化身。人们认为他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父亲，人们这样描绘沃德巩甲的形貌和居地：“巍巍高山美丽的地方，陡峭的雪峰之上，用奇异的宝石镶成的宫殿出现了。斯巴老神(སྲིད་པའི་ལྷ་རྒན་)沃德巩甲，戴着丝巾和丝斗篷，戴大绿松石的手镯。他挥舞缚有旗帜的长矛、藤枝，骑着品质纯优的好马。一大群由祖宗所传的神灵，玛桑神(མ་སངས་)和战神②围绕在他的周围。据隆多喇嘛所说，可以认定沃德巩甲是八位山神的父亲。和沃德巩甲在一起的八位山神和沃德巩甲合起来就是所谓“世界形成之九神”。[209]他们是：①沃德巩甲，②雅隆之地的雅拉香波，③北方的念青唐古拉，④上部觉娃觉卿(གང་སྟོད་ཀྱི་ཇོ་བ་འགྱིག་ཆེན་)，⑤东方的玛卿伯姆热，⑥觉沃月甲(ཇོ་བ་གཡུལ་རྒྱལ་)，⑦西乌卡日(ཤེའུ་མཁའ་རི་)，⑧吉雪甸拉曲保(སྐྱིད་ཤོད་ཞོག་ལྷ་ཕྱུག་པོ་)，⑨诺吉康娃桑布。③

据《神烟》一书所引藏文史料，④其中列举了四个神名，有三个神名是山神的名称。这段引文以对玛卿伯姆热的祈颂文开始，祈颂文把玛卿伯姆热的三百六十个伴神称作“三百六十玛日”(མ་རིགས་གསུམ་བརྒྱ་དྲུག་ཅུ་)。第四个神名与南方有关联，看起来好象不是一座山的名称，简直就是印度半岛或传说中的小南赡部洲的名称。此外，这段引文提到了玛卿伯姆热山神的一组陪神“三百六十龙神”。还提到西方才是念唐青古拉山神的居地，上面我们说山神的居地

① 参考书目 57，78 叶 b。

② 参考书目 50，80 叶 a 关于沃德巩甲(འོད་དེ་གུང་རྒྱལ་)参看图齐《拉萨》页111—113。

③ 参考书目 70，14 叶 b，还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 730 页。

④ 参考书目 77。

是在北方。引文也提到念青唐古拉山神的三百六十个侍神，说北方居住的山神是拉宗古来（ལྷ་བཙུན་ཀུ་ལི་）。他的居地是位于拉萨北部的一座山峰。遗憾的是，我从未得到关于这位神灵身相的任何资料。

根据本章开头所做的分类，山神玛卿伯姆热①是东方的神灵。玛卿伯姆热山脉本身是位于库库淖尔（青海湖 koko　Nor）湖南岸的山系。大部分的藏文文献都把这座山称为玛卿伯姆热山，但当地藏民却称“阿尼玛卿山”。② 有的文献还写成“玛卿伯姆热”、“伯姆卿伯姆热”、“卓奈玛杰伯姆切”（འབྲོག་གནས་མ་རྒྱལ་སྤོམ་ཆེ་）、“卓奈拉依凯念”（འབྲོག་གནས་ལྷ་ཡི་དགེ་བསྙེན་）。在苯教徒的著作中，③ 把玛卿伯[210]姆热写作玛念伯姆热（མ་གཉན་སྤོམ་ར་）。除了凯念（དགེ་བསྙེན་）的称号之外，玛卿伯姆热山神的名字前还可以加上“战神大王”、岩赞（བྲག་བཙན་）、地神等等称号。偶尔也可称作“玛域众土地神之主”。正如上面提到的念青唐古拉等山神拥有众多的伴神一样，人们相信玛卿伯姆热也有三百六十个兄弟神相伴，简称“三百六十‘玛’”。这可能证明“玛”（མ་）一词也许是指古代土著神的一个分支。

玛卿伯姆热及其伴神最初是由居住在阿尼玛卿山脉脚下的藏人所崇拜，其中果洛的令人畏惧的强盗部落对这位山神尤为崇拜。

---

① 关于玛卿伯姆热可参看东北大学目录（Tohoku Catalogue）5625/24，据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J・F・Rock，罗马，1952，Ⅰ，P132sp，Ⅱ，P476，Plate　XXXIX）玛卿伯姆热在纳西语中称作^{1}ma-^{3}mi^{2}bpo-^{2}lo 或者是^{1}ma-^{3}mi-^{2}bpa-^{2}lo。骆克描述了这位山神几种不同形态的西藏唐卡，这些描述的形态在本书所引藏文中没有出现。骆克描述此山神是一位武士：手持摩羯，骑白色的骏马。此外还可参看骆发在 BEFEO　XXXⅦ上的文章（Hanoi　1937）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30 上的文章《探索神山》；海尔曼（Hermanns）《游牧人》页 2，248 和克拉克（L・Clark）《吹拂的风》，纽约。

② 见罗列赫《岭格萨尔史诗》页 279ས་ཞིས་མ་ཆེན。海尔曼《游牧人》页 2，ཡ་ཞི་མ་ཆེན。

③ 参考书目 142。

崇拜山神的方法之一便是在古志禁忘的气氛之下转阿尼玛卿山。据《南赡部洲广释》所说，阿尼玛卿山的雪和冰雪融水对健康非常有利，是治疗麻疯病的特效药物。①

作为安多地方人的宗喀巴，他非常熟悉阿尼玛卿山的崇拜形式。据说他所制定的宗教戒律就介绍了玛卿伯姆热山的崇拜形式。正如前面所说，一些格鲁派的僧人也认为居士白毡神（དགེ་བསྙེན་ཞིང་དཀར་བ་）就是玛卿伯姆热山的精魂。指明居士白毡神和玛卿伯姆热两位神灵之间可能具有联系的一个物证是居士白毡神所戴的具有特征的毡帽与居住在玛卿伯姆热山周围的一些部落的人所戴的毡帽极其相似。此外，玛卿伯姆热山神还被尊为甘丹寺特有的护法神之一。因此，这位山神的塑像被安置在甘丹寺护法神神殿内。按照往常的惯例，每天日落时要把玛卿伯姆热的小雕像从寺里搬到建在甘丹寺外一块神地上的神龛里去。这样做的原因说是玛卿伯姆热只是一个世俗之体，而非童贞之身。并且在山神有了伴偶之后，就不允许他在寺院里过夜。如在寺内过夜，他的伴偶也必将进入神殿内，这样就违背了创建甘丹寺的宗喀巴大师制定的佛门戒律。移动山神雕像的这种仪式的在甘寺已经实施多年了。现在已经被负责这种仪式的僧人在每天晚上用大声然而委婉的言辞“劝慰”山神的仪式所代替。这样做既遵从了宗喀巴的戒律，又可以让[211]山神在寺里过夜。

在某些藏文文献中② 把玛卿伯姆热描绘成穿护胸甲的金身，披白色斗篷，身上缀满了各色宝石。右手挥舞缚有旗帜的长矛，左手托着装满宝石的供器。左臂弯上搭一个用鹰皮做成的口袋。另

---

① 达斯《南赡部洲广释》页27。
② 参考书目5,32叶a。

一处文献记载山神及其供品时写道："你，伟大的神之凯念，教法之卫士。请您和您的伴神一起来吧，来分享供品！您骑的是一匹如同白云般疾驰的魔马，举着缚旗的长矛，搭箭带弓，并持有绳套。山神，您有丰茂的贵体，光芒照人，一身洁白。你有英雄的象征。请把这里作为您的居地来完成白业。这内供、外供、密供三者，如云般聚集；可饮的甘露，如海浪翻涌，如须弥山一般高，它们是用血肉之酱做成的供品。你，玛卿伯姆热，岩赞、战神之王！请来享用这些供物。这上千种芬芳的香料，在焰火里焚烧，它的烟云，使天空布满了蓝色的迷雾。您，土地之神，伟大的凯念，带着您的随从，请来享用这些供物吧。由于你的精诚，在佛陀释迦牟尼的时代，你就是十列神之一。现在您住在一个叫玛卿伯姆热的幽静地方。我们向您祈求，维护我佛教法轮的运行"。①

在章嘉绕贝多吉(ལྕང་སྐྱ་རོལ་པའི་རྡོ་རྗེ་)② 全集中也收有关于玛卿伯姆热山神崇拜的文献。其中对山神的描绘和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份文献所描绘的一样。不同之处是全集记载山神除了三百六十个兄弟作他的伴神之外，山神还有其他伴神。其他伴神包括密法大伴偶。她拿着盛满甘露的法器，拿一面镜子，骑一头牡鹿；伴神还有山神的九个儿子和九个女儿。九个儿子皆身着盔甲，骑在马上，挥舞兵器。九个女儿都骑着杜鹃鸟。她们的标志是一支五彩丝带所装饰的箭和一个瓷瓶。三百六十个"玛"系兄弟骑虎、豹、良种马、豺狗在山间嬉戏；众兄弟挥动箭、矛和一种叫"赛象"(གསེག་ཤང་)的拐杖、战斧和大锤。玛卿伯姆热的伴神[212]在另一处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③ 有大伴母孔勉玛(གུང་སྨན་མ་)作山神之子的九兄弟，也叫英

① 参考书目 117，1 叶 a
② 参考书目 141
③ 参考书目 140，2 叶 a

勇的九王子兄弟；山神之女有九位，她们是九公主、九姊妹，也叫“贤明的九公主姊妹”。山神的三百六十个兄弟，被称作“三百六十玛系兄弟”(རྨ་རིགས་སུམ་བརྒྱ་དྲུག་ཅུ)。伴神还有“四大念神”和居住在西方的四大女神。四大女神是：东方居住的是女王次丹玛(ཚེ་བརྟན་མ་)；南方居住的是吉庆神(གཡང་ལྷ་)处甘玛(འབྲུག་རྒྱལ་མ་)；西方居住的是吉庆神帕切玛(ཕན་བྱེད་མ་)；北方居住的是吉庆神次赞玛(ཚེ་འཛིན་མ་)。我们在前几章提到的与这些伴神有关联的女神多吉查姆杰(金刚悍女王)(རྡོ་རྗེ་དྲག་མོ་རྒྱལ་)也被认为是玛卿伯姆热山神的伴偶。

崇拜玛卿伯姆热山神及伴神的做法是：在某吉祥之日，把绘有这位山神的唐卡挂在一面墙上，在画幅的前面铺上一块白毡；在白毡的上方铺一片叫做“占卜之台”的白布，在白布上画出由许多小山峰围绕的雪山象征，并画上八瓣莲花。再在白布的上方，堆上掺有珍贵宝物的一点五谷。在谷堆顶上放上一件珍器，里面盛有用三种甜物和酥油制成的供品，供品必须做成圆形的，必须用象征着太阳、月亮的闪光宝石装饰。放置供品的珍器边缘要捏上很多用酥油和麦粉做的圆球。① 做法时还要放置两盆水；供奉五种令人喜爱的珍物：鲜花、香料、灯盏、乐器等；供奉王室七宝、“八吉祥”，供奉一幅绘有玛卿伯姆热山神的“孜各利”(tsakali)画；②一枝插有雄鹰羽毛做箭羽的神箭，箭杆上缚有绿松石和一面镜子。此外还供奉各种食物、兵器、丝绢和用糌粑制成的佛像。安排好以上礼仪供物之后，再把山神从其居处请来。山神的居地是一座白琉璃塔(窣堵波Stūpa)。这样，占卜坛的安排和供品的装饰样式意味着占卜坛深入

① 毡和酥油(酥油用来代替白雪)被应用于龙崇拜形式。见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与有关仪式》第一卷120页。

② “孜各利”画指西藏一种袖珍壁画——译注

地心，其高侵入太阳和月亮，其腰被云雨轻拂。人们设想山神居住在占卜坛群山的中峰之上，三百六十个小山峰将山神围绕[213]。①

苯教徒也把玛卿伯姆热作为自己的神灵，称为玛念伯姆热，认为他是苯教保护神，是雍仲苯教教义的维护神。苯教徒把他描绘成挥舞长矛，骑一头绿松石鬃毛的狮子或马的白人。②

玛卿伯姆热和念青唐古拉山神都被看作是四大念神的成员。不过他们作为四大念神的成员出现时身相与我们上面叙述的不尽相同。四大念神是指东方的玛杰白姆热（རྨ་རྒྱལ་སྤོམ་ར་），身穿水晶甲，骑白马，持带有旗帜和珍宝的长矛，他的伴神有玛系三百六十兄弟，还有十万个"玛勉"（རྨ་སྨན་）。显然，"玛勉"是指那些玛系兄弟的众伴偶；南方的念神的伊杰玛奔（དབྱི་རྒྱལ་དམག་དཔོན་），身穿金甲，骑枣红色马，一身紫色。持缚旗长矛和短斧。西方念神是念青唐古拉山神，身穿白斗篷，戴丝头巾，着白衣，骑快步如飞的月桂色驴子，手持藤条马鞭和缚旗长矛；北方念神是俊卿唐热（སྐྱོག་ཆེན་སྡང་ར་也做 སྐྱོག་ཆེན་གདོང་ར་）。这位神灵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形成之九神"中的"上部之觉娃觉卿"是同一位神。他是一个身穿"棱虚"（སློག་ཞུ་）和黄丝衣的黄衣神，骑一匹绿松石鬃毛的快马，持一个轮子和一支缚旗长矛。③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④ 居住在阿尼玛卿山东面一座山峰上的神灵是傲拉玉载（ཞོ་ལ་གཡུ་རྩེ་），全称是"念神之主，居蛮荒之地精怪大王傲拉玉载"（འབྲོག་གནས་ཀྱི་སྲི་དཔོན་ཆེན་པོ་གཉན་རྗེ་ཞོ་ལ་གཡུ་རྩེ་）。或者叫"大念神傲拉玉载"、"狂傲念神托沃切"（དྲེགས་པའི་ལྷ་གཉན་མཐུ་བོ་

① 参考书目 140，1 叶 b
② 参考书目 93，8 叶 b
③ 参考书目 134，15 叶 a、b。
④ 参考书目 194。

ཆེ་)、“八襄色之王”(སྣང་སྲིད་ཞེ་བརྒྱད་ཚོགས་ཀྱི་རྗེ་དཔོན་)。据说傲拉玉载的居地是一座大宫殿，周围有铁山围绕。铁山上有很多猛兽。宫殿屋顶是用黄金和绿松石做材料、按汉式风格构筑的。宫殿内刮一股红色的风。从外面看，宫殿便幻化为一个良种的灰马，备好了马鞍，[214]戴着金制的饰品，马背上骑着大念神傲拉玉载。他的身体是紫红色，如同火焰一样闪闪发光。右手挥舞一把钩子，“集中了三界的福分”；左手握宝石，凝聚九种希望。身穿虎皮斗篷和绿松石护胸甲。右臂依身揽一旗帜，腰带上缠着虎皮箭袋，里面装满了尖利结实的箭簇，皆用雷石做成；一张强弓装在豹皮弓袋内。

傲拉玉载的右边站的是他的伴偶女念神玛莱姑(གཉན་ཨ་མ་ལེ་ལ་ཀྱུ་)。她身穿耀眼的白色衣服，长得很漂亮。标志是一枝用五彩丝箭装饰的箭和一只装满珍宝的盘子。女神骑一头红色雌鹿。傲拉玉载左边站的是念神之子托日杰娃，他身穿淡红色衣，挥舞长矛、绳套，骑一尾蓝色的松耳石做成的龙。傲拉玉载的其他伴神也是他的两支后代承传：一支是往来如飞、狂傲的王子“大夏巴沃色”(སྟག་ཤར་དཔའ་བོའི་སྲས་)，另一支是年青漂亮的女神“公主拉勉色姆”(ཇོ་སྨན་སྲས་མོ་)。其他伴神还有很多地方神，这些地方的土著神灵都是众多山峰的化身。他们是扎西拉查嘎保(བཀྲ་ཤིས་ལྷ་ཟག་དཀར་པོ་)、着切郭嘎郭翁(གྲོགས་བྱེད་མགོ་དཀར་མགོ་སྔོན་)、多着喜嘎念保(རྡོང་གྲོགས་ཞལ་དཀར་གཉན་པོ་)、突邦别日杜保(མཐུ་དཔུང་སྤོས་རི་རྡུམ་པོ་)、达孜吉日屯保(དར་འཛིན་སྐྱེས་རི་མཐོན་པོ་)、玛固念吉孔翁(དམག་བསྐུལ་གཉན་རྗེ་གོང་སྔོན་)。傲拉玉载的伴偶、儿女合称为“大念神伴偶及子女”。他的僚属被称做“干事”、“使者”。

崇拜山神傲拉玉载要献十九种供器和盔甲，一个能掌握人在三界的命运的钩子；一个充满各种希望的“希望之珠”，“希望之如众多的雨珠”；一个用绿松石做成的护胸甲；一个皮制的头盔；一个

虎皮斗篷；一个长筒靴；一个带有垂缨的长矛，长矛刺向天空；一个虎皮箭袋；一个豹皮弓袋。

记载傲拉玉载的有关文献也列举了各种神灵的活动情况。其中谈到傲拉玉载可以破魔怪所设置的魔障与妖术。这些魔障、妖怪巫术是“董”(གདོན་)、“盖”(བགེགས)、恶鬼、叫做“诛行”(མནན་གཏད་)的毁灭性魔法、僧人的咒法、苯教巫师、魔法师；还有施食中投掷的强有力的驱魔器“梭”(ཟོར་)；来源于凹口刻痕魔棒的灾难；恶兆、凶年[215]、凶月、凶日、凶时、幻觉、早死现象等等。此外，人们还认为傲拉玉载能佑护人和牲畜免遭病疫，并能防盗护财。

与傲拉玉载相关联的另一位安多的地方保护神是山神拉钦年吉贡翁(ལྷ་ཆེན་གཉན་རྗེ་གུང་སྔོན་)，也称柴贝阿达年吉贡翁(དྲེགས་པའི་མངའ་བདག་གཉན་རྗེ་གུང་སྔོན་)或“地方大念神”(ཡུལ་གྱི་ལྷ་གཉན་ཆེན་པོ་)。按宗教徒的描写，拉钦年吉贡翁居住的山脉山峰插入天庭，山根深入地中。山里落着毛毛细的蜂蜜雨，山坡上长满了果实累累、绿叶茂盛的树丛。拉吉年吉贡翁就住在山中一块神秘的地方。那儿有一座用一百根水晶柱支撑的宫殿。神山之中有一匹绿松石鬃毛的神马，备有鞍鞯、缀有宝石的饰品；奔驰起来如同天空的白云。柴贝阿达年吉贡翁骑在这匹神马之上，他有着天界的荣光，有亿万个太阳的耀眼光芒；右手持一柄带有一百个矛尖的长矛，矛尖刺向天空；左手屈的胸前举着供盘。柴贝阿达年吉贡翁身穿白色的外衣，穿绿松石的内里镀金的盔甲；所戴头盔是用珍贵的青色玉石做成的。右手还提着装满弓袋的虎皮箭袋，左手拿豹皮弓袋，这位山神还足蹬高筒靴。在山神身前站着他的伴偶玉春嘎姆(གཡུ་སྒྲོན་དཀར་མོ་)，她手拿五彩丝带所装饰的箭和一面镜子；身穿用宝石装饰的丝衣，骑红色雌鹿。年吉贡翁的随从伴神是公子曼巴顿珠(སྲས་སྨོན་པ་དོན་གྲུབ་)，身如水晶色，穿天蓝色丝外衣，双手托盘，坐骑是一匹出色的白马。

年吉贡翁的另一位伴偶就是所谓的“密妻之大伴偶贡桑玛”(ལྷམ་གསང་གྱི་ཡུམ་ཆེན་ཀུན་བཟང་མ་)。她身着红衣,手举瓷瓶,骑一头狮子。年吉贡翁的右边是洛保边嘎(བློན་པོ་སྤྱིན་དཀར་)。他被描写成一位身穿盔甲的红人,骑着红色马,持红赞的长矛。在年吉贡翁山神所居之地的后边一块地方被一个名叫玛辛穷载(མ་ཞིང་ཁྱུང་རྩེ་)的山神占据。这位山神是一位白人,挥舞一支豹纹长矛,骑一匹白海螺色的马。玛辛穷载的左边是涅乃江嘎(ཉེ་གནས་ལྗང་དཀར་),涅乃江嘎手捧装满珍宝的供盘。以上提到的诸位神灵都有大量的念神和勉神陪同。①

据说年吉贡翁也可以用来禳灾驱魔。特别是禳除由各类鬼怪[216]所做的妖术和灾难。其中如大鬼专门吃成人;小鬼专门吃小孩;带兵械的鬼专门伤害人;水鬼则在人们想过河的时候把人抓走。此外,还有自尽鬼使人意念恍惚,自寻短见;搅鬼将佛教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等五蕴搅乱。年吉贡翁所能禳除的各类疫病是马病、牛病、羊病和人们的各种疫病。年吉贡翁除了禳除以上灾疫和由雷电、流星、魔、赞、鬼等引起的灾难之外,他还能保护所有的佛教徒免受各种来自外道人士的伤害。

关于玛辛穷载,或简称为穷载山神的更详细的描写,我们在上面描写年吉贡翁的伴神时已有所述及。有的藏文文献把他称作本地神穷载(ཡུལ་ལྷ་ཁྱུང་རྩེ་)或称作“静地神之凯念穷载参保”(འབྲོག་གནས་ལྷ་ཡི་དགེ་བསྙེན་ཁྱུང་རྩེ་མཚན་པོ་)。这位山神的居地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堡顶错落有致,按汉地建筑风格用黄金和绿松石做成。城堡宫殿中住着穷载参保,他的身体白如水晶,右手挥舞缚有旗帜的长矛,左手握着能授人各种希望的宝石;身穿黄金盔甲,全身闪耀着

① 参考书目 194,叶 8b。

光芒，佩有虎皮箭袋和豹皮弓袋；骑一匹如白云般飞翔的白马，马备有鞍韂、并在上面缀有珍宝作为饰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吉贡翁和穷载之间的主从关系。上面我们是说穷载是年吉贡翁的伴神，现在年吉贡翁又作为穷载的伴神站在穷载的右侧；穷载的左侧居住的是山神相保念玛（ཞང་པོ་གཉན་དམར་）。穷载领地的前方则被洛保卓钦（བློན་པོ་སྒྲིག་ཆེན་）山神所占据。

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Kanchenjunga 藏语写作 གངས་ཆེན་མཛོད་ལྔ；གངས་ཆེན་མཆེད་ལྔ，当干城章嘉显人形时也叫做赞神（ལྷ་བཙན））在锡金、尼泊尔边界上①，居住在山脚下的佛徒崇拜这位山神，认为干城章嘉山是若干神灵的居所。特别是锡金的佛徒都把干城章嘉显身的形象作为国土的保护神。还有很多被认为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之上的神灵的传说。例如一则已经由瓦德尔②记述[217]的传说，其中讲到多闻天王——北方护法神和财富之神就居住在干城章嘉峰上。他在那儿藏有五种财宝：金、银、宝石、五谷和经文。多闻天王有时也被称作“持红矛之北方护方神”（རྣམ་ཐོས་སྲས་མདུང་དམར་ཅན་）。然而，有些文献说山神叫“康钦左阿”（གངས་ཆེན་མཛོད་ལྔ་），这位康钦左阿的名称显然就是指干城章嘉山神显人形时的称号，也是“持红矛之北方护方神”的化身之一。还有些传说又说干城章嘉峰是居住在干城章嘉山五座主峰上的五兄弟神的居地。这五兄弟神被认为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形貌。

锡金的佛教徒认为山神干城章嘉在把佛教传入锡金本土的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锡金的佛教大师，主要的传经者是圣者拉宗钦保（ལྷ་བཙུན་ཆེན་པོ་）。记载他生平的手抄本传记至今仍藏于锡

---

① 干城章嘉峰海拔 8585 米。关于这座山的名称见 J·Van Manen《关于干城章嘉山的名称》，《喜玛拉雅杂志》IV、1932、PP、198—214。

② 见瓦德尔：《西藏的佛教与喇嘛教》页 370。

金的多伦寺(རྡོ་ལུང་)。根据这份传记记载，圣者拉宗钦保由十五名弟子陪同，从桑耶寺前往锡金。当他从很远的地方遥望哲孟雄(འབྲས་མོ་གཤོངས་即锡金)的雪山时，怀着崇敬的心情给雪山献上了供品。突然，一只白色的鸟(传记里写作“鹅王”)从锡金方向飞来落在圣者近旁的空地上。这只白鸟便是山神干城章嘉(康钦左阿)所变化身，他之所以变作鸟形是为了在圣者进入哲孟雄地界之前碰到他，再给圣者讲述他将去的地界的各种情况。听完山神的细述之后，圣者又继续赶路。当他到达一个叫定结(གཏིང་སྐྱེས་)的地方时，在那儿遇到了由锡金的诸神派遣而来的信使。到哲孟雄后，拉宗钦保举行谢神仪式，感谢哲孟雄境内诸神的帮助。这个谢神仪式后来每年重复一次而且渐趋复杂化。① 庆祝仪式中最精彩的部分，即宗教舞蹈部分我将在下面几章加以叙述。

有关干城章嘉山神崇拜的资料，还可以从锡金官方发布的编[218]年史中搜集到。编年史说有关锡金最神圣的山峰的描述可以在伏藏师喜饶梅巴(གཏེར་སྟོན་ཤེས་རབ་མེ་འབར་)的一本著作中找到。② 这书把山神干城章嘉比作坐上御座的国王，御座还遮着白丝绢外帘。五座被终年不化的积雪覆盖的山峰，宛如王冠；座落在山前的七个水晶般透明的湖泊，宛如盛满圣水的杯盏，供在佛像前的神龛上。山峰左右的雪崖宛如扑向苍穹的狮子，狮脖用秃鹰巢毛装饰。编年史还进一步认为戴顿仁增郭吉丹初兼(གཏེར་སྟོན་རིག་འཛིན་གོད་ཀྱི་ཉེན་ཕྲུ་ཅན་)包括一个固如查保(གུ་རུ་དྲག་པོ)的塑像、一个莲花生大师的怒相塑像、一个从山顶来的(མཐིང་ཁ་)神——大概是指蓝度母

① 此段根据 Burmiak kaziབཀྲ་ཤིས་དགྲ་འདུ་གདན་ས་པ་利用收藏在多伦寺的手稿所作的注释；也可参看 Waddell《佛教》P・217。

② 关于参考目录 108 中的这位伏藏师的生平可参见 ཞབ་མོ་གཏེར་དང་གཏེར་སྟོན་གྲུབ་ཐབ་ཇི་ལྟར་བྱོན་པའི་ལོ་རྒྱུས་མདོར་བསྡུས་བཀོད་པ་རིན་ཆེན་ vaiḍùryaའི་ཕྲེང་བ་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书，藏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内贝斯基收集，共 235 叶。

的塑像。伏藏师喜饶梅巴通过书信把他在著作中讲到的发现告诉了西藏人，书信是系在秃鹰的脖子上的，让它来当自己的信使。

下面我们引西藏的文献①来描述居住在干城章嘉五座峰上的神灵。这五位神灵的共同的称呼是“山上部主人，聚五宝的五兄弟”。文献如此描绘道：五位神灵的身体色彩分别是鲜亮的白、黄、红、绿和天蓝色；穿的盔甲分别是用海螺、金、铁、铜和天界陨石做成；每位神灵的左手上都持有一个盒子，右手挥缚有旗帜的克敌长矛。每位神灵所持物件的色彩与该神灵身体的色彩相一致。他们的座骑分别是狮、象、神马、龙和金翅大鹏。另一份藏文文献②则把五财五兄弟写成“护法财宝五兄弟”，对五兄弟的描绘与我们上面对五兄弟的描绘基本相同。不同之点是后一份文献记述诸神右手所持长矛是由水晶、黄金、珊瑚、绿松石和铁做成。诸神外围的伴神是赞魔，内伴神是“傲神八部”(དྲེགས་པའི་སྡེ་བརྒྱད་)，中心伴神则是数百万的夜叉鬼。

大吉岭(རྡོ་རྗེ་གླིང་)地区的佛教徒把干城章嘉山神的化身看作是当地保护神，称之为“大岭域桑钦”(རྡོ་གླིང་ཡུལ་གསང་ཆེན་)。认为此[219]神守护着干城章嘉山的南大门。充担此任时，这位山神就有另一个名称，叫居士赞郭多吉(དགེ་བསྙེན་བཙན་རྒོད་རྡོ་རྗེ་)，骑着蓝色的乘风马，是一位一身红褐色的狂怒骑手。他手持一般赞神所使用的兵器：一支红色长矛、一副绳套。我在大吉岭考察期间，就听说过一个经常作这位山神“传言人”的巫者。

干城章嘉山神的主要伴神是魔爷。人们认为魔爷是大黑天神的化身。魔爷也是一位山神，据说他的居地是在印度城市西里古里

① 参考书目 83。
② 参考书目 201。

(Siliguri)①附近的一座山脉，目前这儿已经不是锡金的地盘了。记载这位神灵的《传记》是如此描绘爷突山神的："南方有一片茂密的森林，烟火般的云雾冉冉上升。那儿，在教法之败敌身上居住着魔爷，班丹郭保纳保钦保(དཔལ་ལྡན་མགོན་པོ་ནག་པོ་ཆེན་པོ་)。"他一身漆黑，一面二臂，身披闪光的黑丝外衣，右手挥舞檀香木棒，左手端着用脑盖骨做成的碗，里面盛满了佛法之敌的血液。碗近嘴边正欲痛饮。魔爷头上系有红色的头巾，头巾前面也系有一脑壳骨；骑一匹蹄雪白的黑马。傲神八部围绕着他。

红岩千赞之主也是干城章嘉的一个伴神，也被称作"降生山谷之赞神，雷电之神"。他穿一件飘荡的红丝外衣，挥舞赞魔的绳套，骑一匹额间有白斑的红马。他身边拖的是"赞肉"(བཙན་ཤ་)，即红岩千魔主用绳套捕获的生灵。

锡金境内的巴沃胡日山(དཔའ་བོ་ཧུམ་རི་)也是一位山神的居所。这位山神名叫凯念钦保(དགེ་བསྙེན་ཆེན་པོ་)或赞魔巴沃胡日(བདུད་བཙན་དཔའ་བོ་ཧུམ་རི་)。根据他的《传记》②记载，巴沃胡日穿的是佛教僧人穿的普通袈裟，戴着宁玛派僧人斜缝形的僧帽，佩宝石项链。此神的标志是一支红色长矛和一个盘子。不过笔者所引的材料又说此神的标志是一根卡嗒作响的棍棒而不是上面所说的红色长矛和盘子。此外，西藏境内的山神念青唐古拉，锡金人也照样崇拜，并将山神念青唐古拉作为国土的主要保护神之一。[220]

与上面我们提到的关于圣者拉宗钦保和干城章嘉峰的传说相类似，在不丹境内也有一个传说，说有一位山神在传播不丹朱巴派(འབྲུག་པ་)的教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说里提到朱巴派杰

① 西里古里，印度城市。位于尼泊尔、锡金、不丹三国边镜的城市。有道路通大吉岭，经噶伦堡通甘托克，出亚东可达日喀则。——译注

② 参考书目 201。这部文献为有爷突和红岩千赞之主的有关描写。

出的大师，对朱巴派在不丹的建立有卓越贡献的顿珠坚参（སྟོན་གྲུབ་རྒྱལ་མཚན་），当他快到不丹地界时，碰见了女山神姣姆拉日（ཇོ་མོ་ལྷ་རི་）。女神见顿珠坚参的目的是佑护大师能在不丹顺利地弘传佛法。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宁玛派僧人最崇拜的山神是扎桑雄窘（བཀྲ་བཟང་ཞིང་སྐྱོང་），认为他是位于日喀则北十二驿站远、在羌塘之内的一座山峰的统治者。认为他的父亲是龙王（ཀླུ་），母亲是魔女扎桑玛（བདུད་མོ་བཀྲ་བཟང་མ་）。扎桑雄窘一副水鬼模样：全身白色，所穿衣饰都是善神穿的衣服盔甲。扎桑雄窘有一副脸相；从头后面的发丛中伸出五条蛇。手持珍宝器皿，坐在六种宝石镶成的宝座上。四个护卫士（བཀའ་སྲུང་）代表这座山的另外四个小山峰，出现在四座山峰的巅顶。护卫士皆持丝旗，位于东方的紫色的“神之居士”，身穿黑色的斗篷；位于南方的是烟色的“魔之居士”，他穿黑色斗篷；位于西方的是红色的“赞之居士”，身穿红色斗篷；位于北方的是深蓝色的“龙之居士”，身穿白丝衣服。这四位山神统称为“次梅聂贝旺布”（འཆི་མེད་ཉེ་བའི་དབང་པོ་）。他们四位神灵据说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四神皆骑优种良马。以善相出现的神之居士骑一匹浅褐色的白背骏马；魔之居士骑白蹄黑马；赞之居士当他做赞神首领时骑一匹白马；龙之居士当他上岸以后就骑绿鬃红马。扎桑雄窘的另外四个伴神也都是凯念，他们居住在扎桑雄窘所居之山的另外四个方向的山峰上：东南方的洁白雪山上住的是白色神鲁斯布露（ཀླུ་སྲས་དུ་ལུ་）；西南方雪山居住着白色神夜叉杰唐（རྒྱལ་ཐང་）；西[221]北方白岩石山上是拉查鲁赞（ལྷ་ཐག་ཀླུ་བཙན་）三兄弟的住所；东北方山峰的黑岩石面上由黑色女神突姆挪努（བདུད་མོ་རྡོ་སྙུར་）所占据①

① 参考书目 78。

当我们谈到山神玛卿伯姆热的崇拜时曾经提到，玛卿山神被认为是所有居住在“玛”地内的土地神的首领。与这种情况类似，另外还有一些山神也被认为是土地神的统治者，这些被统辖的土地神的活动区域也都是统辖他们的山神的寓所。例如康娃桑布山神，据说就统领着后藏地区的所有土地神；雅拉香波山神统辖雅隆山谷的所有土地神；唐拉耶秀山神（即念青唐古拉山神）是所有居住在“卫”（中藏）地区的土地神的首领；沃德巩甲是娘布（ཉང་པོ་）地区土地神的首领；贡布班日山神（སྐོམ་པོ་དཔལ་རི་）是达布（དྭགས་པོ་）土地神的首领；贡宗岱姆（ཀོང་བཙུན་དེ་མོ་）女神是贡布（ཀོང་པོ་）地方土地神的首领；卡夏努日山神（ཁ་ཤ་སྣུ་རི་）是门域土地神的首领；绒拉坚参（རོལ་ལྷ་རྒྱལ་མཚན་）是绒地（རོལ་）土地神的首领；穷脱日山神（ཁྱུང་ཐོ་རི་）是包沃（སྤོ་བོ་）地方土地神首领；玛奔查兑（旺秋）（དམག་དཔོན་དགྲ་འདུལ་དབང་ཕྱུག་）是擦瓦康（ཚ་བ་སྒང་）地方土地神的首领；米孔嘎保（མི་གོད་དཀར་པོ་）是玛尔康（མར་ཁམས་）①地方土地神的首领；居住在五台山（རི་བོ་རྩེ་ལྔ་）的山神是汉地所有土地神的首领；焦拉蔡载（ཙོག་ལ་ཚལ་རྩེ་）是蒙古地方土地神的首领；姜日木保山神（འཇང་རི་སྨུག་པོ་）是“姜”（南诏）（འཇང་）地土地神的首领。②根据骆克所说，（纳西）部落的人也崇拜姜日木保山神。骆克还列出了一些有关西藏东部其他几个山神崇拜的有趣的资料。比如骆克提到了三瞭（ས་ཐམ）王，他是格萨尔大王众魔敌之一，但是三瞭却被那些部落的人们所崇拜，叫他“巴希萨杜”（Boa-shi ssan-z-ddo），是丽江雪山（the likiang Sn-ow range）的守护神。③ 骆克还列出金刚手、文殊菩

---

① 玛尔康，西藏地名及部族名，是玛尔巴（མར་པ་）大师诞生地——译者。

② 参考书目 5，5 叶 b。大多数是错拼为 ལྗང་རི་སྨུག་པོ་。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相关仪式》第一卷页 155（注 181）和页 248（注 507），石泰安《西夏与木雅》页 262。

③ 骆克书第一卷页 101（注 58），特别是页 143（第二卷）图版 LVIII。

萨和观世音的神名，他们合称为"三保护神"，① 居住在与神灵名称相同的一座叫做"三大神之白雪山"(གངས་དཀར་རིགས་གསུམ་མགོན་པོ་)②的山上，雪山位于美丽的木里(མི་ལི་)王国的西北部。山神多吉洛卓(རྡོ་རྗེ་བློ་གྲོས་)(与统辖撑达岗 འབྲིང་ཟླ་སྒང་的念神名比较)据说就居住在圣山木雅(西夏)雪山(མི་ཉག་གངས་དཀར་)③ 的山峰之上[222]。

笔者在本书的前几章里提到了一些被认为是古代山神的一组神灵，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一凯念"(དགེ་བསྙེན་ཉི་ཤུ་རྩ་གཅིག་)。④ 下面我列出二十一凯念神所居住的山峰或山谷名：

①擦日雪山(ཚ་རི་གངས་)
②瓦域雪山(བར་ཡུལ་གངས་)
③拉几康雪山(ལ་ཕྱི་གངས་)
④夜叉雪山(གནོད་སྦྱིན་གངས་)
⑤杰吉卡巴山谷(རྒྱལ་གྱི་མཁར་པ་ལུང་)
⑥边吉查普山谷(དཔལ་གྱི་གྲ་བྲུ་ལུང་)
⑦边吉夹玛山谷(དཔལ་གྱི་འཇག་མ་ལུང་)
⑧吉继戳玛山谷(སྐྱིད་ཀྱི་གྲོ་མ་ཡུང་)
⑨邦彭雪山(སྤང་ཕུང་གངས་)
⑩赛恰雪山(གསལ་ཇ་གངས་)

① 见图齐《印度——西藏》页 102。
② 骆克《三大神之白雪山，野民之圣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盛顿，1931 年 7 月号，页 1—65。
③ 骆克《木雅白雪山的冰川》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80 年，第 10 期，页 385—437。A・Heim 在《木雅白雪山》(柏林—波恩 1933 年，页 70)中所列此山名的拼写法是不正确的。其他汉藏边界的一些较小的山神名，如永宁地方山神森格嘎姆(白狮子女神 སེང་གེ་དཀར་མོ)，骆克在其著作《中国西南部的纳西古王国》中提及，剑桥大学出版，1947，第二卷，页 383。
④ 与 van　Manen《关于干城章嘉峰的名称》一文比较。

⑪玉隆雪山(གཡུ་ལུང་གངས་)
⑫冲恰雪山(འབྲོང་རྫ་གངས་)
⑬拉域雪山(ལྷ་ཡུལ་གངས་)
⑭姣姆雪山(ཇོ་མོ་གངས་)
⑮聂沃雪山(ཉེ་བོ་གངས་)
⑯杂域雪山(རྫ་ཡུལ་གངས་)
⑰那朗木雪山(ན་ནམ་གངས་)
⑱喜桑雪山(ཤེལ་བཟང་གངས་)
⑲绒赞雪山(རོང་བཙན་གངས་)
⑳干布雪山(སྐམ་པོ་གངས་)
㉑洛绒雪山(ལྷོ་རོང་གངས་)

遗憾的是确切搞清楚这组神灵各自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①号擦日雪山显然是指位于察隅(ཙ་ཡུལ་)的擦日山,更多地人叫它边咋山(དཔལ་ཙེ་)或杂日山(ཙཱ་རི་)。人们认为擦日山是本尊胜乐轮(ཡི་དམ་འཁོར་ལོ་བདེ་མཆོག་)、dākẑins 和地神类的众神灵的居住之所。在这些神中,我们上面提到的象窘旺姆多吉雍钟玛(ཞིང་སྐྱོང་དབང་མོ་རྡོ་རྗེ་གཡུ་སྒྲོན་མ་)、咋鲁突多吉(ཙེ་སྒྲུ་བདུད་རྡོ་རྗེ་)、几夹玛保(ཅིག་ཅར་དམར་པོ་)、① 凯念乌卡(དགེ་བསྙེན་སྔོང་ཁ་)等神皆具"龙"之性形。我们前面曾经说到的拉几康雪山是长寿五姐妹传说中的居地,也就是二十一凯念所居山岭的第④号雪山,这座山位于江孜附近,诺吉康娃桑布就住在上面。⑭号姣姆雪山可能是指帕里附近著名的山峰姣姆白雪山(ཇོ་མོ་གངས་དཀར་)或姣姆神山(ཇོ་མོ་ལྷ་རི་);⑲号绒赞雪山

① 有关这位神灵的译细资料,参看吐蕃文献目录 5625/76,杂日山参看 5693。

就是绒赞卡娃嘎保山(རོང་བཙན་ཁ་བ་དཀར་པོ་)；⑳号干布[223]山好象就是干布班日的山神名，他是达布地区土地神的首领；㉑号洛绒山极可能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绒拉坚参(རོང་ལྷ་རྒྱལ་མཚན་)，也叫做“神之绒拉坚参”。

与“二十一凯念”相关的还有“二十一雪山念神”(雅拉香波山神即为其中之一)；“十八雹神”，这十八雹神可能归念青唐古拉山神所辖；还有娘堆(ཉང་སྟོད་)地区的十三座山的山神。娘堆一带原先是苯教圣地，图齐在他的《印度—西藏》一书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①

西藏西南部的冈底斯山(ཏི་སེ་གངས་ Kailas)也是西藏最著名的神山之一，是西藏和印度的香客朝拜的圣山。当然不只是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徒崇拜冈底斯雪山，就是苯教徒也虔诚地崇拜这座神山及其毗连的两个湖泊：玛法木错(Manasarovar)和兰戛错(Rakastal)。苯教徒在绕山围湖转经时按逆时针方向转行，这与佛教徒的转经方向恰好相反。此外，这里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冈底斯雪山的传说，有人将传说搜集起来。传说里把冈底斯雪山看作是天世间的须弥山—北印度佛教星占家眼中的世界中心山脉。最近，霍夫曼对一则很著名的传说进行了研究，② 这则传说里讲到冈底斯雪山上一道深深的沟壑的形成是因为米拉日巴和苯教巫师那若本群(ན་རོ་བོན་ཆུང་)斗法，巫师战败后坠入山谷砸出来的；或者说沟壑是米拉大师的脚印，是大师施法于岩石的缘故。③ 藏文文献记载说冈底斯大赞神的居地就是冈底斯雪山；《冈底斯圣山志》(དཀར་ཆག་)④

---

① 《印度—西藏》第四卷，页 52。
② 见霍夫曼《西藏苯教史考》威士巴登版，1950，P·267。
③ 同上书，页 271。
④ 见 གནས་ཆེན་ཏི་སེ་དང་མཚོ་མ་ཕམ་བཅས་ཀྱི་གནས་ཡིག་བསྐལ་ལྡན་ཐར་ལམ་འདྲེན་པའི་ལྕགས་ཀྱུ་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木刻本 17 叶又见 5 叶 a。

写道在冈底斯山山顶神灵统治二十八星宿，这些神灵都是莲花生大师收服的，他们皆立誓护法，另外一则古代传说也说冈底斯雪山是佛教传入西藏前西藏土著十三神的居地。十三神（苯教[224]著作中写作 འགུར་ལྷ），也作"王之十三神（རྗེའི་མགུ་ལྷ་བཅུ་གསུམ་）。藏文文献通常称作十三念神（གཉན་པོ་མགུར་ལྷ་）。图齐提到十三念神有二十二个"大臣"；① 根据隆多喇嘛所说，这十三念神由世界形成之九神（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外加四位神灵组成。这四位神灵是：蛟沃起拉（ཇོ་བོ་མཆིམ་ལྷ་）、蛟沃那苏（ཇོ་བོ་ནག་སུམ་）、蛟沃牙邦（ཇོ་བོ་གཡའ་སྤང་）和蛟沃拉究（ཇོ་བོ་ལྷ་བཙུས་）。②

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有很多土著神，其中数量较多的便是"玛桑"（མ་སངས་）神。根据古代土著神的排列次序，玛桑的头领是吉突杰固如载（སྐྱིན་བདུད་རྒྱལ་གུ་རུམ་ཙེ་）。或者叫几突杰保固如玛（སྐྱི་བདུད་རྒྱལ་པོ་གུ་རུ་མ་）。吉突杰固如载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山神模样：身穿水晶制成的白头盔、白铠甲的白人。该神的标志是一杆长矛和一把水晶箭，座骑是一匹杂色马。我们上面提到的多吉来巴（ཇོ་རྗེ་ལེགས་པ་）也有玛桑神的称号；另一位玛桑亚邦杰（མ་སངས་གཡའ་སྤངས་སྐྱེས་）③ 也有玛桑称号。此外，还有一组"玛桑九兄弟神"，九兄弟神都伴随着他们的父母。"统治六岭之十二地神"（སྐང་དྲུག་གཞི་བདག་བཅུ་གཉིས་）中也有玛桑神，例如其中的玛桑亚邦咋杰（མ་སངས་གཡའ་སྤང་རྫ་རྒྱལ་）；当地护方神还可举出的玛桑神是玛桑穷兑（མ་སངས་ཁྱུང་འདུས）。正如图齐指出的那样，玛桑兄弟被认为是西藏整个传说时代的统治者。图齐认为有两组玛桑兄弟，一组是九个，另一组是七

---

① 《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632，741（注 49）。

② 参考书目 70.14 叶 b，还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30。

③ གཡའ་སྤངས་ 或作 གཡའ་སྤང་ 即铜绿。是藏医用来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之一。《西藏画卷》第三卷，页 67。

个。后组这七玛桑兄弟的神名收在萨迦世系传说教统之中，其中列出了二位玛桑的名字：陶蔡边沃达（ཐོག་ཚ་དཔའ་བོ་སྟག་）和玛桑几吉（མ་སངས་སྤྱི་རྗེ་）。①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西藏很多山神都被归属于地神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统治六岭之十二地神”中我们找到了几个重要的山神。下面我们将六岭和六岭之统治十二神全部列在下面：

（一）夏达岭（ཤར་རྫ་སྒང་）

①色米冲日素保（བསེ་མི་འབྲོང་རི་སྨུག་པོ་），一位穿黑斗篷的黑人，挥舞棍棒和三棱短剑（ཕུར་བུ་），骑一匹黑马。

②念钦玉载（གཉན་ཆེན་གཡུ་རྩེ་），身穿铠甲的绿人，挥舞“胜利之帜”（胜幢），骑一匹带有如风之翅的红马。

（二）乘达岭（འབྲིང་རྫ་སྒང་）

①柴冲多吉雍钟（ཁྲིལ་ཁྲོམ་རྡོ་རྗེ་གཡུ་དྲུང་）。一位戴白丝[225]头巾和杂色衣服的白人，该神的标志是一杆缚旗的长矛和一把剑，骑一匹绿松石鬃毛的白马。

②念姜多吉洛珠（གཉན་འཇང་རྡོ་རྗེ་བློ་གྲོས་）。一位骑蓝马穿铁甲的蓝色神人，他的标志是一面“胜利旗帜”和一颗宝石。

（三）洛达岭（ལྷོ་རྫ་སྒང་）

①嘉杰多帝康嘎（རྒྱམ་རྒྱལ་རྡོ་ཏི་〈ཐི་〉གངས་དཀར་）。身穿水晶制成的铠甲，戴水晶制的白帽。骑一匹绿松石鬃毛灰白色快马，手持天界陨石和“胜利旗帜”。他的伴神有他的八部兄弟、九个伴母、九位“谋臣”、一位“措勉”（མཚོ་སྨན་）。

②玛桑亚邦咋杰（མ་སངས་གཡའ་སྤང་རྫ་རྒྱལ་）。该神有三个化身，也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679注8。

就是身、语、意三身。其身之化身叫做古朱刀杰(སྐུ་སྤྲུལ་སྟོབས་རྒྱལ་)，是一穿铠甲戴银饰的白人；语之化身是一位穿铜甲之红人，叫松古齿切(གསུང་སྤྲུལ་འབྲི་ཐེད་)；意之化身是一位暗蓝色穿铁甲的人，名叫吐诸廓沃(ཐུགས་སྤྲུལ་གོ་བོ་)。每个化身皆穿鸟羽斗篷挥舞长矛和绳套，骑着与该神颜色一致的马。

(四)达姆岭(རྟ་མོ་སྒང་)

①古杰喜乃(སྐུ་རྒྱལ་ཤེ་ནེ་)。这是一位穿皮甲戴皮饰的红神，所持兵器是一支长矛和一副绳套，骑一匹红马。

②敖杰措扎(རྔམ་རྒྱལ་མཚོ་བཀྲ་)。一位穿盔甲骑白马的白人神，标志是一杆马鞭和一支缚旗长矛。

(五)翁达岭(དངུལ་རྟ་སྒང་)

①赛依玛姆女神三姊妹(བཟེ་ཡི་མ་མོ་མཆེད་གསུམ་)。三位女神被描写成穿丝衣的白人，戴一种叫"沃虚"的帽子，骑樱红色马。每位女神都手持缚有旗帜、缀有珍宝的长矛。

②达赞念保次旺载(རྟ་བཙན་གཉན་པོ་ཚེ་དབང་རྩལ་)。这是一位持瓷瓶和占卜之箭的红色赞神。他的伴神有众多的赞、魔、"龙"；还有谋臣、伴偶及他们的子女。

(六)蔡伯岭(ཚབ་སྒང་)

①多吉柴嘎达脱兼(རྡོ་རྗེ་དྲིལ་དཀར་དར་ཐོད་ཅན་)，身穿带[226]蓝斑的外衣，手持火把和一块闪光的水晶，骑一匹黑马。

②擦喂滇姆钦姆(ཚ་བའི་བརྟན་མོ་ཆེན་མོ་)。这是一位被认为是司药的女神，人们把她描绘成一位穿丝衣的漂亮女子。①

据《神烟》记载，西藏各教派都有一系列的地神。这些地神有的

① 参考书目 134，15 叶 b。

是河流、湖泊、山丘的统治神，但更多地是作为山脉的人形化身，其中一部分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了。由于我们所引的材料都是用诗体写成的，其中有很多神名都是缩写形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名拼写是否正确都很值得怀疑。可以明显看出，有时两个神名为了表达的方便而合写为一个神名。这样，即使是一些藏族学者要弄清这些神名的确切含义也颇费踌躇。上述问题在诸神的排列中反映得最为突出。尽管有种种不足，我们还是把他们一一列出来，也许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所列的就是诸神的名称和该神统辖的地域名称：（先列地域名，再列地神名）

1. 大食（སྟག་གཟིག་）
   ①若沃恰若（རོ་བོ་ཕྱ་རོག་）
2. 格萨尔岭地（གེ་སར་ཡུལ་）
   ①巴奔顿载（དཔག་དཔོན་མདུང་རྩེ་）
3. 汉地（རྒྱ་ནག་）
   ①五台山（རི་བོ་རྩེ་ལྔ་ཕྱ་ཀང་ཅན་）神
   ②峨眉山神（གླང་ཆེན་འགྱིངས་རི་）（有如双象顶撞之山）
4. 羌域（འཛང་）
   ①羌日姆保（ཛང་ར་སྨུག་པོ་）
5. 霍尔域（སོག་ཡུལ་）
   ①阿拉赛载达日（ཨ་ལག་གསེར་རྩེ་སྟག་རི་）
6. 藏喀（གཙང་ཁ་）
   ①嘎岗仁钦朴巴（དཀར་སྣང་རིན་ཆེན་ཕུག་པ་）
7. 嘉姆绒（རྒྱལ་མོ་རོང་）
   ①日宗木日赛梅载（རི་བཙུན་སྨུག་རི་བསིལ་མེ་རྩེ་）
8. 和阗（ལི་ཡུལ་）

卡保康日扎措载(གམ་པོ་གངས་ར་སྤྲུམ་མཚོ་རྩེ་)

9. 热岗(རབ་སྐང་)

①夏日拉载(བཞག་ར་ལྷ་རྩེ་)

10. 玛域('མ་ཡུལ་)

①霍扎玛苏咋查(ཧོ་ཐག་མ་གསུམ་ཛ་ཁྲ་)

11. 金沙江之苗裔(འཛི་རྒྱུད་)

①建普羌日载杰(གྲི་ཕྱུག་སྤྱང་རི་རྩེ་རྒྱལ་)

②外帝外固盖左念(ཕྱིར་ཏི་ཕྱིར་དགུ་གེར་མཛོ་གཉན་)

③保沃秋玛(སྤོ་བོ་ཆུ་དམར་)

12. 鹅王之裔(ངང་པ་རྒྱུད་)

①热棱交载如色脱(རོ་སོ་འབྱོར་རྩེ་རུ་བསམ་མཐོ་)

②念杰措那热日念(གཉན་རྒྱལ་མཚོ་ནག་རབ་རི་གཉན་)

③责依卡那脱保(རྩི་ཡི་ཀ་ན་མཐོན་པོ་)

13. 阿达尼(ཨ་འདམ་གཉིས་)

①顿本孔姆日扎(སྟོང་དཔོན་གོང་མོ་རི་བཀྲ་)

14. 达多(ཟླ་སྟོད་)[227]

①达依嘎那苏多 (ཟླ་ཡི་དཀོན་ནག་སུམ་མདོ་)

②凯念多杰旺查 (དགེ་བསྙེན་རྡོ་རྗེ་དབང་དྲག་)

③宁塘恰日 (སྙིང་ཐང་འཆམ་རི་)

15. 达开(ཟླ་སྐྱིད་)

①冒喜先昌廓耶 (སྨོག་ཤེ་ཤེན་འཕྲང་གོ་གཡས་)

②色依玛姆帕桑 (གཟི་ཡི་མ་མོ་འཕེན་བཟང་)

③玉措鲁勉霍扎(གཡུ་མཚོ་ཀླུ་སྨན་ཧོར་ཐག་)

④乃赞代达热姆日(ནེ་བཙན་གཏེར་བདག་རག་མོ་རི་)

⑤片依恰希宗昌(འཕེ་ཡི་ཆབ་བཞི་རྫོང་འཕྲང་)

16. 达梅 (ཟླ་མེད་)

①那保屯载多拉日（ནག་པོ་མདུང་རྩེ་དོ་ལ་རི་）

②扎嘎扎那（འབྲག་དཀར་འབྲག་ནག་）

17. 几敖（སྐྱི་རོམ་）

①几依扎拉达初（སྐྱི་ཡི་བྲག་ལ་མདའ་འབྲུག་）

②旺日琵乎扎那保（དབང་རི་དབི་ཧུ་བྲག་ནག་པོ་）

③开赞诺拉嘎娃鲁（སྐྱེད་བཙན་ནོར་ལྷ་མཁར་བ་སླུ་）

18. 依雪（དབྱི་ཤོད་）

①郭戳雪杰地姆杰（སྒོ་ཁྲོ་གཤོག་བརྒྱད་དི་ལ་མོ་བརྒྱད་）

②日秋帕日（རིགས་ཕྱུག་འཕེན་རི་）

19. 擦瓦岗（ཚ་བ་སྒང་）

①康嘎日保（朗苏）（གངས་དཀར་རི་བོ་〈ཟམ་གསུམ་〉）

②丹玛尺嘎（བརྟན་མ་དྲིལ་དཀར་）

20. 波密（སྤོ་བོ་）

①若赞喀娃嘎保（རོ་བཙན་ཁ་བ་དཀར་པོ་）

②穷拖顿日（ཁྱུང་ཐོ་དུང་རི་）

21. 怒江之裔（དངུལ་རྒྱུད་）

①日钦载（唐）载姆初（རི་ཆེན་བརྩེགས་（དང་）རྩེ་མོ་དྲུག་）

②拖日瓦娃扎嘎赞（ཐོ་རི་འབར་བ་བྲག་དཀར་བཙན་）

③古拉扎玛托焦（སྐུ་ལ་བྲག་དམར་མཐོ་ཅོག་）

22. 东、西工布（ཀོང་པོ་）

①贡拉工祖甲玛（ཀོ་ལ་ཀོང་བཙུན་རྒྱ་མ་）

②本日郭固（བོན་རི་མགོ་དགུ་）

23. 门域（མོན་ཡུལ་）

①颇章木日拍梅杰（?）（ཕོ་བྲང་སྨུག་རི་ཡན་མེན་བརྒྱད་）

24. 年、劳诺（གཉལ། ལོ་རོ་）

①扎玛日姆党拉扎（བྲག་དམར་རི་མོ་ལྷང་ལྷ་བྲག་）

②凯念卡日夹产（དགེ་བསྙེན་མཁའ་རི་ཞུམ་དྲལ་）

③伏藏主凯日夹产（གཏེར་བདག་དགེ་རི་ཞུག་དྲལ་）

25.“多”与“恰”地（རྡོ། ཕྱར་）

①匝日匝工念保载（ཙ་རི་ཙ་ཀོང་གཉན་པོ་རྩེ་）

②毛保日（唐）查秀兼（མོ་ ཕོ་རི་（དང་）དྲག་ཤུལ་ཅན་）

26.“达娘”与“沃喀”（རྟགས་ཉང་། འོད་ཁ་）

①沃代巩杰（འོད་དེ་གུང་རྒྱལ་）

②康娃桑布几恰玛（གང་བ་བཟང་པོ་གཅིག་ཆར་དམར་）

27.洛扎（山南左右一带）（ལྷོ་བྲག་〈གཡས་གཡོན〉）

①干布边日（སྐམ་པོ་དཔལ་རི་）

②扎玛朗杰夹普兼（བྲག་དམར་གནམ་སྐས་ཞུགས་ཕུར་ཅན་）

③乌卡嘎秋帕杰（སྨྱོ་ག་མགར་ཆུ་སྤར་རྗེས་）

28.几雪（སྐྱིད་ཤོད་）[228]

①亚多扎拉羊卓日（ཡར་སྟོད་བྲག་ལ་ཡར་འབྲོག་རི་）

②庆普赞郭秋沃日（མཆིམས་ཕུ་བཙན་གོད་ཆུ་བོ་རི་）

③多吉扎杰顿贝鲁（རྡོ་རྗེ་བྲག་སྐྱེས་དོངས་པའི་ཀླུ་）

④老黑达依凯念（ལོ་ཧི་ཏ་ཡི་དགེ་བསྙེན་）

⑤本羌扎（唐）达隆日（བོན་འཇང་བྲག་〈དང〉སྟག་ལུང་རི་）

⑥耶娃祖日（ཡེར་བ་གཙུག་རི་）

29.卫如宁斯（དབུ་རུ་ཉིན་སྲིབ་）

①底卓勉梅卓依鲁（ཏི་སྒྲོ་སྨན་མལ་གྲོའི་སླུ་）

②帕拉索热（?）（པར་ལྷ་སོགས་ར་）

30.羌究（ཕྱར་རྒྱུད་）

①那雪娘羌（ནག་ཤོད་ཉང་སྤུང་）

②钟普依挺（唐）托吉日（མགོན་ཕུའི་དིལ་〈དང་〉ཐོག་གི་རི་）

③木如夏如兼旦日（ཐུ་རུ་ཤ་རུ་ཅན་དན་རི་）

④喀钦杰杰郭如突(ཀ་ཆེན་མཆེད་བརྒྱད་ཀོད་རུ་ཐུར་)

⑤达吉拍杰羌日(འདམ་གྱི་འཕེན་རྒྱལ་སྤྱང་རི་)

⑥恰娘廓热朗吉日(བྱེ་ཉལ་གོ་ར་གནམ་གྱི་རི་)

⑦交达鲁雪拍域日(སྒྲོམ་འདམ་གླུ་ཤོད་འཕེན་ཡུལ་རི་)

⑧色邻赛日色丹日(སེ་གླིང་བསེ་རི་བསམ་གཏན་རི་)

⑨囊如如载托嘎兼(གནམ་རུ་རུ་རྩེ་ཐོད་དཀར་ཅན་)

⑩鼎老鼎勉(ཏིང་ལོ་ཏིང་སྨན་)

31. 后藏(གཙང་〈གཡས་གཡོན་))

①达孜日孔保日(སྟག་རྩེ་རི་མགོན་པོ་རི་)

②彭波仁钦色普隆(ཕུང་པོ་རིང་ཆེན་ཟམ་ཕུ་ལུང་)

③绒多喀卡秀念载(རོང་མདོ་ཁ་ཀ་གཞུ་གཉན་རྩེ་)

④顿那昌载色夏切 (དོམ་ནག་འཕྲང་རྩེ་གསེར་གཤམ་ཆེ་)

⑤拉日古拉傲姆日(ལྷ་རི་སྐུ་ལྷ་ངོ་མོ་རི་)

⑥玉朴扎嘎恰措日(གཡུ་ཕུ་བྲག་དཀར་འཇའ་ཚོམ་རི་)

⑦鲁突朱那堪扎(ཀླུ་བདུད་སྤྲུལ་སྣ་ཁན་བྲག་)

⑧萨迦班日昏保杰(ས་སྐྱ་དཔལ་རི་ལྷུན་པོ་རྒྱལ་)

⑨念保日康日载(གཉན་པོ་རིགས་གངས་རི་རྩེ་)

32. 阿里三围(མངའ་རིས་སྐོར་གསུམ་)

①达郭底斯玛帕措(虎门冈底斯玛法木错)(སྟག་སྒོ་ཏི་སེ་མ་ཕམ་མཚོ་)

②摘达普日拉几康(ཐེ་ཏ་ཕུ་རི་ལ་གངས་)

③托林聂那木拉扎(ཐོ་ལིང་སྙེ་ནམ་ལྷ་བྲག་)

④日沃扎桑边瓦日(རི་བོ་བཀྲ་བཟང་དཔལ་འབར་རི་)

⑤屯保扎西载(མཐོན་པོ་བཀྲ་ཤིས་རྩེ་)①

---

① 参考书目 134,13 叶 a。

和佛教徒撰写的《神烟》记载的情况相同，苯教的《神烟》也列有一系列地神一类的地方保护神。这些神都占据一块地方或一定的区域。下面我们列出苯教《神烟》书中记载的地神名字和他们的辖地，苯教徒认为这些神灵都是山的人形化身。(先列地名，再列地神名。)[229]

1. 印度

   恰郭邦日 (བྱ་རྒོད་ཕུང་རི་)

2. 乌仗那

   梅朵邦色 (མེ་ཏོག་སྤུངས་སེམས་)

3. 和阗

   羌热木保 (གླང་ར་སྨུག་པོ་)

4. 尼泊尔

   帕域色扑 (བལ་ཡུལ་གསེང་ཕུག་)

5. 象雄

   保日艾丹 (སྤོས་རི་ངད་ལྡན་)

6. 格萨尔岭域 (གེ་སར་གྱི་ཡུལ་)

   桑哥扎日 (སེང་གེ་སྒྲ་རི་)

7. 汉地

   五台山

8. 蕃地

   白尼日扎 (སྤྱི་ཉི་རི་བཀྲ་)

9. 霍尔域 (ཧོར་ཡུལ་)

   吉拉蔡载 (ཅིག་ལ་མཚལ་རྩེ་)

10. 姜域 (འཇང་ཡུལ་)

    玉日翁保 (གཡུ་རི་སྔོན་པོ་)

11. 大食 (སྟག་གཟིག་)

拉日保屯（ལྷ་རི་སྤོ་མཐོན་）

12. 赡部州

康嘎杰保（གངས་དཀར་རྒྱལ་པོ་）

13. 上安多（མདོ་སྟོད་）

唐拉耶秀(即念青唐古拉)(ཐང་ལྷ་ཡར་བཞུགས་)

14. 下安多（མདོ་སྨད་）

玛念拍姆热(佛徒叫玛卿伯姆热)(**即阿尼玛卿山**)

15. 恰瓦朱贝聂日（བྱ་བ་སྒྲུབ་པའི་གནས་རི་）

桑哥杰越（སེང་གེ་རྒྱབ་བསྐོལ་）

16. 阿耶岭（ཇ་ཡབ་གླིང་）

桑多边日（ཟངས་མདོག་དཔལ་རི་）

17. 果域（མགོ་ཡུལ་）

喀夏木日（ཁ་ཤག་སྨུག་རི་）

18. 嘉姆绒（རྒྱལ་མོ་རོང་）

木孜拉念（དམུ་རྫ་ལྷ་གཉན་）

19. 擦瓦绒（ཚ་བ་རོང་）

喀娃嘎保（ཁ་བ་དཀར་པོ་）

20. 廓保绒（སྐོད་པོ་རོང་）

拉日姜岱（ལྷ་རི་གྱང་ཏེ་）

21. 凯域（དགེ་ཡུལ་）

凯拉干布（དགེ་ལྷ་སྐམ་པོ་）

22. 娘布域(ཉང་པོ་ཡུལ་)

沃带巩甲(འོད་དེ་གུང་རྒྱལ་)

23. 阿达绒(ཡག་ཏ་རོང་)

恰玛恰日(བྱ་མ་བྱ་རི་)

24. 卫藏(དབུས་与 གཙང་)

喀娃康桑(ཁ་བ་གངས་བཟང་)

25. 擦瓦岗(ཚ་བ་སྒང་)

托拉廓保(ཐོག་ལ་སྐོམ་པོ་)

26. 玛尔康岗(སྨར་ཁམས་སྒང་)

玛尔姆鹅藏(སྨར་མོ་ངང་རྫོངས་)

27. 朴砲岗(སྤུ་འབོར་སྒང་)

古拉玉载(སྐུ་ལ་གཡུ་རྩེ་)

28. 热岗(རབ་སྒང་)

夏扎拉孜(གཞ་བྲག་ལྷ་རྩེ་)

29. 翁孜岗(དངུལ་རྫ་སྒང་)

玛悦嘎娃(མ་གཡོ་ཀ་བ་)

30. 湟中(ཙོང་ཁ་)

杰日聂保(རྗེ་རི་གཉེན་པོ་)

31. 台曲(འཐེ་ཆུ་)

扎嘎恰廓(བྲག་དཀར་བྱ་སྐོད་)①

我们还可以列出其它的一些神名补充上面的名单，不过所增补的神灵的详细情况至今还不太清楚。这些神灵是：

1. 色域(བསེར་ཡུལ་)

①顿日嘎保(སྟོང་རི་དཀར་པོ་)

②喀瓦洛产(ཁ་བ་སློ་འབྲིལ་)

③西热嘎保(ཞབས་ར་དཀར་པོ་)

④姣姆那日(ཇོ་མོ་ནག་རི་)

⑤阿旺凯翘(ཨ་ཕྱི་དགེ་མཛོད་)

⑥拉宗普来(ལྷ་བཙན་བུ་ལེ་)

---

① 参考书目 93，7 叶 a。

⑦鲁突恰巴嘎保(ཀླུ་བདུད་ཁྲིགས་པ་དཀར་པོ་)

⑧赞桑日开巴(བཙན་ཟངས་རི་འཁྱིལ་བ་)

⑨凯念顿喀坚参(དགེ་བསྙེན་སྟོན་ཀ་རྒྱལ་མཚན་)

⑩孔保冲日(མགོན་པོ་འབྲོང་རི་)

2. 色梅(བསེར་སྨད་)

阿拉达孜(ཇ་ལ་སྟག་རྩེ་)[230]

3. 西藏东部：

聂喀瓦嘎保(གཉན་ས་ཁ་བ་དཀར་པོ་)

4. 杰塘(རྒྱལ་ཐང་)东部：

①姣姆色杰(ཇོ་མོ་གཟི་རྒྱལ་)

②凯念炮绒(དགེ་བསྙེན་འབོ་རོང་)

③卓念恰瓦(འབྲོག་གཉན་འཕྱ་བ་)

④羌给康嘎(བྱང་གི་གངས་དཀར་)。在《藏玛鲁扑》(གཙང་མ་ཀླུ་འབུམ་)中把羌给康嘎看作是驱病的魔神。

第十五章

地方保护神

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比较著名的世间护法神之外，还有很[231]多重要的地方保护神。这些保护神数量很大，我不可能在本章中列出其中的大部分加以叙述，只能举出个别的地方保护神作为说明本章所叙问题的范例。作为范例的保护神有一定的代表性，涉及的区域包括西藏及其毗邻地区。①

卫藏的地方保护神

色拉寺的保护神叫娘禅杰钦（ཉྭང་བྲན་རྒྱལ་ཆེན་或 ཉང་བྲན་རྒྱལ་ཆེན་）。这位保护神的神巫② 就住在色拉寺一个特别的神殿里。人们认为娘禅杰钦是一位死僧的灵魂。僧人生前是色拉寺的札巴，在去藏东的路上淹死在河里。起初人们在康区为这位僧人游荡的灵魂建了一座寺庙，建寺的时候，僧人的灵魂已成为康区的曲居凯念（ཆུ་ཞུད་དགེ་བསྙེན་）。后来，僧人的灵魂又附在一神巫的躯体上，把居

---

① 关于西藏西部一些保护神的姓名，请参看 G・Tucci－E・Ghersi, 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nel Tibet Occidentale (1933), Roma, 1934, P・375。

② 神巫，指神灵附体于之的凡人巫士。能代神说话，沟通人神内联系。

地由康区迁往色拉寺。人们认为曲居凯念(或水域大王 ཆུ་རྒྱུད་རྒྱལ་པོ་)也是山南多雄(རྡོམ་ཐོང་)地方的保护神。虽然上面传说讲他是僧人的亡魂,但是涉及该神的有关文献①却说他原本就属于神系。他的父亲是南杰陶杜吉沃(རྣམ་རྒྱལ་ཐོག་དུ་རྗེ་པོ་);母亲是鲁姆玛姆尖几玛(ཀླུ་མོ་མ་མོ་སྤྱན་གཅིག་མ་)。娘禅杰钦常以怒相显身,身穿袈裟,缀人骨饰物。右手持藤鞭,左手数水晶念珠,骑一头驴。

娘禅杰钦的神巫在色拉寺的色尼活佛(གསེར་ཏ་སྤྲུལ་སྐུ་)等反对摄政王达札(སྟག་བྲག་རིན་པོ་ཆེ་)的密谋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②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不久,神巫预言说,色尼活佛应该是解决[232]摄政达札的武装部队的头领。如此行动的话,众神将帮助他成功。当时色尼活佛听信了神巫的预言。色尼活佛的这场密谋被摄政发现以后,当地方政府的要员提审色尼活佛时,活佛便供出了神巫和神巫以前给他的预言。最后,色尼活佛被撤职、并受到了严厉的制裁;神巫也被投进了监狱,直到 1950 年现任达赖亲政以后才获释。

哲蚌寺僧众所崇拜的寺院守护神是巴沃钦保(དཔའ་བོ་ཆེན་པོ་)。他的全称是"囊斯柴贝代本丹松巴沃钦保"(སྣང་སྲིད་རྫོགས་པའི་རྗེ་དཔོན་བསྟན་སྲུང་དཔའ་བོ་ཆེན་པོ་)。此神呈怒相,具褐色人身。右手持盛满五谷精汁的器皿,左手拨动一串水晶念珠。他用这串念珠可以占卜出每个人的命运。巴沃钦保身穿袈裟,头上系一块白色的头巾。身上有宝石装饰,就象菩萨身上装饰的一样。巴沃钦保还戴耳环、手镯等饰物,骑一匹配有金制马鞍和饰物的黑青马。他的右边立着血红色的赞吉玛奔(བཙན་གྱི་དམག་དཔོན་),这位赞神呈怒相,右手持一把火光闪闪的剑,左手正把敌人鲜血淋淋的心脏送往自己口中,

① 参考书目 78,45 叶 a。
② 参见第七章注 24。

骑一匹四蹄踏雪的红马；巴沃钦保的左边立着黑魔突吉玛奔（བདུད་ཀྱི་དམག་དཔོན་），他身穿黑斗篷，缠黑色头饰，骑如风般疾驰的快马。①

哲蚌寺的另一个保护神是根据哲蚌寺附近的一个地名“田帕”（དན་འབག་）而得名的，叫做田帕象郭（དན་འབག་ཞང་གོ་）保护神。这位保护神的崇拜者主要是哲蚌寺内地位低下的僧众，他们认为田帕象郭才是他们自己的保护神。不过我也听说哲蚌寺的这两位神灵都叫田帕象郭，区别的方法是一个叫大田帕象郭，一个叫小田帕象郭。其它外貌装束皆完全一样。

位于达孜的甘丹寺据说是由五位世间护法神保护的。这五位神的头领是教臣禅喀边（བྲན་ཁ་དཔལ་）。② 人们认为他是热巴[233]巾赞普（即赤祖德赞）一位大臣的灵魂，热巴巾大力倡导佛教，在公元八三六年被他的兄弟朗达玛杀死，这位朗达玛是一个狂热的苯教徒。当热巴巾死时，他的大臣也同遭厄运。这位教臣之所以被杀，是朗达玛一位绰号叫“魔臣”（བདུད་བློན་）③的大臣用了他的“棱”，这是一种相当厉害的魔器。噶丹寺五位世间护法神的另外四位是赛查巾（བསེ་ཁྲབ་ཅན་）、怒相白梵天神、载乌玛保、左热巾（གཙོད་རུ་ཅན）。五位世间护法神的神巫住在嘎顿寺（ག་དོན་）。后面四神的传说和形貌我们在本书有关护法神的章节里描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保护神丁杰论保参阿（གཉེན་སྐྱེས་བློན་པོ་མཆན་ཨ་）的主要神巫住在

① 参考书目 105。

② 黎吉生《历史文告》页 52 记为 བྲན་ཀ་དཔལ་གྱི་ཡོན་ 根据这份文献，这位法臣的经香料处理的法体现仍存于拉萨附近的聂唐寺（སྙེ་ཐང་）。他头戴面具，右手持箭，左手握绳套，参该书页 35 插图。另外还可参看霍夫曼《西藏苯教史考》页 303。

③ 参见本书页 164。

东陇寺(སྟོང་ལུང་)。①这种神巫以善施钱财而著名。处于困境的人向他祈求有求必应。当他恍恍惚惚、神灵附体的时候,经常从嘴里吐出一些古代银币,求他帮助的人就可以用拾来的钱财度过难关。假如有人想从神巫这里拾得更多的银币一再祈求的话,这些银币经水冲洗之后,上面撒上藏红花粉,在神巫迷幻之时交给一位占卜者,这位占卜者便把银币一块一块都吃个干净。据说丁杰论保参阿有时也不通过神巫之体直接在一些崇拜者面前显身。

日喀则的地方保护神是扎嘎杰保(ཟབ་དཀར་རྒྱལ་པོ་)。据说他住在日喀则境内的一块白岩上。侨居在当地的尼泊尔人也把这块白岩奉为圣物,藏族人都说每到夜晚各路妖魔便聚集在这块白岩之下。

离白岩约半里地的地方就是著名的顿廓大堡(སྤྱིལ་ཆེན་སྟོང་གོག་)。这些房屋以前曾一度属于"噶喜"(དགའ་བཞི་)家族,② 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人们都说废墟里住着一位王爷大秘书的精魂。关于这个精魂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故事:

噶喜家族在江孜地区有很多的田产。他们的一位先祖用过的一个年轻、英俊的秘书,爱上了老爷的太太。不长时间,老爷就发现了自己的太太与年轻秘书的关系,决定杀掉他除去隐患。每[234]年藏历四月十五都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各贵族世家的家臣仆从都要表演骑术和箭术,这就为噶喜家的先祖除掉秘书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在盛宴开始的那一天,先祖老爷挑选了一匹野马让他的秘书骑,希望这匹野马摔死这位年轻人。可是年轻人骑了野马也平安地通过了他所参赛的全部项目。老爷估计自己

① 东陇寺,在西藏林周县。—译注
② 毕达克《中原和西藏》页 143。

精心设计的圈套可能要落空，于是命秘书再参加赛马。不料年轻人还是平安地回来了，可老爷还让他赛第三次。在这次比赛中，年轻人从狂跳的野马上摔了下来，即刻就死去了。他那一心复仇的灵魂变成了王族的恶魔。这个复仇的精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噶喜家所有的马匹全部杀掉。当地人说，到了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就是法师也不能把秘书的精魂完全收服。大秘书时时缩减神巫的财物，这是因为秘书精魂附于神巫躯体，神巫表现的性格特征正是秘书作为管家的性格特征。在精魂附于神巫躯体、神巫开始迷幻的时候，秘书就通过他的嘴说："我杀死了老爷的九十九匹马，但是我给我心爱的太太留下了一匹"。

西藏有很多贵族都有他们自己家族的保护神，并把这种家族保护神的崇拜仪式一代一代传下去。例如日喀则的格列热丹(དགེ་ལེགས་རབས་ལྡན་)家族就有两个保护神。两位保护神都是他们家族以前的两位仆人的精魂。大约二百多年以前，格列家族用过一名管家，据说他对自己的老爷十分忠心，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做得非常圆满。管家死后，灵魂变成了飘荡的赞神，这位赞神就是著名的强佐钦保(大管家)。强佐钦保住在紧靠老爷卧房的一座专为他而建的房子里，这间房叫"赞康"(བཙན་ཁང་)。人们说强佐钦保对庄园里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有一年他还侵占了专为招请他的神巫的权力。他通过神巫之口劝导庄园里专管农事与家务的管家，预示下一年庄稼的收成。陪伴强佐钦保的是格列家族的另一位家臣。他也在这个庄园里当管事。这位管事在世的时候正值九世班禅逃奔内地。当时噶厦政府采用对所有曾供侍班禅的贵族世家征收很重的粮食税的办法作为对这些人的一种惩罚手段。格列热丹家族便是被征税的世家之一。管事觉得交出如此多的粮食税是非[235]常困难的。最后，这件征税的事竟导致了他的死亡。管事死后，他的灵

魂成为强佐钦保的伴神。每年举行祭神仪式的时候，和强佐钦保一样，管事也有自己的神巫，祭神时由他担任管家的角色，一直到这些仪式举行完毕之后才交还这个“职务”。每当管事的精魂刚一附上神巫的躯体，他就通过神巫的嘴开始解释有关那次噶厦政府征收粮食税的情况。

宁玛派僧人尊奉的四大神灵也属于卫藏地方保护神的范围。这四大神灵是：玉甫载拉大咒师（གཡུ་ཕྱུའི་ཙེ་ལྷ་མཐུ་བོ་ཆེ་）、耶贝穷赞大咒师（ཡེར་པའི་ཚོང་བཙན་མཐུ་བོ་ཆེ）、拉萨突赞大咒师（ལྷ་སའི་བདུད་བཙན་མཐུ་བོ་ཆེ་）、一目女鲁突多吉（ཀླུ་བདུད་རྡོ་རྗེ་སྤྱན་གཅིག་མ་）。玉甫载拉大咒师骑一匹红背白马，穿白丝衣，头缠白色头巾。身上两边分别挂着虎皮箭袋和豹皮弓袋，标志是一面白丝旗；耶贝穷赞大咒师，或者叫耶贝郡达大咒师（ཡེར་པའི་ལྗོང་ས་བདག་མཐུ་བོ་ཆེ་），骑一匹红马，身穿红色斗篷，戴红色头巾，腰带上挂了一个弓袋，手持红旗和赞神用的绳套；拉萨突赞大咒师是拉萨的地方保护神，他骑一匹白蹄黑马，身穿三折的黑斗篷，头缠用十米长的黑布做成的头巾，佩有弓箭袋，一手举黑丝红旗，另一只手挽魔用绳套；女神一目女鲁突多吉骑在一头白斑龟身上，穿一件由蝎子缀成的长袍，头上盘有一条蛇，手举“胜利旗帜”，旗杆顶端是用水獭头做成的。手里还挽毒蛇绳套。据说这位女神住在位于日喀则北边一座山峰上，那座山叫“藏布保日沃切”（གཙང་ཕུད་པོ་རི་བོ་ཆེ་）。①

春丕（亚东）河谷、锡金和不丹的地方保护神

居住在春丕（亚东）河谷、锡金和不丹的佛徒所崇拜的一位重要的护法神是属于“王系”的神，叫孔色喇咪贡觉（དགོན་གསེར་ལྷ་མའི་

---

① 参考书目87。

དཀོན་མཆོག་)。不丹西部哈省(Ha)的人们也认为孔色喇咪贡[236]觉是他们那块地方的保护神。这位保护神的居地是在靠近锡金达隆(Talung)河谷的一座小山上。传说以前这里曾有一座寺庙,在一次事故中毁掉了。寺院的一位住持也在烈焰中丧身。后来,这位住持的精魂开始伤人。即使是在一些大德高智喇嘛抚慰精魂成为保护神之后,这位精魂还伤害那些没有给他施供品的人;并经常让人们遭受一种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即便痊愈之后也会在身上留下深深的象火燎烤过的瘢痕,从体表看很象是得了天花。据说人们看了这种病的病相就让他们想起葬身火海的那位不幸的住持。为了禳除这位神灵带来的灾难,人们来到以前建寺的地方朝拜,并在那里摆上供品,朝拜一般每年一次,至少每三年要进行一次。孔色喇咪贡觉具人身,穿白丝衣,头上戴着王系神灵戴的宽沿帽,呈坐相。

这三个地区人们崇拜的另一位地方保护神是红岩赞神。有一则传说里讲到红岩赞神,说他是一位虔诚修行的僧人的精魂。这位僧人因为生前住在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的洞穴里,一生以"红岩大修士"著名。有一天,一队强盗杀死了正在修习的僧人,但僧人的精魂化作凶赞面相,不久便惩办了凶手并杀死了凶手的全部家人。后来居住在春丕河谷亚东地方的一位不丹僧人将赞神收服。直到今天,那位不丹僧人的后裔仍住在春丕河谷。除佛教徒外,居住在这三个地区的苯教徒也崇拜红岩赞神。

阿萨夏日(ཨ་སམ་ཤར་རི་)是靠近春丕河谷的一座山,也叫达唐聂日山(སྟག་ཐང་གནས་རི་)。人们认为保护神牛头罗刹就住此山之上。这位神灵的名字是以他出现时的身相命名的:该神有紫红色的罗刹身,长一个黑牦牛头,右手持一条铁链,左手挥舞棍棒。据说他是一位古代神灵,不仅春丕河谷的居民崇拜他,邻近地区居住的西藏人也崇拜牛头罗刹神,到后来还把牛头罗刹看作是西藏一位重要

的边界保护神。

在锡金、不丹和中国西藏的交界处有一座叫做穷堆康(穷堆雪山)(ཁྱུང་དུད་གངས་)的山脉,据说这座山也是一位保护神的居地。这位保护神的全名是纯阳大神玛桑穷堆(མ་སངས་ཁྱུང་དུད་)。正如神名已经指出的那样,玛桑穷堆被认为是太阳神,因此他尤其被[237]那些想获取勇力的人们所崇拜。玛桑穷堆也是锡金、不丹、春丕河谷交界地区苯教男巫巴沃(དཔའ་བོ་)、女巫聂蛟姆(བསྙེན་ཇོ་མོ་)的主要保护神之一。据说两位巫士祈求玛桑穷堆给予他们各种神功时,首先要向他致礼称敬。穷堆被描绘成具人身,穿不丹式服装。在锡金政府的编年史中也提到这位神灵,但神名写成玛桑穷兑(མ་ས་ངས་ཁྱུང་འདུས་),住的山峰简称玛桑(མ་སངས་)峰。玛桑穷堆还被说成是一个叫做阿旺开贝边帕(ངག་དབང་ཀུན་པའི་དཔལ་འབར་)的不丹人的家神。阿旺开贝边帕以力大著名,这位不丹大力士被锡金王室的一位祖先杰朴开(བརྒྱ་འབྲུམ་བསྐྱས་)击败。在这次冲突之后,阿旺开贝边帕给家神献上一头白蹄牦牛作供品用以劝慰自己的家神。很明显,自此之后给玛桑穷堆献供的作法在锡金也流传开了。①

不丹西部上哈(ཧ་སྟོད་)地区有一个岩洞,人们认为那是牦牛头赞神蛟亚赞给杰保(ཇོ་གཡག་བཙན་གྱི་རྒྱལ་པོ་)的居穴。此神穿平常的衣服,戴赞神的标志。如果他不高兴的话,据说他可以使人头眼疼痛。因此,居住在洞穴附近的人们必须每年给他敬奉供品,免得使他发怒。

岗仁凯念钦保(གངས་རི་དགེ་བསྙེན་ཆེན་པོ་)是一位属于凯念系的古代神。他常以一个骑马的红赞魔的身相出现,右手挥舞缚旗的长矛,左手拖着他用绳套捆住的"赞肉"。岗仁凯念钦保在大吉岭的佛

---

① 参见《锡金地名辞典》页8。

徒那里以岗赞巴(སྒང་བཙན་པ་)的名字而著名。关于该神的来源有如下一则传说：有两条从匝来拉(ཛ་ལེབ་ལ་)一直延伸到锡念的山脉。一条山脉是一位叫作拉突夹孔巴(ལྷ་བདུད་ལྷགས་ཁྱང་པ་)的护母(སྲུང་མ་)的居处；另一条山脉很长时间内被一些精妖所占据。有一天，一位来自康区的僧人去印度朝圣经过这儿，便在精怪们活动的山上住了几天，在那里静心修习。不料拉突夹孔巴开始干扰他，使这位康区僧人不可能静下心来。于是，愤怒的僧人发誓，他死后将要变成一位魔鬼来惩罚那个尽惹他麻烦的护母。正象僧人所预言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僧人的精魂与护母拉突夹孔巴两位神怪之间一直进行争斗，至到最后才达成协议。那是在位于下春丕河[238]谷的噶举贡巴寺(བཀའ་བརྒྱུད་དགོན་པ་)建成之后，康巴僧人的精魂成为著名的岗仁凯念钦保护法神，而他从前的对手拉突夹孔巴成了这座新寺的保护神。但现在当喇嘛祈求地方保护神的时候，先祈求的是杰保珠旺钦保(རྒྱལ་པོ་གྲུབ་དབང་ཆེན་པོ་)，第二是岗仁凯念钦保，最后才是拉突夹孔巴。

杰保珠旺钦保的全名是噶举贝珠旺钦保(བཀའ་བརྒྱུད་པའི་གྲུབ་དབང་ཆེན་པོ་)。据说他有两种身相。呈平和身相时，他被描绘成身穿印度瑜伽师法衣的瑜伽行者，以游玩嬉戏的姿势坐在虎皮上，左手旋转一法轮，右手持人骨法号；呈怒相时现人身，骑一头大象，右手挥舞一把剑，左手握一投石器或一颗心脏。人们认为杰保珠旺钦保是属于王系的超凡之神，所以他穿的是所谓王系服装。有一则传说解释了杰保珠旺钦保的来历：在几个世纪以前，一位西藏的瑜伽行者在西藏西部一个叫做甲尼玛(རྒྱ་ཉི་མ་)①的集市附近死去。行者死

① 显然是རྒྱ་ཉི་མ་མཁར་位于兰嘎错(the Rakas Tal)的西边，见图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的地图。

后，他的精魂就在周围游荡、并且伤人害命。有一天，行者的精魂挑唆春丕河谷噶举巴寺(བཀའ་བརྒྱུད་པ་)的僧众之间发生内讧。然而不长时间寺院的僧众就知道这场争执是由行者的精魂所挑起的，于是就来劝慰精魂，成功地把它迎请为该寺的保护神。

噶举贝杰保珠旺钦保有很多的下属神，其中有棉姆(སྨན་མོ་)、赞、还有地方神。居住在春丕河谷里的人们说，杰保珠旺钦保的下属神里面还有一个洋人的鬼魂，这是一位欧洲人，他到春丕河谷探险时死在那儿了，死后，他的鬼魂证明他还在那个地方：有天夜晚，几个西藏人在春丕河谷里的一间房屋里聚会，他们中间的一位年青人突然人事不省，昏了过去。然后年青人用和他平常语调根本不同的声音说，他要求人们把衣服和属于那个死去的欧洲人个人的东西立刻拿回来，人们按照他的吩咐把所要的东西从另一间存放死者物品的房间里取出之后，这位年青人就不说藏语，忽然讲起英语来了(这个年轻人以前不会讲英语，也根本不懂)。讲的正[239]好是那位欧洲人在春丕河谷逗留期间经常做的事情。他想要一杯牛奶，还需要一本那若巴(Naropa)所著的书，这个英国人生前曾就此书进行过考试。屋里其他的人看着这个迷幻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懂一点英语，就拿来了牛奶。此后不久，这位年轻人恢复了神智，他听说自己刚才被洋人鬼魂附体也十分吃惊，随后他又向大家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次被鬼魂所侵扰而陷入迷狂。第二天，当地寺院的僧众知道了这件事，便举行法会来宽慰洋人游荡的鬼魂，并宣称从此以后，他们已成功地将这位鬼魂作为保护神杰钦珠旺杰保的下属神。

人们确信，圣者莲花生大师为了今后的时间内佛教能在春丕河谷、锡金、不丹交界的地方尽快地传布开来，他曾经到过锡金，并在那儿隐藏了一些神圣的佛经。象传说中的那样，莲花生大师在去

锡金的路上经过春丕河谷，听当地人说他们正受住在附近一座山上的恶魔的迫害。这位恶魔以人畜为食。圣者决定把这些村民从恶魔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用他的雷石威胁妖魔，与妖魔交战，妖魔害怕了，逃到一座高高的山顶上。圣者也追到山顶。妖魔变成一条毒蛇试图伤害圣者，但是，圣者及时地用脚踩住蛇头，使劲往下一挤，把两颗蛇眼睛从眼窝里挤了出来，并且把蛇的身形印痕留在了那块岩石上，直到今天印痕仍清晰可见。挤出蛇的眼珠后圣者立即把眼珠拾起来扔到春丕谷底，妖魔眼珠撞到一块岩石上，也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妖魔被踩在圣者的脚下，于是他向圣者祈求怜悯。圣者答应了，条件是妖魔必须成为一位地方保护神，保护春丕河谷地方的佛法大业。这位由恶魔收服而来的保护神便是蛟沃拉（ཇོ་བོ་ལྷ་），属于地方神系。春丕河谷居住的苯教徒也崇拜蛟沃拉神。

在离锡金与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以东约十二英里，有一个叫阿尔嘎热（Algara）的村庄；此外，去西藏的商队走传统的路线所经过的第一个驿站，是个叫贝东（སྤོས་སྟོང་）的村庄。在这两个村庄之间，耸立着一座森林遍布的大山，人们认为这座山是一位名叫达桑杰保（འདམ་སྲང་རྒྱལ་པོ་）的保护神的居处。达桑杰保又叫达桑（དམ་སངས་），是以锡金雷布查族（Lepchas）的达桑氏族命名的。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佛徒们说达桑杰保曾经是一位法力很大的神灵，但在〔240〕最近一段时间内，他的法力失掉了大半。达桑杰保好象被认为是乃穷护法神的伴神，即战神吉几普（དགྲ་ལྷ་སྐྱེས་གཅིག་བུ་）的幻身。正因为如此，雷布查族的佛徒对他也极为崇敬。流传在雷布查族内的一些传说和历史故事就试图说明达桑杰保的来历：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当不丹人进攻锡金时，在贝东地区遇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达桑氏族的土著雷布查酋长，不但击退了不丹人的进攻，而且发起反攻，一下子就深入到不丹当时的首都普那卡（Punakha སྤུང་

ཟང་或 ཏུམ་ཟང་)的近郊。不丹人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要除掉雷布查酋长。经过多次占卜，选派两个人摸进锡金的军营去杀雷布查酋长。到了军营门口，两人找了一些借口混了进去。起初两位不丹人搞不清楚谁是酋长、谁是酋长的随从。后来，雷布查军营里一个背叛的仆人告诉不丹人头上戴有长羽的人便是酋长。于是，这两位不丹人小心谨慎地靠近酋长，然后，其中的一人从大衣里掏出一个苹果，用小刀切成两半，他自己吃一半，把另一半递给雷布查酋长。酋长亲眼看见不丹人吃了另一半苹果，也就没有起疑心。但这一次酋长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把小刀的单面刃上涂有致死的毒药，不丹人正是把染上毒药的半个苹果给了酋长，他自己吃的那半块苹果却是无毒的。

酋长吃了那半块有毒的苹果后不一会儿，就失去知觉倒在了地上。此时，两位不丹人抽出剑来准备刺倒下的酋长（雷布查的卫兵没有注意他们），其中的一名刺客看到昏迷的酋长脸上的一脸威严之气，吓得连剑也举不起来。于是，另外一名刺客单独地刺杀了酋长，完成了这次魔鬼的使命。正象传说里讲的，当刺客猛然用剑砍掉了酋长的头颅时，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了：酋长头颅一直顺势滚到靠近贝东和不丹边境之间一座叫晞拉（Rishla）[241]的高山，掉进了山上一座小湖泊里。从那以后，酋长的精魂就开始在晞拉山上的森林里飘荡，杀死很多想通过晞拉山的不丹人。因此，不丹人禁上晞拉山，而且每年在晞拉山的一面山坡上供献一头公牛来安慰酋长的精魂。又说为了防止来自贝东地区酋长精魂的法力，后来，居住在那儿的很多不丹人，就在贝东建了桑钦多吉寺（གསང་ཆེན་རྡོ་རྗེ་）。此寺大约有二十个僧人，寺属于不丹佛教宗派朱巴派（འབྲུག་པ་）的分支上朱巴（སྟོད་འབྲུག་པ་）或者下朱巴，隶属不丹西南部的帕饶（པ་རོ་）寺管辖。

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在锡金的雷布查族和讲藏语的居民中非常流行，然而，住在贝东的不丹人却坚决地认为这是个编造的谎话。雷布查人说酋长的精魂至今仍在晞拉山的森林里游荡，近几年还伤害过两位非不丹国籍的过客。一位受害者是欧洲的茶商，他嘲笑有关禁止上晞拉山的说法，在晞拉山精魂游栖的小湖泊附近宿夜，两天以后就死掉了；另一位受害者是尼泊尔的护林员，他在走过这座魔山之后就变成了哑巴。

流传在不丹人中间的传说讲到，很早以前，佛教便传到了不丹，莲花生大师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就收服了很多居住在不丹的精怪，以便将来在此地能顺利地宏扬佛法大业。

当时有一些精怪曾逃出大师之手，后来又被另外的名僧大德收为立誓愿者。印度神秘的萨瓶(sarava)被认为是不丹止普拉康(ཁྲི་འབྲུར་ལྷ་ཁང་)的建造者，据说萨瓶曾经收服了居住在洛绒(ལོ་རོང)的一名罗刹，还征服了多郡拉(རྡོ་སྒྲོང་ལ་)的一个当地妖魔。其他很多对佛法抱有敌意的神魔则被不丹的第一位佛教护法神，借助其保护神贡保恰弱冬巾(མགོན་པོ་བྱ་རོག་གདོང་ཅན་)的帮助将他们击败了。这位护法神叫阿旺赞参囊杰几买(ངག་དབང་བཙན་འཛིན་རྣམ་རྒྱལ་འཇིག་མེད་)。

不丹最著名的地方保护神是誓者廓突钦保(དམ་ཅན་སྙོ་བདུད་ཆེན་པོ་)，据说他是被不丹的具识高僧戴孔巴(གཏེར་ཁྲུང་པ་)收服的。传说里讲到，高僧在妖魔作祟的湖岸静修了七天七夜，在第七天夜里，湖水突然沸腾起来，接着猛烈的暴风雪拍打着湖边一带的地区，高僧的眼前出现各种各样的鬼影，但高僧却全无胆怯之意。此后，廓突钦保化身成一个黑色的巨人，眼里喷着火焰，嘴里滴着油脂，右手持一副弓箭，左手挥舞着毒蛇绳套。这位魔试图恐吓高僧，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建议说，他要和戴孔巴来一个比赛，看谁[242]能先

变大然后变小，谁比赢了就吃掉对方。戴孔巴同意比赛，于是比赛就开始了。起初，戴孔巴和廓突钦保都竭力将自己变大，结果妖魔得胜了，但是，在两位对手竭力将自己缩小的比赛中，高僧胜了妖魔。经过一番争吵，双方都同意他们之间互相吞吃，高僧先吞掉了妖魔，可是妖魔用撕裂高僧肠子的方法要杀死高僧。但高僧用吐毛(ཏུ་མོ་)法迅速给自己的身体升温，妖魔在高僧肚子里感到闷热燎烤，疼得苦叫起来，乞求高僧把他放出来。妖魔一钻出来，就要履行自己吞吃对方的协约，对此，高僧也只好同意。高僧戴孔巴一钻进妖魔廓突钦保的胃里，又施吐毛法给自己的躯体加温，疼得廓突钦保遍地打滚，答应高僧说，只要不再折磨他，他一定要成为佛法的卫士，戴孔巴在他发誓后将他收服。从那以后，廓突钦保常显人身，作为戴孔巴的一名忠实的仆从，不论高僧到哪儿，他都跟在后面。

不丹的另一位地方保护神据说担任着不丹这个喜马拉雅王国战神的角色，他唤作赞钦夹巴买林(བཙན་ཆེན་ཇག་པ་མེ་ལེན་)，是旦木真(ཏ་མགྲིན་)的一个化身。赞钦夹巴买林据说是莲花生大师亲自降服的，他被描绘成一位怒相红赞，身穿盔甲，骑一匹樱红色马。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锡金的四位地方保护神，关于这四位神灵的形貌没有具体的细节可供参考，他们是：嘎桑的嘎桑杰保(མཁར་བཟང་རྒྱལ་པོ་)、白马羊孜的达瓦桑哥(ཟླ་བ་སེང་གེ་)、羊岗的拉赞巴(ལྷ་བཙན་པ་)和大吉岭的觉列南杰(ཆོས་ལེགས་རྣམ་རྒྱལ་)。①

西藏东北部和蒙古地区的地方保护神

在蒙古人和居住在库库淖尔(青海湖)附近的西藏人尊崇的神

① 后面的三位神灵在《锡金地名辞典》页 356 提及。

灵中，所能见到的便是成吉斯汗大神，藏语叫作成吉斯大王（ཛིང་གིར་རྒྱལ་པོ་），说他是一位大战神。成吉斯大王① 也被认为是鄂尔多斯（Ordos）的地方神。敬奉成吉斯大神时，应该先准备好[243]内供“朵玛”食品、人兽雕像等等，然后再念一段合适的颂文。这些颂文通常是以描绘成吉斯大王居住的地方作为开头的：成吉斯大王住的地方是一座周围被沸腾咆哮的血海包围的红土山，山尖上立了一个三角形的曼札，在曼札中央是用宝石做成的底。神凯念成吉斯大王就住在这里。他一身红色，一面三眼，两只手臂，眉毛发红，牙齿龇在外面，右手持红色长矛，左手靠在胸前，做恐吓印，并挽有毒蛇。头上戴有皮制头盔，胸前穿有皮胸甲，身穿绿丝衣和斗篷，一只脚上屈，另一只脚伸展，身体周围一道火焰光晕。成吉斯大王面前有他的两员战将，一名叫肃巾宁保呼图克图太师的台吉（གཟུགས་ཅན་སྙིང་པོ་ཧོ་ཐོག་ཐའི་སི　ཧུམ་ཐའི་ཇི་），另一名叫萨汗艾尅洪斯金台吉（ས་ག་ཏན་ཨེར་ཁེ་ཧོང་སི་ཅན་ཐའི་ཇི་）。前一位战将站在大王右侧，后一位战将站在大王左侧。两位战将都被描绘成一身红色，右手都拿着装有圣物的篮子，左手放在胸前，拨动念珠口念六字真言。腰带上挂有弓袋和箭袋，两神都站在火焰风暴之中。②

成吉斯家族的私人保护神据说是阳神顿郡嘎保（དར་སྐྱོང་དཀར་པོ），因为阳神所担负的职责，也叫他“转轮王地上大梵天教法王王系保护神”或者叫战神大王。顿郡嘎保一身洁白，他的坐骑是一匹白马，右手挥舞缀有红缨的长矛，左手持一条蛇，身穿白丝衣，高腰靴，这种形象与白梵天非常相象。顿郡嘎保还把他的头发和凸出的贝壳绕成一个发髻。③

---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275 记为 ཅིང་ཁིར་。
② 参考书目 161，15 叶 b。
③ 参考书目 95，2 叶 a。

喀尔喀蒙古崇拜的保护神名叫朗木那达那巾(རྣམ་སྣང་ཏ་ནག་ཅན་)或“多闻天子大黑青骑”，这位神灵是我们前几章提到的出世间保护神，是喀尔喀部蒙古著名的教法大师。他住在一个由脑盖骨做成的宫殿里。宫殿座落在墓地中央，只有一扇门。墓地周围[244]有四个湖泊：东方的牛奶湖；西方的血湖；南方的酥油湖；北方的金湖。宫殿里住着天蓝色的喃朗。(རྣམ་སྣང་)。喃朗有暴怒夜叉(rākṣasa)的面相，穿褐色盔甲，戴镀有金斑的铁制头盔，穿黑丝斗篷，右手握一把闪光剑，左手抓一猫鼬，骑一匹备有金鞍的白蹄黑马。上述的四个湖泊是四位女神的居所：牛奶湖里住的是黑女神突姆辛吉廓固玛(九头阎魔女)(བདུད་མོ་གཤིན་རྗེ་མགོ་དགུ་མ་)；血湖里住的是紫女神突姆澎喀玛(བདུད་མོ་ཕུང་ཁོར་མ་)；酥油湖里住的是黄女神突姆辛吉拉杰玛(百手阎魔女)(བདུད་མོ་གཤིན་རྗེ་ལག་བརྒྱ་མ)；金湖里住的是暗绿女神突姆索切玛(བདུད་མོ་གསོད་བྱེད་མ་)。四位女神的外貌在本书七十二页我们已经描绘过了，这里从略。① 此外，当地的预示天气的占卜师把四位女神奉为防止雷电、冰雹的神灵。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位于鄂尔多斯的彭措甘丹寺(ཕུན་ཚོགས་དགའ་ལྡན་ཆོས་གླིང་)的保护神教主格钦扎巴(ཆོས་བདག་དགེ་ཆེན་གྲགས་པ་)。此神呈野赞凶相，一身红色，眼眉却和海螺一样白，兵器是一柄剑一副绳套。②。

其他地方保护神

这一节我们叙述一些地方保护神的形貌，我们不能查明，这些保护神具体保护哪一块地方，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这块地方在哪儿

① 参考书目 15。
② 参考书目 161，21 叶 b

只能以保护神的居地名称来代指。

域拉杰保旬怒(ཡུལ་ལྷ་རྒྱལ་པོ་གཞོན་ནུ་)

这是一个一身红色的保护神，骑马，标志是一枝长矛和一条魔绳。①

西达康嘎伊杰保(གཞི་བདག་ཁང་ཀའི་རྒྱལ་པོ་)：

这位保护神也叫做拉觉康盖钦保(ལྷ་མཆོག་ཁང་ཁས་ཆེན་པོ་)。一身灿白，"如同初升的太阳照射到雪山上一样"。此神性善，脸上洋溢着友善的笑容。右手持带有五个尖的金刚，左手放在身前，举一只[245]装满珍宝的碗。身上用宝石装饰，穿飘拂的外衣，命令大鹏和兀鹰作为自己的使者。在西达康嘎伊杰保右边骑在灰黄色马上的是拉钦赛给杰保(ལྷ་ཆེན་གསེར་གྱི་རྒྱལ་པོ་)。他身上的颜色如同纯金一般，他右手拿着闪光的珠宝，左手靠在胸前，端一个装满珍宝的碗。腰系镶金边的白丝绢腰带，身上还饰有很多珍宝。陪伴他的是夜叉和牟神(དམུ་)[50]。他还命罗刹鸟和猫头鹰作为自己的使者；在西达康嘎伊杰保的左边是拉钦康嘎(ལྷ་ཆེན་ཁང་ཀས་)，此神一身鲜红色，经常狂傲地怪笑，穿胸甲，戴头盔，右手持陨铁制成的勾子，左手握绳套，拉钦康嘎骑一匹闪电般疾驰的红马，信使是猎鹰和大雕。

西达康嘎伊杰保神的前面，骑一匹黑马的是拉钦康嘎查巴(ལྷ་ཆེན་ཁང་ཀས་ནག་པ་)。此神黑色，其黑就象西藏的一种黑眼药(མིག་སྨན་)一样，眼眉毛发皆黄褐色并向上竖起，上齿盖住下唇，身上缀有骨饰。拉钦康嘎查巴两双手，两只右手持一枝长矛和一把斧子，两只左手拿一副弓箭和绳套。腰上挂着箭袋和弓袋。在以上四位

① 参考书目 161，5 叶 b—6 叶 a

神灵的中间地带居住四位大伴母。陪伴四位伴母的是四位“眠姆”(སྨན་མོ་)族王后，在大伴母住的地方还居住着一百内臣、一百外臣。①

绒地地方神雅帮杰谦(རྡུང་མའི་ཡུལ་ལྷ་གཡའ་སྤང་བརྒྱ་བྱིན་)：

这是一个骑白马的白神，缠红色头饰，穿杂色丝衣，他的标志是一枝缚有旗帜的长矛和一个盛满珠宝的碗。

托顶给杰钦(托林寺大王)(མཐོ་ལྡིང་གི་རྒྱལ་ཆེན་)：

属于杰保系(རྒྱལ་པོ་)的地方保护神，骑一匹红马，挥舞战矛和一段火红的桧木。②

杰钦索朗边波(རྒྱལ་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འབར་)：[246]

此神身红褐色，骑一匹红“羌”(Kyang)，穿人皮衣，右手握短战矛，左手持弓箭。③

尊穷梅朵巴(བཙུན་ཆུང་མེ་ཏོག་པ་)：

据说尊穷梅朵巴是巾隆(གཅེན་ལུང་)的地神。他一身洁白，穿丝衣，戴头巾。此神的标志是握在右手里的剑和一颗雷石。④

扎西贡钦(བཀྲ་ཤིས་མགོན་ཆེན་)：

扎西贡钦也叫贡钦扎西切(མགོན་ཆེན་བཀྲ་ཤིས་ཆེ་)。人们认为他是

① 参考书目 155，2 叶 a。
② 参考书目 55。
③ 参考书目 55。
④ 参考书目 159，27 叶 a。

萨伦觉代(ས་ལུང་ཆོས་སྡེ་)的地方神。戴黑帽，穿着和召魂师一样的长袖外衣，身上缀有饰物，两手持魔剑和用人头盖骨做成的碗。陪伴扎西贡钦的神叫觉沃贡钦(ཇོ་བོ་མགོན་ཆེན་)。此神一身黑色，骑黑马，拿用五彩装饰的占卜神箭，另外几个伴神是骑羊的贡群(མགོན་ཆུང་)、大赞魔沃拉巴娃(ཙོད་ལྷ་འབར་བ་)，还有扎西贡钦的伴偶鲁嘎戴姆(ཀླུ་དཀར་རྡེ་མོ་)。①

希达卡羌(གཞི་བདག་ག་བྱང་)：

希达卡羌也叫象之地方神卡羌(ཞང་གི་ཡུལ་ལྷ་ག་བྱང་)，简称卡羌。该神一身红色，一面。右手挥斧，左手握赞神用绳套，是卡羌三兄弟(ག་བྱང་སྤུན་གསུམ་)之一。②

达高娃(ཏ་གོ་བ་)：

这位地神是一个白神，一面两手，骑马，持器皿。③

却达扎西边(ཆོས་བདག་བཀྲ་ཤིས་དཔལ་)：

也叫战神扎西边给载(དགྲ་ལྷ་བཀྲ་ཤིས་དཔལ་གྱི་རྩལ་)，住在一块美丽的牧场上，那儿有盛满药材的小湖泊，坐骑是一头大象，“那大象就好象裂开的一块雪山”。扎西边给载一身洁白，右手持海螺，左手持白色长矛，穿随风飘拂的丝衣，身上饰有很多珠宝，头上戴白帽，陪伴他的还有两位神灵，右边的是达巴仁钦边载(དམ་པ་རིན་ཆེན་དཔལ་རྩལ་)，这是一位黄色神，他的标志是一个“瓷瓶”和〔247〕“胜利之帜(胜幢)”，身穿白丝衣，戴白帽，骑如雷电般疾驰的红马。左边

① 参考书目 159，3 叶 a。
② 参考书目 159，12 叶 ab。
③ 参考书目 159，30 叶 b。

的是多吉边载(རྡོ་རྗེ་དཔའ་རྩལ་)骑生有六支长牙的大象，一身红色，持珠宝和一把三叉戟。①

拉钦桑若(ལྷ་ཆེན་ཟངས་རུ་)：

拉钦桑若是呈凶相的神，骑马，持短矛和魔绳套。此绳套有套住佛法敌人生命的本领。陪伴他的是突贡桑巴顿珠巴(བདུད་མགོན་བསམ་པ་དོན་གྲུབ་པ་)。这位神有比丘之貌，因此也被简称为比丘顿珠巴。②

多达钦保本钦保(གཏོར་བདག་ཆེན་པོ་བན་ཆེན་པོ་)：

一位骑白蹄黑马的小保护神，戴丝头巾，挥舞缚旗长矛。③

多吉巴娃(རྡོ་རྗེ་འབར་བ་)：

这是一位黑夜叉，三只眼里含有凶光，四支尖利的大獠牙龇出嘴外，右手挥缚旗的铁制长矛，矛杆用野牛皮包裹，放在胸前的左手拿一个装满希望之珠的碗。夜叉穿长袖黑丝衣，蹬高腰黑马靴。④

法王之夜叉扬达喜(ཆོས་ཀྱི་རྒྱལ་པོ་གནོད་སྦྱིན་ཡང་དག་ཤེས་)：

据说扬达喜的宫殿位于北方。该神是红色神，眉毛是橙色。他的标志是一把锋利的金刀，一杆缀有白帜的长矛，和一副魔用绳套和一只猫鼬。牙齿锋利，上牙盖住下唇，身穿皮铠甲，头戴皮头盔。

① 参考书目 161，20 叶 b。
② 参考书目 159，11 叶 ab。
③ 参考书目 159，13 叶 a。
④ 参考书目 101，2 叶 b。

在扬达喜之后还有无数的魔夜叉。①

羌突钦保(བྱང་བདུད་ཆེན་པོ་)：

这是一位怒相黑魔，牙齿龇在外面，一脸怒气，其胸甲和头盔都用陨铁制成，右手持缚有黑旗的长矛，左手举装满鲜[248]血的人头骨碗和魔用黑绳套。腰带上系有弓箭袋，穿黑色高统皮靴，骑备有精美鞍鞯的白蹄黑马，在羌突钦保的后面有无数的魔、赞、和“鲁”(ཀླུ)。②

赞郭彭措扎西(野赞彭措扎西)(བཙན་རྒོད་ཕུན་ཚོགས་བཀྲ་ཤིས)：

这位神的面貌和一般赞神同，穿胸甲戴头盔，手持红色长矛和赞神用的红色绳套。③

拉赞贡拉嘎保(ལྷ་བཙན་མགོན་ལྷ་དཀར་པོ་)：

这位神穿白色衣，饰白色饰物，右手挥舞刺向敌人心脏的长矛，左手持一根木棍。④

战神顿赞巴(དགྲ་ལྷ་སྟོང་བཙན་པ་)：

紫红色神，以战矛和赞用红绳套作兵器，骑一匹红色“[illegible]”马。陪伴他的神是一位戴“赛塔”(བསེ་ཐེབ་)帽的黑魔，挥舞一枝刻有凹槽的魔棍和一副魔用绳套。⑤

① 参考书目 47，9 叶 b。
② 参考书目 159，叶 2a。
③ 参考书目 161，29 叶 a。
④ 参考书目 161，39 叶 a。
⑤ 参考书目 159，23 叶 b。

战神顿赞(དགྲ་ལྷ་གདོང་བཙན་)：

红色神，右手握战斧，左手握绳套，用犀牛皮盾保护后背。①

大岩赞神阿西(བྲག་བཙན་ཆེན་པོ་ཨ་ཤྭ་)：

也简称阿西或者叫阿雪(ཨ་ཤོས་)。他是一位杂色神，身上饰满骨饰，一面二手，手里拿一根树枝，一副绳套和一根嘎吱作响的棍棒，一个化缘的碗。陪伴他的是红赞神麦杰巴娃(མེ་ལྕེ་འབར་བ་)。红赞神手持长矛，坐骑是一匹供赞神骑的红马。②

教主岩赞桑朴巴(ཆོས་བདག་བྲག་བཙན་ཟངས་ཕུར་པ་)：

或者叫教主桑朴巴(ཆོས་བདག་ཟངས་ཕུར་པ་)。这位神的身体是血红色，一脸怒容，獠牙龇出嘴外。缀皮饰，穿斗篷，戴镶有丝边的皮帽。右手持长矛，左手挥舞铜制的短剑和一副赞神绳套，置[249]身于一大群赞神中间，骑一匹马。③

野赞恰乌(བཙན་རྒོད་ཁྲ་འུག་པ་)：

或者叫恰乌查赞，据说他是一个铜做成的人。穿红丝衣，戴红头饰，骑"羌"。

野赞托拉麦巴(བཙན་རྒོད་ཐོག་ལྷ་མེ་འབར་)：

这是一位缠有红头巾的红神，骑马，具野相，右手持红色战矛，左手端盛有珠宝的盘子。

---

① 参考书目 48，15 叶 a。
② 参考书目 84，2 叶 a。
③ 参考书目 159，28 叶 a；161，2 叶 a 和 55。

盖郭拉赞(ཀྱེར་རྒོད་ལྷ་བཙན་)：

也写作盖郭查勒杰保(ཀྱེར་རྒོད་དགྲ་ལྷའི་རྒྱལ་པོ་)或阳神盖郭拉赞，此神持勾，骑蓝色马。

银水地神加固巴(怒江铁身守护神)(དངུལ་ཆུའི་གཞི་བདག་ལྕགས་སྐུ་པ་)：

也作赞郭加固玛保(བཙན་རྒོད་རྒྱལ་སྐྱིད་དམར་པོ་)、或赞郭杰加郭玛保(བཙན་རྒོད་ལྕགས་སྐྱིད་དམར་པོ་)。这是一位怒相赞神，右手持红色长矛，左手握一副绳套，头戴"赛塔"帽，用闪光的铠甲护身。

查那赞郭(黑岩野赞神)(བྲག་ནག་བཙན་རྒོད་)：

据说查那赞郭是居住在赞神红色城堡里的地方保护神。城堡的门上有一块皮制的嵌板，支撑屋顶的大梁，其突出屋外的一端，是用松耳石装饰而成的。在这个城堡的里面有一处湖泊，里面翻卷着鲜血和油污的恶浪。查那赞郭骑一匹备有用犀牛皮制成的鞍鞯的红马。他自己一身红褐色，右手挥动裹有皮革的红色长矛，左手持皮制的盾牌，用犀牛皮制成的胸甲和头盔护身，腰带上佩戴装满箭的箭袋，所佩弓袋里弓也突了出来。他的伴偶是红色的鲁眠杰姆(ཀླུ་སྨན་གཙོ་མོ་)。她经常满意地笑着，持饰有五条彩丝带的占卜神箭和装满珍宝的盘子。她穿白色衣服，戴珠宝饰物，骑一头勉系女神骑的红色雌鹿。①

赞松尺赞多吉雪郭载(བཙན་སྲུང་གྲིབ་བཙན་རྡོ་རྗེ་ནོག་རྒོད་ཚལ་)：

红色神灵，右手持铜制锋利长矛，左手持神变钥匙。

---

① 这五位神灵的描写收在参考书目55中。

赞郭多吉巴娃(བཙན་རྒོད་རྡོ་རྗེ་འབར་བ་)[250]：

这位神也叫"如雪山白之大战神、大野赞"。标志是一枝长矛和一副绳套。①

姜杰赞布(ཀྱང་རྗེ་བཙན་པོ་)：

这是一位怒相三眼赞神，一身血红色，穿铠甲，戴金盔，右手挥舞闪光流星剑，左手持赞神用的绳套和长矛，骑一匹白蹄红马。

代松杰娃托嘎(གཏེར་བསྲུང་རྒྱལ་བ་ཐོད་དཀར་)：

由于这位神灵还有"念神之主"的称号，所以他就被描绘成赞神的形状，是一位挥舞长矛和绳套，骑一匹狂跳的马的红色神。腰带上系有弓箭袋，背上拴着犀牛皮盾牌，系一块具有个性的包头头巾，他的代松杰娃托嘎的名字就是从这块头巾来的。②

桑日野赞大咒师两兄弟(ཟངས་རི་བཙན་རྒོད་མཐུ་ཆེན་མཆེད་གཉིས་)：

也叫做"索三赞郭桑日二兄弟"(སྲོག་ཟན་བཙན་རྒོད་ཟངས་རི་མཆེད་གཉིས་)。这弟兄俩都被描绘成骑红马的武士，都是右手持红矛，左手正把一颗从敌人胸腔里掏出的心脏送进自己口中。戴铜头盔，穿铜胸甲。陪伴两兄弟的有他们的两位主要助手，一位是索却赞吉索三(སྲོག་གཅོད་བཙན་རྗེ་སྲོག་ཟན་)，另一位是乌连突其先巴(དགུགས་ལེན་བདུད་ཀྱི་བཤན་པ་)，还有一大群骑马的赞神。③

金刚岩赞多吉旺查载(རྡོ་རྗེ་བྲག་བཙན། རྡོ་རྗེ་དབང་དྲག་རྩལ་)

① 参考书目 74。
② 参考书目 60，1 叶 b。
③ 参考书目 76，1 叶 a。

多吉旺查载的父亲是热巴擦固(རལ་པ་ཚར་དགུ་)，一位手持“拘牌”和蛇绳套的暗蓝色神。他有九把铁锁，嘴里喷出毒风并且骑一条毒蛇。他的母亲是罗刹女索达玛(སྲིན་མོ་སོ་བདར་མ་)。她也是暗蓝色神，持一把剑，握毒蛇绳套，嘴里吐出疾病和恶疫的薄雾。索达玛有绿松石般的发髻，骑一只母老虎。多吉旺查载有一种身相是黑色的神灵，嘴里仅有一颗牙齿，两道眉毛正中有一只眼睛。他的标志是一把大斧和一副毒蛇绳套，骑一头红色公水牛。他还可以变幻几个身相：“内相”时，他就是一个骑白马的白神，持长矛和珠宝；“外相”时，他就变为持兵器为饰的罗刹，并有武士护持，骑一[251]匹红马；“密相”时，他就变为穿红斗篷和红头巾的红夜叉，脚穿高统靴，拿一个钩子和一颗宝石，骑母虎。还有一种相是穿野人皮，骑一头三条腿的骡子。

红岩赞神：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神名，在苯教徒的著作[54]中把他作为苯教护法神并把他尊为一座苯教寺院的保护神。他被描绘成红色神。骑一匹备金鞍戴绿松石缰绳的红马。红头发直立，红眼放出凶光，嘴里喷出红色的气体，身穿大皮斗篷。红岩赞神所用兵器是弓、箭、赞神的长矛。他周围有一大群赞神。红岩赞神派遣红赞鸟来对付敌人。这里，猫头鹰被称作赞鸟猫头鹰。后来，猫头鹰又被称作罗刹鸟猫头鹰。其他陪伴红岩赞神的是公狐狸、雌狐、牡鹿、土拔鼠以及住在墓地的狗。与红岩赞神有关的，也许还只有这位神灵的另一个身相，这也是上面提到的那部苯教著作写的一位苯教护法神，叫岩赞东代吉(བྲག་བཙན་སྟོང་ཞེ་རྗེ་)。

岩赞东代吉：

和上面所说的情况极为相似，这位神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不如说他是个人名。岩赞东代吉还有另外三个罕为人知的名称：索觉先巴列给京（断命屠夫之鼓）（སྲོག་གཅོད་ཤན་པ་ལས་ཀྱི་གིང་），先贝阿达保（屠夫之王）（ཤན་པའི་མངའ་བདག་པོ་）；索达玛保（红命主）（སྲོག་བདག་དམར་པོ་）。岩赞东代吉的父亲是野赞阿赛杰娃（ཡ་བསེ་རྒྱལ་བ་）。他是一个戴丝头巾并有火光绕身的紫神，挥舞用肠子制的赞神绳套，腰上系有弓箭袋，骑白蹄黑马。他的母亲是萨色玛保（红地罗刹女）（ས་སྲིན་དམར་པོ་）。岩赞东代吉，是位苯教护法神，人们说他住在一个皮革制成的城堡里，把他描绘成一脸骇人之相，红发飘拂，身穿红丝衣，他的标志是一个赞神绳套，这个绳套可以套住飞驰[252]的弓箭。不过这份材料没有说他有没有坐骑。

对这位岩赞的描绘，在另一份苯教文献[55]中也可以看到，根据这份文献写卷，岩赞最初出自一个铜蛋，这个铜蛋是阿赛杰娃和萨色玛保结合后生下的。他们生的这个儿子生有火焰般的头发，一身红色，一双充血的眼睛，海螺一样白的牙齿，戴有头盔，身穿巨大的红丝斗篷，腰带上系有弓箭袋，脚蹬带有铁底的高筒犀牛皮靴，右手握红绳套，左手牵一只猫头鹰，骑一匹白蹄黑马，陪伴他的有很多赞神、红狼、铜色雌狐和猫头鹰。这份写卷还说岩赞大王（在这份写卷中即指岩赞东代吉）就是辛沃米保（གཤེན་རབ་མི་བོ་）立誓时的众神灵之一，而且被支派为雍仲苯教的卫士。

滇松杰钦喜科布（བསྟན་སྲུང་རྒྱལ་ཆེན་ཤེལ་ཁྲབ་）：

因穿水晶胸甲，所以做滇松杰钦喜科布，是一位苯教的护法神。①

① 参考书目72。

最后，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地方保护神的名字，有关这些保护神的形貌，目前还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这些地方保护神是：蒙古地方的一位地神，全名叫“霍钦雪云丹宝音图寺吉希达”（ཧོར་ཆེན་ནོག་ཡོན་ཏན་སྦྲ་ཡིན་བྲུའི་དགོན་གྱི་གཞི་བདག་）；蒙古地方的另一位顶替隆凯丹吉希达（ལུང་དགེ་ལྡན་གྱི་གཞི་བདག་）位置的赞神，还有兼群秋保（བྱིན་ཆུང་སྦྲུག་པོ་）；昌都（chamdo）寺的保护神古旺赞巴（སྐུ་དབང་བཙན་པོ་）；此外还有赞松觉赞巴（བཙན་སྲུང་རྫོང་བཙན་པ་）、觉达羌突巴（ཆོས་བདག་བྱང་བདུད་པ་）和野赞列巴顿珠（བཙན་ཆོད་ལེགས་པ་དོན་གྲུབ་）。

第十六章

厉 神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重复地提到了“厉神”[253]这个词。①这个词有时也用作高等级护法神的名称。但这个词更为经常地用作众多较低等级神或女神的普通名称；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是苯教万神殿中的成员。②厉神还有几种细分的方法：宁玛派的一些文献讲到了一组称作“疾行三白厉神”的三位厉神和“十六厉神”，但是这些类组厉神的情况不太清楚。比较著名的厉神是五位一组的厉神，是库藏的守护神，称“护库五厉神”这组厉神由以下五位神灵组成：

耶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一位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护法神——一身红色，怒相身形，在这种情形下他也被认作是秀瓦索参赞之主(“黄水疮命食赞主”)(ཤུ་བ་སྲོག་ཟན་བཙན་གྱི་རྗེ་)和色衣杰保热吉巴(བསེ་ཡི་སྐྱེས་བུ་ར་འཇིག་པ犀角丈夫热吉巴)。此神穿皮革制成的铠甲，额间饰有用红丝绢和金刚制成的头饰。标志是长矛和绳套，

① དྲེགས་པ་一词在《藏汉大辞典》中的释义有两条，是“傲慢”的意思，没有本章叙述的意思，译者根据上下文含义酌情译为“厉神”或“厉鬼”，因为称作དྲེགས་པ་的多是暴怒之神。—译注

② 内贝斯基的“苯教”一词，含义较为广泛，也指西藏民间宗教或原始宗教。—译注

骑红色马，伴神是一万名“龙赞”。

神居士查载(ལྷ་ཡི་དགེ་བསྙེན་དྲག་ཅལ་)或多吉班丹(རྡོ་རྗེ་དཔལ་ལྡན)。他的身色据说是白如水晶。身穿水晶铠甲，戴白丝绢和金刚制成的头冠，骑一匹白马。神居士持白色胜幢，一部经书，由一万名神围绕。

郭杰章嘎军主(སྐོས་རྗེ་ཁྲང་དཀར་དམག་གི་དཔོ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魔王命主(བདུད་ཀྱི་རྒྱལ་པོ་སྲོག་གི་བདག་)。一身黑色的神灵，挥舞“魔矛”和绳套，戴铁制饰品和用白丝绢和金刚制成的头冠，骑一匹魔马，一万名魔是他的伴神。

鲁杜那保索巴梅(ཀླུ་བདུད་ནག་པོ་སོག་པ་མེད་“无肩胛骨黑龙魔”)，一位黄红色的神灵，持战矛和毒蛇绳套，穿绿松石制成的铠甲，戴红丝绢和金刚制成的头冠。[254]坐骑是一匹水精马，伴神是一万名龙和土地神。

金刚夜叉财主，一位浅栗色的神灵，手持“胜幢”和獴。身穿皮铠甲，额间用黄丝绢和金刚制成的头冠装饰，坐骑是一匹“念”马。有四万名念作他的伴神。①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神灵也带有“护库”的称号，例如护库贡宗第穆(གཏེར་སྲུང་ཀོང་བཙན་དེ་མོ་)、库之护主顿本战神(གཏེར་གྱི་སྲུང་མ་སྟོང་དཔོན་དགྲ་ལྷ་)，还有犀甲护法的智慧化身也被称为“库之护主”。还有很多的被认作是“库主”的神灵，例如库主念青唐拉、库主格日姜察(གཏེར་བདག་དགེ་རི་ཞམ་དྲལ)等等。

在一些巫术活动中经常祈请的一组重要的神灵是厉神八部，包括如下六组：

外八部

① 参考书目 105。

内八部
密八部
无上八部
变化八部
世间八部

每组包括八组神灵；其名称的另外拼写法放在圆括号内：

外八部

神王帝释天
龙王
非人王塔桑(ལྷ་མིན་དབང་པོ་ཐགས་བཟང་)
米昂吉君达郭(མི་འམ་ཅི་ལྗོན་ཏ་མགོ་)
夜叉康瓦桑保(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བཟང་པོ་)
康顶色米钦瓦(མཁའ་ལྡིང་གསེར་མིག་འཁྱིལ་བ་)
大黑护法
乾达婆苏普阿巴

内八部

耶吉杜杰那保(ཡབ་གཅིག་བདུད་རྗེ་ནག་པོ་"一父黑魔主")
赞王耶秀玛保(བཙན་རྗེ་ཡམ་ཤུད་དམར་པོ་)
地方神恰桑(ཡུལ་ལྷ་ཆག་སངས་)又作甲桑(ཆ་བསངས་)或力嗓(ཐུག་སངས་)龙子(ཀླུ་སྲས་)
命主大王宁巾(སྲོག་བདག་རྒྱལ་པོ་སྙིང་སྦྱིན་/འབྱིན་)
护法神(或护命神)红夜叉[255]

玛姆吉贝洛(或劳)巾(མ་མོ་འཇིག་པའི་སྒྲོག་/སྒྲོག་འཕྲེན་)
居士多吉来巴(དགེ་བསྙེན་རྡོ་རྗེ་ལེགས་པ་)
嘎姆尼达托陈(དཀར་མོའི་ཉ་ཟླའི་ཐོད་འཕྲེང་“白色明人头项鬘”)

密八部

杜保卡宗(或卡通)(བདུད་པོ་ཁ་མཚུན་/ཁ་ཐུན་)
红色阎摩敌
龙魔龙王
夜叉先巴止托(གནོད་སྦྱིན་ཤན་པ་གྲི་ཐོགས་)
玛姆罗刹查代(མ་མོ་སྲིན་པོའི་/སྲིད་པའི་/ཁྲམ་འདེབས་)
赞保耶秀索岭(བཙན་པོ་ཡམ་ཤུད་སྲོག་ལེན་)
阳魔热帝贡牙(བདུད་ཕོ་རེ་ཏི་འགོང་ཡག་)
命主顿吉脱促(སྲོག་བདག་དུང་གི་ཐོར་ཚུགས་)

无上八部

上曜王罗睺罗(གཟའ་མཆོག་རྒྱལ་པོ་rāhula)
上星康薪卡托(སྐར་མཆོག་ཁྲམ་ཤིང་ཁ་འཐོར་)
上魔玛奴夜叉(བདུད་མཆོག་མ་ནུ་yak ṣa)
上赞止赞托沃(བཙན་མཆོག་གྲི་བཙན་འཐུ་བོ་/མཐུ或 ཐུམ་པོ་)
上玛(姆)杰姜顿增(མ་མཆོག་ལྷ་སྲུང་མདུང་/དུང་/འཛིན་)
上龙龙王护螺
上贡那保戴嘎(མགོན་མཆོག་ནག་པོ་ལྷ་དཀར་)
上王李庆哈拉

变化八部

右肩战神变化
左肩玛姆变化
唇牙魔变化
女罗刹变化
臂穆变化
右手阎王变化
左手龙赞变化
眼、心 肝三处为曜魔变化

世间八部

土主憨庆那保(ས་བདག་ཧལ་ཁྲི་ནག་པོ་“土主黑色喘气狗”)
龙魔郭热那保(ཀླུ་བདུད་སྣོ་ར་ནག་པོ་)
地母丹玛(ས་ཡི་ལྷ་མོ་བརྟན་མ་)
护四方大王[256]
七十五护法
此地一切土地神
阳神、战神、命神
阴神、姆勉 (མོ་སྨན་)[1]

下面还有一些关于以上各组厉神的详细材料：

---

① 参考书目 16 叶 1b—7b

外八部

神王帝释天：见本书 99 页的描述。①

龙王：这显然只是一个称号；要确定这位厉神占据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的文献里有关外八部的排名中将龙王省略了。

非人王塔桑：这是一种非人或阿修罗，此神一身黑色，它有一面四手，手持盾牌、剑、珍宝和短斧，乘四马战车。②

米昂吉君达郭：这是一位生有绿色马头的Kiṃnara，身穿红披风。

夜叉康瓦桑保：多闻天子的著名伴神，是居于位于江孜附近的诺吉康桑山（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ཟང་）上的山神。详见本书204 页。

康顶色米钦瓦（མཁའ་ལྡིང་གསེར་མིག་འཁྱིལ་བ་）：一只大鹏，也称作多吉康顶吉杰保色米庆巴（རྡོ་རྗེ་མཁའ་ལྡིང་གི་རྒྱལ་པོ་གསེར་མིག་འཁྱིལ་པ་）或穷翁穷保杜艾巾（ཁྱུང་སྔོན་འབྱུང་པོ་འདུར་ཨེ་ཅན་）③在《苏卡甲匝》（ཟུར་ཁ་བརྒྱ་རྩ་）④一书中将他描绘成具有天蓝色身体的一只鸟。他的角、喙和利爪都是陨铁组成，三只眼如同太阳一般火红，陪伴他的是五位降龙大鹏，分别是白色、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有趣的是我们这里描绘的大鹏和我们下面说的大鹏都生有角，与苯穷如巾（བོན་ཁྱུང་རུ་ཅན་）、生有角的苯波大鹏的特征相同。有关西藏大鹏基于西藏造像学材料的各种形貌，就目前发表的情况看仅有很少的一些描述——大鹏的造像法则是西藏佛教传入以前西藏万神殿中

① 书中提及本书页码时，指原书页码读者可以利用附在书页两侧的原书页码查阅译文，也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原文。—译注

② 见图齐《印度—西藏》卷四，一页326。

③ 这两个名称藏语的意思分别是金刚旋空大王，金眼变化”和“蓝色大鹏，疾行穷保魔”。—译注

④ “苏卡甲匝”不详“ཟུར་ཁ་”“边1、角落”བརྒྱ་རྩ་“一百”。—译注

带有神话色彩的鹰和印度的大鹏信仰的混合① ——因此在这里就涉及这一问题的一些补充材料做些分析是非常有用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大鹏形貌之外，《苏卡甲匝》还提到另外两种形貌的大鹏，称作"花斑鹏"（叶 58a）和"持火剃刀黑鹏"。花斑鹏的肢体黄色，肚子白色，脖子。[257]火红色，面部天蓝色，②背部的上半部是绿色的。右爪作 Vavada 手印，左爪持念珠做期克手印。利喙由金刚生成，爪由铜生成，角由陨铁生成，两角之间有一珠宝。大鹏的身体饰有蛇和珍宝，翅膀背面黑色，前面白色，中间红色，尾部蓝色。陪伴他的是另外四只大鹏：东方的是黑蓝色大鹏；南方的是红色大鹏；西方的是白色大鹏，北方是黄色大鹏。

持火制刀黑鹏一身黑色，利喙和尖爪皆由铁生成，两角之间放有一颗宝石。眼睛为金色闪着尖焰。然而，这份文献没有提及该大鹏所以得名的火剃刀，只提到大鹏喙叼起一条毒蛇。

《宝生佛》③ 一书在描述恰那多吉顿钦（ཕྱག་ན་རྡོ་རྗེ་གདུམ་ཆེན་）时提到很多其他形貌的大鹏。这位金刚手大势至（Vajrapā ṇi）居于白色法轮大鹏（འཁོར་ལོའི་ཁྱུང་）的头冠之上，据说这位持轮大鹏后来成了"佛鹏"。从恰那多吉顿钦的脖子上出现的是持莲花的红色莲花大鹏；从心脏中出现的金刚大鹏他的标志是金刚杵；在肚脐上居住的是大宝鹏，持珍宝；从生殖器上出的是绿色的持剑业力大鹏。从五位大鹏的名称、身色和所持标志来看，很显然，它们与五部佛密切相关。接下来是大量的大鹏，每位都居于恰那多吉顿钦身体的不同部位；名称来源于它们所持的标志物，或者来源于它们要降服的

① 参阅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45，图齐《印度—西藏》卷三、一页 162，骆克《纳西族龙崇拜》页 57、66、97。

② 云南迪庆的大鹏面具，面部恰好是天蓝色。—译注

③ 参考书目 157，叶 329b。

那一类魔怪的名称。

身体部位	名称	身色	标志
右臀	花鹏	红	花
左臀	毒芸香鹏	蓝	香炉
右肩	酥油灯鹏	红	酥油灯
左肩	香水鹏	绿	盛芬芳液体的容器
胸	降伏夜叉鹏	蓝	剑[258]
肩胛	降伏阎罗鹏	?	棍
脐下	降龙鹏	红	铁链
脖子	降伏乾达婆鹏	绿	金刚杵
鼻	铁钩鹏	白	铁钩
口	绳套鹏	黄	绳套
生殖器	铁链鹏	红	铁链
肛门	铃鹏	蓝	铃

伴随他们的是很多无名的大鹏和据说是九头的头冠中生出的大鹏。

《白琉璃》(Vaiḍūrya དཀར་པོ་)在关于土地神的一章中提到了一种称为"天鹏亨边"(གནམ་ཁྱི་ཁྱུང་ཧེང་པན་)的大鹏，这位大鹏被描绘

成带有水晶翅膀的金色鸟。① 根据参考书目 76 所引文献，这位大鹏可以分为阴阳两鹏。

外八部厉神下面排列的是大黑护法，这位神灵在第三章描述过了，另一位乾达婆苏普阿巴，是念青唐拉的一个身形，也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

内八部

耶杰杜杰那保(ཡབ་གཅིག་བདུད་རྗེ་ནག་པོ་)：一位宁玛派万神殿中的神灵，身穿黑衣，骑一匹黑马，左手做期克手印，持绳套，右手挥舞一把剑。长长的黑发向下松散地披着，用任何头饰也遮盖不住。

赞王耶秀玛保：见本书 168 页。

地方神恰桑龙子(ཡུལ་ལྷ་ཆག་སངས་ཀླུ་སྲས་)：没有这位厉神可资利用的造像学资料。

命主大王宁巾：我们在本书 121 页已经提到了这位神灵，依一部分西藏喇嘛的观点，这位神灵是白哈尔的一个“化身”。

护法神红夜叉：护法神载乌玛保的另一个名称。

玛姆吉贝洛巾(མ་མོ་འཇིག་པའི་སློག་འཛིན་)：一位黑色的妇女，獠牙外龇；身上只披了一件只能遮住部分身体的松散披风。

居士多吉来巴：见本书第十章。

嘎姆尼达托陈(白色日月人头项鬘)：这位神灵或许与本书 87 页描述的嘎姆尼达姜查(དཀར་མོ་ཉི་ཟླ་ལྕམ་དྲལ་)[259]有关系。这位女神的头发挽成印度瑜伽师的样式，在中央发髻的边上缀有日月。这位女神的另一个身形是太阳在她张开的右手上，左手掌上托的是月亮。

① 参考书目 119，叶 467b。

这位女神被描绘成白脸白身，或红脸白身。

密八部

杜保卡通罗刹（བདུད་པོ་ཁ་མཐུན་yak sa）：关于这位厉神的形貌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料。

红色阎摩敌：阎摩敌的一个红色身形，他被描绘成在一具俯卧的尸体上跳舞的男人形貌；右手持短斧向身侧展开，左手持头盖骨碗。

龙魔龙王：一个相当普通的名称。要准确地确定这个厉神究竟是什么是不可能的。

夜叉先巴止托（གནོད་སྦྱིན་ཤན་པ་ཡི་ཐོགས་）：一位夜叉，被描绘成红色或黑色身体，挥舞一把剑。

玛姆罗刹查代：一位红色女神，穿敞口披风，一手持拘鬼牌，另一手持疫病口袋。

赞保耶秀索岭：关于这位厉神，没有可供利用的资料。

阳魔热帝贡牙：见本书 274 页。

命主顿吉脱促：见本书 147 页。

无上八部

上曜王罗睺罗：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这位众曜神的主神罗睺或罗睺罗，他又被称作护法神大魔曜罗睺罗、雄曜具毒剃毛刀、仙人魔曜罗睺罗、遍入罗睺罗、遍入纳木错主（ཁྱབ་འཇུག་གནམ་མཚོའི་བདག་པོ）、罗刹之王魔曜罗睺罗、杜瓦居仁（དུ་བ་འཇུག་རིང་）和若戴那保（རོགས་སྡེ་ནག་པོ）。罗睺是一位被西藏万神殿接纳的印度神

灵。据说他统治着大小曜神。象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罗睺罗在宁玛派的神灵体系中还特别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罗睺罗的一般形貌，我们在论述班丹玛索杰姆(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remati)的伴属神时已经做了描述。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些其他文献的描述。参考书目 78 所引文献是这样描述罗睺的：大仙人魔曜罗睺罗呈怒相，生有九头，最顶上的头是秃鹫头，身上分布有一千只眼，龇着牙齿，嘴里喷出毒雾。右手持摩羯头[260]旗帜，左手持弓箭，箭正要射向背叛教义的人的心脏。罗睺罗身体的下半部是蜷曲的蛇尾，他指派龙魔——由龙和魔结合而生成的魔怪——作他的使者。

《白琉璃》① 一书也有对罗睺相类似的描述，说他是称作："五土地神奴"(ཀོལ་ས་བདག་ལྔ་)一组曜神中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天空发生联系，因此他又被称为"天之大曜雄神"，与占据天地之间的空间居地、称为"中天遍入罗睺罗"的罗睺另一身形形成对比。大地是罗睺的明妃、女神萨依彭切那姆(ས་ཡི་འཕྱང་ཁྱེ་ནག་མོ་)② 的居地，她被描绘成一位黑色的丑妇，右手持镰力，左手持疫病口袋。属于"五土地神奴"曜神的还有一身黑蓝色的龙曜那姆(ཀླུ་གཟའ་ནག་མོ་)和杰普拉都(གཅེར་བུ་ལག་རྡུམ་"裸体断手")，后一位厉神具有人的身体，但长着蛇的头，骑龙，标志是毒蛇绳套。

据说罗睺罗中央的主面孔是魔曜形，其他的八副面孔分别是鬼神八部的形貌。罗睺罗用他的秃鹫头驴护卫教法，用一千只眼观察发生在三界的事。有一则流行的传说讲道，罗睺罗的秃鹫头有剧毒，任何一个人只要处于这个脑袋投下的阴影之中就会中风。根据

① 参考书目 119 叶 468b。

② 《锡金地名辞典》页 13 将罗睺罗明妃的名字写作 གཟའ་དམར་རྒྱན་(?)，根据这部辞典，锡金公主 དཔལ་ལྡན་དབང་མོ་据说是这位女神的化身。她曾主谋杀害她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ཕྱག་རྡོར་རྣམ་རྒྱལ་(1686—1717)、锡金第三代国王。

另一份文献，罗睺罗最下面的三个头都是阎罗黑绿色的面孔，三副面孔上的九只怒眼向下斜视。中间的一排三个头生有蓝红色的魔面孔，九只喷血的眼睛注视着天地之间的中空。最上面的三个头生有神的面孔：一张绿色，另一张红色，第三张白色。九只平和的眼睛仰视天空。后面的一份文献列出下列神灵作为罗睺罗的伴神：右边的是耶吉夜叉匝拉(ཡབ་གཅིག་སྲིན་པོ་ཛ་ལ་)，一身黑色，生有九头，两手，两脚。标志是禅杖和血湖。左边的是雍吉鲁姆洛穷玛[261](ཡུམ་གཅིག་ཀླུ་མོ་སྒོག་ཁྱུག་མ་)，生有九只青蛙头，眼睛血红，身体的下半部是蛇蜷蚰的尾巴。双手持龙木和血湖。①

在另一份文献② 中，罗睺罗的伴神包含十三位神灵；虽然这次神灵的名称有些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再次发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位神灵。十三位神灵是按如下方式安排的：右边骨制座椅上落座的是父系金刚罗刹，一位黑蓝色的九头厉神，手持禅杖和血湖。左边居于血湖中央的是黑红色九头明妃金刚幺电女(ཡུམ་རྡོ་རྗེ་གློག་འགྱུ་མ་)，手持毒蛇绳套和血湖。其余的十一位神灵占据世界的四面八方；其中有几位厉神从他们的名字来看与罗睺罗的形貌显然不同：

西　　姜滇钦保(ལྗང་ཉེན་ཆེན་པོ་)，一位黑绿色的神灵持绳套和铁链。

东南　一位淡黄色的仙人，手持毒蛇绳套和三叉戟。

北　　魔若帝(བདུད་པོ་རོག་ཏི་)(与我们上面提到的罗睺罗的另一个名字若戴那保比较)，一位黑蓝色的神，持毒蛇绳套和魔绳套。

西南　(Bikṣṭ ipatra)，为一身红色厉神，持绳套和剃毛刀。

---

① 参考书目 86，叶 4a。
② 参考书目 66，叶 6b。

东　　鼠乳王(ཱུ་ཛ་rāja)，一位烟色的神灵，持两面旗帜，一面是摩羯旗尖，一面是虎头旗尖。

西北　杜瓦居仁(དུ་བ་མཇུག་རིང་"烟状尾长"指慧星)，一位黑蓝色的神灵，持剃毛刀和头盖骨碗。

南　　大遍入，一位黑黄色的神灵，持毒蛇绳套和摩羯旗帜。

东北　罗睺罗，一位烟色的神灵，持摩羯头旗帜和拘鬼牌。

在这八位厉神周围还站着其他四位神灵：

东　　达斯索瓦顿巾(སྟག་སྲིན་ཟོར་བའི་གདོང་ཅན་"虎鬼咒索面")，一位黄白色神灵，兵器是铁钩和拘鬼牌。

南　　邦斯折吉顿巾(བམ་སྲིན་འདྲེད་ཀྱི་གདོང་ཅན་"具尸鬼魔面")，一位黑黄色神灵，持骷髅头禅杖和毒蛇绳套。

西　贡斯帕朗吉顿巾(ཀོང་སྲིན་བ་གླང་གི་གདོང་ཅན་"工布鬼具黄牛面者")，持戕斧和绳套。

北　　卓斯曲斯吉顿巾(འབྲོག་སྲིན་ཆུ་སྲིན་གྱི་གདོང་ཅན་"具荒地鬼水魔面者")。

在参考书目 6 所引文献叶 37a 提到了一种罗睺罗的特殊形貌。根据这份文献罗睺罗一身黑色，衣服是黑色的云，手持魔凹痕[262]棍和战斧，骑蓝色的龙。罗睺罗的一个形貌或许是一个"化身"也叫魔曜哈拉那保(གཟའ་བདུད་ར་ཧུ་ལ་ནག་པོ་)属八位密宗护法神之一的厉神，罗睺罗除了是众曜神之主外，据说他还是一类带有仙人名人一或仅仅是称作仙人——的神灵的典型代表。手举酥油灯，骑一位男人的黄红色女神仙人之女瓶吉佐姆(དྲང་སྲོང་གི་བུ་མོ་འབུམ་གྱི་གཙོ་མོ་)也是仙人类神灵的成员。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及的一位女神是杰宗玛仁玛钦姆(རྗེ་བཙུན་མ་རིག་མ་ཆེན་མོ་),也叫做"一切曜之明妃"。她的身体"白如秋月",生有三面,每副面孔上有三只眼睛,生有六臂。中间的面孔是白色,右边的是蓝色,左边的是红色。两只主要的手作讲经手印,其余的手持蓝色的莲花、金刚、弓和箭。身上饰有丝绢和珍宝,散发出无数的光芒。女神的伴神有九位,前七位是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的值日神,他们以如下的布局环绕在"一切曜之明妃"的身边:

前方　黄红色的尼玛(ཉི་མ་星期天),身穿悔罪服,标志是红莲花。

东方　白色的达瓦(ཟླ་བ་星期一),生有婆罗门的形貌。头发束起,右手持念珠,左手持一油瓶。

南方　红色的米玛(མིག་དམར་星期二)。生有比丘形貌,手持物与达瓦相同。

西方　黄色的拉巴(ལྷག་པ་星期三)。他的标志也是念珠和油瓶。

北方　黄色的普布(ཕུར་བུ་星期四)。生有比丘的形貌。手持物品与前同。

东南方　白色的巴桑(པ་སངས་星期五),标志物与前同。

西南方　绿色的边巴(སྤེན་པ་星期六)。他的头发是白黄色,右手持旗帜,左手呈祈祷手势。①

西北方　黑红色罗睺与罗睺的普通形貌形成对比的是,这位罗睺只有两只眼睛。呈怒相,双手往上伸,试图要吞食日月。

---

① 以上名称,如尼玛、达瓦、米玛、拉巴、普布、巴桑、边巴等并广泛地用于藏族人名其中尼玛、米玛、拉巴、边巴多用于男子名,其余男女皆可。出现频率相当高,在卫藏佛教中心地带这种名字更为流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名称与日期有关。——译者

东北方　白色的居仁（“慧星”）据说属于龙系，双手合十。[263]①

前面论述到的一份文献② 描述了七位一组的星期七日值日神。然而，他们与前面提到的不同。

名称	星期	身色	身相
仙人沃顿丹（དྲང་སྲོང་འོད་སྟོང་ལྡན་）	日	粉红	善
仙人查保祖尖（དྲང་སྲོང་དྲག་པོ་གཙུག་རྒྱན་）	一	白	善
仙人扎西（དྲང་སྲོང་བཀྲ་ཤིས་）	二	褐红	怒
仙人达瓦（དྲང་སྲོང་ཟླ་བ་）	三	蓝	善
仙人洛丹（དྲང་སྲོང་བློ་ལྡན་）	四	黄	善
仙人嘎保（དྲང་སྲོང་དཀར་པོ་）	五	白	善
仙人丹卓（དྲང་སྲོང་དལ་འགྲོ་）	六	黄	怒

十二属相动物也被人格化了。每位神灵都具有人的身体，但生有属相动物所以得名的那种动物的头。例如，鼠年的神生有鼠头，挥舞“水袋”；牛年的神生有公牛头，挥舞金轮；虎年虎头神挥舞一把枝叶；兔年兔头神的标志是水果；龙年龙头神持闪光的珍宝，蛇年蛇头神的标志是闪耀的火蛇等等。

---

① 参考书目 158 叶 34b；有关这位女神的不同形貌描绘见图齐《印度——西藏》卷四，一，页 190，234 和 267。

② 这份文献名叫 འབྲས་བུའི་རྩིས་ཀྱི་ལེགས་བཤད་དྭངས་ཤེལ་དཀྱིལ་འཁོར་བཞུགས་སོ་《正果星算善说明亮水晶坛城》，是一部插图精美的古代星算写本，藏于哲蚌寺，现属达多活佛（རིན་པོ་ཆེ་དར་མདོ་སྤྲུལ་སྐུ་）的私人藏书。见内贝斯基 མགོན་པོ་ཕྱག་དྲུག་པ 页 144。

无上八部在上曜王罗睺罗之后提到的是上星康薪卡托(སྐར་མཆོག་ཁྲམ་ཤིང་ཁ་འཐོང):一位星神,主要的标志是拘鬼牌。

上魔玛奴夜叉(བདུད་མཆོག་མ་ནུ་སྲིན་པོ་):关于这位神灵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

上赞止赞托沃(བཙན་མཆོག་གྲི་བཙན་འཐུ་བོ་)是一位赞神,主要标志是剑。

上玛(姆)杰姜顿增(མ་མཆོག་ལྕེ་སྤྱང་མདུང་འཛིན་)是一位玛姆,持狼头矛。

上龙龙王护螺:一位右手持如意宝瓶,左手持海螺的神灵。

上贡那保戴嘎(མགོན་མཆོག་ནག་པོ་ཉེ་དཀར་)要判明这是[264]大黑驴法哪一种特殊形貌是不可能的。

上王李庆哈拉,一位我们已在白梵天王一章中描述过的护法神。

变化八部

解释变化八部属下的一些缩略语的神名有一些困难;一种是直译为:"右肩变成了战神的化身,左肩变出玛姆化身,唇齿变成魔化身,等等"据此我们可以排出下表:

右肩—战神化身

左肩—玛姆化身

唇齿—魔化身

头　—罗刹化身

背　—"穆"化身

右手—阎罗化身

左手—龙赞化身

眼和心肝—曜魔化身

这种排列使我们回想起所谓每人身上的“五守舍神”(འགོ་བའི་ལྷ་ལྔ་)的分配，他们在人的身位上各占一个部位，实施佑护功能。五守舍神的通常排列方式见隆多喇嘛的排列法：①

头顶—地方神
右肩—战神
右腋—阳神
左腋—阴神
心　—命神

世间八部

土主憨庆那保(ས་བདག་དལ་ཁྱི་ནག་པོ་)：著名的土地神（或称土主）之一，《白琉璃》②中称他的全名是憨庆那保杰贝庆(དལ་ཁྱི་ནག་པོ་རྒྱལ་པོའི་ཁྱི་“黑喘狗之王狗”)他被描绘成如下形貌：生有黑色的人体躯干，狗头，铁翅，蛇尾，无手有鸟爪，持缚旗矛。

龙魔郭热那保：关于这位神灵，没有可供利用的资料。

地母丹玛：此神也属于土地神。根据《白琉璃》③的记载，她是一身黄色，手置于胸前持容器。[265]

护四方大王，即四大天王。④

七十五护法：在西藏的喇嘛中也有人表述这样的观点，七十五护法这个名称不总是意味着大黑天神幻化的各种身形，它是由六

① 参考书目 70 叶 14b。
② 参考书目 119 叶 447a。
③ 参考书目 119 叶 457a。
④ 关于四大天王的位置和造像见莱斯因《雍和宫》页 38—52。

类神灵组成形成的集合名称，其总数是七十五：
八大神—是指印度神话中的八大神。
八大龙—与关于八大蟒的传说相联系。
八大曜—指八大星神
二十八星宿
护十方神—守护主四方，次四方，天顶和地底。
十三歌神——组古代神灵。我们在关于山神的一章中已经提及。

此地一切土地神：当论述山神时我们已经提到相当数量的地神。在本书参考书目 77 所引文献叶 29a 对地神和其他几组神灵有一个有趣的分类法；其中写道："土地神居于地下，龙居于水中，赞居于岩石，念居于中空，地神居于路口，地神驻于狭窄暗缝，地神居于船上、桥上，地神居于道路"。最后的一位地神与路神有关，路神我们后面还要叙述。

有一组特殊的地神是"四大木地神"(ཤིང་ཆེན་བཞིའི་གཞི་བདག་)其中包括：

吉雪宗赞桑查巾(སྐྱི་ཤོད་ཛོང་བཙན་ཟངས་ཁྲབ་ཅན་)，一位红色神灵，身穿铜铠甲，戴丝缠头巾，骑红马。手持红矛和称作犀皮绳套的绳套。

哲雪协达八兄弟(ཀྲོ་ཤོད་ཞེ་ད་མཆེད་བརྒྱད་)，八位兄弟武士，持矛。

麦雪多吉穆南(སྨད་ཤོད་རྡོ་རྗེ་མུ་ནམ་)，身穿水晶胸甲和头盔的白色人，骑白马，持缚旗矛和珍宝。

达雪邦多杰日(ཏ་ཤོད་དཔང་མདོ་རྒྱལ་རི་)，一位身穿丝披风，戴白帽的黄色人。这位地神持珍宝，骑蓝马。①

在地神之后是：

① 参考书目 134，叶 17b。

阳神、战神和命神，这三位神灵都属于五守舍神。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几位带有阳神名称的神灵，例如阳神南台嘎保（ཕོ་ལྷ་གནམ་ཐེ་དཀར་པོ་）、阳神格阔拉赞（ཕོ་ལྷ་གྱེར་མོད་ལྷ་བཙན་）和太阳神玛桑穷堆（ཕོ་ལྷ་ཆེན་པོ་མ་སངས་ཁྱུང་འདུས་）。苯教的一位阳神是拉乌央嘎（ལྷའུ་གཡང་དཀར）。战神我们在后面的一章将要述及。至于命神，一些涉及命神的藏文文献都说他是唯一具有特征的神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文献又提到了很多定义不严格的命神，例如，“一切昌盛命神”。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种神名“体神”（སྐུ་ལྷ་或ལུས་ལྷ་），即特殊的身体保护神，与我们刚提到的三位神灵有关。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区别狭义的体神和带有体神名称的一类神灵。在一些焚香文献提到的一位苯教的体神就是念保体神格佐（གཉན་པོ་སྐུ་ལྷ་གྱེར་འཛོམ་）。①

世间八部中最后的一组是：

阴神和姆勉：阴神我们要在后面述及。“姆勉”一词显然只是“勉姆”一词的词序颠倒。这类女神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厉神的主神分为包括八、三十、七十二位神灵的类组：如十八厉神部主、三十厉神部主、七十二厉神主。属于七十二厉神主的厉神的名称还不可知，关于十八厉神部主的名称有一些不能确定的资料。然而，关于三十厉神部主有较多可供利用的资料。根据《大宝库》（རིན་ཆེན་གཏེར་མཛོད）② 三十厉神部主包括如下神灵：

大自在天[267]

宗姆乌玛女神（བཙུན་མོ་umādevi）

① 这位 གཉན་པོ་སྐུ་ལྷ་གྱེར་འཛོམ་，似乎就是格萨尔王传中的 གསན་ཆེན་གེར་མཛོ་。一译注

② 参考书目 134，叶 17b。

阎罗
上妃卓切那姆(ཡུམ་མཆོག་སྒྲོལ་བྱེད་ནག་མོ་)
魔女日帝那姆(བདུད་མོ་རི་ཏི་ནག་མོ་)
罗刹洛吉陈瓦(སྲིན་པོ་གློག་གི་འཕྲེང་བ་)
罗刹女蛙头血眼(སྲིན་མོ་སྦལ་མགོ་ཁྲག་མིག་)
夜叉梅巴 (གནོད་སྦྱིན་yak ṣa མེ་དབལ་)
夜叉女翁姆(གནོད་སྦྱིན་མོ་སྔོན་མོ་)
魔桂杰章嘎(བདུད་པོ་སྐྲས་རྗེ་བྲང་དཀར་)
大丈夫南台嘎保(སྐྱེས་བུ་གནམ་ཐེལ་དཀར་པོ་)
玛姆密乘护法(མ་མོ་སྔགས་ཀྱི་སྲུང་མ་)
岩赞索散玛保(བྲག་བཙན་སྲོག་ཟན་དམར་པོ་)
外道(མུ་སྟེགས་kāla ནག་པོ་)
大神香波
众魔王古如玛(སྤྱི་བདུད་རྒྱལ་པོ་གུ་རུ་མ་)
玛姆世界女王
神女蛟切那姆(ལྷ་མོ་མགྱོགས་བྱེད་ནག་མོ་)
金刚去魔(Rudra རྡོ་རྗེ་བདུད་འདུལ་)
贡保魔耶秀玛保(འགོང་པོ་ཡམ་ཤུད་དམར་པོ་)
厉鬼王
穆魔扎梅那保(དམུ་བདུད་བཀྲག་མེད་ནག་པོ་)
罗睺罗
天勉托吉普玉(གནམ་སྨན་ཐོག་གི་བུ་ཡུག་)
九头黑龙魔
黑夜叉龙女
命主大梵天
王大鹏龙雷(རྒྱལ་པོ་ཁྱུང་ཆེན་ཀླུ་འབྲུག་)

战神多来嘎保(དགྲ་ལྷ་རྡོར་ལེགས་དཀར་པོ་)
大黑护不法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注意到上面所列的神名包括典型的三十种不同神灵。在本书参考书目 78 所引的一份宁玛派文献也有相似的排列。① 根据这份文献，下面的这些神灵都被认为是一类特定神灵的统领：

众神之主是大自在天。
众女神之主是乌玛女神(umāDevi)。
众阎王之主是阎罗。
众阎王母之主是女神命主。
众玛姆之主是世界女王(班丹拉姆)。
众密乘护法神(སྔགས་སྲུང་)之主是女神(Ekajāti)
众魔之主是贡杰章嘎(ཀང་རྗེ་བྲང་དཀར་)。
众女魔之主是女神那姆查夹(ནག་མོ་ཁྲག་འཛག་)
众王系魔之主是大王白哈尔。
众骷髅鬼卒之主是命主梵天。
众战神之主居拉桑瓦(སྐྱེ་བཙན་གསང་བ་/སྐུ་བླ་གསང་བ་)。
众曜之主是曜魔罗睺罗。
众罗刹之主是罗刹洛珍(Rākṣa སྲོག་འཛིང་)。
众罗刹女之主是女神蛙头血眼。
众夜叉之主是夜叉梅巴(མེ་དབལ་/དཔལ་)。
众夜叉女之主是玛姆那姆("黑门巴女人")。
众护法之主是大黑护法。

---

① 参考书目 19 叶 8b—9b。

众楼陀罗(rudra“暴风神”)之主是金刚去魔。

众穆魔之主是那保扎梅(ནག་པོ་ཁྲག་མེད་)[268]。

众外道徒(མུ་སྟེགས་པ་)之主是大自在天罗刹。

众地方神之主是大神香波。

众天勉(གནམ་སྨན་)之主是女神托吉普玉(ཐོག་གི་བུ་ཡུག་)

众玛桑(མ་སངས་)之主是九族众魔主。

众赞之主是索散玛保(སྲོག་བཙན་དམར་པོ་)。

众独脚鬼之主是(大丈夫)南台嘎保(ཀྱེལ་བུ་གནམ་ཐེའུ་དཀར་པོ་)。

众贡保魔(འགོང་པོ་)之主是耶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

众魔障之主是恰那亚嘎(བིན་ཡ་ཀ་)。

众空行母之主是那姆蛟切。

众龙魔(ཀླུ་བདུད་)之主是那保郭固(ནག་པོ་མགོ་དགུ་ “九头黑”)。

众龙女之主是黑罗刹女。

对上面列出的两种三十历神部主名称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一类特定神灵的典型代表的神灵名称，除了一些轻微的拼写法不同之外，两者基本是相同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两者的神名不是区别较大，就是同一位或同一类神灵两者用不同的名称来表示。如同下面的表所示：

神灵种类	表一	表二
阎王母	上妃卓切那姆(ཡུམ་མཆོག་སྒྲོལ་བྱེད་ནག་མོ་)	命主
密乘护法	玛姆密乘护法	独髻母
魔女	魔女日帝那姆(བདུད་མོ་རེ་ཏི་ནག་མོ་)	那姆查夹(ནག་མོ་ཁྲག་འཛག་)
王系魔	大鹏龙雷	大王
战神	多来嘎保(རྡོར་ལེགས་དཀར་པོ་)	居拉桑瓦(སྐྱུ་བཏྲ་གསང་བ་)

外道徒(kālaནག་པོ་)		古楞罗刹(གུ་ལང་rākṣa)
玛桑神	众魔王古如玛(སྡེ་བདུད་རྒྱལ་པོ་གུ་རུ་མ་)	九族众魔主

下面我们就上面两个表中提到的各类神灵和女神做一些详细叙述。

神，一类西藏的古代神灵。自从它与印度神话中的神(devas)被等同之后，就失掉了它的原始特征。①他们的主神大自在天有几个身形：一种身形是一位裸体的白色神，脖子上套有莲花花圈；右手持能控制三界的铁钩，左手挥舞绳套。②另一种身形时被称为大自在天神，被描绘成白色的人形，持白色飞幡和水晶剑，穿[269]白丝披风，骑白色"弓"。③这位神灵的黑蓝色身形，右手持短斧，左手握一颗人心，身穿黑丝披风，骑一头狮。④在参考书目6所引文献中祈请的众神之主是一位典型的西藏神灵并伴有这样的称呼"神之厉神，众神之主，您是世神之主宰"，这位神灵居一座九尖城堡，神之主为一身白色，标志是剑和缚旗矛，坐骑是一头神白牦牛。最初，神"ལྷ"这个词似乎被认为是一种引起伤害的神，据信他可以传播颠狂病。

众女神之主，在这里要说明这组女神是否源于西藏土著神灵是很困难的，女神主是女神乌玛(Umā)，印度万神殿中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灵，然而她在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中仅占一小位置。藏文文献通常把他称作宗姆乌玛女神(བཙུན་མོ་umādevi)，描绘成一位

① 比较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720。

② 参考书目6叶41a。在参考书目78中，除了身体为红色之外这位神灵的描写方式与此同。

③ 参考书目6叶37a。(གནམ་རྟ་称为"弓"是旧称，现称གཡུ—译注)

④ 参考书目6叶34a。

手持“喀札”(ཁ་ཊམ་)[①] 和头盖骨碗的蓝黑色神灵；她身穿黑丝长服，骑一头象。[②]

阎王和阎王母，显然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就产生的神灵。但是他也与印度神灵发生了联系：阎罗，地狱之主，现已用来命名所有的“辛杰”(གཤིན་རྗེ་)。十八密乘护法神有一些阎王系的神灵被命名为阎王黑命主。至于“阎罗母之主”、命主似乎就不是单个神灵的名称。她是否等同于上面提到的上妃卓切那姆(ཡུམ་མཆོག་སྒྲོལ་བྱེད་ནག་མོ་)还很难说。

玛姆是一类古代西藏女神，她与印度的摩致履伽(māt rka)极为相似。班丹拉姆是最著名的护法女神，也是众玛姆之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这类神灵中其他几位重要的成员，例如伴随法王切珠(ཆོས་རྒྱལ་ཕྱི་སྒྲུབ་)的十二大玛姆，此外还有玛姆夜叉载丹玛(མ་མོ་གནོད་སྦྱིན་མཛེས་ལྡན་མ་)、玛姆干巴玛(མ་མོ་སྣམ་པ་མ་)、玛姆齐贝洛珍(མ་མོ་འཇིག་པའི་སྒྲོག་འཇིན་)等等。大多数的玛姆都被描绘成黑色的既丑又暴怒的妇人，半裸，干瘪的乳房，结块的发辫。典型的兵器是疫病口袋、拘鬼牌、黑绳套和魔线球。她们散发的疾病叫慢性传染病。根据《莲花遗教》[③] 所记，莲花生在一座叫做曲沃日(ཆུ་བོ་རི་)的山上降服了所有的玛姆。除了属于阎罗伴神的十二玛姆之外，还有称作十二大咒师玛姆(མཐུ་ཆེན་མ་མོ་བཅུ་གཉིས་)的十二位玛姆。他们中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所谓的女王三姊妹；在这里，她们持不同的标志

① ཁ་ཊམ་不可解，估计是喀章嘎ཁ་ཊྭཱཾ་ག་，密乘本尊所持的上端有三重骷髅的手杖；或者就是ཁ་བཏགས་(哈达)。—译注。

② 参考书目 6 叶 34a。

③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7。

物，共同组成班丹拉姆的另一身形能修吉祥女王。她们有点象四季女神，因为她们的身色和坐骑与四季女神相同。大咒师玛姆在世界四方的居地、她们的名称、标志等等是这样描述的：东方居住的是黑色的狼脸玛姆，手持尖端有骷髅的棍杖和橛，坐骑是一只九头狼；南方居住的是一位黄色的玛姆，生有野狗的头，标志是一支铁钩和金橛，坐骑是八条舌头的野狗；西方居住的是红色的狐面玛姆，骑一只三腿铜雌狐；北方居住的是绿色的杜鹃面玛姆，她的标志是一具小孩尸体和绿松石橛。

在上东方居住的是黑蓝色的班丹杰姆（དཔལ་ལྡན་remati），她右边的两只手持魔镜和蛇，左边的两手持陨铁制成的魔剑和一支三叉戟，坐骑是一匹三腿骡；在上南方居住的是黑黄色的班丹拉姆，骑红色雌鹿，穿孔雀羽毛披风，标志是金“棱”（ཟོར་）和绿松石箱子；上西方居住的是众魔主，此女神一身黑红色，坐骑是一头黑色的水牛，手持铁钩和头盖骨碗；上北方居住的是能修吉祥女王，她的坐骑是一头骆驼，标志是拘鬼牌和线球；下东方居住的是黑蓝色的大土地神多吉亚巾（རྡོ་རྗེ་ཡ་བྱིན་），她的兵器是一把铁钩和一支魔短剑，骑一条绿松石龙；下南方居住的是黄色的多吉代巾钦姆（རྡོ་རྗེ་དེ་བྱིན་ཆེན་མོ་）[271]，手持金绳套和野猪，坐骑是狐头摩羯；下西方居住的是多吉色庆钦姆（རྡོ་རྗེ་བསེ་བྱིན་ཆེན་མོ་），一身黑红色，挥舞铁链和魔剑，坐骑是一头豹；最后一位是居于下北方的黑绿色玛姆多吉恰巾钦姆（རྡོ་རྗེ་ཕྱག་བྱིན་ཆེན་མོ་），持铃和橛，坐骑是蓝色的水马。①

宁玛派的著作提到一组玛姆九姊妹。其他的文献提到了一组生动物头的八位玛姆，显然是称作“八杰姜玛”（ལྕེ་སྒྲང་མ་བརྒྱད་“八训舌发音女”），这八位神灵每位都敲击一种特殊的鼓。

① 参考书目 108，函二，叶 5a。

方位	名称	身色	标志
东	具狮头玛姆	白	水晶鼓
南	具虎头玛姆	黄	金鼓
西	具豹头玛姆	红	珊瑚鼓
北	具熊头玛姆	黑	铁鼓
东南	具狼头玛姆	青	绿松石鼓
西南	具苍鹫头玛姆	红褐	皮鼓
西北	具墓鸟头玛姆	红褐	密鼓(གསང་བའི་ཇ)
东北	具马熊头玛姆	红	铜鼓①

宁玛派还崇拜称作“虚空护法具力七玛姆”的一组七位玛姆。这七位玛姆都是红色，每位都手持莲花和容器。噶举派的著作也提到了一组七位玛姆神，其中包括如下神灵：智慧玛姆、业力玛姆、誓愿玛姆、变化玛姆、食肉玛姆、世界玛姆和三层仓库玛姆(བང་རིམ་གསུམ་གྱི་མ་མོ)。宁玛派的宗教绘画中起初描绘的另一组玛姆是居于墓地的三玛姆，她们是黑蓝色的若卡玛(རོ་ཁ་མ)；白色的南珠玛(ནམ་གྲུ་མ)，手持盛满甘露的白瓶；还有黑红色的匝闷止(ཙ་ཟུན་དྲི)。她们的标志是铜斧和人心。三位玛姆都被描绘成生有一头二手的怒相神灵，穿人皮。在神名前加有一个“具誓”(དམ་ཅན)的前缀，表明她们最初是西藏土著神灵，后来在被誓愿法收服之后进入佛教

① 参考书目 6 叶 23a。

的万神殿[272]。①

此外还有一组三位玛姆的神灵，是女神多吉帕姆（རྡོ་རྗེ་ཕག་མོ་ Vaijravārāhī）的伴神。参考书目 57 所引的宁玛派文献将她们作为多吉帕姆的护法大咒师，但是没有列出各自的名称。根据这里引用的文献，她们的居地是一座用人、马和狗的头颅砌成的城堡。三位玛姆中的第一位有黑女人的形貌，她一手持剑，一手持盛有心的头盖骨碗，骑九头铁狼。右边站的是她的伴神，一身红色白女人，挥舞赞魔绳套，骑九头红虎。她的左边是一位蓝色的女人，挥舞魔绳套，骑九头铜野狗。三位玛姆全身赤裸，据说以无数发辫遮盖。每位生有三只眼睛，嘴大张，铜牙外龇，红色的舌头如闪电般的速度伸缩。她们的身后有黑风环绕。这三位玛姆被祈请来禳除人或牲畜的病痛。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祈请三位玛姆降“蓝红病雨”，给仇敌投施病痛和瘟疫。②

另一组包括三位玛姆和一位神的类组如下：占据东方的是玛姆伏魔女（མ་མོ་བགེགས་འདུལ་མ），据说她统治乾达婆，持海螺制成的金刚橛；南方居住的是伏敌魔载玛（དགྲ་བགེགས་འདུལ་མཛད་མ），她的兵器是真言芥子朵马（ཐུན་ཟོར）；占据西方的是一位神灵，也叫伏敌魔载玛，他的红眼充满了仇恨，手持金弓和金箭；北方出现的是骑虎的玛姆，名叫事业主玛如巴（འཕྲིན་ལས་བདག་མོ་མཙུང་པ）。

下列的七位黑红色女神显然也属于玛姆神系，她们皆手持金刚和魔剑：多吉噶吉旺秋玛（རྡོ་རྗེ་གར་གྱི་དབང་ཕྱུག་མ་）、多吉赛瓦索珍玛（རྡོ་རྗེ་གསལ་བ་སྒྲོག་བྱེད་མ་）、多吉贡桑突沃且（རྡོ་རྗེ་ཀུན་བཟང་མཐུ་བོ་ཆེ་）、多吉益西钦姆玛（རྡོ་རྗེ་ཡེ་ཤེས་ཆེན་མོ་མ་）、多吉松庆沃巴玛（རྡོ་རྗེ་གསུང

① 参考书目 78。
② 参考书目 57 叶 74b—75a。

ཆེན་འོད་འབར་མ་)、多吉松央卓巴玛(རྡོ་རྗེ་གསུང་དབྱངས་སྒྲོག་པ་མ་)和多吉卓玛萨切玛(རྡོ་རྗེ་སྒྲོལ་མ་ཟ་བྱེད་མ་)。伴随她们的是四位女神，按四方次序排列：占据东方的是多吉兼几玛(རྡོ་རྗེ་སྤྱན་གཅིག་མ་"金刚一目女)、南方居住的是多吉若几玛(རྡོ་རྗེ་རལ་གཅིག་མ་)"金刚一辫女")、占据西方的是多吉旺堆玛(རྡོ་རྗེ་དབང་སྡུད་མ་"金刚具力女")、北[273]方居住的是多吉列堪玛(རྡོ་རྗེ་ལས་མཁན་མ་"金刚业主女")。①

有一位玛姆的位置和形貌目前尚不清楚，这就是大玛姆托陈载(མ་མོ་ཆེན་མོ་ཐོད་འཕྲེང་རྩལ་)。一种玛姆类型的女神是萨切姜杰那姆(ཟ་བྱེད་སྤྱང་རྒྱལ་ནག་མོ་"食肉黑狼王")。我们曾在据说是占据阿弥陀佛西天乐土的神灵中间发现过这位女神。在绘画中这位女神被描绘成生有一只眼睛的蓝色神，胸前一对干瘪的乳房，右手握一颗心，左手做期克手印。在她的旁跑着一只九头狼。最后，在《十万净龙经》叶 188b 提到一位羌秋玛姆(བྱང་ཕྱུག་མ་མོ་)、还有玛姆多吉格聂玛(མ་མོ་དགེ་བསྙེན་མ་"金刚居士女")、多吉来丹玛(རྡོ་རྗེ་ལེགས་ལྡན་མ་)、多吉玛顿玛(རྡོ་རྗེ་མ་བདུད་མ་)和多吉噶热姆(རྡོ་རྗེ་དགའ་རབ་མོ་)。当祭祀玛姆垛——一种供奉给玛姆的垛——时就要祈请这些玛姆。当我们讨论这个仪式和相似的仪式时还要描述玛姆系统的其他几位成员。

在上面提及的三十厉神部主排列中，玛姆之后就是"密乘护法"，这些神灵是佛教人工创造的，他们的主神据说是女神独髻母，我们在本书 33 页已对这位女神作过描述。与密乘护法相关，或许就等同于密乘护法的神灵是"十八密主"(སྲོག་བདག་བཅོ་བརྒྱད་)，也叫密主十八大厉神(སྲོག་བདག་རྡེགས་ཆེན་བཅོ་བརྒྱད་)。我们在十八大

① 参考书目 120 叶 3a。

厉神中找到了我们前面列举的几位神灵：

阎王黑命主
索切那姆若巾(གསོད་བྱེད་ནག་མོ་རལ་ཅན་)
魔女梅衣卡朗(བདུད་མོ་མེ་ཡི་ [illegible] ངས་)
黑魔女查通(བདུན་མོ་ནག་མོ་ཁྲག་འཐུང་"黑魔女饮血")
罗刹蛟切巴瓦(སྲིན་པོ་གཅོད་བྱེད་འབར་བ་)
罗刹女萨切钦保(སྲིན་མོ་ཟ་བྱེད་ཆེན་པོ་)
夜叉康娃桑布(གནོད་སྦྱིན་གང་བ་བཟང་པོ་)
夜叉罗刹面
大白神
楼陀罗(风神)塔巴那保(Rudroཐར་པ་ནག་པོ་)
穆衣如杰赞保(རྨུ་ཨི་རུམ་རྗེ་བཙན་)
外道古朗那保(མུ་སྟེགས་ཀུ་ལང་ནག་པོ་)
曜魔哈拉那保(གཟའ་བདུད་ཧྲ་ར་ནག་པོ་)
龙王索玛梅(ཀླུ་རྒྱལ་སོག་མ་མེད་)
法王李庆哈拉来(ཆོས་རྒྱལ་ལི་བྱིན་ཧ་ར་ལེགས་)
贡保库列拉古(འགོང་པོ་ཁྲུ་ལེ་ལག་དགུ་)
财主达卓增巴(ནོར་བདག་སྟག་སྒྲོ་འཛིན་པ་)
赞王耶秀玛保(བཙན་རྒྱལ་ཡམ་ཤུད་དམར་པོ་)①

魔也是佛教传入之前的西藏土著神灵的一类，今天在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已经碰到了魔类的几种形貌，据说有三百六十种魔，他们的居地是一[274]座

① 参考书目134叶10a。

有九个尖顶的魔城堡。大多数的魔都被描绘成黑色怒相神灵。他们典型的兵器是“黑魔绳套”、“魔拘鬼牌”、许多魔骑“白蹄黑魔马”。据说他们能引起人神智昏迷。上面列出的三十厉神部主名中魔主名贡杰章嘎(ཀང་རྗེ་ཟང་དཀར་)，也作魔郭杰章嘎(བདུད་པོ་སྐྱེས་རྗེ་ཟང་དཀར་)或郭杰昌嘎顿吉本(སྐྱེས་[illegible]ཟང་དཀར་དུང་གི་དཔོན་)。魔主一身黑色，右手持拘鬼牌，左手持短斧，穿黑蓝丝披风，骑一匹黑马。[①] 他的名字表明他肯定是与藏东的工布地方有关系，因此，他很可能与统治工布地方的白贡布王(ཀོང་རྗེ་དཀར་པོ་)有关，这位工布王曾被莲花生大师击败。[②]

根据图齐引述的一份文献，[③] 有一位魔王是米羌巴查郭(མི་འབྱམས་པ་ཁྲག་མགོ་)，他的兵器是能引起疾病的挽有绳节的皮带。他的妻子是穆姜翁(དམུ་ལྕམ་མཐིན་སྒྲོན་“兰脖穆夫人”)，据说他们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然而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93 所引苯教文献中所开列的我们即将要论述的神名排列中提到的一种叫做羌巴查郭(འབྱམས་པ་ཁྲག་མགོ་)的神灵——与图齐所列神名相比，显然仅仅是一种简写或者是拼写残缺——是众魔赞的首领，而众魔之主则是叫热代贡雅(རེ་ཏི་འགོང་ཉག)，与霍夫曼提到的作为魔王的热代郭雅(རེ་ཏི་མགོ་ཡག་)相比照，[④]上面提到的作为密八部成员的阳魔热帝贡牙(བདུད་པོ་རེ་ཏི་འགོང་ཡག་)显然等同于人魔羌巴查郭(མི་བདུད་འབྱམས་པ་ཁྲག་མགོ་)，本书参考书目 138 所引苯教文献中描绘的一位苯教护

---

① 参考书目 6 叶 33a。
②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245。
③ 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718。
④ 《苯教历史概要》页 140，莱斯因在《叫魂一种喇嘛教仪式》(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 XI, 1951, PP, 263—284, 272)中还提到了一种名叫 རེ་ཏི་འགོང་ཡག་ 的神灵：“他可以将自己变成危害男人生命的十三种魔，还可以危害女人生育，偷走她们的婴儿”。

法神。根据这份文献，人魔羌巴查郭一身黑色，身穿黑丝衣，骑一只暴怒的黑水獭。右手持用陨铁制成的斧子，可以飞快地杀死所有仇敌和生障魔；左手挥舞带黑丝缨的战矛。伴神是无数的魔和赞[275]。

在介绍嘎姆尼达托陈（白色日月人头项鬘，内八部神灵之一）的伴神时，我们曾经提到一位魔王—巴沃陈巾（བདུད་རྒྱལ་དཔའ་བོ་འཐིང་ཅན་）。另一位魔王是魔王玛如巴（བདུད་ཀྱི་རྒྱལ་པོ་མ་རུངས་པ་），一位身穿天蓝色丝衣的黑色神灵。他长长的发辫挽成一个发髻，一只手挥舞短斧。① 在给魔供奉朵时念诵的祈愿文中还包含有各种魔王一些较多的名称。这些名称有一些指明了神灵的外形特征：如魔王乌郭巾（བདུད་ཀྱི་རྒྱལ་པོ་འུག་མགོ་ཅན་"魔王具猫头鹰头者"）、卡顿梅巴（ཁ་སྟོངས་མེ་འབར་）、米那哲廓巾（མི་ནག་སྤྲེལ་མགོ་ཅན་"黑人猴头"）、赞郭玛保（བཙན་མགོ་དམར་པོ་）、达郭巾（སྟག་མགོ་ཅན་"具虎头"）、阿保贡堆（ཨ་པོ་ཀུན་སྡུད་）、基切普切（སྐྱེ་ཕྱིར་ཕུར་བྱེད་）和赛衣杰普雪巾堆（བསེའི་སྐྱེས་བུ་ཉོགས་ཅན་སྡུད་）。②

笨教的著作提到了四种魔，东方的土魔、北方的风魔、西方的火魔和南方的水魔，有时还有居地在天上的神魔成为第五种魔。这五种魔主就是五位魔王：

土魔—厉神魔王玛仁初瓦杜（རྡིགས་པ་བདུད་ཀྱི་རྒྱལ་པོ་མ་རིག་འཁྲུལ་བའི་བདུད་），一位黑黄色怒相神，右手挥舞魔绳套，左手持黑白相间拘鬼牌。

风魔—厉神魔王彭保鲁令杜（རྡིགས་པ་བདུད་ཀྱི་རྒྱལ་པོ་ཕུང་པོ་ལུས་ལེན་བདུད་）一位烟色怒相神灵，右手握一把扇子，左手握黑魔绳

① 参考书目 44 叶 17b。
② 参考书目 104 叶 25b。

套。

火魔—厉神魔王恰廓宁闷杜(དྲེགས་པ་སདུད་ཀྱི་རྒྱལ་པོ་ཆགས་འཁོར་ཉོན་མོངས་བདུད་)一位血红色的神灵，右手持一种叫做“魔达卡”(བདུད་ད་ཁ་)的不知名的物品，左手挥舞黑蛇绳套。

水魔—厉神魔王命主列赞魔(དྲེགས་པ་བདུད་ཀྱི་རྒྱལ་པོ་འཆི་བདག་ལས་བཙན་ བདུད་)一位黑蓝色神灵，持扇和黑蛇绳套。

神魔—厉神魔王如玛(?)苏聂(?)魔(དྲེགས་པ་བདུད་ཀྱི་རྒྱལ་པོ་རུ་མ་? གཟུག་ཉེན་? བདུད་)他的“密名”是魔王上魔，一位黑蓝色的怒相神灵，持拘鬼牌和黑魔绳套。后面的神名似乎就是苯教神灵红上师魔或上魔命主的另一个身形，尽管一位是红色，一位是黑色。红[276]上师魔的牙齿利如冰柱，向外龇露，右手持拘鬼牌，左手持绳套，骑铁角黑红公牛。①

此外，苯教崇拜的一种魔叫“无血黑命魔”(ཚ་བདུད་ནག་པོ་ཁྲག་མེད་)。他被描绘成生有黄红色头发的黑人。据说从他的耳朵里冒出雷石剃毛刀，舌头如闪电般伸缩，从鼻子里喷出魔风，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持斧，骑白狮，派遣一万名猴子作为他的使者。②

在佛教文献中，魔被细分为四组，称为神魔、烦恼魔、蕴魔、死魔(命主魔)。据说每组魔都有七个成员，他们是按如下方式描述的：

神魔—众神魔居于东方，都是骑白马的白色骑士，每位都右手持莲花，左手握绳套。

烦恼魔—都是骑黄马的黄色人，他们皆右手持剑，左手握绳套，居

① 参考书目 202。
② 参考书目 202。

于南方。

蕴魔—居于西方，形貌与赞相同：都是骑红马的红人，挥舞矛和绳套。

死魔—居于北方。他们是骑黑马的黑人。所持标志是拘鬼牌和绳套。①

人们都认为四魔能引起疾病，为了禳除他们的邪祟，就要举行一个“四百禳灾法”的仪式，这个仪式我们后面还要述及。一些藏文文献还提到“王魔”，但有关王魔的详细材料目前还没有。

在本书参考书目 44 所引文献叶 17b 还列出了其他几位魔[277]。

大威德阳魔：此魔具有黑门巴人的形貌，耳朵戴有耳环，穿虎皮衣服，持镰刀。

作明魔屠：一位发辫向上挽起的黑色神。穿人皮，舞绳套。

吃肉饮血魔子：一位身穿熊皮的黑门巴人。头发是狐褐色，手上有向外蔓延的火云。

众上魔之主：一位身体白如水晶的人形，穿秃鹫羽毛披风。持水晶白节杖，骑一匹海螺阉马(?)。

属于上魔的最后一类魔，与“下魔”相对。最后我们还要提及魔色日热杰(བདུད་པོ་ཟེ་ར་རྩ་སྐྱེས་)，它的形貌目前还不知道。

根据上面所列的三十厉神部主第二表众女魔之主那姆查夹(ནག་མོ་ཁྲག་འཛིག་)的全名是大黑魔妃查夹玛(ཡུམ་བདུད་མོ་ནག་མོ་ཁྲག་འཛིག་མ་)，持拘鬼牌、刚割下来的人头，坐骑是一匹魔马。② 然而第

① 参考书目 171。
② 参考书目 6 叶 36b。

一表中提及的魔女日帝那姆(རི་ཏི་ནག་མོ་)的描述却没有资料。在黑多闻蓝马的伴神中，黑色的多闻天王骑一匹蓝色马，还有我们已经列出的几位魔女成员，第一位命名的是一个典型的苯教神灵：九头阎罗魔女，之后是八手阎罗魔女、魔女彭戳玛(བདུད་མོ་ཕུང་ཁྲོལ་མ་)和魔女索切玛(བདུད་མོ་གསོད་བྱེད་མ་)，其他五位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魔女是魔女扎桑玛(བདུད་མོ་པཀྲ་བཟང་མ་)、魔女诺细(བདུད་མོ་ཇོ་སྲུར་)、魔女卡巴玛(བདུད་མོ་ཁ་འབར་མ་)、魔女梅衣卡朗(བདུད་མོ་མེ་ཡི་ཁ་ཧྲུངས་)和黑魔女饮血；最后两位属于密乘护法神系。此外，属于魔女系的还有魔女众妃之主持拘鬼牌；魔女喘狗女。后一位魔女似乎与著名的土地神黑喘狗有联系。

魔女之后列出的是王系魔① 他们的主神是白哈尔一或者称作大王一我们前面已经专章讨论过了。他是不是第一表中列出作为王系魔形貌出现的王大鹏龙雷(རྒྱལ་པོ་ཁྱུང་ཆེན་ཀླུ་འབྲུག་)还不清楚[278]。

下一位列出的神怪是骷髅鬼卒。② གིང་(鬼卒)这个名称今天主要用作前缀，作为一种称号放在某些护法神名字的前面，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例如白梵天又被称为“大神骷髅鬼卒白梵天”、白哈尔又被称为“具誓白水晶骷髅鬼卒”、“白水晶骷髅鬼卒王”和“骷髅鬼卒嘎热”(གིང་ཀ་ར་)。此外，གིང་这个词似乎主要用于宁玛派和噶举派的宗教文献中，指一类称作“巴沃”(དཔའ་བོ་“勇士”)的神灵名称，有时也指“使者”和“干事”。然而，གིང་原始的词义(也指འགྱིང་或 གྱིང་)却是指苯教的一类神灵的名称。གིང་独具特征的兵器

① 关于 རྒྱལ་པོ参看霍夫曼 Quellen 页 162。
② 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617。

是剑，如下面一段文字描述的 གིང：“持剑的骷髅鬼卒和持拘鬼牌的魔、持骰子的星算者和屠夫四种”众骷髅鬼卒之主是命主梵天(སྲོག་བདག་ཚངས་པ་)，虽然这显然与本书 146 页(原书)描述的著名护法神命主白梵天是同一位神灵，但作为众骷髅鬼卒之主，他是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的：命主梵天穿秃鹫羽毛织成的披风，手持阳光形成的绳套和短斧，坐骑是一头白狮子。① 众骷髅鬼卒之主的另一个形貌或许是黑蓝色的怒鬼卒嘎热或大忿怒金刚鬼卒嘎热，他的标志是锐利兵器组成的轮和盛满仇敌心血的头盖骨碗或一颗心脏。有大骷髅鬼卒和小骷髅鬼卒之分；大骷髅鬼卒据说还可再分为四种。此外，还有男骷髅鬼卒和女骷髅鬼卒。班丹拉姆的一位伴神、女神卓精突钦玛(སྒྲོལ་གིང་མཐུ་ཆེན་མ་)就属于女骷髅鬼卒。金刚空行母有时也被称为“女骷髅鬼卒金刚空行母”。我们提到的多吉来巴的伴神，“四十二持鬼”(གིང་འཛིན་)，是否属于鬼卒还不能断定。此外，当我们讲到白梵天的伴神时，我们就已经碰到过“八大骷髅鬼卒”和“八救度骷髅鬼卒”。或许这两组鬼卒是同一组神，因为一些藏文文献还提到“八大救度骷髅鬼卒”，救度骷髅鬼卒也被称为“秘密救度骷髅鬼卒”。根据西藏的口头传说，“八大救度骷髅鬼卒”这一名称据[279]说就是指分布世界八方的八类骷髅鬼卒。居于东方的救度骷髅鬼卒是白色，居于南方的是黄色，居于西方的是红色，居于北方的是绿色。这四种骷髅鬼卒合称为“四类骷髅鬼卒”。占据次四方的鬼卒有如下的身色：东南方的骷髅鬼卒是一半白色一半黄色，西南方的是黄红色，西北方的是红绿色，东北方的是绿白色。

根据另一种分法，鬼卒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白色的金刚类骷髅鬼卒，黄色的大宝类骷髅鬼卒、红色的莲花类骷髅鬼卒和蓝色的业

① 参考书目 6 叶 35a。

力类骷髅鬼卒。每类鬼卒包括四名成员，两男两女。所有的骷髅鬼卒都是左手持一颗人心，但是右手所持的标志不同：金刚类骷髅鬼卒右手持水晶剑，大宝类骷髅鬼卒持三叉戟，莲花类骷髅鬼卒持铜剑，业力类骷髅鬼卒挥舞短斧。①

一组古代十八位的鬼卒是"咒主十八大骷髅鬼卒"，他们或许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八咒主有关。这十八位骷髅鬼卒包括九男九女：

九男	**九女**
金刚骷髅鬼卒嘎热	三界勾摄命息女
金刚夜叉	具力拽铁钩女
金刚罗刹	三界耶代玛(ཁམས་གསུམ་གཡས་འདེབས་མ)
金刚穷保(རྡོ་རྗེ་འབྱུང་པོ)	苏梅隆达杜玛(གཟུགས་མེད་ཀླུང་ལྷར་འདུ་མ)
金刚狼狗	嘎吉洛达切玛(གར་གྱི་གློག་ལྷར་འདུ་མ)
金刚阎罗	珀东拉达切玛(ཐོད་སྟོང་ལག་ལྷར་ཁྱེད་མ)
金刚起尸	那念查玛色玛(ཙ་ཞན་ཐ་མ་ཟེར་མ)
金刚命主	三界宁索玛(ཁམས་གསུམ་སྙིང་གསོད་མ)
金刚杜匝(རྡོ་རྗེ་དུས་འཚམས)②	措吉恰仓钦姆(ཚོགས་ཀྱི་ཕྱག་ཚངས་ཆེན་མོ)

这十八部骷髅鬼卒都被描绘成持剑的浅蓝色身形。③ 苯教著作《十万净龙经》也提到了十八大骷髅鬼卒。有关十二持剑骷髅鬼卒，目

① 参考书目 6 叶 40a。
② 原文 dus—'tsam，不知何义 འཚམས 无此拼法。—译注。
③ 参考书目 6、叶 40b

前为止还没有更多可资利用的文献[280]。

属于大黑护法阿姆哈热（མགོན་པོ་ཨམ་ཧྲ་ར་）和大库主肖阔载（གཏེར་བདག་ཆེན་པོ་གཤོག་རྒོད་ཙལ་）伴神的有几组骷髅鬼卒。此外，一些噶举派的著作谈到了四大骷髅鬼卒，每组都与一类特殊的神灵相联系：神大骷髅鬼卒白梵天、阎罗大骷髅鬼卒玛如载玛保（གཤིན་རྗེའི་གིང་ཆེན་མེ་རུ་ཙེ་དམར་པོ་）、魔大骷髅鬼卒耶吉那保（བདུད་ཀྱི་གིང་ཆེན་ཡབ་རྗེ་ནག་པོ་）和赞大骷髅鬼卒耶秀玛保（བཙན་གྱི་གིང་ཆེན་ཡམ་ཤུད་དམར་པོ་）。在拉萨藏历新年的大游行中，八位参加游行的宁玛派喇嘛也称骷骷鬼卒，他们的作用是驱赶两位替死鬼。

在骷髅鬼卒之后，厉神三十部主第二表提到的是战神和曜。战神我们后面要专章论述，曜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接下来列出的罗刹和罗刹女最初显然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土著万神殿中的神灵。例如，《莲花遗教》提到莲花生大师在一个叫做绒绒隆巴那保（རོང་རོང་ལུང་པ་ནག་པོ་）的山谷降服了所有的罗刹。① 但是，土著神灵སྲིན་པོ་和 སྲིན་མོ་后来被等同于印度的 rāk sasas 和 rāk sasis（罗刹和罗刹女）失掉了它原始的特征。据说罗刹之主罗刹洛珍（Rāk saགློག་འཕྱིང་）或黑罗刹洛珍（སྲིན་པོ་ནག་པོ་གློག་འཕྱིང་）身穿闪电形成的披风，左手持冰雹。② 有一些罗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例如罗刹王那热森哈（ན་ར་སེང་ཧ་），是魔护法森冬（བདུད་མགོན་སེང་གདོང་）的伴神；罗刹角切巴瓦，属于十八密乘护法，等等。罗刹女之主女神蛙头血眼，全名是罗刹妃娃头血眼，她是一位黑色的女神持撅和人头。穿的衣

①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7。
② 参考书目 6，叶 33b。

服是血织成的布，骑一头六头骆驼。① 这位女神与我们提到的罗睺罗的一位伴神、雍吉鲁姆洛穷玛（ཡུམ་གཅིག་ཀླུ་མོ་ཀློག་ཁྲག་མ་）有点相似，因为后一位女神据说也是蛙头血眼。一些宁玛派的文献提到一组罗刹九姊妹。在大红司命主姊妹护法的伴神中，我们也碰到了一组叫做“四季男女罗刹”的罗刹。还有两组重要的罗刹女是地罗刹和岩罗刹，② 即居于地下和岩石上的罗刹。

罗刹和罗刹女今天所处的位置与夜叉与夜叉女的[281]演变相同，后者等同于印度的 Yak sas 和 yak sis。③夜叉夏梅巴（གནོད་སྦྱིན་ཤ་མེ་དཔལ་）是众夜叉之主，他是一位黑色的神，右手持珍宝，左手持剑。穿火云外衣。④ 一组不被人们所熟知的夜叉是“黑红夜叉”，骑一只铜红大鹏，生有一头四手，持短斧，剑、敌人的心脏和毒蛇绳套。遗憾的是关于夜叉女之主玛姆那姆的特征，我们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详细材料。根据另一种古代神灵的排列法，众夜叉女之主的名字是门姆那（姆）（མོན་མོ་ནག་/མོ་）即“黑门巴女”。三十厉神部主第二表接着提到的是护法，这显然是指大黑护法的各种身形，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名称是否是指在佛教的影响下失去原始特征的一种特定的西藏土著神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已经碰到过几次的“魔护法”这个名称就只能是指由魔和护法结合而生成的一种神灵的名称。楼陀罗（风神）是源于印度的一组神灵。他们的头目是金刚去魔，已在本书 77 页做过描述。楼陀罗塔巴那保（Rudraཐར་པ་

---

① 参考书目 6，叶 33b。

② 岩罗刹女在关于藏族起源的传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图齐《西藏画卷》页 713；M • Hermanns，‘Schopfungs－und Abstammungsmythen der Tibeter’《西藏的人类起源神话》Anthropos，XLI－XLIV，Posieux 1946—1949，PP275—298，817—847；Wenzel，Thelegend of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race《西藏人种起源传说》，Festgruss Roth PP70—172。

③ 比较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718。

④ 参考书目 6 叶 33b。

ནག་པོ་)是楼陀罗成员之一，已在十八位咒主中提到。

在三十厉神部主第二表中接下来排列的是“穆魔”(དམུ་བདུད་)，是由“穆”(དམུ་)和“魔”结合而生成的身形。“穆魔”之主是穆魔那保扎梅(དམུ་བདུད་ནག་པོ་བཁྲག་མེད་)挥舞马刀、弓和箭。骑一匹“穆”马。① 奇怪的是，虽然“穆”是古代西藏土著神灵中最重要的一位，但是，“穆”在这里却没有被表述为一种单独的神灵群体。然而在我们即将要论述的另一份古代神灵的排名中提到了“穆”，他们的穆主是嘎巴利朵(ག་པ་ལི་དོར་)。最近，图齐和霍夫曼发表了有关“穆”的重要资料。②“穆”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大穆和小穆。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列出几位其他的出版物中没有提到的“穆”，如穆杰赞保(དམུ་རྗེ་བཙན་པོ་)，也叫做杰本那保(རྗེ་དཔོན་ནག་པོ་)被描绘成一位黑色神，身穿一件黑色披风，骑穆马。他的标志是黑色的旗[282]帜和绳套。③ 遗憾的是关于穆杰果农(དམུ་རྗེ་གོས་སྔོན་“穿蓝衣服的穆王”)的形貌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在竖立供奉给穆的“穆垛”(དམུ་མདོས་)时，要念诵祈愿文，祈愿文中包含了几位穆王的名字：如穆杰赞保转轮(དམུ་རྗེ་བཙན་པོ་འཁོར་ལོ་བསྒྱུར་)、唐热穆唐杰(ཐང་ར་སྨུ་ཐང་རྗེ་)、穆止杰(དམུ་འབྲི་རྗེ་)、穆协杰杰冬保杰(དམུ་ཤད་རྗེ་རྒྱལ་གདོང་པོ་རྗེ་)、穆杰宗托杰(དམུ་རྗེ་བཙོན་ཐོགས་རྗེ་)、穆腾朗和佐沃杰(དམུ་ཐེང་སྣང་དང་གཙོ་བོ་བརྒྱད་)、穆杰那保卡梅(དམུ་རྗེ་ནག་པོ་ཁ་མེད་)、穆杰考隆托隆(དམུ་རྗེ་ཀོ་ལོང་ཐོ་ལོང་)、穆杰桑喂米贡(དམུ་རྗེ་གསང་བའི་མི་ཀུན་)、穆杰朗和阔瓦杰(དམུ་རྗེ་ལང་དང་བསྐོལ་པོ་རྗེ་)和达穷穆姜唐姆勉(ཐ་ཆུང་རྨུ་ལྕམ་

① 参考书目 6 叶 35a。
② 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714，733
③ 参考书目 6，叶 37a。

ཐང་མོ་སྨན་)①至于穆魔，我们在这里可以回忆起多吉来巴(རྡོ་རྗེ་ལེགས་པ་)的父亲名字中就有“白穆魔”的字眼。穆魔穆杰嘎沃(དམུ་བདུད་དམུ་རྒྱལ་དགའ་བོ་)是也“穆”种类之一，但他的形貌我们还不知道。

三十厉神部主第二表中的下一组神是外道徒，是西藏占优势的外来神灵。外道徒之主是大自在天罗刹，也叫做黑九手外道、外道黑大自在天、黑大自天罗刹或黑大自天，穿黑丝披风，骑一头狮子，挥舞三叉戟，持头盖骨碗。他的另一个身形被描绘成黑蓝色神灵，穿人皮，标志是一把天杖(ག་ཧྲི་ག་)和一支三叉戟；坐骑是一头野牛。②苯教文献还谈到外道的另一位成员外道徒哈象那保(མུ་སྟེགས་ཧ་ཤང་ནག་པོ་)。

地方神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他们的统领是山神大神香波，在本书 203 页已有描述。天勉在本书 200 页提及，玛桑在本书 224 页描述。在三十厉神部主表中我们惊异地发现最重要的赞载乌玛保(ཙེའུ་དམར་པོ་)不是赞系的首领，而是不为人所知的赞索散玛保(སྲོག་ཟན་དམར་པོ་)或岩赞索散(བྲག་བཙན་སྲོག་ཟན་)，一位红色的赞神，身穿红丝披风和皮铠甲，手持弓箭，骑红马。③

独脚鬼泰乌让是一类古老而又重要的神灵，我们在一些护法神的伴神中已经碰到过他。例如白哈尔的伴神中有九位独脚鬼，④多吉来巴的伴神中提到了独脚泰乌让等等。这里我们再补[283]充些材料，九泰乌玛的母亲据说是女神姆宗贡杰(མོ་བཙུན་གུང་རྒྱལ་)。⑤根

① 参考书目 104 叶 26b。
② 参考书目 6，叶 37a。
③ 参考书目 6，叶 35a。
④ 罗列赫《青史》卷一页 65 提及九泰乌让兄弟(ཐེའུ་རང་སྤུན་དགུ་)住在黄河岸(རྨ་ཆུ)的 དན་ཏིག་山上。
⑤ 霍夫曼《西藏苯教史概要》页 149。

据《十万净龙经》，泰乌让起源于金宇宙龟的油脂中。[①] 他们是具有魔性特质的神灵，据说能引起人们不和、争吵，使小孩生病。据信他还能影响天气，特别是能引发冰雹。泰乌让在早期的西藏历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一则传说讲到聂赤赞普（གཉའ་ཁྲི་བཙན་པོ་）就是九泰乌让中一位的后裔，是姆宗贡杰女神所生。[②]《十万净龙经》叶326a 提到三百六十种泰乌让。另有一组是作为“门神”的十一位泰乌让。根据三十厉神部表二的排列，泰乌让之主是南台嘎保（གནམ་ཐེའུ་དཀར་པོ་），这位神灵还有他的两位伴神萨台那保（ས་ཐེལ་ནག་པོ་）和巴台查沃（བར་ཐེལ་ཁྲ་བོ་）我们已经在本书 97 页提到。然而本书288 页的苯教神灵排列中表明，泰乌让的主神是叫做莽聂乌白（མང་ཉེའུ་བེར་）的神灵，关于莽聂乌白的形貌的详细资料目前还未找到。其他有几位泰乌让的名字包含在供泰乌让“垛”（མདོས་）时念诵的祈愿文里，他们是：凶岩罗刹、女神吉巴色姆米几玛（འཇིགས་པའི་ཟེར་མོ་མིག་གཅིག་མ་）、她的儿子善金刚众骷髅鬼卒之主和门巴止戴（མོན་པ་གྲི་འདེབས་）。[③] 根据《莲花遗教》莲花生大师曾在康区的拉瓦冈吉（ལྷ་བ་རྐང་གཅིག“独脚麝”）地方降服了所有的泰乌让。[④]

关于“贡保魔”（འགོང་པོ་），[⑤] 可以利用的资料非常少，他似乎与王系魔有关系。他们的主神邪秀玛保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贡保可以分为三类：即“男贡保”、“女贡保”和“儿童贡保”。当我们描述白哈尔的伴神时曾谈到贡保，据说他生有铁鼻子，女贡保生有绿松石眉毛。据称贡保对西藏的统治者怀有敌意，贡保七兄弟的邪恶

① 与此相联系的一则传说，见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711。
② 霍夫曼《苯教历史概要》页 143，图齐《西藏画卷》卷二页 732。
③ 参考书目 104，叶 28a。
④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6。
⑤ 《莲花遗教》说莲花生是在 ཀ་ཡའ་རི་གོང་ 地方降服了 འགོང་。《莲花遗教》页 248。

力每年都要危及达赖喇嘛的生命，要将之转移到替身上去[284]，最后将替身由两名叫做替死鬼的人带往桑耶和彭域。这一特殊的仪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述及，即御邪术一章。在隆多喇嘛关于护法神的著作① 中列出了属于贡保七兄弟的神灵；我们也在其他许多场合也一再碰到与上面的分类法大不相同的几类神灵：如嘎保兼几(དཀར་པོ་སྤྱན་གཅིག"白一眼")、色台姜库(གཟའ་ཟེ་ལྷང་ཁྲ)、切瓦贡仁(ཁྱི་བ་གུང་རིང་)、南台嘎保(གནམ་ཟེ་དཀར་པོ་)、耶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台色那保(ཐེ་སེ་ནག་པོ་)和来固拉仁(ལེ་གུ་ལག་རིང་)。在西藏的早期历史中，贡保的邪恶影响就存在着：据说朗达玛赞普就被一位叫做彭贡那保(ཕུང་འགོང་ནག་པོ་)的贡保魔附体。② 然而，《莲花遗教》记载说莲花生大师在牙日贡(གཡའ་རི་གོང་)降服了居住在"夹"(ཛ་)的深谷中的贡保魔。③ 贡保之主耶秀玛保也正如我们所能回忆起来的那样，属于另一类超自然神灵。

九位贡保一组的神灵合称"贡保损耗鬼九兄弟"。然而提及这组贡保名称的文献④ 仅仅提到了其中的二位成员，他们的名字也几乎相同：即损耗鬼王旬奴贝(བསེ་རག་རྒྱལ་པོ་གཞོན་ནུ་དཔལ་)和色拉王旬奴贝(བསྲིར་རག་རྒྱལ་པོ་གཞོན་ནུ་དཔལ་)，前者被描绘成一位戴绿松石耳环、穿丝衣的男孩，腰带上别着藤条鞭和刀子，悬着弓箭袋；后者被描绘成一位骑蓝色野兔的黑色老人，与他名字中的"年青"(གཞོན་ནུ་)一词相矛盾，老人身穿晒干的兽皮作为衣服。九贡保兄弟的另一位成员显然是一位名为郭遮明嘎(ཀོ་འདྲེ་མིན་ཀ་)的神灵。他骑一头猪，挥舞红色屠夫刀，头饰用肠子制成。据说有一种叫做"损

① 参考书目 70，叶 14a。
② 霍夫曼《西藏苯教史概要》页 313。
③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8。
④ 参考书目 186，187。

耗鬼星垛”(བསེ་རག་སྐར་མདོས་)的十字网纹灵器，就是供奉给这组神灵的。① 但是，另一份藏文文献说到损耗鬼四兄弟，据说他们属于誓愿鬼系（དམ་སྲི་བསེ་རག་མཆེད་བཞི་）。②

此外，还有三位一组的贡保魔：其中一位居于天空，一[285]位居于地上，第三位居于中空。三位贡保皆生有人的身体，但却长着动物的头：天贡保是一个鸟头，地贡保生有鼠头，中空贡保生有野兔头。每位都持有飞幡。③ 属于贡保魔系的还有贡保库列拉固(འགོང་པོ་ཁྲ་ལི་ལག་དགུ་)，一位骑秃鹫的黄色神灵。④ 我们在描述白哈尔的伴神时看到的其他一些藏文文献却把库拉列固作为王系魔的成员，称王库列拉固(རྒྱལ་པོ་ཁྲ་ལི་ལག་དགུ་)，持棍，骑公牛。

魔障，或称生障魔，据说他能阻止所有的佛教活动，我们在前面经常地提到。生障魔之主恰那亚嘎(བི་ན་ཡ་ག་)。被描绘成一位黑色的人形，身穿黑丝“郭肃”(གོ་ཟུ་)，持天杖、头盖骨碗，骑一匹黑马。⑤ 空行母的一些成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做了描述，由于这类女神相对来说比较著名，我们可以从其他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详细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神灵中没有一位重要的成员作为空行母的主神，而由一位并不怎么知名的女神那姆蛟切(ནག་མོ་མགྱོགས་བྱེད་)或称“康卓班丹那姆蛟切玛”(མཁའ་འ གྲོ་དཔལ་ལྡན་ནག་མོ་མགྱོགས་བྱེད་མ་)作主神。这位女神持绳套和魔线球，骑一只乌鸦。⑥

龙魔据说是由龙和魔结合后生出的魔类。龙魔之主那保郭固

---

① 参考书目 186，187。
② 参考书目 45。
③ 参考书目 167 叶 1a
④ 参考书目 6，叶 37a
⑤ 参考书目 6，叶 35a；图齐《西藏画卷》卷一页三提及神 sumbha 和 Ni sumbha 是生障魔之主。
⑥ 参考书目 6，叶 34b。

(ཟླ་བདུད་ནག་པོ་མགོ་དགུ“九头黑龙魔”),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是魔护法森冬(བདུད་མགོན་སེང་གདོང“狮面魔护法神”)的伴神,也是李庆哈拉的伴神。其他龙魔的成员如阳龙魔白头是玛吉多吉日丹玛(མ་གཅིག་རྡོ་རྗེ་རབ་བརྟན་མ་)的伴神;龙魔具牦牛头者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十万净龙经》还记叙了八位女魔,她们都被描绘成少女形貌:

龙魔女角朵玛(ཟླ་བདུད་བུ་མོ་རྒྱ་སྟོར་མ་),一位天蓝色的女神,骑蓝色杂种牦牛,持蓝红色魔线球。

龙魔女莲花鬘:一位身穿蓝红色衣裙的少女,持疫病口[286]袋,从嘴里喷出蓝红色的毒雾。

龙魔女水晶眼:嘴喷疫病雾,手持人心。

龙魔女血眼:蓝红色发髻,兵器是魔拘鬼牌。

龙魔女大力:持绳套。

龙魔女朵增玛(ཟླ་བདུད་བུ་མོ་དོན་འཛིན་མ་):持人心。

大龙魔女执命女:手持“众生之命脉”。

大龙魔女杰代玛(ཟླ་བདུད་ཆེན་མོ་རྒྱས་འདེབས་མ་):持长柄勺。

一组重要的龙魔是“龙魔九兄弟”,他们是凶暴精怪,能引起胆病、麻风病、水肿病、剧痛、吐血等等。九兄弟之主叫做龙魔止冬热巴(ཟླ་བདུད་ཁྲི་སྟོང་རལ་པ་),他的八位伴神都生有动物的头,其名称如下:

龙魔达固南喀顶(ཟླ་བདུད་སྟག་དགུ་ནམ་མཁའ་ལྡིང་)

龙魔札那热巴巾(འབྲུམ་ནག་རལ་པ་ཅན་)

龙魔色吉卓秀巾(གསེར་གྱི་འཁྲོག་ཞུ་ཅན་)

龙魔藏巴郭固(ཚངས་པ་མགོ་དགུ་)

龙魔顿那帝巴郭沃巾(དོམ་ནག་ཐིག་པའི་མགོ་དགུ་ཅན་)

龙魔藏巴珠郭巾(གཙང་པ་སྦྲུལ་མགོ་ཅན་)

龙魔牛列聂吉拉仁(ཀླུ་ལི་ཉབ་ཀྱི་ལག་རིང་)

龙魔协巴固吉(ཞགས་པ་དགུར་བཅིངས་)

据说陪伴龙魔九兄弟的动物是九条金眼鱼、九只黄角蝎子、九头黄头黑熊、九只金眼黑蛙、九头虎纹小阉牛、九条黄眼黑蛇和九个小黄蝌蚪。①

与我们上面列出的龙魔九兄弟中的蝎头神顿那帝巴郭巾相似的另一位龙魔蝎头神是黑龙魔。据说黑龙魔最初是从一只血斑蛋中诞生的。生有黑色的蝎头，头发是蛇，脸孔和身体上都沾满了血污。黑龙魔根据季节的不同而改变坐骑和居地：冬季骑黑公牛，春季骑蝎子，夏季骑黑蛇，秋季居高山草甸[287]。②

三十厉神部主表二最后列出的是龙女，要在这里论述这一再出现的庞大的神系就太繁杂了。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龙女的充裕的资料。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描述一下龙女之主黑罗刹女，她是一位烟色身形，穿蛇衣，身体的下半部呈蛇尾状。持疫病口袋，毒真言芥子、骑黑龟。③

当我们对三十厉神部主表二所列神怪做一番梳理后，会注意到有一些著名的神怪类被省略了，例如龙、土地神和念(གཉན་)。然而，在本书参考书目 93 所引的苯教著作中所开列的神灵及其统领的表中就包括这三种神灵，表中共列了十八种不同的神怪。他们的主神与宁玛派的著作中提到的十八厉神部主 (དྲེགས་པའི་སྡེ་དཔོན་) 大部分都相同。

① 参考书目 85。
② 参考书目 170，叶 6a。
③ 参考书目 6，叶 34a。

神怪种类	主神
神	帝释天
非人	唐桑仁杰(ཐང་བཟང་རིང་སྐྱེས་)
魔	热代贡雅(རེ་ཏི་འགོང་ཉག་)
穆	嘎巴李朵(ག་པ་ལི་དོར་)
赞	拉赞杰保(ལྷ་བཙན་རྒྱལ་པོ་)
魔赞	强巴查郭(འབྲམས་པ་ཁྲག་མགོ་)
擦(འཚམས)	牙瓦郭固(ཡ་བ་མགོ་དགུ་)
念	念杰贡农(གཉན་རྗེ་གོང་སྔོན་)
龙	杰瓦巾恰(རྒྱལ་བ་བྱིན་ཆགས་)
土地神	藏藏阔瓦(ཙང་ཙང་འཁོར་བ་)
王	国达钦保(དཀོར་བདག་ཆེན་པོ་)
大臣	嘎保巾(乌)(དཀར་པོ་སྦྱིན་ཨུ་)
掌柜(ཚོང་དཔོན)	杰普钦保(སྐྱེས་བུ་ཆེན་པོ་)
阎王	米保雅郭(དམིག་པོ་གཡག་མགོ་)
罗刹	卡拉梅巴(ཁ་ལ་མེ་འབར་)
生障魔	恰那亚嘎(བི་ན་ཡ་ག་)
泰乌让	芒聂乌白(མང་ཉའུ་བེར་)[288]
乾达婆	康顶杰保(མཁའ་ལྡིང་རྒྱལ་པོ་)

当我们用前面的表和这个表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表的神主只有三处相同，即神主大自在天(帝释天)、生障魔主神恰那亚嘎和王系魔主神，虽然后面的表的主神名叫国达钦保，但他只是白哈尔大王的另一个名字：大库主。

众非人、印度神话中的阿修罗之主唐桑仁杰似乎等同于我们在外八部排列的神中提及的非人王塔桑(ལྷ་མིན་དབང་པོ་ཐགས···བཟང་)。上面列出的三十厉神部主中众魔主是贡杰章嘎(ཀོང་རྗེ་བྲང་དཀར་)而在后面的表中替换为热代贡雅(也写作 རེ་ཧྲི་མགོ་གཡག་或 རེ་ཧྲི་མགོ་ཡག་)。这里，我们再回忆一下密八部中的一位神灵，他的名字是阳魔热帝贡牙(བདུད་ཙོ་རེ་ཏི་འགོང་ཡག་)。图齐写作魔日帝贡雅(བདུད་རི་ཏི་འགོང་ཉག་)。① 根据他所说，日帝贡雅据称是女神王后的父亲。“穆”和“赞”上面已经论述了；赞之主拉赞杰保(神赞王)，大概是等同于载乌玛保，因后者被称为神赞。神赞是由神和赞结合而生出的一类神灵，他可能也是一类独立的神灵。我们在地方保护神一章中提到的神赞贡拉嘎保(ལྷ་བཙན་མགོན་ལྷ་དཀར་པོ་)就属于这一系统。强巴查郭，或许是米强巴查郭，众魔赞之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关于“擦”(འཚམས་或 མཚམས་)一词的特质，霍夫曼② 在居于天空的苯教神灵中曾提及，但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其主神牙瓦郭固(九头牙瓦)的形貌，目前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

“念”(གཉན་)是西藏一种重要的而且是相对著名的古代神灵之一。我们在前面曾几次碰到念系的神灵。例如念青唐拉、神念傲拉玉载(ལྷ་གཉན་སྟོ་ལ་གཡུ་རྩེ་)、他的伴偶念玛玛来固(གཉན་མ་མ་ལེ་གུ་)、“大念四部”等等。“念”与土地神和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一般是占

① 《西藏画卷》卷一，页 219。
② 《苯教历史概要》页 140。

据着天地之间中空的位置，特征身色是黄色。他们是邪恶的精怪，据说由于念的影响，人可以变残废。有“大念”和“小念”[289]之分；“小念”的数目据说是四十一位。根据上面所引的苯教文献众念之主是念杰贡衣。① 然而《十万净龙经》在各种念王中提及念杰贡衣时却说众念之王是念巴瓦顿郭玉衣托促巾（གཉན་སྤར་བ་དུང་མགོ་གཡུའི་ཐོར་ཚུགས་ཅན་“群念螺头具玉顶髻者”）。这位念一身水晶白色，身上缀满了绿松石制成的饰品，主要的标志是“鹅头胜幢”。② 我们已经提到念的主要居处是树和森林，但其他一些文献，主要是各种《十万净龙经》声称念也住在雪山、地面和地下、岩石，特别是板岩、巨石、河流、湖泊、火、云、风、彩虹，甚至是在空中、太阳、月亮、星辰、行星之上。依照不同的居处就有了不同的念，如雪念——本书在论述山神时，曾提到一组二十一雪念——地念、岩念、板岩念、石念、树念、森林念、泥念，居于水中或河流中的念，湖念、火念，居于云中或风中的念、彩虹念、天念，居于太阳、月亮、星辰、曜中的念有一些在世界四方中占有固定的位置：

北方——风念

西方——水念

南方——火念

东方——木念、太阳念、月亮念和曜念

《十万净龙经》还列举了大量的念王和小念；他们的名字已经由图齐发表了。③ 念据说有他们自己的苯教法师，名叫唐唐杰凯（ཐང་ཐང་གྱེར་མཁས་），这显然与《十万净龙经》另一段提到的唐唐戳

1 根据图齐在《印度—西藏》卷三、二页100引述的文献，女神班丹玛索玛（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མ་）就被“霍尔”ཧོར་人称为九念兄弟之主。

2 《十万净龙经》84b。

3 《西藏画卷》卷二，页721，另可参看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158。

瓦(ཐང་ཐང་ཁྲོལ་བ་)是同一个人。念苯唐唐杰凯(གཉན་པོན་ཐང་ཐང་གྱེར་མཁས་)据说是身如白水晶，持“鹅头胜幢”。鹅(或译“黄鸭”)[290]在这里被叫做“念鸟”，因此，胜幢又被称作“念鸟鹅头胜幢”。

在所有种类的古代西藏神灵之中，龙是最为人所知的，谢夫耐尔(Schiefner)、劳费尔(Laufer)拉露、图齐、霍夫曼和骆克都就此问题收集过可观的资料。① 因此，我在这里只是简要的提及，西藏的佛教徒将龙这种水精视作印度的那伽(nāgas)。因而在今天的龙族中包含很多的著名的那伽和那伽女(nāgī)。根据《十万龙经》所记，各种部类的龙最初是从创世金龟生出的六只蛋中诞生的。他们的名字是王族(刹帝利)龙、民族(吠奢族)龙、贵族(婆罗门族)龙，最下种姓(戌陀罗，屠夫族)龙(ཀླུ་གདོལ་པའི་རིགས་)、白族龙(ཀླུ་དཀར་རིགས་)和躲避族龙(ཀླུ་ཏྲོལ་སོང་གི་རིགས་)。然而在同一著作的另外几处例子中又谈到了五种不同种族的龙：即白马头王族龙、黄鹅头刹帝利族龙、蓝色黑公牛头吠奢族龙、红色鼠头婆罗门族龙和蓝色蜥蜴头戌陀罗龙。

王族龙之王在大圆满派的著作中被描绘成与其他不同版本的《十万龙经》描绘的普通龙王的形貌有些不同的形貌。这位王族龙王的居处是一座巨大的蓝色龙宫。龙宫的基础由玛瑙砌成，护墙由金砌成，屋顶用青金石砌成，四个角楼用银铃装饰。居于龙宫的这位大龙王一身蓝色，生有一头两手，骑蓝色的“龙马”，右手持闪光

① A·谢夫耐尔，'Das weisse Nāga－Hunderttausend'《十万龙经》Mémoires de l'Académie Imp,dest,Petersbour,St·Peterbourg 1881；B·劳费尔，《十万龙经版本的缩略本》，Mémoires dela Sociéte Finno－ougrienne，Helsingfors　1898；M·拉露《西藏人的龙崇拜》J·A·Paris 1938；图齐《西藏画卷》Ⅱ，页722；霍夫曼《西藏苯教史历史概要》页157。J·F·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Roma　1952，2　Vols。

的珍宝，左手持盛满珠宝的小口袋。身穿绿松石铠甲护持，头戴绿松石头盔。伴神是一万名龙勉(ཀླུ་སྨན་)。

龙是黑巫术仪式中崇拜的神灵之一。因此大龙王也在[291]祈请之列，祈请他切断仇敌的"最后一息"，使他染上各种疾病，特别是麻风病就是龙引起的疾病。顺便提一句，有两种麻风病，一种是"红麻风"，一种是"灰白麻风"。大龙王引起的其他疾病据说还有癌肿、肺结核、溃疡、瘙痒和剧痛。① 据《十万净龙经》所说，四肢肿胀也是龙引起的疾病之一。

十八厉神表龙的后面是土地神，研究土地神(或称土主)的主要文献是一本叫做《白琉璃》② 的藏文天文星算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出了大量的土地神。有一些只列出了名字，而另一些则给出了详细的形貌描述，他们的星相学位置，影响与作用，甚至绘出了他们的图像。其中的一些神灵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提到了，③，其中的几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也作了描述。要在这里提及《白琉璃》中所列出的全部神灵，我们就扯得太远了，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局限在一些最著名的土地神的描述方面。

吉乌田巴地神(ཀི་ཨུ་ཐེན་པ་ས་ཡི་ལྷ་)：一位金色的土地神，手持如意宝树，四方大地是他的领地。

萨增拉巴钦保(ས་འཛིན་ལག་པ་ཆེན་པོ་"持地大手")，生有飘逸长发的男子，只穿遮羞布，双手举须弥山。

世界四面八方据说是如下土地神的居地：

---

① 参考书目 115，叶 12a。
② 参考书目 119，叶 442。
③ A·Grünwedel，《(白琉璃)中的星座》，Festschrift Eduard Seler，Stuttgart 1922；L·A·瓦德尔，《西藏房宅神》Journal of the Authropological Institute，London，1894。

东——一位土地神，坐在裹有豹皮的金椅之上，右手持带有丝条的金棍，左手握一簇树叶。

南——一位土地神。显然被称作“藏贡加吉郭洛巾”（ཚང་ཀུན་ལྕགས་ཀྱི་འཁོར་ལོ་ཅན“具全藏铁轮者”），坐在一辆较低的四轮马车上。右手持带有八辐铁轮的棍杖，左[292]手持银扫帚。

西——称作“杭边”（ཧང་ཅན་）的土地神，生有蛇头，穿蛇遮腰布，持阳光绳套，骑一只白虎。

北——白乌井曲衣协巴巾（བེའུ་འཇིན་ཆུ་ཡི་ཞགས་པ་ཅན“具套牛犊水绳套者”），他得名于标志物“水绳套”。据说他居于河湖之中——显然是居于珊瑚之上或渡船上——坐骑是白如海螺的鱼。

东南——比令帕玛（པི་ལིང་འཕར་མ）。①

西南—珠念拉巴巾（གྲུབ་གཉན་ལག་པ་ཅན་）。

西北——查沃米沃切（དྲང་པོ་མི་པོ་ཆེ）。

东北——土地神金鱼（ས་བདག་གསེར་ཉ་པོ་）。

对上面所列的四方土地神再做些补充，文献提到东方居住的是土地神阔那巾（འཁོར་ནག་ཅན“具黑轮”），南方居住的是土地神巴丹色保巾（བ་དན་སེར་པོ་ཅན“具黄色飞幡者”），西方居住的是食吉居玛巾（གཟིག་གི་མཇུག་མ་ཅན“具豹尾形者”），北方居住的是土地神色瓦巾（ཟེ་བ་ཅན“具鬃者”）。

然而，根据另一份文献，② 是由下列土地神居住在世界四方的：即东方白虎、南方苍龙、西方朱雀、北方白龟。在中央居住的是

① པི་ལིང་又作པི་པི་ལིང་，一种胡椒料药物，称荜拨。—译者
② 参考书目 171。

一只金猴，天顶居住的是土地神吉令帕玛（གྱི་ལིང་འཕར་མ་）地底居住的是土地神藏贡恰巴（ཙང་ཀུན་ཁྱབ་པ་）。这里的分法与本书参考书目所引苯教《十万净龙经》—— 已由图齐发表① ——叶 62 与 72 所记的分法有两处不同，《十万净龙经》提到居于西方的是土地神黑色野牦牛，居于北方的是土地神朱雀。

《白琉璃》叶 443a 提到的土地神台色杰保或台色钦保（ཐེ་སེ་རྒྱལ་པོ或 ཐེ་སེ་ཆེན་པོ）是一位重要的土地神。台色杰保是一位一身火焰色的神灵，穿红色的皮袄，持铜大鹏，他的画像表现他呈王坐姿，台色杰保的主王后叫做杰雍钦姆台庆（རྒྱལ་ཡུམ་ཆེན་མོ་ཐེ་ཁྱིམ“大王妃台庆”）。她一身黑褐色，手持宝瓶和明镜。他的第二个妃子叫哈唉边或杭乃（ཧ་རི་པན或 ཧ་ནེ），她一身白色，持大金容器。台[293]色杰保的儿子叫代索（ཏེ་སོ），他一身红色，穿红皮袄，右手持金盒子，左手持一根铁棒。肩上搭了一条揩汗的白丝制成的掩腋衣（རྫལ་གཟན་）。②台色杰保的王廷还包括如下的土地神：他的大臣是一身粉红色，穿红丝衣，戴大臣的（ཞང་བློན་）告身。右手持水晶杖，左手持宝器，骑花斑龟。色瓦拉庆（སེ་བ་བླ་མཁྱེན་）是台色杰保王的占卜师。手持占卜使用的器具：一支箭尾缚有黄丝带的占卜箭和一面魔镜。占卜师一身黄色，呈佛教法师的形貌，头戴世界帽，这种帽子顶端有三处凸起，前面有日月的象征，宽沿。这位土地神王土地神色瓦让达杰保齐的一位仆人是杭边色保恰热瓦（ཧང་པན་སེར་པོ་བྱ་ར་བ“瞭望员黄杭边”），也叫哈庆卡尺（ཧལ་ཁྱི་ཁ་ཁྲིད“喘狗引嘴”）。他是一位身穿蓝丝衣的黄色人，持疫病口袋和火把。守护大王宝库的是白色的色齐（སེ་ཁྱི་），他具有人的躯干，却生有虎头和豹尾，持鼠头胜幢。黑

① 《西藏画卷》卷二页 722，740 注 32。

② 僧侣着装之一，白天穿在上衣里面，用以吸收体表的汗水的内衫，尺寸与上衣相同。—译注



土地神色瓦让达杰保齐坐骑(取自《白琉璃》插图)

红色的怒相米索色夏(མི་གསོད་སེ་ཤར་)是大王的护身神。他戴头盔，穿胸甲，右手持剑左手持盾，骑一头水牛。台色杰保王的马全名是色瓦让达杰保齐(སེ་བ་རང་རྟ་རྒྱལ་པོའི་ཆིབས་)。他具有金色的马的身躯，但生有人的头。马用两条后腿站立，用两条前腿各持一把长柄勺，一把绿松石勺，另一把是金勺。大王的看马人是土地神色乌达尺(སེའུ་རྟ་ཁྲིད་)，是一位黄色的穿铠甲武骑士。

在描述了土地神台色杰保王和他的伴神之后，《白琉璃》提到了大量的其他土地神——有一些也是属于台色王伴神的[294]土地神——我们这里仅列出几位比较重要的名单。

杜增色恰(དུས་འཛིན་སེ་བྱ“持时色鸟”)，一身鲜黄色，人身鸟头，铜铁翅膀，持胫骨法号和橛。

王女嘎香(རྒྱལ་པོའི་བུ་མོ་དཀར་ཤམ་)，一位白色少女，呈笑貌，穿红丝衣，持银镜。她的新郎是淡黄色的土地神巴代(སྤལ་དེ་)，是个小伙子。穿蓝丝衣，右手持一支小金箭，左手持银弓。

玛吉邦精(དམག་གི་ལབང་གིང་)①被描绘成一位红色的武士，正准

① lbang 原文如此。—译注

备射出一支箭。

土地神森彭那保(ས་བདག་ཟིན་འཕྱུང་ནག་པོ):一位黑色土地神。生有人的身躯和蝎子头,持剑和绳套,骑一头公牛。



土地神森彭那保(取自《白琉璃》插图)

在西藏星相学和占卜中经常使用的九宫图,据信也是九种占据其格的土地神的居地。九宫土地神的分配如下述:在第一个白方格中居住的是大地女神(ས་ཡི་ལྷ་མོ)热丹玛(རབ་བརྟན་མ)。据说她的身体白如水晶,身穿白丝制成的拖地长裙,戴金冠,右手举须弥山,左手持装满甘露的容器。在第二宫黑格中居住的是黑色魔王,身穿黑色披风,戴金冠。右手持拘鬼牌,左手持绳套。第三宫天蓝色格中居住的是萨赛杜切(ས་བསེ ནག་གདུག་བྱེད),他一身黑蓝色,标志是儿童头骨串成的念珠,左手持头盖骨碗。身穿一件巨大的黑丝披风。第四宫是绿格,在这里居住着女神拉姆戴切(ལྷ་མོ་དལ་བྱེད)或龙王拉如(ཀླུ་རྒྱལ་ལ་བ་ཏུ)。她的身体和衣服都是绿色,头上饰有金冠。右手持宝瓶。第五宫是黄格,居住着黄色的土地神大王世界主,身穿金色的衣服,右手持宝瓶,左手持胫骨法号。第六宫是白格,居住着白色的杰保杰卓班(རྒྱལ་པོ་སྐྱེས་འགྲོའི་དཔལ),他的衣服是白色的,右手持一杖,左手持胜幢。第七宫是红格,居住着朱砂色的赞玛钦保

(བཙན་དམར་ཆེན་པོ་)，他的头上饰有金色头冠，穿红丝披风。持骰子和长矛。第八宫是白格，居住着白色的大自在天，他身穿白丝衣，



土地神大王护财色吉（据《白琉璃》插图）

右手挥舞三叉戟，左手持装满血的头骨碗。第九宫是红格，是黑红玛姆匝门帝(མ་མོ་ཙ་མུན་ཏི་)的居地。这位神灵穿红色披风，右手持疫病口袋，左手持线球。我们在这里要顺便提及源自汉地的八卦图案也是土地神的居地，称作"八卦八土地神"。

描述九宫神之后的段落已经由格伦华德尔(Grünwedel)①作了论述，因此，我们只提及这一段落中一些较为重要的土地神。有两位一男一女的黑天狗。男黑天狗具狗的身体，生有鸟翅、猪背、蛇尾，尾尖有一颗人头。黑母天狗生有马的身体，狗头，大鹏翅[296]，蛇尾。她的脑部冒火，骑一只乌龟。此外还有首雷神嘎巴(དབུས་ཀྱི་འབྲུག་ཉ་ག་པ་)显然是一位雷神，生有龙头和黑蓝色的人身。她的标

① 格伦华德尔，Die Sternschnuppen in Vaidūrya dkar. Po. Festchrift Eduard Seler，Stuttgart 1922。

志是一只用来烘烤谷物的大铁盘。达喂萨杰(ཟླ་བའི་ས་རྒྱལ་"月亮大地之王")一身黑蓝色,生有人的身体和蛇的头。骑绿松石龙,一只手挥舞毒蛇绳套。

女神"地勉"是蓝色,生有蛇头,骑一条蛇。持毒蛇绳套。土地神甘阔是黑黄色,具有人的躯体,老鼠头,挥舞水晶节杖。一种重要的土地神是红色的家神。① 他生有人的躯体,猪的头。右手持一根叫做"世界弯木"(སྲིད་པའི་ཉེམ་ཤིང་)的有三个杈的木棍,左手持"神胜幢"。在后面的一段中提到家神是九位神灵中的一员,这九位神灵是日神、时神、家神、草原神、木神、色氏之神、(སེ་ཡི་ལྷ་)②尸路神、吉神③和魔胜神。家神后面的一位神叫齐拉翁姆(ཁྲི་ལམ་སྔོན་མོ་),也是一位猪头神,她是一位身穿白丝衣、骑老鼠的蓝色妇人。持疫病口袋。与家神相联系的是灶神,他被描绘成一位挥舞毒蛇绳套的红色人,或者是持白丝旗帜的白色人。①

土地神如索玛保(རུག་ཟོར་དམར་པོ་):一位生有红色人躯体和公牛头颅的土地神。右手持镰刀,左手持黑魔绳套。

帕玛郭固(འཕར་མ་མགོ་དགུ་),身休是灰褐色,生有人的躯体和狼的头。衣服用蓝丝制成,右手持铁钩,左手持拘鬼牌。

次念若固(ཚེ་གཉན་རོ་དགུ་)一位骑黑马的小人,持一种叫做"世界鳞牌"的拘鬼牌。

土地神色魔(ས་བདག་ཟེ་བདུད་),持拘鬼牌的黑人。

辛吉波若(གཤིན་གྱི་པོ་རོག་),生有人身渡鸭头的土地神。

土地神切瓦巾(ས་བདག་མཆེ་བ་ཅན་),一位生有长牙的人。

---

① 见骆克《纳西族龙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卷一页 375。
② སེ古代氏族名 སེ་པོ་浅白色。—译注
③ ཁྲིད不知何物。—译注
④ 瓦德尔《家神》;骆克 Naga Cult, I, pp. 25(note 18)144(note 141)376(note 758)。关于灶神崇拜,看 Hermanns, Nomaden P48。

土地神持墓（ས་བདག་དུར་ཞིན་），生有人身，蛙头。

土地神库库（ས་བདག་ཀུ་ཀུ་），一位生有狗头的人。

切夏瓦丹查沃（ཁྱི་ཤར་བ་དན་ཁ་བོ་），一位持有花斑旗的男子。

囊色查君（སྣང་སེལ་ཁབ་གྱོན་），这位土地神被描述为一名武士，右手持剑，左手持旗，骑一位黄色人。

根据藏文文献，须弥山及传说中的七围金山、七海等也都是土地神的居地，因此这些土地神被称为须弥山土地神、七金围山土地神、七庄严海土地神。印度的一些佛教胜迹据说也有的土地神，就象人们相信雪域各地都有一类特殊的土地神居住一样。例如，藏文文献讲到菩提迦耶和王舍城（Rājag rha）的土地神，还有灵鹫山的土地神，后藏地方的土地神藏吉拉郭顿载（གཙང་གི་ལྷ་རྒོད་མདུད་རྩེ་）等等。据说拉郭顿载的统治神是藏藏阔瓦（ཙང་ཙང་འཁོར་བ་），他在《白琉璃》的排列中不属于土地神系列。或许等同于《十万净龙经》中提到的土地神之王藏藏（ས་བདག་གི་རྒྱལ་པོ་ཙང་ཙང་）。根据这份文献，藏藏的主神是一位金色女神，全名是"土地神丹玛色朵色吉本巴巾"（ས་བདག་བསྟན་མ་གསེར་མདོག་གསེར་གྱི་བུམ་པ་ཅན་）。属于土地神系列的还有一位女神名叫"土地神之女本吉佐姆"（ས་བདག་བུ་མོ་འབུམ་གྱི་གཙོ་མོ་）。她被描绘成一位黑黄色神灵，持头盖骨，骑一头猪。一些文献也提到了四组女土地神，每组包含八个成员，她们都与一类特定的神灵；所有的女土地神都在左手持橛：

土地神大伏魔女——她们都是白色神，居于东方，每位右手都持铁钩。

土地神大伏曜女——这八位神都是黄色，居于南方。除了橛之外，他们还持绳套。

土地神大伏龙女——居于西方，身体和脸孔都是红色，每人右手都

持一条铁链。

土地神大伏赞女——一组绿色神灵，居于北方，八位女神右手皆持铃。

土地神据说有他们自己的苯教法师，称为土地神苯[298]波赤达（ས་བདག་གི་བོན་པོ་ཁྲི་སྟག་）或土地神苯波赤达热米沃且（ས་བདག་གི་བོན་པོ་ཁྲི་སྟག་ར་ལ་མི་བོ་ཆེ་）。法师一身金色，挽金发髻，持装满甘露的容器，这是治疗聋哑的良药。①

由天神协当堪巴甘布（གནམ་ལྷ་ཞི་སྣང་ཁེན་པ་）和土地神朵恰昆玛（ས་བདག་འདོད་ཆགས་ཁོན་མ་）结合生出的土地神哈萨噶尔巴（ཧ་ས་གར་རྒྱ）是非常有趣的一位土地神，他一身黑色，有翅，生有三个脑袋，即中央的象（或公牛？）头，右边的虎头，左边的猪头。他生有六手，第一双手持短斧和头盖骨碗，第二双手持剑和铁钩，第三双手持绳和弓箭。他的下半身是蜷蛐的蛇尾。在这位土地神前面站着一名红色的三头人，三个头分别是猪头、蛇头和鸟头。这位伴神正准备射箭，他还有一位更小的伴神，生有鸟翅和鸟足，命命鸟（ཤང་ཤང་བྱ་བའི་མགོ་）的头。主法师的右边站立着一个魔，左边站着一个赞，后面是一位骑骆驼的玛姆。②

对我们上面提到的土地神的论述作一个总结，我们还必须指出，人们认为土地神是掌管众多疫病的恶神，《十万净龙经》还特别提到他能使病人肢体萎缩，禳解土地神恶力的方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述及。

在土地神之后，苯教神灵的排名王系魔，这位魔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王系魔之后是“大臣”和很少为人所知的一类神灵“掌

① 参考书目 2，叶 157b。
② 参考书目 96，叶 3a。

柜”，属于后一类神灵的显然是指“黑掌柜”(ཚོང་དཔོན་ནག་པོ་)，一位生有五个蛇头的神灵，图齐已经提到过他。① 作为十三战神成员之一的贸易神措达朗那(ཚོང་ལྷ་ཚོགས་བདག་གླང་སྣ་)，极可能与掌柜类神有密切的关系。众生障魔之主恰那亚嘎(བྱི་ན་ཡ་ཀ་)，在苯教神灵排名中列在后五位中的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然而，表中作为魔王之主的米保雅郭(དམྲི་ག་པོ་གཡག་མགོ)②却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资料。罗刹之主卡拉梅巴 (ཁ་ལ་མེ་འབར་)据说是众泰乌让之王的芒聂乌白(མང་ཉའུ་རིར་)，众印度神话中的乾达婆之主康顶杰保(མཁའ་ལྡིང་རྒྱལ་པོ་)也都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

我们刚才讨论过的神灵中的大多数都被认为具有一种[299]特定的色彩，占据宇宙中一个特定的位置。例如本书参考书目 57 所引文献叶 19a、b 记有如下的种类：

白色属于神类，
黑色属于魔类，
红色属于赞类，
杂色属于曜类，
蓝色属于龙类，
黄色属于念类，
紫褐色属于穆类，
绿色属于土地神类。

隆多喇嘛③ 也有相似的排列法，它们是列在“欲八部”(འདོད་པའི་ལྷ་བརྒྱད་)的名下，有下列神灵：

---

① 《西藏画卷》页 714。
② དམྲིག་原文如此拼法 dmrig，不知何义。—译注
③ 参考书目 70，叶 12b。

白色神部
红色赞部
黑色魔部
杂色曜部
紫褐色穆部
食肉罗刹部
库主大王部
病主玛姆部

作为神灵居地的空间和领地是这样的:上方空间居住的是曜和仙人,地下居住的是龙和土地神,中空居住的是念和泰乌让。在本文藏文参考书目58所引文献叶4a、b按如下方式排列一些主要类别的神灵和女神:白色的上部居住的是众多的神,中空居住的是杂色的念,地下黑色空间居住的是龙和土地神。东方居住的是乾达婆,南方居住的是阎王,其他神类是按如下方式排列的:西方:龙;北方:夜叉;东南方,仙人;西南方:罗刹;西北方:持明;东北方:生命魔和穷保(འབྱུང་པོ)。在这些神灵中间是曜和星宿。在白色的山上居住的是神,在黑色的岩山上居住的是魔,在红色的岩山上居住的是赞,在草地上居住的是地神和地方神。在岩窟和地下的洞穴中居住着泰乌让独脚鬼,溪水和涌动的河流是龙魔的居地,在[300]平静的大湖中居住着湖勉,在泉水和草地上居住着龙,在树上和森林中居住着念,在绿色的草地上和原始林中居住着念,在城堡中居住着战神,在庙宇和寺院中居住着"杰贡"(རྒྱལ་འགོང་),在闭关静修地居住着誓愿鬼。

在后一份排列我们碰到了几位我们还未曾讨论的神灵:持明,穷保杰、贡和誓愿鬼。持明和穷保就形貌来说是外来的神灵,后一

组神灵很可能是等同于印度的 bhûtas。然而杰贡是地道的西藏神灵，据说是由王系魔和贡布魔结合而生出的神灵。由于提及他们是居住在庙宇或寺院里，因此，他们可能从王系魔那里获得了一些神灵特征。在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赞贡，是赞和贡保的结合体。赞贡的全名叫赞贡玛保（བཙན་འགོང་ པོ་）或《十万净龙经》中提到的赞贡米仁玛保（བཙན་འགོང་མི་རིང་དམར་པོ་）。有时耶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也称作赞贡。至于誓愿鬼，我们能回忆起白哈尔的伴神中曾提及一组九黑色誓愿鬼；与贡保相联系的称作誓愿损耗鬼七姊妹的神灵。不过，誓愿鬼只是“色”（སྲི）鬼的一种，“色”本身是西藏土著神灵的一种。有关“色”的传说讲到“色”是从一只蛋中生出的，与此诞生方法相似的描述我们已经在前面碰到过多次，如白哈尔、赞和龙的描述。

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129 所引文献叶 8b 也描述了“色”的起源：在九洲“色”域（སྲི་ཡུལ་གླིང་དགུ་），在用人头盖骨砌成的“色”的城堡，诞生了“色”的祖先。他们是“天色”、“格”（གལ་）和“盖”（གལ་）、“地色”恰玛错固（ཆ་མ་མཚོ་དགུ་）。然后生出了男性的牙玛（ཡ་མ་）誓愿鬼——起源于毁誓的男子——和女性的玛聂固肖（མི་རེས་དགུ་ནོར་），源于信奉邪教的妇女。接下来出生的是“色”的父亲南吉恰那雪恰（གནམ་གྱི་བྱ་ནག་གཤོག་ཆགས་），即“破翅天界黑鸟”，母亲萨衣齐雪（ས་ཡི་བྱི་གཤོག་），即“生翅的地老鼠。”南吉恰那雪恰和萨衣齐雪结合，生出了十三个世界蛋（སྲིད་པའི་སྒོ་ང་བཅུ་གསུམ་），从其中一只蛋中孵出了一类人身狼头的神灵，他们选山头作为居地，开始吃阳性的生灵，因而称阳“色”。随后又从另一只蛋中孵出了一类人身骆驼头的神灵，他们选大洋深处作为居地，开始吃阴性的生灵，因而被称为阴“色”。此后，又孵出一类人身黄鼠狼头的神灵，他们居于床下，专吃儿童，因而称为“童色”。从蛋中又孵出一类生有人身大鹏头的

神灵。由于他们居于魔山，专吃玛姆的“命息”，因此被称为黑魔色(བདུད་སྲི་ནག་པོ་)。

从其中的一只蛋中生出一位人身猫头鹰头的神灵，居于赞山之上，因而被称为赞色玛保(བཙན་སྲི་དམར་པོ)。又生出一类人身猪头的神灵。居于寺院之内，因而被称为“白王色”。后来又从一只蛋中孵出一类人身猪头的神灵，他们选择一处三条山沟汇聚之点作为居地。这类神灵称为誓愿鬼(色)。① 从另一只蛋中生出了蛇头的“蓝色龙色”，居住在大海深处。然后又孵出一类牦牛头神，居住在敌国的世界，叫“年青的敌色”。从第十个蛋中，生出了虎头神，他开始居住在兵器的尖端上，因此被称作“恶剑色”。同时，又生出了一组狐头神；他们让自己躺在亲眷的身体上，因此得名“老人色”。从第十二个蛋中生出一组马头神，他们开始居住在九座山峰上，被称为“切色”(ཐེས་སྲི“山野鬼”)。这种鬼能引起出门离家的人的名誉损害，还能偷走受害者的马鞍子。最后，从第十三只蛋中出生的一组神灵是生有人身山羊头的“色”，这类“色”选择小岩窟作为他们的[302]居地，称为“灾祸色”，据说他能引起牲畜减少。

根据同一著作提到的另一种分法，“阳色”生有牦牛头，“阴色”生有黑母狗头、“敌色”生有狼头，“墓色”生有狐狸头，“童色”生有幼犬头，“灾祸色”有时也被描绘成生有野狗头或狼头的神，“彭色”(ཕུང་སྲི“损耗鬼”)——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王彭色，② 大臣彭色、域巴(ཡུལ་པའི་)彭色——是骆驼头，“杰色”(རྒྱལ་སྲི་)据说有时是公鸡

① 根据杜敬《莲花遗教》记，莲花生是在一处叫做旬普(ཡུལ་ཕུག)和尼泊尔的索夏(སོ་ཁ)的地方降服了誓愿鬼(页248)，图齐在《印度—西藏》卷三页93提到了一位黑色的女誓愿鬼，叫 དམ་སྲི་མ་ནག་མོ，还可参见该书页104。

② 对王彭色的描述在石泰安有关西藏占卜的论文页366。与 ཕུང་སྲི有关系的是蒙古人的Buhada，见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161。

头、"剑色"也可能是鸟头，"山野色"(ཟེས་)在有些情况下是山羊头。①

另一份文献②有关"色"的资料象我们上面描述的那样介绍了大多数的"色"。但是有几处不同点值得指出："王色"一身白色，生有人身狮头。"阳色"生有猪肚，身色如铁色。"阴色"据说非常丑，皮肤发皱，裸着身子，嘴里喷出陨石。"灾祸色"(གོད་)是天蓝色或黑色，生有猪头。还有两类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色"，一类是蝎子头的"聂色"(ཉེ་སྲི་)——可能是一组能引发意外灾害的色——和山羊头的"顿色"(གདོན་སྲི་)。

除了上面提到的"色"之外，还有"年色"和一组十二位的"月色"、三十位一组的"天色"、六十位一组的"时色"；此外还有"贡色"(འགོང་སྲི་)、"伤害色"、"咒色"、"灾害色"、"无有色"、"生障魔色"、"损伤色"、"自杀色"、"特殊色"、"愿望色""火色"、"水色"、"神色"、"忿怒色"；以及"疫病色"、"死亡色"、"马色"、"青年色"、"壮年色"、"成年色"，一种专门攻击成人的"色"、"食物色"、"青春少年色"、"大门色"、"橛色"和桑贝耶色(སྤངས་ཚེའི་གཡལ་སྲི་ 义"秤盘哈欠色"(?))

当我们对上面列出的名称概览一遍，就会注意到有[303]很多的"色"与各种神怪相联系如"神色"、"魔色"、"赞色"和"龙色"；或许还有与 Vighnas 相关的"生障魔色"，与"顿"(གདོན་)相关的"顿色"。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两类"色"，即一种伤害男人的"阳色"和一种伤害女人的"阴色"。还有几种攻击不同年龄段男子的"色"，威胁儿童的"童色"，这是最常见的"色"之一。青春期少年要受到"青

① 叶 3a。
② 参考书目 7。

春少年色"的威胁,青年要受到"青年色"的威胁,中年要受到壮年色的威胁,成年人要受到"成年色"的攻击,老年人要受到"老年色"的攻击。

关于早期的西藏土著神灵,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几位,这里还有补充材料。

关于牧女卓姆(འབྲོག་མོ་)女神,我们知道得很少。象她们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她们住在牧区。据说莲花生大师在后藏的卡嘎雅米(ཁར་ག་གཡག་མིག་)地方降伏卓姆。《十万净龙经》提到如下的卓姆:四卓姆、北方八卓姆和九卓姆姊妹。由龙和卓姆结合产生的龙卓姆。属于卓姆神系的八位王后,她们都具有人身但生有不同的动物头:白色的龙卓姆王后生有野牦牛头;蓝色的龙卓姆王后生有熊头;红色的龙卓姆王后生有雌鹿头;绿色的龙卓姆王后,生有羚羊头。接下来的四位龙卓姆王后分别生有牦牛头、由虎豹杂交生出的树怪头、麝鹿头。[1]

大多数的高等级神灵,象我们以前讨论的那样,都有他们自己的"使者",他们大多数都被看作是主神的"化身"。然而,在一些文献中,也能发现把"使者"也列为一类单独的神灵,据说他们有三百六十、六十四或五十四一组的神系。三百六十一组的使者之主据说是如下四位女神:白色的吉祥使者干事女,散发如冰雹和闪电。生有海螺牙齿,把敌人心脏的血吮吸出来,持剃毛刀。还有黑色的具铁辫彩绪女,面孔奇丑,裸露着身子。她的标志是头盖骨[304]碗和小刀。白色的怒相劫夺太阳光女,最后是黑绿色的具盘绕蛇冠,挥舞

① 参考书目 2,叶 60a。

剑。[1] 关于六十四使者没有更多的可以利用的资料，仅在宁玛派的著作中提及。关于五十四使者，我们仅知道他们分为四组，每组有十六名成员。所有的使者据说都生有翅和长爪。

神组名称	身色	标志
金刚类使者	白	铁钩
大宝类使者	黄	绳套
莲花类使者	红	莲花
业力类使者	绿	铃[2]

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居士"一词，主要是用作各种护法神的名称。特别是山神经常带有"居士"的名称。甚至一组著名的山神就带有"二十一居士(凯念，格聂)"的名号。"居士"一词等同于梵词的"优婆塞"(upāsaka)——一种在家修行的佛徒，因此，西藏的一些佛教法师声称"居士"一词可以指那些占有较低等级的佛教护法神(参看有关玛卿伯姆热的传说)。然而，དགེ་བསྙེན་("凯念")一词似乎又确实是一类西藏古代土著神灵，例如属于苯教文献的《十万净龙经》提到"凯念"是一类能引起疾病的神灵，在该书叶 236a 谈到了"七大凯念"(དགེ་བསྙེན་ཆེན་པོ་བདུན་)。甚至佛教文献也将"居士"与苯教概念联系起来，因为它们谈到了一组三百六十位的"居士"，也称作三百六十兄弟姊妹。此外，《莲花遗教》提到莲花生在一处叫做盖巴曲米(གེམ་པ་ཆུ་མིག་)的泉边降服了所有的"凯念"。[3] 根据噶举派

---

① 参考书目 44，叶 2b。
② 参考书目 6，叶 42a。
③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7。

的焚香仪轨文，三百六十居士分为如下三组，每组有一百二十名成员，即白色的神居士、红色的赞居士和黑色的魔居士。① 这种分类法与我们描述山神扎桑辛窘(བཀྲ་བཟང་ཞིང་སྐྱོང་)时提到的分类法很相似[305]。

另外一组是四水居士，这些居士居于四条河中，包括如下成员：

鸟凯嘎那索热(སྨྱོ་ཁའི་མཁར་ནག་ཟོ་ར་"疯嘴黑堡索热")，也叫帕巴那龙魔(ཧ་བ་ནག་ཀླུ་ཡི་བདུད་)、薄雾居士大咒师，居于达衣聂曲(ཟླ་ཡི་གནས་ཆུ་)。这位居士被描述为身穿水晶铠甲的白人。持金轮，骑龙马。

色曲止隆居士(གསེར་ཆུ་འབྲི་ཀླུང་དགེ་བསྙེན་)或龙魔金刚持财，一位骑龙马的白色神灵。从他的头上生起七条蛇，身穿丝衣，有各种饰物，手持如意宝树和宝珠。

乃曲基翁隆吉达(ནས་ཆུ་སྐྱི་འོམ་ཀླུང་གི་བདག་)或称巴洛金刚去魔(བར་ལོ་རྡོ་རྗེ་བདུད་འདུལ་)，一位蓝色的蛇面神灵，骑一匹蓝色马，穿绿松石铠甲，水平持矛和小盒子。

银水居士吉祥金刚，一位白色的神灵，具有典型的龙的形貌，即下半身呈蛇尾，头上盘有七条蛇。身穿丝衣，饰珍宝，手持占卜箭和珍宝。②

最后我们提到一位居士，居士查来钦保(དགེ་བསྙེན་ཁྲ་ལེབ་ཆེན་པོ་)但至今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

有一类没有确定数目的神灵是所谓的"生日神"。西藏人认为

① 参考书目5。
② 参考书目134，叶17a。

每个人都有一名或更多的生日神。人出生时有一些相关的神灵，因此，生日神大多是地神、土地神（ས་）、赞等。个人的生日神崇拜是一项重要的宗教责任，如果疏忽了，就会激怒生日神，导致疫病和大灾难。作为例证，我们可以在这里列出一位西藏贵族的五位生日神，在参考书目 94 将之称为贡庆杰旺却（ཀུན་མཁྱེན་རྒྱལ་དབང་མཆོག་），后面又称为救度护法具胜金刚持。在五位生日神中间我们不但能找到著名的李庆哈拉，而且还能找到苯教神九头黑龙魔，这位龙魔是龙魔之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五位生日神的名字是：

大怒世界王（དྲག་ཆེན་སྲིད་པའི་རྒྱལ་པོ་）一位三头六手的神灵，骑骡，持棍和装满鲜血的头骨碗、拘鬼牌、绳套、镜和橛。

一眼李庆哈拉，骑白狮，持剑和矛。[306]

褐眼多吉精赞（རྡོ་རྗེ་རྡིང་བཙན་），骑黑马；他的标志是长矛、阳光绳套和盾牌。

具水晶甲，穿水晶甲，挥舞焰火剑。

九头黑龙魔，生有十八只手，嘴里喷出火雾。

所谓的“牲畜神七兄弟”是一组保护牲畜的神灵，主要由西藏牧民崇拜。有关牲畜神起源的故事讲到牲畜神七兄弟的祖父是达瓦穷保（ཟླ་བའི་ཕྱུག་ས་པོ་），祖母是女神聂贝宗姆（ཉེ་མའི་བཙུན་མོ་），他们的父亲是牲畜王赞保（ཕྱུག་ས་རྗེ་བཙན་པོ་），母亲是牲畜主宗姆（ཕྱུག་ས་བདག་བཙུན་མོ་）。牲畜王赞保和牲畜主宗姆结合生出七个儿子：马神、牦牛神、母牦牛神、犏牛神、黄牛神、绵羊神、山羊神。① 崇拜牲畜神七兄弟神的方式我们在后面将要述及。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神之外，还有其他几位较高等级的神

① 参考书目 124，叶 1a。

灵也被认为马的保护神。在马神焚神仪轨(རྟ་ལྷའི་བསངས་མཆོད་)进行的过程中,要祈请如下神灵:莲花马头金刚黑如迦。生有一面,二手,双脚,三只眼睛,头顶上放置一尊小马头,标志是带有金刚和链子的禅杖。第二位神灵是马神大王,他穿金色的铠甲,骑蓝马。双肩上蹲着两只铁鹰。前面有两只吼叫的虎,背后卧着两只狮子,头顶上盘旋一只大鹏。陪伴他的有五百名挥舞弓箭、剑、长矛、金刚橛的伴神。第三位马的保护神是黑马的大黑护法,骑白蹄黑马,第四位是另一位护法神,这是一位骑红马的白神。最后还要祈请财神马主丑身,他身穿皮衣,骑一匹蓝马。他的标志是剑和飞幡。①

与玛姆相似的是五位黑色的秽煞女主。人们认为她[307]们是五位主空行母的从属神。五位黑色秽煞女主被描绘成黑色的妇女,身穿黑衣,挽"秽煞黑发髻"。每位女主都右手持黑旗,左手持"秽煞扫帚",骑"秽煞黑马",头顶上盘旋着"秽煞黑鸟"。在他们身边跑的黑狗是"秽煞黑狗",作为她们伴神的是其他各类秽煞主或秽煞母。②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供奉""空行母秽煞垛"(མཁའ་འགྲོ་གྲིབ་མདོས་)时,还要列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的这五位女神。

秽煞主王的居地是秽煞城堡,据说他是门巴那保(སྨན་པ་ནག་པོ)的儿子。秽煞主王是一位身穿黑衣的黑男子,手持叫"黑秽煞绫"(གྲིབ་དར་ནག་པོ་)的哈达,骑黑马。他的随从是黑鸟和黑狗,伴神是四位生有人身兽头的魔:前面的两位伴神生有鸟头和蛇头,站在后面的两位伴神生有猪头和青蛙头。③

与五位黑色的秽煞女主相似的另一组五位恶女神是苯教徒崇拜的神灵疫病少女五姊妹。人们认为她们是所有疫病的主宰。每

① 参考书目 29。
② 参考书目 25,叶 1b。
③ 参考书目 97,叶 10a。

位疫病少女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湖中出生，都持有疫病口袋和播撒疾病的绳套，在她们的周围环绕着一场疫病暴风雨。从蓝色的绿松石湖中出生的是蓝色的朵柴(བརྡའི་ཐད་)，持蓝色疫病绳套；向她的仇敌播撒疯病。从白色的银湖中出生的是白色的精嘎玛(འགྲིང་དཀར་མ་)，她挥舞白色的疫病绳套，向仇敌播撒水肿病。从金色的湖中出生的是黄色的曲初巾(ཆུ་འཁྲུལ་ཅན་)，她的兵器是一根黄色的疫病绳套，向仇敌播撒黄疸病。从红色的血湖中出生的是红色的旺堆玛(དབང་བདུད་མ་)，持红色的疫病绳套，她能引发血液疾病。从黑色的毒湖中出生的是黑色的松査玛(གསུམ་ཐག་མ་)，她的兵器是黑色的疫病绳套，能引发痢疾。①

引发疾病的另一位女神是"饿鬼王后"卡[308]拉梅巴玛(ཁ་ལ་མེ་འབར་མ་)。据说她的四肢非常细瘦，但"肚子大得象个池塘"。她的身体是白色，眼睛是红色，头发如鬃毛般竖立，嘴大张，从中喷出疫病毒雾，尖锐的牙齿明晰可见。陪伴她的神是疾病主和疫病主。②

二十八位星宿神，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多次了。虽然这二十八位星宿女神无疑是起源于印度，星宿神崇拜只是在印度星相天文学观念传播到雪域之后，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藏文文献的片段，谈到二十八星宿女神最初就是属于苯教信仰的神灵系统中的神灵。例如，这段文献开头就讲到莲花生大师在岗底斯山顶以誓愿法降伏了星宿神。④ 星宿神还可以再分为占据东南西北四方的四组，按苯教的排列法是这样的。

---

① 参考书目 16。
② 参考书目 14，叶 3a。
③ Mahāvyutpatti, P. 163Sq; Nebesky — Wojkowitz, མགོན་པོ་ར་ག་དུག་པ P146. Sq。
④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7，还可参看十四章注 48。

东方昂宿等七星
北方轸宿等七星
西方房宿等七星
南方胃宿等七星。①

与罗刹和罗刹女相关的四组神灵，是合称为“楞伽四神”②的神灵。每组神灵都有四位成员。据说他们都是怒相神，令人恐怖地龇着牙齿。这四组神灵是白色的金刚楞伽、黄色的大宝楞伽、红色的莲花楞枷和黑绿色的业力楞伽，属于金刚楞伽的神灵全部持金刚橛和三叉戟，属于大宝楞伽的神灵持珍宝和三叉戟，属于〔309〕莲花楞伽的神灵持莲花和三叉戟，属于业力楞伽的神灵持交杵金刚和三叉戟。③ 楞伽四神显然是被楞伽六十主神统治。

《十万龙经》和龙一起提到的不但有念、土地神，还有“朵”（གཏོད）和“赛”（གཟེད），关于“朵”和“赛”，目前知道的情况极少。只知道他们是恶神，能使人变哑。令擦丁穹（ལན་ཚ་རིང་ཁྲུང་）就是“赛”神之一，他被描绘成击铁鼓的神灵。关于我们前面提到过几次的瓮形鬼（སྲུལ་བུམ་），即印度的鸠盘荼，④ 在藏文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他是作为各类护法神伴神出现的一类神灵。属于瓮形鬼系列的一位女神是著名的黑褐色瓮形鬼之女本吉佐姆（སྲུལ་བུམ་གྱི་བུ་མོ་འདྲམ་གྱི་གོ་ཙ་མོ་），她手持棍棒，骑一头不知名的祭祀用牲畜。⑤ 瓮形鬼偶而也用宗教面具来表现，例如，每年拉萨藏历新年在布达拉宫举

① 参考书目 134，叶 10b。
② ལང་ཀ指今天的斯里兰卡，传说ལང་ཀ是罗刹居地。—译注
③ 参考书目 6，叶 41a，b。
④ 见 Mahāvyutpatt 页 173。
⑤ 参考书目 6，叶 43a。

行的庆典仪式中表演的羌姆舞蹈之一就有瓮形鬼。他的面具是绿鬃狮头。

焚香仪轨文献提到一组称作“堡尖厉神”(མཁར་གྱི་རྩེ་ལྷགཎན་པོ་)的神灵,据说有十三位。在此名称之下还有两位神灵,即居碉楼角楼神和碉宅凶神。与堡尖厉神一起提到的还有居于大门的门神。

龙和赞的结合物是龙赞,最著名的龙赞代表是北方魔龙赞(བྱང་བདུད་ཀླུ་བཙན་),他生有九支铜铁角、九只眼睛、九只长胳膊。他曾被格萨尔王击败。还有几位其他的龙赞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例如大王贡农吉鲁赞(Rāja གོས་སྔོན་གྱི་ཀླུ་བཙན་)、神岩龙赞(ལྷ་བྲག་ཀླུ་བཙན་)等等。另一位龙赞是红龙赞沃色杰(ཀླུ་བཙན་དམར་པོ་འོད་ཟེར་རྫེ་),据说他是从“光的红色卵”(འོད་ཀྱི་སྒོ་ང་དམར་པོ་)中孵出的。沃色杰一身红色,生有血色熊头。他的红色坐骑[310]叫做“红龙象”① ——与龙赞相关联的另一组极少为人所知的神灵是龙罗刹,是由龙和罗刹女结合而生出的一类神灵。龙罗刹多郭巾(ཀླུ་སྲིན་རྟ་ལ་མགོ་ཅན་)就是其成员之一。据说多郭巾的父亲是巴如杰瓦(བ་རུ་ཎ་ལ་བ་Varuna),母亲是龙罗刹女罗刹女查仁玛(ཀླུ་སྲིན་མསྲིན་མོ་འགྲམ་རིང་མ་)。②

“屠夫”这一名称象我们前面所见到的那样,是指那些怒相护法神的。例如在大红司命主的伴属神中我们碰到了屠夫玛如载(ཤན་པ་མ་རུ་རྩེ་)、红人屠夫和屠夫持人。噶举派的文献讲到了一组“十六断命息屠夫”,在密乘文献中称之为“十六断命息欢喜屠夫”。

① 参考书目 170,叶 6b。
② 参考书目 170,叶 8b。

在本书378页提到了四位屠夫。属于屠夫神系的还有黑屠夫辛巴那保(ཤན་པ་ནག་པོ་),他是一位穿人皮的黑色神,持人心和疫病口袋。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色”(སེ,བསེ.བསྲེ)的情况知道得非常少,据说他与魔和赞相联系,由此形成了“色魔”和“色赞”。我们在前面已经碰到了几次 བསེ和与之相联系的神灵,例如,大红司命主的伴神色魔乌如吉(བསེ་བདུད་དུ་རུ་ཀི་),苯教神阿色杰瓦(ཨ་བསེ་རྒྱལ་བ་),白哈尔的伴神大王色代热(བསེ་ཏེ་རེ་)。在贡保魔(འགོང་པོ་)中似乎也出现了原本属于“色”的几位神灵。在土地神中也发现了众多的色;有关这些色的情况已由图齐发表。[①] 属于色系的还有四色居兄弟(སེ་དུ་སྤུན་བཞི་)——色居来查巴(སེ་དུ་ལེ་དྲག་པ་)就是色居四兄弟之一——还有色衣拉姆嘎玛(བསེའི་ལྷ་མོ་ག་མ་)。有一些特殊的“色”神服饰,但是其他的神灵也能穿用,例如色帽、色矛和色绳套。

关于“顿”(གདོན་),目前也没有资料。据说有“四普通顿”。此外还有“十五大顿”和“十八大顿”。后者极可能就是“危害幼儿十八大顿”。[②] 在隆多喇嘛关于护法神及相当神灵的著作[③] 中七次提到了“顿”。他写道有“居处顿”、“身躯顿”、“业力顿”。在“十八顿”的名目下列出了如下神灵:神、非人、乾达婆、龙、夜叉、梵天、罗刹、食肉恶鬼、瓮形鬼、厌胜鬼(བྱད་ཉེམས་)、懒散鬼、起尸鬼、祖先神(མཚུན་)、上师、仙人、老者(རྒན་པོ་)和修行者。根据西藏的口头传说,据说有四百二十四位“顿”,记载在一本据说是由释迦牟尼佛自己编撰的

---

① 《西藏画卷》卷二页714。

② Ribbach (Drogpa Namgyal, München 1940. P, 12)甚至提到了一万种危害幼儿的“顿”:བྱིས་གདོན་འབུམ་。

③ 参考书目70,叶14a。

简称为“白伞”(གདུགས་དཀར་)的经文中。

祖先神是很少提及的一类神，我们在山神沃德北甲(འོད་དེ་གུང་རྒྱལ་)的伴神中曾提及。叶斯开藏文字典声称祖先神(བཙན་)是“萨满的家宅神”。① 祖先神也写作(མཚུན་ལྷ)其中的许多神灵似乎都被看作是恶神，如梅宗念保(མེས་བཙུན་གཉན་པོ་)。祖先神分为两组：男性祖先神和女性祖先神，属于父系祖先神的有祖先神父祖六“达”(ཕ་མཚུན་ཡབ་ལྷ་དྲལ་དྲུག་)或祖先神父祖六兄弟(ཕ་མཚུན་ཡབ་ལྷ་སྤུན་དྲུག་)，这显然是等同于所谓的“六部父神”(ཡབ་ལྷ་སྡེ་དྲུག་)。——九战神兄弟，也称作祖先神战神九兄弟。属于女性祖先神的有玛宗杰姆婷阔(མ་མཚུན་རྒྱལ་མོ་མཐིང་ཁ་也写作 མོ་བཙུན་རྒྱལ་མོ་ཐིང་གེ་མོ་和 བཙུན་རྒྱལ་མོ་མཐིང་གེ་)。

在众多的护法神伴神中还有一种男系神和女系神。他们似乎是西藏的土著神灵，因为《莲花遗教》说莲花生大师在一处叫做玉井普姆(གཡུ་འཛིན་ཕུག་མོ་)② 的地方降服了所有的男系神；其他的女系也被这位大师或其他的圣人降服，因为一些藏文文献称女系神为誓愿女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碰到了几位苯教的护法神；我们还注意到有很多的佛教护法神也被苯教徒崇拜，作为他们(312)自己的护法神，如白哈尔、地方保护神觉沃保拉(ཇོ་བོ་འབོ་ལྷ)等等。最著名的苯教护法神是雍仲苯教护法达拉梅巴(གཡུང་དྲུང་བོན་གྱི་བསྲུན་སྲུང་སྟག་ལྷ་མེ་འབར་)，这是一位虎头黑人，周围环绕着火焰。身穿丝制披

① 见该字典页 456；瓦德尔《锡金地名辞典》354 页提到祖先神 སྤྱི་ཞང་ཚང་གི་ལྷ་说主要在夏季崇拜此神。

② 杜散《莲花遗教》页 247。

风和虎豹皮衣，右手持金属火球，左手持虎鬃。①

"边"(དཔལ་)② 是一类重要的苯教神灵，据说他最初生于一只卵中。有时据说有三组"边"，每组有九位成员，都是在不同时间由九只不同的蛋中生出的。第一组的九位"边"是怒相，生有动物头，似乎是合用一个名称"九快行"(གཟེ་མ་དགུ)。另外两组也是女神的名称：一组是"快速凶猛边"(དཔལ་གཟེ་མ་མི་བཟད་ཆེན་མོ་)，另一组是"誓愿边大疾行"(དམ་ཅན་དཔལ་གྱི་གཟེ་མ་ཆེན་མོ་)，这种神灵曾被辛饶米沃降服并立誓护持苯教。根据他们在苯教护法神中排列的位置，祈请这些神灵是为了伤害或毁灭苯教的敌人。生出"边"神的九枚卵称为"世界之(最初)九卵"，每枚卵都是以一些特定的方式孵化或开裂的。九位"边"女神中的每一位都是以她所生的动物头来命名的。从她们的名字我们知道有天龙、蛇、渡鸦、狮、灰熊、狼、虎、鹏和摩羯的头。蓝色的具天龙头的边女神是由雷声中孵出的，黑绿色的具蛇头女神是从风声孵出的，黑色的具渡鸦头女神是由魔的声音孵出的，白色的具狮子头女神是由狮的吼声生出的。然而，这份文献对灰褐色具熊头女神从何生出却非常隐晦，因为使熊头女神孵化的声音被描述成"边神具天门之声"(དཔལ་ཁ་གན་མ་སྒོ་ཅན་གྱི་སྒྲ་)；与具熊头女神相似，黑红色的具狼头女神从卵中孵出的声音被称做"九节弓之声"(དགུ་ཚིགས་གཞུ་གི་སྒྲ་)；黑褐色的具虎头女神由凶尖的吼声孵出，黄绿色的具鹏头女神由鼓声和"响"(即单钹)孵出；蓝绿色的具摩羯头女神由胫骨法号的声音孵出。

此后，九位身躯强壮的女神从九只世界(中)蛋中生[313]出，她

① 见瓦德尔《西藏佛教和喇嘛教》页 520 插图，纳西人称这位神灵为^{1}Dta—^{2}la—^{1}mi—2mbu(骆克《纳西族龙学拜及其相关仪式》卷一，图版 25)

② དཔལ་原义是"顶"，"尖端"等—(译者)，见弗兰克《色尔米》页 329(Asia Major Vol I leipzig 1924 P329)《纳西族龙崇拜》卷一，页 130。

们被称作“九凶猛边魔胜女”(མི་བཟད་དཔལ་གྱི་གདོང་མ་དགུ་)或“九大力杰姆女”(གྱད་མོ་སྟོབས་ཆེན་མ་དགུ་)。苯教徒祈请这九位女神投出各色赞绳套(བཙན་ཞགས་)抵御苯教之敌，用他恐怖的魔声吓退敌人，把敌人的身体撕成碎片等等。这些女神生有野牦牛头、苍鹭头、黑熊头、公牛(或象)头、豹头、猫头鹰头、鹰隼头、雪豹头、野猪头。

精玛野牦牛头女神，黄红色，由“边”的粗壮牦牛吼声孵出。

苍鹭头女神，白色，由神山芸香的声音的作用从卵中孵出。

大凶猛熊头女神，由黑龙的声音孵出。

(大绳)具力牛头女神(ཞིག་ཆེན་/སྟོབས་ལྡན་གླང་པོའི་མགོ་ཅན་)由一位名叫“食者玛姆”的玛姆女魔的声从卵中生出。

具美豹头女神，是由人和赞的声音孵出的。

作怖具法猫头鹰头女神，黄绿色女神，由狂暴的雷声从卵中孵出。

善行花隼头女神由闪电声孵出。

凶狠雪豹头女神，灰色，由一头名叫“大神雪豹”的雪豹孵出。

恶孔野猪头女神，黑红色，由“右幢之声”孵出，不可解。

第三组的九只卵“九末边卵”(དཔལ་གྱི་སྒོ་ང་ཐ་མ་དགུ་)是由女神世界王后南超贡杰(སྲིད་པའི་རྒྱལ་མོ་གནམ་ཕྱི་གུང་རྒྱལ་)和神凶猛天神阔托巴(མི་བཟད་གནམ་གྱི་ལྷ་སྲིད་ཐོག་པ་)结合后生出的。后一位神灵是一位四头八臂的黑蓝色神灵。他右边的头是白色的，左边的是红色的，中央的是天蓝色的，三头之上的第四个头是红色的。他身穿“天魔皮”和大头虎与豹杂交生出的动物的皮。他的头饰上缀有八颗星宿，发髻饰有太阳和月亮，耳环是雍仲万字符形。他所持的一些标志物的形制不太清楚：右手持剑、矛和小鼓，“居达”(གཅུ་སྟ་)①左手

① གཅུ་སྟ་似为“弯曲的斧”(?)。—译注

持绳套、铁链、刺蒺藜和“卡载”(ཁ་ཙེ)。一万名野天神陪伴在他周围。他的明妃也叫世界王后珍吉达梅玛[314](སྲིད་པའི་རྒྱལ་མོ་འདྲེན/འགྲེན/ཀྱི་ཟླ་མེད་མ་)是一位黑绿色的女神，生有百头千臂。从她的体内诞生出七万个“边”神的玛姆(དཔལ་གྱི་མ་མོ་)。两神结合生出的卵是白色的海螺卵、黄色的金卵、黑色的铁卵、红褐色的玛瑙卵、蓝色的绿松石卵、白色的水晶卵、红色的铜卵、珍宝卵和石卵。每只卵都到达不同的空间。白海螺卵到达天王门唐杰瓦(གནམ་རྗེ་སྨོན་ཐང་རྒྱལ་པ་)统治的天界，在那里由门唐杰瓦的风孵化，从卵中生出一白色的女人，因为她出生在此天界，就称为南吉庆代钦姆(གནམ་གྱི་བྱིན་དེ་ཆེན་མོ་“到达天界之女”)。黄色的金卵到达色拉贡瓦(སེ་ལྷ་མགོན་པ་)统治的地界，在那里被金石敲破，从中生出一位带皮发辫的黑女人，被叫做萨衣庆代钦姆(སའི་བྱིན་དེ་ཆེན་མོ་.“到达地界之女”)。黑色的铁卵到了魔王日沃贡雅(རི་བོ་འགོང་གཡག་)统治的黑色魔地，在黑魔岩的边缘开裂，从这个卵中生出一位长有九皮革面孔的黑女人，称作杜吉庆代钦姆(བདུད་ཀྱི་བྱིན་དེ་ཆེན་མོ་“到达魔界之女”)。①褐红色的卵到达的是穆王宗托角保(དམུ་རྗེ་བཙན་ཐོགས་རྒྱལ་པོ་)统治的穆的领地，在穆的岩石上裂开，从中生出一位带有天蓝色发辫的褐色女人，称作穆衣庆代钦姆(དམུའི་བྱིན་དེ་ཆེན་མོ་)。蓝色的绿松石卵滚到了龙王巴如杰瓦(Nāgarāja བ་རུ་རྒྱལ་པ་)统治的龙的领地，在水龙牛的白牛角尖上开裂，从蛋壳里生出了一位天蓝色女人，生有六张如同星辰的面孔，名叫龙衣庆代钦姆(ཀླུའི་བྱིན་དེ་ཆེན་མོ་)。白色的水晶蛋来到了一位似乎是名叫念松朵代杰瓦(གཉན་གསུམ་གདོད་དེ་རྒྱལབ་)的神灵统治的念(གཉན་)的领地。在一块巨大的金色峭壁上开裂，从中生出一位生有两张绿松石面孔的白色女人，名叫念吉庆代钦姆

① བྱིན“灵验”，但根据上下文意义，猜想是བྱིན་འགྲོ的过去式。—译注

(གཉན་གྱི་ཇིན་ཏེ་ཆེན་མོ་)。红色的铜卵来到了罗刹王楞伽珍曲(ལང་ཀ་མགྲིན་བཅུ་)统治的罗刹的领地，在一块杂色的罗刹石上开裂，从中生出带有九位恐怖头颅的红色女人，名叫森吉庆代钦姆(སྲིན་གྱི་ཇིན་ཏེ་ཆེན་མོ་)。珍宝卵滚到了“恰”(ཕྱྭ)的领地，此地由恰宗邓吉杰(ཕྱྭ་བཙུན་སྙིང་གི་རྗེ)统治，卵在恰 城堡的尖顶上开裂，从中生出一位蓝绿色的双头女人，称作恰衣庆代钦姆(ཕྱྭ་ཡི་ཇིན་ཏེ་ཆེན་མོ་)。最后一个生出的石蛋，跌到了生障魔王的领地，在红岩石边站立的铜牛边上开裂，从中生出一位带有铁发辫的黑红色女人，名叫盖吉庆代钦姆(བགེགས་ཀྱི་ཇིན་ཏེ་ཆེན་མོ་)。

九位女神被简称为“九庆代”(ཇིན་ཏེ་དགུ་)，每位女神[315]都与一组属于“赤衣阿姆”(ཁྲིའི་འ་མོ་)①的九位神相关：

九庆代(ཇིན་ཏེ་དགུ་)	**赤衣阿姆**(ཁྲིའུ་འ་མོ་)
南吉庆代钦姆(གནམ་གྱི་ཇིན་ཏེ་ཆེན་མོ་)	天界九巴玛(གནམ་གྱི་ལྷར་མ་དགུ་)
萨衣庆代钦姆(བདུད་མཀྱི་ཇིན་ཏེ་ཆེན་མོ་)	地罗刹九巴玛(ས་སྲིན་སྤར་མ་དགུ་)
杜吉庆代钦姆(བདུད་ཀྱི་ཇིན་ཏེ་ཆེན་མོ་)	下魔九巴玛(མ་བདུད་སྤར་མ་དགུ་)
穆衣庆代钦姆(དམུའི་ཇིན་ཏེ་ཆེན་མོ་)	太达九巴玛(དཔལ་བདག་སྤར་མ་དགུ་)
龙衣庆代钦姆(ཀླུའི་ཇིན་ཏེ་ཆེན་མོ་)	龙罗刹九巴玛(ཀླུ་སྲིན་སྤར་མ་དགུ་)
念吉庆代钦姆(གཉན་གྱི་ཇིན་ཏེ་ཆེན་མོ་)	雪山系九巴玛(གངས་རྒྱུད་སྤར་མ་དགུ་)
森吉庆代钦姆(སྲིན་གྱི་ཇིན་ཏེ་ཆེན་མོ་)	罗刹女九头影(སྲིན་མོའི་མགོ་བརྙན་དགུ་)
恰吉庆代钦姆(ཕྱྭ་གྱི་ཇིན་ཏེ་ཆེན་མོ་)	恰勉九巴玛(ཕྱྭ་སྨན་སྤར་མ་དགུ་)
盖吉庆代钦姆(བགེགས་ཀྱི་ཇིན་ཏེ་ཆེན་མོ་)	洞主九巴玛(ཕུག་བདག་སྤར་མ་དགུ་)②

① ཁྲི“座位”“架子”，འ་མོ་(?)，但 འམོ་ཉིད指“空性”苯教术语。—译注
② 参考书目 11。

第一组神灵与天空相联系，第二组的名称“地罗刹”构成了第二组神灵名称的一部分，是指九位女神属于上面提及的地罗刹系列；同样，下面列出的一组神灵属于上面已经提到的“下魔”，第四组的神灵“太达”(དལ་བཏག་)①还不清楚，与“太达”相联系的九位女神占据第四位。龙罗刹，象前面解释的那样，是龙和罗刹女的结合物。雪山系一词的性质目前仍不清楚，这组女神可能与前面列出的男系和女系相关联。“罗刹女头影”一词的准确含义还不清楚。恰玛九巴玛(ཕྱ་སྨན་སྲིན་མ་དགུ་)，显然是占卜之神“恰(ཕྱ)”和勉(སྨན་)的结合物；② 在多闻子各种身形的伴神中，我们已经碰到了大量的称作“恰桑”(ཕྱ་སངས་)的神类。九女神的最后一组被称作“洞主”；要判明“洞主”一词是一种名称、还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一种特殊神灵尚很困难。

此外，称作四无上女，也作四积残女(ཉག་བསྡུས་མ་)的四位苯教女神也可能归属“边”(དཔལ་)系。四位女神按四方分布：

东——白色女神，狮面甲卓玛(ཕྱགས་སྒྲོག་མ་)，持海螺单钹。

北——蓝色女神，龙面响托玛(གཞང་ཐོག་མ་)，所持标志不[316]能确定，文献称为“色克桑代”(བསུ་ཁབ་ཟང་གདེར་)

西——红色女神，猪面协巴姆(ཞགས་པ་མོ་)，持特制的铜单钹，这种单钹称作“大胫骨铜单钹”。

南——黑色女神，熊面热止玛(རལ་གྲི་མ་)；她的标志也不能确定，文献称是陨铁制成的“色夏”(གཟི་ཤག་)。③

---

① དལ་བདག་译者认为是“坛城主”的意思，因为在古文献中，དཀྱིལ་འཁོར་(坛城)常略作དལ。—译注

②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143。

③ 参考书目18，叶45a，63a，77a。

属于“边”系的还有四位神灵和四种神话中的动物；每一位神灵都被称作“‘边’的大矮人”。四位神灵合称为“矮人四军阵”（ཀྱུང་དམག་དཔོན་བཞི་）。这些神灵被分布在世界的主四方与次四方，并以苯教的方式排列：东方是手持“白边矛”（དཔལ་མདུང་དཀར་པོ་）的海螺小矮人；北方是手持“边弓箭”（དཔལ་ཀྱི་མདའ་གཞུ་）的绿松石小矮人；西方是一位手持“边斧”（དཔལ་ཀྱི་དགྲ་སྟ་）的铜小矮人；南方是一位手持不知名“热久”（རལ་གྲུ་）标志的铁小矮人。位于东南方的是杂色的“边虎”（དཔལ་སྟག་ཁྲ་བོ་），位于东北方的是天蓝色的边龙（དཔལ་འབྲུག་སྔོན་པོ་），位于西北方的是白色的边牦牛（དཔལ་གཡག་དཀར་པོ་），位于西南方的是蓝色的边善鸟（དཔལ་ཀྱི་བྱ་བཟང）等同于“边鹏”（དཔལ་ཁྱུང་）。这四种动物名称的前面都附有前缀“化身”①

“边”一词构成了各种苯教神灵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边

① 参考书目 18，叶 14a，b。这四种动物的特征是由象声词描述的，要准确地将之译出是非常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仅仅列出原文：

སྤྲུལ་པ་དཔལ་སྟག་ཁྲ་བོ	སྤྲུལ་པ་དཔལ་གཡག་དཀར་པོ
ཏྲང་གི་མཆེ་བ་ཐམ་སེ་ཐམ	དཔལ་རུ་གནམ་དུ་སིགས་སེ་སིགས
ཨུགས་ཀྱི་དཔལ་སེར་ཤགས་སེ་ཤགས	དཔལ་མིག་ས་ལ་ཤགས་སེ་ཤགས་དཔལ་ཀྱི་ དར་སྐད་ཐང་སེ་ཐང
སྤྲུལ་པ་དབར་འབྲུག་སྔོན་པོ	(སྤྲུལ་པ་) དཔལ་ཀྱི་བྱ་བཟང་སྔོན་པོ
དཔལ་ཀྱི་འབྲུག་སྒྲ་དི་རི་རི	དཔལ་རུ་གནམ་དུ་ཟངས་སེ་ཤགས
དཔལ་ཀྱི་གློག་ཆེན་ཀྱུ་མ་ཀྱུ	དཔལ་གཤོག་ས་ལ་ཡུག་སེ་ཡུག
དཔལ་ཀྱི་སྡིག་སྐྲ་ཚེམས་སེ་ཚེམས	དཔལ་ཀྱི་མཆུ་སེར་ཤག་སེ་ཤག

译者将上述原文试译如下：

变化花边虎，变化苍边龙，变化边白牦牛，（变化）苍色边善鸟（鹏），

海螺虎牙紧又紧，边龙之声阵阵（鸣），边（牦牛角）向天指又指，必鹏角向天伸又伸，边（龙）闪电弯又弯，边（牦牛眼）向地瞅，边鹏翅向地闪又闪

铁边虎爪利又利。边（龙）霹雳声轰隆隆。边（牦牛）大叫声哞又哞。边鹏爪尖又尖。

钦热巴 (དཔལ་ཆེན་རམ་པ),苯教的著名神灵达拉梅巴 (སྟག་ལྷ་མེ་འབར)有时也被称为“边”苯达拉梅巴 (དཔལ་བོན་སྟག་ལྷ་མེ་འབར)。“边”一词似乎也指那些与上述的几组“边”神有关系的神灵。作为这种联系出现的“边”神有苯教神边赛翁巴初杰精卡 (དཔལ་གསས་རྔམ་པ་ཁྲོ་རྒྱལ་འགྱིང་ཁ)和他的明妃、翁姆雍钦斯贝德卓玛 (རྔམ་མོ་ཡུམ་ཆེན་སྲིད་པའི་བདེ་སྒྲོལ་མ)。这位苯教神灵被描绘成一位九头黑蓝色神灵,生有十八只手,四足,从他的眼睛里射出红光,从耳朵[317]里传出雷鸣,从鼻子里喷出黑风,从舌头底下涌出“边大冰雹”。九个头是按如下方式排列的:最下边一的层是三个人头,右边的是白色,左边的是红色,中间的是黑蓝色。左中间的头上方是一个巨大的怒相“边”狮头,狮头右边是怒相虎头,狮头左边是怒相花斑豹头。在狮头的上方是“边之大鹏”,在虎头之上是天龙头,在豹头之上是摩羯头。他的第一副手持在毒水中浸过的橛,右边的另外八只手持物从上开始排列分别是一面胜幢、一把剑、一种叫做“夏贝卡钦”(ཤ་འབལ་ཁ་ཆེན)的不能认定的物品、一种称作“世界飞幡”的飞幡、一支铜长矛、鹏头战矛,最后一只手牵凶猛“边”虎,最下面的手持陨铁头箭。左边的手持弓、箭、绳套、铁钩、铜制食肉手叉、铁链、大单钹、一只猫(?)和削薄器。

边赛翁巴初杰精卡 (དཔལ་གསས་རྔམ་པ་ཁྲོ་རྒྱལ་འགྱིང་ཁ)的明妃通常称作翁姆雍钦斯贝德卓玛 (རྔམ་མོ་ཡུམ་ཆེན་སྲིད་པའི་བདེ་སྒྲོལ་མ),但是她还有另外六个名字为人所知:当她作为叫做赛噶杰巴 (གསས་མཁར་རྒྱས་པ)城堡的女主人时称作萨赤尔桑杰姆央吉雍 (ས་ཏྲིག་ཡེར་སངས་རྒྱས་མོ་དབྱངས་ཀྱི་ཡུམ);当她作为十万名幼勉女主时又称作南起杜杰南喀佐增玛 (གནམ་ཕྱི་བདུད་རྒྱལ་ནམ་མཁའི་མཛོད་འཛིན་མ“外天魔王,执天界宝库女”);当她作为赛噶希瓦 (གསས་མཁར་ཞི་བ)城堡的女主人时,她的名字是突杰羌那杰卓索畏玛 (ཐུགས་རྗེ་བྱམས་ན་སྐྱེ་འགྲོ་

གསོ་བའི་མ“大慈悲护众生女”)；当她作为拉阔托巴（ལྷག་སྒོད་ཐོག་པ་）的双修伴偶时称斯贝杰姆禅吉达梅玛（སྲིད་པའི་རྒྱལ་མོ་འགྲན་གྱི་ཟླ་མེད་མ“世界王后禅吉达梅玛”)；当她作为卡精拉（ཁ་འབྱིངས་ལྷ)的秘密明妃时，她的名字是喀拉杜姆达贡吉雍（མཁའ་ལ་གདུག་མོ་བདག་ཀུན་གྱི་ཡུམ“众天界凶猛女主之明妃”)。她的第六个名字是桑萨仁宗拉姆达吉雍（བཟང་ཟ་རིང་བཙུན་ལྷ་མོ་དར་ཀྱི་ཡུམ)。[1]

明显属于苯教护法神的还有苯教神南喀萨托色达（ནམ་མཁའ་གཟའ་ཆེན་ཐོག་སེར་བདག“天界大曜，雷电冰雹之主”)和拉念错拉古如（ལྷ་གཉན་ཚོགས་ལྷ་གུ་རུ)，这些神灵就是在佛教的焚香文献中也曾提到。

① 参考书目 135，叶 4a，b。

第十七章

战 神

战神，藏文是 དགྲ་ལྷ，逐字应译为“敌神”，通常是指那些[318]被认为是专门保护其崇拜者免受敌人伤害，并能帮助他们增加财富的一类神灵。例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白哈尔神，又被称为“众男子之战神”，或简称为“大战神白哈尔”，也称为“战神大王乃穷”。另外，还有一些护法神也具有战神称号，多吉秀丹神（རྡོ་རྗེ་ཤུགས་ལྡན）被称为“战神大王”，载乌玛保是“战神大王”，多吉来巴（རྡོ་རྗེ་ལེགས་པ）也称为“大战神”——他是我们前面论述的古代神灵中的一位，甚至也可以将其归到战神之主的位置上——护方神、六臂贡保（མགོན་པོ་ཕྱག་དྲུག་པ）的“大臣”之一是“瑜伽战神”；传说中的格萨尔王有时也被称为“格萨尔，象雄之战神”；我们在前面提过的大赞神夹巴梅林（བཙན་ཆེན་ཇག་པ་མེད་ལེན）被认为是不丹的战神。

战神一词，①口语念成 དྲ་ལྷ，因此有时又写成 དགྲ་ལྷ。它也特指一种个人的保护神；据说每个男孩都有自己的战神，个人战神的位置在男人的右肩，而阳神——仅次于战神的最重要的个人保护神——据说在人的右腋。人们认为，一旦战神和阳神离开躯体而去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在有关吐蕃王止贡赞普的传说中有记载。这位吐蕃君主被叛臣罗昂（ལོ་ངམ་）用计杀死，也就是罗昂用计谋

成功地使赞普的两个护身神离开躯体，从而杀死了赞普。有关这份有趣的传说的详细研究最近已由霍夫曼在其有关苯教史的著作中完成。有关个人战神的进一步描述，我们在再一次讨论[319]五守舍神时还要进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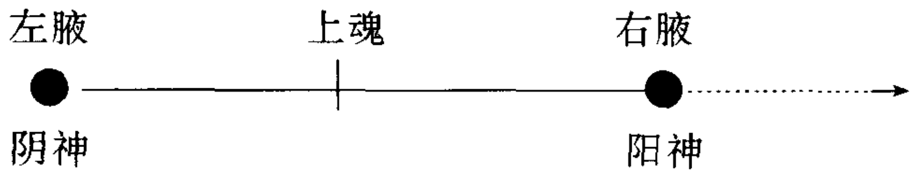
① 霍夫曼《西藏手册》，(1986 页 97)，图齐《西藏的宗教》中《民间宗教》与《苯教》等专章中也对战神作过分析，他的大著《西藏画卷》(罗马，1949)517 页—573 页对战神也有分析；石泰安教授《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巴黎，1959)分析了史诗中的战神，《西藏的文明》(Stanford，1972)作了一般的介绍；其他如斯内尔格罗夫等(Snellgrove，David and Tenzin Namdak)《苯教的九乘》(伦敦，1935)，瓦德尔(Waddell，L. Austine)《藏传佛教》(纽约，1972)。1985 年末，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西藏学会杂志》(由史伯林主编 Elliot Sperling)。发表了托德·吉伯森(Todd Gibson)写的《战神再考》一文，对战神的研究做了一个回顾，并对当时的研究现状做了一个介绍。该文指出，早期对战神的研究仅限于对一般特征的介绍，对战神及 dgra－lha 一词的源流未能进行深入的分析。最近，人们倾向是战神是声音或头发神，即 dgra－lha(bla)－sgra－bla(lha)－skra－lha(bla)因苯教文献(如 sgra－blavi－rgyal－movi－bskang－ba；Blo－ldan－snying－po 著 Gsas－mkhar－rin－po－chẹ—spyi˜ spungs－dcod－zlog－gis－tud－las－sgra－blavi－rgyal－mo－vdus－pavi－spyi－bskang 等)往往将 dgra－lha 写作 sgra－lha 甚至 skra－lha 如斯内尔格罗夫所辑苯教文献，有 sgra－bla－wer－ma－dpav－khrom－gzhung 之句。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不可能：A. dgra－sgra(skra)互变以不变词义为前提如 dmu 之于 rmu；B. 战神是五守舍神之一，在人体中的位置确定(右肩)，这在年代远远早于苯教文献的敦煌藏文写卷中就有记载，C. 战神在口语中念成 da－lha，证明其前加字是 d(dgra)而不是上加字 s(sgra)，sgra－bla 一词只是集中地出现在苯教文献中，这种 d－s 互变，只是写法上的变化，从而导致的语义变化，不能看成是战神的原始形态。此外，人们也发现 dgra－lha 被大量地写成 dgra－bla，猜想它与 bla 有关。从人体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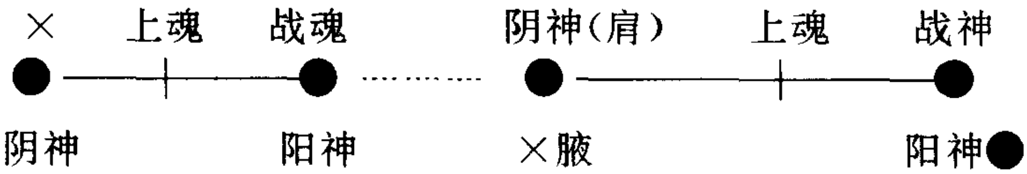
守舍神的分布来看居于右腋，与 mo—lha 对应的就是阳神 pho—lha 或 pho—bla，即父系神或男性神。阳神的信仰在今天的藏族民间信仰中逐渐地衰微，有时将阳神等同于战神，或者以战神取代阳神，两者的职能也十分地相近。笔者认为，战神 dgra—'ha 实际上就是阳神 pho—lha 的发展，作为父系神和男性雄壮之神，pho—lha 的最初职能也是护身御敌。在原始信仰中，尤其是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间，防御或摧毁敌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去掉敌人的灵魂，去敌魂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自己的身体出马，而是派遣灵魂出去与仇敌的灵魂搏斗，由此演化出神灵的斗法，这在格萨尔史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敌人将领的灵魂往往依止于不同的生物或无生物之上，如魂牛、魂湖、魂石，必须先除掉寄魂物，才能制服仇敌。作为 pho—bla，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攫取敌人的灵魂，久而久之，就以 dgra—bla 一词（即"敌魂"）来称呼 pho—bla。国外有很多学者对"战神"不说成 skyong—lha 或 srung—lha"护身神"而作"敌魂"或"敌神"(dgra—bla/dgra—lha)迷惑不解，恐其症结就在于此。战神最初的位置是在右腋，因而敦煌介绍王统传承的藏文卷子没有提及岱拉工甲的具体居位，但明确指出，罗昂是用腋下之战斧弑杀赞普，证明罗昂的战神是在右腋。格萨尔史诗中战神使用的兵器，有一种九魂石也藏在右腋。由 pho—bla 形成的 dgra—bla 观念进入信仰之后，由于它作为专职战神而不能完全取代阳神的一些与阴神对立的某些性别特征。使他凭借 pho—bla 取得了 dgra—bla 的名称，但又从阳神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与阳神并列的战神，在体内寄居的位置也由右腋移到右肩。在灵魂观念的不断发展中，为了与居于右肩的战神构成新的对称，只得将本与右腋阳神对应的左腋阴神 mo—bla 从左腋上提至左肩，形成了右腋阳神无所对应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从而有力地反证出由 pho—bla 衍生出 dgra—bla 的历史过程。如图所示：

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体各部的灵魂都有确定的职能，但对称为五守舍神的五位神灵，地方神(yul—lha)，阳神，阴神和生命神(srog—lha)作一考辨，发现只有阳神和阴神能找到确切的位置，地方神与人体魂神的关系不可考，生命神或许等同于人体中的体魂(sku—bla)。与游魂 btsan 不同，人体中的各种灵魂除了体魂之外，其他的 bla 都可以离开身体而远游，其中以战

除了居于人右肩之上的个人战神之外，据说还存在整组的战神，大部分叫做战神兄弟：三兄弟一组的战神，叫做“米通战神三兄弟”（མི་ཐྲུང་དགྲ་ལྷ་སྤུན་གསུམ），据说最初是苯教崇拜的神灵；还有五战神、七战神、战神九兄弟，也可以称作战神念神九兄弟、十三战神和

魂dgra－bla与外界发生的联系最为频繁。所以，经常是dgra－bla离开身体，寄留在其他物体之上，寄留的主要对象是飞禽（尤其是猛禽）和各种兽类，战魂攫取敌魂的职能





和游移寄留的特性产生了如下结果：将战神的地位加以强化，使战魂从阳魂中分离，这在吐蕃社会初期频仍的部落征战中得到突出的表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译者发现了一条最有力的例证。藏语的“兵旅”，“军旅”，“军卒”写作dpung，如dpung－sde“军队”，rang－dpung“我军”dgra－dpung，“敌军”，dpav－dpung“勇众”等；但dpung还指“肩”同phrag－pa，如lus－kyi－dpung－pa“双肩”，mgo－thar－dpung－vdzung“出头露肩”（喻“得寸进尺”），dpung－vjav“肩风”；还有以肩为亲，以肩为救星的观念，如dpung－gnyen“救星”。究其所由，正是因为右肩为战神所居。所以dpung才指“军队”。其二，战神的经常离体远游，使得战魂从隶属于人体的灵魂变成了战神，即由dgra－bal变成了dgra－lha。第三，由于战神特殊的形成经历，使它最初没有固定的形体和特定的标志，几乎所有的神怪、人物、动物皆可充任战神，从而形成广义的战神，但与居于人体右肩的战神已相去甚远。—译注

二十一战神等。

无论是个人战神，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战神群组中的战神都被认为是保护崇拜者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障碍、击退他们的敌人。此外，据说战神还可以帮助崇拜者荣升高位，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战神就得到了佛教徒和苯教徒的一致崇拜。按照惯例，要是祈祷得到了报答，这位幸运的崇拜者就要安排一个仪式来答谢战神，这样就表达了自己的谢意。答谢战神的仪式称为“颂赞战神”仪式，更常见的是举行一种简称为“焚神香”（煨桑）的仪式。虽然这种与护法神崇拜相联系的仪式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这里论述这两种仪式，因为对这两种仪式的描述将涉及一些肖像材料的分析。

颂赞战神和焚香仪式都是在安排仪式的男子家中举行，要由二十名法师在清晨进行。首先进行焚神香仪式，这种仪式有专门的焚香仪式书，我们在已涉及多次的各个教派的焚香仪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的神灵和女神，其中大部分是佛教传入之前的神灵。对法师所提到的所有神灵都要供奉朵玛，焚烧供香并利用木制模板制作大量的表现人和动物的糌粑俑像。西藏人根据焚神香仪式施行者的不同而将焚神香仪式分为三种类型，即格鲁派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宁玛派法师（包括除了格鲁派之外的各种佛教派别的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苯教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如果是格鲁派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就称为“神香纯净法身”；宁玛派及其佛教派系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就称为“百供神香”；如果是苯教法师施行的焚神香仪式，就称作“顿杰神香”（སྟོང་རྒྱལ་ལྷ་བསངས）。用于后两种焚神香仪式的木制模板分别被称作“百供神香模[320]板”和“顿杰神香模板”。

在给所有的神准备好相应的供品之后，为了让神灵收到各自

的供品，还要逐个进行祈请：施行仪式的主法师拿一个小碗，碗内由助手装满青稞酒，并从糌粑团的锥尖上拿一块放入酒中。如果供品是供给怒相世间护法神的，还要往小碗内放一片肉，同时一边念诵某个神灵的祈祷文，一边很快地甩手将小碗内的酒泼向空中，然后助手按照焚神香仪轨书所说的，把供奉给下一位神灵的供品交给主法师。

我们借此机会列出涉及到的众多的神灵并对其加以详细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只可能提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宁玛派的焚神香仪轨书① 中提到的第一组神灵是“五十八喝血神”，这些神灵都被描绘成穿着人骨饰物的怒相神灵。他们后边还跟有五组神灵，根据宁玛派的分法，这五组神灵是：

a）妙吉祥身之众神，指文妙吉祥身神及随从神。

b）莲花语之众神，指无量光佛及其随从神。

c）纯净意之众神，这是指最初由宁玛派崇拜的本尊神朝沃杜兹庆瓦（ཁྲོ་བོ་བདུད་རྩི་འཁྱིལ་བ）。② 格鲁派也知道此神，但是将这位神称作苏卡杰扎（ཟླ་ཁ་བརྒྱ་ཙ），并将它描绘成一位绿色的神，生有一颗三眼的头颅，两只手。据说朝沃杜兹庆瓦是以怒相神的面貌出现的。他的右手挥舞着饰有交杵金刚的棍棒，他的左手作恐吓手印，持一绳套，身边还围绕着八条大龙，身穿虎皮围腰和蓝丝上衣，周身火云围绕。朝沃杜兹庆瓦本尊神一只脚屈起，另一只脚伸直立于太阳莲花座之上。由于关于西藏万神殿中的神灵数目，目前[321]仅仅知道一点点材料，因此，在这里对这位神的其他几个形态作一些描述，也许是有用的。

---

① 参考书目 77。
② 关于这位神灵，可参看图齐《印度—西藏》；《西藏画卷》第二册 589 页—603 页。

朝沃杜兹庆瓦神与我们已经描述的形象最为接近的是被描绘成一位蓝绿色的神灵，右手持交杵金刚，左手持法铃。杜兹庆瓦蓝色怒相身形生有一面二手，右手持交杵金刚，左手作恐吓法印，腰缠虎皮围腰。① 杜兹庆瓦的黑色身形生有一面二手，双手持金刚和绳套。② 在另一个黑色身形中，杜兹庆瓦以怒相神的面貌出现，生有三头，一头黑色，一头白色，一头红色，呲牙，黄色的眉毛，头发火红色。此神有三只右手，分别拿着斧子、剑和金刚杵；最上边的左手作恐吓法印，下边两只手分别持碾杵和绳套；头上饰有用风干的头盖骨或剥去肉皮的头颅作成的花冠，用左脚踏在地上的众敌之王的身上。

从杜兹庆瓦的黑色身形派生出的八位神都面带微笑。位于东方的是女神多吉杜兹玛（རྡོ་རྗེ་བདུད་རྩི་མ），生有三面，一面脸孔为蓝色，一面白色，另一面是红色。女神生有六只手，分别持莲花、水晶镜、斧、绳套、研杵，最后一只手作恐吓法印。位于西方的是蓝色女神杜兹鲁巾玛（བདུད་རྩི་ལུས་ཅན་མ），生有三面，一面蓝色，一面白色，一面红色，她的六只手分别持莲花、佛像、剑、斧、绳套，一只手作恐吓法印。位于北方的是白色女神杜兹巾玛（བདུད་རྩི་སྤྱན་མ་），生有三面，一面白色，一面黑色，一面红色。三只右手持莲花、月亮、一支剑；两只左手挥舞小斧和绳套，另一只左手作恐吓法印。除上述女神之外，属于杜兹庆瓦伴神的还有绿色女神阿梅娅（ཨ་མི་ཡ་），据说她居住在火焰之中，也生有三面。一面绿色，一面白色，一面红色；生有六只手，一只手作恐吓法印，其余的手分别持莲花、剑、研杵、绳套和小斧。杜兹庆瓦主神还有另一位伴神，就是黄色女神普

① 参考书目 43 第 17 页 b 面。
② 参考书目 43 第 64 页 a 面。

苏桑玛（བུ་གཟུགས་བཟང་མ）。她居于西北方，生有三面，中央一面是黄色，其他二面分别是白色和红色。三只右手分别持莲花；金刚和剑；三只左手一手作恐吓法印，其余两手持小斧和绳套。在风中居住的是黄色女神载贝苏巾玛（མཛེས་པའི་གཟུགས་ཅན་མ་），生有三面，一面黄色，一面白色，一面红色；手中所持标志与普苏桑玛相同。还有红色女神德珠玛（བདེ་སྒྲུབ་མ་），居于“力之虚空”，除了金[322]刚杵外，手里还持一研杵。

进入杜兹庆瓦神坛城的四大门，每一大门口由一位三头六臂的怒相女神守卫，这些女神的外貌和标志如下述：

东大门——红色女神多吉甲居玛（རྡོ་རྗེ་ལྕགས་ཀྱུ་མ་）。三面各为红、白、黑；右手持钩子、剑、金刚；二只左手持研杵、小斧，一只作恐吓手印。

南大门——黄色女神霞巴玛（ཞགས་པ་མ་）。三面各为黄、白、红；右手持绳套、剑、金刚；左手所持物及手印与多吉甲居玛相同。

西大门——白色女神甲卓玛（ལྕགས་སྒྲོག་མ）。三面各为白、黑、红；右手持铁链、剑、小斧；二只左手持研杵和金刚，一只左手作恐吓法印。

北大门——绿色女神止普玛（དྲིལ་བུ་མ་）。三面各为绿、白、红；右手持铃、金刚、剑；两只左手持小斧和研杵，一只左手作恐吓法印。①

d)无上智慧众神，这是指上乐神（བདེ་མཆོག་）。宁玛派认为这种神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三头六臂，第二种是九头十八臂，第三

① 参考书目 43 第 7 页 b 面。

种是二十一头四十二臂。

e)普巴赤列众神(橛事业众神)(ཕུར་པ་འཕྲིན་ལས་ལྷ་ཚོགས་)① 这是指多吉普巴(金刚橛),宁玛派著名的一位本尊神。② 多吉普巴有[323]五个主要的变化身形称"五金刚橛",其分类如下:

方位	**名称**	**身色**	**橛之材料**
中央	上身金刚橛	天蓝	海螺橛
东方	上意金刚橛	白	银橛
南方	上智金刚橛	黄	金橛
西方	上语金刚橛	红	铜橛
北方	法业金刚橛	绿	铁橛

在焚神香仪式中提到的重要神灵中,本书后面还要提及的有,十二丹玛女神、八星相神、二十八星宿神、八龙神、多闻天神、护东方乾达婆之主神、誓愿神多吉来巴、山神玛卿伯姆热、念青唐拉、拉尊普来(ལྷ་བཙུན་སྤུ་ལེ་)、雅拉香波,还有大量的赞、穆、地神、地方守护神等等。

苯教的焚神香仪式文献:在列举了供奉给苯教万神殿中各位

① 这里引用的文献除了上面列出的五组神灵之外,还提到了次要的五组神,他们是:杜兹勉之众神(བདུད་སྨན་གྱི་ལྷ་ཚོགས་),玛姆博顿众神(ནྭོ་མ་རིག་འཛིན་ལྷ་ཚོགས་,即召遣魔女神),喇嘛仁增众神(མ་མོ་རྦད་གཏོང་ལྷ་ཚོགས་),世界却朵众神(འཇིགས་རྟེན་ཆོད་བསྟོད་ལྷ་ཚོགས་),蒙巴查那众神,(དྨོད་པ་དྲག་སྔགས་ལྷ་ཚོགས་)。根据李安宅(LiAn—che)在他的《宁玛派—喇嘛教的早期形式》列出,这十组神灵与宁玛派的八大法行(སྒྲུབ་པ་བཀའ་བརྒྱད་),这八大法行是:妙吉祥身神(འཇམ་དཔལ་སྐུའི་ལྷ་)橛事业神(ཕུར་པ་འཕྲིན་ལས་ལྷ་)莲花语意(དཔ་མ་གསུང་གི་ལྷ)召遣魔女神 真实意神(ཡང་དག་ཐུགས་ཀྱི་ལྷ་)猛咒诅詈神(དམོད་པ་དྲག་སྔགས་ལྷ་)无上功德神(ཆེ་མཆོག་ཡོན་ཏན་གྱི་ལྷ་)供奉颂赞世间神(འཇིག་རྟེན་མཆོད་བསྟོད་ལྷ་)

在罗列赫所译《青史》第106页也有类似的神灵排列法,书中提到了宁玛派的八部法及所对的佛如下:妙吉祥身——明照佛,莲花语——无量光佛;真实意——不动佛;甘露功德——宝生佛;橛事业神——义成佛。

② 有关这位神灵的姿势,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588页。

神灵的不同供品后，要提到几个苯教大神，其中有本贡都桑保（བོན་ཀུན་ཏུ་བཟང་པོ་）、拉郭托巴（ལྷ་གོད་ཐོག་པ་）、古松梅拉（སྐུ་གསུམ་མེ་ལྷ་）、班钦热巴（དཔལ་ཆེན་རམ་པ་）、桑却杰保（གསང་མཆོག་རྒྱལ་པོ་）、格巴桑保（བསྐལ་བ་བཟང་པོ་）、沃色巴梅（འོད་ཟེར་དཔག་མེད་）、雍仲秋姆（གཡུང་དྲུང་ཕྱུག་མོ་），此外还要提及苯教导师、伏藏师和各种玛姆天女。这些属于以下分类的天女，每组可以用一位代表来表示。

玛姆天女	**类组**
斯巴杰姆（སྲིད་པ་རྒྱལ་མོ་）	六季变化天女（དུས་དྲུག་སྤྲུལ་པའི་མ་མོ་）
康央拉姆（མཁའ་དབྱིངས་ལྷ་མོ་）	苯教自性天女
都雍拉姆（དུས་ཡུམ་ལྷ་མོ་）	自性本天天女
玛儿拉姆（མ་གཅིག་ལྷ་མོ་）	变化天天女
德珠桑雍（བདེ་འགྲོ་གསང་ཡུམ་）	持怖变化天女
南起切松（གནམ་ཕྱི་མཆེད་གསུམ་）	苯教自性天女
杰姆南松（རྒྱལ་མོ་ནམ་གསུམ་）	虚空天女

上面这份苯教焚神香文献[①] 接下来提到的是战神王后，此外还有母魔王后、五位伏藏主明妃、魔、赞、阎王、鬼卒、神和战神。然后又列出各种神灵和女神，其中有许多是原始于佛教的神灵，除了一位神之外，其余都与一组或二组超自然神怪相联系。

神灵	**与神灵相联系的神怪**
大梵天	——
帝释天	畏尔玛；神（ཞིར་མ་ལྷ་）

① 见书后所附书目128。

唐桑仁杰（ཐང་བཟང་རིང་སྐྱེས་）　变化非人
多闻天王　夜叉；财神。
苏普阿巴　舞神；乐神。
阎罗　命主；阎王。
战神母后　生命神；玛姆魔女。
祖那仁庆　龙。
念吉贡农（གཉན་རྗེ་གོང་སྔོན་）　念
藏藏郭瓦（ཙང་ཙང་འཁོར་བ་）　旺庆（དབང་ཆེན་）；土地神
朗卡真久（ལང་ཀ་མགྲིན་བཅུ་）　食肉魔；罗刹。
其那牙嘎（ཀྱི་ན་ཡ་ཀ་）　具力厉鬼

这份文献在列出上述神后，又列举了一些苯教的地方神，这些地方神我们在本书《山神》一章已经作了介绍。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焚神香仪轨书中还列举了各种战神的名称。在由宁玛派法师使用的焚香仪轨书[①]中，首先提到了十四位战神。根据我的西藏合作者提供的资料，这些战神主要是苯教徒崇拜的战神。我们在这里按照原始文献将这批战神的名称列在下边，其中也许会有很多的错误。

梅巴月杰战神　（མེད་པ་ཡོད་ཅེས་དགྲ་ལྷ་）
顿拉恰贝战神　（སྟོང་ལ་ཆགས་པའི་དགྲ་ལྷ་）
穷瓦恰贝战神　（འབྱུང་བ་ཆགས་པའི་དགྲ་ལྷ་）
玛恰顿吉战神　（མ་ཆགས་སྟོང་གི་དགྲ་ལྷ་）
衣聂斯贝战神　（ཡེ་ནས་སྲིད་པའི་དགྲ་ལྷ་）
九欲形成战神　（འདོད་དགུ་ཆགས་པའི་དགྲ་ལྷ་）

① 参考书目77，13页a面。

米通战神三兄弟	(མི་ཐུབ་དགྲ་ལྷ་སྤུན་གསུམ་)
父母系战神	(ཕ་མེས་བརྒྱུད་ཀྱི་དགྲ་ལྷ་)
人系战神	(མི་རབས་བརྒྱུད་ཀྱི་དགྲ་ལྷ་)
外系战神	(ཕྱི་རབས་བརྒྱུད་ཀྱིད་གྲ་ལྷ་)
穆系战神	(དམུ་རབས་བརྒྱུད་ཀྱི་དགྲ་ལྷ་)
祖系战神	(གཙུག་རབས་བརྒྱུད་ཀྱི་དགྲ་ལྷ་)
米乌顿初战神[325]	(མིའུ་གདུང་དྲུག་དགྲ་ལྷ་)
世界形成战神	(སྲིད་པའི་ཆགས་པའི་དགྲ་ལྷ་) ①

接着又列出其他的七位战神，或许是战神的类组：

卓拉卓畏战神	(གྲོགས་ལ་འགྲོ་བའི་དགྲ་ལྷ་)
扎贝朱贝战神	(དགྲ་བས་གྲུབ་པའི་དགྲ་ལྷ་)
达玛托贝战神	(དར་མ་ཐབ་པའི་དགྲ་ལྷ་)
切宗勉贝战神	(ཆེ་བཙན་སྨན་པའི་དགྲ་ལྷ་)
梅巴月斯战神	(མེད་པ་ཡོན་སྲིད་དགྲ་ལྷ་)
岭西达瓦战神	(གླིང་བཞི་དར་བའི་དགྲ་ལྷ་)
身语意之战神	(སྐུ་གསུང་ཐུགས་ཀྱི་དགྲ་ལྷ་)

我们在这些神灵中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也许都是古代的神灵，例如米通战神三兄弟或米乌顿初战神。但是，也有一些战神名称似乎可以溯源于近代神系，例如，九欲形成战神、身语意之战神。后一个名称使我们想起身之变化、语之变化、意之变化的表现

① 与上述十四位战神有明显联系的三组神灵是穆系地祇神、祖柢系地祇神、米乌顿初地祇神（མིའུ་གདུང་དྲུག་ཟོ་དོར་）；相似的二组神灵是决康桑保地祇神（གཅོད་ཁམས་བཟང་པོའི་ཟོ་དོར་）和寿系地祇神。

方式。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列出一组有趣的战神，他们与各种祖先相关联，例如父母系战神、人系战神、外系战神、穆系战神、祖系战神或称初始战神等等。

在本书藏文书目第 184 的第二份宁玛派焚香仪轨书中，提到了其他一些战神，其中的大部分我们看到，虽然在拼法上略有不同，但是以同样的次序在大圆满派的焚神香文献中列出的：

世界形成战神

棉巴珠贝战神	(སྨོན་པ་འགྲུབ་པའི་དགྲ་ལྷ་)
岭西珠贝战神	(གླིང་གཞི་འགྲུབ་པའི་དགྲ་ལྷ་)
巴宁切贝战神	(དཔའ་སྙིང་ཆེ་བའི་དགྲ་ལྷ་)
吕辛交贝战神	(སྒྱུར་ཤིང་མགྱོགས་པའི་དགྲ་ལྷ་)
守舍战神三兄弟	(འགོ་བའི་དགྲ་ལྷ་སྤུན་གསུམ་)
达瓦米翁战神	(ལྷ་བ་མིག་ཛོའི་དགྲ་ལྷ་)
念巴阿瓦战神	(ཉན་པ་ཛ་བའི་དགྲ་ལྷ་)
诺巴那衣战神	(སྙོམ་པ་སྣ་ཡི་དགྲ་ལྷ་)
梅巴杰交战神	(སྨ་བ་ལྟེ་མགྱོགས་དགྲ་ལྷ་)
巴載切瓦战神	(དཔའ་རྩལ་ཆེ་བའི་དྲག་ལྷ་)
交巴达衣战神	(མགྱོགས་པ་ཏ་ཡི་དགྲ་ལྷ་)
赛瓦贝吉战神	(སྲ་བ་བེར་གྱི་དགྲ་ལྷ་)
赞布查吉战神	(བཙན་པོ་ཁྲབ་ཀྱི་དགྲ་ལྷ་)
那瓦村吉战神	(རྣ་བ་མཚོན་གྱི་དགྲ་ལྷ་)

花面虎内集羽林战神	(སྟག་གདོང་ཁྲ་བོའི་ནང་དུ་ནི་/སྒྲོ་སྟུག་འཛོམས་པའི་དགྲ་ལྷ་)
花斑豹内居集角木战神	(གཟིག་ཤབས་ཐིགས་ལེའི་ནང་གནས་པའི་/རྭ་ཤིང་འཛོམས་པའི་དགྲ་ལྷ་)
卡增夏代战神	(ཁ་འཛིན་ཤག་འདེབས་དགྲ་ལྷ་)
上部战神穆赤	(སྟེང་གི་དགྲ་ལྷ་སྨུ་ཁྲི་)
地之战神参达	(ས་ཡི་དགྲ་ལྷ་མཚན་རྟགས་)
卡赛卓巴战神	(ཁ་ཟས་(དང་)ཕྱུད་པའི་དགྲ་ལྷ་)
拉诺卓巴战神	(ལག་ནོར་(དང་)སྤྲོད་པའི་དགྲ་ལྷ་)

苯教的焚神香仪轨书又将战神细分为若干组，每组战神都有一个或几个战神头领作代表：

战神头领	**战神类组**
雅拉杰保 ཡབ་ལྷ་རྒྱལ་པོ་	托噶众兵战神 ཐུགས་ཀར་དགྲ་ལྷ་དམག་ཚོགས་
珠岗森松 འབྲུག་གང་(?)སེང་གསུམ་	斯巴系战神 སྲིད་པ་བརྒྱུད་ཀྱི་དགྲ་ལྷ་
顿郭朗宁 དོམ་མགོ་གླང་སྙིང་	断敌命战神 དགྲ་སྲོག་གཅོད་པའི་དགྲ་ལྷ་
诺决丁坚 རྣོད་གཅོད་གཏིང་འབྲིན	玉保杰瓦战神 གཡུ་བོ་རྒྱལ་བའི་དགྲ་ལྷ་
扎玛切古 ཟླ་དམར་མཆེད་དགུ་	查冬杜贝战神 དགྲ་སྟང་འདུལ་བའི་དགྲ་ལྷ་

现在我们将要论述的是本章开头提到的三战神、五战神、七战神、九战神、十三战神、二十一战神。直到目前为止，只有所谓米通战神三兄弟的情况知道得非常少，他们好象与宁玛派著作中的战神三兄弟是同一组神灵。战神三兄弟包括下述三神：巴丹洛梅(དཔའ་བརྟན་བཟློག་མེད་)，据说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仲弟名顿郭朗

吉宁(意为熊头牛心)——在苯教的战神系列中已列出;季弟称为傲决宁坚(ཛོ་གཅོད་སྙིང་འབྱིན་),这显然与苯教战神诺决丁坚为同一神灵。①

卓拉卓畏战神或者简称卓瓦守舍战神——也称作[327]五部战神——与下列战神作一比较:

贡杰切贝战神	མགོན་སྐྱབས་བྱེད་བའི་དགྲ་ལྷ་
彭聂切贝战神	དཔུང་གཉེན་བྱེད་བའི་དགྲ་ལྷ་
玉来杰瓦战神	གཡུ་ལས་རྒྱལ་བའི་དགྲ་ལྷ་
通卓切贝战神	མཐུན་གྲོགས་བྱེད་པའི་དགྲ་ལྷ་
萨祖巾吉战神	མཛའ་བཙུགས་ཅན་གྱི་དགྲ་ལྷ་

这五类战神中的大多数,还有我们在第二份宁玛派神系中提到的守舍战神三兄弟,与西藏的一组古代神灵即五守舍神有密切关系。关于五守舍神我们在论述鬼神八部时已经提及,他们由以下五种神组成:第一是女神。其中有白色女神玛几班吉拉姆(མ་གཅིག་དཔལ་གྱི་ལྷ་མོ་),骑一头红色雌鹿。女神非常年轻,面呈笑容,身穿白色的丝衣,蓝色的丝披风,戴饰有珍宝的头冠。女神的右手持占卜神箭,左手持一块魔镜。女神身体周围簇拥着众多的妇女,此外还有一位是壮年男子形貌的舅神,鸟头的娘舅保护神,还有其他无以计数的伴随神。

五守舍神中的第二种神是生命神。② 表示此神的形象是一位身形英武有力的男子,一身白色,骑一匹白蹄黑马。身穿金盔甲和

① 参考书目 134 第 19 页 a 面,这些神灵又常有姐妹穷达切巾(ཆུང་སྟག་ཆས་ཅན་)陪伴,合称"姜柴希(ལྕམ་དྲལ་བཞི་)。

② 根据骆克所说,生命神据说就等同于纳西族的"瑟神"(^{3}Ssu),见《纳西族的龙崇拜》第一卷 146 注页 150,250 页注 527。

金护胸甲，两边挂着弓袋和箭袋，右手挥舞缚有丝旗的长矛，左手持绳套。从他的体内放射出无数的男性神，这些男性神都有着雄壮男子的形貌，身上以珠宝装饰；五守舍神中第三种神是白色的阳神① 这是一位有年轻男子形貌的神，身穿白色的丝衣，蓝色的披风，高筒马靴。阳神的头发用丝带束成了一个发髻。他的右手持满足愿望的如意珠，他的左手托一盏放满珍宝的平盘。阳神派遣自己的伴神——其中有饰有丝绢和珍宝的大力三十三神——到世界十方。五守舍神之四是白色的地方神，各种地方神都有特[328]殊的形体，一般描绘成穿盔甲、骑白马的男子，腰间挂着弓箭袋，双手张弓搭箭。地方神的伴神有地方神，还有堡宅神、无数的鸟、绵羊和白牦牛。地方神把这些伴神派往世界十方。五守舍神中的最后一位是个人护身战神，他被描绘成一身白色，面带笑容的青年男子；披着白色的披风，穿高筒靴，缠白色丝头饰，骑白马，腰缠弓箭袋；右手挥舞缚有旗帜的长矛，左手持绳套。个人护身战神也有无数的伴从，这些伴神都是新入籍的佛教神和上师的形貌。② ——我们提到的五守舍神，在本教文献中也有对应的记述，这份文献见所附书目 185。

然而根据第二份佛教文献，五守舍神包括下述神灵：阳神、女神（母神、阴神）、舅神、战神和生命神。③ 还有一组相似的五守舍神，即我们在论述十三战神兄弟时与之联系的神，大力五守舍神（དཔང་ཐང་འགོ་བའི་ལྷ་ལྔ་）。大力五守舍神包括灶神、库神、吉祥神、梁柱神、门神。此外，还有一组九念守舍神，但是，关于这一组神灵的

① 阳神等同于纳西族的普拉神(P'u'la)同上书第一卷 375 页注 755，第二卷 468 页。
② 参考书目 28。
③ 参考书目 134 第 19 页 b 面；70 第 14 页 b 面。

详细材料至今还没有得到。

构成七战神组的神灵名称还不太清楚。然而，关于战神九兄弟，却有比较多的可用材料。九兄弟的父亲据说是拉郭托代（ལྷ་སྒོད་ཐོག་འདེབས་），意思是“落雷野神”；他们的母亲是鲁姆顿君玛（ཀླུ་མོ་གདུང་སྐྱོང་མ་），意思是护螺龙女。他们的孩子是：

巴丹玛奔（钦保）	དཔའ་བརྟན་དམག་དཔོན་（ཆེན་པོ་）
突钦查杜	（མཐུ་ཆེན་དགྲ་འདུལ་）
朗札珠丁	（སྣང་གྲགས་འབྲུག་ལྡིང་）
查载托代	（དྲག་རྩལ་ཐོག་འདེབས་）
杰巴索多	（སྐྱེས་པའི་སྲོག་འདོད་）
唐巴索决	（སྣང་བའི་སྲོག་གཅོད་）
杰普让切	སྐྱེས་བུ་རང་ཆས་）
恰查翁米	（བྱ་ཁྲ་སྔོན་མི་）
查勉肖嘎	（དགྲ་སྨན་གཉོན་དཀར་）

九位神灵形貌相同之处是：九神身体都是白色，骑着著名的良马。每位战神都戴着雷石制成的头盔，身上有黄金做成的金黄色的胸甲防护。战神的身体右边挂着虎皮弓袋，身体的左边挂着豹皮箭袋，手持三股拧成的藤条马鞭，背上落有铁鹰，每个战神的右肩蹲着一头狮子，左肩是一只欲将自身上举的老虎。战神的身后，黑色的狗和熊正在奔跑；战神的面前聚集了众多的厉鬼八部。然而，我也看见一些绘画上表现的战神手持刀剑，而不是挥舞藤条马鞭。在某些情况下，巴丹玛奔与其他八神的标志不同，他骑的是白马，左手持一只獴，右手挥舞一面旗帜。当以如此风格描绘战神九兄弟

时，他们就与带有八位伴神的多闻天王最为相似。①

巴丹玛奔的居地经常被一位名叫达突嘎保（ཏྲ་ཐུག་དཀར་）② 在有的文献中作（ཏྲ་ཐུགས་དཀར་པོ་）的神所占据，他被认为是战神九兄弟之首。据说达突嘎保属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玉来杰瓦战神。至于达突嘎保的形貌，一份崇敬此神的仪式书把他描绘成与他的伴属神完全一样的形貌，也就是说，他身穿金色的胸甲，狮子蹲在右肩，虎立在左肩，标志是三股藤鞭等等。③

战神九兄弟的第九位查勉肖嘎中的“勉”（སྨན་），正如图齐氏指出的那样，④ 似乎表示此神是一位女性的战神。但是，这种观点被我就此问题向之请教的一位西藏法师所否定，他认为在上述战神中没有女性神。不过，还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女性战神。例如苯教的信徒所崇拜的战神王后，据说她是从木里嘿（སྨུ་ལི་ཧེད་） 湖畔出生的，是一位和平女神，身穿带有金色图案，饰有绿松石的白色丝衣，骑一头金色的狮子，狮子脖子上带着绿松石铃（参考书目27，第1页a面）。除此之外，我们上面还提到女性战神也被[330]称作战神王后。⑤

与战神九兄弟的描述相联系，我们又回忆起我们上面提到的另一组九战神，即父系战神九兄弟。⑥

---

① 参考书目77。

② 关于达突嘎保还可以参看东北大学目录5625/38号所引文献。

③ 参考书目24。

④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741页注44。

⑤ 女神的战神在《莲花遗教》一书中也提及，如象雄的一位女神就叫战神母匝梅（དགྲ་ལྷ་སྨུ་ཙ་མེད་），她被莲花生收服之后易名为雪山大明妃多吉玉玛（གངས་ཀྱི་ཡུམ་ཆེན་རྡོ་རྗེ་གཡུ་སྒྲོན་མ་） ，成为十二丹玛女神之一，参看本书关于女神的描述，杜散《莲花遗教》244页。

⑥ 本书书目5中提到另一种九战神的三组神，他们是财神、食物神和朋友神。

第十七章　战　神

十三战神，是我们在噶举派的一份焚神香仪轨书[1]中发现的，其中至少包括两位战神女神，这十三战神是：

成人神查拉	སྐྱེས་བུ་(༢)ཐག་ལྷ་
战神母神普匝	དགྲ་ལྷ་མ་ལྷ་བུ་ཛི་
战神灶神玉姆	དགྲ་ལྷ་ཐབ་ལྷ་གཡུ་མོ་
战神庆拉盖同	དགྲ་ལྷ་ཁྱིམ་ལ་སྐྱེ་ཐུང་(或 ཀེའུ་ཐུང་)
战神大王多闻子	དགྲ་ལྷ་རྒྱ་པ་ཆེན་རྣམ་ཐོས་སྲས་
财神圣多闻	
贸易神错达朗那	ཚོང་ལྷ་ཚོགས་བདག་གླང་སྣ་
保护宾客神	མགོན་པོ་མགྲོན་ལྷ་
保护神托坚拉那	མགོན་པོ་(༢)　ཐབ་རྗེན་སྣ་ནག་
保护防盗神	མགོན་པོ་ཇག་ལྷ་
战神红色保护神	དགྲ་ལྷ་མགོན་པོ་དམར་པོ་ 或 དགྲ་ལྷ་ལྷ་མགོན་དམར་པོ་
保护食神	མགོན་པོ་ཟས་ལྷ་
保护白色命神	མགོན་པོ་སྲོག་ལྷ་དཀར་པོ་

成人神肩胛神：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位穿海螺铠甲的白色人，手中挥舞胜利旗帜和缚有旗帜的长矛，骑一只大鹏。

战神母神普匝：这是一位金黄色的妇女神，手持纺缍和线团，是主司生育的母神。

战神灶神玉姆：这是另一位女神战神，身穿白色的丝裙，佩戴

① 参考书目 5 第 35 页 a 面—67 页 a 面。

绿松石装饰，双手持金杓。这位女神居住在支撑炉灶的三块灶石上。据说当放在火上的酥油熔化时，就可以察觉到这位女神的法力。女神的名字和居地与灶神很相似。关于灶神，我们在介[331]绍各种土地神时已经作了介绍。

战神庆拉盖同可能也是一位女神。人们把这位战神描绘成一位拥有绿色身体，带有绿松石耳饰，双手持海螺柱的神灵。庆拉盖同的神职是保护房屋，防止梁柱坍塌。

战神大王多闻子，这位战神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具有多种身形变化的多闻天王，一位重要的护法神。在这里作战神时，把他描绘成一位饰有钻石和各种珍宝的金色人。他的右手挥舞一只用贵重材料作成的手杖，左手持用莽古斯魔皮作成的口袋，骑一头白狮子。

财神圣多闻，这位神灵是多闻天王的另一种变化身形。我们这里提到的多闻天王和其他几组战神中提到的多闻天王，都是有佛教传入以前的古代神和佛教神相融合后产生的神。这位财神被描绘成一位金色人，坐在金椅子上。他的右手持谷物罐，左手持莽古斯魔皮作成的口袋。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些材料，藏文文献提到一组财神，称财神八兄弟。

贸易神错达朗那；错达朗那在这里占据的是贸易神。此神身体白如海螺，生有象的头颅，三只眼。右手挥舞饰有珠宝的手杖，左手持鹰皮口袋。在财神和友谊神的伴神中也经常提到错达朗那。——在错达朗那之后的六位战神都带有保护神(或称护法)的名称。

保护宾客神，这位神灵被描绘成白色的三眼男子，身上发出如同水晶一样的光芒。宾客神身穿白盔甲、金胸甲，右手挥舞缚有白旗的长矛，左手也持鹰皮口袋，坐骑是一匹白如海螺的马。

保护神托坚拉那，据说此神有一副贵族男子的身躯，但是生了一个狮子头，从他的狮鼻中喷出一股股雪瀑。在他头冠顶上蹲了一只国王之鸟大鹏。与其他神所持物不同，此神手持摩羯钩。

保护神盗神，人们把此神描绘成一位生有三只眼的壮年男子，身体洁白，身穿海螺制成的盔甲和闪光的皮胸甲，上弦的弓挂在腰间，右手持白色的“牙擦”(ཡ་ཚ་为何物不详)，左手持一缚有红旗的长矛，骑一匹白马。保护神盗神可能与本教神夹巴卓畏夹[332]奔(ཇག་པ་འགོ་བའི་འཇག་དཔོན་)和夹牙京色念保（ཇག་ཡག་ཅན་སེ་གཉན་པོ་）有关系。后两位神的情况在书后所附书目 77 中有所述及。

战神红色保护神，这是一位一身紫铜色的神灵，身穿铁做成的铠甲，手中持魔弓魔箭，骑一头小胯马。

战神红色食神，这位神灵被描绘成一位具有黄铜身体的男子，身穿珠宝、金做成的铠甲。他的标志是金色的珍宝和一副具魔法力的弓箭，骑一匹白马。

保护白色命神，也称白色命主，是一位身体白如海螺的男子，身穿水晶铠甲，手持水晶制成的人寿瓶，骑一匹金色马。

另有一份文献① 简要地提到了下述十三战神及其主要的特征：

肩胛神查拉（ཟག་ལྷ་）是一位骑大鹏的武士，据说此神是每个人的终身守护神。

女神(或称母神)身上饰有珍宝，这位女性战神的作用是佑护家庭，增加人口。

灶神双手捧“液体酥油湖”(མར་ཁུའི་མཚོ་མོ་)，这位神灵能增加人们的财富。

---

① 参考书目 134，第 19 页 a 面。

家神骑一头白色的公牛(或者是大象?),他能给家族带来昌运和幸福。

多闻子骑一头白色狮子,他主管蓄存金银。

贸易神一身白色,生有一只小象的形貌,他可以确保买卖盈利。

宾客神一身白色,他能给宴席施加吉祥气氛。

路神有熟练的技艺,骑一只虎,此神能够在人们遭到意外时、或者坠入河中时将他们从死亡中抢救出来。

盗神是一位壮年男子的形貌,手持带有三角边的旗帜,他可以毁坏敌人的财富。

战神是红色的神,双手持小斧,此神是敌人的克星。

食神是一位红色神,在此神的作用下,据说食物可变成药物。

生命神是一位白色神,双手持寿命瓶,此神是生命之主。

上面提到的灶神,也是叫做大力五守舍神中的一名成员。大力五守舍神包括:灶神,据说此神可以使食物富于营养而又香甜可口;库神,此神可以增加食物和财富;吉祥神,此神可以给[333]人们一个好的收成;梁柱神可以保证家族繁荣昌盛;最后一位是增加财富的门神。①

在战神兄弟的行列中,我们论述了十三战神之后,就要提到二十一战神,遗憾的是,还没有二十一战神成员具体情形的可用资料。

有一位战神,不包括在我们列举的上述战神系列之内,名字是顿奔(སྟོང་དཔོན་)战神。人们把这位战神描绘成一位拥有纯黑恐怖躯体的神,身穿九褶紫色披风,冒火的眼睛俯观千方之地,灰黑色

① 参考书目 70,第 14 页 b。

的头发向上竖立。顿奔战神的右手挥舞着顶端饰有人头盖骨的木棍，左手端着装满鲜血的头骨做成的碗。在他的左边站着女神若散仙帝（རོ་ཟན་ཤང་ཏི་），这位女神一身黑色，呈怒相，右手挥举一具尸体，左手端一只人头盖骨做成的碗。在其四方出现的神灵都带有玛奔（དམག་དཔོན་）的称号，位于东方的是白哈尔神，在这里被称作“白色大鬼卒命之主”，是王系魔的总领。南方居住的是大黑护法神，在这里被称作蒙巴玛奔（མུན་པའི་དམག་དཔོན་）。西方居住的神是雅秀玛保（ཡམ་ཤུད་དམར་པོ་），又被称为索吉达保（སྲོག་གི་བདག་པོ་）（命主），是众赞神的首领。北方居住的是财神丑身——毗沙门天王之妻化身——他是众夜叉之头领。①

另一位我们上面还没有提到名字的战神是念达玛保（གཉན་སྟག་དམར་པོ་），在介绍格萨尔王的业绩时，经常要提到这位战神，可是这位战神的形貌，目前仍然无从知晓。

战神一词有时也指占据“风马”四角的四种动物。② 根据藏文文献，这四种动物是按如下方式安排的：东方是狮子，长着绿松石鬃毛，身体白如海螺；南方是铜背绿松石龙；西方是花斑虎；北方是头顶有宝石的大鹏。这四位神灵都分别称作“风马昌盛战神”。③还有很多属于畏尔玛系的神灵也带有战神的称号。畏尔玛神是一类重要的苯教神灵。④ 关于畏尔玛的情况，藏文文献[334]写道：“……傲慢、狂怒的，无畏的畏尔玛，是箭和矛的战神。”⑤ 有两组主要的

① 参考书目 78。

② 关于“风马”参看瓦德尔《西藏佛教或喇嘛教》410 页，《锡金地名》348 页。

③ 参考书目 29。

④ 畏尔玛显然等同于纳西族的^{2}Yuma，见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第一卷 136 页。

⑤ 参考书目 77，第 34 页 b 面。

畏尔玛，一组包括八百位神灵，另一组包括三百六十位神灵。在一份关于居于山顶由过路人堆成的石垛内的精怪的祈愿文也以畏玛命名。[①] 本书所附参考书目 77 和 100 收录的这份祈愿文的两份异文非常的相似，但遗憾的是，由于两份祈愿文都有很多正字法上的错误，使得人几乎不能理解它的含意。介绍石垛精怪的祈愿文首先提到了居于山顶石垛东门的白色云雀和居于石垛中央的白海螺大鹏鸟，然后列出山顶石垛四大门的守护者：东方大门是狮子；南方大门是绿松石龙；西方大门是虎；北方大门是一头公牦牛。最后提到畏尔玛的职责："全能的，无畏的畏乐玛，是众多武士的路神；勇武的，无所不破的畏乐玛，是抗击来犯的军士的路神；如金色的猫头鹰，眼睛锐利的畏乐玛是军中侦探的路神。"[②]

在介绍十三战神时，我们已经提到了骑虎的路神。路神除了畏尔玛外，苯教的信徒还崇拜另一组叫做江森九兄弟（ཅང་སེང་སྤུན་དགུ་）的路神。这九位路神中的四位——老大，老五、老九和一个妹妹——在书目 39 所列的苯教文献第 2 页 a 面作过描绘：路神老大叫江森嘎保（ཅང་སེང་དཀར་པོ་），是一位身体白如海螺的男子，骑一匹绿松石鬃毛的白马，手持缀有白色流苏的长矛；路神老五名叫江森震托（ཅང་སེང་འབྲིན་ཐོད་），是一位金色的男子，手中挥舞金剑，骑一头金牛。九兄弟中的老九名叫江森鲁贡（ཅང་སེང་ཀླུ་མགོན་），他是一位骑水牛的蓝色人，右手持绳索，左手持海螺和水袋。九兄弟的妹妹全名叫森姆那穷色巾玛（སྲིད་མོ་ན་ཆུང་གཟི་བྱིན་མ་），骑一[335]只带有很强气味的蜜蜂，右手拿锄和粮食推板（གཡག་པ་），左手拿一把铜钥匙。据说这一组路神是保护行人的，特别是保护那些行进在凶

① 关于山顶石垛的详细材料，可参阅麦克唐纳夫人《西藏史前巨石建筑》一文。

② 参考书目 77，第 34 页 b 面。

险之地的旅行者。路神能佑护行人平安通过这些地方，并且能保卫他们免受敌人、土匪和盗贼的侵扰。当行人过河、或者坐小船渡过溪流时，江森鲁贡就制服水魔和水鬼，保护行人平安渡到对岸。为了求得路神的佑护，就必须给路神贡献供品，这些供品有用糌粑做成的牦牛、绵羊、山羊，此外还有酥油、食品和水果。

在西藏艺术中描绘战神的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根据佛教的观点，认为本尊神恰那多杰（金刚手）统领着已被吸收到佛教万神殿中的所有战神，恰那多吉使原来的苯教神灵立誓保护佛法。因此，在大部分场合下都将恰那多吉描绘成站在众多组战神中间的主神。此外，我们上面提到战神还是增加财富的神，还提到战神中包括财物施与主神。战神九兄弟也被认为是在雪域居民之间分发财物的神灵，但他们分发财物是以一种十分不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份口头传说讲道：在西藏为了表现通过穷富之间的差异象征性地表达西藏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就要按下面的方式画出九位战神：其中的八部战神面向观者，但第九位战神背朝观众，只有在所有的西藏人都变得一样富足时，才能允许画家将九位战神都画成面向观者的形貌。

在论述了焚神香仪式及仪式中祈请的神灵之后，我们必须就颂赞战神仪式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这种仪式在焚神香之后随即进行。在颂赞战神仪式开始时要做如下的安排，如果条件更利，要在墙上挂一幅表现九战神的唐卡，然后将一具白色的战神面具绑扎到房子中央的大柱子上。为了保佑家族的吉祥昌盛，在很多的西藏人家中都把战神面具挂在中央大柱子上。然而，进行颂赞战神仪式时，如果家中没有这样的面具，可以向邻居或主持此项仪式的法师去借，后者随身带着战神面具。随后，用木棍和布块做成一个中等

身量的男子，穿上节日的新装，所用的材料由请求进行仪式的家庭支付，男子偶像作成后，把他绑到中央大柱战神面具的下方，正好位于面具头形的下端，要给这个代表战神的男子偶像手中持有兵器，诸如这类神灵所应持兵器的一种。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经常举行颂赞战神的仪式，他们经常着仪式中使用的一套服装和兵器。

在战神偶像的前面还要放置一些内装青稞酒、酥油茶和牛奶的供碗，还有一些盛有各色食物、水果、鲜花、各种树枝的盘子。摆好之后，由法师念诵仪轨书，如我们在书目 77(366 页)所开列的《颂赞战神仪轨》。这份仪轨书首先讲述了一个故事，内容是说九战神的来源和他们的重要，其中的主要思想是说明了如下一个事实，文献所叙述的是印度传说和西藏传说的混合产物。

起初，世界万物一片虚空，后来出现了风，风从四个方向和两个地区的中间吹了过来，从流动的空气中，出现了一支交杵金刚。此后又喷出了水，形成了外海（ཕྱི་ཡི་རྒྱ་མཚོ་），由外海中生出的泡沫变成了金子，在这层金子上出现了盐湖，盐湖的中央是世界之山须弥山和七香水海。以后出现了四大洲及其小洲，所有的海、洲都有铁围山环绕。须弥山由四种物质组成，东方是水晶，南方是琉璃，北方是金，西方是铜。须弥山的脚下是阿修罗之地，山顶是众神的居地、帝释天宫。须弥山上生长着一种神奇的大树，它的果实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大树的根一直深入到山下阿修罗之地，树冠顶到天神的居处，因而天神们可以享用树上长成的果实。对此，阿修罗非常嫉恨，他们为了得到树上的果实，甚至去砍伐树干，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由于天神和阿修罗都已经预感到为了这棵树上果实的归属，战争已迫在眉睫，于是开始作好迎接来犯之敌的准备。天空的一位铁匠用熔化的珠宝浇铸了一座大熔炉，他用[337]旃

檀木作烧柴，使用金斧开始为天神制作兵器。另一派阿修罗的铁匠，也开始制作铠甲的兵器。此后，两方的兵器装备好了之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第一个回合是在清晨开始的，最后天神战败，失望地返回寻求帝释天援助。帝释天给他们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被阿修罗打败，是因为天神的军队没有战神佑护。根据这种情况，帝释天建议众天神崇拜九战神，具有法力的铠甲和兵器之主。帝释天说战神将帮助他们在同一天晚上进行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接着文献列出九种盔甲的名称，九位战神各穿什么盔甲，以及在颂赞战神仪式上怎样把这些盔甲奉献给战神：

顶上带有大鹏鸟角的头盔，
如同初升太阳一样闪亮的胸甲，
用金刚制成的保护嗓子的盔甲，
护手的手套，可以防止各种兵器伤害，
护前心的一块胸甲，可以制服所有的箭和凶器。
绑在脚上的匕首发出水晶一样的白光
护膝甲，可以免受各种外来的伤害，
比各种兵器都坚硬的护脚甲靴，
用六种结节的红竹制成的盾牌。

上面所说的所有盔甲和下面要提到的九种兵器都来历不凡，它们不是由铁匠制成的，据说是自己生成的。九位战神所持兵器是：

能克敌制胜的魔轮，
能将敌人劈为两半的战斧，

能杀死背叛佛法之人、状如波浪的刀，
能斩透一切的利剑，
能毁坏敌人头脑的弓。
如同金刚的箭，
能缚住敌人的绳套，
能刺中敌人心脏的长矛，
能产生雷鸣的投石器。

后面，这份文献还再一次提到了战神的兵器，与上述战神有所不同。根据这一段仪轨文的记载，战神的兵器是[338]：

千幅轮，
发出火光的战斧，
锋利无比、带有天光的刀，
闪着珍宝光芒的弓，
快速准确、以秃鹫羽毛作稳向翼的箭，
闪金光的绳套，
投掷雷石的投石器，中央有一块叫做“九泉”(ཆུ་མིག་དགུ་)的装饰。

最后一种兵器的装饰很类似于猫眼石。这里提到的第九件兵器投石器，显然是指古代的一种具有神力的投石器多索（རྡོ་ཟོར་）。在一些神秘仪式中使用的其他投掷器或投石器，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描述了各种兵器之后，文献又列出了九战神及其父母，他们的父母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在战神诵文一经念诵完毕，必须立即用几条仪式使用的哈达搭在战神的肩上，表示对战神的尊敬和谢意。这一动作也标志着整个颂赞战神仪式的结束。过一会儿之后，就把

战神偶像身上穿的衣服脱下，佩戴的兵器取下贮藏备用。

在《战神》这一章和前面的《厉神》章我们列出了构成类组的许多战神，他们大多以兄弟和姊妹相称，通常由三位、六位、七位、八位、九位、十一位、十二位、十三位、十六位、十八位、二十一位、三百六十位构成神灵类组，特别是那些属于佛教传入之前的原始神系的神或女神更常见的是以七位、九位、十三位、十八位和三百六十位神灵的数目构成类组。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上述各组神灵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需要在这里提及的神灵类组，这些神灵的情况目前还知道得非常少。这些神灵类组有：

以三位神构成的类组：

夜叉王三兄弟①　　　　具光王三兄弟②

骑狼三姊妹

以五位神构成的类组[339]：

卓聂三兄弟（འབྲུག་གནས་མཆེད་ལྔ་）

以八位神构成的类组：

骏马八兄弟

以九位神构成的类组：

斯巴九神，其中包括

念青唐拉神

念神

歌神

雪山神

---

① 旧版《莲花遗教》，350 页。
② 同上 349 页。

南台嘎保神（གནམ་ཐེལ་དཀར་པོ་）

错勉杰姆神（མཚོ་སྨན་རྒྱལ་མོ་）

斯巴杰姆神（སྲིད་པའི་རྒྱལ་མོ་）

牙勉杰姆（གཡའ་སྨན་རྒྱལ་མོ་）

兄妹神

上述斯巴九神也许等同于斯巴九大神（སྲིད་པའི་ལྷ་རབ་མཆེད་དགུ་）。[①]

斯巴九鬼（སྲིད་པའི་འདྲེ་དགུ་），这九鬼中有六位的名字可知，但不知其拼写得是否正确，这已知的六鬼是赞切米玛（བཙན་བྱེད་མིག་དམར་）、唐切卡佳（ཐང་བྱེད་ཀ་སྐྱ་）、色切拉鲁（སེ་བྱིད་ལག་གཟུམ་）、甲彭翁保（ཕྱུགས་ཐེལ་སྔོན་པོ་）、阿豁切贡（ཨ་ཧེ་ཆད་ཀུན་）和哈聂肖贡（ཧེ་ཉ་ཤོ་ཀུན་）。

水鬼七兄弟

玛太九神（དམའ་ཐམས་པ་དགུ་或 མ་ཐམ་དགུ་）

米拉九兄弟（མི་ལ་སྤུན་དགུ་）

穆巴九兄弟（རྨུགས་པ་སྤུན་དགུ་）

郭鬼九兄弟（གོད་པ་དྲེ་སྤུན་དགུ་）

角巴九兄弟（སྐྱོབས་པའི་སྤྲུག་དགུ་）

护法九神

丹巴九兄弟（ལྡན་པ་སྤུན་དགུ་）

以十二位神构成的类组：

十二命主

以十八位神构成的类组：

顿日勉巴十二神（དོན་རིགས་སྨན་པ་བཅུ་གཉིས་）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册，721页。

以三十二位神构成的类组：

三十二论保神（སྟོན་པོ་སོ་གཉིས་）[1]

以四十五位神构成的类组

四十五森姜神（སྲིང་ལྷམ་བཞི་བཅུ་ཞེ་ལྔ་）

以二百五十位神构成的类组：

二百五十巴瓦神（འབར་བ་ཉིས་བརྒྱ་ལྔ་བཅུ་）这一组和下面的神均属苯教神系。

以三百六十位神构成的神系：[2]　三百六十结节神（མདུད་ཞ་སུམ་བརྒྱ་དྲུག་བཅུ་）

三百六十凯查神（ཁས་དྲག་སུམ་བརྒྱ་དྲུག་བཅུ་）

三百六十卦、宫、月神这一组神与九宫、八卦、月历有直接关系。

三百六十锐眼神（སྤྱན་རྫོད་སུམ་བརྒྱ་དྲུག་བཅུ་）

三百六十牧羊神

三百六十托嘎神（ཐུགས་དཀར་སུམ་བརྒྱ་དྲུག་བཅུ་）[3]

三百六十格阔神（གེ་ཁོད་སུམ་བརྒྱ་དྲུག་བཅུ་）[4]

---

① 十三歌神也有三十二位论保神，见《西藏画卷》第二册，741 页，注 49。

② 图齐氏指出，三百六十神与月历的三百六十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联系。《西藏画卷》第二册，724 页。

③ 托嘎（ཐུགས་དཀར་）可能与纳西族的 ^{2}Dtre—'gko 有关。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第二册，136—139 页。

④ 关于格阔神的情况，可参看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269 页。

第二卷

保护神的崇拜

霍拉旭，天地之间的事情比你苦思冥想的还要多。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第十八章

供品与圣器

西藏每年都要举行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举行这[343]类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娱慰神灵巫士；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希望得到神灵的佑助而获取成功的愿望；人们也想通过宗教仪式禳灾除难，吉祥平安。举行各类宗教仪式时需用各种供品和圣器，有些供品，例如献给护法神的供品，我们在本书的前几章已经叙述过了。

从供奉给神灵的供品（例如供奉给多吉秀丹〈རྡོ་རྗེ་ཤུགས་ལྡན〉赞玛〈བཙན་མ་〉女神，战神众兄弟的供品）中我们知道，供品的性质取决于供品所供奉的护法神的特征：一位怒相神的供品是由肉、骨做成的朵玛（གཏོར་མ），由胆汁和血液配制的奠酒；脑盖骨做成的鼓和腿骨做成的法号是他的乐器。一个善相护法神的供品是药物、香甜美味的食品、香烛、丝绢等。以上两类护法神还要象征性地给他们供奉所持的标志物（或兵器），穿的衣服（或盔甲）以及座骑等等。

供奉给怒相护法神的供品是血。有时施放巫术也用血做供物。在很多情况下，文献里描绘制作血酒只是象征性的血酒，实际上杯子里装的是其它的东西，比如红酒或红颜色的水。但在施放巫术时就要用人血来作酒。藏文文献有关这种作供物的血液的种类有详细的记载：人血是从死人或者染有恶性传染病，特别是麻风病的病

人身上抽取的。此外，据说寡妇的经血或妓女的经血也特别有效。施放巫术时所用的血液，其中一种要求用经过刀剑的血液，或一个在战斗中被杀死的年青人的血液，也可用健康男性的血液。在西藏巫师用的经卷里提到有一种人的血是从死于癫狂病的病人[344]脑子里抽取的，也从八岁童子或乱伦所生的孩尸身上取血。

兽血也可以作为佛教法仪的供品或施行巫术的供品。例如，文献里提到黑马、死于事故的马、灰色的狗、疯狗、黑熊、乌鸦、死于畜疫的牛、母鸡、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血液都可做供品。苯教著作里提到在举行某些苯教仪式时要用"锐器杀伤的野人血"（མི་རྒོད་མཚོན་གྱིས་བསད་པའི་ཁྲག）①或"用箭射死的野人血"（མི་རྒོད་མདའ་ཡིས་བསད་པའི་ཁྲག）。在很多情况下，在使用这些供血之前，都要往里面掺和毒药和白芥茉。

除了血液之外，西藏宗教仪式中所用的另外的液体就是普通的水，有时往水里掺和一些颜料。例如在某些巫术中，使用在水里添加了草药藏红花粉②的水；使用地下水、从一百零八米远的水源取来的水、雪山水、山岩水、牛奶、汉地茶水、青稞酒、葡萄酒、米酿白酒、大米酒等等。西藏西北部的一些地神或地方神的供品则是与上面皆不同的一种"马酒"（རྟ་ཆང）③

---

① "野人"（མི་རྒོད）一词。实际上是指喜马拉雅山区探险队发现的所谓"雪人"。西藏人叫这种动物"雪人"、"强人"、"巨人"。夏尔巴人叫"野人"作"耶帝"(Yeti)。雷布查人叫"雪妖"或"山妖"。他们把雪妖或山妖尊为猎人之神和山岭众兽之王。西藏人和锡金雷布查人都把"雪人"描绘成一个巨大的黑褐色猴子，有一个椭圆形的头颅，头上长着稀稀疏疏的红发。直立起来大约有七英尺高。据说"雪人"居住在山林里最高的一片林子里，有时也出来觅食，寻找在冰凌石上生长的一种含盐的苔藓。找到苔藓之后，"雪人"便直立起来在雪地上踱步，在雪地上留下足迹。熊也留下这种足迹，西藏人把这种熊叫人罴（"人罴"一词在喜马拉雅探险队的报告里错记为 Mete，并错译为"可恶的"）。当地的猎人认为"雪人"是一种胆怯的野畜，他不伤害人，而且正濒临灭绝。

② 这里似指藏红花。

③ （རྟ་ཆང་）指马奶子酒。——译者

甘露也是经常供奉神灵的物品之一，有些藏文文献记载说共有五种甘露。密宗术语叫大肉（ཤ་ཆེན་）的人肉是献给怒相护法神的供品。与血供的情况相似，这种供品用的“人肉”只是象征性的。仪轨文献提到在举行巫术时应该使用“乱伦所生孩童之肉”和“八岁[345]童子肉”。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内脏，特别是肝、肠、心脏等也用作供品。此外，在举行毁敌巫术时，耳垂、鼻尖、眼眉、死于格斗的男人的心脏和嘴唇、名声极坏的娼妇的阴部也都用作教仪的供品；各种人骨，主要是脑盖骨和腿骨等在举行这类仪式中也要使用。起先是用脑盖壳做成碗，此后又制作人骨法号。西藏的密宗法师施术时所穿的人皮围裙，戴的手镯要用人骨制作。婆罗门的骨头也被密宗师制为法器。在某些情况下研磨过的人骨、指甲，从死人身体上拨下的牙齿，难产时死去的妇女的骨头和牙齿，寡妇和娼妇的头发，尸体上拨下的头发、人皮等物也在做法时作为供物。

藏文文献列出了应用于法术的大量动物脑盖骨，其它骨头（经过研制的骨头或原骨）、肉（煮过的肉或生肉）、内脏、蹄爪、血、胆汁、脂肪（藏文文献分为内脂和外脂、骨髓、粪便等等。所用的动物是黑骡、驴、马、黑白绵羊、黑蛇、黑白牦牛、野狗、豺、狼、狗（特别是母狗和狗崽）、狐狸、黄鼠狼、土拨鼠、獾、老鼠、猴子、水獭、鱼、山羊、猪、秃鹰、鹰、鹦鹉等，还有其它一些禽畜也可使用。在另外的一些文献还提到毒肉（དུག་ཤ）的名称和一种叫做“牛黄”（ཨང་）① 的肠结石名称。在一些特殊的仪式上，例如举行所谓“恶咒”② 的仪式，就要用没经阉割的黑牦牛右角或杂种牦牛的右角。但在其它一些场合却要用没经阉割的黑马蹄子。犀牛肉和粪便被西藏的法师

① “牛黄”见 Hübotter，BeitrageP. 68。
② 详见本书第 340 页。

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两种东西。此外,法师还经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羽毛,特别是白尾鹰的绒羽、秃鹰、猫头鹰、猎鹰(鹞子)、渡鸦、乌鸦、寒鸦、孔雀等鸟类的尾羽和翅羽。

西藏的各派法师在仪式上使用的来源于植物的供品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三甜",即:砂糖、蜜、蔗糖。此外还有"三白",它们经常和三甜放在一起。这三白是奶、酥油、酸奶。三甜和三[346]白主要是供给善相护法神的,供给怒相护法神的是黑萝卜、黑豌豆、洋葱、大蒜、劣质茶叶、做过青稞酒的酒渣等等。后一类供品叫做"不喜物"(མི་དགའ་རྫས་)。有的文献还提到"九食"(ཞལ་ཟས་དགུ)。除此之外,还要制造诸如朵玛之类的供糕和象征人形、兽形、武器形状的供糕。这些供糕的作法是用水和奶,个别情况下还要添药水或血水、酒等把炒面和成面团,然后再用木板(ཟན་པར)塑成。据藏文文献记载制做供糕的面团要用五种面粉。

用作供品或宗教仪式中圣器的植物、木材有红檀木、白檀木、白芥、黑芥、姜黄、藏红花、桦树皮、茜草、还种一种叫"茨"(མཚེ)的有刺草。西藏的药用植物有"普喜载"(སྤུ་ཤེལ་རྩེ་)、① "唐冲"(ཐང་ཁྲོམ་)②、槟榔、"诺格萨"(ནོ་ག་སར་)③、卡切干肉(ཁ་ཚེ་ཤ་སྐམ)。此外还有菩提(བོ་དེ)树和"嘎夏"(ཀ་ཤ་)树的种籽。这两种树的种籽被西藏人作为念珠上的串珠④。人们认为敬拜善相护法神要焚燃香烛;曼陀罗树叶燃烧时的毒烟,安息香的毒味才能使怒相护法神高兴。制做一些诸如小木箭之类的圣器,有时就要用到一些有毒的木材,特别是一种叫"盖辛"(གྱི་ཤིང)的有刺灌木,但也使用檀香木、桧

① Hübotter, Beiträge P. 18: Pardantus dichotomus sinensis。

② ཐད་ཁྲོམ་显然是指ཐད་སྲོམ་即莨菪。见 A·Desgodins《藏语—拉丁语—法语辞典》,香港,1899 年,页 445。

③ 见注[5],见该书 71 页:即 ནག་གི་སར་.一种藏药。

④ 参看瓦德尔《僧人念珠及用途》,JASB.加尔各答,1893。

木、芦荟木等。从芦荟木中提取的汁液用来制造在动物皮革上书写魔符的墨水，例如可以在人皮、马皮、猫头鹰皮、有毒的褐色纸或汉地制造的纸张上书写。芦荟木汁当然也有其它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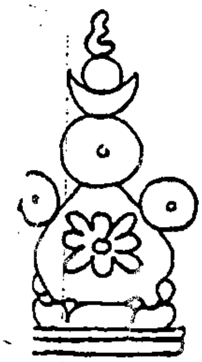
进行某些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将在下面述及）还需要铁粉；从铁匠铺里搜集的铁屑、铜屑；从妖魔出没的深山、墓地或[347]十字路口拣来的黑石（十字路口被认为是妖魔作祟的地点之一）；一种叫“命石”（བླ་རྡོ）的石头；① 金银片；屠夫的鞋垫；火葬取来的骨灰；焚烧浸有经血的月经带得到的灰烬；焚烧娼妇和有私情的寡妇内裤得到的灰粉；从墓地、妖魔出没的山岭、发生过战争的场地搜集而来的泥土；缠在剑把上的一缕布条；自尽者用过的绳索（或利器）；红嘴母鸡下的蛋；十字路口的灰土等等。根据苯教徒的著作，崇拜苯教的护法神所用供物有“五药”、“五香（烛）”、“五香料”。遗憾的是这些器物皆无细节可考。此外，“九食”、“九种松香”、“九毒（ས་དུག་བཙན་དུག་或 ཁྲག་དུག）、② “五毒”、“八十一种树”和“红撮金”（གཙོ）等也无细节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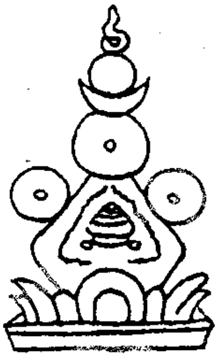
西藏大多数的宗教仪式上用得最普遍的供物是供糕朵玛。根据朵玛所应用的仪式的不同和供奉的神灵的不同，朵玛的形状、颜色、大小规格也相应的有所区别、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有它一定的规律性。西藏有很多的文献记载有关朵玛供品的情况，有的文献详细地记载了朵玛的制作过程，说朵玛至少有一百零八个品种。有的朵玛仅有几英寸高，有的则高达十英尺。例如一种叫做护地神朵玛的朵玛就是巨型供糕。朵玛大部分是用面团制做（这个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面团用糌粑和五种面粉，用水，或者三甜和三白混

① 见本书第481页。
② 这里指地毒，马头碱和血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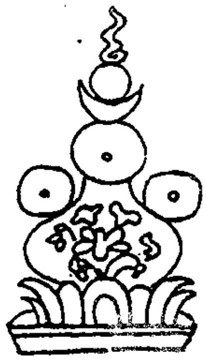


供奉给金刚橛的巨大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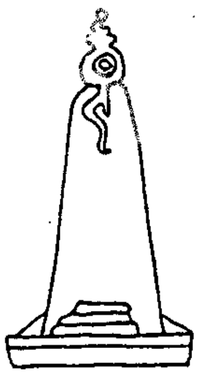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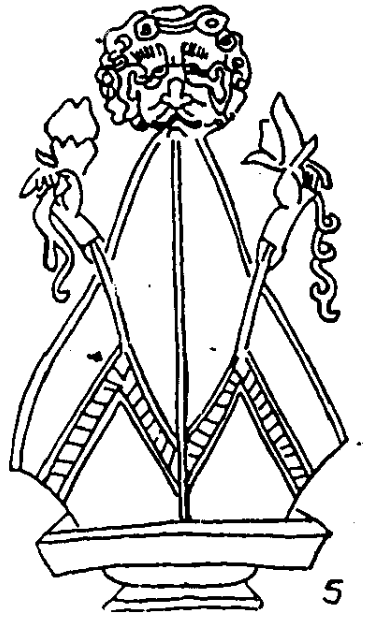
2



3



4



5

图 1—4　在金刚橛火供仪式上使用的四种不同的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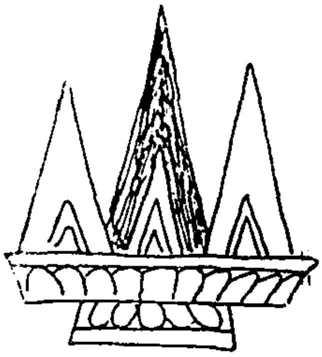
图 1 圆形文火供朵玛；

图 2 饰有珠宝的四方形昌盛火供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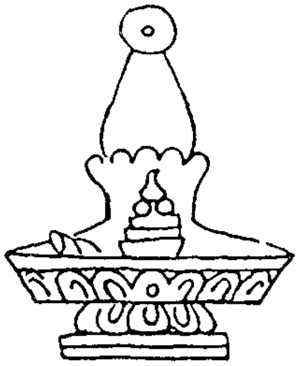
图 3 饰有莲花的圆形具力朵玛；

图 4 饰有剑的三角形武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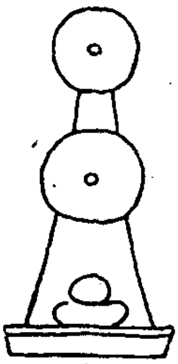
图 5 希畏协萨 (ཞི་བའི་ཞལ་ཟས)“文面食”，供给金刚橛的一种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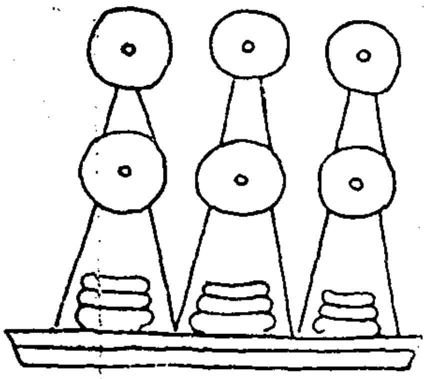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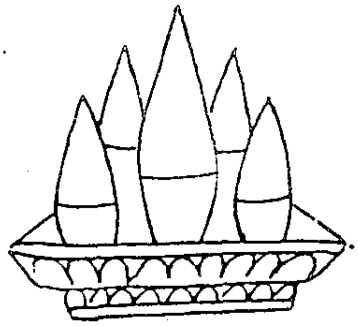
图 1 供奉给十二丹玛女神的红、白、黑三色朵玛。

图 2 供奉给生障魔的红、白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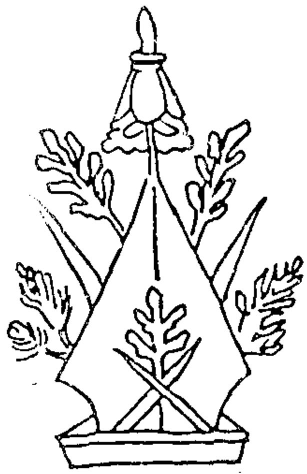
图 3 供奉给地方神圆形白朵玛。在朵玛前部用面球做成"指头面团"①

图 4 供奉给十二丹玛女神的三联朵玛：左边朵玛是圆形，中间的朵玛是三角形，右边的朵玛是四方形的基座。在每个朵玛的前面都放置三个相叠的"指头面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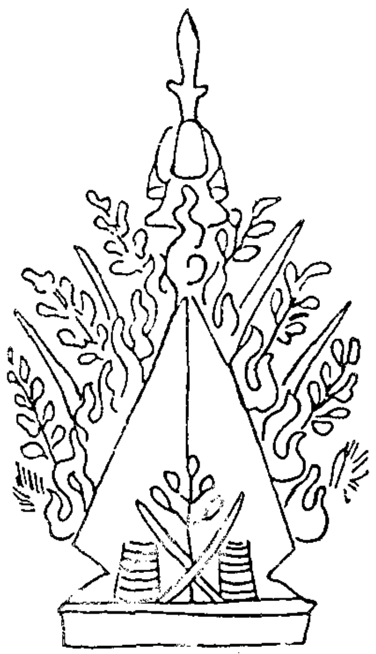
① མཐེབ་ཀྱུ通常写作མཐེབ་སྐྱུ称指头面团或糌粑疙瘩，是用拇指按糌粑做成碗状小块，以补充在宗教仪式中朵玛数量的不足。——译注



1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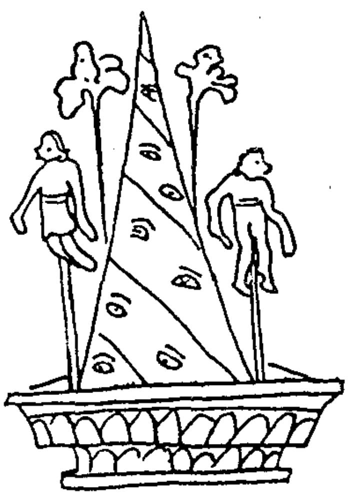
3

图 1 供奉给多吉玉仲玛的红、白朵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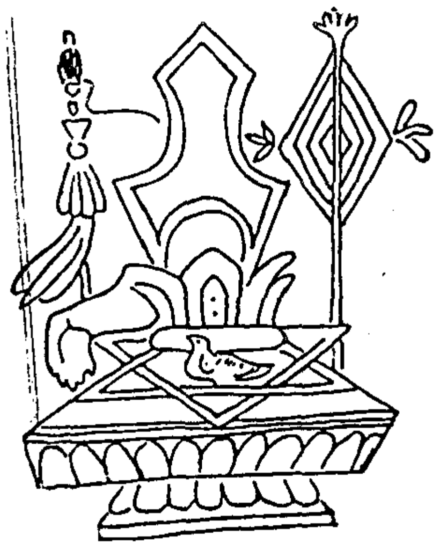
图 2 供奉给“门卫”和誓愿护法神的“朵索”。

图 3 供奉给长寿五姊妹的红、白朵玛。

图 4 所谓“徒供朵玛”，在举行金刚橛仪轨时使用。



1



2



3

图 1 供奉给罗睺仙人的红朵玛。

图 2 供奉给长寿五姊妹的两种朵玛。

原书 348 页—352 页图均根据本书参考书目 108 木刻本所绘复制。

合揉成。有时为了添加色剂，也在里面掺上酒、青稞酒、药水、血液、肉、松脂、毒汁等。

朵玛可以分为两大类：武朵玛主要是供奉怒相神灵；文朵玛主要供奉善相男女众神。一般地说，武朵玛形状多为直、尖形；边上饰以描绘烟云和火焰的装饰品；大多数的文朵玛形状多为圆形。朵玛的颜色经常是与朵玛所供的神灵或所属神系的色彩相一致。比如说供给赞神的朵玛大[353]多数是红色，供给魔妖的朵玛多是黑色，如此等等。有的朵玛是仅有一点饰物的圆锥形，有的朵玛就做得很复杂。例如做成颇章的形状，上面饰以珠宝、旗帜、花朵等；有的朵玛则做成描绘所供之神的天庭居地的形状，之所以做成如此形状是因为人们认为在举行法事的时候，当法师召来神灵后，神灵要在其模仿天庭居地而建的朵玛里先呆上一个时辰。

在查别朵玛的上端经常看到面团塑成制做的小人或妖魔头颅、脑盖骨，这些东西用一把袖珍小矛或"胜利之帜"、占卜之箭将其串住插在朵玛盘上。有时把刺枝或刺草插在朵玛边上；有时先用面团制成人兽塑像，然后再把塑像围成圆形，再在圆形塑像上面塑造朵玛。塑好朵玛之后在朵玛基座周围插一圈撑杆。例如供给遍入天神的红色朵玛和仙人朵玛。供奉善相护法神的朵玛通常是用象征性的太阳和月亮、珍宝、花朵来装饰。如装饰品是白色酥油制做的，就叫做"白饰"。装饰查别朵玛的用红酥油制成的火焰装饰品，则叫做"红饰"、或者叫做"火山"。如果要做体积高大的朵玛，面团的硬度不够，就必须在面团里插一根叫做"命树"（སྲོག་ཤིང）的直木杆作支撑骨架。

我们在前几章里提到有两种特殊的朵玛，一种叫做"祭供朵玛"，一种叫"毒物朵玛"。后一种朵玛在制做过程中要往面团内掺入毒品。毒物朵玛和其它各种掺有血肉、酒浆制成的朵玛都属于武

朵玛的范围。据有的藏文文献记载，祭供朵玛也有两种：一种叫“内供朵玛”（ནང་གཏོར），一种叫“外供朵玛”（ཕྱི་གཏོར）。用于火供仪式的朵玛叫“火朵”（སེག་གཏོར）。火朵的种类随着火供仪式的不同而变化。如火供分为武火供、文火供、旺吉火供（དབང་གི་སྦྱིན་སྲེག）和杰喂火供（རྒྱས་པའི་སྦྱིན་སྲེག）；火朵相应地也有武火朵、文火朵、旺吉火朵和杰喂火朵。有时也有酥油朵玛，即只用酥油做成的朵玛。

苯教法仪中也大量地使用朵玛。例如，一些苯教著作提到苯教法仪中使用的数种朵玛。其中有松脂朵玛、肉制朵玛、掺血[354]朵玛、二米（小米、稻米）朵玛、三谷（小麦、大麦、豌豆）朵玛、献给水龙的八十一种朵玛（ཀླུ་གཏོར）、花制朵玛（或指仅用花朵装饰的朵玛）、冷药朵玛、热药朵玛、樟脑朵玛。此外，还有所谓的“离落朵玛”（ཐལ་བྱུལ་གྱི་གཏོར་མ）和“富德圆满朵玛”。

与朵玛相似的供糕是“雪”（བསོས་）或“雪普”（བསོས་བུ）。用它作供品的情况和朵玛用作供品的情况相似，其颜色和形状取决于雪普供奉的神灵和神系的特点，其名称也因此而不同。例如，藏文文献提到了尖顶中央插有小伞的圆形“神雪”，呈圆锥形或有三个尖项的红色“赞雪”、顶端置有牦牛头或有一个弯顶的四方形黑色“魔雪”、如同城堡的三面锥体状的雪普是“辛杰雪”（གཤིན་རྗེ་བསོས），以及做给夜叉的雪普应该做成宝石的形状、做给水龙的雪普是白色、并饰有白龙（蛇）形象的“鲁雪”（ཀླུ་བསོས）。

与朵玛有密切关系的供品是“梭”（ཟོར）。特别是朵梭（གཏོར་ཟོར）、母羊血梭、火梭、头骨梭、芥子梭、刺梭等经常与朵玛一起使用。后来的梭大多是用面粉制成的，形状多为圆锥形。

西藏描述法仪的文献，特别是描述巫咒法的文献指出，法师必须把上面说的梭和另一种梭放在朵玛的周围，后一种梭便具有魔力，叫具魔梭。把它投出去，可施出魔法直取敌人。因此，除了一种

神器之外，别的东西对它毫无办法，而制梭的神器又被法师"监禁"在朵玛或十字符里归神灵所有。当监禁的神灵如人所求出来施法时，应将朵玛抛出或将朵玛置一密闭地方，用这样的方法放出该神的神器。与此同时，神器所具制退具魔梭的法力也就随之出现了。

人们认为有八十四种梭。非常有趣的是，梭的数量和传说中的"恶兆"的数量相等。据说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的苯教巫师就已经在法术仪式中使用各种梭，并掌握了九"梭"的名称及制作技术。九梭的名称是芥梭、头骨梭、箭梭、石梭、火梭、水[355]梭、朵梭、血梭、碗梭。我们在下面再逐个详细解释：

〔1〕芥梭。有时也叫做"农梭"(ཉུང་ཟོར)。这是一个小锥形面团，在锥尖部位嵌一粒芥茉籽。并认为魔法就在芥茉籽中。

〔2〕头骨梭。也叫做"穷保魔头骨梭"(འབྱུང་པོའི་ཐོད་ཟོར་)，是一块顶端置一小型头骨的锥形面团。

〔3〕箭梭。也叫做"杰巴箭梭"(སྐྱེས་པ་མདའ་ཟོར)。不过叫后一种名称时用来指母羊魔（མ་མོ）。这种梭是一支箭头浸有"五毒"或少许毒物、血液、安息黑香（གུ་གུལ）或脂类的箭。根据《多吉普巴礼仪书》(རྡོ་རྗེ་ཕུར་པ)① 的注释，箭梭的箭杆必须用毒木制做，箭头应该做成"普巴"(ཕུར་པ)形状，箭的稳向羽用猫头鹰、鹞子或罗刹鸟的羽毛制做。箭要放在朵玛的前面，念诵咒语，同时按占卜经卷上指示的方向射出箭后，其箭内在的魔力便施放了出去。

〔4〕火梭。大多数的火梭都是一个木制的火把。在举行法事的时候，把火梭放在朵玛的前面。需要施放火梭的法力时，再把它点燃然后投出去。有时，火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用面团制成的锥形

① 参考书目108。

物，在锥顶上插一截燃烧的木棍。

〔5〕水梭。水梭是一个盛有魔水的器皿[356]。

〔6〕朵梭。朵梭也叫苯波多梭（བོན་པོ་གཏོར་ཟོར），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型朵玛。遗憾的是，要查明这种朵玛和普通的朵玛有什么区别，目前还比较困难。

〔7〕血梭。据说血梭就是“玛姆血梭”（མ་མོ་ཁྲག་ཟོར）。要制此魔梭，首先要用娼妇的经血来代替“玛姆女魔”的经血。然后把经血倒入一个用脑盖骨做成的碗里；或者用经血把一块木头浸湿，再把木头插到一个锥形面团上。还有一种血梭叫“病血血梭”（ནད་ཁྲག་ཁྲག་ཟོར）。病血血梭是把病人或病畜的血盛在碗里作法。

〔8〕碗梭。碗梭也写作 ཀོང་ཟོར。这种梭主要用来沟通玛姆女神之间的联系。可惜关于碗梭的形状和制作方法等的资料，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

〔9〕石梭。（原文只介绍了“九梭”的八种，似乎漏了“石梭”——译者）。

其它几种梭是：

〔1〕僧人咒语梭。僧人咒语梭用来指僧人“施放”朵玛或各种梭的魔法时所念诵的咒语。

〔2〕咒师蛋梭。制做此梭的方法是用念咒的方法使得鸡蛋具有毁敌法力。

〔3〕妇女咒梭。这种梭是指妇女念的一种咒语。念咒语时抖起下裙和衣服的下摆，或者甩动头发。据说这种咒法非常厉害[357]。

〔4〕象雄红佐梭（ཞང་ཞུང་གཙོ་དམར་པོ）。制梭的“佐”（གཙོ）是苯教徒在做法时用的一种金属，这种金属的名称与象雄有一定的关

系"①。因为象雄是苯教的发源地之一。

〔5〕苯波梭(བོན་པོ་ཟོ་ཟོར)。苯波梭也叫"象雄梭"。其中"ཟོ"是"ཟོར"的省略，意指"镰刀"，指投向敌人的一种魔刀。

〔6〕纺锤梭。纺锤是西藏妇女使用的一种简单的纺锤，是女性成员的一种象征，主要用于起源于佛教传入以前的原始宗教仪式中。其作法是给纺锤施咒以后再把它投出去便能施放魔法。

〔7〕魔剑梭。在法仪中使用的魔剑既有真剑，也有用面团制成的小型剑。使用时投往敌人居住的地方。

〔8〕锤梭。锤梭是一种真锤或面团制成的锤子，给锤子念度咒法后作为兵器投出即可施出魔法。

〔9〕钩梭。据说这种梭和锤梭相似，也被用作具法兵器。

〔10〕"桐梭"(ཐུན་ཟོར)。桐梭主要是指投抛铁屑、石粉或白芥籽的一种仪式。做法时须念诵咒语。

〔11〕刺梭。这是一种用大麦粉面团仿照棘刺植物制成的刺丛。面团做成之后再把刺枝插在上面，念诵适当的咒语后，就把[358]刺梭投出去。

〔12〕凶兽梭。这种梭是一个仿照各种凶兽的样子用面团制成的野兽，施咒后投出去。

〔13〕松巴(苏毗)牛梭(སུམ་པ་གླང་ཟོར)。这种梭是用面团仿照苏毗地方公牛的样子制成的梭。制成后投向敌人即可施出魔法。有一则流传很广的传说讲到牦牛和(黄牛)公牛最初都是由苏毗(松巴)地方引入西藏的②，所以，苏毗的名字便和这种梭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了。

---

① 参看托马斯(W·Tnomus)《象雄语》伦敦1933年版PP405—410F。
② 关于松巴，参阅托马斯《南语—汉藏边境的一种古代语言》，1948年。

〔14〕山羊梭。山羊梭是用面团制成的山羊,然后施注魔法于其中。

十分遗憾的是还有很多种梭由于没有详细的材料,我们不了解它们有什么特点,做什么用途,只能列出这些梭的名称。这些梭是:尊者念珠梭——大概是指一串念具有法力的念珠、童子梭、苯波咒梭、苯波马梭、驿使梭、夜梭和毒梭。

西藏的很多神魔使用的一种具魔兵器,例如罗刹、玛姆女神、赞神等使用的"薪吉"(ཀ་ཤིན་རྗེ་),很多佛教法师也经常使用,这"薪吉"就是所谓的"查木薪"(或叫拘牌)。查木薪是一根木棍或一块六边形的木板,上面刻满了凹进的刻痕。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查木薪:一种是魔查木薪(བདུད་ཀྱི་ཁྲམ་ཤིང་),一种是罗刹查木薪(སྲིན་མོའི་ཁྲམ་ཤིང་)。魔查木薪是黑色的,罗刹查木薪是黄色的。两种查木薪的凹形刻槽都涂以红色。有的查木薪有七、九或十三个凹形刻槽,刻线都做斜线交叉状。有时候如果查木薪是作为消灭敌人的魔器,这种查木薪刻痕的数目就必须和查木薪所要杀死的敌人的年龄相等。我们必须一提的是,西藏的一些民间传说讲到早在藏文①创造之前,雪域之地的人们就用这种刻痕的木棍②帮助自己[359]记录双方达成的协议、盟约;做生意也用它来记账。

此外还有三种类似查木薪的魔器,这就是暂木(དམ་ཤིང་)、查

① 关于藏文,可参看内贝斯基《西藏人的古文字、造纸和印刷》,Wien,1949。(这篇文章是作者博士论文,作者写作此书时还没有出版——译者),还可参看J·schubert. typographia Tibetana, Gutenberg Jahrbuch, 1950, PP280—298;F·W·Thomas, 'Tibetan Alphabet'(藏文字母),Festschrift zur Feier des Zweihundertjährigen Bestehensder Akad·d,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 1951,Ⅱ PP146—165。

② 根据T·de·lacouperi所说"康薪是西藏书写文字的伊始"见DRSB伦敦,1885。

木帕（ཁམ་བམ）、斯巴查木姜（སྲིན་པའི་ཁམ་བྱང）。三种魔器都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土著众神的标志。不过，三种魔器到底是个什么形状目前还不能肯定。被认为是具有魔力的誓木，就是一根普通的木棍；康帕可能就是用于尸的棍棒；斯巴查木姜很可能就是一种特殊的“姜普”（标记 བྱང་བུ），主要用于“驱鬼”仪式，是一根扁平木条。与姜普极为相似的另一种魔器叫“姜普”（རྒྱང་བུ）。它是一块绘有神像和神灵标志等等的木板。一些苯教仪式总共要用到八十一种姜普。在“叫魂”仪式上也要使用姜普，莱斯因① 叙述说，如果叫魂仪式由男子进行，仪式所用姜普就要用桦木制做；如叫魂仪式由妇女进行，所用姜普就必须用刺木或灌木制做。

有一些姜普上面绘男人像，另有一些绘女人像。画在姜普上的男子都穿传统的西藏服装，手里拿一支箭；画在姜普上的女人也穿传统藏式女装，手里拿一支纺锤。姜普画面上的男人像叫“男面”；画面上的女人像叫“女面”。男面和女面都被认为是一种鬼（གླུད或叫“逃羊”），用他们来代替某个家族所有的男性和女性的成员，并将其作为供品供奉给威胁家族安宁的凶神。正象大多数的鬼用面团塑制一样，有的男面和女面也可用木板条培塑面团制成。此外，在板上绘男女面相的姜普和面团塑制的姜普之间，经常放置一块木板，木板上画一座房屋。画房的木板就叫“善房”（ཁང་བཟང）。这种布置就表示人们向神敬献了房子，房子里有人等一切[360]供品。不过，也有人说善房是用面团塑成的。

在西藏的毁敌法术中，巫师把意念中的“敌人”加以伤害，甚至将其杀死。这样做了以后，巫师意念里咒杀的那个人肯定会大病不起、或者死去。所咒之敌的模拟像被称作“灵嘎”（ལིང་ག）或“灵卡”

---

① 莱斯因《叫魂》P·282 注 17。

(ལིང་ག)。这个词既用来指画有敌人样貌的纸片，也可以指用面团捏的敌人。灵嘎面人一般要“穿”上从敌人曾经穿过的衣服上取来的布片，还必须插上一些敌人的头发或敌人剪下的指甲等物。有一种也叫“灵嘎”的仇敌模拟塑像，是西藏僧人跳某些宗教面具舞时使用的。在拉达克的黑米斯贡巴(Himis Gompa)地方，每年都要跳一次大神。①在跳神的过程中，戴骷髅面具的跳神巫师将一“灵嘎”毁掉。灵嘎有时也做成一个圆锥形的简易朵玛。在苯教关于怎样施行巫法的经卷中提到了很多种不同的“灵嘎”(简写为 ལིང)。但经卷中关于这些灵嘎的外形及用途都没有记载，我们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资料，这是非常遗憾的。经卷提及的灵嘎是：几灵 (སྤྱི་ལིང)，这大概是与人的头顶有某种关系的灵嘎；阳灵；阴灵，童灵。这三种灵嘎显然是指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模拟像。还有敌人的模拟塑像“敌灵”和“蛊灵”等。

在有关黑巫术的藏文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为了索取某个仇敌的性命而举行的各种巫术需要一些特殊的灵嘎画像。例如，有一种灵嘎画的是两个捆绑在一起的身躯，叫做“瓦脱灵嘎”(ལ་བོད་ལིང་ག)；有一幅灵嘎画的是吊起的裸体男人，舌头从嘴里伸出来老长老长。这幅灵嘎叫“阿日代灵嘎”(ཨར་གཏད་ཀྱི་ལིང་ག)；画一幅上了镣铐的人体灵嘎的叫“扎贝灵嘎”(བཀྲད་པའི་ལིང་ག)；灵嘎上画有支在烈焰上的一口大锅，锅里正煮一个捆绑的人，这种灵嘎就叫做(འགོང་པོ་མི་བརྡུང་བའི་ལིང་ག)。

西藏有很多的驱鬼仪式也用人的模拟像。这种模拟像叫“鲁朵”(གླུད་གཏོར)，或简称为“鲁”，② 也可以叫做“鲁测”(གླུད་ཚབ)、“藏鲁”(གཙང་གླུད)或“俄鲁”(ངར་གླུད)。另外一个类似的名称叫“俄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页528.
② 关于“གླུད”可参阅莱斯因《叫魂》页·28注17。

米"(ངར་མི་)，主要用来指一种用圆锥形面团做成的小型"鲁"。假如有某个妖魔威胁某人、某家族或某部落的安全，人们便有举行特殊的打鬼仪式，制成"鲁"(模拟)像。这样，所有威胁个人和家族的鬼怪和瘟病都附在人们制做的"鲁"身体上，人们便可以安然无恙。西藏人认为，要让鬼或瘟疫等邪祟从人身上离开，制成的模拟像必须穿上打鬼仪式上被认为是魔鬼的那个人一度穿过的[361]衣服，这样"鲁"身上才有"鬼气"。此外，还要把那位替魔人的一些指甲或毛发等也插到"鲁"身上，最好用那人洗过身体的水来和塑制"鲁"像的面粉。不过上面说的这些方法只能用来做一个简单的"鲁"像，一般用它来治疗人们因祟于妖魔而得的疾病。可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就必须用特殊的"鲁"像。特殊"鲁"像的躯体还是用面团塑制，所不同的是插在"鲁"像身上代表"鲁"的骨骼、器官等的材料都是用比较贵重的物品制做的。比方说，用一片海螺壳表示骨头；用一块犀牛肉代替"鲁"肉；用白尾鹰的绒毛表示肌肉的纤维质；一种叫做"普喜载"的药用植物的纤维表示血管；用一片藏红花色的丝绢做成"鲁"的舌头；鼻子是用铜或石头做成的；耳朵是用桦树皮切削成的；用一块切成心脏形状的肉或一种叫做"肖夏"(ཤོ་ཤ)①的药用果实塞到塑像里面做"鲁"的心脏；用朱砂色水作"鲁"的血液；把珍珠塞到塑像脑壳里作"鲁"的脑子；用一块叫"佛手"的植物圆根②做"鲁"的双手；如此等等。这些安置在塑像(模拟俑像)上代替器官和肢体的物品按佛徒的说法叫做"替供"(也用 གླུད་这个词表示)。例如，海螺片叫"骨骼替供"，朱砂水叫"血液替供"，犀牛肉叫"肉替供"。

① 叶斯开《藏英字典》页 387.
② 叶斯开《藏英字典》页 387.

特殊的替供有“阳鲁”、“阴鲁”、“童鲁”(与我们前面的阳灵、阴灵、童灵联系起来,比较两者的异同),三种替供是指表示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替供。带有邪魔之气的替供像叫“邪污之鲁”;叫做“年鲁”的替供像用来禳退凶年恶兆;“祛死鲁”是一种吸附使人死亡的魔力或者用来伤害他人的替供塑像。还有两种保护牲畜的替供俑像:一种是保护马匹的“马俑”,一种是保护其他牲畜的“畜俑”。[362]两种俑像都可以禳退、引走伤害家畜的精怪。不过,“马俑”、“畜俑”这两个词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制做的马或其它家畜的替供物。有时,仅用面团或动物制成的“鲁”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还要用人来作为替供。例如,在拉萨每年一度的“驱鬼”期间,就要选出两个人用为替供。居住在拉萨的人们把自己的罪孽和不祥一古脑儿抖落出来,推到他们“制成”的两位替供身上。关于“驱鬼”和其它一些法事的情况,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叙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我们知道,小型的“鲁”、朵玛,还有各种用于驱鬼仪式中的用面粉制成的其它象征供品,大多都是用藏语叫“塑板”(ཟན་པར)的木模制做。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有两种木模:一种叫“杰安拉桑塑板”(བརྒྱ་བརྔན་ལྷ་བསངས་ཀྱི་ཟན་པར),它是在宁玛派的“神烟”(ལྷ་བསངས)仪式上使用的;另一种叫“顿杰拉桑塑板”(སྟོང་རྒྱས་ལྷ་བསངས་ཀྱི་ཟན་པར),它是在苯教仪式上使用的。有的塑板是一块平板,平板的一面或双面都有图画;有的塑板则是一根长棍子,上面刻有交叉十字纹,或在方形木棍的四边都雕上图案。

大多数的塑板都包括以下几样东西。一种塑板是绘有四位神魔形象的塑板,四位神魔就简称“四魔”,每个魔右手都提一副绳套,但左手里拿的东西各不相同:第一位魔左手持“响”(གཤང),这是苯教徒使用的一种典型乐器;第二位魔左手持刀;第三位左手持

缚有三角旗帜的长矛；第四位魔左手挥舞刻有凹痕的魔棍。另一种塑板大多数都刻有“男面”和“女面”的画像。在绘男女面的塑板和另一种割开的塑板上也可以再画上持各种魔器的“四魔”画像。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一种塑板上看到画着一些动物持供物献给神灵或者献给陪伴怒相护法神猛犬的图画。

从我在西藏的时候获得的一种塑板看，塑板的一面绘有牦牛、绵羊、山羊（西藏人合称为“牦牛、绵羊、山羊三者”）；狗、豺、狼（合称为“狗、豺、狼三者”；还有马、骡、虎、鸟等动物形象。在塑板的另一面绘有各种土地神，其中有四位土地神占据了塑板四方的主要位置。此外还有绵羊头地神、山羊头地神、鹿头地神、猪头[363]地神、公牛头地神、鼠头地神和虎头地神等。这些地神是以他们头部的相貌命名的。①

我所见的塑板上的图画还有各种供给善相或怒相护法神的朵玛；属于十二属相的十二兽；行星七天内走过的星位图；叫做“黑痣”（སྨེབ）的魔方；护法神的各种饰物、盔甲和兵器，如头盔、胸甲、高筒靴、剑、刀、各种旗帜、长矛等；此外还有几排人像。这些人像或是代表护法神的伴神，或是代表供恶魔们享用的人肉供品。

还有几种特殊的塑板是用胶泥、面团、酥油、或者是一种叫做“齐苏恰拉”（འཇིམ་བཟོའི་བཆའ་ལག）的东西制做的。这些塑板上面画的都是佛像；或者把它作为吉祥物由主僧粘在自己两边太阳窗穴上，以便作法时吉祥圆满。我看到用“齐苏恰拉”制做的塑板都是用封蜡做成，并做成半球状。

一套塑板还包括一把小锉刀和一块叫“仁钦达’（རིན་ཆེན་བདར）的金属。实际上，“仁钦达”是用金、银、铜、青铜、铁五种金属

①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藏品，内贝斯基收集，134、459a—e。

组成的合金。当给神灵制做制品时，用锉刀从“仁钦达”上锉下一些金属粉末。到了为神灵举行法事的时候，这些金属便表示敬献给神灵的贵重财物。

“血湖”是在为怒相护法神举行的法会上使用的祭品。它是用红色糌粑制成的圆形微凹、平底的供糕，表示供奉给怒相护法神的甘露。

在举行宗教仪式期间经常用到的小供品是所谓的“鼎劳”(ཏིང་ལོ)。这是用面团制成的一个小碗。此外作小供品用的圣器还有酥油制成的酥油灯。

有一种供品叫“切玛”(ཕྱེ་མ)，照字面解就是“面粉酥油”。举行法仪时也经常要用到切玛，特别是在祈求吉祥、繁荣的祈福仪式中应用得最为广泛。每到藏历新年，人们都要举行庆祝仪式，这时便要使用切玛。藏历年使用切玛的形状是这样的：一个带四个外倾边的长方形木盒，正象一个水槽。“水槽”中央用一块木板割成不两等分：等分的一边盒子装满糌粑；另一边装满谷物，两边都要装得满满当当，使其木槽两边凸出两个圆锥状的糌粑和谷粒堆。[364]然后按一定的距离在堆上装饰一些酥油块。最后，在切玛的两个锥顶插上一些谷穗、麦穗等。

用于宗教仪式的切玛是在一个有腿柱的圆形鼎里堆满糌粑，使其成锥状，然后在糌粑的堆顶上装饰酥油团，把酥油团从锥尖顺着它的四个锥面一直装饰到锥顶。

“蔷普”(ཆང་བུ)，有时也叫“强普”(འཇང་བུ)。这种供物是指一种用面团制成的粗面条。其制法是，先在手掌上来回揉搓面团，然后把面团从指缝里挤出来，或者压迫指关节，把面团挤成波浪状的面条。在一些驱鬼邪仪式上，要把“蔷普”放在俑像“鲁”的旁边，作为“鲁”的供品。听说这类仪式前些年就举行过。有时一些必须染

色的"蔷普"经常用作简易供品。西藏的医生也可以用它来治疗病人。医生把"蔷普"放在患者的身体四周，等"蔷普"吸出病人体内作祟致病的"鬼"之后，再把"蔷普"撤掉。根据西藏佛徒的说法，认为"蔷普"也是提醒僧人注意戒行的供品。因为按佛门戒律，从中午到午夜这段时间内他们应该禁食。

关于"蔷普"的起源，有一则传说解释说，在佛祖释迦牟尼的时代，印度有一位很厉害的罗刹鬼。由于她经常劫掠和吞食儿童，使得住在她附近的村民人心惶惶，一片恐怖。于是，村民们来到释迦牟尼跟前诉苦，佛祖答应帮助众生解脱灾难。他静观坐禅，用一双洞察神魂的眼睛看到了罗刹所居的岩洞的种种景象，但岩洞里除了有一个罗刹自己的孩子之外、其他什么小孩也没有。佛祖等罗刹女从岩洞出去以后，在一刹那内进到妖女的岩洞里，把她的孩子藏到自己化缘的碗里带了出来。罗刹女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就号啕大哭，在荒野上到处搜寻想找回她的孩子。可是，整整找了七天七夜还是毫无下落。最后，罗刹女来到释迦牟尼住的地方，请求佛祖帮助找回她的孩子。佛祖问罗刹女，你丢了孩子心里是否感到很难受。罗刹女回答说是，并详细告诉佛祖她丢了孩子之后心里的难受之情。等罗刹女说完后，佛祖告诉罗刹，那些被她吃掉孩子的父母不是也和她罗刹女同样忍受着多么大的悲伤和痛苦吗。听了佛祖的话，罗刹女感到非常惭愧，答应如果把她的孩子还给她，她就不再做害人孩童的恶业了。等罗刹女发誓之后，释迦牟尼把那个孩子从化缘的碗里放了出来。母子相见使得罗刹[365]女欣喜若狂。此后，罗刹女请问，今后不许她吃人肉，那么她靠什么东西活着呢。基于此，释迦牟尼命每个佛徒在吃饭时为罗刹省出一把面团

在驱鬼驱邪仪式上还使用一种面团做成的供品。这是一个面

团塑成的立方体，叫做“台举”(མཐེབ་ཀྱུ་或 ཐེབ་ཀྱུ)。

西藏很多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最重要的圣器便是箭。箭是男性成员的一种标志。特别用于占卜应验仪式的箭被人们认为是神箭，或叫做彩箭[1]（是用五彩装饰的箭）。彩箭作为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当地众神的标志，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了。西藏佛教僧人做法事时使用的彩箭的名称是从苯教僧人那里借用的，并且较多地流行在宁玛派僧人的法仪之中。

彩箭有如下几种：

〔1〕修命箭（ཚེ་སྒྲུབ་མདའ་དར　）。这种箭的箭头用铁制做，箭杆涂成红色。大多数箭的箭杆尾部有五个尾刺，每个尾刺上面系有三根操纵箭飞行方向的羽毛。每个尾刺都涂有不同的颜色，白、黄、蓝、红、绿五色丝带绑在箭杆尾刺之上，不同颜色的尾刺上就系有不同颜色的丝带。按照过去习惯，要在箭尾系上秃鹰的肌腱索。到了今天，人们发现用各色丝带比较方便，就用丝带代替肌腱索带了。举行仪式时，箭杆尾端用一节绳子悬一块小小的银镜，用神箭的尖头向下戳进装有谷物的容器中。这种典型的彩箭主要用于为无量寿佛、白绸女神、莲花生举行的法仪中，也用于长寿五姊妹圆光占卜和多吉雍钟玛圆光占卜（རྡོ་རྗེ་གཡུ་སྒྲོན་མའི་པྲ་མོ）。不过到了后来，这种箭后面就不再带有五个尾刺了。

〔2〕兴福箭（གཡང་སྒྲུབ་མདའ་དར）。这是一种带有一个铁尖、一个尾刺的箭，结构比较简单。它的一个尾刺上缀有三片羽毛，箭杆上挂一只海螺贝，还有三到五条丝带。使用时，将箭头朝[366]下插在一盆谷物里。插兴福箭的盆里装的谷物要比插修命箭的盆里装得

[1] 关于彩箭的象征意义，莱斯因在《雍和宫》页143有一处有趣的解释。

谷物要多一些。兴福箭也简称为“福箭”(གཡང་མདའ),主要用在祈求吉祥繁盛的仪礼中。在这些礼仪中人们祈求的主要神灵是福庆之神。福庆神也是古代神之一,他乐善好施,能给他的崇拜者带来大量的财富。此外,仪礼中还祈求多闻天王、财神和各种夜叉。兴福箭的主要颜色取决于该箭所用仪式上祈求的神灵的特定色彩。例如,祈求的神的标志为黄色,箭杆和丝带也都是黄色的。在西藏的婚礼仪式上,兴福箭还被作为一种吉祥物,由僧人挂在新郎的衣领上。①

〔3〕招财箭(ནོར་སྒྲུབ་མདའ་དར)。这种箭的箭头用铜制成,箭杆涂成红色,没有分叉的箭尾插有三片稳向羽毛,箭尾上端系有黄、白、蓝、红、绿五条丝带。悬有三个骰子。这种骰子是用海螺壳制做的,与用作赌具的普通骰子有所区别,后一种是用骨头或象牙制造的。五色丝带中红丝带系在箭杆尾端的正中央。招财箭主要用于为财源天女和读吠女神(རིག་བྱེད་མ)举行的法仪。做法时,须将此箭倒插入装满谷物的容器中。为了简化手续,这种箭也可以适用于上面所有的法仪,不过,招财箭用于如上法仪时要在箭杆上系上小镜子、海螺壳和骰子。

〔4〕召请火神箭(མེ་ལྷ་འབོད་པའི་མདའ་དར)。这种彩箭是供奉给火神的,在火供仪式上使用。箭头用铁制成,涂成红色箭杆上系有红色的丝带,带有三片稳向羽毛。举行火供仪式时,把召请火神箭箭头冲东南方插在地上。之所以如此,是人们认为火神住在东南方向的缘故。

〔5〕风神箭(རླུང་ལྷའི་མདའ་དར)。这种箭是供给风神的。铁箭

① 关于西藏的婚姻仪式请参见达斯《西藏的婚姻习俗》,ASB 1893年。

头，箭杆涂成绿色，并有三根稳向羽毛。箭杆上还系一条[367]上面写有几行经文的经幡。因为东北方是风神居住的地方，所以，风神箭也必须头向东北方插在地上。召请火神箭和风神箭有时也不用稳向羽毛。

西藏各种十字网纹灵器垛（མདོས）仪式也要用到几种特殊的彩箭。运用这种仪式的箭有的文献统称作“杂色箭”，有的文献则是以这种箭所供奉的神灵的特点来给箭命名的。例如，和神十字网纹灵器垛仪式相关联的白色箭叫神箭，放在魔十字符（བདུད་མདོས）下面的黑箭则称做魔箭。下面我们列出八种用于魔符仪式的箭。（先写箭名，然后依次是箭杆颜色、稳向禽毛种类、丝带颜色。如缺，则画“？”号）：

〔1〕神箭；箭杆白色；稳向羽毛是秃鹰毛；丝带白色。

〔2〕魔箭；黑色；乌鸦羽毛。

〔3〕水肿恶魔箭（དམུ་མདའ）；蓝色。

〔4〕赞神箭；红色；猫头鹰羽毛。

〔5〕王箭；白色。

〔6〕捶鼓箭（ཞེའུ་ཛ་མདའ）；白色；花纹虎毛（སྟག་རས?）

〔7〕下箭（མ་མདའ）；黑色。

〔8〕星箭；花斑色；五色。

在一些十字网纹灵器垛仪式中，在中心十字网纹灵器垛的下脚边置有十三支带有红色凹槽的箭。另把一种箭插在装满谷物的供品中（供品大概就是切玛），这支箭就被看作是确保繁荣的标志。在喜马拉雅地区（特别是在夏尔巴人中间）经常把竹子插在谷物里。

藏医和一些民间巫士也用彩箭给患者治病，解除病人的痛苦。

这种叫“箭筒吸法”(འདེབ་རྒྱབ་པ)的治病方法据说最早源于苯教，经常用此法来治疗被疯狗咬伤的病人。其作法是：先由医生或巫士拿一小镜子在患者身上来回移动，“目的是找出病灶所在。”找到病灶后医师或巫士把彩箭箭头触在患者病灶部位的皮肤上，[368]然后从箭杆的另一端吮吸。把吮吸到的脓血等物导入早放在旁边的一只碗内。据看到这种医疗方法的人讲，如果某人被疯狗咬伤，医生最后要吐出一小块正如狗咬去的那么多肉。医治结束，“所有的疼痛、脓血都被吸出”，医生或巫士拿起碗来吞食掉所有的秽物。虽然“箭筒吸法”被认为是相当原始的医疗术，但还有很多的西藏人坚信这是治疗狂犬病人的最好方法。①

我们上面提到纺锤在西藏的宗教仪式中被认为是女性的标志。西藏解释供品及供法名称的文献都把纺锤叫“杂色纺锤”。

① 关于藏族人这种治病方法的详情请参阅 W·A·Unkirg 著 Die Tollwut in der Heilkundedes lamsisus 和《斯文·赫定博士率中国西北部科学考察队报告》，见斯德哥尔摩 1942 年版。

第十九章

“垛”及其施“垛”仪式

在西藏众多的带有魔法的宗教仪式中使用一种特殊[369]的法器，这就是所谓的“垛”，或称十字网格灵器。① “垛”（藏文作 མདོས）基本的形式是用两根木棍绑扎成的十字，木棍的每个端头都用色线扎住。灵器完成后的样子就象一个蜘蛛网。一些复杂的“垛”其结构高约十一英尺，由很多木棍和线绑扎成几何体组成，需耗时几周才能完成。“垛”还有一个可替换的称呼是“天”（ནམ་མཁའ）。不

---

① 关于十字网纹灵器的一般情况可参看 W · Foy,Fadensterne und Fadenkreuze Ⅰ,Ethnologica, Ⅱ,Leipzig 1913;H · E · Kaufmann,Dos Fadenkreuz in Hinterindien. Berlin1938; G · Lindblom《南美和非洲的网纹灵器》Stckholm 1940,H · E · Kaufman,《阿萨姆那伽人的十字灵纹》;D · S · Davidson,澳大利亚的十字网纹灵器》Sydney 1951;Göteborg 人类学博物馆主任 Dr · K · G Jzikowitz 告诉我印度 Orissa 的 Codaba 部落也使用十字网纹灵器。在举行为病人治病的仪式过程中，他们用竹片和蓝、白、红三色线制成十字网纹灵器，插在一块圆形泥坯上，周围再摆上没有插灵器的小圆形泥坯。仪式结束后，把这些灵器掷在通往村庄的大路上。K · G · Jzikowitz 博士还看到很多插在祖先神龛上的十字网纹灵器，这些灵器是印度支那的 Thai 人竖立的。

关于西藏及邻近地区的十字网纹灵器“垛”。丁参看达斯《苯教》JASB.,加尔各答 1881,P. 196,Schlagintweit,Bouddhisme,plate XXXVII.瓦德尔《在喜马拉雅人中间》伦敦 1890,见 387 页图。Graham Sandberg《藏语口语手册》加乐各答 1894 年，瓦德尔《西藏佛教或喇嘛教》PP. 484—488 A · H · Francke.Kleine archäologische Ertväge einer Missionsreise nach Zangskar in Westtibst;Ahmad Shah《藏人生活画卷》Benares 1906 图版 29—40;Günwedel,Der Weg nach Sambhala,P. 94;F. Spencer chapman《圣城拉萨》、伦敦 1938;莱斯因《雍和宫》P. 148,叶斯开《藏英辞典》P. 274.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 P. 715、740 注 33;内贝斯基等《雷布查人喇嘛寺中“垛”的应用》PP67—87;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仪式》PP. 52,134 图版 12;拉露，《王室苯教丧葬仪轨》JA.巴黎 1953PP1—24. P. 13。

过,“天”好象主要是指那些环绕主要的、中央的大“垛”的小“垛”。

在详细地描述“垛”的类型和用途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及在世界各地对所谓十字网格灵器的运用,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的论著问世。例如,在南部非洲和秘鲁发现了十字网格灵器,而在澳大利亚和瑞典恰巧也发现了这种灵器。灵器也在与西藏毗邻的地区出现,在蒙古地区偶然可见,更多地是在纳西人地区、卡钦人(ka chin)和印度纳加人部落的一些地区。

西藏有关“垛”在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佛教[370]传入以前,苯教中有一派“变化辛乘”主要涉及到“垛”。① 另外,据说是莲花生大师将所谓的“男垛”和“女垛”供奉仪式引入西藏的。② 例如,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天气咒师举行控制天气状况的仪式时,咒师们准备一个捉鬼的魔具,据说这些恶鬼精魂要被正如一张张开的蜘蛛网的“垛”线缠住。小的降魔“垛”放在宅院的门口或屋顶的最高处;在拉达克,通常把一些巨大的“垛”放置在寺院周围用以保护寺院。③ 上述的“垛”在用了一段时间后,要把它拆掉、摔碎,然后全部烧毁,目的是杀死“垛”上已经缠附的妖邪。更有甚者,一些喇嘛也把破碎的“垛”的残肢保存起来作为降服各路妖魔的法物。④

在另外一些场合,“垛”所起的作用也和供品“朵玛”一样:即为神灵提供一个暂栖之地。这种“垛”主要是象征传说中神灵或女神居住的天界。制做这种“垛”,要在作为“垛”支架的棍子上经常缀上些羊毛片,据说这是表示环绕天界居地漂浮的云彩。据说藏在神灵居地的财宝,是用小块的布块、各色石子、小的兵器和铠甲[371]来表

①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182;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715,拉露《苯教葬仪式》页13。

② 杜散《莲花遗教》页360。

③ Francka,Hochzeitslieder,III 索引。

④ Ribbach,Drogpa Namgyal,P. 134。

示的，其中兵器和铠甲是用模片做成的面模型。所有这些附属物，藏语合称为“耶”(ཡས་)，即彩盘，将它们摆放在“垛”基的周围。但正如“朵玛”一样，在降魔仪式中“垛”也被用作巫师引诱邪魔进入的笼子，这些魔在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后，巫师再把“垛”抛开，让引诱来的邪魔跑出去。这种作为邪魔暂栖处的“垛”叫做“酬谢鬼神垛”。它与“居处垛”或称“依止垛”是有区别的。“依止垛”中装满了法力，因此要把它存留一段时间。特别是一些活佛和大法师加持过的“依止垛”更有其价值。例如，在不丹首都的王宫崩塘德钦宗有几个“依止垛”，据说是由不丹第一代护法朱巴活佛阿旺丹增南杰晋美(འབྲུག་པ་རིན་པོ་ཆེ་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རྒྱལ་འཇིགས་མེད)所制，这些“垛”从那时起一直保留到今天。

一些较大的“垛”与著名的佛塔有惊人的相似，除去形状上的一般相似之处不说，“垛”也正象佛塔一样，大部分座落于四层的基座①之上，而且两者的中心竖架都叫做“命木”(སྲོག་ཤིང་)。②

有时，一架“垛”可以代表简单的人面形，在“垛”线之间插上的一些树叶或纸片分别代表眼睛、鼻子和嘴；这样的“垛”与尼泊尔的佛塔有某些相似。

大部分的“垛”是以它们所代表的那一种神灵来命名的，例如供奉给龙的“垛”就简称“龙垛”，在“穆”崇拜仪式中使用的“垛”就叫做“穆垛”。下面所列的名称就是藏文文献中提到的比较重要的“垛”：

神垛

魔垛

① 在喜马拉雅地区和纳西地区经常用带底托的篮子代替。(སྲོག་ཤིང་)
② 有时候这根中轴也叫(མདོས་ཤིང)

魔鳞垛
穆垛
赞垛
杰保魔垛
六杰保魔垛
命主六白王垛[372]
财富垛
神变大法王垛
白哈尔密垛
龙垛
念垛
玛姆女魔垛
玛姆血垛(极凶玛姆血垛)
玛姆俑垛
地主垛
魔犬酬补垛
地神垛
九魔女垛
九湖女神垛
青海女神垛
鹿角垛
曜垛
星垛
遍入依止垛
多吉巴瓦载依止垛
酬补垛

禳解垛
夜叉牙瓦甲顿垛
业缘垛
十二丹玛女神垛
班丹央哈萨垛
卓玛玉垛
空行秽煞垛
班丹拉姆大垛
神女依止垛
神女酬补垛
阎王垛
阎罗仇敌垛
旺秋索垛
罗刹敌垛
罗刹小垛
墓垛
阿牙垛
送鬼垛
护帐垛
三邪祟垛
八部满垛[375]
八部基垛
四洲世界基垛
世界平坦垛
世界垛或世界大垛
万物基愿垛

风马生垛

损耗鬼星垛

有的藏文文献还提到一种"外垛",是真实的、有物形的垛,与"内垛"、法师在心中观想的"垛"不同。另有一些文献把"垛"分为"男垛"或称"阳垛"和"女垛"(或称"阴垛"),还有"中性垛","酬补垛"和"忏悔罪垛";作为魔法兵器的是"索垛"(ཟོར་མདོས་),"索垛'用于驱敌时也称之为"去敌垛";此外还有"禳病灾垛";"兴福长寿垛";集情器世间力之垛;"戒内外魔障垛";"灭敌障垛""普通垛与特殊垛";"禳魔垛"。其它一些类型的"垛"在比较详细地描述各种施投十字网格灵器"垛"仪式的时候还要提及。

除了用羊毛片之外,还用各种羽毛装饰"垛"。下面所列举的一些"垛",除指出其中一些重要的"垛"所具有的特有颜色之外,还提到了应该用什么样的羽毛来装饰:

神垛——此"垛"带有白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羽毛是神鸟鹅毛

魔垛——此"垛"带有黑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羽毛是黑色寒鸦羽毛。

穆垛——此"垛"带有蓝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羽[374]毛是孔雀羽毛。

赞垛——此"垛"用朱砂色竖架,用赞鸟猫头鹰羽毛装饰。

杰保魔垛——此"垛"用白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用白母鸡羽毛装饰。

独脚鬼垛——此垛用绿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用水肿病鹞羽毛装饰。

玛姆女魔垛——此"垛"用浅蓝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用神鸟贡姆(ཉ་བྱ་གོང་མོ)的羽毛装饰。

龙朵——此“朵”用深蓝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用的羽毛不确定。

念朵——此“朵”用黄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用的羽毛是黄色杜巴鸟（དུས་པ་）的。

地主朵——此“朵”用金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装饰羽毛不确定。

曜朵——此“朵”带有黑色竖架和彩虹色边框；用渡鸦羽毛装饰。

墓朵——此朵支架的颜色不确定，带秃鹰羽毛装饰。①

藏文文献经常提到不能用普通的线和木棍制作十字网格灵器“朵”，而要用另外几种不平凡的材料。例如，一些文献提到“用五种宝物制成的‘朵’，用白海螺装饰白母鸡毛制成的白朵，用金装饰猫头鹰羽毛制成的黄‘朵’，作珊瑚制成的红‘朵’……用松耳石制成的绿‘朵”，装饰上孔雀翎；用铁制成的黑‘朵”，装饰上黑鸟羽毛”。

安置和供奉灵器之前建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大多数情况下是四层，有时也有两层、三层或五层的。基座代表世界或称须弥山②，基座通常是用泥土塑成，有时也使用木料。基座可以分成四等分，涂上不同的色彩象征世界四方。有时基座是空心的，之后再往里装上各种魔物。将主“朵”插到基座的最上一层的中央，在主“朵”周围再插上一些较小的“朵”。中心的“朵”是举行施投灵器祈请的主要神灵的居地，一些较小的“朵”据说是作为主神伴从的神灵的暂栖地。有时必须在基座的顶上放置一些面俑或泥俑，在基座的每一个阶梯上摆放大量的各种供品和法物供器。

---

① 参考书目 104，叶 28b。

② 朵和佛塔之间在某些地方有很大的相似。关于这个问题看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40，注 33。

在供好灵器之后，法师祈请主神及其伴神来降至主“垛”及“次垛”。人们通常认为要或多或少地使用一些法术咒语才能使神灵降至灵器。接着为神灵供奉祭品，主法师请求，甚至是命令各位神灵完成各自的职责。下一步通常是把灵器象征性地驮在一些神话动物上，让这些动物把灵器驮开。这些动物有凶猛的野牦牛、白水晶马、海螺马、金马和红鬃毛母牦牛等等。

有时，在为了伤害某人而举行的施投灵器仪式上，仪式结束后要由主法师或特定的人将“垛”搬到一个据称是有魔法的地方，例如一个十字路口或邪魔作祟的山岭。在这些地方将整个“垛”架对准敌人居住的方向，然后把“垛”拆毁扔掉，或者烧掉“垛”架，放出精怪去伤害敌人。在另外一些场合，还要举行“为‘垛’引路”的仪式，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垛”——或者说是暂栖于“垛”的神灵被指引到“神和精灵居住的三座山的峰顶；众魔聚集之地，三道峡谷的汇聚之所；金眼小鱼游弋之河；世界四方的四座山，即东方的白海螺山，南方的黄金山，西方的红铜山，北方的绿松石山。”[376]

但是，举行毁敌魔法仪式所用的“垛”，其施投灵器的方式一般远比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相似的程式复杂得多。例如，为伤害仇敌而施投的灵器，其程式可以分为如下十五步：

1. 用六种咒语和六种手印祈请有形外“垛”，然后祭供内“垛”。
2. 奏乐。
3. 敲鼓，念诵魔法愿文。
4. 使祈请神灵的居地显现。
5. 为神灵供奉神饮。
6. 祈求神佑助。
7. 集神力于一身。

8. 使神听命。

9. 向众神分配其所司之责，使其牢记曾为莲花生誓愿法收服。

10. 迷惑敌人。

11. 将仇敌带入魔力所及之处。

12. 举行“祈肘”(ཁྲ་ག་སོལ་)仪式。

13. 置“垛”于殿堂。

14. 焚香。

15. 颂赞善神。①

最后一个步骤，没有十分地强调，它是把“垛”在受害者所居住方向的一个地点安置或毁坏。

现在，我们要对上面列举的一些类型的灵器作一些详细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供奉给神的灵器“神垛”是白色的，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份描述“神垛”制做和供奉方法的详细文献。有关“魔垛’、“魔鳞垛”和“穆垛”的资料也付之阙如。

当我们论述“四洲赞垛”仪式的时候，我们将会描述一种“赞垛”，这种“四洲赞垛”是一种复杂的魔法仪式，很少举行[377]或只在噶厦政府的明令之下才能举行。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131号所引的苯教文献提到一种供奉给苯教护法神红岩赞的一种“赞垛”。这种“垛”称为“世界垛”，摆在此垛基座上的供品是红色的“姜普”、红箭、红色的绵羊和山羊俑像。

关于供奉旨在祈请王系魔的“杰垛”或称“王垛”的一些步骤，有些民间传统或风俗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根据一份文献②，其中提到首先要用一种混合五谷和五种宝石碾磨成粉和成的面团建造一座“城堡”。在这个基座的顶端放置一个面制人形俑，显然是

① 参考书目31，叶7b。
② 参考书目127。

代表王系魔之主白哈尔，因为白哈尔骑在一头狮身上，带着这位护法神两件重要的标志：头戴宽沿漆布帽，一手挥舞水晶杖。环绕面俑放置四个面形动物：东方是马、南方是山羊、西方是鸟、北方是狗。给这些动物面前各摆上八种小团供施，俑灯"姜普"，"太久"(ཐེབ་ཀྱུ་)，八种可食之物，八种面俑。然后要先标明白色飞翔鸟的俑像，显然是指明白鸟之形应该绑到将要插入紧靠中心俑像的"垛"基座中央的那个"垛"的顶端去。此外，带有绿松石眼的"垛"应该插到东西南北四主方之一处，围绕每个主方的"垛"要置放八个白色的"姜普"，同时将一"姜普"置放于中心俑像的前面。

供奉"王垛"的方法在书后所附藏文书目引文 32 第 8 页 a 面也曾提到。我们知道举行这一仪式有三重目的：能够用"替罪羊"祛除该仪式施主的坏运和病患；其二，能避免来自人和非人的所有伤害；第三，仪式中祈请的神灵被引去杀伤仇敌。供奉"王垛"的这一仪式可以分为十六步：

1. 念颂愿文，施投灵器。
2. 将垛转向敌方。
3. 供奉祭品。
4. 树起宗城。
5. 为主法师举行祈请平安吉运仪式。
6. 念颂神人中介经文。
7. 在观想中的动物身上放置替身和灵器。
8. 将有凶兆的令牌转向。
9. 打开天界居地的大门。
10. 在屋外寻找安放"垛"的场地。
11. 标明通向选定场地的路线。

12. 标明选定的场合。
13. 为仪式表演中的神巫指明场地。
14. 挖掘竖立灵器主架的杆坑。
15. 指定替身物。
16. “施投”灵器。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提的施投灵器的仪式，其第一个步骤称作“施投”或“遣送”灵器，我们引用的作为此仪式一部分的经卷说：“带有福泽的‘垛’，其形优美而光泽，我要向有形世间所有神鬼供奉此‘垛’，我要供奉作为形体替身的丝制替身和神饮，我要供奉作为言语的替身，供奉作为意识的替身的‘垛’，供奉作为思想替身的‘姜普’，供奉作为生命替身的牲灵：牲灵的身体主要由我作为替供的血组成，牲灵的身体主要由我作为替供的骨组成。作为男子的替身，我供奉的是美丽的箭；作为女子的替身，我供奉的是漂亮的纺缍。作为男子的替身，我奉献的男面俑；作为女子的替身，我奉献的是女面俑。作为男子的替身，我奉献的是箭套；作为女子的替身，我奉献的是矛套。作为美饰的替身，我奉献的是五彩羊毛织物；作为衣物的替身，我奉献的是一块最好的丝绢；作为地方的替身，我奉献的是一丛树木；作为堡宅的替身，我奉献的是一间精巧的小屋；作为形色的供品是各种各样的俑象；作为财富的供品是各种珍物。”

然后是将灵器转向仇敌居住的方向，接着供奉“垛”，主法师必须念诵如下愿文：“能避免五祸的‘垛’，由释迦牟尼（能仁）大法师作为‘世界垛’加持过的‘垛’。能破除一切障碍、无所不入的‘垛’，由密法大师金刚手作为‘世界垛’加持过的‘垛’。带有三种[379]宝物、由童子文殊（འཇམ་དཔལ་གཞོན་ནུ）加持的‘世界垛’。能禳除厉

鬼、由大威德阎摩敌（གཤིན་རྗེ་གཤེད་）作为‘世界垛’加持过的‘垛’。充满尘世欢娱，由雄壮的马头金刚作为‘世界垛’加持过的‘垛’。有五种希望的‘供垛’是长寿五姊妹女神作为世界垛加持过的‘垛’”。

接下去的步骤是“竖主架”：用一些石头垒一个石圈，在石圈之内竖起一些“垛”架。据说这些“垛”架可以削弱敌人的“命力”，使得他非常容易地被魔法所祟。①

在将主“垛”和小“垛”及其财宝一起装成驮子之前，要先把“垛”象征地放在一头强壮的公牛背上，要按下面的方法将不同的“垛”放在公牛不同的地方：在胸颈的右边放置“男垛”；在胸颈的左边放置“女垛”；在牛头的顶端放置“小垛”；在牛背上必须放置“神垛”。然后必须用齿嫩的野牦牛来驮。将“男垛”放置在右角；将“女垛”放置在左角，在头顶上放置“小垛”，将“魔鳞纹板垛”放置在野牦牛背上。接着要用杂种公牦牛来驮“垛”，在右肩胛上驮“男垛”，在左肩胛上驮“女垛”，在背上驮“四洲基垛”。在蓝色水牛的右角尖上驮“男垛”，在左角尖上驮“女垛”，在两肩胛之间驮“小垛”。其后要将“垛”按下述方法驮到良种儿马之上：在右肩上安置“男垛”，在左肩上安置“女垛”，将“小垛”置于两肩胛之间。最后，要在强壮野牦牛的右肩上安置“男垛”，在左肩上安置“女垛”，在背上[380]安置“世界大垛”。

当表演襛除令牌的邪力影响的仪式时，主法师要求他本人和资助他施行仪式的施主远离来自“王年令牌”的伤害、烦恼、恶念和黑业。还应该免除“大臣月集结鳞纹象“的恶力影响，免除“魔部天之众军”（བདུད་སྡེ་གནམ་གྱི་དམག་ཚོགས་），“时分兵器之咒毒”的恶影

① རྫོང་这个名词还意味着“城堡”但这个词更多地是指铺在垛台上通常称作ཡར的各种供品。

响。此外，还要防止能引起五祸的邪魔，九宫的恶相，八卦的恶相。法师祈请防止的其他险象还有：由不吉闰年导致的恶运；神令牌的下落；龙毒，由王系魔放出的疯病；挥舞的魔绳套，射出的赞魔箭；曜神放出的邪病（据说遭遇此病者，皆为罗睺罗星神的鸦形头的阴影所覆盖）；打开的属于夜叉的病口袋；玛姆女魔送出的鳞纹病（ཁམ་ནད་）；由穷保魔（འབྱུང་པོ་）牢线的婚姻；阎王的令牌；由独脚鬼偷的生活用品；乾达婆送出的病患和时疫；鸠盘荼（瓮形鬼，གྲུལ་བུམ་）寻人性命的举动；穆魔引起的灾难……；偷窃还未出世的婴孩，由魔引起的对孩子的伤害。这份文献还补充道“禳解仪式可以禳除一切的灾难。”① 当举行“开门仪式”时，主法师要求“尘世间的神鬼”打开他们居地的门，以便把灵器和财物供奉给他们。在这里提到的由看守所掌管的八大门是：东方的大门由生有冲天[381]十角的羚羊看管；南方的大门由一只蓝色的、说话结巴的猴子看管；在西方大门之上，可以看见红色的闪电，大门由蓝色的松石龙看管；北大门由唧唧喳喳的鸟儿看管。次四方大门的警卫是：东南方是口吐毒雾的黄色金蛇；西南方是爱叫的杜鹃鸟；西北方是斑纹闪烁的花纹虎；东北方是黑斑闪亮的小豹。

请完上述诸神之后，法师还必须呼唤：“打开东方白色的海螺门，打开南方黄色的金门，打开西方红色的铜门，打开北方绿松石蓝门，打开东北方黑色的铁门……现在是打开禳解仪式大门、灵器大门、彩盘门魔门的时候了，祈请守护者开门吧！”引向崎岖山路的

① 关于禳解仪式，或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740，注37。根据我的藏人合作者所说，禳解仪式“是将不吉变为吉”或“将恶兆之时变为吉祥之时”。他给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户人家由于房屋东西有一尊佛塔阻塞了发达之路，因而一直很贫困。举行禳解仪式时，要在墙的一面画上狮子形。当举行将不吉转为吉的仪式时，必须有一名八岁的男童出场，至少要将男童的衣服放在仪式现场。

向导，他们会走向如下的路途：走向大门守卫的右侧，海螺儿马在嘶叫；走向大门守护的左侧，一位年轻的海螺女人(?)在唱歌。"

当灵器以及灵器的替供与所有施物从房中拿到预先选定的地点时，法师会说，因为到施投灵器的时间，为之举行施投灵器仪式的那位男子和灵器与所有代表他病患、恶运等等的替供应该隔离开来。然后继续为四主方及四次方(给每个方向象征性地投出一个"垛")和守护神念诵愿文，据说这些守护神可以阻止这些不吉东西复还。这样，当法师宣布祈请结束时，"就不会有什么不吉之运和灾害回到这个地方。"

接下去是供献替身，这份文献以如下方式列举了替身：居于天空的神怪所食的替身是"心识替身"；居于风中的神怪所食的替身是"息替身"；居住在水中的神怪所食的替身是"血替身"；居于地上的神鬼所食的替身是"肉替身"；居于火中的神鬼享用[382]的是"热替身"；居住在石中的神鬼吞食的是"骨替身"居于山中的神鬼攫取的是"祸替身"；居于平原的神鬼所食的是"皮替身"；居于森林的神鬼享用的是"发替身"。

要举行供奉"白命主大王六垛"① 的仪式，首先要建一座须弥山。在山顶建一座王系魔殿，在魔殿顶的四角分别用丝块、宝石、虎头胜幢、秃鹫、狼、猴子和孔雀装饰。在魔殿的周围排列"天垛"和同类的大量"姜普"、箭、纺锤，飞幡、男面俑和女面俑。魔殿的东西要放置六只红鼻白狗，南面要放置六匹红鬃白马，西面放置六只红颈山羊，北面放置六只红眼绵羊。环绕魔殿还要放置其它成组的俑像：六个戴红头巾的白人，九个扔石子的年轻人，九个带孩子的妇女，九位穿黄僧袍的法师，九位持乞讨棒的乞丐，九头杂种牦牛，九

① 参考书目 177。

头骡子。

供奉给邀请到施投灵器之地的白哈尔及其伴神的供品包括：形如堡宅的五块小团供施，五块三角形的赞供，五块含血供施，五块三尖供施，顶端为稻面做成的绵羊形供施。此外还有可食供品，五把做青稞酒的长把勺，一碗面，一只仪式中使用的净头骨碗，一支带有秃鹫羽毛做稳向翼有白丝条的箭，用三甜做成的“朵玛”。

关于“财垛”的供奉情况，现在看到的详细材料还不多。此“垛”显然是针对作为财主大王的白哈尔的。神变大法王垛则与供奉于乃穷寺的白哈尔相关。有关此“垛”的一份文献就是在五世达赖的一些“密著”中发现①的。此“垛”或许等同于白哈尔密垛。

关于独脚鬼垛、龙垛和念垛的一些详细材②料，上面[383]已经列出了。竖立和供奉“玛垛”、即“玛姆女魔垛”的仪式，据说要由三头六臂的金刚黑如伽来主持。因此，仪式开头就是祈请和描述此神。然后是祈请四位玛姆魔女，据说四位玛姆住在世界四方，能击溃一切敌人和所有生障魔。居于东方的玛姆骑大象，兵器是海螺金刚；南方的玛姆骑马，马由黑色的门巴人牵引；居于西方的玛姆，兵器是金弓金箭，骑一匹骆驼；北方被一位手中挥舞各种兵器(?)、骑虎的玛姆占据。③ 施投此“垛”的程序与上面描述的大部分施“垛”仪式相似：祈请神灵之后，加持供品和替俑，为上面提到的女魔献

---

① 东北大学目录 5816。

② 1952 年，我从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得到一架拉萨麦如寺喇嘛制做的玛姆垛。这架垛大约有 10 英尺高，它的主要部分是两块篮子状的构架，和用绿、黄、红、蓝、白五色线缠成的架腔，架腔插在中轴命木上，命木的顶端做成南木卡形（ནམ་མཁར་）颜色从内到外分别是绿、黄、绿、红、蓝和黑。线的两端是红心黄，另一端是绿心黄。整个垛架立在三级木架基座上。最下面的一级插上三块木板，上面绘有男面女面和善房；还有七块南木卡垛。在中间的一级上放了五块木板，每块木板上绘有长寿五姊妹女神和四南木卡的标志物。最上面的一层是四块木板，每块上面绘有四季女神的两种标志。

③ 参考书目 174。

祭品，请求她们去伤害敌人，同时驱除威胁主法师及其施主的所有危险。

供奉极凶玛姆血垛[1]的仪式可以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积聚供品，其次是供奉神灵，最后是诅咒敌人。仪式中所用物品按如下方法排列：准备食品和饮料，画一座坛城，据说这座坛城是为此后祈请的诸位玛姆女神提供一个居处。在坛城所及的范围之内，主法师要放置四支箭、四支纺锤。法师还要竖立带有仪式供物的四架垛，然后，把这些垛安放在骑马的四玛姆俑像以及四鸟、四狗、四驼、四黑绵羊、四黑牦牛俑像、四位提疾病口袋的奴仆俑，持[384]酥油灯的妇女俑—每类总是四个的俑像所在的四方。此外还需要孔雀羽毛、乱伦生出的婴孩的心脏、人油灯、各种血做成的朵玛、甘露、血、焚香的雾、焚烧人油冒出的烟雾要充满仪式举行的场所。

祈请了自己的保护神之后，主法师要呼唤玛姆从她们北方的居地出来。北方是红色的山，红色的岩石，红色的海，红色的平原；在这中间有一座尖角的皮革堡宅，玛姆就住在这里。玛姆的宝屋是人尸和马尸，她们派出一万个罗刹作使者，这些罗刹有一绺红如血的头发，能引发陨石如暴雨般降落。玛姆一身黑色，生二手，口中滴着鲜血和油脂，挥舞带有罗刹头形的矛，用新剥皮的头骨花环和掏出的心脏做装饰，也用黑色的毒蛇作装饰，用还湿润的人皮做围裙。每位玛姆右脚踏的是头骨堆，左脚踏的是骷髅堆。此后，要邀请玛姆来享用各色供品并完成她们各自承担的任务：保护施主和他家的财富，并以各种方式去伤害他的敌人，例如，吃敌人的心，喝敌人的血，用铁钩把敌人的心从胸腔中掏出来，用绳套勒死敌人，用链子绞死敌人。这样祈请之后，就将“垛”对准仇敌居住的方向施

---

[1] 参考书目168。

投出去、放出玛姆和她们所有狰狞可怖的伴魔。

供奉玛姆血垛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这在罗刹十垛仪式中有所描述。① 这种方法是将玛姆陀罗尼咒写在一片纸上，然后把纸片放在须弥山的山顶；在纸片上必须放一个黑女人的人形，这女人要手持拘鬼牌骑骡。纸片四角要放置带有血辫的四个黑色俑，四个手持麻黄的人俑。在须弥山台阶上放置一百零八个替身，九只黑色的小“天垛”，九只“姜普”，九支箭、九只纺缍；此外还有二十一支装满血液的胫骨索。最后在“垛”顶插一把幡盖。[385]

还有一种所谓的玛姆替垛，② 是将密咒写在一片纸上，从而把魔力集聚在须弥山上。纸片放在垛架的顶端，在上面安放一个骑骡黑女人的俑像。黑女人右手挥舞剑，左手捧疾病口袋，在她周围还有一些较小的代表十二丹玛女神和四护方神的俑像，在须弥山的基座上放置十三个带有彩虹色边框的“天垛”，十三个姜普，箭、纺锤和一百零八个替身。为了供奉玛姆替垛，在念诵愿文的过程中，还必须祈请班丹拉姆女神的下列五种身形：

具辫大黑女或黑魔女被祈请来击退上魔和阴魔。大黑女是一位披着人皮和虎皮、骑着魔马的紫黑色鬼。

行威猛法金刚女，一身蓝黑色，穿人皮，骑三腿骡，用剃刀做兵器。

行增业金刚女，一身黑黄色，穿孔雀翎大披风，骑粉红色驴，挥舞拘鬼牌和战矛。

行勇业金刚女，一身红黑色，穿称作“热代”的一种粗牛毛织物做成的衣裙。坐骑是黑色的水牛，手持拘鬼牌和钩子。

① 参考书目164。
② 参考书目164。

行静业金刚女，一身白、黑色；穿上等丝织的头篷，骑额上有白斑的骆驼，标志是一块大的拘鬼牌。

供奉地主（或称土主）垛的仪式瓦德尔已经描述过了。① 关于魔犬酬补垛、地神垛、九魔女垛的详细材料目前还没有发现。魔犬酬补垛是专门供奉给地主黑魔犬神的；地神垛是供奉给所有地神的；九魔女垛则是专门供奉给九姊妹魔的。还有九湖女神垛是专门供奉给九湖女神的。青湖女神垛或称青水垛，也是供奉给湖中女神的。后一种仪式应该在潮湿的沼泽地上举行，在那儿建一座四阶的须弥山。在须弥山顶安置一个蓝色的俑像，俑像头发是盘绕的蛇，下半身为蛇尾形。在山的周围有七个同圆心的泥制小丘，代表七座金山；在七座金山之间据说还有七大海洋。再往外就是大洲或小洲的位置。"垛"要插在环绕须弥山之上的主俑像的四周：东方是白色的"天垛"，南方是蓝色的"天垛"，西方是红色的"天垛"，北方是红色的"天垛"。每个"天垛"都要带一些"姜普"。然后要在须弥山基部的阶梯上摆上一面镜子，一支箭，一支纺锤，酥油灯，各种动物俑像，特别是青蛙、蛇、各种鱼的俑像，食物，各种药物和谷物，布块，珍珠等等。

供奉青湖女神仪式中首先祈请的神灵不是我们所设想的一位勉系女神，而是一位龙魔，是"龙"和"魔"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叫黑盘旋鹏，据说此神具有黑色人形，以蛇作头发，持铁弓铁箭正欲射，坐骑是一匹马，第二位祈请的神灵是一位勉系女神，她好象被认为是龙魔黑盘旋鹏的姐妹，名叫错勉如秋杰姆（མཚོ་སྨན་རུ་ཕྱུག་རྒྱལ་མོ་），身穿孔雀翎披风，持黑蛇绳套，骑铁骡。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和喇嘛教》页484，这一仪式似乎等同于骆克在《纳西族的龙崇拜》中所描绘的仪式。

这两位主神由四位主玛姆陪伴，她们来自四大洲。从东方，自位于新月形洲的海螺湖中出现的是错勉尼玛切几玛（མཚོ་སྨན་ཉི་མ་ཁྱེན་གཅིག་མ）她由四位叫做沃丹错玛（具光湖女）的四位勉系女神陪同。从南方，自位于三角形洲（即南瞻部洲）的绿松石湖中出现的是错勉婷吉拉姆（མཚོ་སྨན་མཐིང་གི་ལྷ་མོ）陪伴她的是差贝错勉（དྲེགས་པའི་མཚོ་སྨན）。从西方，自位于圆形牛货洲的中央的铜湖中出现的是错勉玉塘觉朗玛（མཚོ་སྨན་གཡུ་ཐང་ཆོ་ལོངས་མ）；她的伴神使者是错勉（པོ་ཉའི་མཚོ་སྨན）。最后祈请的是错勉色丹若几玛（མཚོ་སྨན་གཟི་ལྡན་རལ་གཅིག་མ），她的居地是北方四方形的俱卢洲中的金湖，伴神是四位干事湖女神。①[387]

鹿角垛是与苯教一个称做“大鹿角”仪式相关的“垛”。有关此“垛”一些有趣的细节，霍夫曼教授已经指出了。②

在鹿角垛之后提到的曜垛，是供给曜星神的，霍夫曼提及的星垛可以转化星辰带来的凶兆，因而与曜垛相关，遍入依止垛③是专供众曜神之主罗睺罗神的。此后提到的多吉巴瓦载依止垛、酬补垛、禳解垛是供奉给念青唐拉山神的，这里引用的是山神的密名多吉巴瓦载（རྡོ་རྗེ་འབར་བ་རྩལ）④。夜叉牙瓦甲顿垛是供奉给七夜叉的。⑤ 有关此后所列的一些“垛”的文献在五世达赖的“密著”中可以找到。

业缘垛是供奉给鲜为人知的一组神灵的，即被描绘成武士的业缘神。当供奉十二丹玛女神垛时，⑥ 首先要铺开一块大的白丝

① 参考书目 150。
② 《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183。
③ 同上，页 183。
④ 东北大学目录 120、5801。
⑤ 同上 5696、5697。
⑥ 同上 5818。

绢，在白丝绢的中央竖立一座由五谷堆成的小堆，要在粮堆中掺入碾碎了的宝石粉和药粉。在大堆的周围再堆十二个用同样材料堆成的小堆，每个小堆都特指一个丹玛女神。然后在每个小五谷堆上都插上一架“垛”，黑垛指四魔女红垛指四夜叉女；白垛指四勉姆女。在中央大五谷堆上插一大主垛，在“垛”旁放上珍宝，十二支“姜普”，一具男面俑和一具女面俑，一支箭，一只纺锤和野兽供品，即鹿，狐狸、驴、山羊、骡子、绵羊、马和牦牛中等等的躯壳。

班丹央哈萨垛是专门供奉给女神班丹央哈萨的，她是被看作十二丹玛女神之首的多吉查姆杰（རྡོ་རྗེ་གྲགས་མོ་རྒྱལ་）的另外一个名称。有关此垛的一份文献在五世达赖的“密著”中可以找到。[388]①

卓玛玉垛是专供度母的一种“垛”，它能转化各种凶兆。要完成这一复杂的仪式，需用很多的供品，有关与此的详细描述，在藏文著作《度母破众敌仪轨》（སྒྲོལ་མ་གཡུལ་བཟློག་ཅི་ཉེར་བྱ་བའི་ཚོ་ག་དགྲ་ལས་རྣམ་རྒྱ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中有记述。

此后要施投的“垛”是实行秽煞垛假如要祛除某地或某人由疾病、死人等带来的秽煞之气，就要举行施投空行秽煞垛的仪式。在举行这一仪式的过程中，要竖起五个“垛”，每个“垛”都与它所供奉的一组神灵相关，呈一种颜色。然后将秽煞转移到“垛”或“秽煞替身”上去。空行秽煞垛仪式的主神是五主空行母据称另有五女神都会在举行仪式时到场，被吸引到各自的“垛”上，她们合称为五黑女秽煞主，是五主空行母的从属神。这个仪式开始时祈请的五位女神是天神、地神、水神、火神和风神。她们的标志，所诞生的字母、名字和身色如下：

① 参考书目 183，东北大学目录 120.5821。

方位	字母	名 称	身色
中	ཨམ་	天母贡都桑姆(ནམ་མཁའི་ལྷ་མོ་ཀུན་ཏུ་བཟང་མོ་)	蓝黑
东	ཨམ་	地母桑杰巾玛 (སའི་ལྷ་མོ་སངས་རྒྱས་སྤྱན་མ)	黄
南	ཨམ་	水母玛妈吉 (ཆུའི་ལྷ་མོ་མ་མ་ཀི)	白
西	སམ་	火母郭嘎姆 (མེའི་ལྷ་མོ་དཀར་མོ)	红
北	ཡམ་	风母丹次卓玛 (རླུང་གི་ལྷ་མོ་དམ་ཚིགས་སྒྲོལ་མ)	绿

这五位女神呈善相傲貌；身穿饰有珍宝的丝衣，从她们的身上放出无数的光芒。上列的五黑女秽煞主，其名称和外貌如下所述：

中央是黑色的大黑秽煞女，身穿黑丝衣裙，挥舞黑帜，骑黑马，马的名字是“秽煞马”。此后四位女神的衣裙，标志和坐骑都[389]与大黑秽煞女相同。

东方是白黑大秽煞女的居地，她是金刚空行母的从属神。

南方居住着黑黄大秽煞女，她是大宝空行母的仆妇

西方居住着黑红大秽煞女，她是莲花空行母的下臣。

北方被黑绿大秽煞女占据，她由业力空行母统辖。

据说各种各样的秽煞，需各不相同的空行母来禳除，如下述：金刚空行母应该禳除由居于东方的乾达婆引起的秽煞；由南方的阎罗放出的秽煞应由莲花空行母禳除；西方的秽煞和由龙引起的秽煞应由业力空行母禳除；北方夜叉放出的秽煞应由出世间空行母禳除。此外，这里列举的空行母还可以祛除麻风，其它疾病和由“索”引起的邪祟。①

供奉班丹拉姆大垛时所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复杂的，首先要在一个有四级基座的须弥山上竖立一架很高的、浅蓝色的

① 参考书目 20，叶 1b—11a。

“垛”架，在它旁边再放置一支黑色的“姜普”。然后从基座第二台阶上放置白、黄、红、绿的小“垛”，这些小垛所朝的方向与“垛”之固有色方向一致。在这些小“垛”的旁边再放上两个天蓝色的更小的“垛”，这样，第二台阶之上就有了十二个小垛(如果包括顶端的垛，共有的十三个垛)，并在上面插一支孔雀羽毛，在第二台阶上还要放十二支“姜普”，其中四支是五色杂陈，另有八支带蓝黑色；每个“姜普”上面要插上秃鹰羽毛，第三台阶上放置一百三十八种供物，其中大部分是用面团做的各种俑像，比如，黑马、骡、牦牛、绵羊、鸟、狗、虎、狮、灰黑色的熊、野狗，还有太阳和月亮、棍杖、盛满血的头骨碗、疾病口袋、骰子、一片肉、魔线团、刻有十字纹的木棍、牦牛鬃织的纹物片、人皮、公牛、虎，新近剥皮的头颅、骨、作饰物的蛇、油膏、马鞍和马饰、盔甲、兵器、箭、蛇绳套、孔雀翎华盖、七[390]种王室珍宝、五妙供和八吉祥等。

必须在第四台阶安排的物品有：在四主方的每一方放置箭、纺锤、木座、具虎皮样斑纹皮肤的男人俑，其它带的斑纹的“灵甘”(ལིང་གམ་)式样的替供，带有珍珠样凸点的供物；女人俑像，带有流苏的条纹状供品，带有如同公牛所有的花纹，杖(?)形斑点的供品；以上供品每种都有十三个。此外，还必须在每级台阶上放置一个红色的血肉朵玛、一个胆囊、从肉中挤出的水、“一只金眼黑母鸡”、香、花、茜草、称作槟榔叶的药物植物、大麦、稻谷、小麦，还有十三个俑象和十三只装满血的小供碗。

放在须弥山前的俑像替身必须由没有被冰雹打过的谷物碾磨的面粉制成。制做俑像替身，替身的高度和形貌，都有严格的仪轨书限定。其高度应该是一肘长，即十八英寸高。替身不同的部位需掺加不同的配料：要放一块由作替身的心脏，一片海螺作骨骼，一

颗珍珠作脑子，一把羽毛作头发；用酥油作嘴形，用果核①作眼珠，用一种称作海贝的药草② 作牙齿，一块铁作右脚，一块铜作左脚，右手塞进金，左手塞进银。③

当供奉班丹拉姆育幼稚女依止垛，简称神女依止垛时，要在须弥山的山顶上建一尊班丹拉姆身穿白丝衣、手持宝瓶的像。在此俑像的周围竖五架小垛，在每垛的基座上放置箭、纺锺、镜、食品、药物等各五样。最后，还要在须弥山上放置五个黑鸟俑像和五只黑绵羊俑像④ ——神女酬补垛也是供奉给班丹拉姆火神的一种“赎罪垛”，然而，关于此“垛”的详细资料目前还没有见到。

阎王垛是用于平抚暴怒的阎罗钉众魔，阎罗仇教垛是供奉阎摩敌的；旺秋索垛是由藏人法师施投，用以伤害敌人及[391]其财物的“垛”。

罗刹敌垛也称黑如迦意垛（Hemkaའི་རྒྱགས་མདོས）。据称有三类罗刹敌垛：即男垛、女垛和阴阳垛，特别是后一种“垛”可用来禳除由神灵或精怪引起的所有伤害，由僧人法师和苯教巫师施放的不吉，还可用来驱除病患。举行此仪式必须准备的物品有：首先要制成一肘高的红狮俑像，然后放在一个白色的土垫上，将一位身穿盔甲的泥俑人形放在红狮身上，此骑狮俑手持弓箭，还带有莲花、剑、“雪风”（ཚལ་བ）和盾牌。围绕骑狮俑还安放了白秃鹰俑、杂色虑俑、红骆驼俑、花斑鼠俑和蓝马俑，此外还有杂色的替供俑，很多的小老鼠、“垛”、“姜普”、女人俑像、食物供品等各五种。在骑狮俑的前面还必须放上十三个白色的俑像替供、一支箭、一只纺锤、一盏

① Hübotter, Beityäge, P, 143.
② 原文有误，海贝为介壳动物。——译注。
③ 参考书目 112。
④ 参考书目 110。

酥油灯、七武士仪式中祈请的主神是人们祈求禳解各种灾害和病患的神，还可以给仇敌带去灾难和不幸，这位主神就是薄伽梵班钦黑如伽，(བཅོམ་ལྡན་དཔལ་ཆེན Heruka)，在苯教造像中被描述成九头十八臂的神。①

罗刹十垛② 这一名称包括十种不同的仪式，它们分别命名如下：

1. 罗刹敌垛
2. 阻敌
3. 变魔嘴
4. 变鬼牌
5. 玛姆替身垛
6. 玛姆血垛
7. 阻破败鬼恶兆
8. 破魔胜
9. 破咒秧垛
10. 须弥修身

上述仪式中的玛姆替供垛和玛姆血垛，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了。至于剩下的八种仪式，我们会从相应的文献中了解，现详述如下：

罗刹敌垛：这里对罗刹敌垛的描述与我们前面描述的[392]不同。首先要建一座有三级台阶的须弥山，在须弥山顶安放一个骑狮的黑罗刹，罗刹右手持弓箭；左手挥矛。围绕骑师罗刹以及下方的

① 参考书目 163。
② 参考书目 164。

每级台阶上，摆上二十一个凶黑色的“垛”，同样数量的“姜普”、箭、纺锤、木制小剑、索和盛有供品的碗；此外，还要放二十一名武士和二十一个替身。最后，将四位护方神的俑像放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阻敌：就是阻挡敌人的袭击，在做好须弥山后，在山顶放置一尊身穿盔甲、骑黑野牦牛的四头人俑。这个俑像位于下方的三个头是红色的，最上面的一个是黑色，该俑右手舞剑、左手持矛；佩弓箭袋和犀皮做成的盾牌。左骑牦牛俑的右边要安放四个穿盔甲的武士，他们正欲射箭，在左边安放四个舞剑者，前面是四位手被缚的人俑。在下方的基座台阶上还要安放黑色“垛”、姜普、箭、纺锤，木剑和各种兵器一百零八种替身、寒鸦羽毛。最后还要在须弥山顶插一把伞盖。

变魔嘴：这一仪式是为了避免由魔引起的伤害。举行此仪式时要在须弥山顶放置一个骑魔鹿的黑门巴人俑像。门巴俑右手持战矛，左手挥舞毒蛇绳套；在他的左右两边各站立着十三位黑门巴，前面安放了十三个累魔鹿的俑像，在门巴俑的旁边还立了一把带有白色流苏的伞盖，在须弥山基座的周围还要安放十三名黑骑士和十三把寒鸦羽毛，这种寒鸦被称作“魔鸟寒鸦”。在须弥山的基座上必须放置小“垛”、姜普、箭、纺锤等各十三种。

变鬼牌：举行此仪式要在须弥山顶放置一名身穿盔甲、骑白狮的三头俑像。俑像右边的头是白头，左边的头是红头，中间的头是蓝头。骑狮俑的右边应放置十三个带箭、刀和矛的蓝色人俑，左边站立十三个持矛俑，前面是四头上有持剑勇士乘坐的大象。[393]在须弥山基座上，每个台阶都要安排十三个小“垛”、姜普、箭、纺锤、一百零八个替身，最后还要在中心骑狮俑旁插上一把伞盖。

阻破败鬼恶兆：即禳除由破败鬼带来的恶兆，举行此仪式时，

要在须弥山顶放置一尊骑骆驼的黑门巴人俑像，他的右手持铃，左手持咒盏（ཐོད་ཀོང་），帽子上缚有咒鸟羽毛，在骑驼俑的周围要放置七只猫头鹰俑，然后在须弥山的台阶上摆上小“垛”、姜普、箭、纺锤；最上一级各摆九件，中间一级各摆七件，最下一级各摆五件。

破魇胜，为了破除称作“魇胜”的毁坏法术，首先要在一只乌龟轮廓的图案内画上“灵甘”，然后将此画置于须弥山顶，并在画之上放上大鹏的俑像，在旁边插上一把伞盖。在须弥的基座台阶上放上总数为二十一的五色小“垛”；还要安放同样数量的箭、纺锤、黑蛇和药片（སྨན་ལེབ་）。

破咒秧垛：当竖破咒秧垛时，要建一座带有（四个？）白角小山的红色须弥山。在最上面的台阶上放置二十一个鸟俑，在每个小山上放的一狮俑。将彩虹色的伞盖插在中央顶端，在基座每级台阶上各摆上二十一个小“垛”、姜普、箭和纺锤，并在基座周围摆上各种索咒和食物。

须弥修身：举行这一仪式，首先要建一座具有四个台阶基座的须弥山，其四边所具的色彩与世界四方所应有的色彩相对应。在须弥山建一间帐篷形的小室，在小室旁边安置一孔雀俑像，一只颈系丝带的黑绵羊、十二名褐色女人和四名骑士。此外，在须弥山基座的台阶上放置小“垛”、姜普、箭和纺锤，还有各种兽禽供品。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搜集到的有关墓垛的很少的一些资料，上面都已经列出了。在举行阿牙垛的仪式过程中，要依次祈请神、穆、赞、王系魔、独脚鬼、玛姆、龙、念、土主、土地神——每种神怪请降至各自的“垛”上。有关送鬼垛的细节现在还没有收集[394]到。有关护帐垛的情况知道一点，大概是供奉给宝帐护法神的“垛”。①

①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184。

当供奉我列举的三邪祟垛，要先准备一座带有二层台阶的方台，在上面放置三个小俑像。中间的是一条带有蛇头蛇尾、持宝盆的龙俑，右边放置的是戴漆布帽。持剑和“巴普”(སྦར་ཕུ་)的俑，左边必须放置一位挥舞镰刀和疾病的口袋的俑。在三俑像的前面要摆放酥油灯、替身朵马、姜普、盛供品的小碗、小“垛”、箭、纺锤、男面魔和女面魔。①

八部满垛，显然是供奉给鬼神八部(ལྷ་ཀླུ་སྡེ་བརྒྱད་)、用以禳除病灾邪祟的供“垛”。竖立此“垛”的地点应该是在森林或平坝前一些干净的地方。要建造一座有四级台阶基座的须弥山；在此山顶正中放置一大朵玛，在朵玛周围摆放下列供品：在朝向东方的一边，法师要供奉圆形的神馐；在南方是一座具有三边的锥形供品，上面以十字装饰，象征阎罗魔；在西方是玛姆药；在北方是带有弯曲尖顶的三用魔馐；在东南方是三尖的三角红赞馐；在西南方应该放置形如城堡的四边王馐；在西北方是形如王室珍宝的夜叉馐；在东北方必须供奉蛇盘旋其上的白色圆形龙馐。

用面团制成的各种俑像要放在垛基座台阶上：第一级台阶放鸟俑；第二级台阶放作牺牲的兽俑；第三级台阶放生活在山中的兽俑；第四级台阶放驯化的兽俑。在须弥山的底座上还应摆放生活在水中或“能够钻入地下的”兽俑。

上述准备工作安排停当之后，法师必须将举行这次仪式的目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然后把纸片与各种“垛”、姜普、箭、纺锤、男面俑和女面俑一起放在须弥山上。此外，还要加添至少从[395]八种不同的树上削的木片、各色宝石和丝绢片。在须弥山顶大朵玛的中央发插一把丝制伞盖，在须弥山的前面应放置新鲜水果“第一供

① 参考书目 26。

品"。最后，把净供替身、一男人俑、一女人俑和一幼儿俑——放进一罐中，并将印有兽形的纸片也放入罐中层，将罐置于主垛的下方。

执行法师念诵的愿文是从祈颂莲花生开始的，莲花生被设想成如下的形貌：是一位身穿密服，蓝色披风和法衣的具人形者，头戴莲花帽，右手作期克手印，挥五杵金刚，左手持 kha tvā n̈ga(?)。在进一步祈颂之后，法师要历数已经竖起的"垛"的优点，说此"垛"是禳灾除病的"垛"，是增寿聚财的"垛"，是统治世界和众生的"垛"，是"破内、外障的"垛"，是避免十难的垛，是杀敌破生障魔的"垛"。法师还要提到酬补垛，悔罪垛，普通垛特殊垛和阴垛、阳垛与中性垛。

最后，执行法师要祈请各路神灵来满足他的愿望，法师通过颂文的力量把神灵都吸引到各自的"垛"和锥形供物之上。从东方九顶城堡中出来的据说是主神。他一身白色，手持剑和缚有丝帜的长矛，骑"神白牦牛"，由一万名作战的神陪伴。他派遣魔王作他的"化身"和使者。从南方，从阎罗地的红铜平原之中，法师祈请的是此类魔的魔主阎王，他一身黑色，呈暴怒相，手持棍杖和拘鬼牌，坐骑是一头长角水牛。他有一万名阎罗系魔作战卒，派遣山中兽作他的使者，摆在东方的供品是供给玛姆的，她们来自于一座形如帐篷的建筑，围绕此居处到处弥漫着能致人瘟疫的彩虹色雾气。玛姆的身体是浅灰褐色，手持占卜箭和铜镜，骑蓝色的绿松石龙，她的伴从是一万名玛姆战卒，派遣一百万个女鬼作她的使者，魔地的"黑暗大洲"是魔王的居地，据说位于北方。此魔王一身蓝黑色，呈狂怒相。他的标志是黑旗和刻有十字凹纹的魔棍，坐骑是白蹄黑[396]马，由一万名魔作战率围绕着他，由一百万名生障魔作使者。

安置在东南方的三角形红色赞馐是供给赞魔之主的供品，赞

主来自于一座鲜红色的城堡，一身黑红色，其红色如火一般。他正欲持铁弓射铁箭。赞王骑拥有风翅的赞马，他的伴神是一万名赞战卒群，一百万名土主作他的使者。从西南方海螺高堡中，法师祈请的是王系魔主。这位魔主一身白色，标志是锡杖和称作巴普的小容器，坐骑是白狮。他的伴神是十万王系魔战卒群，他的化身是一百万骷髅鬼卒。在须弥山的西北部分，是放置形如珍宝的供品的地方，据说这是罗刹之主的居地。他来自于五种宝石建造的城堡，骑大虎，持剑和珍宝。他的伴神是十万罗刹，行星的星辰是他的使者。最后一个方位，即东北方为龙王所统治，他来自旋转之海的深处；他的令人恐怖的身体是烟青色，标志是毒蛇绳套和瘟病口袋龙王骑摩羯，伴神是十万魔龙，派遣十万凶龙作他的化身。

有关下列的“垛”的较详细材料目前还没有找到。这[397]些“垛”是四洲基垛，此垛或许与我们将在后面论述的四洲赞垛有关系。风马生垛这一名称我只是在最近由呼默尔(Hummel)发表的一份有趣的西藏绘画中得知，损耗鬼星垛是供奉九厉鬼兄弟的。

第二十章

护法神崇拜

在崇拜护法神的仪式上演奏的音乐有两种类型：为善[398]相护法神演奏的音乐轻柔和谐；欢娱怒相护法神的音乐则高亢刺耳。后一种音乐主要是由人骨制成的乐器演奏的。西藏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最重要的亢乐器是六孔竖笛铜号、海螺号、鼓、锣和两种铙钹——一种用于善相护法神崇拜，另一种用于怒相护法神崇拜，根据这种乐器演奏的不同音乐，它们又被称作铙钹① 和“若姆”(རོལ་མོ་即“音乐”)。为怒相护法神举行的仪式中使用的典型乐器是胫骨法号，它是用人或虎的胫骨制成(分别写作 རྐང་གླིང་和 སྟག་གླིང་)。胫骨法号应该用或者社会地位极高或者社会地位极低的人的胫骨、死于传染病的人的胫骨、死于偶然事故的人的胫骨或被人谋害的人的胫骨制成。据说最好的胫骨法号是用婆罗门的胫骨制做的，若用十六岁的婆罗门少女的左胫骨制成的法号，那是最值钱的。通常给少女左胫骨法号缝一块“骨皮”，然后装到一个用黄铜或紫铜做成的装饰盒中。瓦德尔所说“骨皮”的一部分必须由制做此法号的人吃掉。看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②

① Mahàvyutpatti(MASB)页 182。
②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页 300。

在西藏人的宗教仪式中要使用许多各种各样的鼓。有大平鼓，称法鼓或大鼓，挂在一正方形的框架中以双锤击打(主要是在护法神殿举行的仪式中使用)。此外，还有一种与法鼓同样形状的鼓，也称法鼓，只是略有些小，带一长的鼓柄，用带有尾毛拂尘[390]的鼓锤击打。这两种鼓都用来演奏上面提到的两类音乐。形似计时沙漏的小鼓敲击出的鼓声经常与咒语的念诵相随，这种鼓拨浪拨浪般的声音也指明一种宗教仪式的节奏和间隔。较好的小鼓是用八茶木和旃檀木制成的，小鼓的鼓柄是紧系在联接两个杯形半鼓的套环之上的硬布片或皮毛块。从鼓中套环上引出两条带子，每条带子末端都有一皮结或木珠。当有节奏地左右颠簸小鼓时，皮带就飞舞起来，皮结或木珠就开始敲击鼓面，于是就发出拨浪拨浪的声音。所谓的头骨鼓与小鼓形状相似，只是鼓的两半是用敷有人皮做鼓面的两块头盖骨组成。制作头骨鼓的头骨应用被杀而死的人或死于意外事故的人的头骨，尤其是用八岁时死去的儿童头骨或乱伦所生的儿童头骨做成的头骨鼓具有极强的魔力。一种与小鼓形状相似、作用相当但稍大的鼓，用木材制成，鼓面大部分漆成绿色，这种鼓就是供鼓，经常是游方僧使用的乐器。在固定两个半鼓的中套环上多半是挂一条很长的杂色饰带，饰带由锦缎片和刺绣的丝片重迭编成。

黑苯教的巫师在他们的仪式中使用一种手鼓。鼓的直径约二十英寸，有一短木柄供手持。鼓框上崩的是羚羊皮，用交叉的绳索罩在木框上将鼓皮固定。与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鼓不同，黑苯教巫师的手鼓只有一面有鼓皮，因而称做“半面鼓”，也称苯波鼓。这种鼓用弯曲的木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击打：将半面鼓握在左手上，贴近巫师的脸孔，并使鼓面朝下，然后用右手使鼓锤从下往上击鼓面。藏传佛教的法师们认为，这种独特的击鼓法于被米拉日巴尊者

斗败的黑苯教著名代表人物那若本群之后在苯波巫师中逐渐流行。① 苯教巫师羞于承认他们中的一位曾被击败的事实，因而就想把脸孔藏在半面鼓的后面。苯教巫师使用的另一件独特[400]的乐器是单钹，② 这是用响铜制成的开口朝上的扁平铃，经常在上面系一条白色或黄色的牦牛尾作为装饰。不只是苯波教的法师或巫师使用单钹，从康区来的歌舞乐师也使用单钹。

大多数的佛教法师在主持仪式时身穿普通的喇嘛僧装，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必须穿特定的装束。例如在举行火供（护摩 སྦྱིན་སྲེག་）仪式时，法师必须穿锦缎制成的鲜艳衣服，与西藏的代言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所穿的衣服极为相似。头戴五角冠装饰，用一块缀有熊毛织成的流苏的魔屏保护眼睛。在一些黑巫术的仪式中，巫师还要穿上长袖黑袍，戴锦缎滚边饰有骷髅和孔雀翎毛的黑帽。此外，巫师还要在黑袍之上穿上围腰，戴上人骨饰品（墓衣）。当巫师施投"棱"（ཟོར་）灵器时，一些仪轨书上要求巫师穿上称作"咒师施棱服"（སྔགས་པ་ཟོར་ཆས་）的特定法衣。

在与护法神崇拜相关的大多数仪式中，都要奉献三种供品，即内供、外供和密供。在供奉善相护法神时，内供是用白面掺和"三白"和"三甜"做成的朵玛，尤其是要供奉一件内盛圣水的供器。据说这种圣水被认为是甘露。外供是由欢娱善相护法神的供品组成：有净身的香水、洗脚水、功德水、花、熏香（བདུག་སྤོས་即魔芸香）、酥油灯、最上等纯白丝的哈达和美食。供奉上述供品时，还应演奏柔美的音乐。密供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供品：其目的就是通过明妃（作为伴偶的女神）来提供一位女性的护法者以便进入双修。

---

① 见本书第二十七章。

② 这个词显然是纳西语的^{2}D— ^{1}ler。参看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相关仪式》第一卷 94 页，注 49。

假如这三种供品是确定供奉给怒相护法神的，那么，内供就应放在渡鸦皮上，外供要放在乱伦所生的孩子的尸皮上，密[401]供则放在从乱伦所生的孩子身上取下的心脏之上。放置三种供品的基座都应该摆放在铺开的人皮之上，据说人皮是可以镇住那些试图破坏仪式的生障魔。内供包括用黑面做成的朵玛，其中大部分朵玛中掺有血，称作“五肉”的象征供品；装满甘露的大头骨碗，此碗所用的头骨要用乱伦所生的头骨，其中要装满血和白芥籽；外供的净身香水、洗脚水要用血和尿来替代；功德水要用掺有脑浆和血的胆汁混合物替代；花要用人的器官做成；酥油灯要用人发做灯蕊；用人油和骨髓做灯油；替代熏香的供品是人肉和能燃的毒叶；供奉怒相护法神外供时演奏的音乐是用头骨鼓敲击出的很大的声音和胫骨法号吹出的悲恸之声。

为供奉护法神举行的仪式，其中的大部分都包括称作神饮的供品。神饮是由青稞酒混有谷物做成的。一些藏文文献，特别是苯教的文献提到“绿松石神饮”。根据神灵类别的不同，供奉给他们的神饮的仪式也分别称为厉鬼神饮、五身神饮等等。一份口头的传说讲道，“神饮”这一名称得之于古代一位喜饮酒的国王的习惯，这位国王饮酒时经常在杯底放上一些金块（“神饮”一词藏文直译为“金饮”）。一份供奉神饮的仪轨书写道：“在洁净之地，为众神供食山、新酿头道青稞酒、青苗、各色花、三甜、各类肉、各种药，五谷，丝绢、不同的食物。”在施行黑巫术时供奉一种特殊的神饮：血神饮，它是用母鸡血、或绵羊血和牦牛血掺和谷物制成的。

崇拜护法神是在一处称做“贡康”（མགོན་ཁང་）的护法神殿举行，此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一座寺院中最神圣的地方。护法神殿的入口处经常有剥制填充成标本模样的野牦牛，豹等动物把守，即所谓的“供兽’（སྤྱན་གཟིགས་）．它们经常充当护法神[402]的使

者或卫士。护法神殿内通常是一间很黑暗的屋子，仅在神像面前点燃很少的几盏酥油灯。这些神像代表不同的主护法神和本寺特定的护法神，这些护法神的身上披挂了很多的哈达以致于看不见神像的面目。护法神殿的墙上挂有描绘护法神及其伴属神的卷轴画唐卡，这些唐卡平常都用一块布盖住，只是在护法神殿举行仪式的时候才揭开。在神像面前还摆放着各色供品，如朵玛、装有食物和饮料的供碗、花朵等等。神殿的柱子上还装饰着代表各类护法神的怒相面具。神殿的屋角堆放着成堆的古代兵器，这些兵器曾长时间地使用，并可用放置兵器的方式把兵器所有的神力贡献给护法神殿。兵器也被认为是该殿护法神最有效的武器。

护法神的崇拜包括跳神舞蹈“羌姆”① 关于羌姆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做全面的研究。为崇拜护法神而举行羌姆的例子，我们可以在这里简短地描述一下每年在锡金首都甘托克举行的面具羌姆，这种羌姆与崇拜喜马拉雅山区的三位主护法神有关。即山神岗钦佐阿（གངས་ཆེན་མཛོད་ལྔ་）和他的伴神耶突（ཡབ་བདུད་）——南锡金的保护神——与西藏著名的山神念青唐拉。然而，最后一位山神，在当地的羌姆中并没有出现。②

每年一度对这三位神灵的崇拜羌姆据说是由佛法大师拉尊钦

① 藏文文献中有关表演“羌姆”词义的内容相当少。其中的木刻本一般都封存起来，抄本只有得到寺院主持的允许后才能刻印，是很难得到的。我在喜马拉雅地区考察期间，曾得到一部羌姆表演仪轨书，称“贡都桑保羌姆”（ཀུན་ཏུ་བཟང་པོའི་འཆམ་），由宁玛派表演，这部木刻本有40叶，全名是《吉祥贡都桑保羌姆记事牌·神之乐舞》（དཔལ་ཀུན་ཏུ་བཟང་པོའི་འཆམ་གྱི་བརྗེད་བྱང་ལྷའི་རོལ་གར་བཞུགས་སོ་）（内贝斯基收集，藏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在东北大学目录（Tohku）5092，5111和5136提到了布顿（བུ་སྟོན་）所写的三种关于羌姆的著作。关于西藏的民间舞蹈，可参看H. Siiger《西藏舞师朝圣者》（哥本哈根1951. PP. 1—26）[译按]中文读者可参看王尧教授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辑刊《西藏的宗教舞蹈》（向红笳译，页175—240）和保加利亚费多代夫《西藏宗教舞蹈“羌姆”向中央的传播》（谢继胜译，页241—252），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 关于这一羌姆，可参看埃温斯·维茨（Evans—Wentz）《西藏瑜伽和密教》，牛津大学1935年出版，页294—297。

保（ལྷ་བཙུན་ཆེན་པོ་）传入锡金的，为的是酬谢众神佑护他平安通过喜马拉雅山地。在羌姆传入锡金以后、逐渐变得复杂化了，最[403]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式，包括由锡金三世国王恰多南杰（ཕྱག་རྡོར་རྣམ་རྒྱལ་ 1686—1717）和拉尊钦保的三辈转世晋美巴沃活佛（སྤྲུལ་སྐུ་འཇིགས་མེད་དཔའ་བོ་）共同创立的面具舞蹈表演。①

颂赞三位神灵的跳神舞蹈仪式在夏末举行，即藏历 7 月 15 日。在此日之前的若干天，锡金主要寺庙白敏尺(Pemiongchi)寺的堪布就来到首都甘托克位于王宫对面的主寺拉康(ལྷ་ཁང་神殿)举行一些必要的仪式。用大量珍贵的衣饰束装扮两位代表山神岗钦佐阿和耶突的演员。② 两副巨大的善相面具表示两位神灵的面孔；同时，由跳神者戴的两副巨大、代表两位山神的面具呈怒相。③ 祭台上摆放供奉给神灵的朵玛和其他供品，并在寺院音乐的伴奏下由群僧念诵传统的祈愿文。

到 7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左右，即预定举行羌姆的日子，锡金国王及王室拜谒寺庙，向这两位护法神表示敬意。11 时之后，“羌姆”跳神舞蹈开始，舞蹈的地点是在拉康正门前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对着正门架起一座长方形的朝向寺庙的低矮棚殿，用来给吹奏伴舞的管弦乐队。羌姆舞师从寺院正门出来跳舞，舞毕又从此处返回寺院。

羌姆仪式是从一种称作“羌姆舞乐”的喇嘛教管弦乐开始的。那些身穿袈裟，吹奏细长法号的乐师在舞蹈开始之前迈着庄严的法步绕场一周，然后在低矮棚殿落座。“羌姆舞乐”奏完之后接下来

① 据《锡金王室编年史》。
② 可与“盛赞战神”的仪式相比较，参考本书页 335。
③ 在不丹首都廷布每年举行的羌姆仪式中，跳神者戴的面具据说是由著名的不丹雕刻家桑阿岭巴（གསང་སྔགས་གླིང་པ་）所制。

的是由十三、十五或十七位勇士表演的剑舞，勇士身穿明艳的服装，上身交叉饰有宽条丝带，手持剑和盾，勇士代表山神岗钦佐阿（即干城章嘉）的伴属。他们的舞蹈，除了宗教上的意义，即驱除举行羌姆的地方滞留游荡的邪魔恶力之外，还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代表岗钦佐阿和耶突的两位主要舞师由僧人扮演，[404]其他舞剑者都由锡金贵族家庭中选拔出的俗人但任。在排练羌姆期间，僧人舞师必须遵守戒律，俗人舞师必须节制性事。

第一位上场的舞剑者是所谓的"羌姆领队"。喊三声"吉呼呼"（ཀྱི་ཧུ་ཧུ་）——藏人作战时发出的喊声——然后表演三种套路的舞蹈：第一种称"出剑"，代表拔出刀剑；第二种称"利剑"，即使刀剑锋利；第三种称"举剑"，即举起刀剑。此后是两套以上称作"血海波涛"和"忿怒母五旋"的舞蹈。在羌姆领队表演完了之后，其他的舞剑者喊着"吉呼呼"依次入场，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称作"羌姆副领队"，也表演"出剑"、"利剑"、和"举剑"的套舞。副领队舞毕，所有的羌姆舞师围成一个圆圈，表演如下舞蹈："五旋"、"七旋""盖剑头舞"（ཁྲི་མདོད་ཁ་སྒྱུར་）和"金刚行"（རྡོ་རྗེ་འགྲོ་）。后一种舞步"金刚行"是一种法步，据认为它可以驱退所有的魔力；在这里我们顺便提及不丹的法师表演的羌姆中与"金刚行"相似的"棱羌姆"（ཟོར་འཆམ་）基本法步，据说这种舞步是由不丹的第一位护法神传入不丹的。"金刚行"之后是称作"忿怒母摇面"（ཁྲི་མོའི་གདོང་བསྒེག）的套舞。剑舞一直持续到下午结束，勇士卸掉装束，回到拉康。

经过一次间歇后开始表演岗钦佐阿和耶突舞。由勇士陪伴首先进场的是扮演锡金主山神岗钦佐阿的舞城，戴代表山神忿怒相的红色面具，大张着嘴，四颗獠牙由口内突出，前额正中的第三只眼冒着火焰。舞师头上戴有头盔，头盔前方嵌一颗小型的骷髅，中央饰有盔旗，边上有四面三角形小旗，或许是象征着这座神山的主

峰和四座次主峰。这位舞师还身穿锦缎制成的鲜艳服饰，左手持在西藏艺术中常见的如意珠，右手持缚有旗帜的短矛。

扮岗钦佐阿的舞师用缓慢的舞步旋转一圈半，然后在为喇嘛管弦乐队搭起的低矮棚殿前结束舞蹈。同时表演这个舞[405]蹈的还有三匹装饰华丽的马匹，由靠近羌姆表演场地演员圈旁身穿节日服装的侍者牵引，其中的一匹浅栗色马由在主舞师旁边的马夫牵引。这些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马圈养在王室的马厩里，被认为是三位神灵的坐骑：浅栗色马是岗钦佐阿坐骑；① 白蹄黑马——著名的魔马——是耶突的坐骑；念青唐拉的坐骑是白鬃白尾的雪花青。一则流引的传说讲道，如果上述神灵对在颂神之日供献的供品满意，那么，这些马匹在舞师来到之后会变得温顺、安静。

跳完舞蹈之后，扮演岗钦佐阿的僧人坐到低矮棚殿入口处的一个蒙有虎皮的坐位上。然后，扮耶突的舞师由寺中步出，他身穿厚重，华贵的锦缎衣服，戴着表示耶突怒相的黑色面具。右手持缚旗缨矛，左手持一人心状物。走完一圈半——此时坐骑由他牵在身边——他也坐在低矮棚殿入口处紧靠扮岗钦佐阿舞师坐位的旁边。此后，众舞剑者向他们的神灵首领表示敬意。仪式结束时，扮锡金主山神的舞师从坐位起身，在他的两位武士装扮的、称作恰隆益西（འཇའ་སྒྲོང་ཡེ་ཤེས་）和俄卓（ངང་འགྲོས་）的舞师之间表演，然后由人庄严地导引，返回拉康。下一个退场的是扮耶突的舞师。在返回拉康前，他还要跳一个称作“苏松”（ཟུར་གསུམ་）的舞蹈。

在两位主舞师回到寺院后，众勇士扮演者要表演二个称作“恰瓦”（ཇ་བ?）和“外旋”的舞蹈。他们在一队国王亲兵和持旗牵引三

① 相似的习俗图齐在描述卫藏桑顶寺的羌姆时也曾提及，参看图齐《拉萨》页57。

位山神坐骑的侍者伴随下，唱着战歌环绕拉康三次。回到拉康前面时，他们还要再表演一次剑舞，其舞开始的部分称“九旋”。到下午四时，表演了最后一个叫做“宝珠喜旋”(ནོར་བུ་དགའ་འཁྱིལ་)的剑舞后，整个羌姆宣告结束。

许多被认为在山岭之上有其位的护法神，或者是山[106]神人形化身的护法神也受到了居地转山者的崇拜。这类圣山称作“聂日”(གནས་རི་)。例如著名的朝圣之地岗底斯山——也是逆时针转山的苯波信奉的神山——安多玛卿伯姆热山(阿尼玛卿山)，在南部藏区的圣卡瓦嘎保山(གནས་ཀ་བ་དཀར་པོ་)和木雅白雪山(མི་ཉག་གངས་དཀར་)；乍域(ཙཱ་ཡུལ་)的班乍日(དཔལ་ཙ་རི་)或察日山(ཚ་རི་)。[1]

乍日神山有三条转山路：第一条路路途短，但却是环绕主峰的险路，沿着终年积雪的边缘走过；这条路上的朝圣者称作“转峰者”。第二条路稍往下，靠近森林边缘，称“转山中路”；以上两条转山路，无论任何年份，转山者都能转。但第三条转山路——“转山谷”，即通过山脚下环绕主峰的一条湿热谷地(རོང་)转山，只能逢藏历猴年、每十二年转一次。在此期间，从全藏各地来的大约一万——一万五千名朝圣者来转乍日神山。据地理学著作《世界广说》(འཛམ་གླིང་རྒྱས་བཤད་)记载，从第三路“转山谷”转山要用两个星期。朝圣者通过的转山路最先经过达布(དྭགས་པོ་)②然后穿过名叫达布贡姆拉(དྭགས་པོ་གོང་མོ་ལ་)的山口。实际开始转山的地方是一块名叫“乍日坛城坝”(ཙ་རི་དཀྱིལ་འཁོར་ཐང་)的平坝，这儿居住着一个藏语称作“拉珞米嘉登”(ཀླ་ཀློ་མི་རྒྱ་སྡེང་意即“野人俗部”)。从平坝转

---

① 贝利(Bailey)《报告》页10。
② 达布，地名，在西藏自治区加查县和朗县境内。松赞干布时划分前后藏为五翼中约茹的一部、县以དྭགས་氏为主的部落所在地后又改为加查、朗、拉加里，匝鲁邛木吉和金东五宗。——译注

山者逆水沿一条名叫乍日坛城坝水的溪流上行，在“翻过九座山、越过九条沟、渡过九条河、走过九座桥”之后，还必须穿越称作“落鸟”(བྱ་འདྲིལ་)和“闭鼠”(བྱི་འདྲིལ་)的两条山间险路。从那儿再到一处叫“乍日土卡”(ཙ་རི་ཁྲུགས་ཀ་)的神殿。从神殿处再往下走入一深谷，后从谷中走出，沿河上行，到一个叫“却萨顿”(ཆོས་ཟམ་གདང་)的地方，转山路才算结束。

人们认为转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朝觐神山者主要是藏人，他们虽然结成很大的帮伙而行，但在穿越喜马拉雅谷地的旅途中还是经常受到藏人称为珞巴或拉珞的土著部落的袭击。根据珞巴人居住的高度，藏人将他们分为居住在高地的部落“卡珞”(ཁ་ཀློ་)——上面提到的“野人俗部”即属卡珞——和居住在谷底的“丁珞”(གཏིང་ཀློ་)，这显然等同于“下谷珞巴”(སྨད་རོང་ཀློ་པ་)，[407]攻击藏人的主要是丁珞。为了疏通朝山之路，西藏噶厦政府每次逢大转山年的岁始就派遣一位官员代表与丁珞谈判。谈判是在噶厦代表与二至三名丁珞头人之间进行的；有几个头脑机敏的卡珞人做谈判的翻译。谈判是在座落在圣山外围的一处名叫“转谷坪”(རོང་འཁོར་ཐང་)的地方举行，丁珞人收到藏人送来的藏刀、念珠、氆氇、盐、铁环、铃①和藏人商队用的各种骡铃等礼物；作为回报，丁珞人必须立誓不再骚扰转山的香客。如果搭成了这部分协议，就用刀宰杀一头牦牛，掏出牛心，剥下牛皮铺在地上。然后，丁珞的头人必须站在牛皮上发誓，吃一片牛心。头人起誓后，所有丁珞壮男——每次大约有一百人左右在场——都要依次踏上牛皮重复头人的誓言。

根据我得到的参加过这类谈判的一位藏政府官员的描述，丁

① 关于在达芙拉人中间使用藏铃的情况，参看海门道尔夫《阿萨姆喜马拉雅人的文化类型》；还可参看同一作者的《喜马拉雅野蛮人》伦敦，1955，PP198—200。

珞似乎就是达芙拉人(Daflas),即阿萨姆喜马拉雅(Assam Himalayas)土著之一。卡珞已经藏化了,穿着与藏族曲瓦人(ཆུ་བ་)外观相似的粗织衣服,而丁珞几乎是赤裸着身子。男人仅穿一道G型遮羞布带,妇女穿布片裙,仅有一些富裕的男子有能护住上身的一块粗氆氇片。珞巴人中等身材,健硕,黄皮肤,狭长眼,平脚板。大多数男人用竹片和野猪牙齿将很长的黑发在额前盘成一发髻或松散地编成发辫。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戴着巨大的铁制耳环和用印、藏产的念珠制成、中央挂有小铃的项链。他们也戴手镯,大多数男子腕上系有竹制的手箍用来保护关节弯曲时的肌腱。珞巴人备有长弓,在箭簇上涂有毒汁——在箭射出之前——将箭头浸[408]入臀后所携一盛毒汁的小动物角内取毒。有一些人还佩有藏刀,藏刀用海螺装饰,悬在腰间,或带有平铁尖宽矛。

据说丁珞没有金的观念,例如给他一块金子和一盏铁油灯供其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丁珞的食物主要是稻米、玉米和他们村落间放养的猪。也用竹签插烤老鼠吃。藏人还说丁珞人极喜盐,只要给他们一点盐,他们就放在手掌上舔食。同时,他们憎恶糖。有一些人用铁碗或铜碗吃饭,依藏人的说法这些碗是古代藏人所制。他们喝的酒和茶类似于藏族的青稞酒,盛在竹制容器内。

所见的唯一珞巴乐器是竖琴。到了晚上,丁珞人聚集在转谷坪,以缓慢、笨拙的节奏围着火堆跳舞。据说珞巴人在性生活方面极为松散,不介意旁边是否有人观看而沉溺性事。妇女将孩子背在臀部一侧或放在篮子里背在背上。为了保留交际时的证据、传递信息,丁珞人就砍掉有网状或十字结节的长竹杆。

第二十一章

代言神巫(宣谕神)及其地位、装束、供养与预言幻迷

据说世间护法神和出世间护法神的主要区别之一[409]在于:世间护法神中的许多神灵以确定的次数控制男人或女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通过这些代言人在一定的场合神灵使他们的意愿为人所知,或者是给那些祈请答复的问题做出预言式的解答。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事:一个男人或者是一名女子声称他们已被大红司命主班丹拉姆或者被一些出世间护法神所控制或依附,但是佛教的法师却把这些人看作是骗子,因为根据西藏宗教的教义,高等级的宗教守护神不可能屈尊与这些通过代言人讲话等等方式的世间俗务发生联系。另外一个普遍的规则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位男性神会依附于一个男人,而女神则要依附一位妇女。男性的代言神巫占绝大多数。那些据说会成为世间护法神主神代言人的男性神巫,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占如此位置的女代言神巫仅有一至二名。①

最经常用于称呼男女代言神巫的名称是"古典巴"(སྐུ་རྟེན་པ་义

---

① 贝尔《西藏的人民》,oxford,1928,P.(69)提到了戈依附的女性代言神巫,他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代言神巫职位。贝尔还说后藏也有如此的情况,即女代言神巫为神灵依附。

为"依体者"）。另外的名称是"鲁阔"(ལུག་ཁོག་)，敬语称"古阔"(སྐུ་ཁོག་义为"体腔")和"拉巴"(ལྷ་པ)。后一种名称特别用来指那些被一些低等级世间护法神所附体的代言神巫。有一种极文雅的称呼"法王"①仅用于指那些最高级神灵的宣谕神。主持仪式[410]和主要任务是念颂祈愿文的法师被称作"降神者"(སྐུ་འབེབས་བྱེད་མཁན་)；其他的助手称为"护法神殿香灯师"(མགོན་པོ་བ་)。

代言神巫进入预言幻迷状态时穿的仪礼服饰是西藏法师所穿的服饰中最奇特、也是最鲜艳的。他们必须穿普通僧侣或俗人代言神巫的装束。代言神巫穿的衣袍及衣服上的饰品要与依附该神巫身体的传统神灵画像所绘衣饰明显相似。因此衣袍的形制和色彩以及头饰的风格取决于附体神灵的性质和神灵所属特定阶层的特点。下面是西藏代言神巫所穿服饰的主要类型：

(a)王服，这是有王系成员拜访的代言神巫携带的行装。王服是西藏几名主要的代言神巫所穿，人们都相信他们中有几个作过著名王系神灵代表的代言人：乃穷宣谕神(ཆོས་རྗེ་)是白哈尔的主代言神巫，拉萨噶玛厦殿(སྐར་མ་ཤར་)宣谕神是白哈尔的伴神身之王门普布查的代言神巫，甘丹寺的宣谕神是白哈尔的伴神智慧王具木鸟形者的代言神巫。有很多长袖及地的服装也属于王服；叫做"内衣"(ན་གོས་)的服装大部分是黄色的，应用厚锦缎制做。肩部、胸部及背部盖一块用各色锦缎制成的短披盖。这种披盖称为肩帔(སྟོད་གཡོག或སྟོད་ལེ་)：在肩帔的中央开一个圆口供头出入，边缘裁剪成肩帔展开时如同有四片宽大花瓣的花蕾形状。肩帔上系了几

① 根据Cybikov，Palmmik P.16所记，这一称呼是乃穷护法神作为三世班禅随行赴北京时，由明朝皇帝所赐，同时还允许乃穷护法神使用黄盖和轿子。

片秃鹫的白绒羽毛;有时也用几片白色棉条来替代秃鹫羽毛。内衣是用一条丝带或腰带系在臀上腰部,在外面再扎一块锦缎制的围裙(པང་ཁེབས་),围裙大多是漂亮的刺绣制品,围裙下部用丝线绣出彩虹色镶边。身体的胸及以下的部分肩帔和围裙的上方是一长片圆形锦缎。这片圆形锦缎称为"虹腰"(འཇའ་པང་),[411]也是彩虹色,用两条带子系在脖子周围,使虹腰的最短边抵在下颜边上。在胸部的中央,虹腰的上端,代言神巫戴一面巨大的金属圆形盾,称作护心镜,或简称镜。护心镜的中央部分是黑色,通常呈凹面,镜面和装饰华丽的镜边用银子制成,涂上厚重的金粉。盾牌的中央是金色的具有魔力的藏文字母,大多拼的是 ཧྲི和 ཀྱི་མི་等。据称这几个字母是"种籽字母",依附该代言神巫的神灵就是从这几个字母中诞生出来的;但这一点规则并不是严格地得到遵守,既使据说是出自不同种籽字母的几个神灵依附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言神巫,但代言神巫在整个降神仪式只戴同一块护心镜。护心镜多数是悬挂在脖子上,但有时也系在虹腰上,不过系在虹腰上的护心镜比普通的镜要小的多。

代言神巫脚穿一对厚重的高筒靴,鞋底宽厚,前方呈船形翘起。靴子通常用虎皮制做,因此称为"桑普虎靴"(གསང་ཕུ་སྟག་ལྷམ་)。有些代言神巫也穿属于藏传佛教上等喇嘛法衣装束的白靴子,靴子上缀有金饰品。

代言神巫装束最具特征的部分之一是一种特殊的厚重头盔,特别是白哈尔的主代言神巫所戴的头盔。属于王服的头盔也称为王盔(རྒྱལ་ཞུ"王帽")。但是,不属于王系神灵的其他护法神所依附的代言神巫也戴类似的头盔。例如载乌玛保的代言神巫。桑耶寺的主宣谕神人戴厚重的头盔。居于拉姆寺(ལྷ་མོ་)白梵天的代言神巫也是如此。据说噶厦政府的巫师所戴的头盔重达六十英镑、而且

价值连城，因为制成头盔的材料大多是珍贵的金属和宝石。这件头盔只有在巫师进入幻迷状态后由两位助手帮忙才能戴到巫师的头上，假如是这位巫师在正常情况下，他就不可能支撑住这件奇特头盔的重量。这件头盔要用皮条牢固地固定在代言神巫的头上。头盔的前面带有缀饰五个袖珍骷髅头骨、即所谓的“五怒”（ཁྲོ་བོ་རིགས་ལྔ་）的头冠。头冠的上方是用金银制成、并嵌有宝石的凸[412]形饰品，在这些凸形饰品的中央镶一块很大的红色水晶，据说在白哈尔降临到此宣谕神的体内后，这块红色水晶就开始发光。① 在凸形饰品的后面插有一束很长的秃鹫尾羽，头盔的后部饰有四面或五面锦缎制成的三角形旗帜。旗帜的尖端系有一束白色的绒毛。从头盔的边缘向后垂下几条长宽丝带。据说有一些白哈尔的代言神巫在特定的时候也戴藤条和竹蔑制做的帽子，这也是这位护法神具有特征的头饰之一。

象其他所有的代言神巫一样，王系神灵所光顾的这些代言神巫也在右手拇指上戴一个叫做扳指（མཐེབ་འཁོར་）②的空心的厚银戒指，在戒指的空心里装有金属粒，当神巫挥动手臂时就会发出嗒嗒的声响。这种扳指现在已经成了纯粹的装饰品，但在从前，它不是戒指、而是一个钩子，用以拉开弓弦。这样一个曾有段时间作为代言神巫道具的扳指据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具有极强法力的护身符。扳指主要是法师藏，特别是那些承担艰苦巡游任务的法师。③

① 莱斯因也作了类似的描述（Mongolen，Hirten，Priester und Dämonen，Berlin 1935 P. 148）。

② 扳指（མཐེབ་འཁོར་），口语中更多读作（བརྒྱུས་འཁོར་），在《藏汉大辞典》拼为（མཐེབ་སྐོར་）。——译注

③ 据贝尔《西藏人[illegible]》，153 记一些较低[illegible]位穷人在左手拇指戴象牙扳指，用以驱邪。

王系神灵附体的许多代言神巫在左手腕子上戴用布制成的厚手镯，上面用挖人眼的图画作装饰。

(b)白毡服，这是居士白毡神依附的代言神巫所穿的服装。王服和白毡服之间仅有的具有特征的区别似乎是居士白毡神代言神巫在幻迷状态中所戴的那顶特殊的毡帽。这种毡帽大多是宽沿高顶的灰色毡帽。毡帽的上半部分饰有一条黄色丝带。有些白毡神代言神巫戴一顶与毡帽形状相似的、质地坚挺的帽子，但不是用毡、而是用其他材料做的，上面涂有银色。在这种帽子的[413]前帽沿上挂有能部分遮住代言神巫眼睛和鼻子的一些黑带子。与毡帽相似的还有代言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戴的白色的“阿尔夏”(ཨར་ཞྭ)。①

(c)赞服。这是作为赞系神灵代言人的神巫所穿的服装。这件服装的各个部分在前面多有描述，在这里要补充的是赞服的主要色彩是赞系神灵的特有色——红色。属于赞服的赞帽是一顶棱形宽沿帽，帽子前方带有五袖珍头骨做成的头冠。头冠上方凸出的部分用从眼窝中挖出的三个人眼球的图案装饰，据说一些赞系神灵的代言神巫用红绫头饰来代替赞帽。

(d)魔服。属于魔系神灵依附的代言神巫穿的服装。与魔神的特征色彩相一致，其代言神巫穿的法衣大多是黑色的。

(e)丹玛服。这是十二丹玛女神所依附的女性代言神巫所穿的衣装。这套衣装的各个部分似乎与我们上面描述的基本相同，只是头饰有所区别：丹玛女神代言神巫所戴的是平和五佛冠(ཞི་བའི་རིགས་ལྔ)。②

---

① 阿尔夏 ཨར་ཞྭ 又作 མར་ཀོང་，译为白褶帽，应属于王服。——译注
② 参看图齐《印度——西藏》第三卷，图版 33。

(f)勇士服。这好象是一种罕见的服装类型,有时是一些勇士神依附的代言神巫所穿的衣装。这件服装的各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作为补充说明的是这些代言神巫戴有头盔,穿着胸甲。

(g)地方神服。这种服装是那些被认为是地神、龙和其他地方神灵代言人的最下层神巫的服装和头饰。这些代言神巫中的许多人买不起上等代言神巫所穿的昂贵法衣,因此,他们在举行仪式时只穿普通衣服,只是在胸前挂上一块护心镜作为神巫职能的象征。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所戴的头饰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平和五佛冠,或者是最下层巫通常戴的,称作缠头的平顶黄帽子。帽子[414]上带有五个骷髅头骨的是受人尊敬的上等护法神宣谕神巫,而这类神灵的一些代言神巫,帽子上的头冠仅带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头骨。他们有时候也戴本不属代言神巫饰品的耳环。

(h)喇嘛服。这完全是入籍佛教僧人的普通装束。目前我只听到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代言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要穿喇嘛服:每年藏历新年欢庆斯间,护法神多吉秀丹(金刚大力)要以平和身相显形。从新年那一天的一大早到天黑下来之前,他的代言神巫都必须穿喇嘛装,然后由他的助手祈请多吉秀丹降临到代言神巫的体内。护法神一旦附体,这位代言神巫就开如念诵各种经典。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帽子和头盔的类型之外,有一些代言神巫在进入幻迷状态时也戴如下的两种帽子:一种是色特(གསེར་ཞྭ་)帽,帽子顶端有一镀金的结节,通常是僧官夏季戴的帽子;另一种帽了是唐徐(ཐང་ཞྭ་),是噶厦政府僧官夏季戴的圆盘高顶涂有油漆的帽子。

大多数身居高位的代言神巫最少也拥有三套仪式服装:一套服装是在对一些小事作预言时所穿,一套服装是在节日时所穿,第三套服装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场合所穿。

神灵附体时神灵握持的各种兵器也属于上面提到的代言神巫的种种装束之列。除了长剑、刀、弓箭等等据说是具有极强好战本性的神灵依附后代言神巫所持兵器之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其他几种较特殊的兵器。如赞依附的神巫在幻迷状态中系在左手腕子上的赞绳套，据说就是一种赞捆缚人或其他佛法之敌的具有特征的红色绳套。

对大多数代言神巫来说，在进入幻迷状态时一种叫做神像矛的长矛是必持的。神像矛有一根长约五英尺、并带有铁矛头的矛杆。在铁矛头的下面系了一个具有特征的布制圆环，环上带有一只或三只挖出的人眼球的图案。这个圆环叫做“转矛”[415](མདུང་འཁོར་)，与一些代言神巫戴在左手腕子上的那种布手镯十分地相似。在神像矛的矛杆上通常系有一面中央有一个具魔法字母的三角形旗帜。神像矛主要由作为赞代言人的神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称作赞矛。赞矛的矛杆和旗帜都是红色的，具有魔法的字母是白色的。

一些代言神巫也使用三叉戟。三叉戟的顶端饰有一人骷髅头骨的俑像，下面系有三色垂缨，以“胜利旗帜”的方式排列。

代言神巫在进入幻迷状态时所占据的座椅的种类取决于他的地位。高等级的代言神巫的座椅经常是精雕细刻的宝座，而下等的代言神巫只能坐粗笨厚重的木椅。假如一位代言神巫与一座特定的寺院有联系，那么这个座椅就保存在该寺院一间特殊的房间内，经常是在护法神殿内。没有这类地方的那些代言神巫也将坐椅收藏在自己的家里。座椅一般是靠在供有各类护法神像的临时的神龛旁边，特别是靠在依附该代言神巫的护法神神龛旁边。

宣谕神巫在进入幻迷状态时使用的一套仪式服装和各种兵器总是整理妥当后收藏在座椅上面、或者是座椅旁边，代言神巫拥有

的其他衣物或摊在附近的桌子上，或者收到柜子里。收藏在宝座上的物品必须按照仪式规定的固定次序摆放。主要的长袖装内衣要摺起来放在宝座上作为第一层。在内衣的上面是对折的肩帔，肩帔上面是围裙，可以允许围裙的下半部下垂及地以便它能遮住靴子的上半部，靴子放在椅子的前面，鞋尖略微朝外，这个位置与代言神巫在幻迷状态开始时双脚所站立的位置相同。虹腰也要部分叠起，叠在围裙上半部的上面。在虹腰的上面是头盔或帽子。在头饰的前面放上护心镜，在其右边放代言神巫用的扳指，在其左边放置布手镯。如果代言神巫使用赞魔绳套，也放在头盔的左边。矛和三叉戟要插在座椅背后专为此而设的套环内；剑、弓和箭等[416]一般放在附近的桌子上，或者放在椅子腿底下。

假如代言神巫不能在他自己的静室或房间传达神谕，那他就要被邀至一位雇主的家中举行仪式，首先要将助手带来的仪式道具服装与兵器按刚才描述的次序在专为仪式而设的座椅上面或旁边一一安排妥当。只有摆放妥当之后，代言神巫才开始穿举行仪式的服装。在仪式结束、代言神巫脱掉了他的仪式服饰后，装束和兵器要再次按原来的次序摆放好。服饰和兵器，特别是新迎经过预言幻迷的服饰和兵器据说都要带到一个特定的具有法力的地方，这个地方曾与依附该神巫的护法神有关联。女人，就是要与代言神巫结婚的女人也不能允许她们碰神巫的服饰。另一方面也没有攻击其他教派人物的神谕。我曾有两次机会被允许用手把神巫的各种服饰和兵器拿起来以便近距离细细察看，其中只有一次神巫助手在场，他甚至要求我在他将进入幻迷状态时帮他穿上仪式服装。

对我听到的各种资料加以判断，大多数的西藏代言神巫似乎都是在青春期经历第一次的幻迷。第一次是出于本能的突然发作，使经历发作的人惊恐万状，由于害怕受到大多数代言神巫在传达

神谕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紧张和痛苦，因此，西藏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能够成为专门的代言神巫。然而，这种突然发作并不是普通人所设想的一般癫痫病的发作。西藏人能很好地区别是癫痫病的发作、还是这个男人或女人因神灵附体的幻迷。假如是前者就要去找药，举行一个相应的仪式用以祛除或禳解散发癫痫病的精怪；如果是神灵附体，就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这些措施通常由病人的亲属张罗进行。可以请有过这类体验的俗人或几名僧人来帮忙。他们首先要确定发作病人是不是因为巡游的精灵降临到他的体内而依附控制了病人。这类精灵据说大多数变成了赞，正如西藏谚语所说"人死凶魂生"。一些[417]低等级的神巫常常充任地方神的代言人，那些巡游的精灵偶然也会光顾其体。然而，不象护法神那样这类精怪不能做任何的预言。如果一个人被谋杀、在殴斗中死亡或死于意外事故，那么这种人死亡后变成的厉鬼，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据说复仇是许多人死后变为厉鬼的另一动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临死的人心情要保持平静，避免在弥留之际一些邪恶想法进入他的头脑。根据一种流传很广的信仰，一位高僧大德的精魂，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列入了精魂的行列，但他们的精魂都归于王系；而一位普通的僧人可能只能归于所谓的居士系。

要确定新的一位代言神巫身上所依附的神灵或精怪的特征，应该采用的方法中有如下一种：由一名助手把要求检验的俗人或僧人的拇指和其他四指拴住。拴的绳子是普通的绳子。另用一根绳子拴住双脚的蹲指，头顶的头发要挽成一个发髻。根据另一份文献，咨请鉴别的人要用绳子拴住双手的无名指。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个女人，除了拴住无名指外还要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通过这一程序可以强迫精怪留在发作病人的体内、

而且能回答有关精怪他自身特征的所有问题：他之所以依附此人的原因等等，直到拴他的绳子再度松开。然而，这两种方法仅在下面的情况被认为是成功的：就是以作病人被死人的游魂或赞类最低级的神怪依附时才显效。护法神将经常通过新的代言神巫之口显示他的身份。

如果这种鉴别的结果表明发作病人仅仅是被一位游荡的精灵或一位低等级的魔神附体，为了驱除这讨厌的精灵、而且阻止他再回来就要举行一个仪式。有时要降服精灵，在他发誓归顺并佑护佛法之后，大多数情况下，他就被作为其他著名护法神的伴神。假如精灵拒绝起誓归顺，就举行一个火供仪式把他烧死[418]。

如果护法神已经在新的代言神巫身上显形——特别是该护法神诸代言神巫中一位与寺院相关联的职位恰好空闲时——那么被护法神选中的人就要占据这个职位。如果没有必要挑选一名新代言神巫，或者说被挑选的人拒绝担任这一职务，那么法师就必须安抚这位护法神，劝说神灵不要再度依附此人。西藏人说只有一生清白无暇的人才能被护法神选作代言神巫。

除了新的代言神巫在他发作斯间所陈述的之外，还有各种其他的征兆可以判定依附新神巫的护法神特征。根据神巫在发作期间是否相对的安静还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可以判定这位神灵是善相神还是怒相神。据说被怒相神灵附体的神巫大多数短寿，因为他们不能够长时期的承受进入幻迷状态时巨大的身体紧张。在幻迷状态中代言神巫的面部表情呈现出相应于不同类护法神的平和微笑、傲慢神情或狂怒表情。有很多的代言神巫在幻迷状态开始时，大多数的神巫都要表现出依附他们的神灵的特征。例如多吉秀丹的一位代言神巫发出一种人因窒息而极度痛苦的喉咙咯咯声——据说这是堪布索朗扎巴（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用禅杖塞在嗓子里被

杀时发出的声音——有时被恰赤米几保（བྱ་ཁྲི་མིག་གཅིག་པོ་）① 附体的噶玛厦的代言神巫在幻迷过程中仅睁着一只眼；前噶厦神巫坚参他青的跛子敌手洛本（སློབ་དཔོན་）的精魂使他的代言神巫跛行；大秘书的精魂一旦进入代言神巫的体内，总要回忆使他入籍护法神行列的种种事件，并说如下的句子："我杀死了主人的九十九匹马，但为我心爱的夫人留下了一匹；"曾一度在日喀则格来热丹家族作事的管家的精魂总是在解释在他任管家期间所征的很重的粮食税的问题，等等。此外，据说一些护法神可以使代言神巫在幻迷开始的第一阶段失去意识——失去意识的瞬间据说是神灵控制神巫躯体的标志——使神巫感到奇热或者让他体会到一种透心凉。

一位受到神灵召唤、并志愿成为代言神巫的人必须首先进行一个阶段的训练。据说被高等级护法神光顾的代言神巫必须在一座寺院呆上几年，接受一些特殊的指导。他们的老师可能是普通的僧人，也可能如人们所期望的是其他的代言神巫。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要接受瑜伽训练，必须经常地观修马头金刚。马头金刚本尊神被认为是所有魔法最有力的降服者，他甚至能控制更高级的护法神，据说马头金刚还能够保护代言神巫免除在怒相神灵附体时可能遭受的伤害。

最高级世间护法神的代言神巫要得到官方的承认必须通过一次特殊的考试。要选择吉日将候选神巫召到乃穷来。白哈尔的主代言神巫身穿仪式服装，坐在他的法座上；候选神巫要坐在主神巫对面放置的一把低矮的椅子上。首先，主神巫和稍后的候选神巫都要进入幻迷状态。在白哈尔完全控制了他的代言神巫之后，这位神巫法王要从早已立在一旁的助手手里拿过几粒种籽，然后对种籽

① བྱ་ཁྲི་མིག་གཅིག་པོ་藏语义译是"鸟座一眼"。——译注。

念诵咒语，并向种籽吹一口气后撒向候选神巫的方向。假如候选神巫真的是被主护法神中的一位所依附，那么他就在那一霎那间进入高度的幻迷，并从座位上起身，来到主神巫的跟前，向他奉献禅杖作为敬仰的表示；假如候选神巫只是被一些游魂所依附，就会溜之大吉，不会就会恢复神智。[1] 此后白哈尔的代言神巫或者是白哈尔神通过神巫之口要求验清依附神巫的护法神的名号、地位等等问题。假如所有的答案证明是完美的，那么就要提醒居于候选神巫体内的神灵牢记他曾在仪式结束时起誓佑护佛法。

作为对这一程序的补充候选神巫还要经常通过噶厦政府的考试。有关这次考试详情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在拉萨名望很大的代言神巫曾经收到噶厦政府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的段落："有位生于羊年的人病得很重。是什么原因致病的？请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位代言神巫在他的下一次幻迷状态中给这封信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如果可能，就买新的。如果不行，那就送去修理，不过你还可以用一段时间。"这个回答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信中的词语"有位生于羊年的人"指的是噶厦某机构内一副用绵羊皮制成的鼓风皮囊，最近磨损得快破了。

一位正在考虑要占据白哈尔的法王神巫职位的候选神巫必须通过一项据说是五世达赖喇嘛设计和编排的特别考试。在老的法王神巫去世后，据说白哈尔在未确定新法王神巫的这段时间会依附一名卫藏寺院，主要是乃穷寺和哲蚌寺里的僧人。新选定的神巫经常是一位以前从未被神灵附体的男子。在另外的情况下，被白哈尔选定将来要成为他的法王神巫的那位男子，在其他的法王神巫仍在世时，白哈尔就已经依附其体了；或者说握有官方神权的法王

[1] 比较莱斯因的论述（Mongoen p. 148）。

神巫在一次宣讲神谕的场合说出了他的继承者的名字。这两种情况都出现在前噶厦代言神巫坚参他青身上，他的具体情况我们后面还要讨论。根据他后来的陈述，白哈尔在梦中曾拜访过他，告诉他说他将会成为白哈尔的代言神巫。

有时似乎也会出现一个乃穷代言神巫的职位的几名候选人的情况，他们都宣称在幻迷状态中被白哈尔附体。针对此种情况每位候选神巫都要通过一些非常严酷苛刻的考试，正象西藏人所说的，只有真正的白哈尔的代言神巫才能通过这些考试。候选神巫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有超凡的体力。在幻迷的高潮他必须拿起用最好的钢板条做成的大剑，正象我的一位西藏资料提供人所说“没有十八名男子的力量休想把它折弯”。而候选神巫必须用双手的力量把剑拧成麻花形。[1] 指明候选神巫是白哈尔真正神巫的其他各种症兆我们在幻迷过程中还可以看到的有：

神巫在幻迷开始时嘴里流出带血的涎液；

神巫不讲话向后卷舌用舌尖抵住上鄂；莲花生降服白哈尔的金刚杵的轮廓在神巫头脑中清楚显现。考试的最后一部分是回答涉及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不同的问题。

一位成功的作为噶厦政府宣谕神的神巫随后还必须在一种叫做“征兆”的仪式中再接受取得此位置的考验。在这个仪式上，神巫会收到噶厦政府送来的礼物和一顶授给僧官的官衔。通常给他的第一个官衔是堪穷(མཁན་ཆུང་)，[2]此后的几年如表现出色，或许会

① 参看骆克论文的图片(Sungma, the living oracles of the Tibetan Church, Nafional Geographic Magazlne, Washington (october) 1935)。

② 噶厦政府四品僧官名。——译注

得到“大喇嘛”的称号。①因此，白哈尔的法王神巫每天都穿着普通僧人的袈裟，戴着属上述两个官职的帽子。他还可以被允许拥有个人的大印，上面刻有交杵金刚的图案。此外还享有出门坐轿子的特权。

乃穷寺的法王神巫，居于拉萨卓代康萨（སྒོ་བདེ་ཁང་གསར་义为“喜安新房”）殿的多吉秀丹的代言神巫，还有其他几位高等级神巫都必须起誓禁绝性事。然而大多数的西藏代言神巫都允许结婚。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位特殊的护法神要求他的神巫禁欲的情况。骆克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违背了曾经依附过他的神灵的意愿而结婚的代言神巫。这位神灵在神巫高度幻迷时让他掏出自己的内脏，把肠子装饰在自家神殿的佛像上，用这种办法来惩罚他这位不驯服的仆人。②

人们相信许多的西藏代言神巫都会定期地被各类神灵附体。神灵应神巫的召请按次序轮流进入神巫的体内。神巫的名望主要取决于用他作代言人的神灵的等级和数量。每位神巫至少每月一次被神灵附体而陷入幻迷。对大多数神巫来说，据说神灵附体大多发生在新月的第三日或第五日。除了这两个日期以外，神巫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竭力祈请神灵降临，进入他的体内作出预言，但是这种降神不会总是有好的效果。

在每年一度的藏历5月15日举行的瞻部洲公众焚烟日（འཛམ་གླིང་སྤྱི་བསང་）的早晨，雪域所有的代言神巫都进入幻迷。③有一种西藏民间信仰说在这一天所有的保护神和他们的伴属都聚集

① 又作ཏཱ་བླ་མ་这是清代在西藏所封的僧官名，“大喇嘛”是汉语音译。——译注

② 见骆克论文，页478。

③ 可参看Petech，Missionari，IV，P. 266，note 225。

桑耶欢度盛大节日，拿着人的灵魂掷骰子。一份神秘的口头传说讲瞻部洲公众焚香日的神鬼节起源于朗达玛时期。[①] 此王掌权之后，据说西藏的政务就急剧衰败。朗达玛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决定召请众神给他一个指示，指明国家要恢复先前的繁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为此他命令所有的佛教法师和苯教巫师在藏历 5 月 15 日祈请雪域所有的保护神，询问他们愿意守护那一类教法。碰巧这一天有一块雷石击中桑耶寺，朗达玛认为这是他祈请得来的一个预兆，认为这次灾难降临藏地应由佛教徒负责，从那时开始，朗达玛对佛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于是，在这一特定的日子崇拜护法神的习俗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日。瞻部洲公众焚香节清晨从崇拜护法神开始，在这一仪式结束后，参加节日的代言神巫轮流被通常光顾的神灵附体。然后男女老少都穿上最好的节日服装来到寺院向他们平时咨请的神巫供奉哈达。

瞻部洲公众焚香日这一天乃穷寺更是盛况空前。在白哈尔法王神巫幻迷之前，有黑帽巫师在寺院的院子里跳舞。除了全藏的宣谕神巫都来庆祝瞻部洲公众焚香节，还有其他几个只有西藏主神巫或者是色拉寺代言神巫噶玛厦法王欢庆的节日。例如在藏历新年期间一种称为“祈年”的仪式。祈年仪式在乃穷寺举行，出席仪式的有噶厦政府和格鲁派的显要人物。有时，祈年仪式也在乃穷寺有回廊的院子里举行，仪式之前要表演面具“羌姆”。[②] 在这一场合白哈尔自己——而不是多吉扎丹 (རྡོ་རྗེ་གྲགས་ལྡན་) 或其他白哈尔的伴属成员偶而用法王神巫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宣称依附了神巫，

① 图齐《藏王墓考》页 42 指出朗达玛死于公元 842 年或 846 年。
② Spencer Chapman, Lhasa, PP316—319。

通过神巫就下一年的情况向人们做出预言。

第二天，这位法王神巫动身前往拉萨市内，他的仪式服装、头盔、靴子等等都驮在一匹装饰华美的马匹上。靴子安置在马镫子上，头盔和服装按它们在乃穷寺宝座上的次序放在马鞍子上。马由佣人牵着，法王神巫身穿平常的僧装，骑马跟在后边。陪伴他的有哲蚌寺的僧人代表。路过麦如寺①时，法王神巫要下马在这里住到五月的二十六日。

在法王神巫到达拉萨后的第十天要举行一个因这个日期而得名的宗教仪式，称作十日或十日供。在这一天达赖喇嘛或热振王要拜访法王神巫。在达赖喇嘛到来之前要先祈请白哈尔依附神巫的躯体。在神巫进入幻迷状态之后要将他引到寺院的大门口，在那儿迎接达赖喇嘛的到来。等达赖喇嘛一到大门口，法王神巫就迎上前去，深深鞠躬三次。在这个场合向神巫提问是不合仪轨的，但据说有时候也会出现白哈尔主动通过神巫之口传达预言、提出建议的情形。五天以后，这位噶厦代言神巫必须回访达赖喇嘛或摄政王。

在随后的几天内还要举行一些较小型的仪式。其中之一是在哲蚌寺两位主要的堪布资助下举行的欢娱白哈尔的宗教节日。这一节日是在法王神巫必须参加的驱除替死鬼出拉萨的仪式举行的那个月的二十四日。有关这一仪式的细节我们将在本书二十六章加以讨论。在随后的一天还要举行一个欢娱弥勒佛的宗教节日，称为迎神会。②这一仪式的中心部分是将弥勒佛像拉在四轮车上穿

---

① 麦如寺（མེ་རུ་སྙིང་པ་）或作མེ་རུ་དགོན་，相传为赤松德赞所建，在拉萨大昭寺的东面，后为下密院地址，也作木鹿寺，民间认为这是八廓街商人应供奉的寺院。——译注

② 这一迎神会是在藏历正月二十五日，为迎接弥勒佛化度众生时代的迅速到来，将大昭寺内银质弥勒佛象抬出环行拉萨八廓街，接受信徒朝拜（译者）。另见E·Schäfer，Das Fest der Weissen Schleier，Braunschweig 1950，PP. 190—192. and Petech，Missionari，IV，P. 132sq.

行拉萨的街道。处于幻迷状态的白哈尔的法王神巫被人导引着走在队伍的前面，以便清除路上可能生出的魔障产生的恶力。达赖喇嘛或者是替代达赖喇嘛的西藏位置最高的僧官之——甘丹池仁波且(དགའ་ལྡན་ཁྲི་རིན་པོ་ཆེ་)都盼望队伍行进到一个叫做松[424]却热即"说法地"(གསུང་ཆོས་ར)的地方。队伍一到松却热便停了下来。此时，法王神巫向达赖喇嘛或者是他的全权代表致敬，并且一边念诵简短的祈语，一边向弥勒佛像献哈达。参加了这一仪式后法王神巫在拉萨市内住的日子也到期了，到第二天的早晨，他就要动身返回乃穷寺。

拉萨噶玛厦① 或者是噶玛卡殿的代言神巫属于色拉寺，他也要每年一次传达有关西藏未来的预言。这位神巫据说是被白哈尔的伴神身之王门普布查依附，有些场合也被门普布查的大臣恰赤米几保(ཙ་ཁྲི་མིག་གཅིག་པོ་)依附。噶玛厦神巫可以结婚；他一般不会被噶厦政府所咨询。这位神巫在每年藏历六月的最后一天出现在从噶玛厦殿前往色拉寺的队伍中。陪伴他的是色拉寺派来迎接他的一队僧人。按照传统，在他们的后面要跟上一大群负尸者(རག་རྒྱབ་པ་)。②噶玛厦神巫在色拉寺内传达神谕。他的神谕的所有内容随后被写在纸上，用告示贴在他拉萨家宅的大门上公诸于众，以便用它和后来成为事实的预言相比较。

有这样一条惯例，当噶玛厦神巫返回拉萨时，他们的一行人必

---

① 关于这位代言神巫的身世的叙述基于一些较为古老的文献，参看内贝斯基，Staatsorakel p. 139sq；有关噶玛厦最近 Petech 公布了一些新的资料(Missionari，IV)。

② 内贝斯基将རག་རྒྱབ་པ་译为 corpse-cutter(割尸者)不确。རག་རྒྱབ་པ་通常作རག་རྒྱབ་པ་译为"负尸会"，是搬运拉萨城内尸体前往天葬场等地的劳动者行会组织，因为他们住在堤岸(藏语 རགས"堤")背面而得名。负尸者藏语是རགས་རྒྱབ་ཡ་པ་。——译注

须携带一些象征神巫刚刚做出的预言的物品。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噶玛厦神巫曾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语调提到一面“带有金尖的山羊皮旗帜，”这面旗帜就要举在行进的队列中。据说这面旗与此后不久任命为摄政王的热振活佛的转世有关。根据对预言的解释，“山羊”(ར་)一词在这里指“角”(རྭ་)，出现在未来摄政王的名字中。噶玛厦神巫在他提及涉及到汉藏关系的预言时，往往要用“蓝旗”和“虎”来指汉地。例如，如果这位神不能预知在第二年内源自汉地一边的任何危险，他就会说“虎不会打扰藏人”。

在神巫前往色拉寺的前几天，在噶玛厦殿的院子里要[425]举行羌姆跳神舞蹈。这个舞蹈是为了欢娱身之王门普布查，跳神的是负尸人和拉萨市内朗孜厦衙门（ཁྲིམ་ཁང་སྣང་ཆེ་ཤག་）里的衙役（སྐོར་འཆག་པ་）。①男性“巴沃”和女性“念皎姆”(དཔའ་བོ་和 བསྙེན་ཇོ་མོ་)②是西藏一种特殊的神巫，他们主要分布在春丕河谷、锡金和不丹。他们都是些俗人男子或妇女，虽然与分布在上述地区的少数苯教寺院没有关系，但是佛教徒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典型的苯教代表。实际上，他们似乎是在以佛教为样板而发展起来的白苯（བོན་དཀར་）之前就存在的最原始的无体系的苯教的残余。人们认为巴沃和念皎姆是死人的精魂附体的男女巫师，他们能在幻迷状态中与自己的保护神心灵沟通。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施行占卜和治病。正象其他的西藏神巫一样，据说巴沃和念蛟姆也被一、二个上等神灵附

① 应作 སྐོར་འཆག་པ་。——译注

② 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称她们为“瑜伽女”J·van Manen，Mino Tibetan Texts，The soong of 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Catcutta 1919. P. 78；然而达卫·尼尔(David-Neel)称这些女性神巫为 དཔའ་མོ་，参看 Mystics and magicians in Tibet，London 1931. P. 36.

③ Morris，Living with Lepchas，P. 123sq 记述了念姣姆的幻迷情形。

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家庭成员中具有上述技能的人才能被光顾过男女神巫的精魂附体。召请一位能平抚精魂并能证明自己神力的有经验的巴沃或念姣姆是一条惯例；这样的人通常也能接收新的神巫入籍。经过入门阶段合格的学习后，新的巴沃或念姣姆必须施行一个叫做“献苯浴”（བོན་ཁྲུས་གསོལ་）的仪式，仪式是如此安排的。在盛有普通水的一只小花瓶内插上几支花和药草。花瓶上要系上一条白色的哈达，在瓶嘴上系一根白色的羊毛线。新的神巫必须把这只瓶子放在左手掌上，用右手旋击一面小计时沙漏形的鼓，同时祈请各种苯教护法神、让他们降临到瓶内。过一会儿之后，据说瓶子就开始震荡，表明各路苯教神灵已经到达。仪式的结尾是向新神巫的头上喷一些瓶内的水，随后也向所有在场的人头上喷一些水。有一些人喝掉瓶内的水，或者用水洗他们的眼睛，[426]因为这水据说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可以转化为一种有效的药物。[1]

---

①在这一仪式进行的过程中祈清的苯教主神之一是阔本（雍仲）命神（ཁོད་སྤྱངས་གཡུང་དྲུང་ཚེའི་ལྷ་），他在苯教万神殿中的位置等同于佛教徒的无量寿佛。阔本雍仲命神被描绘成一位天蓝色狂笑的神灵，生有一头二手。手持生命万字符（ཚེའི་གཡུང་དྲུང་）和命绳（ཚེའི་ཞགས་པ་）。他戴有六种骨饰，右脚伸直，左脚屈起。怀抱的明妃是康卓尼玛沃色玛（ཡུམ་མཁའ་འགྲོ་ཉི་མའི་འོད་ཟེར་མ）或郭姜尼玛沃卓玛（ཡུམ་སྐོད་ལྡུམ་ཉི་མའི་འོད་འཛོམ་）。明妃一身红色，手持命瓶（ཚེའི་བུམ་པ་）。

陪伴阔本夫妇的各种神灵被合称为雍仲命神和女神（གཡུང་དྲུང་ཚེའི་ལྷ་དང་ལྷ་མོ་）。众伴神与阔本夫妇一起构成了一个有两个同心圆、外带四个大门的坛城。

内同心圆由四组做男女交欢状的神灵组成，可以按两种不同的方式安排：

a)方位	神名	身色	标志
东	雍仲类命神夫妇 (གཡུང་དྲུང་རིགས་ཀྱི་ཚེ་ལྷ་ཡབ་ཡུམ་)	黄白	万字符，命瓶或绳套
北	转轮类命神夫妇 (འཁོར་ལོ་རིགས་ཀྱི་ཚེ་ལྷ་ཡབ་ཡུམ་)	蓝绿	转轮或命瓶
西	莲花类命神夫妇 (པད་མ་རིགས་ཀྱི་ཚེ་ལྷ་ཡབ་ཡུམ་)	浅红	莲花和瓷瓶
南	大宝类命神夫妇 (རིན་ཆེན་རིགས་ཀྱི་ཚེ་ལྷ་ཡབ་ཡུམ་)	绿松石色	珍宝和瓶

b)在这种安排方式中，所有的父系神都带有雍仲命神的名号，持雍仲万字符和绳套。占据东方的雍仲命神是白色的，北方的是绿色的，西方是红色的，南方是蓝色的。他们各自的伴偶都拿着命瓶，详情如下

方位	神名	身色	标志
东	雍仲类空行母	黄白	雍仲万字符
北	转轮类空行母	黑绿	转轮
西	莲花类空行母	红	莲花
南	大宝类空行母	绿松石色	珍宝

外同心圆由合称为八次固玛（ཚེ་འགུགས་མ་བརྒྱད）的八位女神组成：

方位	神名	身色	标志
东	苏吉拉姆雍仲次固玛 (གཟུགས་ཀྱི་ལྷ་མོ་གཡུང་དྲུང་ཚེ་འགུགས་མ)	白	火炬
北	扎衣拉姆雍仲次固玛 (སྒྲའི་ལྷ་མོ་གཡུང་དྲུང་ཚེ་འགུགས་མ)	浅绿	美声皮吹火筒 (ཁོལ་མ་སྒྲ་སྙན)
西	尺衣拉姆雍仲次固玛 (དྲིའི་ལྷ་མོ་གཡུང་དྲུང་ཚེ་འགུགས་མ)	蓝红	香料
南	若衣拉姆雍仲次固玛 (རོའི་ལྷ་མོ་གཡུང་དྲུང་ཚེ་འགུགས་མ)	黄红	甘露瓶

东南	初吉拉姆参恰玛 (ཁྲུས་ཀྱི་ལྷ་མོ་ཚན་ཆབ་མ)	绿红	浴瓶 (ཁྲུས་བུམ)
东北	载贝拉姆梅朵玛 (མཛེས་པའི་ལྷ་མོ་མེ་ཏོག་མ)	蓝绿	花
西北	(情况不详)		
西南	郭多拉姆代增玛 (དགོས་འདོད་ལྷ་མོ་གཏེར་འཛིན་མ)	"恒热"? (སྙིང་རེ)	珍宝

四大门的守护神是：

东大门——春天金女王

北大门——夏天绿松石色女王

西大门——秋天铜色女王

南大门——冬天海螺色女王

此上文献参看书目 16；此外还可参看图齐《西藏画卷》第 2 卷，页 554。

巴沃和念姣姆在举行仪式时往往将他们的头发用[427]羊毛缀饰；在这里我顺便提及与此有关联是一组叫做"朗辛"的苯教巫师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装饰他们的头发。从前，巴沃和念蛟姆在举行某些仪式、表演狂迷舞蹈时通常是持小鼓和响铃。① 由于佛教的影响，现在的巴沃和念姣姆已将响铃换成了普通的铃铛。

在早些时候，巴沃和念姣姆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供献白蹄黑牦牛作祭品。锡金皇家编年史也提到这种祭品：由不丹王室祖先杰本盖 (བརྒྱད་འབུམ་བསྐོས) 击败的巨人阿旺杰巴班巴 (ངག་དབང་རྒྱུད་པའི་དཔལ་འབར) 为主举行一个供奉山神穷堆 (ཁྱུང་འདུས) 的仪式上献祭。后来由于佛教的影响，这种祭品被禁止了，而代之以一种叫做"五肉供"的祭品。现在只用从屠夫那里拿来的肉来举行仪式。按

① 有关巴沃幻迷状态的描述参看达卫·尼尔《西藏神秘巫师》页 36—38；有关拉巴 (ལྷ་པ) 的幻迷描述见 Ribbach，Drogpa　Namgyal 页 187。

照旧有的献祭仪轨，活体牦牛的心脏在献祭仪式中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代替活体牦牛心脏，现在只供奉一个用糌粑团做成的牛心俑。——巴沃和念姣姆没有建立严格的组织。他们大多是独立活动，只是在每年举行一次由五至十人参加的献祭仪式。今于，他们仍在雷布查人部落的宗教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28]。

遗憾的是，有关早期苯教和经佛教发展早期苯教而成为仪式化苯教的轨迹的材料我们知之甚少。作为神灵的代言人而预示未来的方式似乎就是苯教的“神谕”和“巴赛昂”(སྦས་གསང་ངམ)①，后面的名称指一种称作楚辛(འཕྲུལ་བཞིན)的一派苯教巫师举行的独特仪式。② 根据桑迪伯格(Sandberg)所说，女性神巫在早期的苯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苯教神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那些不久将会召往另一世界的死人精魂暂时的代言人。③ 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必须特别准备供牲——主要是绵羊——的右前腿。首先割掉蹄子，由此至膝的地方留着别动，由膝以上的部分要把肉全部剔掉，露出骨头。在膝上放一块叫做“魂玉”(བླ་གཡུ)①的绿松石，用绳子一端系着羊腿，另一端系在神巫的左手上。除了魂玉之外，如此的仪式安排在雷布查人原始信仰中的女神巫“门”(ལུག)那里也是施行的。她们在丧葬仪式中要召请死者的灵魂，在死者的灵魂被召往

---

① སྦས་意思是隐匿，གསས་可解作苯教巫师，也是苯教中的一类神怪名，ངམ“凶猛”སྦས་གསས་ངམ“凶锰的隐秘巫觋”？——译注

② 霍夫曼《西藏苯教史概要》页 299；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16。

③ Graham Sandberg, Handbook, P. 209 有关击退劫魂魔劫持灵魂进入另一世界的苯教仪式的描述见述达卫·尼尔《西藏巫师》38 页；与灵魂离体相关的巫师是纳西部落的 2Uü—bu 法师。见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卷一页 101 注。

① 关于这个词及其供“魂腿”(བླ་རྐང་)仪式还可参看莱斯因《叫魂》页 267，此外，莱斯因还提到酥油“魂羊”(བླ་ལུག)，魂羊如供奉的神是男子就是白色，如果做妇女的替身俑就是黑色。

幽冥世界之前要先依附于她们身上。①

在讨论了代言神巫在西藏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描述他们的预言幻迷。神灵进入神巫的身体藏语称为“降智”(ཡེ་ཤེས་འབབ་པ)，敬语称为“迎神”(སྐུ་ཕེབས་གནང་བ)。宣讲神谕被看作是一种神秘的仪式，因为在这种场合据说神灵要从自己的居地降临，暂居于神巫身内。因此，西藏人对这种降神仪式极为保密，丝毫不露风声。属于另一教派的人绝不能进入；在仪[429]式中宣讲神巫一般被看作是圣洁的事，禁绝外人观望。

一位神巫的宣谕仪式通常要经过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将神巫的仪式服装道具和兵器安放在宝座或椅子的上面或周围。在附近的桌子或祭台上面放上内供。几个供奉给该护法神的朵玛，各种诸如铃、金刚杵等合称为法器的仪式用具，一些用糌粑团制成的供品②，一些盛在碗里的汉地茶水(或者是青稞酒和甜茶)。所有的这些供品和祭器都用六字真言和六种手印进行了加持。

念诵颂赞这位护法神的祈愿文，祈请他依附神巫。祈愿文的开头通常是详细地描绘护法神形貌和传说中的居地。

在护法神附体后，唱颂赞护法神的祈愿歌，列举和颂扬护法神的种种法力。护法神也回忆起在他成为佛教护法神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

---

① 见内贝斯基《丧葬仪式》页 33。
② 这些供品一般是指陈列在护法神殿内的野兽躯壳、标本等等。——译注

给护法神供茶(或青稞酒和甜茶)。

向护法神提问，神灵则通过神巫之口来回答。

在护法神即将离开神巫躯体的那一刻神巫倒地。

念诵酬谢愿文，仪式主要部分结束。

噶厦神巫的宣讲神谕要举行一个复杂的仪式来进行。下面有关的描述都是前噶厦神巫坚参他青的儿子洛桑平措(བློ་བཟང་ཕུན་ཚོགས)给我提供的资料。此外还可以从一些表现乃穷代言神巫的彩色照片中得到一些细节材料，这些照片是一位噶厦官员偷偷拍摄的。

在白哈尔神巫降神仪式开始的时候，神巫要穿上仪式服装，但却光着头不戴帽子。神巫由助手引导至宝座前，宝座置于与乃穷寺大殿相联的一间护法神殿内。神巫两腿分开，双脚脚尖向外落座，双手做克敌手印，并放在膝上。白哈尔神巫一旦落座，参加[430]仪式的僧侣都要念诵一种独特的邀请白哈尔的祈神文，要求白哈尔降临附体。这段祈神文要重复三次，念诵祈神文时伴奏的乐器有胫骨法号、铙钹和鼓。在唱诵祈神文的过程中，这位法王神巫逐渐开始躁动，眼睛紧闭，脸色转红，双脚和身体一阵阵抽搐。助手燃起优质的白芸香，并向神巫的脸部吹拂烟雾。此后不久，由几位助手把沉重的头盔慢慢地压在神巫的头上，这些助手紧靠着法王神巫站着，用手托着头盔的重量。此后，两位法师走近神巫，站在神巫的左右两边，对着神巫的耳朵吹响胫骨法号。此时，神巫的惊厥达到高潮。

他猛烈地喘着粗气,脸色呈猪肝色,面孔开始肿胀。当达到这一幻迷阶段时,他身边的助手将头盔的所有重量压在神巫的头上,用带子系在合适的位置上,助手此时离开神巫的宝座。据说就在这一刻白哈尔完全控制了神巫。尽管头盔非常沉重,但法王神巫还是从宝座上起身,向白哈尔的本尊神莲花生大师三次鞠躬表示敬意。

现在,一位助手要将一支矛递到神巫的手中,神巫挥舞一阵、然后再将矛丢在地上。据说接着要递给神巫右手一把剑、左手一张弓。在把这两件兵器再丢掉以后,神巫开始表演一个简短的跳神舞。如果是每年一度的藏历新年降神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场合,法王神巫都要离开他的护法神殿到大殿表演这种舞蹈,随同的僧人的坐席也在表演之前搬到那里。有时,在表演完这个舞蹈后,法王神巫要再次落座。然后他开始接受供茶,在人们向他献完哈达后开始传达白哈尔神的预言。他的神语由他的私人秘书记录,秘书是用一种速记法记录的。有时候,在仪式的这一部分开始之前,法巫神巫要向人们要一些甜茶茶水或青稞酒,把酒倒进站在他周围的人们用手形成的杯子(掌心)中,因为这些水或酒已被白哈尔神变成了药,喝掉这些液体是一种仪轨。或者是法王神巫从一位助手准备好的谷物箱中抓一把谷粒。在向这些种籽吹气后,神巫把它撒向旁观的人群中。神巫的幻迷状态是突然结束的。在传达完神谕[431]之后,神巫突然倒地,失去知觉。如果神巫是直接向达赖喇嘛或摄政王传达神谕,就要私下进行。假如神谕被秘书记录下来,他就先要解释神瑜,然后把用模糊词语表达的非常隐秘的答用正式文字写出,并在上面盖上噶厦神巫的官印。

有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有机会目睹噶厦神巫的幻迷过程。① 他们的报告中最详细的部分已由斯卡费尔（Schäfer）发表。② 根据他的描述，法王神巫的幻迷过程有经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神巫由他的助手扶着坐在宝座上。眼睛紧闭。在喇嘛唱颂祈愿文后，眼睛突然睁大，以致于好象眼球要从眼窝里蹦出来。

幻迷进一步加强。神巫的面孔逐渐转为红色。身体因痛苦而扭曲、极度焦躁，气喘吁吁，试图跳起，两手乱舞。

神巫的眼睛再次紧闭，眼皮向下搭，嘴半张，面孔现在呈黄色。身体因痉挛而颤动，嘴里充满泡沫，头部似乎肿大。助手往他的头上放上头盔，并系上带子。

神巫站起，表演一缓慢节奏舞蹈（就在此时向参加仪式的摄政王致意后结束了）。

法王神巫开始狂舞，面孔再度转红。

向神巫提问。神巫向观者撒种籽，最后在颤抖中倒地昏厥。神巫眼睛睁开，只见其白眼仁。

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噶厦政府的几位噶伦要去乃穷

① Spencer Chapman，Lhasa，PP. 316—319；I・Tolstoy，《从印度至汉地穿越西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盛顿1946年8月号 Schäfer，Fest der Weissen Schleier，PP190—192；Harrer，Sieben Jahre，PP. 164—167。

② 斯卡费尔 Fest der Schleier，PP. 149—165。

寺降神以求得神谕。一般来说，普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432]要求法王神巫进入幻迷降神是不可能的。然而，假如是神巫代表噶厦神巫进入幻迷，在白哈尔或其他时时光顾神巫的神灵在回答了所有的官方提问后还未离开神巫躯体，那么也允许个人求得神谕，可直接提问，也可写在纸上递上去。这种求神是不收费的，但是作为酬谢的表示，要给乃穷寺供奉些钱财。

只有少数的西藏贵族享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因私事咨请噶厦神巫的特权。他们有特权是因为这些贵族的祖先曾经是乃穷寺的施主。例如色厦协孔(གཟིམ་ཤག་བཤད་སྒྲ་)——此人是1904年参加英藏条约谈判的噶伦代表之一——的家族，他们家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咨请噶厦神巫。

我在噶伦堡逗留期间，有好几次机会目睹了一位叫做拉巴顿珠(ལྷག་པ་དོན་གྲུབ་)的青年藏人的降神过程。拉巴顿珠被认为是多吉秀丹(རྡོ་རྗེ་ཤུགས་ལྡན་)的代言神巫。他的助手是南喀巴增(ནམ་མཁའ་འབར་འཛིན་)和卡切玛保(ཁ་ཆེ་དམར་པོ་)，是居士白毡神(དགེ་བསྙེན་ཕྱིང་དཀར་བ་)和低等护法神巴沃初巴(དཔའ་བོ་ཁྲོ་འབར་)。拉巴顿珠生于靠近锡金西藏边界地带的“丹结”宗(བསྟན་རྒྱལ་རྫོང་)。①根据他自己所说他第一次被神巫附体是在十六岁。他受到了这位护法神的召唤，于是就到春丕河谷的东嘎寺受训，他在那儿整整呆了八年。此后，拉巴顿珠又在卫藏的哲蚌寺短暂停留。尽管在这些寺院住了很长的时间，拉巴顿珠还是一个俗人，在噶伦堡期间他甚至还结了婚，和妻子住在这座城镇的一间藏式房子里。在家中的一间屋子里设了一处祭台，上面摆有表现各种护法神的雕像，在这些雕像中有一尊巨大的多吉秀丹塑像是拉巴顿珠自己制做的。在靠着

① 疑为定结宗。——译注

祭台的屋角摆了一张很重的木制椅子，上面有一套值钱的仪式服装，赞帽、绳套等都按照仪式规定的方式摆放。拉巴顿珠在噶伦堡居住的藏族人中有很多的咨请者，西藏的商人、骡帮和到噶伦堡的朝圣者也经常咨请这位神巫。

我目睹的第一降神活动是在 1950 年 11 月在一户富裕的西藏商人家中个人设立的经堂里。仪式由我的老师达多活佛[433]（རིན་པོ་ཆེ་དར་མདོ་སྤྲུལ་སྐུ་）在三名僧侣助手的帮助下主持进行。在场的大约有十五人，其中大部分是举行仪式的这家的成员。我到他家的时间大致是上午 10 点，神巫已经穿好了仪式服装，戴上了赞帽，在指定的宝座上坐好。他的眼睛紧闭，身子稍稍前倾，双手五指散开搁在膝上，两腿分开，脚尖向外。两位助手站在神巫两边，在必要的时候扶住神巫。第三位助手手持香炉，不断地将燃烧桧属植物枝放出的浓烈白烟吹到神巫的脸上。在这间经堂的祭台上还要放置几座朵玛，作为即将要依附神巫的护法神的供品。达多活佛坐在一个较低的方桌上，在神巫的面前打开仪轨文，在我进门的时候他正要开始唱诵多吉秀丹的祈愿文，边唱诵、边有节奏地摇动左手中的法铃。祈愿文是从祈请多吉秀丹从他的居地降临来享用为他准备的供品开始的：供品有血肉朵玛、切玛和青稞酒、汉地茶水、酸奶和甜茶等饮料供品，此外还有各种诸如法器、酬补供物、依供和顺供等圣器，此外还有内供、外供和密供等供物。据说所献种种供品是如此的多，以致于充满了天空。此时，要祈请护法神不要犹豫，完成交给他的各项任务，预示未来的幸福，去除虚假，指出各种业力导致的业果，帮助病弱，保护虔诚等等。祈愿文的第一段唱诵得很慢，但往后逐渐加快了速度。唱诵完整个祈愿文大约要持续四到五分钟。

在这段时间，神巫不断地深深吸入白色的芬芳烟雾。眼睛闭着，脸部扭曲，表情紧张。面部的肌肉逐渐开始剧烈地抽搐，似乎是

因痛苦而咬着嘴唇，站立不稳。膝部以下开始打战。神巫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想蹦起来，但又重重地跌在椅背上。有时向前倒下、或用一只手支住脑袋片刻。此后，神巫再度开始紧张，用双手擦满脸的汗，接着人们开始往神巫的脖子上挂哈达。神巫的呼吸越来越重，带一种深沉沙哑的声音往外呼气。随着祈愿文的唱诵，神巫的幻迷发作逐步增强。神巫开始有节奏地旋转着晃动上半身[434]，从左到右、然后往后倾斜，神巫的脑袋就如同松懈地系在树杆上那般柔软，时时转动。神巫时时要想蹦起来，但总是往后跌过去。神巫渗出汗的脸孔逐渐转成暗红色，人们即使从较远的地方也能很容易地看清神巫的脸孔的肿胀。神巫嘴唇发紫，满是泡沫，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祈愿文念诵结束后，神巫身体的痉挛愈来愈强。突然，他从原地跳起几英尺高。用左手猛力捶打挂在胸前的护心镜，不一会儿手上的指关节沾满了砸出来的血。显然神巫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还是不断地击打护心铜镜。毫无疑问，神巫不是假装如此的，事实上他已完全进入了幻迷状态。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大，神巫试图用双手来抓扯喉咙，在这种情况下，助手要阻止他过激的行为。

过一会儿，神巫喘气虽然还有声音，但已逐渐变得较有节奏了。神巫的动作现在也不那么暴烈。眼睛仍闭着，脸孔呈狂怒表情。身躯轻轻摇摆，双手握成拳头放在膝上。现在达多活佛把一条哈达挂在神巫的脖子和肩膀上，然后接过一杯清茶。活佛一边念诵祈语，一边把茶杯递到神巫的嘴边让他啜上几口。随即将一把短剑递给神巫，让他用右手握着剑柄。神巫将剑尖朝下别在围裙下的粗皮带右边，用劲往下压剑身使剑成 U 字形。在仪式结束后，我想把这把剑再扳直，但是剑一点儿也扳不动。在另一个场合，还是这名神巫只用两只手就把一把剑拧成了麻花形。拉巴顿珠家宅门边的墙

上就挂着这么一把剑。

助手将剑拿开，达多活佛再次走近神巫，将右手搭在神巫的脖子上，在神巫耳边轻声慢语地提问。神巫要即刻回答提问，但声音也非常的小。说话断断续续夹杂着很重的喘息声。我不知道问些什么、也不知道回答些什么。因为所提的问题都是私人[435]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仪式都在家宅里举行——后来我通过了解知道了一些情节。大约十分钟后，达多活佛往后站立。神巫突然象先前一样开始旋转着扭动上半身，他试图一再跳起来、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往后倒在助手的臂弯里，但膝部仍然弯曲着，脚蹬在地板上。几次强烈的痉挛使得神巫身体震颤，双手五指伸开几次向外扑抓，似乎要推开什么东西。他的眼睛睁开，只能看见他的眼白，痉挛也逐渐地消失。助手慢慢地将神巫抬到宝座上坐好。两分钟以后神巫恢复了神智。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环顾四周。然后深深地叹口气以微弱的声音向人要点茶水。吃完大约半杯茶水后静静地坐一会儿，向前弯下身去。大约五分钟以后他又一次紧张起来，准备进入下一次的幻迷。

上一段的幻迷据说是多吉秀丹以怒相身形显现，现在神巫希望多吉秀丹的善相身形附体。达多活佛又开始摇铃，念诵祈愿文。但是这次神巫完全进入幻迷状态只需上次所用时间的一半。发作的强度也不如上一次。神巫呼气的声音也较小，身体和双手的摆动较为平缓，面孔也带有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表情。虽然也肿胀，但没有上次那么厉害，给我的印象是脸孔有点儿发黄。此时达多活佛再次开始提问，但是提问没进行多久，神巫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突然跳起，身体僵直全力后仰，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助手没有觉察到。他们慌忙伸出手去，但已经晚了。神巫的脑袋没有靠住他身后倚墙叠放的厚卡垫，碰在石墙上发出“嘭”的一声。神巫头戴的赞帽冠环

边上的小型骷髅摔掉了一颗，滚到了地上。助手立刻扶起昏迷的神巫，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边，助手匆忙地解开神巫系住赞帽的皮带子，有一些血从神巫的头后面滴了下来，但除了挫伤一块表面外，没有更大的损伤，显然是帽子的厚衬里减轻了冲撞的力量[436]。

这次意外事件过后暂停了一会，拿了很多的厚卡垫铺好防止神巫再次伤着自己。最后，神巫恢复了正常的动作，活佛开始唱诵一份祈请神灵南喀巴增(ནམ་མཁའ་འབར་འཛིན་)的新祈愿文。然后象第二次的情形一样，神巫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之内进入了幻迷状态。这次幻迷发作的程度与神巫被多吉秀丹的怒相身形附体时发作的程度几乎一样严重。他的脸部肿胀，面色再度转为红色，剧烈地喘气，不过这次喘气发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嗞嗞”声，深沉的咕噜咕噜嗓音没有出现，双手也没在嗓子上乱抓。仅仅是不时地拉扯挂在脖子上的白色哈达。在这种情况下先不要提问，而是由助手递给神巫一段红丝带，在场的人排队依次得到已经依附神巫之体的神灵的祝福。他们一个一个走过神巫面前，达多活佛的助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位僧人走近宝座时鞠躬，神巫用颤抖的手把红丝带打成一个结，对它吹一口气，然后把打结的丝带搭在僧侣的脖子上。①然后此人退到一边把丝带系在脖子上。在下一个人走过来的同时，助手要给神巫递另一条丝带，整个程序不断重复。我也被邀请站在迎请丝带的行列。要强调的是，当我走近神巫时，他似乎有点犹豫。虽然我相信神巫或许不能看见我也受邀走近他身边——自从幻迷开始神巫的眼睛一直是紧闭着——但他肯定会感觉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密切关注、并且有一位持宗教怀疑论的观察

① 这种丝带藏语叫做“松堆”(སྲུང་མདུད་)，系在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译者也曾荣幸地得到热振活佛(ར་སྒྲེང་རིན་པོ་ཆེ་)赐予的“松堆”)。关于松堆还可参看 van Manen, Easten　Snow・Mountain　P. 87(东部雪山)。

者立在他的身边。神巫的气喘越来越厉害，手颤抖得几乎挽不上丝带的结。最后，作了比前一次还要长很多的时间，神巫将打结的丝带才搭到我的脖子上，我给下一位求丝带的人挪开地方。等这些丝带分发完后，神巫的身体因痉挛而再次战抖，随后倒地。

第四位祈请降下附体神巫的神灵是护法神巴沃初巴（དཔའ་བོ་ཁྲོ་འབར་）。幻迷发作的强度及其症候与我们最后一次描[437]述的情形大致相同。此时再不要向神巫提问，但在进入幻迷状态后不久，神巫开始叫喊着要一些甜茶，助手赶紧跑过去拿来一杯甜茶，递到神巫的手上。所有在场的人再次排成一行，当经过神巫的宝座时，每位人都弯下腰，两手掬成杯状伸向神巫，神巫的手由助手引导着在众人伸出的手中倒一些甜茶。我再次受请加入这个行列。这次神巫没有犹豫，我也毫不困难地得到了一份甜茶。站在我周围的人督促我马上喝掉甜茶，他们向我指出，甜茶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效药物。等最后的一位得到甜茶后，一位助手再将甜茶杯从神巫跟前拿开，此后不久，神巫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幻迷状态中清醒。整个仪式，从神巫第一次幻迷开始直到现在，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在人们的搀扶下，神巫从座位上起身，他摘掉帽子，脱下靴子和刚才穿在身上的所有的仪式装束；人们看见这些衣服都被汗水渗透了。此时，一位僧人按前面描述的仪轨把所有的装束都摆放在宝座周围，另外两名助手把神巫领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下休息。神巫显然过度疲劳，脸色苍白、松弛、憔悴。一位佣人给他端来茶水，用一块湿布清洗头上的伤口。大约休息了三个小时，神巫尽管还很虚弱，但他又坐了起来，在达多活佛的两位助手陪伴下回家去了，两位助手一位搀扶神巫，另一位拎着装满仪式服装用具的箱子。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一些神巫由于幻迷后遭受了极度的疲劳折磨，

他们就用融化的酥油掺上肉豆蔻① 揉擦身体的各个关节。这样做据说可以加速康复。②

拉巴顿珠后来告诉我，如果他被请去为一位施主传达神谕，而当时没有一位能够唱诵必需的祈愿文的佛教法师，那么就由他自己唱诵祈语。他向我保证说这种方法也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在祈愿文唱诵结束之前他就失去知觉而陷入幻迷。但是，假若[438]第一次的祈请无效，他就要再唱诵一至二次。

1950 年 7 月，希腊彼得王子和我有机会拍摄了拉巴顿珠预言幻迷过程的一套照片。彼得王子还拍摄了这次仪式的彩色照片，并用一台老式录音机录制了这位神巫唱诵的祈愿文和传达的部分神谕，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用磁带录音机录制了祈请多吉秀丹依附神巫身体的一套完整的祈愿文。这次仪式在露天场地举行。当地格鲁派寺院的一位法师在铙钹敲击发出的声响伴随下全神贯注地唱诵必要的祈愿文，一位叫来的佣人敲击法师带来的一面圆形平鼓。向神巫提问的是彼得王子的一位助手，他是从卫藏寺院来的格鲁派僧人。

起初打算在早晨举行这次仪式，但是下起了很大的雨，我们只好等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是想通过仪式查明神巫在幻迷之前带没带可能致使他进入幻迷的物品。他吃的东西是别人送的，还收下了一些烟和少量的白酒。但是神巫说他在幻迷之前实际上从不喝酒抽烟，因为烟酒会激怒附体的神巫，作为对这种罪孽的惩罚，神灵在幻迷阶段开始时会使神巫异常的痛苦。

---

① 见 Hübtter，Beinräge，P. T：Myristica fragrans siv emosikata（译者补注：肉豆蔻，梵语译为“有生”，藏语一般写作ཛཱ་ཏི，肉豆蔻科药物植物名。味辛、性热。功能补阳化食，治瘧病等风疾，ཛཱ་ཏི，也是一种宝石名称，入药能增益人的福禄，驱除祟害的魔鬼）。

② 莱斯因在 Mongolen 页 150 提到他看到的蒙古法师在幻迷后喝一种特殊的饮料以助康复。

一个很重的座椅搬来作为神巫的临时宝座。首先在座椅上放上一块厚卡垫，在厚卡垫上面盖上一块锦缎。一位法师在椅子的椅背系上一块上面画有三只眼球的长方形黄色锦缎；这块黄锦缎属于神巫的财产，是和服饰道具一起带来的。紧靠座椅放一张桌子，上面摆上一排盛满清茶的茶杯。桌子旁边的地上放着有三角形旗帜的赞矛，矛旗上有字母ཛྭ་ཧྲི་，一支三叉戟和一把长刀。仪式服装还有赞帽和赞绳套都按通常的次序放在宝座上，神巫的靴子摆在宝座前面的地上。接着，神巫开始穿戴，他把仪礼外套套在自己平常衣服的外面。在开始穿衣服的时候，他还不时地和他的助手开玩笑。然而不久他的脸色就变得极为严峻。两位法师中的一位帮助他穿仪式衣服的比较年青的僧人开始念诵祈语，在僧人念诵祈语的过程中，神巫也不时地大声应和。然后在宝座上落坐身体是我们先前描述过的姿势[439]。

祈请的第一位神灵是多吉秀丹的怒相身形，接下来的幻迷过程与我们上面已经描述过的情形相同。在举行了我们描述过的献饮料供品之后，开始就一些个人问题向神巫提问，神巫回答时虽然没有犹豫，但是他的答案是非常隐晦的，以致很难解释。有几次当神巫的动作变得越来越不连贯时，似乎是神巫要从幻迷状态中清醒过来，提问的法师握住神巫的一只手，同时对据说是依附在神巫体内的神灵温和地说“请再留一会”。在第二次幻迷过程中祈请的神灵是多吉秀丹的伴神卡切玛保，而在第三次是祈请居士白毡神降临神巫躯体。在这种情况下，赞帽要换成毡帽，即我们前面描述的白毡神所戴的一种特殊的帽子。第四次幻迷祈请的是位小神巴沃初巴（དཔའ་བོ་འཁྲོ་འབར་）。几次的幻迷降神过程与我们前面描述的相同，区别仅在于有一次神巫抓住了赞矛挥舞了一阵。整个仪式大约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在两次幻迷的一次间隔中，神巫仔细地听了他宣讲神谕的录音。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能够听见自己在宣讲神谕，正象神巫宣称的那样，神灵一附体他就失去了知觉。只有护法神走后他才能恢复知觉。因此，他不记得在幻迷期间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从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那里听说，一些神巫声称在幻迷开始时眩晕得眼花缭乱；过一会会恢复知觉，但此后不久又彻底进入幻迷状态。

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有机会看到拉巴顿珠另一次相似的幻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祈请将神巫作为代言人的两、三位神灵。经常是在多吉秀丹或白毡神讲完神谕之后才是低等级的神灵，而且只有通过神巫之口表明他们低等级的神灵完全同意这些高等级神灵所做的神谕。有时候会出现神巫以韵文回答问题的情况，一位助手要将神巫口授的内容记下来，碰上一些日后不能准确理解的词语，他甚至还要求神巫再重复。

一般来说，神巫，特别是高等级的神巫在进入幻迷之[440]前要用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闭关。他们还应该按照仪轨通过绝食、禁食肉、不抽纸烟和鼻烟、不喝烈性酒等方式来净化躯体。另外，我所说有一些神巫由于害怕不能进入幻迷状态，就在仪式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喝青稞酒把自己醉倒。这些要装作真正神巫的骗子为了进入幻迷发作据说要用印度大麻和胡椒（ག་ཡེར་མ་）①的混合物。据西藏人所说，这种混合物可使人感到热血通过血管涌动，在仪式开始时的音乐作用下很容易受刺激而骚动。然而，没有一位真正的神巫会屈尊使用这些东西，西藏的大德权威，当测试官方代言神巫位职的候选人时，据说就非常注意以便查看候选神巫中是否有人

① 内氏作 pepper“胡淑”，ག་ཡེར་མ་实际上是“花椒”。——译注

用了任何迷幻剂而导致幻迷。① 虽然大多数的西藏人都坚信代言神巫的预言力量，但我发现也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认为神巫如果不是骗子，那么至少就是一种奇特的病理学现象。西藏人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即我怎么看待他们的代言神巫，问我是否有这样的印象，即在这类仪式中真的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显现形体吗？有一些西藏人说，即使是一些最高级的代言神巫，也要接受贿赂而传达有利于某一集团利益的神谕，这已是众人所知，因此，他们声明不相信神巫的力量。

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没有超常的精神力量神巫在幻迷状态中也显示出了巨大的体力，在神灵附体的情况下他们把剑折弯、甚至拧成麻花形。因此这种剑被称为“疙瘩金刚”(རྡོ་རྗེ་མདུད་པ་)，这种剑非常值钱，据说是抵御邪祟最有效的法器。通常在疙瘩金刚剑上裹上几条白色的哈达，然后固定在大门的上方以防止妖魔进入屋内。此外还有打结的丝带据信也是护身，特别是防病的护身符。这些丝带被称作“松堆”(སྲུང་མདུད་直译“护结”)或“普堆”[441]。使用的丝带有红色、白色或黄色。要使之有效就要把“松堆”系在脖子上。

在西藏特别是在农区有这样的习俗：人生病后要把他领到神灵已附体的神巫面前，以便让巫师用他的剑击打病人。② 这一动作称作“驱鬼”，据说能有效地驱除渗入病人体内，从而引起疾病的恶力。作为属于独脚鬼泰乌让系神灵的神巫据说能够用一支占卜神箭为病人治病。有关这种方法的细节我们已在本书 367 页(查本书文内〔〕内页码)叙述过了。有一位著名的不多见的精于占卜神箭治

① 一些医学权威在研究了我的材料后表达了如下的观点：神巫的幻迷可能部分是由痉挛诱起剂引起的，由控制呼吸的方法开始发作。

② 莱斯因，Mongolen，P. 149。

病的神巫住在拉萨西边的一个名叫"鲁普曲秀"(ཀླུ་སྦུག་ཆུ་ཤུལ་)①的地方。

一些较低等级的神巫为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在幻迷期间他们把一把剑戳进自己的胸腔,深入的剑尖要从背部透过来。过上一会儿,他们又毫无痛苦地把剑从中拔出来。② 与此相似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定结五大臣姊妹"(གཏིང་སྐྱེས་ནོར་པོ་མཆེད་ལྔ་)的神巫,据说他们在幻迷状态中能够吞吐硬币。

从汉伯里·特蕾西(Hanbury—Tracy)的报告中我们得知有一种神巫用剑作为占卜工具。汉伯里在匝域(Zayul)一个叫做桑嘎却宗(Sangachödzong)的地方看到一位被认作是噶玛赤列(ཀརྨ་འཕྲིན་ལས་)神的代言人的神巫幻迷。在幻迷过程中,神巫站起来,举着剑从举行仪式的大殿、穿过敞开的大门直冲到院子里,院子里的地上早已画上了各种魔符。剑戳到地方的魔符可以被解释成回答涉及未来事件的答案。有一次,在仪式进行期间发生了意外的事,神巫经过门口时剑刺伤了一位围观的人。③ 此类事件似乎在西藏巫师那里经常发生,人们还经常听到在神巫的突然袭击中人们被砍伤、甚至被杀死的传闻。这样一种情况通常表明依附神巫的神灵伤害这些人是为了惩罚他们所犯的恶业。

在结束西藏代言神巫及其仪式的论述之前,我们[442]可以将一些比较重要的世间护法神的主神巫作一简短的排列:

护法神名称　　　　　　**神巫居地**

① 毕达克《西藏和中原》页39ཀླུ་སྦུག་一词。
② 纳西族的祭师²dto—¹mba(东巴)也表演如此绝技,见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卷一页135。
③ Hanburg—Tracy,Black RiverP. 66(黑河)。

白哈尔 (业力王)	乃穷 顿尼林(དོན་གཉིས་གླིང་) 米久伦珠拉康(མི་འགྱུར་ལྷུན་གྲུབ་ལྷ་ཁང་) 塔尔寺①
门普布查 (身之王)	噶玛厦
具木鸟形者 (智慧王 ཡོན་ཏན་གྱི་རྒྱལ་པོ་)	甘冬(དགའ་གདོང་)
多吉秀丹	珠代康萨(སྒྲ་བདེ་ཁང་གསར་)
白毡神	热振寺
白梵天王	拉姆
犀甲护法	昌珠 聂塘热瓦多(མཉེས་ཐང་ར་བ་སྟོད་) 尼玛塘(ཉི་མ་ཐང་)
李庆哈拉	拉姆 桑耶
多吉来巴(རྡོ་རྗེ་ལེགས་པ་善金刚)	巴日(པ་རི་)
载乌玛保	桑耶
十二丹玛女神	丹玛

那些被认为是各种护法神附体的神巫,不仅在西藏可以找到,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也可以发现。根据目前见到的可资利用的资料,蒙古语称作 gurtam② 的蒙古神巫的装束、地位、仪式与西藏神巫完全相同。甲霍尔(Tujen,རྒྱ་ཧོར་)的神巫——甲霍尔是住在青海湖附近的一支藏语部落——也叫 gurtum。关于他们的活动的一

① 图齐《西藏画卷》卷一页 156,有关白哈尔神巫先前居于塔尔寺的情况见 Cybikov,Palomnik 页 30。

② 关于 gurtum 参看 H·Haslund-Christensen,《蒙古的人和神》伦敦,1935,P. 58sq。

些非常有趣的细节材料施罗德(Schröder)已经发表了。① 根据他的描述,大多数的甲霍尔 gurtum 神巫都被安置在西藏[443]低等级神巫、特别是被各种地方神附体的神巫的位置。甲霍尔神巫不戴头盔或帽子,但是有平和五部佛 (ཞི་བའི་རིགས་ལྔ་) 或用小骷髅装饰的头冠,在上面扎上一条带有许多小铃的红布。象西藏的低等级神巫一样,甲霍尔巫师也用他们的剑击打病人来治病。要治疗一位病人,一名甲霍尔巫师也可能从自己身上的衣服上撕下一些小布片放在匙子上侵入沸水中,然后将之送给病人喝。巫师为了证明他们超自然的法力,用剑刺自己的身体、或者舌舔烧热的犁铧、吞食火焰。甲霍尔的巫师也把剑用作占卜目的;左手呈水平位置持挂在胸前的圆形盾牌,用剑刃砍拍一些谷粒;然后根据谷粒的位置进行占卜。这把剑甚至被看作是神灵依附神巫时的座位。

与西藏代言神巫不同的是,甲霍尔的 gurtum 神巫在进入幻迷时盘腿或屈膝跪在用白毡制成的垫子上。如同西藏南部边界地带的巴沃和念蛟姆一样,甲霍尔巫师也会在他幻迷时讲一种他在正常时从不会说的外语。甲霍尔的妇女不允许观看神巫的降神仪式。如果神巫以性事、吸烟、饮酒等污秽了仪式,他就必须伤害自己以求"洁净"。甲霍尔神巫每年还必须回到曾经教过他的上师那里去一段时间。

此外,施罗德还提到一组巫师,人们咨请他们比咨请甲霍尔神巫还要频繁。象这样一类巫师是在半幻迷状态下用他所持的一支矛的摇晃来占卜未来的。矛之所以摇晃据说是挑选矛作为暂时居地的神灵引起的。

① 施罗德《青海湖甲霍尔人的宗教》,Anthropos,47,Posieux 1952P. 18sq。

第二十二章

噶厦代言神巫

白哈尔的主代言神巫的居处是乃穷扎央林[444]（གནས་ཆུང་བྲ་དབྱངས་གླིང་），简称乃穷寺或乃穷角楼（གནས་ཆུང་ལྕོག་）。因此，白哈尔代言神巫通常以“乃穷法王”而为人所知。①乃穷寺位于作为格鲁派主道场的西藏最大寺院哲蚌寺以南约半英里。虽然哲蚌寺为宁玛派所建，但由于寺院在宗教方面、也在政治方面与哲蚌寺密切相关，因此，在这座由宁玛派初建的寺院里举行的大部分仪式都是宁玛派与格鲁派教法实践的混合体。

关于乃穷寺的起源的一个传说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根据近来有机会参观乃穷法王居处的几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描述，这座寺院似乎是雪域最具特色的寺院之一。1904 年参观过乃穷寺的珀西瓦尔·兰登(perceval Landon)写道：“我相信乃穷寺是西藏除了大昭寺以外最有意思的一座寺院。寺院很小，但相当完美、精致、朴实、非常整洁……这里有一种不寻常的美和趣味；与那装饰过分、色彩艳丽、杂乱的寺院相比这种寺院在西藏非常罕见……

① 国内一些学者在翻译涉及这位神巫的文献时，通常译作“乃穷护法神”，但分不清是指白哈尔神本身，还是指神灵的代言神巫。——译注

寺院的背景是绿色，深浓的绿色照相机也无法表现，暗红色的建筑在金顶的衬托下分外美丽；院墙砌石的灰赭石色与一长串随风飘扬的各种色彩的风马旗非常协调。"①

厄恩斯特·谢弗(Ernst Schäfer)是1938至1939年进入西藏的德国探险队的领队，他在参观乃穷寺时写道："Derkomplex des Staatsorakels besteht ausmehreren tiefroten, goldbedeckten Gebäuden, die sich im Geviert um einen [445]säuberen Steinplattenbelegten Hof gruppieren, Rings von Blumengärten, Weiden, Juniperusbuschkagen und Zierlichen Bambushecken umsäumt, hat Netschung einen friedlichen, beinahe idyllischen Charakter"。②

有关乃穷寺的各种描述，虽然如此生动有趣，但仍然没有就这所引人注目的寺院及其寺藏做出一个详细的说明。我曾想找到一份乃穷寺志但没有成功。下面的描述是我从前噶厦宣谕神坚参他青的儿子、洛桑平措先生那里得到的，是就目前可能得到的材料尽可能充分地对乃穷寺做一介绍。根据洛桑平措的描述，有三道大门可以进入乃穷寺有回廊的院落。南大门(1)总是紧闭着，因为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护法神多吉秀丹正在这个入口处等待允许他进入乃穷寺的那一天，在白哈尔成为出世间护法神腾出乃穷寺之后，他将继承白哈尔成为西藏最大的护法神。

通过西大门(2)和东大门(3)③各个阶层的参观者都可以进入寺内。在西大门的门廊屋顶上挂了几只施主供奉寺院的虎豹标本，

① P. Landon. Lhasa1905. I PP. 246—264；瓦德尔(Waddeel)也做了同样的描写。(Lhaoa and its mysteries London, 1905, P. 383sq)。

② 见Schäfer, Fest der Weissen Schleier P. 169，原文是德文。

③ ch. 贝尔.《达赖喇嘛的肖像》伦敦，1946，Plarte XLVIII。

这些虎豹现在被看作是保卫寺院不受所有恶力玷污的卫士。

穿过大门就进入一个四周有回廊的院子(4),院子的地上铺着石板。环绕院落的墙上绘满了彩色壁画,内容是表现白哈尔的化身和作为他随从的小神灵,院落的大柱上用古代的兵器和盔甲、铠甲片装饰。在院落的中央立有一根石柱,约有七英尺高,柱端带有一个汉地风格的饰顶(5),这根石柱显然是为了颂赞乃穷寺的统治神而竖立的;然而,这根石柱没有任何铭文来说明是谁立起了纪念石柱。在院落中线的北边是几级石阶(7),石阶两旁蹲了两只汉地狮子(8,9),石阶通向三层主门正面前方延展的屋檐(6)。支撑屋檐的大柱通常用一种红色羊毛织物包裹。然而到了节日期间,包裹柱子的羊毛片就要换成厚重的杂色丝绢。通过主门(10)可以进入寺院,与大多数精雕彩绘的其他寺院的大门不同,大门(10)[446]陈列着骷髅头骨,圣器,人和动物的皮等等。在门的上方是用木头雕刻成的狮头形护栏,大门的两边,寺院外墙上可以看见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描绘的是白哈尔,另一幅是多吉查丹 (རྡོ་རྗེ་གྲགས་ལྡན་)。更引人注目的是,屋檐的横梁挂满了乃穷寺初建时人们奉献给寺院主持的剑、矛、箭、火枪和其他古代兵器。这些兵器都曾在许多次的战役中使用过,据说用过的兵器能极大地增强充满寺院的魔力。

穿过大门(10)就进入主殿(11),主殿被三排大柱分割成三个走道。僧侣们每日在这里集会念诵祈愿文,举行颂赞寺院主神的仪轨。僧侣分为六排在卡垫上落座,卡垫从殿门口一直铺到大殿的另一端。大殿的墙壁上绘有壁画,壁画的基本色调是黑色,描绘魔神、魔神的居地和他们收到的血淋淋的供品。靠墙还放置了一排长柄大鼓。

从大门进去可以看见左边墙上的门(12),从此门进去是供奉很多神像的侧殿,紧靠这扇门,在大殿之内有一处上面有几尊神像

的小祭台(13)。

在大殿的左角有一个小门进入乃穷寺最重要的拉康之一(14)。与大殿相比这间拉康的天花板相对较低，图表说明这间拉康的门朝向寺院的金顶。在拉康的中央有一棵著名的树(15)，根据传说的叙述，据信白哈尔就是在这棵树上化身成白鸽不见的。一代代的信徒在这棵树上挂满了无数的哈达，以致于树的枝杈一点也看不见。靠近这棵圣树有一小祭台，上面有白哈尔的塑像。四面的墙上画满了壁画，壁画描绘的是山间修习道场和一些供有乔答摩佛和十六阿罗汉塑像的壁龛。

再次进入主殿，人们会在左手、靠近(14)的地方发现一祭台，上面有一尊巨大的称作“师君三尊”的塑像：左边的叫亲教师静命(མཁན་ཆེན་Budhisattva)——邀请莲花生入藏传法的早[447]期宏法者——中央的是莲花生大师本人，右边的是法王赤松德赞，在赤松德赞统治之下两位上师才能活动。

靠着(16)祭台，在大殿的中线上，通过一扇较宽大门(22)进入乃穷寺最重要的拉康。在拉康中央放置着一个大包银雕花宝座(23)，在乃穷寺的主神或其他较小的化身依附法王神巫时，这位西藏噶厦的代言神巫就坐在这个宝座上。宝座上妥善地放置着神巫的全套仪式服装，服装上面压着神巫沉重的头盔，一双靴子放在座前的地板上。其他的一些服饰和一、二顶头盔放在拉康靠墙的几个低矮桌子上。在宝座的后有一小祭台，上面供有一尊古代制作的莲花生大师像。有关这尊古代佛像的传说讲道，这尊佛像名叫“大宝替身像”(སྐུ་ཚབ་རིན་པོ་ཆེ་)是莲花生大师自己制做并加持的。莲花生在世时曾用它来降服暴怒的白哈尔，人们相信这尊塑像具有超凡的法力。现在，这尊塑像还是莲花生大师的“替身”，它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迫使白哈尔记起他曾发誓佑卫雪域教法。

在人们进入宝座拉康时穿行的大门(22)的右边立有另一处祭台(17),上面也供有三尊佛像,大小规格与门的左边祭台上所供的师君三尊的大小规格相同,遗憾的是,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已经记不起这三尊塑像表现的神佛名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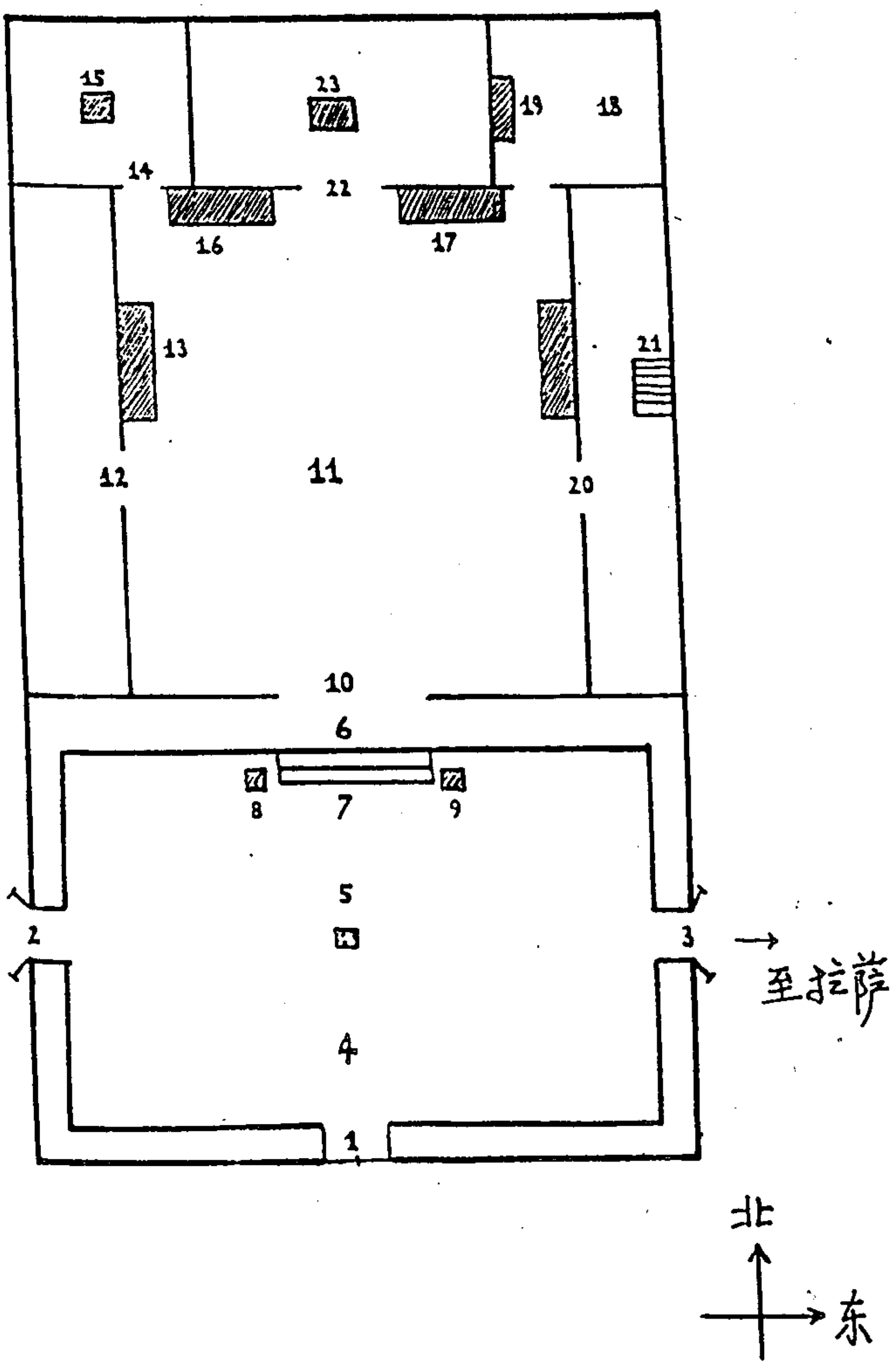
在祭台(17)的右边,穿过一道小门就进入了乃穷寺的护法神殿(18)。在这间护法神殿内右侧靠近门口处有一尊巨大的塑像,上面挂满了哈达,只能看见塑像的一部分。这尊塑像表现的是白哈尔和他的化身的合体像,称作"集诸身大王"(སྐུ་ན་འདུས་རྒྱལ་པོ་)。塑像似乎是黑色,描绘的白哈尔是一头两手的怒相身形,右手位于胸前,持短斧;左手支住头顶的骷髅头骨。在噶厦法王神巫的位置空缺和白哈尔还未在新神巫身上显现的时候,经常要把这尊神像请出去环游寺院。

在护法神殿入口的左侧靠墙处有一处祭台(19),上面供有玛索杰姆(དམག་ཟོར་རྒྱལ་མོ་)的塑像,对面墙边的第二个祭台,供有女神尼玛旬奴(ཉི་མ་གཞོན་ནུ་)的塑像。此外,护法神殿还有巨大的多闻天子和阎罗的塑像、以及其他很多的小塑像。[448]

当人们从护法神殿再返回主殿顺时针方向前行,便可以进一个开着的门到另一间拉康(20)。这间拉康有一道楼梯(21)可以通往寺院的屋顶。

在乃穷寺的后面有噶厦神巫的寝宫,环绕寝宫的是养护很好的花园。但是,其他一些噶厦神巫是不能住在这里的,只能住在寺院楼上的一间僧舍内。僧舍位于南门和东门的对面大约住有属于乃穷寺的一百二十名僧人。① 噶厦政府从这些住寺的僧人中间挑选一位作为总管(称 སྤྱི་གཉེར་或 སྤྱི་པ་即"部主")负责寺院的经济事

① 有关乃穷寺僧人的寺规参看《吐蕃目录》6958。



乃穷寺平面示意图

务，其中包括管理从汉地砖茶到金片在内的大量的各种物品。据说这些物品都由白哈尔亲自守护，这是白哈尔在继续执行他古老的一份职能，因为白哈尔在先前盘据桑耶期间，就有“库主”的称号。

第二个仓库属于乃穷寺的私有寺产，其中也藏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物品。库藏的大部分是寺院得到的供施，施主名叫释迦亚培（Sākya ཡར་འཕེལ་），是最著名的噶厦神巫之一，来自彭热巴家族（ཕུང་རི་པ་）。彭热巴是位著名的武将，在本世纪初，他曾成功地领导了几次对康区土匪的扫荡。彭热巴不只是大量增加了寺产，而且还出巨资为寺院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金顶。

乃穷寺从建寺至今已有四个世纪，关于占据乃穷寺宝座的神巫之历史，就今天所能提供的可资利用的藏文历史文献来看，还是少得可怜，令人遗憾！然而，这有限的资料至少足以证明乃穷主神巫在西藏的内外事务中具有多么巨大的作用。而且#〔449〕正是由于这种作用，神巫的职业也相当的危险，在更多的情况下，白哈尔的主神巫仅仅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砝码。虽然从理论上说只有神巫才是世间护法神之主和他的一些化身的代言人，然而，这位神巫必须为他所做的神谕绝对负责，已经有很多的法王神巫因为他们的神谕得不到证实而受到了惩罚或被解职。

乃穷寺代言神巫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据说是五世达赖喇嘛期间建立的。委派白哈尔的主神巫作为噶厦神巫、而授以官职据说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即有一位神巫把拉萨全城的人从死亡威胁中救了出来，当时神巫用他神奇的观察力发现拉萨的尼泊尔人社区中有人试图以井中投毒的方法杀死拉萨的居民，神巫及时地阻止了这项阴谋的实施。

到了下一位达赖喇嘛，即六世达赖仓央嘉措（ཚངས་དབྱངས་རྒྱ་མཚོ་1681—1701）时期，乃穷法王神巫也被卷进政治漩涡中。受到

汉人支持的一部分僧人大德试图使这位达赖喇嘛退位，声称这位达赖极大地违反了西藏宗教统治者所应有的道德行为准则。被仇敌追赶的仓央嘉措避难哲蚌寺，① 寺院的僧侣都拿起兵械保卫仓央嘉措，因为乃穷寺神巫声称这位达赖喇嘛将不能落入仇敌之手。然而，这些僧人们最后还是被迫投降了。仓央嘉措被汉人带走，此后不久就圆寂了。

其时，汉人们试图把他们选定的候选人、一位叫做阿旺益西(ངག་དབང་ཡེ་ཤེས་)的成年僧人推上达赖喇嘛的宝座，但是西藏人拒绝承认这个僧人，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这位灵童出生在东藏的理塘 (ལི་ཐང་)镇，乃穷神巫说他是真正的达赖转世灵童。② 后来，汉人也认可了这位灵童，他就是七世达赖[450]洛桑格桑嘉措，在位至 1758 年。于是，关于这位不幸的六世达赖喇嘛的一则预言，即他不仅预告了他的早逝，而且预告了再生都是在理塘的预言真的变成了事实。③

在挑选洛桑格桑嘉措的转世灵童时，据说乃穷寺的噶厦神巫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预言了寻找灵童的方位。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为止所得到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及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即从十八世纪初七世达赖喇嘛登基到一八七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的这段时间、有关乃穷噶厦神巫的活动情况。我只是从洛桑平措那里听说，在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有一位名叫阿旺 (ངག་དབང་)的非常著名的神巫占据着噶厦神巫的宝座。他可能与预言了未来的达赖喇嘛的父母名字的神巫是同一个人，噶厦根据他的

① 见毕达克《中原和西藏》页 10。
② 毕达克《中原和西藏》页 17。
③ 于道泉《六世达赖喇嘛情歌》，北平，1930 年。其中有一首为："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

预言，由拉萨上下密院的高僧率领，开始在却果嘉错（ཆོས་འཁོར་རྒྱ་མཚོ་）湖边寻找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灵童。据说这些官员在湖边看到的景象指示他们赴东部藏区寻找达赖灵童。① 最后终于循此发现了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剌嘛、阿旺洛桑土丹嘉措（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ཐུབ་བསྟན་རྒྱ་མཚོ་），他坐床后执政至 1933 年。

根据洛桑平措所说，白哈尔的著名神巫释迦亚培——我们前面已经提及——是乃穷寺寺产最主要的慷慨施主之一——据说就生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期间。虽然说大部分的西藏神巫都短寿，但是这位神巫从二十岁上成为神巫起一直活到了七十岁；遗憾的是他成为神巫的确切年代和他去世的确切时间都不能确认。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认为，在西藏，有很多的寺院和个人手里都收藏了许多释迦亚培的塑像。这类塑像有两种类型：一种表现释迦亚培的平常情态，穿着普通的僧人袈裟；另一种表现的是他在高度幻迷时的情态，穿戴着神巫在这种场合穿戴的所有服装和饰品[451]。后一种类型有一尊真人大小的塑像据称保存在哲蚌寺的密宗殿。

释迦亚培去世后，一位拥有这位超级神巫法力的神巫以“狗头雕神巫”（གོ་བོ་ཆོས་རྗེ་）的名号而著名。这种称号似乎是因为这位不幸的神巫要为随后发生的事件负部分责任，这一事件就是 1904 年在一支英国远征军的打击下西藏人的失败。

这次藏英冲突的导火线是 1886 年发生在锡金、西藏边界地区的一次事件。由于受到锡金并入大英版图影响的困扰，为了防止侵略军向圣地深入，西藏人开始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根据主神巫的神谕，藏军应该占领一座位于现已属于英联邦锡金境内的山头。因为

① 贝尔在《达赖喇嘛的肖像》页 41 提到了一个据说是达赖喇嘛的魂湖（བླ་མཚོ་）。根据这位作者所说（页 40）在魂湖寻找新的灵童时，桑耶寺的神巫也能给一些重要的暗示。

神巫宣称从这座山上放散出来的法力足以击溃试图进入西藏的英国人的所有进攻。然而，这座山头后来还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被英军收复。

1904年，当英国远征军①在经过冗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开始向卫藏入侵时，乃穷神巫预言侵略军将不会成功地进入圣地的中心拉萨，此外，他还错误地认为最后的胜利属于藏军。当英军进入拉萨后，这位神巫作为达赖喇嘛的随从而逃往蒙古。在英军撤回后他才回到哲蚌寺，但随后不久，噶厦当局就解除了他的神巫职务。

"狗头雕神巫"的继承人是坚参他青，他是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洛桑平措的父亲。此人的命运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噶厦神巫的职位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坚参他青出生的那一天，正好著名神巫释迦亚培进入幻迷后宣称这个男孩日后就是他的继承人。到了这孩子懂事的年龄，白哈尔自己又通过神巫之口说，从现在起，要命令这个孩子在神巫进入幻迷状态时必须在场。这甚至形成了降神仪式的一个独具风格的特征：每次白哈尔依附这位神[452]巫时，神巫都要给他未来的继承者献上一条哈达。于是，在释迦亚培和他年轻的弟子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甚至哲蚌寺和乃穷寺的喇嘛都习惯把释迦亚培称作是这位孩子的"叔叔"。经过释迦亚培去世及"狗头雕神巫"降神不成功的一段时间后，甘丹寺的神巫在被白哈尔的化身智慧主附体后宣谕说，现在年青的坚参他青将要被立为新的噶厦神巫。坚参他青当时大约是二十岁，定期被白哈尔神附体已经有好几年了，就连他的上师在他那些不能预见

① 关于这类事件还可参看 Landon, Lhasa; Waddell. Lhasa; E. Candler, The unvelling of Lhasa, London 1905.

的幻迷状态中想控制住他也非常地困难。甘丹寺的神巫也预言说，在不远的将来乃穷寺将会有一场辩论，辩论发生时，支持年轻神巫坚参他青的哲蚌寺堪布将不会失败。

在坚参他青担任神巫职务两年以后，在以乃穷寺的一小部分喇嘛为一派和以法王神巫和他的父亲——他做儿子的私人秘书——为一派的人之间就金钱问题爆发了一场辩论。哲蚌寺的堪布尽管事前就得到了甘丹寺神巫的告诫，还是没有和神巫站在同一边，于是噶厦政府解除了坚参他青的职务，把他父亲从乃穷寺赶了出去，监禁了一组涉嫌争吵的僧人，从而解决了争端。

坚参他青虽然被解除了神巫的职务，白哈尔还是继续不断地前来光顾，但形势对这位神巫极为不利，他经常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陷入幻迷状态，有时遭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也变得暴躁不安，因许多琐事大动肝火。

显然，噶厦政府是想在过一段时间后重新任命坚参他青为噶厦神巫，达赖喇嘛本人也曾劝告他要苦修禅定以便准备再担任此职。然而，经过这一番痛苦的经历，坚参他青已经倾向于不再接受这十分危险的职位了，于是他进一步拒绝提任噶厦神巫这显贵的职位，成了一名俗人，事实上还结了婚。

他的被监禁的对手没有活多久，据说是白哈尔让他们都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这位神巫的主要敌人是一位诨名叫[453]“洛本”(སློབ་དཔོན་)的僧人，据说他在吐出自己的五脏六腑后身亡。他的精魂没有找到转世之处、只好变成了一个游荡的被人驱逐的精怪，最后成为一赞系神灵托赞巴（ཐོག་བཙན་པ་）的伴属，而托赞巴是白哈尔的干事。

在坚参他青退职之后，噶厦政府又重新任命了他的前任“狗头雕神巫”为噶厦神巫——他只是在被解职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召回。

事实上，由于狗头雕神巫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他又第三次被解职。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继承人是位名叫洛桑南杰（བློ་བཟང་རྣམ་རྒྱལ་）的僧人，他之后是一位诨名"穷达"（ཁྱུང་བདག་）的僧人。

乃穷寺的代言神巫和桑耶寺的宣谕法师在最后两世达赖喇嘛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开始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据说乃穷寺的代言神巫说出了未来达赖的父母亲的名字，他还说出了要找的灵童家宅方位的一些细节；与此同时，桑耶寺载乌玛保的宣谕法师提到了靠近未来达赖家宅的一座山形如大象。① 后来，当找到达赖喇嘛时，人们发现实情与噶厦神巫所讲的相一致。②

由于在涉及1904年导致藏英之战的事件的错误预言，噶厦神巫损失了相当大的声誉，但由于发现了一个旨在谋害达赖喇嘛生命的阴谋，乃穷寺的神巫又挽回了损失掉的一些声誉。此项阴谋的主谋是首席噶伦和他的兄弟、丹结林寺（བསྟན་རྒྱས་གླིང་）③ 的堪布。1931年，据说噶厦神巫就已经预言了达赖喇嘛的病和圆寂。这位神巫是被允许到达赖喇嘛病榻前探视的少数几位官员之一；然而，后来据说这位乃穷神巫在一位死后已变成恶魔的聂荣（ཉ་རོང་）活佛的精灵的怂恿下，给达赖喇嘛吃不合适的药，从而损害了达赖喇嘛的健康。④

无论如何，当开始寻找达赖灵童时，总要请噶厦神谕进行预言。他甚至还时时与噶厦的对外关系发生抵触。例如一九四九年，噶厦政府就遵从乃穷神巫的劝告，拒绝了一支试图从北[454]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国登山探险队的入藏许可。根据从噶厦政府官员

① 贝尔《达赖喇嘛的肖像》页40。
② 贝尔《达赖喇嘛的肖像》页42。
③ 贝尔《达赖喇嘛的肖像》页54。（丹结林寺，位于拉萨市区，清乾隆、嘉庆和光绪三代，此寺寺主第穆呼图克图曾先后任西藏摄政——译注）。
④ 贝尔《达赖喇嘛的画像》页384。

处得到的情报，白哈尔的神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驻西藏后不久、达赖喇嘛还未牢固掌握权力的1950年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局势变得紧张之前，白哈尔就通过神巫之口暗示虽然年幼、但达赖喇嘛应从摄政大札（སྟག་བྲག་）活佛手中接过权力。然而，西藏的权贵没有遵从他的暗示。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之后，人们又再次咨请乃穷神巫，但是这次白哈尔神因他的神谕未被遵循而发怒，拒绝依附代言神巫。替代白哈尔的是有时依附神巫的另一位神灵，他说达赖喇嘛要立刻掌握权力。这次噶厦政府采用了神灵的劝告。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据说也被白哈尔附体的两位神圣。以前，噶厦政府也咨请属于西藏山南顿尼林寺（རྡོ་ན་གཉིས་གླིང་）的一位白哈尔神巫。这一惯例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引进的，他命令这位神巫在白哈尔拒绝通过乃穷神巫之口传达神谕的情况下降神传谕。另一位宣谕的白哈尔的神巫居住在安多著名寺院塔尔寺的寺院属地，神巫在那里占据一间建于1692年的神殿。然而，白哈尔在此殿的显形在塔尔寺的僧人们违反寺规、参与对抗当地穆斯林的战事后就终止了。[①]

① Cybikov，Palomnik　P. 30。

第二十三章

占卜术

对于那些想知道自己今后的吉凶祸福、问明病患和[455]灾异缘由的西藏人，或者那些希望了解、掌握禳除术的西藏人来说，恳请占卜师或法师作法是值得考虑的唯一方法。但这些法师大都要价颇高，不是一般平头百姓所能经常恳请得到的。因而只有在遇到较大的咨卜事项时才请法师占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需要花大钱就可以施行的占卜术。

西藏占卜术与占星术的某些方面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对西藏占卜术(མོ或 ཕྱ)进行了研究。谢夫纳尔(Schiefner)、施拉金特威特、瓦德尔、柔克义(Rockhill)、巴考、威达勃萨那(Vidyabhusana)、石泰安、霍夫曼等人已就西藏的占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① 由于上述这些论文很容易找到，我们在

---

① 参阅谢夫纳尔，uber ein indisches Krähenorakel，载《亚洲文集》第六集，圣彼得堡出版；

斯拉金特威特，《佛教》195 页；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56 页；

柔克义，《汉文史料中的西藏地理、民族、历史概要》载于 JRAS，1891 年，伦敦出版，235 页；

劳费尔，《吐蕃鸟卜》载于《通报》，1901，莱顿，第 1 页—110 页；

巴考，《闪电的预兆含意图表》载于 JA，巴黎，1913 年出版，第 445—449 页；

威达勃萨那，《九宫八卦图——藏汉占卜龟图》载于《孟加拉亚洲学会》刊，第 5 期，加尔各答，1913 年出版，第 1 页一第 11 页。

石泰安，《西藏占卜》；

霍夫曼，《西藏苯教史概要》，192—197 页；

国内发表的有关占卜的著作特别请看王尧《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87 年版；

另有译者《藏族的占卜及其演变》文载《民间文学论坛》88 年 3 期。

这里仅为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写一简短的介绍，并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羊肩胛骨占卜法。这种占卜方法不仅在藏族人中盛行，其他民族也使用这种占卜法。特别是在中亚和北美的游牧民族中极为流行。有关羊肩胛骨占卜的细节，诸学者已做了论述，这里我只简要地介绍一下。羊肩胛骨占卜法是把剔净肉的羊肩胛骨放入火中，根据胛骨火烧后的裂纹来判定是吉是凶、康健与否、能否出行、生意如何等等。羊胛骨占卜法是藏人古老[456]的占卜方法之一。苯教巫师过去一直使用这种占卜方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苯教巫师还用人的肩胛骨来代替羊的肩胛骨进行占卜。吐蕃时期还有根据鸟的叫声、尤其是乌鸦的叫声来进行占卜的，这已经是人所尽知的事了①。

最简单的占卜方法之一是从一叠占卜牌中任意抽出一张。这些占卜牌用硬纸卡片做成，每张上面都绘有一幅图画，通常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指明是吉、是凶、或平安无事。在某些情况下，当求卦者抽出一张占卜牌后，占卜师还要查阅相应的卦书，这些卦书不但明确地指出每张占卜牌所示的吉凶，而且还列出了为禳除凶卦应该施行的相应法术。

根据瓦德尔所说②，还有一种苯教法师和不识字的人所用的占卜术，就是念珠占卜术。进行占卜时，先念诵一段祈颂文，将一串念珠放在两手掌心，求卦者任意抓住两手拇指和四指之间的那一段念珠，然后从这段念珠的两端开始，三个一组往过数，占卜的结果取决于最后所剩的念珠数目是一、或二、或三。

① 劳费尔《鸟卜》。
②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第465—466页。

骰子也经常用来占卜，这种占卜叫“骰子占卜术”，藏文ཤོ就指“骰子”①。占卜时，占卜者掷出骰子后，根据骰子所掷到的点数与卦书上所列的点数参照后定吉凶。这种占卜方法在吐蕃时期就已经流行。在新疆亦有所发现。关于骰子占卜的文献可参看本书所列藏文书目 111 号(即央巾朱贝多杰〈དབྱངས་ཅན་གྲུབ་པའི་རྡོ་རྗེ་〉全集ག་卷所收《吉祥天女所依骰子占卜宝镜》〈དཔལ་ལྡན་ལྷ་མོ་ལ་བརྟེན་ནས་ཤོ་མོ་འདེབས་ཚུལ་ནོར་བུའི་མེ་ལོང་ཞེ་བྱ་བ་བཞུགས་སོ་〉——译者)，这本书指出了进行骰子占卜的方法，占卜必须在玛索杰姆 (དམག་ཟོར་རྒྱལ་མོ) 女神的佑护下进行。占卜使用三只骰子，掷骰子后的点数预示吉凶。点数与吉凶的关系如下表[457]：

17	大吉
5 7 9 11 13 15	吉
8 18	中，趋吉
3 10	中
14	中，趋凶
4 6	凶
12 16	大凶

瓦德尔还提到一种在文殊菩萨的佑护下进行的骰子占卜②。这种占卜只用一只骰子，骰子必须用祈请神灵的灵魂木 (བླ་ཤིང་)、或檀

① 骰子占卜常在一幅绘有西不丹哈谷(Ha Valley in Western Bhufan)的地方保护神画像前举行。参看托德(B・K・Todd)《不丹，雷龙的土地》(Bhutan, Land of the Thunder Deragon)，华盛顿出版《国家地理杂志》730页。

②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66 页。

木、玫瑰花木、贝壳或水晶制成。骰子的每一面都写有供给文殊菩萨的曼陀罗的一个字母，每个字母在相应的占卜书中都有一定的解释。

比较复杂一些的占卜方法是一种叫做“棋格”的占卜术。在这种棋盘上摆上一些果核或卵石分成几堆。棋盘有十、十五、二十一、二十八或更多格，根据这些格来查明患病的原因，告知婚姻的前景，或者昭示某人日后的前程，甚至能预言死后下世投胎变成何物。至于“五空行母占卜”、“汉式药水占卜”以及“二十一度母占卜”等占卜术，已由施拉金特威特和瓦德尔详细描述过①，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在藏族人中间所能经常看到的占卜术是所谓的“黑白石子占卜”，也做“石卜”。这种占卜用七个白石子和七个黑石子作占卜用具，有时也用十三个白石子和十三个黑石子。占卜时，把两种颜色的石子混装进一杯状如容器中摇晃片刻，占卜师念诵祈语，并闭上眼睛把杯中的石子倒在桌子上，仍然闭着眼睛用手从石堆中选出五个石子另排成一行。根据石子颜色的排列在相应的占卜书中定出吉凶。

另有一种特殊的占卜术，叫做“鼓占”②，就目前所出版的有关西藏占卜的各类著作来看，似乎还没有人提到过这一占卜方法。根据西藏的传说所述，鼓占是藏族一种非常古老的占卜术，至今宁玛派的法师占卜时仍使用鼓占。黑白苯教的信徒也用鼓占[458]，尤其在锡金、不丹和春丕河谷(即亚东)一带的男女巫师中间盛行鼓占卜。上述法师、巫师等施行鼓占的方法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他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65页。
② 内贝斯基《西藏的鼓占卜》载1953年出版《民族》第1—4 1、49、157页。斯德哥尔摩出版。

们各自所用的鼓的形状、规格不同。宁玛派法师与白苯教信徒鼓占时使用大鼓；黑苯教巫师使用所谓“半鼓”；而锡金、不丹和春丕河谷等地的男女巫者使用“小鼓”。

鼓占一般用来占卜病因，偶尔也用来卜卦经商盈亏和婚姻大事。占卜病因时，必须按下面的方式将鼓准备好：先在鼓面上画出两个同一圆心的大圆圈，然后用四条交叉线将两圆分割为十六个格，并用烟炱将鼓面的一半涂黑，把鼓面分成一半黑，一半白，东西南北四方各有标记。巫师或占卜师将他们认为是作祟于人、引起病痛的所有邪魔精怪的名字都写在鼓面用交叉线画好的格子里，每个格子里写上一种独特的魔名或一类精怪的名称。如果格子的数目不够，也可以将大麦或小麦种籽赋予特定的含义，以便与它们所代表的各类精灵区别开来，然后把这些麦种也放到鼓面上，在靠近鼓面中心排列成一个圆圈。

现在可将占卜鼓放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施行鼓占的法师或巫师坐在靠近桌子旁近一块铺在地面的卡垫上。助手将一只盛有大麦或小麦籽的容器和一杯牛奶递给法师，法师用一个指头蘸一下牛奶在鼓面上先前画好的每个格子里滴上一滴。此后，对放在容器内的麦籽焚香祈告，焚香祈告后再由法师将麦籽一粒一粒地从容器中拣出。每粒麦籽都要碰一下法师的前额，接着放入格子里滴好的牛奶滴中。最后，把代表病人的那粒麦籽放入鼓面的中心黑白部分的搭界处，把其他代表病人的看护人和医生的麦籽都排列在白方一边。

以上的占卜预备工作完毕之后，法师的助手还要焚烧一些香料，法师拿起早已放在他身边的第二面鼓，在以低沉缓慢[459]的节奏敲鼓的同时，法师开始作法占卜：他呼唤患者的名字，提到患者疾病的一些征兆，并做星占方面的解释。宁玛派法师和苯教的法师

或巫师往往祈请各自教派中的神灵来佑护。宁玛派法师首先召请的是莲花生大师；苯教法师或巫师首先召请的是辛饶米沃——苯教传说中的始祖，还有辛饶的妻子赞丹洛仲玛（བཙན་ལྡན་བློ་སྒྲོན་མ་）。然后，苯教巫师再简要地叙述巩杰赞布这位传说中的十八位苯教始主的第一位始主的生平，并祈请巩杰赞布的妻子、王后班丹却姣玛（དཔལ་ལྡན་ཆོས་འཛོམས་མ་）和他们的儿子嘎梅沃巴（དཀར་མེད་འོད་འབར་）。除了祈请诸如七十五贡保神、五体神等苯教和佛教徒都崇拜的著名神灵之外，苯教巫师还要祈请苯教护法神达拉梅巴（སྟག་ལྷ་མེ་འབར་）、十三位斯巴神，以及辛饶米沃的母亲天神王后阿尼贡拉杰姆（ཡ་ཉི་གུང་ལྷའི་རྒྱལ་མོ་）①。

此刻，法师或占卜师一边持续不断地敲鼓，一边要求刚才祈请的诸神回答病人体内是否还有病魔作祟。假如此时代表病人的那粒麦籽开始移动，并移向白方，那么病人将会痊愈；如移向黑方，那么就表明这个病人的寿数已尽，占卜仪式也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假定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接下去要问是哪位神灵或哪路邪魔作祟引起的疾病。此时，位于鼓面中央的麦籽应保持不动，那些表示各类邪魔的麦籽则开始跳动，其中一、两个比其余麦籽蹦得高的，就被作为这些麦籽所代表的是某种神灵或某类邪魔的象征，是它们引起的病痛。下面要问神灵的是应该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才能禳除这些邪怪引起的魔祟。为了这个目的，法师或占卜师要把手里敲着的鼓放在一边；在助手再次焚香之后拿起一粒麦籽，一边念诵魔咒，一边把麦籽放在自己面前矮桌上的鼓面上。其后法师或占卜师建议举行一个特殊的禳除仪式，例如供奉朵玛或者安置十字灵网

① 根据各种版本的《苯教王统源流》（བོན་རྒྱལ་རབས་འབྱུང་གནས་）（大吉岭排印本），这位天后的名字叫几杰协玛（ཇི་རྒྱས་བཞེད་མ་），也叫桑萨惹宗玛（བཟང་ཟ་རམ་བཙུན་མ་），简称曲姜（ཆུ་ལྕམ་）。

器，并开始敲击第二只鼓。假如既使是鼓声大作、表示神[460]灵的麦籽却纹丝不动，那么就表明神灵认为法师等刚才建议的禳除仪式应该举行；相反，如果在鼓声中代表神灵的麦籽移动，那就要有所变化，法师等还要重新提出一种禳除仪式，一直到麦籽保持不动，神灵满意为止。

最后，法师还将尽力查明原先的护理人继续照看病人是否吉祥，而且还要打听当时有哪一位医生对恢复病人的健康最有办法。当祈问这些问题时，法师等要继续敲击拿在手里的鼓，并凑近观察桌上放的鼓面上白方格中代表护理人和医生的那些麦籽的跳动。如果代表护理人的麦籽向鼓面边缘移动，那么就该另换人来照顾病人。至于医生，法师就以观察到的最靠近表示病人麦籽的那一粒医生麦籽为准，因为表示病人麦籽的周围有许多表示医生的麦籽。占卜仪式结束之后，法师或占卜师必须把他们为占卜时所祈请的全部神灵导向神灵天界的住地。

有人告诉我，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锡金以及相毗连的不丹和春丕河谷一带还施行鼓占卜，用来预示经商的盈亏和婚姻是否美满，但是现在却改用其他的占卜方法占卜商事和婚姻了。当施用鼓占卜来卜卦商事的前景时，首先在鼓面上标出四个方位，然后用一些麦类种籽分别代表买主、货物等等，根据鼓面麦籽的移动趋向来判定哪个市场行情好、哪种货物容易脱销。

进行婚姻占卜时，鼓面必须按下述方法安排：将新郎的名字、年龄和出生地点写在鼓面的中央位置，然后将一粒代表新郎本人的种籽放在鼓面中心，接着标出主要的方位，将理想中的新娘年龄、名字及住地写在鼓面的边缘，依次与鼓面中心新郎的名字、年龄及地点的方向对准，也放一粒种籽在上面，最后焚香，祈请我们上面提到的各路神灵。在巫师祈神的同时，敲响另一面鼓。不长时

间，鼓面上的种籽开始移动，如果只有一粒种籽靠近代表新郎的种籽，并始终跟随着它移动，那么这个种籽代表的新娘就是将来的新娘。

男巫和女巫也经常实施如下的占卜方法。将一块比[461]手绢稍大一些的布块，铺在打扫干净的地面上，除了黑色不行以外，这块布什么颜色都可以用。然后在布块中央放上一堆麦粒（大麦和小麦均可），在布块旁边铺上一块干净毯子。焚香之后，巫师盘腿坐在地上，面朝地下的毯子，祈请苯教的保护神，并抓一把种籽上举，手靠近自己的额头稍停片刻，再将麦粒撒到地上的布块中，如此再重复一次，再从布块的四个角将布块兜起，举至前额，并从焚香冒出的烟雾中过三次。此后，巫师就可以用包着麦粒的布包来触摸请求占卜之人的头部，求请占卜者此时也须全神贯注于自己所祈求神灵需要达到的事情，巫师则祈请神灵降旨。最后，巫师将包有麦粒的布包慢慢投在毯子上，过一段时间后，他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检查麦粒排列组合的情形，从麦粒形成的图案得出占卜的结果。这一占卜仪式的后半部分往往进行三次，假如每次的情形都一致，所得的占卜结果就是确定的。

西藏古代有一种预示未来、占算疾病等使用的占卜方法，藏语称“线卜”，是用各种叫做“具迪”（ཇུ་ཏིག་）的彩线为工具进行的占卜。据说这种占卜最初只为苯教巫师所用，因而称之为“象雄占卜”。苯教九乘中以占卜为主的“恰辛乘”（ཕྱྭ་〈ཚ་〉གཤེན་）中就实施各种类型的线卜。此后，一些佛教系派的法师也实施线卜，特别以宁玛派为最。根据西藏的传统说法，有关线卜的著作不下十三卷，这些著作中一些古代词语的意义已无从考查。后来据说有一个叫久米旁贡布（ཇུ་མི་ཕམ་མགོན་པོ་）的佛教僧人将十三卷线卜书的精华集为一本书。

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一个线卜的例子。使用的占卜器具有：从没有阉过的公羊右肩胛剪下的羊毛，然后织成由五股线组成的无色粗毛线。占卜之前，要给占卜师依次祈请的护法神供奉朵玛，祈请护法神应验占卜。祈请完毕，占卜师坐在占卜桌前[462]，将五股拧紧的毛线一圈圈放松，用右手抓住毛线较粗的一端，抬起胳膊将五根细线徐徐抛到背后，以便毛线搭在占卜师的肩上，然后用手迅速地将毛线打在摆在占卜师面前的桌子上，仔细观察毛线由于和桌面撞击所自然形成的曲线结节。最后，占卜师可以查阅线卜卦书，从中找到相应的占卜结果。

预示未来的占卜还可以用箭来进行，这种占卜方法称之为"箭卜"。下面我们列出一种箭卜方法：首先将标有数字的一把箭插在一高颈容器内，接着摇荡箭容器，直至一支或数支箭从瓶里蹦出来，然后根据蹦出的箭所标示的数字，查阅箭卜卦书得出相应的占卜结果。还有一种箭卜法称为"格萨尔王箭卜"，据说这种占卜方法最初是由神话中的大王格萨尔首创，因而称为"格萨尔王箭卜"。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得到有关格萨尔王箭卜更多的资料。

还有一种占卜方法也与格萨尔王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占卜称为"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施行这种占卜的方法据说藏传佛教各支派的法师 都知道。在进行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之前，首先要作如下的准备工作：将一幅画有格萨尔大王的唐卡（卷轴画）挂在墙上，在唐卡下面摆上一张桌子。占卜中所用的唐卡通常把格萨尔画成穿着白胸甲、水晶盔甲、披着白披风的白人，脚蹬高筒皮靴；腰缠弓箭袋并佩有宝剑，一手握藤枝，一手持饰有白边的战旗。假如手头没有描绘格萨尔的唐卡，还可以格萨尔的雕塑像、或者是供奉给格萨尔的朵玛、切玛供品来代替，将这些占卜用品放到供桌上，每件用品前面放上盛满青稞酒、牛奶和酥油茶的一只杯子，共三只；

供桌的右边放置一个装满青稞或小麦的容器，盛占卜用箭，并让箭头朝下插入容器中的麦粒堆；供桌的左边也放置一个装满青稞或麦粒的容器，在麦堆顶端放置一面非常明亮的银镜或铜镜，并用红、白、黄、绿、蓝五种颜色的丝绸将镜子包裹起来，如手头没有五色丝绸，也可以只用一色丝绸来代替，但一色丝绸的色彩只能是红、黄、白三色。绝对不能用黑色丝绸来包裹，因黑色往[463]往与魔女、魔联系在一起，会导致占卜仪式的不吉。最后，还要将三至五盏酥油灯放在上面提到的三只杯子面前。

施行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的占卜师必须是位能用修习瑜伽功获得很大的成就和法力的男性法师。他的坐位在供桌的前面。焚香与供奉神饮酒浆之后，由法师吟诵赞美格萨尔大王的祈愿文，格萨尔大王可以满足求请占卜者的意愿，得出一个成功吉祥的卦象。此后，法师的助手将一名男孩带到正在施行占卜的屋子里，来到摆有供品的供桌旁边。这个男孩要求是八岁左右、并且是上等贵族人家的子弟，绝对不能是屠夫和铁匠之子。进来的男孩坐位是在占卜镜前方的白色卡垫，坐下之后，法师就可以揭去裹在镜子外面的五色丝绸，让这个男孩盯住镜子片刻。如果此次卦象吉好，男孩一会儿就会说他从镜子里看见了各种神奇变幻的景色，并向法师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法师则根据孩子的叙述，得出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的卦象。

但是，如果这个男孩说他只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那么，法师将再一次祈请格萨尔大王降下神谕。如此反复三次，圆光占卜还不成功的话，就必须换用另一种占卜方式。如果施行圆光占卜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孩作为合作助手，那么，将由法师自己竭力从镜中找出一些神奇的幻象。——格萨尔圆光占卜还可以用剑作工具来施行。用剑作占卜工具时，据说各种幻相能在光亮的剑面上

反映出来。据说格萨尔大王还曾首倡一种占卜法，这就是“六鸟占卜”。遗憾的是，有关六鸟占卜的详细材料我还没有得到。

上面描述的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的方法，在施行多吉玉仲玛圆光占卜、即女神多吉玉仲玛吉祥所传的占卜时也使用。只是在占卜物品的数量及安排次序上与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时使用的物品数量及安排次序不同。女神多吉玉仲玛圆光占卜首先要先择一个干净而又吉祥的占卜地点，然后铺上一块白布，在白布上面放置一个装有谷物的容器，并将镜子插在容器内的谷物堆上。镜子应该用响铜制成，上面雕刻有五个呈十字排列的圆点。在容器的[464]前面应放置一块水晶石，最好是水晶石制成的小佛塔。在插有镜子的容器后面再插一支占卜箭，箭的尾翼要系有五种不同颜色的丝带。然后，将酥油制成的神牦牛俑像放在水晶或水晶佛塔的前面，在神牦牛像的左边供奉一个用“三甜”做成的朵玛；在神牦牛俑像的右边供奉一个红色的护法朵玛。其它的供品都摆在白布上，其中有“切玛”，即用谷物、各种果品、香料作成的一种供品。这种圆光占卜所念诵的祈语与我们所说的格萨尔大王圆光占卜所念的祈语是不相同的。

第三种镜占方法是长寿五姊妹女神圆光占卜法，施行这种占卜可以受到五姊妹女神的佑助。长寿五姊妹女神圆光占卜所用的占卜物品的安排与多吉玉仲玛圆光占卜的物品安排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长寿五姊妹女神圆光占卜念诵的占卜祈语与后一种占卜所念诵的祈语不同。

当施行长寿五姊妹女神占卜时从镜中看到如下的幻相：例如，佛塔、湖泊、水塘、水源、繁茂的大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吉兆；相反，看到雪瀑或大雾弥漫的同时，还看到仅仅是朦胧可辨的房屋，或者树被砍伐等等就是凶兆。

西藏人认为，有关未来事件的重要知识也可以通过观察和解释各种预兆① 的方法推导出来。一位专门从事预兆解释的人被称为预言师。当人们计划长途旅行、过藏历年或者举行婚礼之时更要加倍注重预兆，因为一个人在如上的时机可能观察到的任何一个不寻常的预兆，有时标示着是否带来旅行的顺利、来年的大吉、终身大事的美满，也许还带来不吉。从一些祈祷文来看——这些祈祷文我们在前几章已经作了引述——据说有八十四种以上的凶兆，人们可以祈求神灵，特别是保护神来禳除将来不能避免的凶兆和不吉。这些恶兆的一部分我们上面已经提及，其它的恶兆还有如下的一些例子：如果秃鹫和其它靠啄食人兽尸体存活的鸟降落到屋顶、并开始大声呱噪，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将会死亡；如果[465]出生的婴儿有两个面孔和三只眼，或者没有头，只有一只胳膊，那么，整个地方的人不久必然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如果一只出壳的小鸡生有好几个头也被看作是大为不吉的事。

在我们讨论西藏人的天气占卜仪式时，将会提到那些巫师在仪式中所用的释梦方式。在一些普通人中间也把一些梦看作是吉兆或凶兆，这里举几个例子。如果在梦中看见全身裹着盔甲，那是不会遭受突然袭击的征兆；如果在梦中看见自己手持兵器，那是自己将不会受到敌人任何伤害的征兆；如果在梦中穿戴法衣，那是受到人们赞扬、享有尊位的征兆；如果梦见自己成功地蹚水过河，梦见自己降落在高山之顶，或者梦见骑狮、骑虎、骑神马、或驭天龙，那么就预示着此人将会即刻获得极大成就。据说预示幸福、健康和名望的吉梦是梦见初升的太阳没有被云雾遮挡；听见鼓声和喇叭声，得到了丰富的食物和华丽的衣服，梦见自己坐于宫殿内或者坐

① 有关各种各样的预兆，可参看东北大学目录第 6558 号所引文献。

在宝座上；梦见自己戴着漂亮的帽子是此人将会从长官头人处得到好处的预兆；梦见喝了香甜的水是预示此人长寿的征兆。然而，如果一个人梦见了暴风雪，或者梦见自己在沼泽地中徘徊，或者身穿不洁的、有臭味的衣服，那么就预示此人将会遭到各种引起疾病、死亡的瘟疫的折磨；如果梦见自己不戴帽子或盯住镜子那么就预示着痛苦；看见自己身上爬满了虫子或被狼咬，那是即将患病的征兆；梦见被兵器所伤，或被士兵追赶，或坠入深渊，或看见血、大火、闪电，这类梦就可以解释为危险将至的征兆，正如不吉祥的星座所造成的后果一样。某人受咒语所祟，或者敌手施用黑巫术杀害某人的征兆是某人梦见自己被束缚，或者被埋入土中，或者是身体和头颅被劈成两半。某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预兆是梦见骑上无鞍鞯的驴，头朝向南方，或者梦中看见红花，梦见坐于水中，看见云中落雨。据说死亡讯号的最厉害的凶兆是梦见自己的肠子被一个黑色的女人从肚子里掏出来，或者梦见身穿红色衣服、手持红花、戴红色的头巾的人；或者梦见和死人一起喝酒跳舞。人们也可[466]以确定梦中的幻相是由哪一类精怪神灵引起的。如果梦见了雪山或盘旋的白鸟，那么就是神所致的梦；如果梦见破旧的庙宇、泥塑像、狐狸、小孩，就是贡布魔所致的梦；如果梦见蛇、青蛙、淡绿皮肤的女孩、山坡草地等就是龙所致的幻相。赞使人梦见岩石、树木、骑手、武士；泰乌让鬼使人梦中出现脸色灰白的孩子。如果一个人梦见了佛教的法师、驴、猴子、兔子、马、狗，这些梦境都是王系魔所致；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由于害怕、恐怖而发抖，那就是由于魔的影响所致。

第二十四章

天气咒师及其仪式

人们认为，西藏宗教中有很多的护法神能对天气施[467]加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居于水中的龙，如果它们被人们的某些不洁的行为所冒犯，它们就能使天气无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龙有上百种，远远超出了本书论述的所有龙的范围。最重要的龙的名称在苯教的著作《十万白龙经》、《十万黑龙经》、《十万花龙经》中都可以发现，甚至到了今天，佛教的法师们仍然在他们有关的天气仪式中使用这些经典。宗喀巴在世期间，在改革了一些旧的传统之后，用涉及印度水神及其伴神的仪式来替代了龙崇拜仪式① 的一部分。在西藏绘画中，水神——也称作水神龙王或旬奴杜保索玛梅（གཞོན་ཇུ་གཏུམ་པོ་སོག་མ་མེད་）——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画成天蓝色的神，头上盘有七条蛇，手中挥舞由蛇组成的绳套；另一种画成身穿蛇皮的黄黑色人形，手持容器和乌龟，骑一只九头巨鳖

---

① ·原文章目是 Tibetan Weathemakers，意思是“制约（制作天气）天气的人”，译成汉语颇费踌躇。因西藏的天气预报占卜——防雹，祈求某种天象，以闪电、冰雹、伤人等大都为咒师所为，同时根据此章的内容，改译今名。——译者

关于在拉萨每年进行的龙崇拜，可参看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第508页。

(摩羯)。

据说山神可以派遣冰雹,因而这些山神中有一部分带有"雹主"的称号。人们认为共有十八位雹主,这十八位雹主的总头领是念青唐拉山神。与雹主相似的一组神是"闪电主",据说这组闪电主神占据了天界铁匠的位置。此外,一部分泰乌让(独脚鬼)也掌管冰雹和闪电。特别是苯教的信徒和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咒师,据说他们在崇拜泰乌让和给泰乌让施加咒师影响方面有相当的专长。

其他一些据信能够对天气施加神力的神灵是:在《十万龙经》中提到的"闪电女主";在《十万龙经》中还列出了"闪电九兄弟(九姐妹?)作为招致闪电和云彩的神灵;还有密脸四大女神,[468]其中包括雷音卓玛(འབྲུག་གི་སྒྲོག་མ་)、闪电大鹏女、落天铁雷石女、落雪暴女。传说这里提到的第一位女神雷音卓玛的居地是在天空;第二位女神闪电大鹏女的居地是在位于天地之间的半空;第三位女神落天铁雷石女的居地据说是在须弥山山顶;第四位女神落雪暴女的居地据信是在海洋的深处。此外,还有水中女神,她的标志是一副毒蛇绳套;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界王后和天界女神。四位天界王后居于世界主要的四方,她们之间的方位分配如下述:

方　位	身　色	形　　貌
东方	白色	海螺头饰,手持昂宿星座。
南方	蓝色	绿松石头饰,手持闪电绳套。
西方	红色	绿松石头饰,手举珍贵的胜利旗帜。
北方	绿色	红云头饰,双手持彩虹。

次要的四方是另外四位天界女神的居地,每位女神都持有特殊的飞幡。

东北方,天界女神震错玛（ཁྲིན་ཚོགས་མ་）,手持风之飞幡。
东南方,天界女神错增玛（ཚོད་འཛིན་མ་）,手持火之飞幡。
西南方,天界女神擦桑掠（ཚ་བཟང་སྒོམས་）,手持水之飞幡。
西北方,天界女神掠切玛（སྒོམས་བྱེད་མ་）,手持坚实之飞幡。

不在上述女神系列的天界女神还有天界女神色切玛（ནམ་མཁའི་ལྷ་མོ་གསལ་བྱེད་མ་）,她的标志是天界飞幡。图齐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南喀玉朵朗斯佐(ནམ་མཁའ་གཡུ་མདོག་སྣང་སྲིད་མཛོད་)的苯教天界女神①,据说这位女神可以引起闪电、雷鸣暴雨和乌云。

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一些不属于护法神系列的上等神灵,如观世音②、多吉帕姆(金刚亥母)、五空行母等等也在人们进行天气仪式时祈请神灵的范围之内。

然而,这些有关天气的仪式不仅包括对那些据信是掌管雨、雹、闪电和乌云的专职神灵或女神的崇拜,而且包括为了击溃或者是毁灭那些试图阻挠天气神的邪恶精怪举行的仪式。厉[469]鬼可在举行这类仪式时设置邪障,各种主司风的风神、魔王、毁誓、地方鬼,穷保魔(无形鬼)据说都是专门试图阻击天空降雨的超自然精怪。③如果要想举行旨在降雨的天气仪式,必须首先破除这些鬼怪的魔障。

我们在这里列出涉及风之主司神的造像学方面的注释。宁玛派的文献提到了一种风神,这是一位被描绘成蓝色的神灵,骑一只

① 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册第 719 页。
② 关于观世音的这一身形,见参考书目 157 第 262a—267 页 a;207 页 b—272 页 a。
③ 参考书目 41 第 5 页 b—6 页 a。

牡鹿，手持海螺和丝围巾①。还有一位红色的风之女神，标志是一面飞幡和一支三叉戟②。风神女朋吉佐姆（རླུང་ལྷའི་བུ་མོ་འབུམ་གྱི་གཙོ་མོ་）是一位天蓝色女神，据说她骑的是四季风，双手挥舞战矛③。风神瓦杰（ཝ་སྐྱེས་）和罗刹女卡巴玛（ཁ་འབར་མ་）结合，生出女神聂切钦姆查玛坎（ཉེ་འབྱེད་ཆེན་མོ་ཕྲ་མ་མཁན་），一位带有烟色身体，生有四只手的怒相女神。她的上方右手持一渡鸦，上方左手持风袋；她的右肩上蹲一只绿松石眼睛的铁鹰，左肩上蹲一只金眼的铜鹰，头顶上蹲一只绿松石眼的水晶大鹏鸟④。

苯教的风神叫做雅沃切杰保代保切（གཡའ་བོ་བྱེད་རྒྱལ་པོ་སྟོབས་པོ་ཆེ་），他的右手持风之飞幡，左手持风轮，身穿火风披风，统领着十万风神部⑤。

据说有一位能降服所有降雹神的女神，这就是墓主女怒相黑女神。该女神一身黑色，标志是人皮和人的胫骨制成的法号。⑥

大多数的藏传佛教法师都知道一、二个据说是可以对天气施加影响的简单仪式。然而，在咒师和黑苯教的巫师中间，[470]人们可以发现很多专于控制天气的咒师或巫师和准备将自己的专门知识为广大百姓服务的咒师 和巫师 。⑦特别是从康区来的占卜天气的咒师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根据斯克诺德尔(Schroder)所说，⑧在甲霍尔(རྒྱ་ཧོར་)地方，制约天气的仪式也很盛行，一些适当的天气仪式大部分是由苯教的咒师进行的，斯克诺德尔对几起天气仪式

① 参考书目 42 页。
② 参考书目 6 第 39 页 b。
③ 参考书目 6 第 43 页 a。
④ 参考书目 169。
⑤ 参考书目 202。
⑥ 参考书目 40
⑦ 有关咒师防雹见贝尔著《西藏人》第 43 页。
⑧ 斯克诺德尔《甲霍尔的宗教》823 页。

作了有趣的描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供奉母山羊的仪式：杀死山羊之后，将山羊剥制填充，用尖板条将山羊皮支撑起来，在山羊的每个蹄子上绑一块十字纹板（拘鬼牌），在山羊额头也绑一块十字纹板。在这种仪式中，五块十字纹板据说是代表占卜铁匠所持的魔剑。占卜铁匠显然是指黑铁匠，他和他的助手使用魔剑作武器来击退邪鬼。

甚至在西藏噶厦政府中也设有三名专职的咒师来控制天气。三名天气咒师分别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免受冰雹的袭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宫殿遭冰雹袭击被看作是雪域之地前景的一个凶兆。三名官职天气咒师中的两名分属朵珠顶家族（འདོ་(ད་)གྲུབ་ཉེང་）和达蔡家族（སྟག་ཚལ་）。这两个家族位于离拉萨东南方大约五英里左右的旬顿噶（ཤུང་གདོང་ཁར་）地方。另一位咒师住在卓朵（འབྲོམ་སྟོད་），[1] 离拉萨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这三位官职天气咒师并不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经常的薪水，而是偶然得一些赏赐的土地；然而，噶厦政府也允许这三位官职天气咒师为私人雇主服务。假如他们为噶厦政府所进行的天气仪式没有取得成功可能会受到惩罚。惩罚与否，这经常是要看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的个人决定。作为惩罚，他们可能被课以罚金，或者帮助做一些公务，也可能遭受一顿痛打。在西藏人中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官职天气师的好运或倒霉的故事，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列出两个这样的故事。

一天，拉萨下了很大的冰雹，霎时间拉萨的街道和林卡都铺满了很厚的冰块，使众人谅讶的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竟没有降下一粒冰雹，这是因为一位官职天气咒师在降雹之前作法

① 显然是毕达克所指འབྲོམ་སྟོན་ཕུར་地方，见毕达克《中原和西藏》61页。

保护的缘故，他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周围堆砌了很多小[471]型的保护石垛。

然而，另有一次，有一场很大的冰雹砸了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总管命人立即把天气咒师找来，以便他能够当场给咒师以玩忽职守罪的惩罚。可是，这位咒师宣称他完全无罪，他说他早已听从总管的吩咐施行了咒术，但尽管如此冰雹还是落了下来。这显然是因为神灵想要表露他的不满，或许是神灵在一些即将到来的灾难来临之前，以在罗布林卡降冰雹为预兆想要警告噶厦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的法力是如何的强大，天气咒师请人带来一个筛子，一边念诵咒语，一边往筛子里倒水，没有一滴水从筛子网眼中漏下来，只有在咒师停止念诵咒语之后，水才一下子从筛眼中漏出。

居住在乡村的天气咒师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农田免受雹灾、在天旱时带来雨水。作为这项工作的报酬，他们会得到一部分收成。但是，假如尽管他们作了努力，庄稼还是毁于雹灾的话，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甚至要全力赔偿损失。人们偶然也要求他们让老天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不要下雨，以便人们在好天气的时候盖新房或者举行宗教舞蹈仪式。

西藏的天气咒师使用的最重要的法器是雷石(陨石)、法铃、橛、人胫骨做成的法号(据说这种法号的声音可以吓退所有试图阻挠降雨的妖魔)、鼓。依靠鼓的帮助，有经验的天气咒师可以判定天气的变化：如果鼓声低沉或“不祥”，那么坏天气即将出现；如果鼓声高昂而欢快，那么就预示着不会有雹雨的威胁。要判定一块积雨云是否会带来冰雹，咒师要把水装进一个通常用五种贵重金属做成的平底容器，然后观察盘内水中反射的天空云彩。根据一些特定的征象——这些征象是他经验得出的个人秘密——来判断云彩是否带来冰雹，假如有下冰雹的征象，咒师要立即开始进行相应的禳

除形式。

此外，还有其它很多显示给有经验的天气咒师的有关天气变化的征兆。不吉的征兆指示：例如，云彩从北方飘向南方；[472]或者从西方飘向东方；大块云彩逐渐碎成小块；或者如果落日将晚霞染成黄色或红色等，都是不可能盼望即刻降雨的征兆。从云彩的形状和色彩及其移动的方位，天气咒师可以推判出要想求得下雨，应该去祈请哪一类神怪。例如，如果从东方飘来一块呈佛塔状的云彩，那么就必须崇拜王系魔；如果从南方飘来象怒相神灵所具有的头发一样的发状云，那么就是魔女玛姆阻挡了降雨云，因而要进行答谢女魔的仪式；一块由西方而来的云彩具有红马的形状，那是标志着天不下雨是赞所致；从北方而来的云彩呈狐褐色牦牛形状，可以看作是由魔所设置的障碍。此外，假如天空被大块云彩遮盖而仍不下雨，那就是地方神作怪。

如果在晴天听到很大的雷声，同时还刮起了强劲的风，那就是王系魔在阻止正移动过来的降雨云；轻缓的风和弥漫的雾表示由罗睺罗魔那边来的干扰；清晨过来的红色云表明惹怒了黄龙，如果同时红色的早霞后来转变成黑色颜色，这就预示着必须为所有的水怪举行一个适当的仪式。还有各种各样来自云的形状的预兆，例如龙形云、摩羯云、蛇首云等等，这些云都在西方或北方迅速地移动。从各个方向来的雷声在盼望降雨的时候也被作为天气咒师的一个预兆。如果从西方听到雷声，那么当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如果从东方听到雷鸣，那么会在三天以后下雨；如果从北方听到雷声，那么将是深夜降雨的信号。

梦也指示出某人盼望的何种天气：如果天气咒师在梦中看见了大河、泼水或倒酒的妇女、正在吃草的家畜或野兽、或者梦见自己穿着新装，那么，不久就可望降雨。另一方面，如果梦见了空房子

或空帐篷、大火、坏收成、贫穷的乞丐等都是表示干旱的征兆。

当企图给天气施加影响时，必须特别注意吉祥的占星时间和适宜地点的选择。例如，一些降雨的仪式决不应该在贫瘠[473]干旱的地方进行，而应该在一座山的山顶进行。在这座山的山坡上还要发现很多居有水鬼的泉眼，泉水还要相当纯净，没有污染，特别是"没有女人和狗到过此处"。天气咒师、法师的思想也必须纯洁，仪式开始之前，他不能吃肉、吃蒜，也不能喝青稞酒，确定供奉给神灵的供品也必须是纯净的，而且是质量好的供品，否则，咒师的努力就不会获得成功。

根据西藏人的信仰，为了娱乐或者平抚各种自然力的神灵，可以给他们制作供品，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给天气施加影响，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本章开头已经作了介绍。另有一些是威胁、擒拿、甚至毁灭带来冰雹和闪电、或者试图阻止天气师工作的厉鬼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念诵咒语，作手印，或者举行仪式舞蹈。

据说根据个人的愿望，防止冰雹① 比作法降雨的工作容易一些。西藏的天气咒师宣称，要想不让冰雹落下一般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尽力让雷雹雨从他们职责保护的地面范围移开后再降下来。那么，冰雹就可能降落在一些没有经验或者是疏忽大意的天气咒师所负责保护的地面上，或者乌云会把危险的冰雹降落在没有耕种的荒地，特别是降落在荒僻的山区。关于进行天气仪式的藏文文献资料提到，冰雹最容易降落的合适地点是雪山、有树木和草皮的山岭、板岩山。作恐吓手印据说是防止冰雹、也是防止闪电的最简单的方法。藏文文献说："当作恐吓手印时，冰雹和闪电停止，雷

① 关于防止冰雹和闪电的方法，也可参看东北大学文献目录5073、5155、5156、5250、6664等文献中的材料。

鸣消失。"另一个防止雹雨的简单方法是重复念诵咒语 nanāga dzamuntea①七遍或二十一遍，还可以通过在念诵咒语的同时给厉鬼八部供奉饮供品或者焚烧芥子的方式来加强上述咒语和其他防雹咒语的力量。

当然，更有效、也是更复杂的防止雹灾的方法是举[474]行所谓的"护雹"(སེར་སྲུང་)仪式，首先将驴、狗、猴、蛇、乌鸦的头骨内装进绘满占星图案和写有咒语的纸片，在头盖骨周围系上五色的彩线。然后将这些动物头盖骨和五种贵重金属做成的供品埋在山顶上，而这座山正好座落在冰雹可能移过来的方位上。在掩埋这些供品的上方地面竖立一块锥形的石块，称作"石垛"，有时也在上面插上几个十字网纹灵器用来捕获雹鬼。②

一些天气咒师宁愿在整个夏天或早秋时节住在山顶，从这儿他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周围的一切，这样，他们也能及时地确定来到自己防区的雹雨。

根据一份藏区东部的报告③，当地苯教咒师的防雹仪式是在藏历三月开始。苯教天气咒师在村庄里男性村民的陪伴下去参拜附近有山顶石垛的山，咒师要把几支上面系有绘大鹏鸟旗帜的新矛插在山上，据说这是一种防雹的有效措施。然后，他祈祝一些砍下来的、并且下端用汉地墨汁染黑的桦木枝，在桦木枝上端劈开一个杈口，将几根白色的野鸡毛嵌在里面扎紧，此后农民将这些桦木枝插到自家的农田里作为防雹的法器。

---

① 本章中出现的咒语，有的意义可辨、有的只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神秘信仰，特号是某些重点元音的神秘信仰，不可考其义。因此，将文中出现的咒文仍以梵文或拉丁字母转写原样标出。——译者

② 在汉藏边界地区，使用一种有趣的巨型十字网纹灵器图画来预防冰雹。参看骆克《纳西族的龙崇拜》第一卷第54页插图。

③ 见搭伏尔(A·Tafel)《我的西藏》，柏林，1914年版，第二册231页。

下面的方法据说也被证明是防止雹雨的有效方法。这种仪式开始时，天气咒师祈请“墓地女主黑色怒相神”，据说她可以降服所有的降雹魔。墓地女主黑色怒相神脸上生有三只眼睛，她的右手向上高举，持有人皮，嘴里正吹奏左手拿的人胫骨法号。身上缀满了人骨做成的装饰。祈请颂赞黑色怒相女神完毕之后，咒师念三遍魔咒音节“帕达”(phat)接下来吹三遍胫骨法号。接下来是咒师祈请集力空行母（དབང་སྡུད་ཀྱི་མཁའ་འགྲོ་མ་），在列举了女神的标志之后，咒师告诫女神将雹主、闪电主和地方神、风神等可能引起[475]冰雹的神怪的法力都消除掉。然后，咒师说“轰轰轰、帕达巾达、帕达”，再吹一次胫骨法号。咒师第三次祈请的是另外一组神灵，其中有星魔之王遍入天、世界十方的十卫士、咽喉神、十八雹主，还有当地的地方保护神。咒师在列数了象征性地供奉给上述神灵的供品后，再念三遍魔咒，吹三遍胫骨法号，最后才祈请“金身的释迦牟尼佛”。

假如普通的咒语被证明是无效的，那就要念诵下面的咒语：

所有的为邪作祟者，所有带来冰雹的魔怪——冰雹 ram 被切断！假如这条猛咒还不起作用，那么咒师就要求助于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急切地念诵六字大明咒，即都知道“唵嘛呢叭哞吽”。

锡金雷布查人的佛教法师在举行防雹仪式时要祈请代仲巴诺（དེ་བྲོང་པ་ནོ་）①，即西藏人信仰的泰乌让独脚鬼之王。雷布查人的法师把代仲巴诺描绘成一位具有典型苯教神外貌的神灵，生有九头、十八只胳膊、一千只眼。对代仲巴诺的崇拜仪式，一般是在户外进行，用面团做成一个俑像，据说这个俑像就是代仲巴诺，但形体与我们刚才说的有所区别，俑像只有一头二手，左手持弓和绳套，右手持一伞状物和一支箭。此后，将做成的俑像放在盛有泥土的篮

① 见内贝斯基、乔耳《十字网纹灵器》第 74—76 页。

子尖上，再在上面放三块按同一圆心排列的草皮。

在泥篮顶端四角放置四个较小的俑像，他们分别代表代仲巴诺的四位大臣；同时，在顶端以下的阶梯上也放上各种面团做成的小俑像。在泥篮子的周围，摆上一些带有可食用水果的嫩枝。除此之外，在泥篮的前边放上五个装满牛奶、茶和雷布查人饮用的酒的杯子，然后在所有摆设上面撒一些各色粮食粒。

接下来将两个用面团制成、倚在木板上的较大俑像置放在泥篮的两边。据说他们分别代表代仲巴诺的父亲——雷布查人称“钦鲁”(Chienlut)——和他的母亲“洛鲁”(looh Lut)。要给这两尊俑像配置一架用白线做成的十字网纹灵器、两块刻有凹槽的木板、两根缠有羊毛的棍子，在每件物品前面放上三只装有牛奶、雷布查酒和茶的杯子，在代仲巴诺的背后插上一架较为大型的用[476]各色线织成的十字网纹灵器；在泥篮顶端四角、靠近四大臣俑像的旁边，插上一架十字网纹灵器，将凹槽板和羊毛棍 置于代仲巴诺的两侧。位于前方的两架较小的十字网纹灵器都是白色的，位于后方的两架灵器一架是蓝色的、另一架是红色的。

以上所有物品的布置妥当后，还要准备稻米、煮好的肉、水、酒等供品，然后念诵代仲巴诺的祈愿文。这一部分仪式结束后，用面粉撒一条从泥篮到门口的白路。在中心部分的大十字网纹灵器移开之后，泥篮和所有的俑像、包括上有代仲巴诺父母俑像的木板都要顺着这条白路搬到屋子之内，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到一些荒僻地方扔掉。

一些是咒师和精于黑巫术的苯教法师据说也能用魔法降雹以损坏敌人的庄稼。为了这个目的，咒师必须用黄色的稻米面做成罗睺罗的俑像，然后挥舞用黑色的喜心(木做成的橛)将罗睺罗的“心”移入俑像之内。假如这一仪式进行得正确，过不多久就会降下

冰雹。

据说求雨要比防雹或防雨要困难得多，大多数求雨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崇拜水神和净化被人的罪愆污染的水神①，因而，这些仪式要在泉边或者湖畔、河畔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求雨，要将"红马"干血块做成的血丸用纸包好扔到泉水中，或者由天气咒师等赤裸着身体站在泉边湖畔，一边挥舞人头盖骨做成的小鼓和法铃，一边念诵下述咒语，据说这个咒语可以很快带来雨，咒语是：

ōm vajr avāp āhikrotik āliharinisa ii hùm hūm dzva phob phob。

宗喀巴也声称自己是一份旨在求雨的天气仪式书的作者。②在这个最好由格鲁巴法师主持的仪式中，祈请的神灵不是古代西藏的精怪神，而是印度的水神及其伴属神，仪式也只是在星象出现下雨的征兆时、或者是在天气出现合适的征兆时才进行。举[477]行仪式的地点要在有水神居住的地方，如泉水的前面。假如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就应该在紧靠水塘的西岸。要在一块平坦的地上画一座坛城。首先画两个同一轴心的圆圈，一个圆圈内画上"火轮"，另一只圆圈内画上"风轮"；在坛城的中央画的是八瓣莲花，正中间画的是水神和环绕他的八位伴神。在坛城的旁边必须放置一些供品：其中有五供（五供一般指花、香、灯、涂香和食物——译者）、蓝色的幡、装有蓝色水的蓝色容器、蓝色花、芬芳香料、白芥子、掺有牛奶和粗糖捏成的神馐。然后，用一把在靛蓝颜料中染过的剑画一个轮子的图案，在轮子中央写上咒语 ōm shu li ni svāhā，在轮子的前面还应放上用面团捏成、周围缠有蓝线的杯子。

① 这类净水祈祷文见劳费尔，《苯教的赎罪文》维也纳 1900 年出版。

② 东北大学文献目录 5361，5362，也可参看贝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499 页。

下一步是天气咒师观修大力士神。此神一身蓝色，生有一面二手，他的左脚向前屈起，右脚伸出，以八条蛇作为装饰，身穿虎皮围腰，右手持三叉戟，左手作恐怖吓法印、并持龙绳套。此后咒师顺次观想火坛城、火坛城之上的风坛城、风坛城之上的水坛城。水坛城之上是有绿心的八瓣莲花，每瓣莲花的方向与四主向及四次主方向的一个方向相对。每瓣莲花都被观想为如下的颜色：东方的莲花瓣是蓝色，南方的是白色，西方的是红色，北方的是绿色，东南方的是红色，西南方的是淡黄色，西北方的是黄色，东北方的是杂色。咒师还要观想的是，在莲花的中央写上字母 བམ་，在八瓣莲花的每一瓣上写上字母 ནམ་，由字母 བམ་中生出水神的形体：一位头上盘有七条蛇的蓝色人，双手持毒蛇绳套。此后，在咒师助手的观想中应该出现如下次序的景象：在东方莲花瓣上的字母 ནམ中出现广财龙王，在西方莲花瓣上的字母 ནམ་中出现红色的安止龙王[478]，在北方莲花瓣上的字母 ནམ་中出现蓝色（或绿色）的力游龙王（སྟོབས་རྒྱུ་）。在四次方向出现的是：东南方是红色的莲花龙王（པདྨ་），西南方是淡黄色的大莲龙王，东北方是黄色的护螺龙王，西北方是杂色的具种龙王。这八位水神的伴神，都具有典型的龙的形貌：头顶盘有七条蛇，身体的下半部呈盘旋蛇尾状，八位龙都将双手屈在胸前。除了上面叙述的程序以外，这一仪式还包括给上述神灵奉献供品，念诵其中杂有咒语的神灵祈愿文。

如果雪域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旱灾。噶厦政府就可能采取祈求降雨的措施，将会安排所有的寺院诵三部龙经（指《十万白龙经》、《十万花龙经》、《十万黑龙经》），并给龙奉献供品，而后，禁止所有的天气咒师举行任何旨在防雨的仪式。献给龙的供品包括各种朵玛，一种据说是龙喜欢吃、称作“龙物”（ཀླུ་རྫས་）的食品，“三白”和“三甜”白色、红色香料，此外还有珠宝、金、银。将这些供品都

装入一个容器内，埋入靠近水泉旁边的地下。为了安抚龙，法师还应该进行“出索”(ཀླུ་གསོལ་)仪式。人们认为通过这个仪式可以平抚龙怒，并能驱除由龙引起的病患。“出索”仪式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念诵咒语。

2)从一个称作“出瓶”(ཀླུས་བུམ་)的容器内舀出黄色的水，倒在一面镜子上。据说这面镜子能映现出所有被人的罪愆污染的龙影像，镜子最好用银，最不济也必须用响铜或水晶制成，将倒在镜子上的水汇集到一个称作“出响”(ཀླུས་གཞོང་)的平盘内。

3)“出索”仪式包括诵读三大龙经的仪式，还要求众人在他们诵经时提供帮助：在喇嘛们诵经祈祷求雨的同时，妇女身背《甘珠尔》、《丹珠尔》经，排列单列，沿寺院和农田转圈。有些地方的人还做一种水的游戏，叫水戏（ཆུ་བརྩེ་）其主要特征是男人和女人都拥到街面上互相泼水嬉戏。①

经常可以发现如下的情形：有各种各样的邪怪试图[479]将正在移来的积雨云转向或驱开，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天气咒师必须抵销邪怪的不利影响。如果为了抵销冲散积雨云的风，咒师就应该反复念诵如下的咒语：ōm vajravāāāhikrotikālihaanīsa ōm char ya char ya bhay stambhayanan ，为了利用这条咒语获得效力，咒师在此后的三天晚上都要将这条咒语重复很多遍，过后三天，就肯定会下雨。

在另一份据说是可以驱除阻止降雨的邪怪的祈愿文中，祈请

①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第 509 页。

的神灵是下列的空行母，据称她们可以击退邪怪。居于东方的是白色的金刚空行母；居于东南方的是黄白色的三昧耶（誓言）空行母；居于南方的是黄色的大宝空行母；居于西南方的是黄红色的诸种空行母；居于西方的是红色的莲花空行母；居于下方的是黑色的智慧空行母；居于西北方的是红绿沟一切空行母；居于北方的是绿色的业力空行母；居于东北方的是白绿色的世界空行母；居于天顶上方的是蓝色的佛空行母。最后一位佛空行母，是在由星宿引起降雨魔障时专备人们求询的神灵。在同一祈愿文即将结束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些空行母，把她们描绘成狮面女神，每位女神的右手都持有一张出火的羚羊皮。

要想制止降雨，也可以按同一步骤采取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防雹使用的方法：例如祈请厉鬼八部、焚烧芥子籽等等。另外一种制止降雨的简单方法是用文火余烬熔化一些盐，然后，一边念诵咒语，一边把这些盐抛出去。

我们上面提到，作恐吓手印据说是制止闪电的一种方法：咒师向写有如下咒语的一张纸片吹几次胫骨法号，纸片上咒语是 ōm ghuhurā hupā hedzaldathā。如果天气咒师想利用闪电来伤害敌手或者毁坏敌手的财物，那他就应该进行如下的仪式：咒师手持用五种金属制成的橛拜访有黑龙居住的地方。到那儿以后，咒师要安置一个黑色的、三角形的坛城，在坛城的中央放上龙王的俑像，在把雷石与橛合在一起之后，咒师要向当地黑龙表示十万次的敬意。如果成功的话，黑龙的灵魂就会进入坛城中的俑像，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第一次闪电[480]。

西藏的天气咒师还声称他们能防止庄稼遭到霜冻。格鲁派僧人举行的一次合适的防霜冻仪式包括：准备一份装有“三白”和“三甜”的容器，然后祈请四手形相的观世音菩萨。容器内的“三甜”和

“三白”之中要掺一些青稞面粉，捏制成小球形堆到一个铜制平盘内，最后将这些小球投入湖泊、泉眼、井等有龙居住的地方[①]

① 参考书目 172。

第二十五章

毁敌巫术(魇胜术)

约请护法神特别是怒恶相神灵的佑助，施邪祟于佛法之敌，雪域之敌，或伤害个人之敌，[481]咒师和黑苯波巫师以其“黑巫术”而著名。据说他们在为那些以这种或那种理由希望给仇敌以不吉甚至致死仇敌的顾主举行的仪式中获取可观的收入。要举行这一仪式，咒师经常首先要尽力找出“灵魂”或“命魂”(བླ)① 之所在。在进一步讨论西藏巫师旨在伤人害财的巫术之前，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一些有关灵魂信仰的细节。

个人的灵魂、家族的灵魂、甚至整个民族的灵魂都被认为与某个确定的地点或生物相联系。灵魂所寄居的地点或生物称作“魂居”(བླ་གནས་)假若魂居被毁，那么此灵魂所属之人将死期临近，至少大难临头。有时魂居对一个人来说犹如血统可代代相传。显然这是一种图腾信仰的遗留，在许多西藏人的观念中，他们的魂居是一种树木(བླ་ཤིང་)或一种动物(བླ་སེམས་ཅན་是 བླ་གནས་ཀྱི་སེམས་ཅན་的缩写)。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必须戒杀戒砍这种动物或树木。有时，假如某人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所寄居的地方，就要由占星巫师决定

① 莱斯因《叫魂》页266:写道“古老的萨满名词བླ”。

灵魂所居之地。例如，当占星巫师发现此人马群中的一匹是此人的魂居，就告知此人将此马与其他的马隔离开来，好生喂养。除了主人和僧人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得骑乘。

国王或贵族的魂居动物通常是虎、狮、象或熊，凡人的魂居动物大多是马、骡、绵羊、公牛、[482]牦牛等等。一份传说讲道：格萨尔为了击败丽江王（ས་དམ་），先杀了此王的魂居动物、七头熊，然后制服了丽江王。与格萨尔的故事相联系的还有书后所附参考书目76，叶 9a 面记述的格萨尔大战黄、白、黑三霍尔王，其中讲到了三霍尔的魂居动物鱼。

湖泊也被经常地认做是某人、甚至是整个民族的灵魂所居之处。例如一份传说叙述羊卓雍湖是藏民族的魂湖，假若此湖干涸，整个雪域众生将有灭顶之灾。这个传说还讲到了藏北纳木错湖。不丹的魂湖位于多钦（རྡོ་ཆེན་）附近的卡拉措（ཀ་ལ་མཚོ་）①，正在帕里宗（ཕག་རི་）和江孜宗之间的路上。卡拉错湖的邻近据说就是锡金的湖魂“色湖”（སྲས་མཚོ་）。历辈达赖的魂湖是“转法大海”（ཆོས་འཁོར་རྒྱ་མཚོ་）——也被看作是班丹拉姆的居地——位于塔布（དག་པོ་）东南方。

山也是人们的魂居之所在，藏语称魂山（བླ་རི་）。其中最著名的魂山是恰嘉嘎保日山（བྱ་རྒྱ་དཀར་པོ་རི་），此山位于拉萨郊外，隔拉萨河与药王山（ལྕགས་པོ་རི་）相望。根据传说，恰嘉嘎保日山是佛法宿敌朗达玛赞普的魂山，在朗达玛死后，此山开始逐渐移向拉萨河边。如果不采取措施，此山将阻塞河道，从而导致洪水毁灭拉萨。为了从这种威胁中挽救拉萨，据说在邻近药王山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尊度母像，阻止了对面那座山的挪动。此外，在每年传大昭期间，

① 图齐《拉萨及其更远处》页 31：写作 སྐ་ལ་མཚོ་。

喇嘛要举行一个旨在阻止恰嘉嘎保山移动的投施朵玛的仪式、并向朗达玛魂山放火枪若干发。

据说西藏所有古代法王的魂山是一座称为“五峰神山”的山，在拉萨西南方约一天半旅程的地方。其他的魂山是在拉萨近郊称作奔巴日 (ཐུམ་པོ་རི་)和格培日 (དགེ་འཕེལ་རི་)的两座山，一些人也将这两座山看作是藏族的魂山。[483]

不仅人拥有魂居，就是一些神灵也拥有魂居，如藏人所说的护法神魂居。姣姆色色山 (ཇོ་མོ་སིལ་སིལ་)就被认为是十二丹玛女神之一①的魂山。这座山位于拉萨东北一驿站远的地方，每年都要由西藏噶厦政府的代表在姣姆色色山上放置一些供品。

在西藏人中间施邪害于人有一些简单方法，施行这些法术并不需要特别的训练，人人皆可。下面我们举出三个例子：

将仇敌的头发或指甲包在一片纸内，悄悄地放在寺院护法神殿怒相神灵的法座下。此后，试图伤害别人的人祈祷这位神灵伤害、甚至杀死仇敌。假如在寺院内无法藏匿纸包——僧人严加看管，禁止俗人在寺院内施行诸如此类的黑巫术——那么就要把纸包藏在建在路边、用来敬奉当地“赞”的“赞康”(བཙན་ཁང་)的基石内。

藏人通行的一种方法是把被害人的名字和年龄连同一些厉害的咒语写在一片纸上，然后折叠起来塞进靴子里，踩在施行巫术的人的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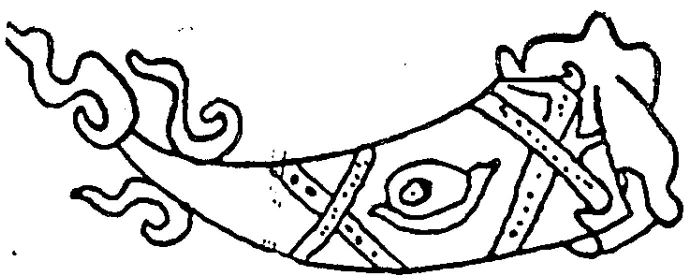
另一种伤害仇敌的方法在妇女中特别流行：一位妇女先祈请各路怒相神灵，然后念诵仇敌的名字，请求护法神伤害、甚至杀死她的仇敌。在念诵咒语的同时，这位妇女还要边跺脚、边抖动围裙，

---

① 可能是女神多吉牙姆赛 (རྡོ་རྗེ་གཡར་མོ་སིལ་)女神。

或者往肩后扬土。假如是僧人咒人，在念诵咒语时要挥动帽子。

致死敌人的比较复杂的方法据说最初由黑苯波巫师施行，但现今宁玛派的僧人也知其法，这就是恶咒法。首先设法悄悄地获得被害人的指甲或穿过的衣服碎片，假若这些东西都无法得到，至少应该得到一些对方的脚印土。然后在一片纸上画一圆圈，用十字线分成四个相等的部分。在圆圈的中央画上代表被害者的男人或女人俑像，俑像的手脚画上厚重的铁链锁住。在圆圈的周围写[484]上各种咒语，如"断命"、"掏心"、"裂体"、"断精力"、"断子系"；"断子系"这一名称还表示伤害被害者的亲眷的意思。写好咒语后，用妓女的几滴经血涂抹每条咒语，将被害者的头发、指甲等物摆在先前画好的俑像周围，把纸片折叠起来，用一块布裹好，用妓女的经血弄污。然后把包裹塞到野牦牛的右角中，并添置下列物品：少量的男人、女人、山羊和狗的血，十字路口取来的土，从黑铁匠那里取来的铜铁碎屑，一节上吊绳或其他自杀者用过的东西，分娩时死亡的妇女的骨头、皮肤或头发、乌头碱，寡妇内衣的碎衣，地下暗泉水。最后还要在牦牛角中填进一、两只活的黑蜘蛛。牛角的开口要用死尸头发制成的堵头堵死，再用黑线捆紧堵头，在黑线上嵌上用有毒灌木制成的两端尖



西藏恶咒仪式中使用的具魔牛角

的一些小楔子。这样处置的牛角叫“施恶咒”。在整个施咒过程中，巫师必须特别小心，他放进牛角的各种东西绝不能和自己的身体有接触，否则恶咒也将会对巫师本人起作用。因此在牛角装好之前，巫师总用一块布包住自己的双手。

在上面所描述的程序完成之后，巫师就要在深夜举行“召请众护法神”的仪式。他摆好三块从墓地或十字路口抱来的石块，排列成三角形，在最上的石块上置一铁盘，内盛贱民的骨头，一些从有斗殴死人之地取来的土和从鬼魅出没的荒山上取来的土。在铁盘的中央[485]放好牦牛角“恶咒”。在石块和铁盘的周围用土堆成九个同心圆的土岗，象征九条山脉；在土岗之间倒上一些水，代表被这些山脉分割的九座海洋。

接着，巫师召唤所有的怒相护法神来帮助他毁灭敌人、并给护法神供奉血甘露。用作这种供品的液体是绵羊血或牦牛血，最好是母鸡血。以前也常用人血来配制这种甘露。

天破晓时——这段时间被认为是施行黑巫术最好的时间——巫师小心翼翼地走近被害者的家宅，目的是把恶咒放到这家的基石内。最好是将恶咒牛角放在这家的大柱之下，如若不行、可将牛角埋在该宅的一个角落下面。埋牛角的小土坑要挖成三角形，三角形的底边朝向巫师自家房屋所在的方向，底边所对的角朝向被祟者家宅的中央。然后在坑内放入三块石头，象征三面巨大的屏障，并往坑中倒一些水象征湖泊。最后，用一个火把伸入坑内“驱走饿鬼，不然在洞口被封之后会禁锢在咒坑内”——这真是为了整个黑巫术而进行的一个奇怪的、但考虑周全的步骤。在把牛角放在两块石头之间以后，要把坑口立即封上，用脚把封口的土尽可能踩坚实，并在上面放置一块石头，用火把在上方燃照片刻，把一些炒青稞面撒在石头的上面。

巫术仪式举行之后，施行所有法术的巫师和施投恶咒的主顾，必须绝对断绝和被害者的任何接触，甚至不能和他讲话、更不能进到他家里。三个月之后，据说黑巫术开始初次显效。最初是各种灾难降临被害人之家，接着是使他和他的家人死亡。

也会出现如下的情形：当第一次不吉之兆出现之后，受巫术所祟的人就会怀疑是否有人在他家的宅基放置了恶咒牛角。他首先用各种占卜方法来找出牛角所在，或者咨请代言神巫看是否有恶咒、恶咒牛角藏在什么地方。假若此人顺利地找到了恶咒所在，就把牛角挖出来扔进河流，这[486]样就禳除了恶咒牛角的所有魔法。相反，如果占卜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那就必须延请喇嘛，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扔出一个替身。替身和朵玛必须埋在家宅墙基的底下，用以禳除由恶咒牛角施放出的魔力。这种禳除供品被称作“蚀咒”。

为了伤害仇敌，西藏巫师也经常使用下面的方法：

为了致病于人，要画一座新月形的红色坛城。巫师必须把他想要伤害的人的生辰八字写在一块从死于瘟疫的人尸体上得到的布片上。所用的墨水是黑肤婆罗门少女的经血。将这块布置于黑色烟雾中，同时祈请怒相护法神，此后再将布片铺于坛城之上。巫师挥舞着用死于瘟疫的人的骨头做成的短剑，他必须念诵一万遍相应的咒语，然后用魔法对布片进行“加持”，最后将它藏在被害者寝处所在的地方。

为了使别人暴病，就要用白芦荟汁制成的墨水把被害者的名字和族系写在一块布或一片树皮上，然后把它挂在毒雾中。巫师念诵必须的咒语，手持用花椒木或姜黄木制成的短剑，最后将布片放置在据说是穷保魔无形鬼居处的地方。

要致使仇敌发疯，就要在一座大森林的中央画一个黄白两色

的四方形坛城。用树叶和草扎成一个仇敌俑像,置于燃烧曼陀罗属植物放出的烟雾中,念诵一万遍必须的咒语,在诵咒过程中,巫师必须手持用婆罗门人骨制成的短剑频频用草叶俑像的舌头碰触短剑。最后,将俑像埋在野兽习惯聚集的地方。

致使某人迅速发疯的方法据说是这样的:巫师在一座山的山顶上画一座白色的圆形坛城,在坛城上放置一个用毒树的毒叶制成的仇敌俑像。将仇敌的姓名和家族传承谱用旃檀木汁写在俑[487]像上,然后将俑像置于焚烧人油燃放的烟雾中,同时,一边念诵相应的咒语,一边右手持名叫"王族上橛"的魔剑,以剑触俑像的头部。最后,将俑像弃于据认为是玛姆女魔居住的地方。

致使某人成为白痴,就要用因呆傻死亡的人的脑浆血,把仇敌的名字和家谱写在一片纸或一块树皮上。此后的程疗与上面描述的相同,即制作仇敌俑像,一边念俑恶咒,一边用旃檀木或名叫"夹"(འཇག་)的茅草制成的普巴橛魔剑触俑像的舌头。俑像和纸片、树皮最后要放置在土地神居住的地方。

致使某人成为残疾的魔法如下:在一处生有独干树——恰如一根拐杖——的地方,画一座三角形的黑坛城。在猫头鹰的皮上写上仇敌的名字和希望致残情景的描述,所用的墨汁是秃鹰的血。巫师要念诵一万遍相应的咒语,挥舞一种名叫"戍陀罗上橛"(དམངས་རིགས་ཀྱི་མཆོག་ཕུར་)的普巴短剑。最后,将这些东西放入口袋内系好挂在墓地生长的树上,如果当时恰好有强劲的风吹过,刮走了这个口袋,那就象征着被害之仇敌不久就会变成残废。

要使仇敌的家畜致病,巫师用血把要致病的那种家畜的名字写在从死后的良马尸身上剥下来的马皮上。写字用的血应该是死于畜疫的绵羊或母牛等的血。此后,巫师念诵相应的愿文,挥舞用婆罗门骨做成的普巴橛。最后,把马皮投到仇敌的马厩里去。

如果某人要损害仇敌的家产库藏，必须举行一个仪式。在仪式上要念诵恶咒，仪式所用的橛要有十二英寸长，用旃檀木或芦荟木制成，此外还有装满魔物、黑谷粒、黑丝片的人头骨碗。

一些西藏巫师也试图控制野鸟，特别是食肉猛禽。为了能召鸟(བྱ་འབོད་)、并利用飞禽作[488]为工具，例如，派遣鸟作为巫师的使者，用猛禽来伤害属于仇敌的绵羊群。有时，巫师或法师可能会用法术召唤秃鹫，以便它们能很快地来享用已经处置好的尸体。据说能够派遣秃鹫的神灵是五位生有翅膀的空行母，每位空行母都有一类特殊的秃鹫陪伴，这只秃鹫的尾色与所伴空行母的身色相一致。五位空行母的名称及标志如下述：

东方——多吉康卓玛（རྡོ་རྗེ་མཁའ་འགྲོ་མ་金刚空行母）(白色)，海螺“土鲁”（ཐུ་ལུ་）生有雷石喙和雷石翅膀。由一万名白胸秃鹫陪伴。

南方——仁钦康卓玛（རིན་ཆེན་མཁའ་འགྲོ་མ་大宝空行母）(黄色)，戴金色“土鲁”，生有珠宝喙和珠宝翅膀，由一方名金胸秃鹫陪伴。

西方——白玛康卓玛(པད་མ་མཁའ་འགྲོ་མ་莲花空行母)（红色），戴珊瑚“土鲁”，生有莲花喙和莲花翅，由一万名红胸秃鹫陪伴。

北方——列吉康卓玛（ལས་ཀྱི་མཁའ་འགྲོ་མ་业力空行母）(绿色)，戴绿松石“土鲁”，生有交杵金刚喙和翅膀，由一万名绿胸秃鹫陪伴。

中央——桑杰康卓玛（སངས་རྒྱས་མཁའ་འགྲོ་མ་佛法空行母）(蓝色)，戴青金石“土鲁”(མུ་མེན་གྱི་ཐུ་ལུ་)。她的喙和翅膀叫做“轮喙轮翅”(འཁོར་ལོའི་མཆུ་དང་གཤོག་པ་)。由一万

名黑胸秃鹫陪伴。

当召唤秃鹫时,除了祈请上面提到的五位空行母之外,还要在五块黑石上画出五只秃鹫的身形图像。每块黑石都要用下面的咒语进行加持,使之具有灵气。这些咒语是 ཨོམ་ནག་པོ་ལྷབ་ལྷབ་/ནག་པོ་ཉེབ་ཉེབ་/ནག་པོ་ཟིབ་ཟིབ་/ཨོམ་ garuḍa sarva ḍākinī, samaya ja hūm bam ho 。①

比我们刚才描绘的仪式更为复杂的仪式是旨在召请四臂大神王杀敌的密咒仪式。② 施行这个仪式的法师必须戴黑帽、穿黑衣。首先,法师应该竖起一座用尸皮做成的俑像,在俑像的下方[489]放置一张铺以人皮或虎皮的桌子。桌子上按三角形布置三块石头,在三角形的中央、桌子的四个角,法师都要写上魔咒。写字用的黑水是从剑边擦抹来的血。在三块石头上还要各放一口盛有掺血的五种黑谷的罐子。

在桌子的前面,法师还要架起一面小型的不规则三角形的平台,平台三角形的底边朝向北方,其余两个边做成火焰形状。在这个三角形平台的中央画上将要被杀死的仇敌人像,并在人像图案的头部放一件大铁制容器。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朵玛,制作朵玛的面粉是用五谷碾碎混合而成,其用量不能少于五升。并将血液和从火葬场收集的炭灰掺入面粉中直至面浆色泽转至鲜红,最后用这种面团做成一座三尖朵玛。在朵玛的周围必须放置黑谷糕饼、各种药物、谷粒、鲜花、水果、叫做“拉杜”(ལ་དུ་)的印度糕饼块、小萝卜、葱、蒜、“三白”和“三甜”、人肉和各类不同的肉、魔喜食品和新酿青

① 参考书目 137。
② 1[illegible],叶 2a。

稞酒。所有的这些供品都必须放入或倒入铁制容器内直至容器盛满至边缘。最后用黑丝块或新鲜肠子缠绕。在大朵玛的东方是一座较小的供奉给众护法神的朵玛。在桌子的前面巫师还要挖一个三角形的坑——或做一个三角形的小盒——边缘要做成火焰状，在三角形的中央必须放置一件用仇敌脚印下取来的土塑成的俑像。在三角形朝向西方的那个角中放置恶人头骨，头骨内填充有混有黑白芥籽的干燥粉末，这种粉末由叫做“唐冲”(ཐང་ཁྲམ་/ཐ་ཕྲོམ་)①的药用植物和铁屑、铜粉、石粉混合碾制而成。在三角形朝向东方的角放置一红公牛角，角内填入血液和毒药的潮湿混和物。最后，在大朵玛西北边的一块地方，巫师要放置装满肉和其他各种食物的容器；在大朵玛的东北边放置装满青稞酒、血液和其他各种饮料的头盖骨碗。

所有这些准备好了之后，就着手念诵合适的祈愿文，以便四臂大神王降临来享用供品，完成巫师或法师随后交待的各种任务。

大红司命主或姊妹护法神巴载 (ལྕམ་སྲིང་བེག་ཙེ་) 也属于能用于“黑巫术”之中的那一组神灵。有关这一内容的主要文献据说是密乘著作《射红血箭》(དམར་པོ་ཁྲག་མདའ་འཕེན་)。②根据这份材料，试图祈请大红司命主佑助的法师首先必须在一处位于三山三水汇合之地的墓地闭关修习。然后观想父体本尊(即大红司命主)，观想之地的岩石如同凶阎魔形、或者如同雄狮，并有水流冲向岩石，有猫头鹰或其他夜间活动的鸟的叫声充斥其间。为了观想母体本尊(即红面女)，法师还要拜谒位于玛姆女魔居住的三座山之间的墓地。所

① 应为 ཐང་ཕྲོམ་，ཐང་ཁྲམ་指“户口牌”。ཐང་ཕྲོམ་为 ཐང་ཕྲོམ་དཀར་པོ་和 ཐང་ཕྲོམ་ནག་པོ་两种，ཐང་ཕྲོམ་དཀར་པོ་指白莨菪，或称唐古特马尿泡，别名无泡果。茄科用药用植物，有剧毒；ཐང་ཕྲོམ་ནག་པོ་为喜马拉雅东莨菪，唐古特莨菪，药用植物有剧毒；另有 ཐང་ཕྲོམ་ཁྲ་བོ་，指“佛茄”。——译注

② 参考书目 34，叶 1b—3b。

有这些地方都是法师能尽快降神的场所。

假如上述闭关观想的地点不能如愿，那就只好在一处“娱心”的墓地或岩窟里进行。场地要用掺有红狗血的水泼一遍，然后在这种潮湿地面上铺一层红粉，这块地方就被设想为红命主的皮城堡。然后，选择每月的二十九日——如果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二或星期四——在上述场地展开一幅描绘自己本尊的唐卡和一幅描绘大红司命主伴属神夜叉的唐卡，并在附近供奉财物(表现财物的图画或面塑)，这些“财物”是红马、灰褐牦牛、红山羊、红狗、黑绵羊。接着，将大红司命主的“命咒”用金粉或刀刃边收集的血写在一片汉地产的纸上。在“命咒”的周围还要写上如下的祈愿语：“居于此地，我的护身神！佑护我、您的崇拜者，佑护我的家人，我的财物和房宅。诅咒那些拿走我上述物品的人，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回！”此后，用红线把写有“命咒”祈语的汉地纸包起来扎好，并用一块红布把各种青菜、药物、珠宝和丝绢包成一个小包。

下一次是准备“内藏”：用一段有三个结节的竹筒，内装药物和宝石，然后用猫头鹰或“墓鸟”的羽毛加以装饰。在用“剑铁”制作的箭的箭簇上写上字母 ཟ①和其他咒语。在箭头上系一块[491]长条红布，并在红布上用金粉写上父体本尊的“命咒”，还要在箭头系一条黑布，用金字写上母体本尊的“命咒”。

供奉母体本尊的财物是一把旃檀木的橛，橛有八拃长，用黑丝缠裹。供奉给阎罗鬼卒的供品是一把红铜制成的橛，用从刀柄上取下的布缠裹。

准备“密藏”，就必须用一节野生的九节竹筒，往竹筒内塞入一块写有命主“命咒”的布块。然后用一块形如半边金刚的旃檀木作

① 即“圆光占卜”或“征兆”。——译注

为堵头。

上述所有供物齐备之后，巫师或法师必须用一整张的红山羊皮，用剑边血或汉地墨汁在羊皮上多处写上大红司命主“命咒”和上面提过的祈愿文及咒语。

接着准备神身之依止处或神躯供品。在一块布（最好是罩尸布）上，用剑边血画上大红司命主之勾勒像。作为语之依止处，与该护法神及其仪式相关的密乘仪轨书是必备的。意之依止是大红司命主魂石，这块魂石显然是指从被认为是此护法神魂山的山上取来的石头。

此外，还必须从屠户处得到一颗红山羊的心脏和一颗黑绵羊的心脏，然后用金粉或剑边血把父体本尊和母体本尊的“命咒”写在两片纸上，混以药物、香料、宝石和丝片一起塞入两颗羊心里去。

在所有供品的前边，巫师或法师还必须在一只凳子上安放一金属容器，最好是黄铜钵，在钵内安放一座用血、酒和成的青稞面三角形朵玛。这座供奉给大红司命主本身的朵玛不要超过一肘长，但也不要小于一拃长。在此朵玛的左右两边各供奉一座朵玛，分别供给母体本尊和阎罗鬼卒。环绕这三座朵玛还要安放三座有八个尖顶、三个角的朵玛供奉“执八剑”(གྲི་ཐོགས་བརྒྱད་)，安放二十一个类似形制的较小的朵玛供奉“二十一屠夫”(བཤན་པ་ཉི་ཤུ་རྩ་གཅིག་)。这些朵玛要用尖头向外的指头面团（མཐེབ་སྐྱུ་）环绕。在朵玛附近还需放置的供品有各种青苗、葱、蒜、小萝卜、未脱粒的稻谷和藏[492]式薄面饼。①

假如称作依止箭（རྟེན་གྱི་མདའ་）的占卜神箭恰在手边，就必须将系有大红司命主袖珍唐卡孜各利(tsakali)的这支箭插到主朵玛

---

① 正确的拼法是འཁུར་བ་。——译注。

之上。在主朵玛的前面应安放盛有血、酒等神饮的容器、人体器官缀串成的花环、人肉、山羊油脂和安息香，也可用人油点的灯盏，内盛胆汁等配成的气味浓烈液体的容器、供奉红白赞的小团供施、头骨鼓胫骨法号和其他的乐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真实的或象征性的供品，后者是用画成糌粑面团雕塑来体现的。法师还要立即在这类供品的前面安放“内供”：即一把金刚杵、一只法铃和一面人头鼓。

要杀死男人，应观修大红司命主本身；杀死妇女，则要观修明妃。当观修父体本尊时，要将姊妹护法观想为骑马的野赞；当观想大红司命主时，要将他观想为骑公山羊者；观想其“大臣”时，要观想成徒步行者。根据这里所引的一份材料，与观想相联系的有如下动作：摇晃任何动物没有割开的皮革就会产生干扰仇敌的各种神变幻象，此时往竹筒中吹气，仇敌就会致病。同时还要将芝麻籽作为有害的“梭”(ཟོར་)施食投出去。

上面的密乘仪轨据说是由阿阇梨尼沃扎巴(ācāryaཉི་འོད་གྲགས་པ་)在一处名叫邦索玛保(བམ་སོ་དམར་པོ་“红尸齿”)的地方发掘的“伏藏”。这位掘藏师根据“伏藏”的内容进行了恰当的闭关修习后，能够杀死他的所有仇敌。随后，他的转世、被称作“子”(སྲས་)的达瓦那保(ཟླ་བ་ནག་པོ་)，因对仇敌不满，使用这份仪轨文献将仇敌统统致于死地。达瓦那保的转世名叫伽耶住持(Gayā dhara)、或红阿阇梨(Acāryaདམར་པོ་)，他也利用此仪轨书在闭关三日后杀死了所有仇敌。这份仪轨从上述先师传至亲师(ཟླ་མ་གཉེན་)和玛尔巴译师(མར་པ་ལོ་ཙཱ་བ་)等人，随同仪轨流传的有如下注疏：如何观想姊妹护法，如何观想其明妃顿玛玛(གདོང་དམར་མ་“红面女”)，如何与伴随神、姊妹护法、顿玛玛和大红司命主联系起来观想父体本尊。

既便是西藏噶厦政府，也要时时求助于黑巫术，祈请藏地保护

神的佑助来抵御内外之敌。[493]例如，有一个口头传说讲道，从前，藏军使用一种魔轮作为兵器。这种轮子叫做“长剑神变轮”，它的车辐是八支剑，剑尖和剑刃都从轮子中凸出来。可以用它直接抵御敌军的军阵进攻。这份传说还说神变轮可以旋转着进入敌阵，杀敌如同刈草。由“长剑神变轮”引起的疾病据说非常可怕，以致于雪域的当权者禁止使用此轮，甚至下令焚毁有关制作此轮的全部书籍。

噶厦政府一直使用到今天的一件具有魔力的法器是“阎罗石磨”①。阎罗石磨现藏位于拉萨附近的一座格鲁派寺院噶多贡巴(མཁར་རྡོ་མཁན་པོ་)。阎罗石磨有两扇石磨，下层的石磨是固定的，上层石磨需用一手柄来转动。在上层石磨的表面用錾子凿有很多凶咒，它主要是用作杀害敌党的头领的魔器，而且只能由噶厦权贵认定的高僧大德来转动石磨。这一仪式的第一步是法师集中意念于几粒白芥籽之上，将仇敌的“命息”转移到白芥籽之中。当确定无疑的隐秘征兆表明这一过程顺利地完成之后，高僧便将白芥籽放入两扇石磨中间，一边念诵咒语、一边把芥籽碾碎。传说声称，转动阎罗石磨，就是对拥有石磨的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据说做过这件法事的几位法师在不久就去世了。

为了禳除鬼神对噶厦政府和佛教存在的最大的威胁要举行一种程式非常繁锁、仪轨细[494]密罕见的仪式，这就是竖立“四洲赞垛”的仪轨。由于有几个世纪的经验，因此，以最有效的方式举行“四洲赞垛”仪式，是桑耶寺著名的专长。当然，举行这一仪式的知识并不是这个藏传佛教奠基寺的专利。

仪式开始时，要竖起四座复杂的十字网纹灵器“垛”。“垛”高十八英尺。四个“垛”形制相同、但颜色各异，其各自的颜色与印度教

① 应为གཤིན་རྗེའི་རང་འཐག，作者所说的“今天”，指作者在噶伦堡的那段时间，即1950年。—译注

——佛教宇宙观中的四大神话中洲的颜色相一致。例如,白色的"垛"与被认为是白色的东方胜身洲相联;蓝色的"垛"与蓝色的南方赡部洲相联系,等等。四个"垛"要安置在寺院的四个主殿中,这些主殿大多是屋顶高深、结构复杂的大殿。每座"垛"都要立在一个巨大的四方形基座上,基座边长有九英尺、内里是空的。在仪式的主体部分开始之前,要往基座腹藏中装填如下物品:各种兽类的、尤其是猫头鹰和乌鸦的头骨、骨骼、肌肉和血液,此外至少还应有一些贵族血统的人的头骨或骨骼,最下层奴仆的头骨,在斗殴中丧身的强壮年青男子的新鲜血,妓女、特别是淫名在外的妓女的阴道,杀过人的器械或兵器,暴死亡人的耳垂鼻尖、眉毛、心脏、嘴唇或舌头,死于恶性传染病的人的头骨或胫骨。此外,还有一百零八个不同的墓地取来的土、一百零八眼泉中取来的水、各种树上采集的树叶嫩枝、从国王的宝库中取来的种籽、布匹和丝绢,后三种供品由噶厦政府库藏供给。还有地下水,头发,妓女的经血,不同金属的大块,厉鬼作祟之地取来的土,各种药物植物的根、茎和叶,八岁孩童的头骨、肌肉、血液和骨骼。最后,也要将表现与举行仪式的一方相对立的敌党要人的俑像放入"垛"腹藏中。

完成上述准备工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得到上面提到的各种用品经常是困难的。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要邀请一位高僧来主持仪式的主体部分。他要闭关修习七天,祈请一位本尊神遣散与噶厦政府对抗的赞魔。作为补充,桑耶寺的僧众在这段时间内以不同的仪轨,夜以继日地诵读有关"四洲赞垛"仪式的特定经文。

在第二天,赞垛和基座都要拆成几个部分,搬出主殿,然后竖立于寺外一处朝向仇敌所[495]居方向的地方,最后根据占卜书确定的吉日将"垛"焚毁。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政其间,据说为抵御尼泊尔人准备进行

的军事入侵，作为噶厦政府的一种抵抗手段，在敏珠林寺堪布的主持下举行过一次“四洲赞垛”的仪式。据西藏人说，就在四个“垛”焚毁的那一天，在尼泊尔谷地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引起了尼泊尔人的极大恐慌。一周之后，尼泊尔军的总司令——他是俑像放入“垛”基座的敌首领之一——突然死亡。这次事件之后，尼泊尔人放弃了他们侵藏的计划。在一九五〇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时，地方政府又举行了一次“四洲赞垛”的仪式，但这次的结果让他们失望了。①

另有一种仪式没有我们上面描述的仪式那样复杂，这种仪式就是所谓的“护方神施朵玛仪式”。举行护方神施朵玛仪式应由格鲁派的大德喇嘛主持，但实际上还是由拉萨的上下密院的密乘僧人来举行这一仪式。

上下密院的护方神施朵玛仪式主要是在汉藏边界地方出现威胁西藏噶厦政府的迹象时，僧人受噶厦之命而举行的。举行仪式期间产生的魔力针对一类护方神精灵的邪魔，口语称为“九头汉鬼”（རྒྱ་འདྲེ་མགོ་དགུ་），据说此鬼是汉人在与藏人有瓜葛时的最得力的帮手。为了禳除“九头汉鬼”的魔力，往往派遣“九头汉鬼”做死敌护

① 班禅六世东行晋见乾隆皇帝之后，乾隆赏赐丰厚，其胞兄仲巴呼图克图与其弟沙玛尔巴因财物分配及前嫌，沙玛尔巴投奔廓尔喀部（尼泊尔）。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及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两次入藏。驻藏大臣保泰想屈敌求和，仲巴携财出逃。廓尔喀兵长驱直入，进日喀则，大掠札什伦布寺继挺进拉萨，全藏为之震动。乾隆帝闻报大怒，将保泰革职治罪，将借卜卦煽动不抵抗的济仲喇嘛“剥黄正法”，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察率六路大军进讨，连战皆捷，把廓军全部驱逐出境，并深入尼境七百里，廓军大败，叛贼沙玛尔巴自杀。并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向清廷投降，并献还所掠财物及沙玛尔巴尸身。乾隆帝命将其尸骨分别挂在西藏及西康各大寺院，并将沙玛尔巴所属羊八井寺院及寺产充公，令其改宗格鲁派，以为叛国者戒。内氏书中提到的尼泊尔人军事入侵，是指十三世达赖期间尼泊尔人入藏，具体史实不详。至于1950年人民解放军入藏，受到了广大僧俗人民的欢迎，是历史潮流、任何仪式也阻挡不了的。——译注

方神至汉藏接壤地带。

在这一仪式中扮演最主要角色的供器是得名于护方神的“护方神朵玛”。它是用糌粑团制成的带有三角形基座的三面金字塔形朵玛。这个朵玛有十英尺高，安放在一处带有三脚支架的巨大平铁盘上，铁盘要放在粗黑布织成的毯子上。代表护方神天界居地的金字塔形朵玛色泽浅红，三个斜面上刻有火焰的图案象征环绕护方神居地的火山。金字塔形朵玛的前面的斜面上三分之一部[496]分嵌有酥油塑成的众多装饰品，称为“白饰”。为了让朵玛更加稳固，要在朵玛的中央插入一根长木条(“命木”)作垂直中轴。

在金字塔形朵玛的顶端，在一块雷石上放置一颗较小的人头骨。再在头骨上方，朵玛中轴“命木”露出的部分系一幅护方神的袖珍唐卡“孜冬利”。唐卡要用蓝丝制成的华盖罩住。最后将五色丝带系在金字塔朵玛顶端，然后让丝带端自然垂落在朵玛的斜面上。在大朵玛的左右两边还要放两个约十二英寸高的三角形小朵玛。但这两个小朵玛在形制上与它们前面的那个较大的朵玛不一样，主朵玛前面的朵玛比两边的朵玛大一些。有时，主朵玛的各种饰物都是不够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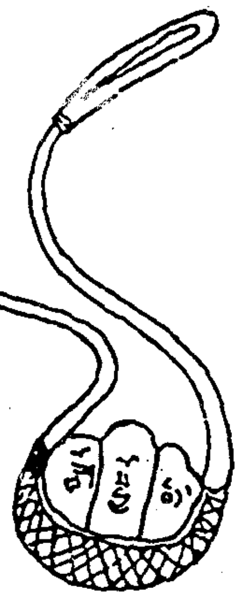
环绕着三个朵玛，要用树枝交叉搭成一个围栏。树枝要用名叫小蘗木的红色多刺灌木，砍下小蘗木的长枝，剥去刺的外皮，仅用浅黄色的约一肘长的长枝生刺处的结节。在围栏的外边，以三个朵玛为圆心，在几处圆圈内堆放一种动物的肠子。这些肠子代表“铁山脉”，据说这些山脉就位于护方神天界居地的边缘。在小蘗木刺围栏的内圈要供奉五种珍贵的金属、各种小丝绢片、不同的土、不同的木，盛有不同水的碗等等。以此象征护方神天界居地无尽的宝藏和财物。

在三角支架的前面放置两个头盖骨碗，两个碗内都盛供给护

方神的酒水，其中一个碗内盛青稞酒，另一个碗内盛汉地平川茶水，代表“血甘露”。

接下去是在两个祭酒头骨碗前面放置一排“棱”(ཟོར་)，有芥籽棱、玛姆血棱、箭棱、石棱、火棱、纺锤棱和朵棱，但有时如果棱的数量较多，这些魔器就不能在三角支架前排成一单行，而要环绕支架排成圆圈。此后，在棱的前面安放装有五种供品的五个碗使之排成一行。在棱行与五供碗行[49]之间摆上一座小朵玛，代表举行护方神施垛仪式时护方神统治的地域。

念诵咒语、诵读与护方神施垛仪式相关的仪轨文通常持续三天，但如果想要举行一次大的仪轨，诵读的时间会长达四天、甚至更长一些。仪式进行到这一阶段，就要不断地祈请护方神驱除即将来临的危险。据说护方神降下之后驻于中间的大朵玛之中。



石棱(རྡོ་ཟོར་)(藏式木刻画)

到第三天的晚上，仪式逐渐结束，先用糌粑面撒一条路，从三角支架一直撒到举行仪式的屋门出口。移去装供品的杯碗，将棱按

糌粑面撒的路排列起来,将护方神朵玛紧靠着门、放在棱路的前面。两个男子必须站在门外,每人手持名叫飘幡①的送祟旗。最后将护方神朵玛、棱、主金字塔形朵玛连同两个小供糕(切玛)和所有放在铁盘上的供品都搬到院子里。

一位贵族出身的法师手捧正在冒烟的大香炉走近主朵玛。他身后跟两位法师,携有举行神饮仪式所需的各种物品。持香炉者被称作"引香人",另外两个称作"神饮师"。[498]

接着,众上师按下列次序安排座次:护方神朵玛后面是手持香炉的引香人。紧靠引香人、但位置略靠后的地方是主法事喇嘛,身穿表示其身份的华贵袈裟。法事喇嘛的左边站着法事喇嘛的法事助手,法事喇嘛左右再远一些的地方是两位神饮师,神饮师的外围是两排参加仪式的其他法师。

在很少的几位专职看护朵玛的喇嘛抬起各种朵玛之后,由主法师供奉神饮。队列是以下列次序离开寺院的院子:首先是两位举飘幡的男子,接下来是抬护方神朵玛的法师,然后是拿各种棱、抬两个较小金字塔朵玛、抬大护方神朵玛的僧众。在他们后面走的是由两位神饮师陪伴的引香人,紧跟在后面的是主法师和他的助手。其他的法师跟在主法师之后。排成一个纵队行进,队列中的第一人敲击铙跋,其余的人击寺院中用的长柄鼓。大队人马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这儿有用事先准备好的干草搭捆成的金字塔形框架,高约十英尺,并在一个斜面留有开口,藏语称之为"朵玛洞"。

到达这个地方之后,还要供奉一次神饮,接着由精于长篇应答祈祷文的法师祈请护方神禳除各种危险。仪式的这一部分称做"祈

① འཕྱར་དར,飘幡,送祟时用作先导,此幡上部为三角形。但འཕྱར的古意是"屋檐""前檐"འཕྱར་དར即"屋檐前面的幡",鬼魅集于འཕྱར་དར,举幡离去,自然引走了不吉。——译注

请”。下面的这段译文，虽然没能提到在举行护方神施朵仪式时向护方神祈请的所有要求，如同噶厦政府举行此仪式时祈请的那样，但至少是提到了要求该神所完成的一些使命：

“来自大法身(Mahā-dharmakāya)宫的护方神及其伴属，来享用供品。我，法师师徒祈请您：驱转邪魔的愿望和邪魔的其他一些行动；驱转为施投刺橛和芥籽橛而来的恶力；驱转邪魔精怪头骨橛的魔力；防止“阎罗轮”的飞转；阻止魔鳞纹柄的出现；驱转玛姆血橛的恶力；驱转象雄地方产红“佐”(གཙོ་)金的魔力；驱转柳木橛的恶力；驱转上师咒橛的恶力；驱转苯波朵玛橛的恶力；驱转咒[499]蛋橛的毁坏性恶力；驱转玛姆箭橛的恶力；驱转妇女咒橛的恶力；驱转外道徒引起的不测；驱转毁敌恶咒和灾难恶魔咒的恶力；阻止龙的毁灭性邪祟侵入；阻止独脚鬼泰乌让的召遣；驱转“鸡康”(གི་གང་)疫病；解脱罗睺凶煞；禳除八十四种恶兆的魔力；阻止三百六十种恶意愿的出现；阻止恶梦和恶兆的出现；驱转不吉年、月、日的恶力；防止四百二十四种疾病的蔓延；禳除由空行母、起尸鬼、杰保魔(རྒྱལ་པོ་)和罗刹引起的恶难。”①

在祈请仪式结束后，要将橛一个接一个地扔到“朵玛洞”内，同时，主法事喇嘛则历数护方神借助这些魔器所要完成的种种任务。只有“箭橛”必须射出去、“火橛”必须烧掉、石橛必须抛出去。接着将护方神朵玛置于“朵玛洞”之前，在“朵玛洞”点燃之后，大护方神朵玛、两个较小的朵玛及其他所有供品都要投入火焰中，只余下平铁盘。点燃朵玛燃放的火焰称为“朵玛火”。

把金字塔形朵玛及相关的供品投入“朵玛火”中使整个仪式达到了高潮，这时要求主法师高度集中意念，并在金字塔形朵玛抛入

① 参看书目98。

火中的那一刻将所有的意念转向护方神，再一次督促他完成属于他的使命。然而，若按确实的佛教惯例，法师也会怜悯被护方神制服的魔，认为这些魔只不过是因为前世的罪孽才被罚而成鬼形的众生有情，从而祈请神灵尽可能使鬼从善，并将他带上佛教的解脱之道。

在朵玛投入火焰之后，喇嘛们要大声地击掌以驱散可能还在附近萦绕的邪魔，两位举旗幡的人也要向下甩动三次旗子，据说这是象征护方神的勇士伴属开始攻击佛法之敌。

仪式进行到此时，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要转身背对着燃烧的火堆，主法师进行一个叫做[500]"授权"(མངའ་གསོལ་)的仪式，以清除先前受到到恶祟影响的铁盘。他首先将铁盘颠倒扣在地上，然后踏上一只脚，作"金刚手印"——两手先作著名的"期克手印"，然后两手的小指和食指模仿金刚的形状互相搭在一起——念诵十三手印 (ཕྱག་རྒྱ་བཅུ་གསུམ་)的名称，依借这些手印的法力，留在铁盘里的所有邪恶力将被击溃，毁灭。然后将铁盘翻转，再次举起，与此同时，周围观看仪式的人众高呼"神胜利！"

接着，举行仪式的众人行列返回寺院，寺院必须有两名衣着华丽的俗人站在通向神殿的入口处等候。其中的一位要给主法师赠奉仪式授带，感谢他成功地施行了仪式；另一位手捧"切玛"，每位入寺门的僧人都要从切玛中捏一撮扬回空中，并说一句短祈愿语，作为给饿鬼的一种供品。

在结束本章时，再就西藏实行的爱情巫术略讲几句。一种民间信仰认为一位妇女要获得她意愿中男子的爱情的最古老方法是悄悄地焚烧自己常用的洗脸毛巾，然后将男子的食物饮水的残渣烧



西藏爱情巫术的一部分

成灰与毛巾灰混合在一起。她也可以用经血来替代毛巾灰。妇女或者设法用一点经血涂在男子的头上，这样，秽煞将会使男子放松意志，从而很快地答应迷恋他的女子的要求。

另一种男子和妇女都可施行的爱情巫术比较复杂，需要很大的耐力。想要施行这种巫术的人首先必须学习仪式中使用的一种咒语，据说这种咒语收录在简称为《交杵金刚十万咒》(སྔགས་འབུམ་རྡོ་རྗེ་རྒྱ་གྲམ་)的咒书中。这部宁玛派的著作据说收有印度咒语和各种源出于苯教的咒语。要想获得仪式详细的知识需要正确、有效地念诵魔咒，在一件容器内装满水，里面溶进一块在一些动物的[502]头部或内脏中找到的，名叫“吉旺”(ཇི་ཝང)①的黑色结石，然后将容器全部罩住，举行这个仪式的男子或妇女高度集中意念诵读必要的咒语，通常要念诵一万遍。诵咒之后，打开容器的盖子，施术者向容器内盛的水喷一次水，然后再很快地盖上盖子。整个过程不断地重复，每次都要诵读上面提到的咒语，容器内的整个溶液也越来越具有灵气。这部分仪式完成之后，施术者必须走近他所爱的人旁边，喷几滴“魔水”在他(或她)的眼睛上。据说这样做会立即见效，因为接触到这种魔水的男子或妇女将会产生一种对施术者不可抗拒的爱恋之情。有时也可在魔水中放入所爱之人的食物或饮料，但据说这样做的效力显现较为迟缓。

另一个关于这种爱情魔药最灵验的例子是我听说的，故事说有一个拉萨来的既老、又丑的藏医，虽然老丑，但在拉萨的太太们中间还是情场得意，因为他在给贵妇看病时，把上面提到的爱情魔水悄悄地滴在开给患者的药物上。

① ཇི་ཝང་，正确的拼写是གི་ཝང་，指内脏结石，在人体中者称人黄；在象体中者，名象黄；在马或狗体中者称“马宝”、“狗宝”；由土石形成的，称石中黄；གི་ཝང་还专指牛黄。——译注

从一位康巴人那里，我听说了一种在康区实行的爱情巫术，据说此法非常灵验。其法主要是从心上人站立过的足印处取些土来，对之念诵咒语。此时，想要施咒的男子或妇女不能延请咒师来为之，必须由自己来举行这个仪器。假如日后此人要离开他或她曾施咒相爱的人，就必须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否则，被遗弃的受害者不久就会变疯。

第二十六章

御邪术

西藏人御邪最重要的工具是护身符和符咒。最简单的护身符是写有或印有祈愿文和咒[503]语的纸片，上面经常带有魔符图案的绘画。这些纸片经常是折叠起来封好，用不同颜色的线包扎成形。与后面这一种形式的护身符相关的名词是“护身线”(སྲུང་སྐུད་)，其形式和名称在西藏各个教派那里各不相同。宁玛派使用的三种重要的护身线的名称如下：乌龟紧腔（རུས་སྦལ་ཁོག་ཆིངས་）、雍仲绕脐（གཡུང་དྲུང་ལྟེ་བསྐོར་）和人鬼紧口（མི་འདྲེ་ཁ་འཆིང་）①，其他的护身符是经过大德喇嘛加持的药草、念珠、混合碾碎药草粉末的胶泥或面团制成的小佛像“擦擦”（ཚ་ཚ་）、宣喻神巫戴过的戒指、迷幻神巫分发的结节丝带等等。上述护身符中的大多数都收藏在一种特制的魔盒或佛龛中，一些较小的护身符系在腰上或挂在脖子上，较重的符则要系在臀后，甚至拴在背上。② 除了针对禳除意外灾害、不吉和各种魔类所引起的疾病的各类护身符之外，还有据认为是专门用来驱除恶梦和恶咒，防止狗或其他野兽扑咬，③ 阻止瘟疫、毒物、窃贼、预防兵器伤害、强盗袭击、使庄稼免遭冰雹和旱灾的袭击、警戒雷电击伤、佑助生意兴隆和增加财富等等的护身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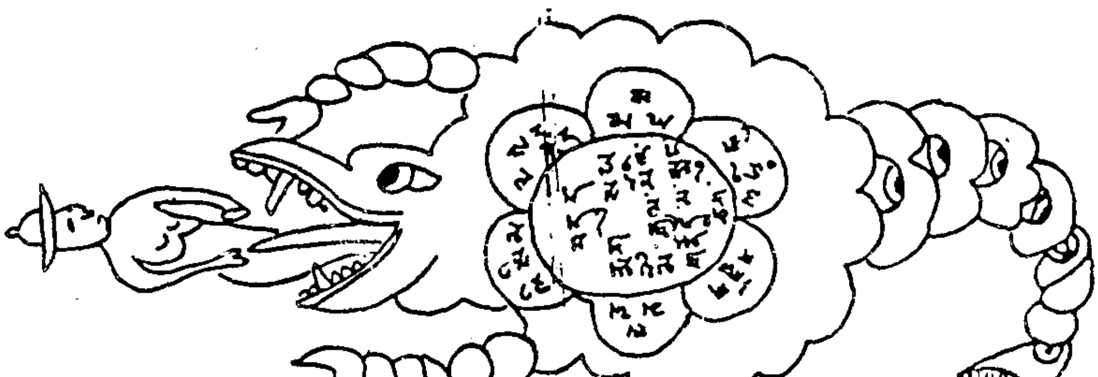
① 见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内贝斯基收集品 134/461 和 134/462。

② 关于各种 ག་འུ་魔盒，参看 P. H. POtt《国家民族博物馆西藏藏品导论》莱顿 1951，页 121。

③ 对付狗咬的符咒瓦德尔已在《锡金地名辞典》页 343 提及。

动物，特别是家畜也需要用护身符来佑护。这类护身符大多是一些绘有魔画或咒语的纸[504]片或布片，用时系在被佑护牲畜的脖胫或鬃毛上。比如，就有一些防止家畜遭到狼害和猛禽害的符咒。①

防止家里人受到伤害，就要在大门口拴上一具由宣谕神巫在幻迷状态中用十字网纹灵器"垛"和剑结成的金刚结(རྡོ་རྗེ་མདུད་པ་)，或在屋顶架成一具"垛"②。在自家附近的门板或墙壁上，画上各种驱魔图案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人们见到的这类御邪图案经常是画着一只正在吞食戴宽沿帽人形的蝎子。这种图案据说可以抵御由所有王系魔引起的灾难。



这幅魔符应该贴在宅门边的墙上用来防止王系魔对居民的侵害

① 《锡金地名辞典》页 343。
② Ribbach，Drogpa Namgyal，P126；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180。

一些可能应用于不同目的符画实际上有相同的外在形式和几乎一致的符面文字，区别仅仅在于将用不同色彩，以梵文装饰字体(La ñtsa)写成的符咒按这一目的分别左旋嵌入符画的圈内。① 本书所列参考书目 188 列出一百零八种必须嵌入这类图案的样式。

大多数的符画是圆形，因而称为“圆护”(སྲུང་འཁོར་)，有时圆护又以某动物所持物的形象出现，该动物被认为是最能有效地禳除魔祟的那类神灵的坐骑。例如，禳除阎王邪力的圆护符画由[505]公牛所持、禳除魔力的符画由牦牛所持等等。详见下表：

符画禳除的魔邪名称	**持符画的坐骑**
阎王	公牛
魔	牦牛
王系魔	猴子
玛姆女魔	黑鸟
赞	红雌鹿
曜	山羊
土地神	猪
龙	青蛙

西藏人使用的一种价值较高的护身符是猫眼石②，一种源于史前、主要用光玉髓(亚玛瑙)或其他不被西藏人所知的水晶矿体制成的珠子。今天仍在使用的猫眼石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西藏各地发现的，特别是东部藏区，或者是拉达克和不丹(据说是在拉达克

① 《锡金地名辞典》页 340—342。
② 内贝斯基《西藏史前遗珠》(Man,London 1952 art 183)。

找到的猫眼石品质较次)，没有听说在尼泊尔和锡金找到猫眼石，虽然锡金土著雷布查人也戴猫眼石，但据说他们的猫眼石来源于西藏。据西藏人所说，猫眼石大多是在田野耕作、或地洞中发现的。有时也被雨水冲刷露出地表，在这种情景下，偶而会被吃草的牲畜吞食。据说西藏的牧人十分留意牲畜的粪便，希望从中找到一颗猫眼石。在东北藏区，人们在挖掘古墓时往往能找到和箭簇在一起的猫眼石。①

西藏人将猫眼石分为两大类：

a. 椭圆形猫眼石，有三英寸长，带有断续的黑色(或灰色)和白色条纹，在黑色和白色条纹之间有两色的圆环，这些圆环被叫做“眼”。藏人说一颗猫眼石能带有十二个眼，带有五、七、八、十一个眼的猫眼石要比带有一、二、三、四、六、九、十或十二个眼的猫眼石更为罕见。一般说来，猫眼石[5,6]的眼数量愈多、色泽愈鲜艳、外表愈光滑就愈值钱。特别是带有九眼的猫眼石——这使我们联想起九是苯教中最重要的一个数字——需求量更大，因为九眼猫眼石据说可使拥有者免遭兵器伤害，禳除不吉日的邪祟，预防中风跌倒，后一种病据说是由罗睺罗星神引起的。

b. 圆形猫眼石，一般来说，圆形猫眼石价值高于椭圆形猫眼石；据说有三种不同的圆形猫眼石：

(1)虎纹猫眼石，带有虎皮斑纹的猫眼石。

(2)莲花猫眼石，带有莲花状图案的猫眼石。

(3)宝瓶猫眼石，带有命瓶图案的猫眼石。“命瓶”是无量寿佛的显著标志，经常是佛教神灵的一件法器。

---

① 罗列赫《西藏考古学问题》(Journal of 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I(1931), PP27—34)。

这种猫眼石据说可以卖到大价钱。

一件普通成色的猫眼石，藏人大约要付约三十英镑的价钱。近代有很多粗劣的冒牌猫眼石也出现在西藏的集市上，仿制品由瓷制成，从汉地和印度输入西藏；同时西藏人自己也利用黑白封蜡做猫眼石样饰珠。猫眼石主要用来装饰挂魔盒嘎乌的项链，或者把猫眼石和珍珠、红珊瑚珠等串起来做成项链。用碾碎的猫眼石粉混以金银粉、药草、珍珠粉做成药丸，这种药丸价格非常贵，但据说是治疗多种疾病的特效药物。

有几则传说讲述西藏人中间流通的猫眼石的起源。很多西藏人相信猫眼石最初是神的饰珠，在饰珠损坏后，神就把它扔掉。为什么人们几乎见不到真正完美的猫眼石，据说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人说猫眼石是干僵的虫尸，因此称猫眼石宝藏为“猫眼石巢”(གཟི་ཚང་)。西藏人说如果打开一个猫眼石巢，经常就会看到一些“猫眼石”还在慢慢地四处爬动。流传在康区的一则传说讲到一位在山坡草地上放牧牦牛群的牧人，一天，他的牛群在山上碰巧发现了一个有很多漂亮猫眼石的[507]“大巢”。里面的“猫眼石”还都活着，牧人想把它们拣起来，但没有成功，于是他跑回附近的村庄找人来帮忙，但等他回转来时，除了二、三个猫眼石外已是一个空巢，其余的猫眼石全逃掉了。

西部藏区的传说讲到猫眼石最初起源于日土镇(རུ་ཐོག་)附近的一座山上，它们象小溪一样从这座山山坡的一边流过。然而，有一天，一位妇女向山上扔了“魔眼”，猫眼石溪流就立刻止住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出猫眼石形成时由具有特征的黑白条纹形成的图案。第五则传说讲到猫眼石是保藏在大食国王宝库里的宝石。大食国王被格萨尔王打败，猫眼石被岭国军队带到了西藏，随后又

传布到西藏各地①。

西藏法师旨在驱邪的仪式要比巫师施放的旨在伤害仇敌的巫术种类繁多。这类仪式中最重要的程序是把邪力转移到“替罪羊”、即替身“鲁”(གླུད་)身上去。②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替身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糌粑制成的偶像，我们在这里再列出相关的替身名称，最重要的替身有：施主赎身替身，特别是病人赎身替身。此外还有男人替身、女人替身和儿童替身。

替身经常是绵羊、山羊、马或者是牦牛等放生作为病人的替身。指定作为替身的动物通常是从屠夫那里买来的，以便通过救护生灵而获得佛教功德。在动物放生之前，要在它身上扎一些丝带。根据霍尔曼(Hermanns)所说放生救护病人生命的动物叫“次达”(ཚེ་དར་)，而阿斯伯(Asboe)却说称为“次他”(ཚེ་ཐར་即“放生”)。③后一位作者还提到在西部藏区还流行着为了使人脱离病痛而烧死替罪绵羊的习俗。这只绵羊用被单包裹起来正好就象一具尸体，人们以患者的名字来称呼替罪羊，在替罪羊被带往火葬仪式现场的路上大声地恸哭。④[508]

在所有的替罪羊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年藏历新年在拉萨举行的送鬼仪式。据说这种仪式由五世达赖喇嘛创立。它的目的是使拉萨的所有居民免受他们自己在过去的一年所犯罪衍造成的邪祟的影响，特别是禳除由七厉鬼兄弟引起的邪力，因为厉鬼七兄弟被认为是雪域和藏地佛教寺院最强大的敌人。在送鬼仪式中，所

---

① 关于གླུད་，译者近日收到四川藏学研究所寄来的《国外藏学动态》1991年第五期，上面有向红笳女士翻译的《藏族的瑟珠》(大卫、埃宾豪斯等著，刊《西藏周刊》?8年13期)一文，论述较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译注

② 纳西人举行的替身仪式是骆克(Nāga Cult I P. 29 sq)描述的^{3}Dto-^{1}na-^{3}ko^{0}。

③ V·阿斯伯，《西部藏区的替罪羊》Man，London，1936，art，96.

④ V·阿斯伯，《西部藏区的供品》Man，London，1936，Art，97。

有的邪祟恶力都被转移到两位扮演替罪羊角色、称作“替死鬼”的人身上。在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期间，送鬼仪式有这样的惯例：两位替死鬼中的一位要从拉萨到桑耶，然后再到泽当；另一位要到彭域（འཕན་ཡུལ་）地方。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送“替死鬼”到彭域的仪礼被禁止，只是后来在西藏档案馆存的一份提及古代送鬼至彭域的文件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批阅，两位替死鬼应该再次派出去巡游。

扮演替死鬼角色的两人通常是从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勒空（ཞོལ་ལས་ཁུང་）①雇佣的仆人中挑选的。雪勒空这个机构要管理位于拉萨境内的十八个庄园。挑选的两位仆人要穿上破旧的皮袄，戴上圆锥形的帽子，并将脸孔的一半涂成黑色。在整个藏历新年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地在拉萨的大街小巷里游荡。只要是替死鬼用手摸到的一些小东西都会成为他的财产，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替死鬼一般也要给他所拿的东西付一点报酬，不过那都是些不值钱的流通纸币。

在藏历正月的二十四日，这两位替死鬼的“自由游荡”也到了结束的日子。在这一天，由于他们身上装满了象征性的罪衍，因此就要被赶出拉萨市。在替死鬼被驱出拉萨市之前，还要以拉萨的女保护神吉祥天女（མ་གཅིག་དཔལ་ལྷ་མོ་）的名义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两位替死鬼必须参加这一仪式，仪式是在拉萨大昭寺二楼吉祥天女（即班丹拉姆）的护法神殿举行。仪式结束后，两位替死鬼边唱边舞来到大昭寺门前的广场上，在那儿他们会碰到穿着现世达赖喇嘛服装的僧人高官。广场上[509]有如潮聚集的人流目睹这一仪式，有时甚至是达赖喇嘛本人和噶厦官员也要透过大昭寺正门上方屋

① 雪勒空，西藏噶厦政府设立的机构名，总管布达拉宫财物及拉萨郊区政法。因设在布达拉宫山的下边，因此称为雪勒空（义即“下面的机关”）。——译注

子的窗子来观看这一仪式。届时，僧人乐队演奏宗教音乐，排列整齐的僧侣念诵咒语，两位替死鬼和代表达赖喇嘛的官员开始掷骰子。但无论怎么掷，两位替死鬼都是输家，因为他们用的骰子六个面都是一个点，而对手用的骰子六个面都是六个点。等掷骰子游戏一结束，有很多的乞丐和屠夫抬着由噶厦政府和富商送给替死鬼的礼物从街的一边送过来。

此后，参加仪式的人要按下面的顺序安排队列：走在队列前面的是手持用糌粑和酥油制成的俑像替身的乞丐；这个替身代表达赖喇嘛。假如达赖喇嘛年幼而由摄政王代理噶厦事务，那么他的替身也要走在队伍前列。跟在达赖喇嘛替身后面的是两位替死鬼，有很多乞丐和屠夫背着东西围着他俩。接着是八位称做“骷髅鬼卒”、戴着面具的僧人，每人右手握一把砍刀，左手握一头骨。骷髅鬼卒的作用是将替死鬼驱走、而且不准他们再返回拉萨。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制定的惯例，鬼卒的角色是由位于拉萨郊区的旧宁玛派寺院绛曲林寺（བྱང་ཆུབ་གླིང་）的喇嘛们担任的。八名骷髅鬼卒的身后紧跟一架巨大的垛（十字网纹灵器），所有危害藏地百姓的恶鬼及其鬼首都被吸附在这架大垛的各个部分。大垛由三大部分组成。三部分都架在中心的木轴上：垛中央上半星形的部分被称作“垛脸”（མདོས་ཞལ་），中部是法轮形，下部是吉祥结形（དཔལ་梵文 vatsa）。众多的喇嘛抬着很多的小垛和朵玛供品围绕在大垛的周围。此后是一队喇嘛，他们抬着一大一小两个朵玛，大朵玛是供奉给阎罗的，小朵玛是供奉给班丹拉姆的。大小朵玛的后边紧跟两个队列，是拉萨上下密院的僧侣，大约有五百多人。他们每人手里拿一面鼓，用鼓锤合着韵律有节奏地敲击。上下密院僧侣队列之后是身穿法衣的乃穷护法神。这位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幻迷状态的法王由他的几位助手陪伴。[510]在队列的末尾行走的是藏传佛

教权位最高的人物甘丹池巴。

队列首部行进到靠近驻藏大臣衙门附近的一片广场。这里是焚烧大垛和投施朵玛的地方。在这一部分仪式开始时，乃穷护法神走到甘丹池巴面前献哈达；有时，乃穷护法神要在此时降神谕。献哈达后，这位法王要射出几支箭以便驱逐在拉萨游荡作祟的恶鬼。这一仪式称为“射箭”，或者更文一些称为“射金刚箭”。

接下来是送两位替死鬼出城。每位替死鬼可以得到一匹白马，并由一只白狗和白鸟陪伴。当其中的一位替死鬼经过彭域小昭寺(ར་མོ་ཆེ་)的同时，另一位替死鬼则前往桑耶的“鲁澎”(ཀླུ་སྤུག་疑为ཀླུ་སྤུགས་)地方。第二位替死鬼随身带着达赖喇嘛的替身，有时也带着摄政王的替身。

当替死鬼一到桑耶，载乌玛保角乌康(ཙའུ་དམར་པོ་ལྕོག་དཀུག་ཁང)殿下层的载乌玛保护法神殿大门的封条就被该寺的主持撕掉了。此后主持将替死鬼引入神殿，替死鬼则将从拉萨带来的替身俑像放到前几届替死鬼带来的众多达赖喇嘛和摄政王替身俑像之间。先前，人们要将这位替死鬼强行关在这间神殿里七天七夜，后来，仅要求他在七天七夜之内不离开角乌康殿就可以了。待替死鬼一离开，载乌玛保护法神马上又被封住了。在最近几年，替死鬼仅在桑耶逗留一两天，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在逗留桑耶的期间他要遍谒桑耶寺的各个神殿，向神灵祈告，祈求神灵饶恕，祈求神灵阻止附在他身上的各种妖邪毁灭他的生命。

替死鬼还要从桑耶前往泽当，在那儿和拉萨一样他能自在快活一周。在街上他会收下凡能遇见的人的财物，并用不值钱的藏币支付。随后替死鬼要到泽当周围的乡下转悠，卖掉他收集到的礼品。大约三周以后，替死鬼才能被允许返回拉萨。假如替死鬼完成了所有使命而没有受到任何的歧视，根据传说，前几任的替死鬼将

在他走完限定的路程后不久死亡。假如有一个替死鬼活了下来,[511]就不能允许这位替死鬼返回拉萨,直到第二年藏历新年另一名替死鬼被派遣出去时为止。①

假如某人得了重病、或经占卜确定某人有生命之虞,就要举行一个施投替身的仪式,这个仪式称为"死替"(འཆི་སླུད་)。② 参加仪

① 关于鲁贡(གླུད་འགོང་)仪式,笔者近日得廖东凡先生赠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雪域西藏风情录》一书,内有一节"不可接触的送鬼者"。其中有几段对鲁贡仪式有详细的描述,笔者摘要抄录如下几段,(略有改动补出藏文)可以与内氏书中的描述互相参照:每年藏历2月28日,拉萨错曲(ཚོགས་མཆོད་)法会,都要举行赶鬼活动,西藏地方政府先后派出两个背鬼的人,一个把鬼送到山南桑耶寺载乌玛保护法神殿,关进乌康,交由西藏最威猛的护法神载乌玛保处置,这个送鬼人由拉萨街头的乞丐或布达拉宫下雪勒空监狱的囚犯充当。另一个把鬼送到拉萨北部澎波地区的乌金豁卡。据说豁卡里有个黑洞,可以把鬼从这里赶回地狱,背鬼到乌金豁卡的人是拉萨功德林寺的农奴。送鬼前七天,背鬼人要到大昭寺和功德林寺报到,然后可以沿着拉萨的街巷乞讨财物,这是噶厦给鬼的特权,无论贵族、商人还是平民百姓,定要施舍一点东西。他手里拿一条白色的牦牛尾巴,据说上面沾满了邪秽,谁碰一下,就会大倒其霉。递给鲁贡的东西钱物都放在地下或某处,让他自己去取。赶鬼仪式在大昭寺南侧的"西热"大院举行。替死鬼鲁贡被带至院子中间,身披白色羊皮,脸部涂成一半黑、一半白。强久林大喇嘛说,"我是神佛,你是鬼物。拉萨是神佛的地方,鬼物应当赶快离去。"鲁贡说,"拉萨是鬼的地方,神佛应赶快离去。"于是掷骰子赌输赢。鬼的骰子每面都是一点,喇嘛的骰子每面都是六点。最后,替死鬼只好说,"我输了,我要逃到鬼的家乡去了,让雪域所有的灾难和疾病都跟我去吧,让达赖佛爷的一切不吉祥都跟我去吧。"然后由四位强久林武僧押着在院子里转一圈,再朝门外走去。挤满了大昭寺三层回廊的"观众"不断击掌,发出藏族特有的赶鬼声,同时将早已准备好的沾满自己身体各部分脏物、汗垢、指甲、破衣服的糌粑团,奋力朝替死鬼身上扔去。还有人朝他吐口水、甩鼻涕。他不能抬头,也不能用手擦一擦。待出了大昭寺门,八廓街上驱鬼的人群更多。走到拉萨北郊的果拉山下歇一宿,第二天翻越果拉山走向澎波乌金豁卡。——译注

② 还有一种相类似的仪式称为"赎死"。这个仪式近日在莱斯因发表的论文《叫魂》中作了描述。仪式是在赎死度母(འཆི་བསླུ་བའི་སྒྲོལ་མ་)的佑护下进行的。这位女神的两种形貌在《丹珠尔》、《赎死》(འཆི་བ་བསླུ་བ་)和《赎死白度母修法》(འཆི་བ་སླུ་བ་སྒྲོལ་མ་དཀར་མོའི་སྒྲུབ་ཐབས་)两仪轨文中有记载:

a)黄绿吉祥大度母(དཔལ་སྒྲོལ་མ་ཆེན་མོ་),身饰珍珠,坐莲花座,双手做讲经法印、并持蓝莲花。祈求此度母可以禳除由命主、空行母和罗刹引起的魔障。

b)秋天月色度母:坐月光莲花座,双手做祈祷法印、并持莲花。

在莱顿民族学博物馆西藏藏品中有两份涉及这一仪式的木刻本:其中一份全名是《无量寿天铁金刚部赎死大朵构成·击退命主》(ཚེ་དཔག་མེད་གནམ་ལྕགས་རྡོ་རྗེའི་ཆ་ལག་འཆི་བསླུའི་གཏོར་ཆེན་འགྲིགས་ཆགས་སུ་བཀོད་པ་འཆི་བདག་གཡུལ་ཟློག་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共18页。这本书描述了叫做"断命主绳套"(འཆི་བདག་ཞགས་གཅོད་པ་)的供品的制造法。有三位能使人早亡和带来邪气的神灵,通过举行赎死仪式可以禳解。三位神灵是黑色的命主阿旺朗郭(ཡ་བ་གླང་མགོ་义即"牛头公子"),手持拘鬼牌和绳套,他右边的伴神是蓝色的命主猪头罗刹;左边的伴神是红色的命主协当朱郭(སྲོག་བདག་ཞི་ཐང་སྤྲུལ་མགོ་)。这两位伴神手持的物品同主神相同。(注意这一文献的"命主"一词换用 འཆི་བདག་/ཚེ་བདག་/སྲོག་བདག་三个藏文词汇——译注)。博物馆藏另一份藏文木刻本的名称是《普贤赎死法》(བཟང་སྤྱོད་འཆི་བསླུ་ཐར་ལམ་གསལ་བྱེ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共七叶)。

式的喇嘛的数量仅仅取决于筹办这次仪式的人家的财力。仪式从下午开始到天黑结束。首先要做两个朵玛：一个是为主法师的本尊神做的，另一个是为资助这次仪式的施主的护身神做的。然后用糌粑做一个代表病人的小俑像。俑像的头发要用病人的一些真头发，而且还要用病人的一些指甲屑做俑像的指甲，俑像的衣服也要用病人曾经穿过的衣服布片做成。此后将做好的俑像放在地上，让它紧靠着安置两朵玛的桌子。

下一步是再做一个代表命主魔的俑像。命主魔一身黑色，手中挥舞绳套和剑，坐骑是一头大野牛。这个俑像也要放在地上。然后由具体负责这项仪式的一名男子扮做活人替身。有很多乞丐也愿意扮作"替身"，以期得到丰厚的报偿。替身通常能得到曾属于仪式赎救对象的病人几乎全[513]新的衣服(这些衣服有独特的气味能将邪祟从受祟病人身上驱散)，此外还有一顶帽子、一双靴子、几条氆氇和一些钱物。替身必须完全按病人的样子穿戴起来，甚至发式也要依此调整。接着，替身和病人都在安放两朵玛的桌子前面落坐。

下面是主持仪式的法师祈请各路神灵到作法坛场。然后念诵载有各类适宜愿文的仪轨书，通过念颂愿文产生的法力把病人身上的所有邪祟、恶运转移到活人替身和糌粑替身俑上去，最后将恶力"投施"出去。扮作替身的人必须拾起病人替身俑像和命主魔俑像，把它们抱在胸前。在经过星相经书帮助确定了替身出走的方向之后，就打发活人替身上路。同时，看见过这一仪式的所有人都必须用力地击掌以驱走恶力，阻止恶运再回到这家来。这一仪式的最后一部分是在天完全黑下来不久开始的，因为在这段时间精怪开始出来游荡。

仪式所做的替身俑像或丢到十字路口，或者就扔到村外的空地让狗或鸟儿吃掉。假如替身俑像很快地被兽类吃掉那就是好兆

头，反之，则被认为是恶兆。假如替身俑像太大，一个人搬不动，就必须找一位出身低贱的人来搬运命主魔俑像，替身俑当然也得这人来搬运。此后让那位扮演活人替身的人回到他自己的家去，绝对不能回到他所替的病人家里。

随后，资助"死替"仪式的施主要换上一件新买的衣服，而且要新取一个名字，这样象征性地表示他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新人，正如藏人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换名换体"。假若病人家贫买不起新的衣服，那么他至少应该在旧衣服后背齐肩高的地方用布缝上一个图案，上面有左旋或右旋的万字符（雍仲），有一弯下弦月，月缺的上方是一圆形的太阳。太阳和万字符用红布缝制，月亮用白布[514]或黄布缝制。在藏装后背上缝制上述图案的习俗，在后藏地方的居民中最为流行。

上面提到的朵玛安置方法是"死替"仪式由格鲁派法师主持时的体例。假如仪式由宁玛派的法师主持，那就要在桌子上并排摆上三个以上的朵玛，中央的朵玛供奉莲花生大师的；左边的朵玛供奉怒相上师、即莲花生大师的怒相身；右边的朵玛供奉女神狮面女，在这种情况下供奉主法师本尊神的朵玛和供奉病人护身神的朵玛要放在地上。

根据西藏的民间信仰，危害儿童的厉鬼有十五种：其中最为藏人所知的是我们在前几章提到的夭折鬼（ཐང་ཤི་）。这十五种厉鬼经常扼杀未出生的婴儿和他们的母亲。为了禳解这种灾难，就必须举行一个施垛仪式，具体步骤有如下述：先用糌粑做一个瘟疫女神俑像，涂成红色。这位女神除了身上的一条腰带外是全裸的，她乳房干瘪，阴户张开，右手持矛，左手持装满瘟病的口袋。在她的腰带上拴了一副骰子，别了一块鳞纹板。俑像的后背上插了一架用五色

彩线织成的十字网纹灵器，灵器用六根带有棉线团（ཡི་དཀས་）① 的小棍做支架；网纹灵器的所有物件都是吸收有危害力的夭折鬼的法器。在瘟病女神俑像的前面还要放几个小的朵玛、姜普、酥油灯、各种食物供品和几条哈达。

那保郭松（ནག་པོ་མགོ་གསུམ་义为"三头黑神"）也叫"投施黑朵玛"的供品②，是宁玛派法师为了祛退瘟病魔和祟鬼，利用名叫那保郭松的魔神的帮助而举行的一种赎死仪式。这位魔神好象被看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为整个赎死仪式据认为是在文殊菩萨的荫护下进行的。仪式开始时，先用糌粑和芦苇片做成那保郭松的俑像，有时也用胶泥替代成本较高的糌粑。俑像的身体上半部涂成黑色，下半部做成盘旋蛇尾状涂成红色。在躯体上做成三个头：中间的是公牛状红头，左边的猪头[515]状蓝头（有时候这两个头的位置恰好相反），右边的是虎头状黄头（有时也做蛇头）。俑像有双手，双手向外摊开，手指做克敌法印。左边的手掌上有几粒白芥籽，持用毒木做成的弓箭；或者是将双手搁在胸前，端一朵玛。俑像的背上要做一对翅膀，画一个"九宫"图案作它的肚脐。在三个头上各放一盏小酥油灯，不过有时也只在中央的头上放盏酥油灯。在中央的头后面插一架大垛，在两边的头后插一小垛；或者在左边的头后插黄色的天垛，在右边的头后插红色的天垛。最后将带有猫头鹰和秃鹫羽毛的拘鬼牌插在俑像的后背。

在一个大平底铁罐内先铺上一层土，然后将俑像放在中央。在那保郭松俑像的右边放一支箭，在左边放一绽纺锤。俑像的周围用涂成红色的小木剑填塞，有时也用洗过的动物肠子吹气后把铁罐

---

① 疑为（ཡི་ཐིག）。——译注。

② 有关详细材料可参看瓦德尔《锡金地名辞典》页 344---346 和莫里斯《和雷布查人一起生活》页 130。

缠起来。然后把黑色的小萝卜、葱、蒜、劣质茶叶、做酒的曲子等等叫做“不喜物”(མི་དགའི་རྫས་)的所有物品一古脑儿装进一个小包里挂到那保郭松的脖子上。

那保郭松的各个部分与聚到他身边的物品，每一种都能禳解一种特定的灾难。例如，公牛头可以禳解由咒师和佛教法师投出的“梭”带来的恶力；左边的蛇头可以击退所有的“念”；中央的猪头可以禳解土地神和土地魔带来的邪祟，俑像躯干的上身黑色部分可以退魔；下身的红色部分可以禳除由玛姆女魔引起的疾病和瘟疫；翅膀可以击退鬼神八部，蜷曲的尾部可以控制所有的土地神、龙、念；左手掌中的白芥籽可以禳除满口咒语（མི་ཁ་ཁམ་ཚུ་或译“坎卦咒”“苯教小段咒”）；左手持的弓箭可击退独脚鬼泰乌让；身右放的箭可禳除男魔疫疠；身右放的纺锤可禳除女魔疫疠；俑像后背的鳞纹板可禳解玛姆女魔的拘鬼令牌魔力；插在背上的猫头鹰羽毛可禳除魔誓恶力；秃鹫的羽毛可避免灾难；填塞的红木剑可防御敌人，肚脐上的九宫图，有如下独特作用：第一白方能击退泰[516]乌让独脚鬼，第二黑方能禳除复活僵尸引起的所有伤害，第三天蓝方能抚慰痛苦，第四绿方能祛除土地神引起的邪祟，第六白方能制止厉鬼贡布（འགོང་པོ་），第七红方能战胜咒秧（ཐུར་ཁ་）的恶力，第八白方可防大神（ལྷ་ཆེན་），第九红方永保幸福。

仪式接下去是将装有俑像的铁罐放到一个铁三角架上，三角架下面铺的是牦牛毛织成的黑氆氇。主法师 按下述三个步骤来完成仪式：

1)祈请各路保护神、并向神灵贡献供品。

2)念诵那保郭松仪式特有的仪轨文。

3)施投替身。仪式的这一部分结束后，要给乞丐几个钱，叫他把俑像搬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假如赎死仪式对谁做替身没有限制，

这一角色也可由乞丐充任。

某人去世之后要举行三天的一种仪式叫做“阎王转嘴”(གཤིན་རྗེའི་ཁ་བསྒྱུར་),也简称为“转嘴”即阎王改口。它的目的是驱逐引起死亡和试图伤害他人的阎王。举行这一仪式的物品安排据说与举行那保郭松赎死仪式所用的物品安排极为相似。不过到了近年,俑像据说只有一个头了。

为了禳解由各路厉鬼“色”(སྲི་)引起的伤害,就要用莲花生大师的怒相身形多吉卓鲁(རྡོ་རྗེ་གྲོ་ལོད་或 དཔལ་ཆེན་རྡོ་རྗེ་གྲོ་བོ་ལོད་);[①] 然而降服厉鬼最有效的办法是掩埋或安置装满写有魔咒的人或兽的头盖骨。[②] 头盖骨和咒语的种类、头盖骨掩埋场地的选择要根据所降伏厉鬼“色”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下面的表指明一些比较重要的“色”鬼所造成的恶力的禳解方式:

男　鬼——掩埋牦牛头盖骨。

女　鬼——掩埋黑母狗头盖骨。

夭折鬼——将一只狗和一头猪的头骨藏在受到夭折鬼威胁的儿童床下,或者掩埋黄鼠狼、幼犬和猪崽的头盖骨。

墓鬼——在墓地安置或掩埋狐狸、獾和土拨鼠的头盖骨。

赞鬼——掩埋鱼或水獭的头骨。

敌鬼——在敌人驻地的边界掩埋狼、马或牦牛的头盖骨。

誓鬼——在居室的中央掩埋山猫、黑背豺、狗、山羊或猪的头盖骨。

瑜伽师誓鬼——在佛塔的下面掩埋人、狗或猪的头盖骨可禳

① 见参考书目 133。
② 镇压“色”鬼是叫做“墓辛”(དུར་གཤིན་)的一类苯教法师的拿手好戏,见图齐《西藏画卷》第二卷页 715。

除此恶力。

空鬼（མྱང་སྲི་）——掩埋野狗和老鼠的头盖骨可禳除此灾难。

龙鬼——可用鹏头骨来击败。

刀鬼——掩埋杂种牦牛的头盖骨。

损耗鬼——可用掩埋野狗、猴子或癞蛤蟆头盖骨、或将山羊或绵羊头骨置于山边小路的方法击退此魔。

神鬼——神鬼的恶力可用秃鹫或鹰的头骨、或大鹏的头骨来禳除。

忿怒鬼——掩埋野狗头骨。①

在众多的祛魔仪式中，旨在降伏各路破败鬼、又作破败魔障的仪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类仪式中的一种称为"食魔破败鬼转向"（ཟ་འདྲེ་ཕུང་སྲི་ཁ་བསྒྱུར་）。举行这一仪式时要准备如下的俑像：骑黑骆驼的黑人、骑白骆驼的白人、坐骑是花猪的双头杂色妇人、骑在红色水牛身上的黑色三首蛇、骑黄猴子的虎头黑人。降伏破败鬼时一般应用骆驼的头盖骨，但为了镇压一些特殊的破败鬼，有时也用其他填有咒语纸片的头盖骨，其名有如下述：

国王破败鬼——在一座寺院的周围掩埋门巴人或霍尔人的头盖骨。[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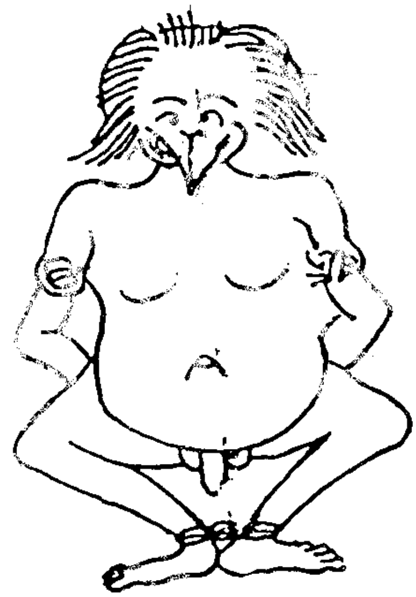
大臣破败鬼——在人们通常聚会的地方掩埋猴子、鹦鹉、蝙蝠的头骨。

地方破败鬼——在村落的中央掩埋杂种犏牛和骡子的头盖骨。

秽垢破败鬼——在大村镇的中央掘坑穴掩埋猞猁或狼的头盖

① 参考书目 44 和 129，叶 5b。

骨。[①]



在镇伏誓鬼仪式中使用的魔鬼俑像(དམ་སྲིའི་མནན་ཤིང་)

西藏人认为人的一生有两次重复出现的危险时期:第一次,所有逢九之年(如九、十九、二十九)对人都是大灾难,这种不吉之年称为"九眼"(དགུ་མིག་);第二次是某人属相动物的重现即本命年——根据藏历法则是每十二年一次——对人也是一次危险。后一种不吉之年藏语称为"年灾"或"年忌"(ལོ་སྐག་)[②]

为了禳除"九眼"和"年灾"的恶运,就要举行一种"脱九"(དགུ་གྲོལ་)的仪式。仪式开始时是祈请护法神及其伴神,向神灵敬献朵玛,朵玛放置在一张低矮小桌上。其余的步骤有如下述:用泥[519]土

① 参考书目44。
② 一般拼成ལོ་གེག་,也有作ལོ་ཀག་或ལོ་སྐག་的。——译注

做成九座小土丘，排成一排放在地板上。在每个土丘上插上一架垛，在土丘旁放一块绵羊肩胛骨。在土丘排行的前面放上一具朵玛和护法神俑像、一套新衣服、弓，还有一些新鲜食物。如果仪式救度的施主是个男人，现在他就必须进屋去，穿旧衣服，戴旧帽子，手拿一根棍，走到离护法神俑像最远的一个土丘旁，立在那儿，届时，一名法师诵读相应的格鲁派经文，祈请经文中提到的神灵来救度禳除由凶年带给这个男子的所有灾难。这位男子则从第一土丘向前跨一步到第二个土丘的前面，同时所有在场的人齐喊"解脱"，法师助手随即铲平跨过的土丘，移开垛和绵羊肩胛骨，把它们装在一大钵内。这一过程要不断地重复直到所有的小土丘全被铲掉为止。此时被救度男子要将他的旧衣服扔掉，换上新的衣服，这些衣服先已经过诵读经文的加持。穿好之后，之位男子坐在一个新的座椅上，丢掉旧帽子，手中的棍子换成弓，吃掉新鲜食物。象在赎死仪式中进行的那样，这位男子还经常更换名字。这部分仪式完成之后，所有的垛和绵羊肩胛骨，还有旧衣服、旧帽子、棍子等全要从这间屋子扔出去，丢弃到一些荒僻的地方。

与"脱九"仪式相类似的是雷布查人的佛教法师为给人治病而举行的仪式。首先根据龟背图案用糌粑粉撒出一只巨大的乌龟图形，在龟肚的中央画上九宫图。在九宫的中央方格、即第五格放上六颗山羊头骨和两根绵羊肋骨，在第五格和第二格相邻的地方摆上一个上置病人糌粑俑像的木制平台。围绕俑像替身还要放上一些"姜普"，它能吸收病人体内的"邪气"，并能驱除引起疾病的邪祟。在俑像的后背要插一架"垛"，"垛"用红、黄、黑、白四彩线织成，旁边有两块拘鬼牌和一些带有棉布片的树枝做侧翼构架。在九宫的一些空格内放上一些诸如朵玛之类的小供品，在每格的供品上面插上垛、姜普、树叶、装有水并用小旗装饰的竹筒。在九宫第七格

插一具黑色的垛。[520]

仪式开始时先祈请病人的保护神，然后向神灵供奉食物供品。随着法师念诵相应的举行此次仪式的仪轨经文，病人体内的邪祟就会从病人身上转移到作为替身的俑像身上去。接着这家的主人手拿棍子，穿着过肩的黑布衣走进施行仪式的这间屋子，停在曾堆放头骨的中央九宫格，格中原先堆放的头骨堆已被助手推开。然后用一条牦牛毛织成的黑绳子① 从他的背后拉过头顶最后放在地上，这样绳子就能触到脚踝。并将带有俑像替身的木板置于此人的头顶之上，然后将俑像置于早已准备好的装满树叶和谷粒的篮子中。站在九宫中央格的那个人必须喝掉递给他的水，将水喷在盛替身的筐子里。然后一格一格顺时针行走，走入第七格时，原先放在七格内的黑垛要用一架白垛来替换，此人肩上的黑布要撤掉。手里拿的棍子要换成弓，并向病人身上喷洒青稞酒，最后，在所有出席仪式的人头顶上挥舞"姜普"以驱散他们在观看仪式时吸附在身上的邪祟。随后用糌粑粉撒成一条路，从乌龟形开始到大门口。放在九宫中的所有物品要顺着这条路搬出屋外，搬到一个荒僻的地方，或者把它们丢到河里毁掉。②

举行一种叫做"魔绳九脱"（བདུད་ཀྱི་ཞགས་པ་དགུ་གྲོལ་）的仪式的目的是祛除由九魔龙兄弟引起的伤痛，据说九魔龙兄弟是能引起各种病患的大厉鬼。在举行魔绳九脱仪式时，首先必须准备九魔龙兄弟的俑像。九魔龙兄弟或许是按以下两种方式造型：根据九魔龙现有的名称来判断，他们似乎不应该是具有同一个外形，但事实是九魔龙都长着蝎子头，每位龙都挎一条黑蛇，手持顶尖嵌有黑蛇头

① 黑绳后来又换成了白绳，这在藏区西部的赎死仪式中也使用见 Asboe 的有关论文。

② 内贝斯基和科罗尔《十字网纹灵器》页 76—78。

的旗帜。

九魔龙兄弟第二个可选择的身形是先做五个俑像，每个俑像根据他们所居的五蕴[521](skandhas)而有不同的身色。五位魔龙分别做成公牛、黑蛇、青蛙、蝎子和牦牛。其他四位魔龙应是杂色，做成熊、藏巴（ཙང་པ་）①、鱼和蝌蚪形。九位魔龙的标志和身色和他们所能引起的各种疾病如下表：

魔龙和坐骑的身色	**右手所持**	**左手所持**	**引起的疾病**
白	蛙头胜幢	疫病口袋	水肿病
黄	蛇头胜幢	疫病口袋	胆病
红	蝎头胜幢	疫病口袋	血崩
蓝	摩羯绳套	疫病口袋	水肿病
黑	龟头胜幢	疫病口袋	麻风病
杂色	带缨战矛	疫病口袋	突发病
灰褐	带旗长矛	疫病口袋	疯癫
“乌”(དུ་)②	剑	疫病口袋	“甲”病“色”病（རྒྱལ་ནད་ཟེ་ནད་）
“仁”(རིང་)？	赞剑	疫病口袋	赞法剧痛病（བཙན་ཐབས་གཟིར་བའི་ནད་）

环绕九魔龙还必须放置九个男面俑和九个女面俑，九个带有中央蓝色、外边金色的黑天垛，九种不同类属的飞鸟俑，九支带有金饰的纺锤，九支带有金边槽的黑箭，九支用白芥籽装饰的“姜普”，九片叫做“车前草”的药草，九种“克龙”（ཀླུ་སེལ）③。

---

① ཙང་པ་意义不详，ཙང་ཀུན་为地神之一种，ཙང་པ་可能是地神的一种名称。——译注

② “乌”藏文作 དུ་ ，内氏书中注(?)དུ་藏文作“哭”解，不通；应是དུར་ཁ་之误，即“赤黄色。”——译注

③ 参考书目85。

一种叫做"断三欲"(ཆགས་གསུམ་གཅོད་པ)的仪式据说对由三魔引起的一些疾病有相当的疗效,这三魔能起人的三种"神智毒"、即烦恼(梵文作klesa 指扰敌身心,造成恶业,使自心不能平静的情绪)、愤怒梵文作dveṣa 佛典译为"瞋恚")和傲慢(梵文作 māna 佛典译"贡高""我慢",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是生起痛苦的根源)。西藏人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虽然人短暂的一生已经结束,但三魔为了折磨这个人,还要继续地控制此人已经离开躯体的"精神"[522]。因此,据说"断三欲"的仪式只能提供两种可能性:要么病人完全治好,假如病人的死期是事先预言的,那么,当三魔一旦放出他的"精神",他立刻就会死亡。要完成这样一个仪式需要十六个朵玛,四个一组放在一张桌子上。在每组朵玛的前面放一盏酥油灯,在灯的旁边再堆一些"姜普"。在念完适宜的祈愿文之后,朵玛和其他所有的供品都要丢弃到十字路口或其他一些荒僻隔绝的地方。

由土地神(或译"土主")及其伴属神如龙和"念"等散播的各种疾病可举行一个叫做"救度中土地神、龙、念邪魔者"的仪式来禳解。要完成这一仪式,必需的各项安排有如下述:用水和五谷面粉制成面团,用面团塑成一座三层的须弥山。在须弥山的顶部中央放一个蛇头人俑,在中央俑的四周再放其他四个具有人身和不同动物头的俑像:东方是山羊头人俑,南方是青蛙头人俑,西方是蝎头人俑,北方是猪头人俑。在须弥山的下一层放置四个公牛俑,称为"王牛"(རྗེ་གླང),每头牛所占的色方是:东方的白公牛,南方的黄公牛,西方的红公牛,北方的绿公牛。在这一层也要放置五个人俑,骑猪;此外还有鱼、蛇、蝎子和蝌蚪的俑像,每四个一组。物品都按东南西北四主方均匀分配数量,其色彩都与它们所占据的方位的色彩相同。

须弥山的最下一层放置生活在水中的"九种动物"(这份文献

仅提到了鱼、青蛙、蝎子和蛇)的俑像和九种家畜(黄牛,山羊、绵羊、马、牦牛等等)的俑像。环绕整个须弥山放置:小朵玛、龙药、盛有"三甜"和"三白"的杯子、肉、盛有青稞酒和甜茶的容器、各种毒物、铁片、蒜和葱。在须弥山的最顶端紧靠蛇头人俑的地方要架一具黄心和彩虹色边框的天垛。在四边插上其他四架垛:东方白色的天垛,南[523]方黄色的天垛,西方红色的天垛,北方绿色的天垛。最后,在须弥山的前面放上一具病人的替身俑。①

为了救度病患之人或者解脱人们即将来临的危险,最经常举行的一种仪式叫"四百禳灾法"。一份传说讲到四百禳灾法仪式最初是为了医治患病的帝释。为了击败引起帝释患病的四种魔,无量寿佛准备了四种物品:旨在驱除命主魔的一百个命俑替身,旨在击溃烦恼魔的一百明亮酥油灯,旨在禳除神子魔(ལྷ་བུའི་བདུད)邪祟的一百神馐,最后是驱除破败鬼散播的所有恶力的一百佛塔(擦擦)。仪式举行之后,帝释就痊愈了。②

四百禳灾法还有几种施行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这样的:主持此项仪式的主法师在一张桌子上铺上一方块布或者铺上一张画有手形的纸,手的掌心位置画有一坛城。据说这就是"乔答摩手"。在桌布或桌纸手掌的坛城位置放置一盛有青稞或麦粒的容器(切玛?)。在容器的顶部主法师放置一个平盘,平盘中央有一糌粑制的替身。这个俑像或代表病人;假如举行仪式的目的是造福整个家庭。那么俑象代表的就是家族长。替身俑像必须用布包起来,包布的颜色应与病人出生年所属之素的特征色相吻合。例如,如果病人出生于火年,包布就应该是红色的,水年是蓝色的,土年是黄色的,

① 参考书目169。
② 参考书目36,1叶b。

铁年是白色的，木年是绿色的。有时要把替身俑像拴在一支箭上，把箭插在装满谷粒的容器内。如果替身俑像放在平盘里，就要在俑像的后面插上一架杂色的垛，左右各放置一支纺锤和一支箭，前面放一盏小酥油灯。以塑板做工具可用糌粑制各种人物，动物俑像和供品：如野兽、家畜、男面俑和女面俑、四魔、八卦、九宫和罗睺[524]俑像等。在主俑替身的周围还要放一些布匹、食物供品和一些硬币。最后从由金、银、铜、铁和锡合金铸成的金属棒上锉下五种珍贵金属的一些粉末。

环绕载有替身俑像的容器一周要放上一百小泥佛塔。在小泥佛塔外围一圈是一百盏酥油灯，再外面的一圈是一百具朵玛，最外的一圈是一百把"姜普"。这些供品都有一圆心，把替身俑围在中央。接着在桌布（或纸）手画像的四指上各放一架垛，每个手指等于一个方位：白垛放在食指（等于东方），黄垛放在中指上（等于南方），红垛放在无名指上（等于西方），绿垛放在小指上（等于北方）。在桌子的每个角上还要各放一盏酥油灯和一具朵玛。末了还要在"乔答摩手"的手腕上放上一排"五种供品"；即，"洗脚水"、鲜花、香料、酥油灯和香水。作为补充，主法师也用音乐来娱神。

以上所有步骤完成之后就要祈请众多的护法神和他们的伴属，诵读相应的四百禳灾法仪轨文，最后投出所有的邪祟恶力。后一部仪式是这样开始的：先用糌粑撒一条从桌子到门口的路，然后将所有的"姜普"收入一容器，将所有的朵玛收入另一容器。仅将一圈酥油灯供品和一圈佛塔供品留在桌子上。紧接着把替身俑像从容器顶端取下换上一尊佛像；假如手头没有这样的佛像，那么就可以用一盏酥油灯和三个小佛塔来代替。四架垛也要从桌子上撤下，和取下的替身俑一起在撒满糌粑的路上重新架起来。在糌粑路上安置的各种物品是以下面的顺序安排的：最靠近桌子的是单行的

四架垛，然后是替身俑像、装有朵玛的容器，最后，也是最靠近门口的是盛有“姜普”的钵。这四种供品或祭器是由四位仆人或举行仪式时雇来的四位乞丐拿起、按照星算仪轨文占卜而来的方位带出家门的。在仪式完成一段时间后，要将替身俑放在地上，四架垛和其他的祭品围绕俑像，最后[525]重在外面让兽类把这些东西吃掉。

另一种举行四百禳灾法的仪式是这样的：与上述仪式叙述的“乔答摩手”不同，这种仪式是在桌布上画一朵八瓣莲花。莲花的中央部位是白色，东边是天蓝色，南边是黄色，西方是红色，北方是绿色。在莲花的中央也要放一容器，容器上面的东西与我们前面描述的相同，环绕容器安放的是四百个泥佛塔、酥油灯等等。

在这种仪式开始时，法师必须祈请五部佛（即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不空成就佛和毗卢佛）和他们的明妃、女仆、坛城四大门的护法神和四大护方神。给各路神灵供奉诸如供香、食品、芳香甘露等等各种供品，然后详细地依次安排各位神灵在坛城中占据的位置。然而五部佛及其伴属的名称在有些情况下是不一致的：据说在中央居住的是白色的大日如来（佛典译毗卢遮那或明照佛）居于东方的是白色的金刚萨（རྡོ་རྗེ་སེམས་དཔའ་）①，居于南方是黄色的宝生佛；居于西方的是无量光佛（写作 སྣང་བ་མཐའ་ཡས་）；居于北方的是不空成就佛。他们的明妃是白色的九头主（དབུ་དགུ་གི་གཙོ་）湖勉女王“卓”之主（མཚོ་སྨན་རྒྱལ་མོ་མཁྲིའི་གཙོ་）——此妃身色在文献中没有提及、黑色的玛姆龙主和褐色的五头幼勉主。接着是四大门守护神，他们分别持铁钩、绳套、铁链和铃，最后是按惯常的方位提到的四位护方神。

① 又译金刚勇识、多吉色白，是密乘百部本尊之主。此神右手当胸执金刚杵，左手持铃置于左腿，两足结跏趺坐，身色洁白如月。——译注

下一步是为每组神灵供献供品：环绕中央容器摆放的是五部佛的供品，供给明妃的是象征火、水、风和天的象征供品；供给女仆和“四大姊妹”的供品是肉、血、“兽类的热力”；供奉给大门守护神的是“替罪俑像”的肢体，供奉给护方神的则是佛教宇宙结构中四大洲和四小洲的象征供品。

在安排妇各种各样的“替身”之后，就要提到神灵应该禳除的不同的灾难。作为居于坛城中的神灵的额外任务，他们还要帮助击退相当数量威胁到举办四百禳灾仪式的施主生命安全的其他精怪和人类之敌。法师首先祈请的神灵是女神王后。在提到女神所持标志和供奉女神血肉青稞酒之后，要请求[526]女神阻止玛姆女战魔群的袭击。最后还要祈请阎王、王系魔、夜叉、魔，土地神、梵天部众、星宿神、赞、独脚鬼做助手。①

在本书藏文参考书目 36 记述的四百禳灾法操作方法，有好几处与我们上面描述的不同。根据这一份文献是在八瓣莲花的位置上画上一座坛城，在坛城的中央画上如来的右手（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འི་ཕྱག་གཡས་）。然后由执行法师观想依于小指的白色神魔形、无名指上的红色烦恼魔形、中指上的黑色命主魔形、食指上的黄色破败鬼形。在手掌的中央插上病人的替身俑，替身俑穿上病人的衣服布片，并在他的周围一圈摆上一百个小的泥制佛塔“擦擦”。在“擦擦”圈的外围，以病人替身俑像为中心，再摆上一百盏酥油灯作第二圈、第三圈是一百个意识替身，最外面一圈是一百神馐。作为供品的补充，可在主法师的前面摆上一排盛有水和食物等的供碗。

仪式的中间部分与我们前面描述的仪式几乎是同样的，但结尾却不同；这里讨论的这份文献指出主法师必须先向东方投施二

① 参考书目 125。

十个替身和二十个神馐作为白神魔的供品，然后向南方投施同样数量的替身和神馐作为黄色破败鬼的供品。北方的黑色命主魔和南方红色的烦恼魔也要得到二十个替身和二十个神馐。最后带有二十个替身和二十个神馐的“大替供”也要丢弃到鬼怪作祟的地方。

根据藏文参考书目 37 载文献所指，泥制的小俑像应放在为举行四百禳灾法而画的手的四指上：小指上必须放白色的持轮破败鬼形俑，无名指上是黄色的持珠烦恼魔形俑，中指上是红色的持莲花神子魔形俑（ལྷའི་བུའི་བདུད་），食指上是黑色的持剑命主魔形俑；每个俑穿的衣服的颜色与他们身体的颜色相一致[527]。在手掌的中央，主法师应该放上禳灾仪式施主的替身，替身须用稻米粥或用粘土和面粉做成。然后在主替供的周围第一圈摆一百个佛塔，第二圈摆一百酥油灯，但第三圈不是替身，这本书指明法师在第三圈要摆一百个谷浆制的朵玛，根据这份文献，第四圈是碎稻粉和水混合制成的稻面团生面俑。

四百禳灾法的第五种施行法在藏文参考书目 35 中有记载。这份文献说白神魔俑应持轮，放在小指上，无名指上是举莲的红色烦恼魔，中指上是黑色的持剑命主魔，食指上是黄色的破败鬼。禳灾仪式施主的替身应用稻粉或面团制成。头发用刺蒺藜，眼睛用一种叫做“隆塘”（ལུང་ཐང་）的果核嵌入替身的头，牙齿用贝壳。在替身的右手要嵌入一片金，左手要嵌入一片银，右脚嵌些铜片，左脚嵌些铁片。

除了由酥油灯、神馐等组成的四圈供品外，还要准备一架带有一百零八个环绕指头面团用血肉装饰的一具大朵玛。靠着大朵玛要放二具白色的朵玛：一具供给无上喇嘛（བླ་མ་དཀོན་མཆོག་指莲花生），另一具供给地方神，第三具朵玛是为所有护法神供奉的红色

朵玛。在替身的周围摆放“替身财物”：珍宝、布片、各种药品和食物等。

不仅是人，就是家畜也能通过举行相应的仪式来禳除瘟病和其他种种不幸。预防牲畜生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对着新鲜饲料念诵有佑护力量的咒语。另一种较复杂、但被确认为更有效的预防牲畜患病的方法是举行一种颂赞家畜七兄弟及其祖先的仪式。

这种仪式必须在一个洁净的地方举行。首先竖起一个叫做“宅堡”的构架，在宅堡的顶上放一匹白马的俑像，在白马俑像[528]的旁边必须放置一架白色的天垛、一支蓝色的姜普、一支箭和一支纺锤、带缠绳的袖珍辔头——表示“金辔头和绿松石缰绳”、青草饲料、羊毛绳、白盖子和白朵玛。这些东西置办齐后，还要给家畜七兄弟及其祖先供奉牛奶、青稞酒、“酥油灯光”、供香，请诸神降至先前摆放的各种供品之上：家畜七兄弟神的祖父达瓦穷保（ཟླ་བའི་ཕྱུག་པོ་）被请来降临在白马上，他的妻子聂巴宗姆（ཉེ་པའི་བཙུན་མོ་）降于“宅堡”。家畜七兄弟神的父亲穷杰赞布（ཕྱུག་པོ་བཙན་པོ་）被请至白垛，他们的母亲穷达宗姆（ཕྱུགས་བདག་བཙུན་མོ་）请至蓝色的姜普。接着给七兄弟家畜神中的每一位指定一种物品作为象征性供品：属于马神的是绿松石缠绳金辔头；供给牦牛神的是黄色鼻环(?)属于犏牛神（མཛོ་ལྷ་）的是绿饲草；黄牛神的供品是靛蓝色流苏、绵羊神的供品是羊毛线；山羊神的供品是白海螺盖。在仪式结束时要祈请家畜七兄弟神保护自己神名所示的那一类家畜。①

最后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些关于火供仪式的资料。有两种主要的火供仪式：第一种是以净火（梵语 homa 译“护摩”）焚烧供品，这一仪式可以用来颂赞任何神灵。相应神灵的不同可分别称为神女

① 参考书目 124。

火供、金刚破败鬼火供等等。第二种火供形式是焚烧一种精怪。这种仪式大多是在降服妖邪或将其送至野外等种种办法无效时举行。我们在关于保护神多吉秀丹(金刚大力)和佐热巾(具羚羊角者)起源的传说中已经提到了这种火供仪式。火供仪式的举行有四种不同的方式,分别是:

平和火供

细详火供

具力火供

集一切最上火供或忿怒火供。①

有关这些火供的施行细节已经由莱斯因和施罗德发表了。② 作为对两位学者记述的补充我们[529]可以提及在所有火供仪式进行的过程中,要祈请各种形式的火神③ 及其伴神,并向他们奉献供品,念诵颂神愿文。截止目前为止有关火神及其伴属的各种形体和之甚少,我们可以对这些有趣的神灵再做一些补充。

火神无疑是佛教传入之前西藏土著万神殿中的成员之一,但是它的形貌后来失去了最初的特征,等同于由佛教僧侣传入的印度大神(Agni)。在藏文文献中,火神有时被称作"大仙人"或者带有全名,称"火神仙人无上婆罗门"。

在火供仪式中祈请的火神,其主要形貌如下述:

(a)一位白色火神,生有一面四臂,穿托钵僧行乞服。两只右手持棍和念珠,上部的左手持圆形的涂了油的容器,下部的左手作持

① 参阅图齐《印度——西藏》。III/2,页 95)。

② 参见莱斯因《雍和宫》页 150—161;施罗德《突建宗教》页 860。

③ 关于火神(མེ་ལྷ་),可参看图齐《印度——西藏》Ⅲ 12 PP. 36,120;Ⅳ/1 PP. 101 Sq·,268。

护手印。[1]

(b)一位白色的火神,生有一面四手,持白莲花、水晶念珠、球状容器和白海螺。

(c)在藏文参考 书目 106 第 8 叶 a 面提到一位带有明妃的白色火神,具有密乘造像形貌。这位火神生有白、黑、红三面,生有六臂,上部的一对臂抱着明妃的身体,右边下部二臂一手做期克印,另一手持念珠,左边的两手持锡杖和圆盘容器。这位火神戴着毗卢遮那佛的头冠,头发和眉毛冒着烈焰,肢体短小、健壮。

(d)一位红色,密宗形貌的火神。这位火神也生有三面:一面红、一面蓝、一面白;火神生有六手,分持念珠、战斧、三叉戟、涂油容器,头盖骨碗;有一手做期克印。有两臂环抱明妃做性交状。火神与明妃皆戴怒相神饰品,即骷髅头骨冠、人骨制成的饰品等等。[2]

(e)一位黑色火神。生有三头六臂,面孔为黑白、红色,[530]其他形貌与(d)描述的相同。

(f)一位未定身色的火神,因为他的身色可以随意设定。其形貌被描绘成如下的样子:火神"大仙人"骑在一头褐色的公山羊身上,站在一座闪耀着火光的三角形坛城的中央。火神身体外部被火焰包围,生有三面,六臂,呈忿怒相。手持铃、灶火、念珠、涂油容器,魔剑,一手做护持手印。

陪伴这位火神的有其他十位火神——都是这位火神的化身——警戒世界八方、天空和地底。十位火神没有特定的名字。从十位火神的左手放出火云,然而十火神的身色、右手所持的物品各不

① 参考书目 165 叶 5b。
② 参考书目 191 3b。

相同：

方位	身色	右手所持标志
天顶	带有蓝色的白色	弓箭
东	白色	白轮
东南	蓝红	斧
南	蓝	斧
西南	蓝绿	剑
西	红	刀
西北	浅红	扇子
北	黑绿	交杵金刚
东北	黄绿	三叉戟
地底	烟色	锤子①

(g)施惠平和火供、细详火供、具力火供和集一切最上火供的四位火神相应被称为平和火神、细详火神、具力火神和无上火神。平和火神是白色的，右手持白火轮，左手挥舞银制的橛，骑一只白山羊。细详火神是黄色的，生有一副傲慢的罗刹身形，标志是黄火轮，金制的橛，坐骑是一只黄色的公山羊。具[531]力火神是红色的，一脸怒容，右手持红火轮，左手挥舞铜制的橛，骑一头红色的公山羊。无上火神是杂色的，具有傲慢的罗刹形貌，右手持的是黑蓝色火轮，左手挥舞陨铁制的橛，骑黑蓝色山羊。②

(h)有些时候在四种火供仪式中祈请的四位火神据说虽然身色不相同，但所持物品、坐骑及坐骑身色都是相同的。每位火神都

① 参考书目 87，叶 3b。
② 参考书目 108 第 2 函。

是一头两手，身色分别是白、黄、红和绿。四位火神皆持火轮和火炬，骑狐褐色公山羊。他们的伴偶①是以如下的方式描述的："从东方出现了白色的梅林玛（མེ་ལེན་མ་，义为"持火女"），属于金刚序列；从乾达婆手中取火，使平和之火燃烧。从南方出现了黄色的梅林玛，属于宝石序列；从阎王的手中取火，让兴盛之火燃烧。从西方出现了红色的梅林玛，属于莲花序列；从厉龙手中取火，令强权之火燃烧。从北方出现了绿色的梅林玛，属于业力序列；从夜叉手中取火，使凶残之火燃烧。

从东南方出现了薪顿玛（ཤིང་སྡུད་མ་义为"集薪女"），从火神域取火木，让平和之火燃烧，您摇动风扇扇风。从西南方出现了薪顿玛，从罗刹域取火木，让兴盛之火燃烧。您摇动风扇扇风，等等。从西北方出现了薪顿玛，从风神处取火木，令强权之火燃烧。您，等等。② 从东北方出现了薪顿玛，从旺丹（དབང་ལྡན་义为"具力"梵文作Īśa）域取火木，使凶残之火燃烧。您，等等。"

在藏文参考书目 42 的关于在墓地举行火供仪式说明的文献记载中有火神女神的描述。首先提到的是五女神，皆名为薪顿玛。其标志身色、[532]所属序列有如下述：

方　位	身　色	序　列
东南	白	金刚
西南	黄	宝石
西北	红	莲花
东北	绿	业力

① N. Poppe 在《Zum Feuerkultus bei den Mongolen》(Asia Major Ⅱ/1, Leipzig 1925 P. 134)中将四位伴偶合称为"火处女"(Feuerjungfrauen)。

② 参考书目 136。

中央	蓝	佛

五位火女神中的每一位据说都带着不同火供仪式供品需要的那种木柴；各种木柴的名称和产地如下：

木柴名称	产　地
白旃檀木（平和之木）	仙人之域
姜黄木（昌盛之木）	罗刹之地
红旃檀木（强权之木）	摩录多（暴风神 Murut）之域
旃檀木和黑蒺刺（凶残之木）	具力神之域
菩提树木和如意树木	Meru 山顶

除了五位薪赖玛，这份文献还提到其他五位女神，她们的任务就是拉风箱。五女神的方位分配、身色，每位所持的特定标志物有如下述：

方　位	身　色	标　志
东	白	冒火金刚
南	黄	冒火宝石
西	红	冒火莲花
北	绿	冒火交杵金刚
中	蓝	冒火轮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一位神灵，据说此神是各种火神的降服神；[1] 这位神灵叫降服火神忿怒神（མེ་ལྷ་འདུལ་བྱེད་ཀྱི་ཁྲོ་བོ་），是一位黄色身

① 据说这位火神降服神的各种身形都有一个金刚形状的舌头，上面写有字母 རམ་。

形的神灵，右手持冒火的"锋"(དཔལ་)，左手持梃杖。①

为了驱除魔力，净化被精怪作祟的地方也是以梵藏合璧[533]名字而知名的神人"盖当瓦"(Mahā སྒྲ་གྲགས་པ་义为"大叫喊者")的职责之一。关于盖当瓦的作用，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报告都是值得怀疑的、不可信的。然而，我从一位可靠的西藏提供资料的人那里得到的资料在一些基本点上与达卫·尼尔②首次披露的简短介绍文字相互印证。即使我们认为对西藏人提供的材料必须有足够的谨慎、而且要等到通过考察研究后才能做出决断，但就目前来说，它还是从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资料。

根据西藏人的叙述，在后藏有几座强调瑜伽修习的噶举巴寺院。它们中间最著名的是位于日喀则西北部的那朵吉普寺(ནགས་རྫོང་སྐྱིད་ཕུག་)，住寺大约二百多名僧侣，其中有一个活佛做主持。现世活佛是彭康(ཕུང་ཁང་)家族的成员。根据这个寺院的寺规，所有想进行瑜伽功技能训练的新手都必须在那朵吉普寺用头三年的时间做各种杂务，就象年轻的僧人在西藏任何教派的寺院中所做的那样。头三年过后，他们还必须用三年三个月另三天的时间学习三种特殊的教法，教法主要的部分是为了实践瑜伽功。因此，第二个时期又被称为"三年三法"。那些自愿接受进一步训练的僧人要在资深大德喇嘛的指导下再进行持续六年、七年或十二年的训练。同样的课程教授在台觉林寺(ཐལ་མཆོག་གླིང་)也可以看到，此寺位于日喀则和白朗宗之间，也有一所著名的瑜伽扎仓。

以上两座寺院中两位最著名的瑜伽师都具有"大叫喊者"的名号。除了实际的瑜伽功夫之外，他们的得名也取决于宣瑜神就此事

---

① 参考书目198。
② 达卫.尼尔《西藏的魔术与巫师》页205。

咨神的结果。有关大叫喊者盖当瓦的选择事宜必须书面通知噶厦政府，噶厦则以官方的名义加以任命。做出任命见诺并不需要拉萨的官员做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两座寺院在每个藏历鸡年轮流派出他们的盖当瓦、和其他两位功力高深的瑜伽师一起进行[534]称作“转六场”(གཡུལ་དྲུག་བར་བསྐོར་)的巡游。巡游从后藏夏鲁寺(ཞ་ལུ་དགོན་པ་)出发，途经日喀则到拉萨，再从拉萨至桑耶，然后穿过洛扎(ལྷོ་ཀ་)至聂塘(གནས་ཐང་)、江孜，最后返回夏鲁。假如是一个商队走完这条路程，一般需要几周的时间，据说这三位瑜伽师要在两周之内走完这段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他们要用快捷而均匀的速度，几乎从不休息地、不屈不挠地行进。

根据达卫·尼尔的描述，这次巡游的目的是召请阎罗和其他各类精怪来出席一个颂赞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是，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虽然同意某些宗教仪式的举行与此相关，但他们不知道大叫喊者盖当瓦巡游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根据他们的看法，巡游的主要目的是检验西藏主要的瑜伽师的力量，以保持两寺瑜伽训练的高水准，还可以利用据认为瑜伽师所具有的法力平抚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为了获得这些法力，轮到“转六场”仪式的三位瑜伽师必须在巡游开始之前用十一年的时间进行严酷的训练。他们中的每一位要在仪式规定的出发日期前数日选吉日进入一间隔绝的石室。每间石室的洞门都砌石为墙堵死，仅留一个小小的豁口，里面用簾子把豁口封住。瑜伽师就从这个豁口收取食物。在他们闭关期间，只有寺院最大的喇嘛才能允许与之通话。

在闭关期间，瑜伽师必须修练“吐姆”（ཐུ་མོ་）① ——一种能增加自身热量的呼吸法——和能使自己腾空的法术。要修[535]得后一种法术，瑜伽师就必须练习不用手臂支撑而能盘腿跃起。据说这种年复一年的训练，最终使瑜伽师的身体极度地柔软和轻巧，如西藏人所说，瑜伽师实际上能离地几英尺短时间漂浮在空中。

到了派遣大叫喊者盖当瓦前往拉萨和桑耶的日子，三间石室的门被打开了，三位瑜伽师也被传到夏鲁寺②，因为盖当瓦要在那里通过一个当众举行的官方测验。在夏鲁寺，主瑜伽师必须进入一间大约二人高的荒僻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顶棚中央有一个小四方框出口，顶棚与地面平行。大叫喊者盖当瓦要在这间地下室内只穿一件围腰、不吃不喝、闭关静修七天。

根据达卫·尼尔所记，举行测验的这一天，按惯例是在藏历十月十一日。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不能够确认这个日子是不是正确。依据他们的观点，测验可以在藏历十一月的任何一个吉日举行。在规定举行测验仪式的那天早晨，日喀则的两位官员作为噶厦政府的代表来到夏鲁寺。成群结队的观众聚集在夏鲁寺目睹这一场面。政府的官员在地下室顶棚开口处附近落坐。在他发出信号后，大叫

① 关于“吐姆”（藏汉大辞典未收录——译者）一词可参看 Evans Wentz《西藏瑜伽》页 156。根据我的西藏资料提供人所说，掌握吐姆法术的最后标准是这样的：穿十二片破烂麻布，吃半开的水煮的面糊，在隔绝、大雪覆盖的地方闭关修习。假如没穿衣服，瑜伽师要将第一片烂麻布投入冰水中浸透，再用它包裹躯体，然后吞下一碗生面团。瑜伽师自己产生的热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烘干裹在身上的麻片，那块能引起其他人腹病大发的生面团，也应在同时间内消化掉。这一过程要不断地重复，直至十二片麻布全部烘干。瑜伽师在换一片麻布的同时要再吃一碗生面糊。据说达到这种训练水平的人只要意念一到，就会体验到一种极度愉快和轻松的感受。

西藏最著名的瑜伽师之一是居于印藏边界的下亚东（卓麦 གྲོ་སྨད་）噶举巴寺院的擦巴仁波且（མཚམས་པ་རིན་པོ་ཆེ་），他在一九五〇年时已年约九十岁左右。擦巴仁波且掌握了“吐姆”瑜伽法术，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吐气修行显效者”（རླུང་གི་ཉམས་ལེན་རྟགས་ཐོན་པ་）。仁波且是在后藏一座名叫香巴拉（ཤང་འབབ་ར་དགོན་）的寺院接受的瑜伽训练。ཤང是寺院所在地的名称。

② 关于夏鲁寺参看图齐《印度——西藏》I V/1 15 页。

咸者盖当瓦要依靠腾跃法力升至顶棚，然后通过狭窄的出口冲出地面。此后他必须立刻用新剥下来的牦牛皮——据另一些资料提供人说，牦牛皮已在冷水中浸过——把自己身体裹住，并用身体的热力将湿牛皮烘干。这一程序的结果经两位官员认定后，牛皮还要拿到观众群中评判。

成功地经过这两项测验之后，大叫喊者盖当瓦还要穿戴巡游。盖当瓦穿的是平常僧人穿的衣服，只是身上多缠一道宽腰带。脖子上挂着念珠，腰带上插一把橛。瑜伽师的长头发的一部分盘成一个发髻，上面装饰雷石，其余的头发可以允许随意地披在[536]肩上。耳朵上戴的是白海螺制成的巨大耳环。耳朵遮掩在熊毛绳织成的魔屏之后。大叫喊者盖当瓦右手持三叉戟，戟上装饰流缨及其他饰品；左手持胫骨法号。陪伴大叫喊者的两位瑜伽师的穿戴与普通僧人无异。他们长发披肩，戴有海螺耳环，每人手持一根很长的藤条。

在三位瑜伽师出发前，噶厦官员要在大叫喊者盖当瓦身上缠的宽腰带上盖上几个大印鉴，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在经历这一段最长、最为艰难的测验时不能脱掉衣服大歇一气。三位瑜伽师上路后，陪伴他们的有几位骑马的官员和仆人，两位噶厦官员将第一次测验的结果写成报告上呈拉萨的噶厦政府。

据目击者说，三位瑜伽师行走的步法与普通人的快走法不同。大多数的西藏资料提供人都说在巡游期间，瑜伽师既不癫狂，也没有受幻迷的影响而行路；他们超卓的表现只能归结于如下事实：经过数十年的闭关修习和艰苦的训练，使其躯体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神力。然而有少数西藏资料提供人认为瑜伽师是处于幻迷状态、或者说他们掌握了一种能使步履加快为“快腿”的一些秘密咒语。他们的步伐对一个随意的旁观者来说并不显得很快，因而总有几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想跟上瑜伽师，但他们没有走路的耐力，要不了

多久就被甩掉了。瑜伽师只是在晚上才被允许休息三、四个小时，吃点东西，喝一点水，但是不允许躺下睡觉，还要用大部分的时间坐禅入定，陪同他们的官员就在近旁时时察看他们之中有没有人睡着了。

在三位瑜伽师等一行人的前面还有几位当地宗本派出的骑士，他们的任务就是通知大叫喊者一行即将到达的地方的人们，让他们身穿节日盛装排成一队，在一座座敞口的香炉里焚烧"桑"、即桧属植物枝。许多人给主瑜伽师供奉禅杖表示敬意。为佑护众人，瑜伽师用他的三叉戟碰触人人，并抛洒一些稻谷和青稞种子。据说他如此行事而经过的地方都会相当的宁静。

当瑜伽师一行到拉萨时，大叫喊者盖当瓦要先上布[537]达拉宫的台阶。当他经过立在达赖寝宫脚下的两座石碑的第一个时，必须吹响胫骨法号。听到法号后达赖寝宫雇佣的佣人必须打开布达拉宫所有的房门，在每间屋子里上香。这一仪式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即不能迟于主瑜伽师第二次吹响胫骨法号的这段时间。当瑜伽师通过布达拉宫的大门时，他必须第三次吹响法号，然后穿过去为他打开的各个房门，一路撒下供品稻谷。

最后，大叫喊者盖当瓦要被人引导去晋见达赖喇嘛。在向西藏这位精神领袖表示敬意之后，他被允许坐在那里喝两杯酥油茶。这短暂的会见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大叫喊者盖当瓦要立起身来向达赖喇嘛深深施跪拜礼，然后不吐一个字地就离开布达拉宫。现在再由另外两位瑜伽师陪伴进入拉萨城区。在拉萨城里，这位瑜伽师常常被邀请去参访贵族宅邸，在穿行其宅屋时抛撒稻谷以驱邪净屋。在每一家，人们都要求主瑜伽师坐在特制的座位上，其他两位瑜伽师紧靠着他，座位较低一些。在按仪式供奉禅杖与喝茶之后，大叫喊者盖当瓦要起身向前用自己的额头碰这家主人的额头，以此来

佑护这家的幸福。

在这次漫长的巡游结束之后，大叫喊者盖当瓦和他的两位陪伴瑜伽师要休息好几个月，然后再重新开始修习禅定和瑜伽训练；然而，据达卫·尼尔所说，[①]大叫喊者盖当瓦要承担另一次持续一个月的由后藏(གཙང་སྟོད་)至日喀则的巡游。

降伏各种精怪的魔力图案解说

解说顺序：从1行至7行，从左至右：

1. 天神八部等超自然精灵引起的各种邪恶。
   鬼引起的伤害。
   流行瘟疫等病症。
   诸如箭、矛、剑等兵器引起的伤害。

2. 神的狂怒。
   龙引起的灾难。
   土地神引起的灾难。
   麻风病引起的痛苦。

3. 夜叉引起的灾难。
   玛姆引起的灾难。
   罗刹引起的病痛。
   阎王引起的邪恶。

4. 独脚鬼泰乌让引起的病痛。

① 达卫·尼尔《西藏的魔术与巫师》页209。

女鬼引起的邪恶。
“色”鬼(ཤི་)的恶运。
变脐鬼（ལྟེ་བསྒྱུར་）？

5. 害人健康的女鬼。
害人健康的男鬼。
致死女魔。
致死男魔。

6. 居于山上的女鬼引起的灾难。
引起麻风病的精怪。
鬼引起的邪恶。
星宿鬼(གཟའ་)引起的罪恶。

7. 穷保魔（འབྱུང་པོ་）引起的所有灾难。
防御“杰”(རྒྱལ་)和“贡”(འགོང་)
防御罗刹女
防御饥饿鬼。

第二十七章

关于西藏萨满教的几点注释

过去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了关于西藏佛教、特别是[538]西藏苯教中存在着萨满教成分这一问题。但是,对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试图做一次调查研究的人目前还只有霍夫曼和伊利亚德(Eliade)两人。① 本书所列举的材料包括很多西藏早期萨满教遗留下来的大量传说和仪式。我们论述这些问题时,有必要把它们和我在本书的前面数章里已经论述过的其他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阐释。

在论述到各组早期神怪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注意到很多神怪都是所谓"兄弟"或"姐妹",数目大多都在十三、七,特别是"九"这个数字上。如此的神灵数目分类特征在很多信仰萨满教的民族神话中也可以找到。例如西伯利亚的鞑靼人(Tatars)的神话讲到九位爱利克·查恩斯(Erlik chans)统治着下界;② 或者说由爱利克·查恩斯的九个女儿统治下界。③ 布鲁特(Buriats)人的黎明之

---

①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苯教和萨满教"页 197—210;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Paris 1951,此书由师兄姜德顺、纳日碧力戈等由英文本译为中文,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 尼尔拉得塞(G·Nioradze)《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教》斯图加特,1925,页 17。

③ 哈瓦(U. Harwa)《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Helsinki,1938,P. 352。

神索尔保尼(Solboni)据说也有九个女儿。① 居住在阿尔泰(Altai)山区的民族的神话讲到乌尔更(Ulgen)有九个女儿②、七个儿子。蒙古人的神话讲到有“九兄弟保护神,他们都扮演着战神的角色”。这一切使我们想起西藏的战神九兄弟。蒙古人的战神腾格里(tengri)都是些戴盔穿甲的勇士,佩有剑、旗帜、长矛、马鞭等,并有各种野兽作为伴神。③ 楚瓦什人(Chuvashes)将他们的神灵[539]都分成包含九位成员的神群。④ 一些信仰萨满教的民族认为赛飞勒鬼(Syphills 主梅毒病)⑤ 是九姐妹,火神是九兄弟。⑥ 布鲁特人认为有十三个阿达鬼(Ada)(一种专门吃小孩的鬼,与西藏的小鬼(ཆུང་སྲི་)极为相似),⑦ 他们崇拜包什托衣(Boshintoi)铁匠之神和他的九个儿子。⑧ 这位铁匠之神又让我们想起西藏的铁匠保护神噶瓦那保。噶瓦那保也由九兄弟陪同。除此之外,很多信仰萨满教的民族认为有很多的神灵居住在九座山峰上,这与藏人举行“九修”(དགུ་སྙོལ་)仪式时必须制做九座模拟小山的习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与一些西藏的古代神灵住在有九个尖顶的城堡里的信仰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七”和“九”这两个数目字,在西藏的苯教经典

---

① 斯滕伯格(L · Sternberg) XXIe Congr, és International des Américanistes, Göteborg, 1925, PP. 472—512 P. 485)。
② 哈瓦前引书,页 156。
③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162。
④ 前引书,页 163。
⑤ 西罗斯泽夫斯基(W. Sieroszewski)《稚库特人中间的萨满教》(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XLVI, Parls 1902, P. 229)。
⑥ 西罗斯泽夫斯基前引书,页 304。
⑦ 阿扎毕朵夫和察嘎罗夫(N. N. Agapitow and M. N. Changalow)《布利亚特人的萨满教》(GLobus 1887 P253);莎塔耶娃(G · sandschejew),《阿拉罗——布里亚特萨满教中的宇宙观》(Anthropos, 22—23, Posieux 1927—1928, P593)。
⑧ 哈瓦前引书,页 405;莎塔耶娃前引书,页 538。

仪轨中也多次出现，它是藏族巫师使用得最多的数字。①

萨满教供奉的许多神灵的形貌与西藏古代的众神形貌极为相似。高尔丹人(Gold)认为一种鬼怪是一半黑脸一半红脸，②这正与西藏叫做“精”(གཉན་)的妖怪形貌极为相似，鞑靼人认为爱利克的九个女儿一身黑色，生有黑色的头发，带有特大的性器官；③这与西藏的玛姆女神极为相似。很多萨满信仰的民族经常把火神描绘成女神。例如瓦固尔人(Woguls)称火为“火姑娘”；④西藏的火神的伴神也有很多是女神，她们的任务是保持火种，扇旺火势。布鲁特人描写的独眼怪，⑤阿那凯人(Anakhai)描写的一种只有一只眼、一只胳膊、一条腿的妖怪被认为是雅库特(Yakuts)地区最早的萨满；⑥楚瓦什人的阿日萨热鬼(Arsari)也是一只手，一条胳膊，一条腿，一只眼睛。⑦这一切都使我们回忆起藏人的女[540]神绒吉玛(单辫神)李晶瓦日(ལི་བྱིན་པ་ར་)、一眼黑猴神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神灵。⑧蒙古人的战神凯撒干(Kisagan)与藏人的战神极为相似，其外形也酷似藏人的赞神；蒙古人的战神挥舞红色长棍，骑红马，一身红色。⑨其他西藏萨满教的痕迹也可以在关于莲花生大师收服二十八位甲嘎神(རྒྱ་སྐར་)的经典中找到。这些月系星宿神是以二十八位女神的样子出现的。当然，佛教传入以前的西藏星宿神都暗含在“甲嘎”神这个佛教神名之下了。这种信仰与许多信仰萨

①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248。
② 斯滕伯格《原始宗教的神灵选择》页 476。
③ 哈瓦前引书，页 353。
④ 哈瓦前引书，页 239。
⑤ 哈瓦前引书，页 378。
⑥ 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49。
⑦ 哈瓦前引书页 399。
⑧ 参本书页 122。
⑨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161。

满教的民族把星辰看作是生物的认识是相通的。例如雅库特人就认为星辰爱憎分明，具有人的感情。①

在我们前面论述各类护法神的起源时曾经提到，这些护法神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意外死亡的人的精魂变成的，或者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灵魂变成的冤鬼。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当中也流传着鬼魂崇拜的故事。布鲁特人认为被人杀死的男人的灵魂变成了厉鬼，这种厉鬼起初只是居住在出事地点附近的人们崇拜它，认为厉鬼就在附近游荡。（可以用它和冲衣钦保〈དྲང་ཡིག་ཆེན་པོ་〉神和红岩赞神等等藏地神灵作比较）。布鲁特人还认为萨满巫师死后的灵魂和一些重要人物死后的灵魂变成了精鬼，该民族所有的人都要崇拜它。② 正如藏人一样，一些西伯利亚民族的人相信被人伤害的人的灵魂和自尽的人的灵魂变成的厉鬼就住在他们死去的那个地方。如果这个人生前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死后灵魂变成的厉鬼就要伤害众生有情。③ 根据藏族人的信仰和一些关于地方保护神的传说故事，死鬼变成的保护神可以伤害住在他活动范围内的居民，可以给人们带来疾病和创伤以及身体的意外损害，而所有这些都是这位精魂自己生前遭受过的灾难。例如西藏地方保护神贡萨喇嘛贡觉[541]（དགོན་གསར་བླ་མ་དཀོན་མཆོག་），是一位死于火灾的喇嘛，他对人的伤害是使人生出火燎状的斑痕，而洛本（སློབ་དཔོན་）保护神则给人们带来残疾。与此相适应，布鲁特人认为保护神埃森（ezin）——和西藏的地神相对应的一种地方保护神——是一个瘸子，他可以把很多住在他魔力所及

① 西罗斯泽夫斯基《雅库特人中间的萨满教》页 215。
② 莎落玛娃《阿拉罗——布里雅特萨满教中的宇宙观》页 590。
③ 西罗斯泽夫斯基前引书，页 228。

范围内的人们都伤害致残而变成瘸子。[1] 戈尔丹人、代来特人(Teleuts)和阿尔泰——鞑靼人也有上述类似的信仰：他们认为一个灵魂“遇鬼”的人就要受到意外的身体伤害。[2]

另一个明显的萨满教性质的信仰是藏族的“灵魂”信仰。正如藏族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些出身高贵的人的灵魂可以附在一头熊、一只虎或一头狮子上。雅库特人则说他们最大的萨满巫师的灵魂附在熊或鹰等动物的身上。[3] 前面我们在谈到为岗钦佐阿（གངས་ཆེན་མཛོད་ལྔ་）举行跳神舞蹈时，根据一个普遍的信仰，奉献给这些山神的神奇坐马都拴在靠近跳神场地的地方，在扮演岗钦佐阿和耶突（ཡབ་བདུད་即“父魔”）的舞蹈开始的时候，这些马匹就全身颤动起来。同样，布鲁特人认为马可以作为供给灵魂和其他无形魔神的供物。例如，当给一个灵魂出走的病人举行叫魂仪式时，旁边要拴一匹优种良马。他们认为假如灵魂一返回，这匹马就会颤抖起来。[4]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多尔干斯人(Dolgans)的萨满巫师。据说他们派遣狼和狐狸作为他们的使者，这些动物根据具习性的不同而专司不同的事务。[5] 这又使我们想起西藏巫师的法术，他们把神灵作为自己的伴偶，例如一些十字灵器仪式和护地神施朵玛仪式就是如此。

根据莎塔耶娃所说，要说服萨满在非祈神场合背诵降神召魂愿文是非常困难的。照他们的观点来看，一个灵魂在叫到他的名字

---

① 莎塔耶娃《阿拉罗——布里雅特萨满教中的宇宙观》页 597。
②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265。
③ 列提萨罗(T·Lehtisalo)《预选萨满的死亡与再生》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XLVJII，Helsinki 1934，P. 32)。
④ 莎塔耶娃前引书，页 581。
⑤ 莎塔耶娃前引书，页 549。

后将会立即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用供品奉献灵魂。① 藏族人同样有这样的信仰。一次为了录音我曾要求一个西藏巫师[542]唱一段迎请护法神的祈祷文。唱前他先在一个桌子上摆上很多供品献给他要迎请的护法神。巫师解释说，他要用唱祈祷文的方法召唤神灵到他的跟前来。如果神灵到场以后，发现巫师只是在那儿干叫唤，没有摆上各类供品，肯定会大发雷霆，而且会降下灾难。

在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最多的法器是一种叫做“来甘”(lekan)或者“奥贡斯”(Ongons)的表示灵魂的俑像。这些俑像可以用木头、布片或碎皮毛制成。这些俑像被人们看作是灵魂的寄托之处或监禁之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即俑像监禁着灵魂的话，就会导致对人的伤害，俑像所代表的人就可能受到重创或者毁灭。② 在我们前面几章讨论到有关白哈尔神的传说时曾提到一种特殊的俑像，叫“切帕巴”(ཆེ་པག་པ་)。根据叶斯开对这件俑像的分析，说切帕巴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巫师所用的“来甘”外形特别相似。此外，根据瓦德尔搜集的关于白哈尔从蔡公堂迁往桑耶寺的传说记述：这位白哈尔后来曾给桑耶寺带来危害，它的俑像被放在一个盒子里摔入河中，以此作为对白哈尔的惩罚。藏族人对待白哈尔俑像的方法和西伯利亚等地的萨满巫师对待“奥贡斯”的方法相似。

霍夫曼和伊利亚德已经指出了萨满教的鼓和藏族大鼓之间的密切联系。西藏喇嘛的鼓是用背面刻痕的棍子敲击的。③ 和萨满巫师一样，据说苯教巫师也用鼓作为飞行的法器。有关骑鼓飞行的传

① 莎塔耶娃《阿拉罗——布里雅特萨满教的宇宙观》页 549。

② 洛特—费利克(E. Lot-Falick)《西伯利亚民族的狩猎仪式》(Paris 1953, P. 37)；海西希(W. Heissig)《有关十七世纪喇嘛教迫害萨满教的蒙文文献》，(Anthropos, 48, Posieux 1953, P. 511)。

③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202；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383。

说最著名而且最详尽的是苯波那若本群（བོན་པོ་ན་རོ་བོན་ཆུང་）的传说，这份材料最近已由霍夫曼发表。① 另一个与那若本群相类似的传说讲到辛饶米保经常骑大轮飞行，辛饶米保自己骑在大轮的中央，他的八个弟子分别坐在八根辐条上。好象辛饶米保和他的弟子最早是把鼓作为飞行器的。在白苯波（བོན་དཀར་）的教义中用八辐轮替换了鼓作辛饶米保的飞行器，而八辐轮本身是佛教传入后引进的吉祥物。② 假如我们观察萨满巫师所用的鼓和藏族巫师所用的鼓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西藏苯波巫师手里的铃鼓和叫做半鼓（单面鼓）的法器与萨满巫师所用的鼓最为相似。例如布[543]鲁特人的萨满用的鼓也只有一个皮鼓面。传说里讲到这种鼓最初也是两个皮鼓面，后来一位萨满的灵魂被一位天空战神抓走了。天神采用把他们的鼓分为两半的作法削弱了萨满的力量。③ 黑苯教和萨满教也有两处相似，他们唱祈祷文敲鼓的时候，要把皮鼓靠近面部前、并用鼓托住法器，使鼓棰向上。正如耶尼塞恩斯人（thejenis-seians）④ 所作的那样。此外，和拉普斯人（laps）⑤ 的萨满一样，藏族人也把鼓用作占卜神器。

前面我们在描述玛卿伯姆热山神的崇拜形式时提到仪式进行时要在地下铺一块毡。根据施罗德所说"突杰"（Tujen）的巫师举行法事时也必须跪在一块毡子上；进行天气占卜时使用的祭羊也放在一块毡上。⑥ 前几章我们讨论到凯念神穷嘎瓦（白毡凯念或白

① 霍夫曼前引书，页 267。
② 内贝斯基《苯教》页 38，还可参看本书页 32。
③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544。
④ 奥尔马克（A. Ohlmarks）《萨满教问题研究》，Studien zum Problem des Schamanismus，（Lund，Kopenhagen 1939 p. 183）。
⑤ 曼克尔（E. Manker）《拉普斯人的魔鼓》（Stockholm，1938）。
⑥ 施罗德前引书，页 28。

毡居士 དགེ་བསྙེན་དཀར་བ་)的代言神巫的穿戴时，曾提到神巫戴的是毡帽，而毡在萨满巫师举行法术时应用的非常普遍。例如，布鲁特人把他们的新萨满巫 师置于毡上，① 当一位萨满巫师沿着桦路从"天空降下"时就要准备好这么一块毡。② 在给人叫魂的时候，也要把病人放在一块不平常的白毡上。③

苯教巫师和佛教法师举行宗教仪式时经常使用箭，特别是叫做"达达"的占卜神箭。箭也是一种萨满教巫师经常使用的宗教法器，特别是布鲁特人的萨满巫师在他们举行的很多巫术中都要用到箭：崇拜火神时用的箭要用各色丝带装饰，并缀上铜扣。④（这很象西藏的修火神箭 མེ་ལྷ་འདོད་པའི་མདའ་དར་，这种箭是藏族人专门供给火神的。）此外，当给病人及幻迷者叫魂时，要把一支箭[544]插在模拟病人形象而用食物制成的俑像上。这种方法在西藏的藏族及夏尔巴人中都广泛使用。另外还有一种用于祈福的箭。⑤ 根据哈瓦的说法，西伯利亚大部分的民族都把箭用作供品或圣器，用箭来保护自己或用来驱鬼。⑥ 用来驱鬼祛魔时，当巫师念颂咒经或祈祷文时便说："射出一支神箭"。⑦ 这种作法在藏族人中间也很普遍（见本书关于箭的描述部分）。在每年的藏历新年节宴上，为了驱散、并禳除邪魔，就要由年节司仪射出一些箭。西藏萨满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用箭吸吮病人体内毒液治病的习俗。⑧ 正象楚克奇人

① 尼尔拉得塞《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教》页 60。
②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493。
③ 莎塔耶娃《阿拉罗——布里雅特萨满教的宇宙观》页 580；奥尔斯克（L・Olschki）《毡的神话》(Berkeley 1949)，此书提到很多毡的神话，遗憾的是我还没见到这本书。
④ 哈瓦前引书，页 235。
⑤ 莎塔耶娃前引书，页 580。
⑥ 哈瓦前引书，页 269。
⑦ 哈瓦前引书，页 555。
⑧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 137。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275。

(Chukchi)① 的萨满巫师一样，西藏巫师 在吸完病人体内的“毒”之后，也要拿出一条小虫或其他从病人体内“吸出”的东西展示给众人看。另一种重要的带有萨满教性质的法器就是我们在论述佛教传入以前的某些仪式的起源问题时谈到的“康薪”(ཁམ་ཤིང་拘鬼牌)。康薪是一块六角形的木板，上面刻有菱形条状凸纹，也叫“鳞纹板”，用以拘召鬼魂。与康薪鳞纹板相似的是玉热克(Yurak)部落使用的象征“世界中心轴”的方形木棍。木棍的四个面上刻有十字纹或七道菱形纹。②

藏族人的“普布”(ཕུར་བུ་一种短剑)与信仰萨满教的布鲁特人使用的木棍有相似之处。根据佛教教义关于“马头金刚的说法，“普布”的顶端要装饰上一块马头型的宝石，居住在贝加尔(Baikal)地区的布鲁特人萨满使用的木棍的端头也装饰有一个马头。③

当我们比较西藏的巫师使用的带有萨满教成分的法器和道具时，我们发现了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巫师(例如阿尔泰的特伦吉特人④、多尔干斯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Tungus)⑤ 都穿饰有羽毛的头篷，戴饰有羽毛的头饰。这种装饰的目的是想使萨满成为一只鸟的身形。这与藏族祭司穿[545]的所谓“垛来”(སྟོད་ལེ)有相似之处。“垛来”是祭司举行火祭仪式或表演宗教舞蹈时穿的外衣。佛教僧侣也穿这种外衣。实际上“垛来”是一种插有羽毛的衣服，是一种经过简化改变的萨满教标志。正如萨满

---

① 博格拉斯(W. Bogoras)《楚克奇人神话学》(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Ⅶ, P. 465)。
②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 108。
③ 尼尔拉德塞《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教》页 78。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145，还可参看呼默尔(S. Hummel)《喇嘛教仪式普布与古代东方》(Asiatische studien, Ⅴ Ⅰ, 1—4 Bern 1952, PP. 42—51)。
④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503。
⑤ 哈瓦前引书，页 509；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150。

巫师的斗篷一样，“垛来”的肩部也用羽毛装饰。除了这些相似的地方之外，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都把猫头鹰的羽毛用作斗篷的装饰羽毛。西藏佛教僧侣是把兀鹰这种藏地最大的鸟的羽毛用来装饰“垛来”。兀鹰羽毛也用来装饰祭司的头盔，而根据萨满教的仪式及惯例，萨满巫师的头巾上也要带上羽毛。我们在本书146页提到藏族人相信祭司在举行仪式时穿的法衣具有某种非凡的力量。与此相对应，一些西伯利亚民族也相信萨满之所以有神力是因为他举行巫术时穿了法衣。① 这种神力还可以通过给巫师的衣服添接长长的布带的方法得到加强。②西藏的祭司的黑帽舞者戴的帽子、穿的盔甲上面往往也缀上长长的丝带和绵带，这显然是上述观念意识的遗留物。西藏佛教的代言神巫与萨满教的巫师所戴的头巾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例如突杰的巫师头戴系有很多小铃和五个耳环的木冠、并缠有红头巾，或者头缠叫做“五怒饰”和“五善饰”的缀纸板红布巾；③而西藏的下层巫师也同样戴这种冠帽。耶尼塞恩斯人的萨满在进行巫术时要把一种皮革或纸带系在头上，这与上面的戴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④ 另外，特伦吉特人的萨满巫师也用饰有海螺、珍珠、或金属扣钉的红布片缠头。⑤ 一些萨满巫师还常常戴着尖顶的金属头冠，冠的铁角代表触角，尤其是代表公鹿的犄角。⑥ 与此相适应，苯波巫师所戴的有尖角的铁制金属头饰，纳西部落的巫师戴的也是这种铁制头饰。⑦ 大概这是由于苯教巫师和

---

①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167。
② 唐纳(K. Donner)《头发的装饰》(Journal de la soci ète finnoougrienne, XXXⅦ, Helsinki 1916—1920)。
③ 施罗德前引书，页27。
④ 尼尔拉德塞《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教》页74。
⑤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503。
⑥ 尼尔拉德塞前引书，页76；哈瓦前引书页514。
⑦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图版10。

纳西巫师所戴的这种金属头饰最早也是起源于对公鹿犄[546]角的模仿吧。① 至于在表演宗教舞蹈"羌姆"时戴有骷髅面具的演员所穿的衣服与一些萨满巫师所穿衣服之间的相似情况，伊利亚德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里就不再说了。②

萨满巫师在进行巫术表演时往往要把自己的脸遮起来，这是萨满仪式中一个具有明显特色的仪轨形式。萨莫耶德人(Samoye)人的萨满举行仪式时把脸藏在一块布的后面。③ 粟特人(Soyots)的萨满以及居住在阿尔泰地区诸民族的萨满巫师举行巫事时要用长布带遮住脸的大部；④ 布鲁特人的萨满则用木头或金属皮革制成的面具遮住脸。⑤ 如此作法在西藏的僧人和巫师中也都盛行：在举行火祭仪式时，祭司头上裹着用带有熊毛的黑布做成的长头巾，上面只留一线眼睛的位置。这种长头巾有时也缀在凯念穷嘎瓦的代言神巫所戴帽沿的前面。"斯巴穆群"或"赛帕穆保"(བསེ་འབག་སྨུག་པོ)是一种古代的皮制面具。据说是吐蕃人远征帕达霍尔(Bhata Hor)之后带回桑耶寺的。皮面具是一种萨满面具，它代表萨满的外形特征(这种面具如同通古斯人、特伦吉特人和美国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使用的面具)⑥。有了这种"神灵面具"就可以使代言神巫具备真正神灵"代言人"的资格。戈尔丹人和布鲁特人的萨满戴的另外一种重要的道具就是所谓的"陶利"(toli)⑦：一块挂在胸前或护在背面的铜镜。据说"陶利"铜镜最初是从抵御邪魔的盾牌

① 洛克《纳西族的龙崇拜及其相关仪式》第二卷，图 XL。
②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383。
③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 66。
④ 哈瓦前引书，页 508。
⑤ 哈瓦前引书，页 525；尼尔拉德塞前引书，页 77。
⑥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 66。
⑦ 尼尔拉德塞《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教》页 77。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203。

演变而来的。[1] 西藏巫师挂在腰上的镜子（མེ་ལོང་）和代言神巫使用的能传达"神语"的圆铜镜与"陶利"的性质也大致相同。

剑是西藏巫师使用的最重要的法器之一。它主要应用于占卜仪式或用来治疗病人。尤其是巫师在神灵附体的颠狂状态中挥舞的剑更是有效的去邪灵物。剑在很多萨满教流行的地区也是巫师使用的法器。有些萨满巫师用剑作巫术的开始表演，然后用剑作为旅行"天界"时吓退鬼魂的武器。[2]

西藏巫师与西伯利亚萨满教之间的密切联系，霍夫曼已经对此作了论述。霍夫曼据此对奥尔马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根据奥尔马克的观点，所谓"副极带民族" 547 (Subarctic peo ples)的萨满(根据他的分类，西藏就属于"副极带民族")在进行"降神仪式"时，不能达到"极地民族"(arctc peoples)萨满在降神仪式中所达到的那种野性的颠狂幻迷状态。[3] 有关西藏巫师进入幻迷状态的描写，可以参看本书第二十一章。笔者书中对此的描写清楚地表明西藏巫师的颠狂幻迷状态的程度与所谓"极地民族"萨满巫师的幻迷程度是一致的。奥尔马克认为"副极带萨满"(Subarctic Shamans)为了达到其"小萨满状态"(Small Shamanizing)(指一种神灵附体后的幻迷状态(与"小萨满状态"对应的有"极地萨满"〈Arctis Shamans〉的"大萨满状态"〈Great Shamanizing〉)，必须借用酒精和烟草作为麻醉刺激物。[4] 但是这种说法与我们所了解的西藏宗教实际有很大的出入；我们前面提到西藏的巫师及祭司等禁止使用烟草或酒精。如果有人为了达到一定的幻迷程度而偷用

---

① 尼尔拉德塞前引书，页 64。
② 哈瓦前引书，页 496。
③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 85．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204。
④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 112。

麻醉剂就被人们看成是骗子，一旦骗术败露就要受到制裁。这类骗子通常使用的毒品是"滑希石"(hashish)，一种古伊朗的占卜师使用的迷幻剂。① 在西藏，为了诱导代言神巫进入幻迷状态，巫师的助手往往要焚烧檀木枝。根据奥尔马克的观点，这种烧檀技的作法在很多西伯利亚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那里也同样施行。② 奥尔马克进一步认为，为了诱导萨满进入迷幻状态而弹奏宗教音乐；"附体神魂"可以控制萨满、并可通过他的嘴讲话、以及有些萨满在"神灵附体"之后能够用武器伤害自己的说法都是"青年萨满教"(genuine shamanism)特有的组成部分。③ 然而，以上的诸种说法，在我们前面论述西藏巫师的信仰及宗教仪式时已经提到了：在举行仪式时要弹奏各种乐器。为了请神降神并通过神圣之口宣讲神谕，有一种特殊的请神祈祷歌队用一种独特而较快的旋律颂唱祈祝愿文。在神降下来并完全控制了神巫之后，为了证明神有无上的威力，神巫往往用武器刺扎自己的身体而又丝毫不觉得痛苦，也不致引起伤害。有关这类内容的考察，我们还应该提一下施罗德。根据他的观察，"突击"的巫师在使用了麻醉剂或者在神附体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得了"神性"，必须伤害自己。④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西藏巫师的迷幻状态的程度及主要特征与所谓"极地萨满"迷幻状态的程度及特征大致吻合。特别是当我们把在本书二十一章描写的西藏巫师的降神过程与奥尔马克描述的雅库特萨满教巫师[548]的传统降神会过程加以比较的话，两者之间的吻合现象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奥尔马克把雅库特的降神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

---

①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 121。
②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 116，119。
③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 166，227。
④ 施罗德前引书，页 29。

(一)召唤神灵的坐静阶段。

(二)神灵渐入神巫身体;开始狂舞、脸部扭曲,口吐白沫。

(三)萨满巫师趋于安静,宣唱神谕。①

上面谈的这三种萨满进入幻迷状态的特征与笔者在本书431页(原书页码)描述的西藏巫师降神的主要过程极为相似。② 另外在幻迷状态开始之前,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师和西藏巫师都感到身体发热;在幻迷状态开始之前,西藏巫师所站的位置和萨满所站的位置很相似。例如,布鲁特人的萨满巫师在进入幼迷状态时把双脚分开,低下头,随着神灵的附体而大声哭叫。③ 因为信仰萨满教的民族认为萨满巫师在神灵附体后,神灵给萨满授予了不平常的力量。藏族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认为一个巫师在幻迷状态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喊叫声和可怖的表情,动作也是神灵附体的奇异动作。神灵也给予巫师以非凡的力量,巫师可折弯刀剑或者带着沉重的道具和铠甲窜到空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师在幻迷状态的高峰中也感到身轻如燕,虽然身上穿着很重的、并饰有铁制品的萨满法衣,但他们还是疯狂地乱蹦乱跳。在萨满降神仪式的最高潮,神灵通过萨满巫师的嘴来讲话,萨满本人是毫无知觉的,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神语"是通过第三者翻译给众人的。④这种情况在西藏的代言神巫那里也可以观察到,可见两者之间非常地相似。一个西藏巫师受到人们的尊敬程度取决于这位巫师在举行法术时神灵附体的次数和附体神灵的等级;与此相适应。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

① 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32。
② 奥尔马克前引书,页33。
③ 希罗考高罗夫(S. shirokogorov),《通古斯人的心智情结》(Shanghai-London 1935,P 364)。
④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540。

也认为一位萨满身上附有神灵的数目越多，他的神力也就越大。①

凯诺尔·柯诺爱琳（Knoll Greiling）② 在她关于萨满教[549]的论文中把萨满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

（一）具有成为萨满的“灵气”。

（二）成为萨满的时机以及他本人对此的反应。

（三）成为萨满的准备时期。

（四）萨满活动的过程（幻迷初起，幻迷初级阶段，狂迷、恢复神智阶段）。

我们现在需要判明的是，上面说的分类方法是否可以认为最具有典型意义，能否适用于西藏巫师的生活经历。和西伯利亚萨满教的情况极为相似，并不是每个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成为代言神巫，它需要某些成为萨满的“灵气”。根据笔者的藏族合作者所说，许多西藏巫师都具备高度的生理敏感性，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迅速。例如洛桑平措告诉笔者说他的父亲、大巫师坚参他青，一些区区小事也常使他大动肝火。此外，只有被神灵选中作代言神巫的藏族人才有资格成为神巫。西藏挑选神巫的情况与萨满民族的“神选”（divine selection）方法相类似，如果用钱物贿赂而获得萨满资格，则被人们认为这种萨满教已经腐朽而失去灵气。用钱物贿赂取得萨满资格的人在西藏是没有的③。

许多萨满都宣称他们被选作萨满是由于祖先神灵的暗示、或者是由于梦中神人的导引，大巫师坚参他青也说他在梦中见到了白哈神。白哈神告诉他，世间护法神之主选中坚参他青作未来的代

①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95。

② 凯诺尔·柯诺爱琳《萨满的委任与委任传承》（Tribus，Jahrbuch des Linden-Museums，Stuttgart 1951—1953，PP 227—238）。页232。

③ 凯诺尔·柯诺爱琳《萨满的委任与委任传承》

言神巫。德国斯查菲远征队(the German Schäfer-Expedition)一九三九年在拉萨遇到的大巫师也是这样说的。①

当神灵挑选萨满时,未来的新萨满都要患一种特殊的萨满病。从老萨满开始引导继任萨满学习萨满教的教义及仪式之日起开始,这种萨满病还随之一步步地趋于严重。西藏新入选的巫师也同样遭受同类疾病的折磨,症状与所谓"萨满病"很相似。他们也必须经过这一个"严酷艰难的开始时期",其中大部分巫师是在寺院度过初学阶段的。与萨满巫师相似,很多藏族人根本不愿意自己成为代言神巫,他们害怕病苦和降神时的折磨。在很多西伯利亚民族中间,萨满巫师的职位都是世袭的。根据贝尔(Bell)的[550]说法,西藏南部边界地区所谓"巴沃"(དཔའ་བོ་)和"念姣姆"(བསྙེན་ཇོ་མོ་),都是一些下层的女性神巫。母亲的神巫位置就由女儿来继承。②根据佛教教义,僧人必须独身禁欲,所以高级的神巫(佛教化的神巫)职位是不能世袭的。

大多数的"未来萨满"在他年轻的时候都要受到"萨满病"的折磨,西藏神巫也是如此。据笔者的藏族合作者所说,西藏年轻的神巫大多数都达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在西伯利亚民族中间往往流传着关于精怪诱拐年轻萨满的故事。此类的传说在西藏苯教一份经典中也可以找到。苯教经典说有一位年轻人被精怪诱惑,跟着他们在外面游荡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年轻人获得了超凡的神力。利用这种神力,就是年轻人回到人间以后也可以和精怪取得联系。关于这个故事的萨满教性质,霍夫曼早已指出了。③ 此外,与萨满教的起源相类似的故事也许是西藏的一类佛经文学,这些文学作

①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206。
② 参见本书 409 页注。
③ 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198。

品描写一些人死后，降到了佛徒们所说的地狱，但是他们后来又被放生人间，向有罪的众生宣讲他们在地狱里所遭受的痛苦。① 西藏佛教文学的这类作品，藏语叫“再生（འདས་ལོག），是整个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锡金雷布查人中间。②

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萨满巫师之前，未来的萨满巫师都要受到“萨满病”的折磨。经历“死亡”和随后的再生。他知道自己要被“砍碎”，然后装入一个大锅里“蒸煮”，最后彻底地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为了以后他能够胜任萨满的职业，他也必须进行这么一次“改造重铸新人”的过程。这种仪式酷似由伊利亚德记录的西藏所谓“断身”（གཅོད）的仪式。③ 被施使“断身”的巫师要亲眼看见自己的“身体”被切割撕分成血肉和骨头，奉献给各路神魔。有一位藏族人给笔者讲述了他在经受“断身”仪式时的种种感觉：在举行仪式时，主管“断身”术的主司告诉受术者说，仪式完成之后，接受“断身术”的他将有一种获取“新躯体”的感觉。④ 这位藏族人所说的感觉与列提萨罗（lehtisalo）记录的雅库特人所说的感觉极[551]为相似。⑤ 雅库特人认为他们民族的萨满巫师最初都要在一个荒凉孤寂之地静居，并把身体“切”成几块。萨满巫师自己躲在专为“切割”身体特制的帐篷里，看着自己被“切”成几块，然后那些分散的骨肉又聚合在一处。当另外一个人把他从梦中叫醒的时候，他又重

---

① 一位萨满死后也要放归人间；向人们讲述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经历，见奥尔马克《萨满教问题研究》页 196。

② 这部著作雷布查人叫做 Nŭng yŭng mŭn de luk，Kar ma o̊ug jŭn să cho，kham kón nan tă ju să nam thar 和 Thung Sal grām mo nam thar。

③ 伊利亚得《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384。

④ 关于“断身”还可参看达卫·尼尔《西藏的神秘仪式》页 148。

⑤ 列提萨罗《预选萨满的死亡与再生》页 15。

新获得了“生命”。

通古斯人的萨满巫师在其成为萨满的最初仪式上，要立起两颗大树，砍掉树上的大枝杈，但要留下树的主枝干；[①] 与此相似的习俗是喜马拉雅附近地区的佛徒所遵循的一种仪式：当这些佛徒竖起祈祷经幡时，往往把幡旗系在生长结实的树的主杆上，除了最高的主枝外，其余枝杈统统砍掉。

事实上，西藏的巫师（书中“巫师”一词不仅指苯教巫师，也指佛教某些教派专门降神念咒的僧人）进入幻迷状态后也要出现萨满巫师所具有的几个主要的迷幻颠狂特征。（参看我们上面提到的萨满分期的第四条）。通过笔者上面的论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萨满巫师在其幻迷阶段的高潮，即狂迷阶段施行的主要动作叫做“飞魂”。所谓“飞魂”，是指萨满巫师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去到地狱解救被妖魔摄走灵魂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与此相似的是笔者在本书 425 页提到的西藏“巴沃”或“念姣姆”女巫的招魂仪式和苯波巫师在葬礼上举行的仪式。这些都是萨满教“飞魂”仪式的残留。苯波巫师在葬礼上施行巫术时，先派出自己的灵魂到地狱下界，查明死鬼碰到的是哪个索命鬼。如果可能的话，苯波巫师的灵魂就从妖魔手中救出死者的灵魂。[②]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在进行这种巫术时，要用一根绳子一端拴住代言神巫的手，另一端拴在用作供品的动物的腿上。显然，这根绳子是被作为神灵进入神巫体内的“通路”。类似的观点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也很流行。当布鲁特人给病人叫魂时，要把一根红色长绳的一端系在一支箭上，然后把箭从屋子门口拉出固定在外面；把红绳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小

①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113。
② 内贝斯基《苯教》页 59。

桦木条上，把桦木条插在门前院子里，叫魂仪式便在院子里进行。根据一些民族的葬俗（如哥亚克斯人〈Gijaks〉、戈尔丹人、奥若冲斯人〈Orochons〉和奥尔柴斯人〈Olches〉，要引导游魂进[552]入专为他盖的茅棚里，就必须从停尸茅棚里拉出一根绳子，把绳子拽过河，拴在河对岸的一颗树上。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话，灵魂就会顺着绳子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① 特别是戈尔丹人和东部通古斯人都认为在葬礼上要用绳子给死者的灵魂指示道路。②

布鲁特人相信他们的巫师能够乘彩虹上天。在举行仪式时，彩虹是用两根丝带表示的。一根丝带是红色的，另一根丝带则是蓝色的。③这种观念在西藏佛教中也可以找到。例如在唐卡的画面两侧各挂有红黄丝带。这两种不同颜色的丝带藏语分别称作"黄虹"（འཇའ་སེར་）和"红虹"（འཇའ་དམར་）。藏族人认为这两条丝带可以接通住在天宫的画面上所描绘的神灵的真形实体。西藏的绘画作品中有时还可以看到死者的灵魂顺着彩虹走向天宫的画面（西藏祭祀用的一种灵器上面的纹路是用各色象征彩虹的丝线绕就的，或叫灵器纹。这大概也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本书二十六章描述的一些仪式里讲到用面粉做成"道路"以便供附在灵器和朵玛上的神灵使用。西藏古代传说里讲到吐蕃早期诸王都是通过"木绳"（དམུ་ཐག་）来往于天空的。其实这也是上述萨满教观念的变异隐喻形式。对此伊利亚德还专门作了论述。④

有关萨满教的遗迹在西藏的"十字网纹灵器"垛仪式上也可以找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灵器所依的基座分为三到四个阶梯，代表

①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310。
② 哈瓦前引书。页 384。
③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118。
④ 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381。

所谓的须弥山(世界山)。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世界山"在大部分信仰萨满教民族的神话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①。这些民族都相信"世界山"有三个、四个或七个山尖,在"世界山"上还生长着"世界树",② 例如,雅库特人认为"世界树"没有枝杈、但上面结满了纺绽。(他们还认为萨满是从卵中生出的,③ 而卵生的说法在藏族或纳西族的传说中也同样存在,传说讲到他们古代的各类神灵都是由蛋里孵出来的。)根据笔者的看法,置放在象征"世界山"基座上的十字灵器就表示传说中的"世界树"。根据萨满教的信仰,④ "世界树"是长在"世界山"上面的。萨满巫师用这种树做[553]他们的法鼓。⑤ 藏族人则认为"十字灵器"木拥有特殊的神性,所以就有保存废弃的十字灵器碎片的作法。和藏族人"世界树"一样,萨满巫师也把"世界树"看作是生命之树"。⑥ 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可以参阅本书 336 页涉及七战士势力的一则传说。非常有趣的是,藏族人把大十字灵器的中心轴也称作"生命木"或"生命树"。

西藏的佛教僧人,咒师和苯教的天气占卜师都使用十字灵器(萨满巫师也使用类似的法器)。⑦ 为了"关紧地门",要给地神供奉一种特殊的十字灵器,并要举行一种与叫做"老母孔玛"(ཁོན་མ་)的神灵有关系的仪式⑧。这项仪式与奥斯特亚克斯(Ostjaks)人举行的一种巫术十分相似。奥斯特亚克斯人的萨满巫师为了关闭地上的洞孔,必须给"地神老母"供奉祭品。因为这洞孔是地下通上人间

①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幻迷术》页 241。
② 列提萨罗《预选萨满的死亡与再生》页 31。
③ 列提萨罗前引书,页 31。
④ 关于"世界树"也可参看霍夫曼《西藏苯教历史概要》页 199。
⑤ 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244。
⑥ 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246。
⑦ 伊利亚德前引书,页 271。
⑧ 瓦德尔《西藏佛教与喇嘛教》页 484。

的孔道，通过这个孔洞，疾病也能够传播到人世间。[1]

最后，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西藏的诸种宗教与萨满教有联系的传说及习俗。这些传说和习俗仪礼在西伯利亚萨满中可以找到对应的材料。在前面几章，我们经常提到一种叫做“鲁”(ལུད་)的俑像，藏族人用它来禳除、“转嫁”疾病和不幸等等[illegible]尔丹人也有这种巫术。他们用胶泥制成俑像放置到妖怪能布放疾病的地方，然后象西藏的俑像“鲁”一样，再把这种“染上病”的俑像扔掉。[2] 布鲁特人的萨满也把魔怪驱赶到俑像内或者活的“替罪”祭羊身上，并用这种羊的胛骨占卜，而西藏人也进行类似的仪式[3]。藏族人施行的一些毁敌魔术在雅库特人那里也能找到对应的巫术。例如雅库特人把绘有某人身形的俑像毁坏以达到伤害其人的目的；布鲁特人把上面画有敌人颠倒头形(头朝下)的图画挂在“约达”(Yourta)上对敌人施放咒术。[4] 藏族人认为那些传说中的萨满巫师所具有的种种超凡能力，他们自己的巫师也同样具备。象那些萨满巫师一样，据说西藏的一些佛教僧人同苯教巫师用铁器刺扎身体、脚踢烧红的物件而毫无痛感。甚至说他们也能在空中飞行，用羽毛断铁。

①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50。
② 哈瓦《西伯利亚民族的萨满表演》页 544。
③ 海西希《有关十七世纪喇嘛教迫害萨满教的蒙文文献》页 508。
④ 哈瓦前引书，页 254。

藏文参考书目

1. ཀུན་མཁྱེན་རྒྱལ་དབང་མཆོག་གི་མཁྲུངས་ལྷ་རྣམས་ལ་གསོལ་མཆོད་བྱ་བའི་ཆོ་ག་དྲེགས་པའི་སྡེ་དཔོན་དཔལ་དུ་འགུགས་པའི་ལྕགས་ཀྱུ་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遍知胜王最上之诞生值日神祈供仪轨·勾取厉鬼部主之铁钩

手抄本 3叶 藏莱顿民族博物馆藏文木刻及手抄本部(the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Leiden 此博物馆缩写为 Rvv)

2. ཀླུ་འབུམ་དཀར་པོ་བཞུགས་སོ།

十万白龙经 木刻本 114叶

3. ཀློང་ཆེན་སྙིང་གི་ཐིག་ལེ་ལས། བཀའ་སྲུང་མ་མགོན་ལྕམ་དྲལ་བཞུགས།

《悟境精义》所记姊妹护法神

木刻本 25叶

4. ཀློང་ཆེན་སྙིང་གི་ཐིག་ལས། བཀའ་སྲུང་སྨན་བཙུན་མཆེད་ལྔའི་ཕྲིན་ལས་དཔག་བསམ་ཡངས་འདུ་བཞུགས།

《悟境精义》所记，勉宗五姐妹护法宝鬘一切如意

木刻本 4叶

5. བཀའ་བརྒྱུད་ལུགས་ཀྱི་ལྷ་བསངས་རྒྱས་པ་བཞུགས་སོ།

噶举派焚香书 手卷 23叶 Rvv

6. བཀའ་བརྒྱུད་ཀྱི་མངོན་པར་དྲེགས་པའི་དབུ་ཕྱོགས་བཞུགས་སོ།

噶举显现厉神之向导

手卷 3叶 Rvv

7. བཀའ་བརྒྱུད་ཟོར་ལས་ཆ་དགུ་མའི་དོན་བསྡུས་པ་བཞུགས་སོ།

噶举九棱摄义

手卷 3叶 Rvv

8. བཀའ་གདམས་པ་དང་དགེ་ལུགས་བླ་མ་རག་རིམ་གྱི་གསུང་འབུམ་མཚན་ཐོ་བཞུགས་སོ།

噶当派与噶鲁派上师繁简全集名义

木刻本 65 叶 东北大学目录 No. 6555

隆多喇嘛阿旺罗桑全集ར卷内有噶当派和噶鲁派大师所做重要著作的索引其中有如下的著作：

བུ་སྟོ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རིན་ཆེན་གྲུ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知道一切布顿仁钦竹全集

ཆོས་ཀྱི་རྒྱལ་པོ་ཤར་བ་ཙོང་ཁ་པ་བློ་བཟང་གྲགས་པའི་དཔལ་གྱི་གསུང་འབུམ།

法王东方宗喀巴洛桑札巴吉祥全集

རྒྱལ་ཚབ་དར་མ་རིན་ཆེན་གྱི་གསུང་འབུམ།

杰擦达玛仁钦全集

མཁས་གྲུབ་སློབ་པའི་ཉི་མ་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གསུང་འབུམ།

克珠梅贝尼玛格列贝桑保全集

འདུལ་བ་འཛིན་པ་གྲགས་པ་རྒྱ་མཚན་གྱི་གསུང་འབུམ།

堆巴增巴札巴坚参全集

རྒྱལ་བ་དགེ་འདུན་གྲུ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杰巴根顿珠全集

རྒྱལ་བ་དགེ་འདུན་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

杰巴根顿嘉措全集

རྒྱལ་བ་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

杰瓦索南嘉措文集

རྒྱལ་བ་སྐྱ་བདུན་པ་ཕྱག་ན་པདྨ་བློ་བཟང་བསྐལ་བ་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

七世佛莲花手洛桑格瓦嘉措全集

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འི་གསུང་འབུམ།

班钦索南札巴全集

རྗེ་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འི་རྡོ་རྗེའི་མཚན་གཞན་རྗེ་ངག་དབང་བརྩོན་འགྲུས་ཀྱི་གསུང་འབུམ།

尊者降央协白多吉参夏杰阿旺尊珠全集

ལྕང་སྐྱ་རིན་པོ་ཆེ་སྐྱ་གོང་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ཆོས་ལྡ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གསུང་
འབུམ།

祖师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善吉祥全集

རྒྱལ་བའི་ཡོངས་འཛིན་པ་ཁྲི་ཆེན་ངག་དབང་མཆོག་ལྡན་གྱི་གསུང་འབུམ།

胜执一切大法座阿旺乔丹全集

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ཅང་བ་བདུན་བརྒྱུད་ཀྱི་དྲུག་པ་རྗེ་བློ་གྲོས་བརྟན་པའི་སློབ་མ་
དྭགས་པོ་ངག་དབང་གྲགས་པའི་གསུང་འབུམ།

文殊七续之六尊者洛珠丹巴弟子达布阿旺札巴全集

ཉི་ཐང་བླ་མ་ཐོར་གོད་འཇམ་དབྱངས་ཤེས་རབ་སྦྱིན་པའི་ཡིག་ཆ།

尼塘上师托郭降央喜饶热巾巴文集

སེར་སྨད་རྒྱལ་རོང་སློ་བའི་དབང་ཕྱུག་ནམ་མཁའ་ལྷུན་གྲུབ་ཀྱི་སྟག་ཚང་ལོ་ཙཱ་བ།

达仓译师(文集)

རྒྱལ་བ་བཙོང་ཁ་པའི་འཁོར་བདག་པ་རྣམ་བརྒྱད་ཀྱི་ནང་ཚང་འོད་ཁ་ཉི་མ་གླིང་གི་
བླ་མ་བཟང་སྐྱོང་བ་དང་གཙང་ཆུང་བ་ཆོས་གྲུས་རྒྱ་མཚོ།

尊者宗喀巴伴主八部名目·光日洲上师护善与藏穹瓦却札嘉措(文集)

མཁས་གྲུབ་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གི་དངོས་སློབ་སྤྱན་ཐ་བློ་གྲོས་རྒྱ་མཚན་གྱི་
གསུང་འབུམ་

克珠格列白桑之及门弟子兼阿洛桑坚参全集

པཎ་ཆེན་སྐུ་འཕྲེང་དབེན་ས་པ་བློ་བཟང་དོན་གྲུབ་ཀྱི་བཀའ་འབུམ།

三世班禅温萨巴洛桑顿珠文集

པཎ་ཆེན་བློ་བཟང་ཆོས་ཀྱི་རྒྱལ་མཚན་གྱི་གསུང་འབུམ།

班钦洛桑却吉坚参文集

སྔགས་ཆེན་རྡོ་རྗེ་འཛིན་པ་དཀོན་མཆོག་རྒྱལ་མཚན་གྱི་གསུང་འབུམ།

大咒持金刚贡乔坚参全集

པཎ་ཆེ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བློ་བཟང་ཡེ་ཤེས་ཀྱི་བཀའ་འབུམ།

遍知班钦洛桑益西训诫集

སྐྱིད་ཤོད་ཞབས་དྲུང་བསྟན་འཛིན་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

几雪协仲丹增洛桑嘉措全集

རྗེ་ངག་དབང་བྱམས་པའི་གསུང་འབུམ།

尊者阿旺强巴文集

དགའ་ལྡན་བྱང་རྩེ་བ་ཞོག་པ་དོན་ཡོད་མཁས་གྲུ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甘丹强孜巴雪巴顿月克珠全集

བཀྲ་ཤིས་ལྷུན་པོའི་པཎ་ཆེན་སྐུ་འཕྲེང་བཞི་པ་དཔལ་ལྡན་ཡེ་ཤེས་ཀྱི་གསུང་འབུམ།

札西伦布四世班禅班丹益西全集

བླ་མ་ཡེ་ཤེས་རྒྱལ་མཚན་གསུང་འབུམ།

上师益西坚参全集

ལྕང་སྐྱ་ཡེ་ཤེས་བསྟན་སྒྲོན་ནམ་རོལ་པའི་རྡོ་རྗེའི་གསུང་འབུམ།

章嘉益西丹仲南若贝多吉全集

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འི་སྤྲུལ་སྐུ་དཀོན་མཆོག་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འི་གསུང་འབུམ།

嘉木样活佛贡乔晋美旺保全集

མཁར་རྡོ་བཟོད་པ་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

噶多索巴嘉措全集

བྲ་ཏི་དགེ་བཤེས་རིན་ཆེན་དོན་གྲུ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札底格西仁钦顿珠全集

སློབ་དཔོན་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འམ་མཚན་གཞན་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དེ་བའི་རྡོ་རྗེའི་གསུང་འབུམ།

导师降边嘉措或名降央代贝多吉全集

རྗེ་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འི་གསུང་ཟིན་ཐྲིས།

尊者降边嘉措语录

དཀྱིལ་ཁང་གྲྭ་ཚང་གི་ཡིག་ཆ།

精康札仓文书

ཤར་རྩེ་གྲྭ་ཚང་གི་ཡིག་ཆ།

夏孜札仓文书

སྟག་ཚང་ར་བསྟོད་པའི་ཡིག་ཆ།

达仓热巴朵巴文书

འབྲས་སྤུངས་བདེ་ཡངས་པའི་ཡིག་ཆ།

哲蚌德央巴殿文书

དྭགས་པོ་གྲྭ་ཚང་གི་ཡིག་ཆ།

达布札仓文书

9. བཀའ་རྫོགས་པ་ཆེན་ཡང་ཟབ་དཀོན་མཆོག་སྤྱི་འདུས་ལས་བྱང་གི/བཀའ་བསྲུང་མཆོད་ཐབས་བཞུགས་སོ།

深奥大圆满・大宝普集・北方护法神供法

木刻本　12 叶

10. བཀའ་སྲུང་སྨན་བཙུན་མཆེད་ལྔའི་ཕྲིན་ལས་དཔག་བསམ་ཡོངས་
འདུ་དང་འབྲེལ་བའི་ཚོགས་ཅོད་པན་བདེའི་རྣ་ཆ་ཞེས་བྱ་བ་
བཞུགས་སོ།

护法勉宗五姊妹・业力如意普聚

木刻本　50 叶

11. བཀའ་བསྲུང་ཁྲོ་མོ་ར(ག)་གདོང་མ་བཞུགས་སོ།

怒相护法神热顿玛仪轨文

手卷　13 叶　Rvv

12. སྐུ་ལྔའི་གསོལ་མཆོད་རྡོ་རྗེའི་སྒྲ་དབྱངས་དང་རྡོ་རྗེ་གྲགས་ལྡན་གནོད་སྦྱིན་ཙིའུ་དམར་པོ་དང་བསེ་ཁྲབ་ཚངས་པ་བཅས་ཀྱི་གསོལ་མཆོད་རྒྱས་པ་རྣམས་བཞུགས་སོ།

五身祈供金刚妙音・多吉查丹、夜叉载乌玛保、犀甲梵天等祈供仪轨

木刻本　30 叶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内贝斯基收藏品函目如下：

(1)五身祈供(སྐུ་ལྔ་གསོལ་མཆོད་ 叶 1b—10b)

这一函由二世达赖根顿嘉措（དགེ་འདུན་རྒྱ་མཚོ་1475—1542)利

用 བླ་མའི་ལས་བྱང་ཐུགས་སྒྲུབ་ཡང་སྙིང་འདུས་པ་ 一书中的材料.应管家索南热丹（ཕྱག་མཛོད་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བ་བརྟན་）的请求而写作的。此书一直没有传世，直到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作补证后才为人所用。全书由堪布阿旺格列（ངག་དབང་དགེ་ལེགས་）誊清。

（2）五身神饮（སྐུ་ལྔའི་གསེར་སྐྱེམས་ 叶 10b—11b）

（3）世间厉神部主・乃穷护法多吉查丹供奉朵玛仪轨・九欲施愿（སྲུང་སྲིད་དྲེགས་པའི་སྡེ་དཔོན་གནས་ཆུང་ཆོས་སྐྱོང་རྡོ་རྗེ་གྲགས་ལྡན་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བའི་ཆོ་ག་འདོད་དགུའི་མཆོག་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叶 11b—16b）

这部仪轨文是比丘益西坚参（དགེ་སློང་ཡེ་ཤེས་རྒྱལ་མཚན་）遵达赖喇嘛降边嘉措（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之命而撰写的。写作的地点是拉萨布达拉宫

（4）夜叉战神大王载乌玛保祈供法・次第圆满喜宴
（གནོད་སྦྱིན་དགྲ་ལྷའི་རྒྱལ་པོ་རྩེའུ་དམར་པོ་གསོལ་མཆོད་བྱ་བའི་རིམ་རྫོགས་ལྡན་དགའ་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叶 16b—21a）

这部仪轨文由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撰。

（5）上神三界之主大梵天祈供次第・不空变幻罥索
（ལྷ་མཆོག་སྲིད་གསུམ་གྱི་བདག་པོ་ཚངས་པ་ཆེན་པོའི་གསོལ་མཆོད་ཀྱི་རིམ་པ་དོན་ཡོད་འཕྲུལ་གྱི་ཞགས་པ་ཞེས་བྱ་བ　叶 23b—30b）

13. སྐྱེས་བུ་ཆེན་པོ་དམ་ཅན་རྡོ་རྗེ་ལེགས་པའི་གཤེགས་གཏོར་བཞུགས་སོ།

大丈夫具誓多吉東巴送神朵玛

手卷　7 叶

藏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M4 Part No. 16）

14. ཁ་འབར་གཏོར་ཆེན་གྱི་ཆོ་ག་ངག་འདོན་གྱི་རིམ་པ་ཚོ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གས་པ་བཞུགས།

焰口大朵玛仪轨念诵次第

木刻本　7 叶

15. ཁལ་ཁའི་ཡུལ་གྱི་ཆོས་བདག་ནམ་སྣང་ལ་གསོལ་མཆོད་བྱ་ཚུལ་དངོས་གྲུབ་ཀྱི་སྒོ་བརྒྱད་འབྱེད་པའི་ལྡེ་མིག་ཅེས་བྱ་བ་སོགས་ཐོར་བུ་འགའ་བཞུགས་སོ།

大库伦地方法主那囊祈供法·开悉地八门之钥匙

木刻本　7 叶

16. ཀོད་སྤུངས་ཌྭན་པ་ཆེའི་རྫོངས་ཆེན་གྱི་སྒྲུབ་པ་ལགས་སོ།

阔蚌禅巴切大宗修法

手卷　17 叶

17. ཁྱུང་ནག་གི་ལས་ཚོགས་བཞུགས་སོ།

黑鹏羯摩集

木刻本　8 叶

18. ཁྲོ་བོ་དབང་ཆེན་རྒྱས་པའི་འཕྲིན་ལས་ཁྲིགས་ཁ་བཞུགས་པའི་དབུས་ཕྱོགས་ལེགས་སོ།

忿怒大灌顶增业序列主向

手卷　127 叶　苯教著作　Rvv

19. ཁྲོ་བོ་སྒྲི་བརྩེགས་ཀྱི་ཁྲུས་ཆོག་ནག་པོ་འགྲོ་ཤེས་བཞུགས་སོ།

忿怒秽迹金刚洗浴仪轨

手卷　7 叶　Rvv

20. མཁས་འགྲོ་གྲིབ་མདོས་ཀྱི་ལག་ལེན་འཁྲེར་བདེ་བར་བཀོད་པ་བཞུགས་སོ།

空行母秽煞垛竖立法

手卷　13 叶

21. མཁས་པ་ཟངས་གླིང་དབང་ཕྱུག་གིས་མཛད་པའི་གཏད་ཟློག་ཟབ་མོའི་ཕྱག་ལེན་ཟབ་གནད་དུ་བཀོད་པ་བཞུགས་སོ།

智者赤铜洲自在天所行禳解恶咒法

木刻本　6 叶　收《大宝藏》ཡི་卷

22. གུ་རུ་ཨོ་རྒྱན་གྱི་རྒྱལ་པོས་འཛམ་གླིང་བོད་ཡུལ་ཀུན་གྱི་ལྷ་འདྲེ་དྲག་པོ་ང་རྟུལ་ནས་བཀའ་སྒོ་དམ་བཞག་མཛད་པས་ནམ་ཐར་མདོར་བསྡུས་ཞིག་བཞུགས་སོ།

上师乌仗那之王降伏南瞻部洲藏地众厉神恶鬼·守护法门本

生经集要

木刻本　15 叶

23. གེ་སར་དགྲ་ལྷའི་རྒྱལ་པོ་མཆོད་སྦྱིན་དགྱེས་པ་བསྐྱེད་བྱེད་དུ་འཕྲིན་ལས་ལྷ་ཡི་ཛ་བོ་ཆེ་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格萨尔战神大王供施欢娱・业力神之大鼓

木刻本　10 叶

24. གོང་ས་ལྔ་པ་ཆེན་པོའི་འཛགས་སྒྲིག་སྣང་བའི་རྟ་ཐུགས་དཀར་པོ་བཞུགས།

大五尊居处显现白心马

木刻本　8 叶

25. གྲིབ་སླུད་བསྡུས་པ་བཞུགས་སོ།

秽煞替身摄义

木刻本　2 叶　收《大宝藏》ཐི་卷

26. དགོངས་གཏེར་ལས་གདོན་གསུམ་མདོས་ཀྱི་ལག་ལེན་བཞུགས་སོ།

心间伏藏所记三魔垛施行法

木刻本　3 叶　收《大宝藏》ཐི་卷

27. དགྲ་ལྷ་མ་བསྐུལ་དེ།

战神无谤

手卷　1 叶　苯教著作　Rvv

28. འགོ་བའི་ལྷ་ལྔའི་གསོལ་མཆོད་ཀྱི་རིམ་པ་བྱ་ཚུལ་བཞུགས་སོ།

五守舍神祈供次第法

木刻本　8 叶

29. འགྲུབ་རྒྱུད་ཀརྨ་ཀམ་ཚང་གི་བསང་མཆོད་བསྡོར་འདུས་བཞུགས་སོ།

成续噶玛噶仓焚香供集旨

手卷　13 叶　Rvv

30. རྒྱལ་ཆེན་རྡོ་རྗེ་ཤུགས་ལྡན་རྩལ་གྱི་གསོལ་ཁ་འཕྲིན་ལས་འདོད་ཛོ་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王多吉秀丹载祈祷法・事业如意

木刻本　5 叶

31. རྒྱལ་མདོས་དཀར་པོ་དྲུག་མདོས་ཀྱི་བཅས་ཐབས་མདུན་བསྐྱེད་/སྤྱན་འདྲེན་རྣམས་བཞུགས་སོ།

白王垛六垛竖立法　木刻本　17 叶　收《大宝藏》ཞི་卷

32. རྒྱལ་མདོས་དཀར་པོ་དྲུག་མདོས་ཀྱི་གཞུང་གཤེགས་གསོལ་དང་བཅས་པ་བཞུགས་པ་དབུ་ཕྱོགས་ལེགས་སོ།

白王垛六垛本文祈祷法

木刻本　20 叶　收《大宝藏》ཞི་卷

这本书可能是娘地(ཉང་)伏藏师(གཏེར་སྟོན་)尼玛沃色(ཉི་མ་འོད་ཟེར་)在桑耶寺掘出的伏藏。

尼玛沃色被认为是法王赤松德赞的化身。

33. རྒྱལ་པོ་སྐུ་ལྔ་དང་ཆོས་བདག་བཀྲ་ཤིས་འོད་འབར་གྱི་གཏོར་མཆོག་བཞུགས་སོ།

五身王及法主扎西沃巴无上朵玛供法

木刻本　5 叶

此仪轨文由扎西伦布寺洛巴康参殿(སྨྲ་པ་ཁང་ཚལ་)主持丹结穷培(བསྟན་རྒྱན་ཆོས་འཕེལ་)所作，初刻版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新刻版由东嘎寺(དུང་དཀར་)神巫洛桑贡保(ཆོས་རྗེ་བློ་བཟང་མགོན་པོ་)和比丘洛桑楚臣(དགེ་སློང་བློ་བཟང་ཚུལ་ཁྲིམས་)刻成。

34. རྒྱལ་བའི་བསྟན་སྲུང་ཆེན་པོ་དྲེགས་པ་ལྕམ་སྲིང་བསྙེན་ཅིང་སྒྲུབ་པའི་རིམ་པ་ལས་བཞི་འཕྲིན་ལས་ལྷུན་གྲུབ་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胜护法厉神大红司命主修念修习次第·四业任运成就

木刻版　18 叶

收《安多贡却丹白准美(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ན་པའི་སྒྲོན་མེ་)全集》

35. བརྒྱ་བཞིའི་ཆོ་ག་བཀླགས་པས་དོན་གྲུབ་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诵念四百禳灾法仪轨而事成　木刻本　10 叶

36. བརྒྱ་བཞིའི་ཆོ་ག་ཇི་ལྟར་བྱ་བའི་ཚུལ་ཕན་བདེ་འབྱུང་གན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四百禳灾法·安逸生处

木刻本　4 叶

37. བརྒྱ་བཞིའི་ཚོ་ག་ཇི་ལྟར་བྱ་ཚུལ་ནག་འགྲོས་སུ་བཀོད་པ་བཞུགས།

四百禳灾法简注

木刻版　8 叶

38. བརྒྱ་བཞིའི་ཚོ་ག་འདོད་དོན་ལྷུན་གྲུབ་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四百禳灾法仪轨·诸愿自成

木刻版

39. ཅང་སེང་ལྕམ་མོ་ལམ་ཁྲིད་བཞུགས་སོ།

精森姜姆入门

手卷　4 叶　苯教著作

40. གཅོད་ཀྱི་སྒོ་ནས་སེར་བ་བསྲུང་བའི་གདམས་པ་ཟབ་མོ་བཞུགས་སོ།

断门防电密诀

木刻版　5 叶

41. གཅོད་ལུགས་ཆར་འབོད་སྙན་བརྒྱུད་ཡི་གེར་བཀོད་པ་འདོན་བསྒོམ་ཕྱག་ལེན་དང་
བཅས་པ་མཐོང་བས་དོན་གསལ་བཞུགས་སོ།

断法求雨耳传密诀

木刻版　21 叶

42. གཅོད་ལུགས་ཕུན་སུམ་ཚོགས་པའི་མེ་མཆོད་བལྟས་ཆོག་ཏུ་བཀོད་པ་བཞུགས་སོ།

断法圆满火供现观仪轨庄严

木刻版　24 叶

43.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ཁྲོ་བོ་བདུད་རྩི་དཀྱིལ་པ་ལྷ་བཅུ་གསུམ་གྱི་བདག་བསྐྱེད་རྡུལ་ཚོན་
ལ་བརྟེན་པའི་དཀྱིལ་ཆོག/དབང་ཆོག/སྦྱིན་སྲེག་ཚོགས་མཆོད་ནག་འགྲོས་སུ……
བཀོད་པ་བཞུགས་སོ།

薄伽梵忿怒甘露坛师十三神之自生汴之所依坛城仪轨，灌顶仪轨，护摩仪轨等简集

木刻本　76 叶

44.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རྗེ་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ལས་བཟློར་ལས་གནམ་ལྕགས་འབར་བ་

བཞུགས།

薄伽梵金刚橛续部业棱·天铁闪耀

木刻本　34 叶　收 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ཀྱི་མཚན་བྱང་བཞུགས་སོ“橛续部名牌”ལ་　卷

45. ཆོས་སྐྱོང་སྐུ་འབེབས་ཀྱི་མན་ངག་ཟབ་མོ་ནག་གྲོས་བུ་བཀོད་ཡེ་ཤེས་ཀླུ་སྣང་འཆར་པའི་སྙིང་ཁུ་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迎请护法神降神密诀

手卷　6 叶

46. ཆོས་སྐྱོང་ལྕམ་སྲིང་གི་གཏོ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大红司命主供奉朵玛仪轨

木刻本　10 叶

47. ཆོས་སྐྱོང་རྣམས་སྒྲུབ་སྐོར་བསྐང་པ་བསྐུལ་དང་བཅས་པ་བཞུགས་སོ།

护法遍修、酬补、祈请书

木刻本　95 叶

48. ཆོས་སྐྱོང་རྣམས་སྒྲུབ་ཅིང་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ཞིང་འཕྲིན་ལས་འཚོལ་བའི་རིམ་པ་སོགས་ཕྱོ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བས་པ་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遍修与供奉朵玛·委托办事次第

木刻本　64 叶

49. ཆོས་སྐྱོང་བྱ་ཁྲི་མིག་གཅིག་པ་དཔོན་སློབ་ཀྱི་ཐུགས་དམ་བསྐུལ་བའི་འདོད་གསོལ་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恰赤米几巴上师之本尊神祈请法

木刻版　3 叶

50. ཆོས་འཁོར་སྐྱོང་བའི་བསྟན་སྲུང་གོད་ཆེན་པོའི་ཕྲིན་ལས་ཆེ་བཙན་དགྱེས་པའི་ཛམ་གླུ་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护卫法轮之护法神郭钦贝赤列恰赞·欢娱威猛之歌

木刻版　10 叶　收《大宝藏》ཏི་　卷

51. འཆི་མེད་ཚེ་སྒྲུབ་གནམ་ལྕགས་རྡོ་རྗེ་དངོས་གྲུབ་ཀུན་འདུས་ལ་སྒྲུབ་རབས་ལྷའི་

gaṇḍe བཞུགས་སོ།

无死修命天铁金刚集一切成就·替身祖神之杖

木刻本　6 叶

52. འཇབ་སྟོན་གཏེར་བསྐུལ་བསྟན་སྲུང་མྱུར་མགྱོགས་ཅན་བཞུགས་སོ།

敦请隐匿绿朵玛·迅疾护法神

手卷　2 叶　苯教著作　Rvv

53. འཇམ་མགོན་རྒྱལ་བའི་བསྟན་བསྲུང་མཐུ་ལྡན་དགྲ་ལྷའི་རྒྱལ་ཆེན་ཡོངས་ཀྱི་གཙོ་བོ་སྲིད་གསུམ་སྐྱེ་འགྲོ་ཀུན་གྱི་སྲོག་བདག་སྤྲུལ་པའི་ཆོས་སྐྱོང་རྒྱལ་ཆེན་རྡོ་རྗེ་ཤུགས་ལྡན་རབ་འཇིགས་ཁྲོ་བོ་སྐུ་ལྔའི་སྒེར་བསྐང་རྒྱས་པ་དགའ་ལྡན་བསྟན་སྲུང་དགྲ་ཚར་གཅོད་མ་བཞུགས།

文殊怙主法具力战神大王、三界之主宰，众生之命主、变化护法大王多吉秀丹，极威猛忿怒五身之私酬详法·喜足护法断敌苗裔

木刻本　21 叶

这部仪轨文是拉萨 ལྷུང་གནས་ཞྭ་ཁང་ 喇嘛 Dij nānabhadra 应洛札札西却林寺(བཀྲ་ཤིས་ཆོས་གླིང་)堪布和僧众，并应第斯·索南班觉(སྡེ་སྲིད་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འབྱོར་)和其他多吉秀丹崇拜者的祈请而撰著抄录的。朵嘎尔(མདོ་སྨར་)的班丹顿珠(དཔལ་ལྡན་དོན་འགྲུབ་)和巴卡(སྤར་ཁ་)的卓尼·洛桑喜饶(མགྲོན་གཉེར་)为刻板出资。

54. འཇམ་མགོན་རྒྱལ་བའི་བསྟན་སྲུང་སྤྲུལ་པའི་རྒྱལ་ཆེན་རྡོ་རྗེ་ཤུགས་ལྡན་རྩལ་གྱི་བསྐང་ཆོག་འབྲིང་པོ་ལས་བཞིའི་འཕྲིན་ལས་མྱུར་འགྲུབ་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文殊怙主护法变幻大王多吉秀丹载酬补仪轨

木刻本　16 叶

这部仪轨文是帕邦卡活佛(ཕ་བོང་ཁ་སྤྲུལ་སྐུ་)应格达活佛晋美札巴南杰 (མགར་ཐར་སྤྲུལ་སྐུ་རིན་པོ་ཆེ་ཐུབ་བསྟན་འཇིགས་མེད་གྲགས་པ་རྣམ་རྒྱལ་) 和他的兄弟多吉南杰 (རྡོ་རྗེ་རྣམ་རྒྱལ་) 之请而撰写。由堪布阿本拉土丹松热(ངག་ལྡན་དཔོན་ཞྭ་ཐུབ་བསྟན་གསུང་རབ་)抄录的。

55. འཇིག་རྟེན་གྱི་ལྷ་སྲུང་འགའི་གསོལ་མཆོད་ཕྱོ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གས་པ་བཞུགས་སོ།
世间护法神祈供法
木刻本　20 叶
56. འཇིགས་བྱེད་དམར་པོའི་གསེར་སྐྱེམས་/ལྷ་མོ་རབ་བརྟན་མའི་བསྐང་གསོ་/ཕྱག་དྲུག་པའི་གཏོར་འབུལ་/སྨན་བླ་བདེ་གཤེགས་བརྒྱད་ཀྱི་གསོལ་འདེབས་བཅས་…
བཞུགས་སོ།
大威德红神饮・拉姆热丹玛酬补・奉献六手朵玛・药师八如来祈供法
木刻版　7 叶
57. རྗེ་རང་འབྱུང་རྡོ་རྗེ་མཛད་པའི་གཅོད་ཀྱི་ཚོགས་ལས་རིན་པོ་ཆེའི་འཕྲེང་བ་འདོན་བསྒྲིགས་བལྟས་ཆོག་ཏུ་བཀོད་པ་གཅོད་པ་ལུགས་སོར་བཞག་བཞུགས་སོ།
尊者让穹多吉行决断会供大宝鬘・念诵观察仪轨・断法依旧
木刻版　94 叶
58. གཉན་ཆེན་མཐའ་ལ་གནད་པ་དང་/མཐའ་གནད་ཆུ་ཡི་གཟེར་བུ་གཉིས་བཞུགས་སོ།
念青边地厌胜・边地厌胜水钉
木刻版　10 叶
59. གཏེར་བསྲུང་རིགས་པ་སྡེ་ལྔའི་གཏོ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守库厉神五部朵玛供奉仪轨
木刻版　3 叶
60. གཏེར་བསྲུང་རྒྱལ་བ་ཐོད་དཀར་མཆོད་ཐབས།
守库神白骷髅头骨供法
手卷　2 叶
61. གཏོ་ནག་པོ་མགོ་གསུམ་གྱིས་བཟློག་འགྱུར་ཤིན་ཏུ་བརྒྱས་པ་བཞུགས་སོ།
三头黑咒术禳解详解
手卷　30 叶　Rvv
62. གཏོར་འབུལ་བསངས་མཆོད་སོགས་ཀྱི་སྐོར་བསྟན་བསྲུང་དགྱེས་པའི་མཆོད་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供奉朵玛，焚香施供等欢娱护法神供施法

木刻版　31 叶　收《贡却丹白准美全集》

63. སྟོབས་པོ་ཆེ་བ་ལ་བརྟེན་པའི་ཆར་འབེབས་རྗེའི་མན་ངག་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力明王所依降雨王咒

木刻版　4 叶

64. བསྟན་སྲུང་དབང་མོ་རྡོ་རྗེ་དྲག་རྒྱལ་མ་ལ་མངོན་རྟོགས་གསལ་བཏབ་སྐྱེ་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བའི་ཆོ་ག་བཞུགས།

护法具力女多吉查杰玛现观明义朵玛供奉仪轨

木刻版　15 叶

这部仪轨文的内容基于杰瓦根敦嘉措（རྒྱལ་བ་དགེ་འདུན་རྒྱ་མཚོ་）和五世达赖喇嘛所作的同样内容的著作。这部仪轨文是由比丘益西坚赞（དགེ་སློང་ཡེ་ཤེས་རྒྱལ་མཚན་）在布达拉宫德瓦巾殿（བདེ་བ་ཅན་），应多吉查姆杰女神神巫（སྐུ་རྟེན་པ་）之谕写就的颂文。我是从达多活佛（རིན་པོ་ཆེ་དར་མདོ་སྤྲུལ་སྐུ་）那里得到的礼品。

65. བསྟན་སྲུང་དབང་མོའི་གཏོར་སྲུང་དང་མངའ་གསོལ་བྱ་ཚུལ་བཞུགས་སོ།

具力护法神护朵与授封法

木刻本　14 叶

这部仪轨文的作者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བསྐལ་བཟང་རྒྱ་མཚོ་1708—1757）；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及其经师云增班智达（ཡོངས་འཛིན་paṇḍita），已经写好了这部仪轨文的提纲。其中的两函：

(1)འདིར་བཙན་སྲུང་ཆེན་མོ་དྲག་ཏུ་བསྐུལ་བའི་ཚུལ་

《敦请忿怒大赞护法》由杰瓦·根敦嘉措(1475—1542)在哲蚌寺丹颇章写成。

(2)བསྟན་སྲུང་ཆེན་མོ་རྡོ་རྗེ་གྲགས་མོ་རྒྱལ་གྱི་མཆོགས་འཁར་འདུམ་ཚུལ་ཕུན་ཚོགས་འདོད་དགུ་ཆར་འབེབས་བཞུགས་སོ།

《大护法多杰查姆杰供品奉献法·圆满九欲雨露》由七世达赖喇嘛写成，我是从达多活佛那里作为礼物收到的。

66. བསྟན་པ་སྐྱོང་བའི་དམ་ཅན་པོ་རྣམས་ཀྱི་ཕྲིན་ལས་དངོས་གྲུབ་ཀྱི་རོལ་མཚོ་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护法具誓众神・事业悉地游戏海

手卷　62 叶

67. བསྟན་མ་བཅུ་གཉིས་ཀྱི་ནང་ཚན་རྡོ་རྗེ་ཁྱུང་ལུང་མ་ཞི་དྲག་གཉིས་ཀྱི་གཏོ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十二丹玛女神内名・多吉穷隆玛善怒二相朵玛供奉仪轨

木刻版　16 叶

68. བསྟན་བསྲུང་ཀྱང་རྗེ་བཙན་པོའི་མཆོད་ཆོ་འདོད་དོན་ལྷུར་འགྲུབ་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姜杰赞布供奉仪轨・诸愿如意

木刻版　5 叶

69. བསྟན་སྲུང་ཉི་པང་སད་ཀྱི་བསྟོད་བསྐུལ་བཀའ་བསྒོ་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尼邦赛礼赞敦请禳解法

手卷　4 叶　苯教著作　Rvv

70. བསྟན་སྲུང་དམ་ཅན་རྒྱ་མཚོའི་མིང་གི་གྲགས།

誓愿护法神如海名录

木刻版　16 叶　收《隆多喇嘛全集》ཡ་卷

71. བསྟན་སྲུང་རྡོ་རྗེ་ཤུགས་ལྡན་/ཆོས་སྐྱོང་བསེ་ཁྲབ་/དགེ་བསྙེན་འཕྱིང་དཀར་བ་/བཙན་རྒོད་ཁ་ཆེ་དམར་པོ་/དགྲ་ལྷ་བཀྲ་ཤིས་འོད་འབར་སོགས་ཀྱི་གསོལ་རྣམས་བཞུགས་སོ།

护法神多吉秀丹，犀甲护法，居士白毡神，野赞札西沃巴等祈供法

手卷　40 叶

72. བསྟན་སྲུང་ཤེལ་ཁྲབ་ཀྱི་མཆོད་བསྐང་བཞུགས་སོ།

水晶犀甲护法供奉酬补法

手卷　2 叶　苯教著作　Rvv

73. བསྟན་བསྲུང་ཀུན་ཀྱི་རྗེ་བོ་ཆོས་སྐྱོང་དྲེགས་པ་ལྕམ་སྲིང་གི་གཏོར་བསྒྲུབ་ཇི་ལྟར་བྱ་

བའི་ཚུལ་ཡིན་བཞིན་དབང་གི་རྒྱལ་པོ་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众护法之王,护法厉神大红司命主朵玛修法·如意具力之王

木刻版　11 叶

74. བསྟན་སྲུང་ཆེན་པོ་བཙན་རྒོད་ཡམ་ཤུད་དམར་པོ་གཙོ་འཁོར་གྱི་བསྐང་ཆོག་དངུལ་ཕྱུབ་བདུད་རྩི་འཁྱིལ་བའི་རིན་ཆེན་བུམ་བཟ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护法野赞耶秀玛保主神伴神酬补仪轨·悉地甘露宝瓶

木刻版　16 叶

75. ཐུགས་སྒྲུབ་བར་ཆད་ཀུན་སེལ་ལས་/སྡེ་བརྒྱད་ལྷངས་མདོས་ཁོལ་ཕྱུང་བལྟས་ཆོག་ཏུ་བཀོད་པ་རྒྱབ་འགྱུར་རྣོགས་མ་གཉེར་དག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破意修众障·八部"楞"垛缊兆仪轨庄严

木刻版　20 叶　收《大宝藏》ཋི་卷

76. ཐུགས་རྗེའི་རྣམ་སྤྲུལ་སེང་ཆེན་ནོར་བུ་དགྲ་འདུལ་གྱིས་ནོར་བདུད་བཅོམ་པའི་རྣམ་ཐར་མདོར་བསྡུས་བཞུགས་སོ།

慈悲变幻雄狮宝珠制敌摧毁财魔本生摄义

木刻版　23 叶

77. ཐུན་མོང་རྟེན་འབྲེལ་སྒྲིག་བྱེད་པའི་ལྷ་རྣམས་སྙེས་བྱེད་བསངས་ཡིག་བཞུགས་སོ་

预祝共同征兆·欢娱众神焚香书

木刻版　44 叶

其中有 གསང་བའི་བདག་པོས་གནང་བའི་དགྲ་ལྷ་དཔངས་སྟོ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秘主战神颂文》(叶 36—44)　丹结林寺 (རྟེན་རྒྱས་གླིང་) 刻本

78. ཐུབ་བསྟན་ཨ་ཨེ་ཝམ་ཕྱོག་སྐར་བའི་བསྟན་སྲུང་རྣམས་ཀྱི་བསྐང་ཕྲིན་རྒྱུན་ཁྱེར་སྙིང་པོ་བསྡུས་པ་རྣམས་དཀྱུས་གཅིག་ཏུ་བཀོད་པ་བསྟན་བསྲུང་དགྱེས་པའི་མཆོད་སྤྲིན་རྡོ་རྗེ་སྒྲ་དབྱངས་བཞུགས་སོ།

众护法酬补·集相续流旨·一统庄严·欢娱护法神供品·金刚妙音

木刻版　65 叶

这部仪轨文有不同刻本，奥斯陆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文的复制件(University Library, Oslo, Collection Th. Sörensen no. 88)

79. དམ་ཅན་རྡོ་རྗེ་ལེགས་པ་སྐྱེས་བུ་ཆེན་པོའི་ཚོགས་འཁོར་འབུལ་ཚུལ་བཞུགས་སོ།

誓愿护法多吉来巴伟男供施法

手卷　60 叶　藏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M4 Part no. 15

80. དམ་ཅན་རྡོ་རྗེ་ལེགས་པ་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ཛམས་པོའི་ཕོ་ཉ་ཞེས་བྱ་བ་/
དམ་ཅན་རྣམ་གསུམ་གྱི་གཏོར་ཆོག་རྒྱུན་འཁྱེར་བཅས་བཞུགས་སོ་

誓愿护法多吉来巴朵玛供法·威猛使者·誓愿护法三种朵玛仪轨持流

木刻本　5 叶

这份仪轨文是班钦喇嘛洛桑却吉尼玛(པཎ་ཆེན་བླ་མ་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利用几种旧文献所作，由格楚桑杰甲（དགེ་ཚུལ་སངས་རྒྱས་སྐྱབས་）抄录。

81. དམ་ཅན་རྡོ་རྗེ་ལེགས་པ་གསུར་གཏོང་ཚུལ་དཔའ་བོ་འགྱེས་བསྐྱེད་ཅེས་བྱ་བ་·····
བཞུགས་སོ།

誓愿护法多吉来巴熏焦烟祭祀法

手卷　6 叶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M4 Part no. 14

82. དམ་ཅན་གཤིན་རྗེའི་རྒྱལ་པོ་སེར་པོའི་གཏོར་ཚོགས་སྤྱན་འདྲེན་བཤགས་པ་བསྐང་པ་བསྟོད་འཕྲིན་འཆོལ་བཅོས་ཆ་ཚང་བཞུགས་སོ།

迎请誓愿护法阎摩大王黄朵玛供品·忏悔酬补礼赞

木刻本　7 叶

83. རྡོ་རྗེ་སྲུང་མའི་མངའ་གསོལ་/དཔག་བསམ་ལྗོན་ཤི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金刚护法祈供·如意宝树

手卷　甘托克　札西查堆丹萨巴藏（བཀྲ་ཤིས་དཀྲ་འདུལ་གདན་ས་པ་）

84. དྲག་བཙན་ཨ་ཤོད་དང་བཙན་རྒོད་མེ་ལྕེ་འབར་བ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ཞུགས་སོ།

怒赞阿肖与野赞梅杰巴瓦祈供法

木刻版　3 叶

85. བདུད་ཀྱི་ཞགས་པ་དགུ་གྲོལ་བཞུགས་སོ།

魔绳脱九

手卷　8 叶　Rvv

86. རྡོ་རྗེ་ཁྱུང་ལུང་མ་ཞི་དྲག་དང་/རྒྱལ་པོ་ལི་བྱིན་ཧ་ར་གཉིས་ལ་མཆོད་གཏོར་གསེར་སྐྱེམས་མདོར་བསྡུས་སྐབས་གཅིག་ཏུ་འདུལ་ཚུལ་སོགས་བཞུགས་སོ།

多吉穷隆玛善怒神，大王李庆哈拉二神供奉朵玛神饮法

木刻版　7 叶

央金珠贝多吉文集（དབྱངས་ཅན་གྲུབ་པའི་རྡོ་རྗེ་）ག་卷

东北大学目录(no. 6492)

87. རྡོ་རྗེ་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ཀྱི་དྲག་པོའི་སྦྱིན་སྲེག་ཧ་གདོང་བཛམ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金刚橛续部忿怒护摩马口供

木刻版　10 叶　收《橛续名牌》（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ཀྱི་མཚན་བྱང་བཞུགས་སོ་）ར་卷

88. རྡོ་རྗེ་གཡུ་སྒྲོན་མའི་པྲ་སྒྲུབ་སྣང་གསལ་མེ་ལོ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多吉玉仲玛圆光占卜修法明镜

木刻版　29 叶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藏，内贝斯基收藏品

89. རྡོ་རྗེ་གཡུ་སྒྲོན་མའི་གསོལ་མཆོད་སྨན་བཙུན་མགུལ་རྒྱན་བཞུགས་སོ།

多吉玉仲玛祈供法・勉宗颈饰

木刻版　6 叶

90. སྡེ་བརྒྱད་གསེར་སྐྱེམས་བཞུགས་སོ།

八部神饮

木刻版　7 叶

91. ནག་ཕྱོགས་ཟིལ་གནོན་གྱི་རྒྱལ་པོ་ནོར་དགྲ་འདུལ་གྱི་ཞང་བདུད་བཙོམ་པའི་རྣམ་ཐར་སྙིང་པོ་བཞུགས་སོ།

制伏黑方大王，破财敌绿魔本生精义

木刻版　9 叶

92. ནད་བདག་སྟོབས་ཆེན་གྱི་ཚ་དབལ་འཇོམས་པའི་མན་ངག་ཁྲིགས་སུ་བསྡེབས་པ་ཐུགས་རྗེ་སྨན་ཆབ་ཆེ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摧毁大力病主火力秘诀次序集旨・慈悲药雨

木刻本　13 叶　收《大宝藏》མི་卷

93. ནམ་སང་ཞི་བའི་མཛད་པའི་ཞི་ཁྲོའི་བསྐང་བཤགས་པ་བཞུགས་སོ།

囊桑希瓦所施善怒酬补

10 卷　苯教著作 མི་卷

94. ནེ་སེར་ཇོ་བོ་ཆེན་པོའི་གཏོ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乃色蛟沃钦保朵玛供施仪轨

木刻本　8 叶

95. གནམ་བསྐོས་པའི་ཚངས་པ་ཅིང་གི་སིའི་རིགས་རྒྱུད་ཀྱི་སྲུང་མ་ཕོ་ལྷ་དང་དུང་སྐྱོང་དཀར་པོ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དེ་ཆེན་ལྷུན་གྲུབ་མ་བཞུགས་སོ།

天授梵天成吉斯世系护法神、阳神、白护螺祈供・大乐义成

手卷　3 叶

巴黎，国家图书馆西藏藏品部 no. 600(Bibliothèque National, Paris Fonds Tibétain, no. 600)

96. གནམ་ཆོས་ཐུགས་ཀྱི་གཏེར་ཁ་སྙན་བརྒྱུད་ཟབ་མོའི་སྐོར་ལས་འབྱོར་པ་རང་དོན་རྟེན་འབྲེལ་ངན་པ་རྣམས་བཟློག་པའི་གདམས་པ་ཟབ་མོ་བཞུགས་སོ།

天法意藏耳传・深广诸业圆满・阻遮诸自私恶兆深广教诫

木刻版　9 叶　收《大宝藏》ཕི་卷

97. གནམ་ཆོས་བདུད་རྩི་འཁྱིལ་པའི་ལས་ཚོགས་ལྟོ་འགོང་དབུལ་སྲི་དཀར་བའི་མན་ངག་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天法甘露旋积业供衣食・卫色嘎瓦秘诀

手卷　18 叶　Rvv

98. གནོད་སྦྱིན་　kṣetrapāla 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ཡིད་རེ་སྐོ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夜叉大黑护法朵玛供法

木刻版　札西伦布寺刻本　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99. གནོད་སྦྱིན་གྱི་རྒྱལ་པོ་སྦུ་ཀྱི་དམར་པོའི་སྙིང་གི་རྒྱུད་འགྲེལ་ཡིན་སྨུན་སེལ་བྱེ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夜叉王布止玛保心续疏证除暗

木刻版　14 叶

100. གནོད་སྦྱིན་རྒྱལ་ཆེན་སྐུ་ལྔ་འཁོར་བཅས།

夜叉大王五身诸神

木刻版　13 叶

101. གནོད་སྦྱིན་འབར་བའི་མངོན་རྟོགས་སྤྱན་འདྲེན་བསྐང་བཤག་བསྟོད་བསྐུལ······མངའ་གསོལ་དང་བཅས་པ་བདུད་སྡེའི་བྲག་རི་འཛོམས་པའི་གནམ་ལྕགས་ཞེས་བྱ་བཞུགས་སོ།

夜叉巴瓦现观迎请酬补颂赞祈供·魔部岩山聚之天铁

木刻版　6 叶

102. གནོད་སྦྱིན་ཡབ་སྐྱ་བདུད་ཀྱི་སྒྲུབ་ཐབ་སྲོག་གཏད་ཀྱི་ཆོ་ག་འདོད་པའི་རེ་སྐོ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夜叉雅巴杰顿修法·命魔仪轨如愿

木刻版　9 叶　收《大宝藏》ཏ་卷

103. གནོད་སྦྱིན་བསེའི་ཁྲབ་ཅན་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

夜叉犀甲护法朵玛供法

手卷　7 叶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内贝斯基收藏品。这个刻本的末尾题签提到书中描写的神灵是起原于印度的怒相护法神，后被莲花生大师收服。时至今日，有关此神崇拜的内容还没有可靠的文献因为所有的较为古老的文献都不准确。这些文献是基于新密（སྔགས་གསར་པ་=སར་མ་པ་）和旧密（སྔགས་སྙིང་པ་=སྙིང་མ་པ་）的教义，其崇拜犀甲护法的方法是如同"射向黑暗中的箭"那样不精确。然而，据岭麦（གླིང་

སྨད་) 寺神巫丹增嘉措 (ཆོས་རྗེ་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 所说，居于甘丹寺娘热康 (ཉག་རེ་ཁང་མཚན་) 的札雅活佛 (ཟག་ཡག་)，居于甘丹寺木雅康村 (མི་ཉག་ཁང་ཚན་) 的上师哲嘎阿 (འཐྲི་ཀ་ཨ་) 及其他人，还有五世达赖喇嘛(这里用"密名"ཟ་ཧོར་གྱི་ benḍa)在桑普 (གསང་ཕུ་) 夏天闭关时撰写了这部仪轨文。

104. སྣང་སྲིད་ཆར་འབེབས་གསེར་སྐྱེམས་ཆེན་མོ་དང་/མདོས་ཀྱི་རིམ་པ་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世间雨落大神饮垛次第

手卷 48 叶

105. སྣང་སྲིད་དྲེགས་པའི་སྡེ་དཔོན་བསྟན་བསྲུང་དཔའ་བོ་ཆེན་པོ་ཐུགས་དམ་བསྐང་པའི་རིམ་པ་མཆོག་ཐུན་དངོས་གྲུབ་འགུགས་པའི་ལྕགས་ཀྱུ་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世间厉神部主大勇护法誓愿酬补次第・召唤无上悉地之铁钩

木刻版 6 叶

107. དཔལ་མགོན་ཞལ་བཞི་པའི་གཏོར་ཆེན་ཟོར་འཕེན་གྱི་ཆོ་ག་ཇི་ལྟར་བྱ་ཚུལ་དང་གཉེགས་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བཅས་བཞུགས་སོ།

吉祥四面大黑护法大朵玛施咒仪轨做法与朵玛供奉法

木刻版 12 叶

108. དཔལ་རྡོ་རྗེ་ཕུར་བུ་ཐུགས་ཀྱི་སྒྲུབ་པ་གསང་བའི་རྒྱ་ཅན་བདུད་འཇོམས་གནམ་ལྕགས་སྤུ་གྲི་ལས་བྱང་ཁྲག་འཐུང་མངོན་པར་རོལ་པའི་དགའ་སྟོན་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吉祥金刚橛意修密防・聚魔天铁利刃业牌・饮血无上游戏喜宴

木刻版 其中有两函：

(1)དཔལ་རྡོ་རྗེ་ཕུར་བུ་བདུད་འཇོམས་གནམ་ལྕགས་སྤུ་གྲིའི་སྦྱིན་སྲེག་གི་ཆ་ལག་
ཕྲིན་ལས་ལྷུན་གྱིས་གྲུབ་པའི་དགའ་སྟོན་ཅེས་བྱ་བ་བཞུགས

吉祥金刚橛聚魔天铁利刃护摩仪轨・业成喜宴 14 叶

(2)དཔལ་རྡོ་རྗེ་ཕུར་བུ་བདུད་འཇོམས་གནམ་ལྕགས་སྤུ་གྲིའི་སྨད་ལས་དགྲ……

བགེགས་སྒྲོལ་བའི་ལས་ཁྲག་འཐུང་དགའ་སྟོན་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吉祥金刚橛聚魔天铁利刃下业敌障·修业饮血喜宴

109. དཔལ་ལྡན་དམག་ཟོར་རྒྱལ་མོའི་གདམ་སྐོར་མཁའ་འགྲོའི་ཞལ་ལུང་ལས་ལས་བཞི་
སྤྱི་བསྒྲིལ་གསང་སྒྲུབ་དང་བཅས་པའི་འཕྲིན་ལས་བཀླགས་ཆོག་ཏུ་བཀོད་པ་/ཞར་
བྱུང་ཨ་ཕྱི་/དཔལ་ལྷ་/དྲག་རྒྱལ་མ་/གཡུ་སྒྲོན་མ་/དེ་མོ་རྣམས་ཀྱི་གསོལ་མཆོད་
དང་བཅས་པའི་རིན་ཆེན་ནོར་བུའི་དོ་ཤ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班丹玛索杰姆言空行口授心要·集四业密修·事业诵续仪轨庄严夏穷阿几、班拉、查杰玛，玉仲玛，第穆神祈供·大宝双垂璎络

木刻版 74 叶

110. དཔལ་ལྡན་ལྷ་མོ་བུ་ཛི་མའི་བརྟེན་མདོས་བཅས་ཐབས་ཟབ་མོ་ཞིག་བཞུགས་སོ།

班丹拉姆普载玛依止垛竖立法

手卷 5 叶 Rvv

111. དཔལ་ལྡན་ལྷ་མོ་ལ་བརྟེན་ནས་ཤོ་མོ་འདེབས་ཚུལ་ནོར་བུའི་མེ་ལོང་ཞེས་བྱ་བ་
བཞུགས་སོ།

班丹拉姆所依骰子占卜法宝鉴

木刻版 24 叶

收央金珠贝多吉全集 ག卷

东北大学目录 6471

112. དཔལ་ལྡན་ལྷ་མོའི་མདོས་ཆེན་གྱིས་རྫས་ཆ་དང་ལག་ལེན་མན་ངག་སྐོར་བཞུགས་སོ།

竖班丹拉姆大垛所用物品及施行秘决

木刻版 7 叶

113. དཔལ་ས་སྐྱ་པའི་བསྟན་སྲུང་མགོན་པོ་ཆེ་ཆུང་ལས་མཁན་ལྕམ་དྲལ་དུར་ཁྲོད་
བདག་པོ་དང་བཅས་པ་རྣམས་ལ་གཏོར་མ་འབུལ་བའི་ཆོ་ག་འཕྲིན་ལས་མྱུར་
མགྱོགས་ཀྱི་ཕོ་ཉ་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吉祥萨迦派护法神大小大黑护法，干事姊妹尸陀林主等奉献朵玛仪轨·事业迅疾使者

木刻版　24 叶

114. དཔལ་ལྷ་བསྟན་མ་བཅུ་གཉིས་སྒེར་གསོལ་རྡོ་རྗེ་གཡུ་སྒྲོན་མ་རྡོ་རྗེ་དྲག་རྒྱལ་མ་བཅས་པའི་གསོལ་བཆོད་བཞུགས་སོ།

吉祥神十二丹玛女神私祈法·多吉玉仲玛，多吉查杰玛祈供法

木刻版　7 叶

115. དཔེ་དཀར་རྒྱལ་པོའི་མཆོད་སྤྲིན་དང་བཙན་ཀླུ་བཅས་ཀྱི་མཆོད་སྤྲིན་བཞུགས་སོ།

白嘎尔王供法与赞龙供法

手卷　14 叶

这是大吉岭政府高级中学首席喇嘛(Head Lama of the Goverment High School in Darjeeling)

大圆满上师尼玛诺布（རྫོགས་ཆེན་པ་སྒྲ་མ་ཉི་མ་ནོར་བུ་）几代家传的藏书著作的一部分。

116. ཐུ་གྲི་དམར་པོ་སྙིང་གི་རྒྱུད་ལེའུ་བདུན་པ་（དམག་དཔོན་གྱི་རྒྱུད་སྒྲུབ་ཐབས་དང་བཅས་པ་བཞུགས་སོ་）

普止玛保心续七品(部主续修习法)

木刻版　17 叶　收《大宝藏》ཏ卷

117. སྲོམ་/ཐང་ལྷ་/རྡོར་ལེགས་/དང་པ་དྲག་/དྲག་རྒྱལ་མའི་གསོལ་མཆོད་རྒྱས་པ་/གསེར་སྐྱེམས་དང་བཅས་པ་/རྒྱལ་གསོལ་དང་/བཙན་གསོལ་ལེ་ཚན་/ཁྲུང་ལྷའི་སྐོར་ཆ་ཚང་/གཟའ་གསོལ་/འབུམ་རར་ཀླུ་/ཛེ་བོ་རྒྱལ་མཚན། /གསེར་སྐྱེམས······རིགས་ཀུན་ཁྱབ་བདག་/འཕྲིན་བཅོལ་ལེ་ཚན་/གཏོར་མ་འཕེན་སྐོར་/ཆོས་སྐྱོང་སྤྱིའི་མངའ་གསོལ་རྣམས་བཞུགས་སོ

伯姆热，多来，唐巴查，查杰玛祈供增广神饮·王系魔祈供，赞祈供·众值日神，曜神祈供·本热鲁，诸神饮遍主祈祷·施投朵玛·祈供众护法

手卷　46 叶

118. སྤྲུལ་པའི་ཆོས་རྒྱལ་ཆེན་པོའི་ཚེ་ག་འཕྲིན་ལས་རི་སྐོར་དགོས་ཀུན་འབྱུང་བསལ་

འཕྲུལ་ཆོས་རྒྱལ་བཞུགས་སོ་ (བཀྲ་ཤིས་ལྡིང་)
变化大法王仪轨
手卷　7 叶
此书为雷布查人法师所有，据说是锡金扎西顶(བཀྲ་ཤིས་ལྡིང་)寺藏本的抄件

119. ཕུག་ལུགས་རྩིས་ཀྱི་ལེགས་བཤད་མཁས་པའི་མགུལ་རྒྱན་Vaiḍūra དཀར་པོའི་དོ་ཤལ་དཔྱོད་ལྡན་སྙིང་ནོར་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普氏历算法善说·贤者颈饰·白琉璃双垂缨珞，贤明心宝
木刻版　633 叶

120. 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ལས་/དམ་ཅན་ལྕམ་དྲལ་གྱི་མཆོད་བསྐུལ་བཞུགས་སོ།
橛续法出当巾姜察迎供法
木刻版　3 叶　收《橛续名牌》(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ཀྱི་མཚན་བྱང་བཞུགས་སོ་)

121. ཕུར་པ་རྒྱུད་ལུགས་ལས་ཕན་གནོད་ལས་ཚོགས་རྡོ་རྗེ་ཕ་ལམ་བཞུགས་སོ།
橛续法出损益业供·金刚宝石
木刻版　4 叶　收《橛续名牌》ས卷

122. ཕོ་ལྷ་དུང་སྐྱོང་དཀར་པོ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ཞུགས་སོ།
阳神顿窘嘎保祈供法
木刻版　9 叶　收《章嘉若贝多吉全集》ཙ卷

123. ཕྱུག་གཞུང་ཡུལ་གྱི་གནས་བདག་བཙས་ལ་བསངས་དང་གསེར་སྐྱེམས་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ཆུ་བཞུགས་སོ།
秋雄地方护方神焚香与供奉神饮朵玛法
木刻版　4 叶

124. ཕྱུགས་གཏའ་བཙམ་པའི་ཕྱི་དཔྱད་བཞུགས་སོ།
抵押牲畜禁食外治法
手卷　2 叶

125. འཕགས་པ་བརྒྱ་བཞི་ཆོ་ག་བཞུགས་སོ།

圣四百禳灾法仪轨

手卷　14 叶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　内贝斯基收藏品

126. འཕྲིན་བསྐུལ་འདོད་དོན་མྱུར་འགྲུབ་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励神意愿疾遂

木刻版　4 叶

127. བོད་ཁམས་སྐྱོང་བའི་བརྟན་མ་བཅུ་གཉིས་ཀྱི་གསོལ་ཀ་འདོད་དོན་ལྷུན་གྲུབ་···
བཞུགས་སོ།

护藏地十二丹玛女神祈祷法・欲愿顺成

手卷　8 叶　Rvv

128. བོན་པོའི་ལྷ་བསངས་

苯波焚神烟

手卷　20 叶　苯教著作　Rvv

129. བྱང་གཏེར་ཐུར་པའི་སྲི་མནན་ཡི་དམ་དྲག་པོ་གང་ལ་འང་སྦྱར་དུ་རུང་བའི་ལག་ལེན་འདོན་འགྲིགས་དཀྱུས་གཅིག་ཏུ་བསྡེབས་པ་འབར་བའི་བརྗིད་གནོན་ཐོག་བརྩེག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北藏橛伏魔厉神本尊修习

木刻版　16 叶

这是白玛格旺(པདྨ་གར་དབང་)在金刚意宗(རྡོ་རྗེ་ཐུགས་ཀྱི་རྫོང་)闭关时所撰

130. བྲག་བཙན་མཆོད་བསྐང་བཞུགས་སོ།

岩赞供奉酬补法

手卷　10 叶　苯教著作　Rvv

131. བྲག་བཙན་དམར་པོའི་གསོལ་ཁ་བཞུགས་པར་ལེགས་སོ། 红岩赞祈祷法　手卷　7 叶　苯教著作　Rvv

132. བླ་མའི་ཐུགས་སྒྲུབ་བར་ཆད་ཀུན་སེལ་/བཀའ་སྲུང་ཚེ་རིང་མཆེད་ལྔའི་སྒྲུབ་ཐབས་བཞུགས་སོ།

上师意修除众难·护法长寿五姊妹修法　木刻版 11 叶，收《大宝藏》ཐི卷

133. བླ་མའི་ཐུགས་སྒྲུབ་པར་ཆད་ཀུན་སེལ་གྱི་ཆ་ལག་རིག་འཛིན་རྡོ་རྗེ་གྲོ་ལོད་ཀྱི་སྒྲུབ་ཐབས་དམ་སྲི་གདུག་པ་ཆར་གཅོ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上师意修除众难之支分·持明金刚卓洛修法

木刻版　22 叶

134. བླ་མའི་ཐུགས་སྒྲུབ་བར་ཆད་ཀུན་སེལ་ལས་/དངོས་གྲུབ་རྒྱ་མཚོའི་ཆ་ལག་བསང་བཛན་འདོད་དགུའི་རྒྱ་མཚོ་བཞུགས་སོ།

上师意修除众难·悉地大海支分·焚香供品·九欲大海

木刻版　22 叶　收《大宝藏》ཐི卷

135. དཔལ་གསལ་དྲག་པོ་སྐུ་རྫོགས་ཀྱི་གཞུང་བཞུགས་སོ།

边赛查保体积法藏

手卷　31 叶　苯教著作　Rvv

136. སྦྱིན་སྲེག་ཕྱག་ལེན་ཀུན་འདུས་དོན་གསལ་སྒྲོན་མེ་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护摩施供遍入明理明灯

木刻版　14 叶

137. མ་ཅིག་གི་གཅོད་ཀྱི་ཆ་ལག/བྱ་འབོད་སྙན་བརྒྱུད་ཟབ་མོ་བཞུགས་སོ།

麻吉断支分·召鸟耳传秘诀

木刻版　3 叶

138. མི་བདུད་ཞལ་གཟིགས་བཞུགས་སོ།

人魔察面

手卷　4 叶　苯教著作　Rvv

139. སྐྱུར་མཛད་ཡེ་ཤེས་ཀྱི་མགོན་པ་ལ་བརྟེན་པའི་དྲག་པོའི་སྦྱིན་སྲེག་བྱ་ཚུལ་མདོར་བསྡུས་བཞུགས་སོ།

持疾智惠大黑护法所依怒相护摩法摄义

木刻版　7 叶

140. ཟ་རྒྱལ་སྲོམ་རའི་གཡང་འབོད་ཕུན་ཚོགས་འདོད་དགུ་རོལ་མཚོ་ཞེས་བྱ་བ་དང་

རྒྱལ་གསོལ་མཇུག་ཏུ་སྦྱར་རྒྱུའི་གཡང་འབོད་བཅས་བཞུགས་སོ།
玛杰伯姆热祈福运圆满九欲游戏海
木刻版　6 叶
收《贡却丹白准美全集》10 卷
141. མ་ཆེན་སྤོམ་ར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ཞུགས་སོ།
玛卿伯姆热祈供法
木刻版　6 叶
收多吉羌章吉若贝多吉全集 ཙ卷(རྡོ་རྗེ་འཆང་ལྕང་སྐྱ་རོལ་པའི་རྡོ་རྗེ་)
142. མ་གཉན་སྤོམ་རའི་བསང་མཆོད།
玛念伯姆热焚香供
手卷　1 叶　苯教著作　Rvv
143. གཙང་མ་ཀླུ་འབུམ་དཀར་པོ་བོན་རིན་པོ་ཆེ་འཕྲུལ་ནག་བདེན་པ་ཐེག་པ་ཆེན་པོ་མདོས།
十万白龙经
木刻版　459 叶　苯教著作　Rvv
144. གཙུག་ཏོར་བཟློག་ཆེན་གྱི་ལག་ལེན་སྙིང་པོར་དྲིལ་བའི་ཆོ་ག་རྒྱས་འབྲིང་བསྡུས་གསུམ་བར་ཆད་ཀུན་སེ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顶髻大遮施行集旨仪轨
木刻版　12 叶
145. བཙན་རྒོད་ནམ་མཁའ་སྤར་འཛིན་གྱི་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བཞུགས་སོ།
野赞南喀巴增供品朵玛奉献法
木刻版　4 叶
这份仪轨文是尊者 རྗེ་བཙུན Gurụkalpabhadra 命 འདུལ་འཛིན་རྡིགས་པའི་མིག་ཅན་在东嘎寺所撰。
146. ཙི་དམར་བའི་མཆོད་སྦྱིན་བཞུགས་སོ།
载玛瓦供施
木刻版　2 叶

147. ཚེ་རིང་མཆེད་ལྔའི་མངའ་གསོལ་ཕན་བདེའི་ཕོ་ཉ་བཞུགས་

长寿五姊妹女神祈祷·大乐使者

木刻版　2 叶

148. ཚེ་རིང་མཆེད་ལྔའི་མཆོད་གཏོར་གྱི་རིམ་པ་བཞུགས་སོ།

长寿五姊妹女神供品朵玛次第

木刻版　12 叶

149. ཚེ་གསེབ་ཆོས་སྐྱོང་ཆེན་པོ་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བའི་ཚུལ་ཤིན་ཏུ་ལེགས་བཞུགས་སོ།

命隙大护法朵玛供奉法

木刻版　4 叶

150. མཚོ་སྨན་བཙོ་མདོ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蓝湖勉女神垛

手卷　6 叶　Rvv

151. འཛམ་གླིང་ཆེན་པོའི་རྒྱལ་བཤད་སྣོད་བཅུད་ཀུན་གསལ་མེ་ལོ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瞻部王说情世间皆明明镜

手卷　148 叶

152. རྫོགས་ཆེན་ལྷ་བསངས་བཞུགས་སོ། 大圆满神香供法　木刻版　11 叶 Rvv

153. ཞིང་སྐྱོང་ཆེན་པོ་ཀུན་དགའ་གཞོན་ནུའི་མཆོད་པའི་ཆོ་དཔའ་བོ་རྣམས་པར་རོལ་པའི་དགའ་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护方神贡嘎旬奴供奉仪轨·众勇游戏宴　木刻版　11 叶

154. ཞིང་སྐྱོང་དུར་ཁྲོད་ལྷ་མོ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ཞུགས་སོ།

护方神尸林天女祈供

木刻版　4 叶

155. གཞི་བདག་ཁང་ཀའི་རྒྱལ་པོའི་བསྐང་གསོ་ཆ་ལག་ཚང་བ་བཞུགས་སོ།

地神康嘎杰保酬补众支分

木刻版　8 叶

156. ཟངས་རི་བཙན་རྒོད་གསོལ་ཀ་བཞུགས་སོ།

桑日野赞祈祷法

手卷　3 叶　Rvv

157. ཡི་དམ་རྒྱ་མཚོའི་སྒྲུབ་ཐབས་རིན་ཆེན་འབྱུང་གནས་ལྷུན་ཐབས་རིན་འབྱུང་དོན་གསལ་བཞུགས་སོ།

本尊大海修法·大宝生处天成法·宝生明事

木刻版　卷一　519 叶;卷二　470 叶

158. ཡི་དམ་ལྷ་སྲུང་མ་དང་བཅས་པའི་སྒྲུབ་ཐབས་དང་རྗེ་གནང་ཟླུང་ཁ་བརྒྱ་རྩ་དངོས་གྲུབ་འབྱུང་གན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本尊神护法修法·尊者囊苏卡杰匝悉地生处

木刻版　260 叶

159. ཡུལ་ལྷ་གཞི་བདག་འབྲུངས་ལྷ་སོགས་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གྱི་སྐོར་བཞུགས

地方神、地神,出生神等朵玛供法

木刻版　36 叶

160. ཡུལ་ལྷ་གཞི་བདག་རྣམས་ལ་མཆོད་གཏོར་འབུལ་ཚུལ་བཞུགས་སོ།

地方神,地神等朵玛供法

木刻版　8 叶

161. ཡུལ་ལྷ་གཞི་བདག་སོགས་ཀྱི་མཆོད་འཕྲིན་གྱི་རིམ་པ་རྣམས་ཕྱོགས་གཅིག་ཏུ་བསྒྲིབས་པ་བཞུགས་སོ།

地方神,地神供施次第·众方归一

木刻版　40 叶

162. གཡུ་ཐོག་སྙིང་ཐིག་གི་བཀའ་སྲུང་ཞང་བློན་ཆེན་པོ་སྡེ་དགུའི་གསོལ་མཆོད་འདོད་དགུའི་མཆོག་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宇妥精义大力护法。九部大相论祈供·九欲施愿印

木刻版　4 叶　Rvv

163. སྲིན་པོའི་དགྲ་མདོས་ཀྱི་ཆོ་ག་ཨོ་རྒྱན་པད་མས་མཛད་པ་བཞུགས་སོ།

罗刹敌垛仪轨

手卷　6 叶

164. སྲིན་པོའི་དགྲ་མདོས་སོགས་མདོས་བཅུའི་སོགས་ཡིག་སྙིང་དང་བཅས་པ་བཞུགས་སོ།

罗刹敌垛,索垛等十垛秘诀

木刻版　15 叶　收《大宝藏》པོ卷

165. རིག་འཛིན་ཞི་དྲག་གི་སྒོ་ནས/ཞི་བའི་སྦྱིན་སྲེག་ཡེ་ཤེས་མེ་ལྕེ་བཞུགས་

持明善怒门出平和护摩、智惠火舌

木刻版　10 叶

166. རིགས་མཆུན་ལྷ་སྲུང་བཙན་རྡོ་རྗེ་བྲག་བཙན་གྱི་མཆོད་བསྟོད་འདོད་དོན་ལྷུན་གྲུབ་བཞུགས་སོ།

圣种神护赞金刚岩赞供赞・意愿天成

木刻版　9 叶

167. ལོ་སླུད་བཏང་ཐབས་འགོང་པོ་གྲུ་འདེ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年替身做法。贡保驱舟

木刻版　1 叶

168. ཤིན་ཏུ་གཉན་པོ་མ་མོའི་ཁྲག་མདོས་བཞུགས་སོ།

狂怒玛勉血垛

木刻版　5 叶

169. ས་བདག་ཀླུ་གཉན་གྱི་གདོན་གྲོལ་རྒྱས་པ་གསལ་བའི་སྒྲོན་མེ་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土地神、龙、念魔解脱・极详明灯

手卷　18 叶　Rvv

170. ས་བདག་ཀླུ་གཉན་གྱི་གདོན་གྲོལ་བསྡུམ་ཆེན་མགོ་བཞི་བཞེས་པ་གཙང་མ་ཀླུ་
བརྒྱད་ནས་ལེན་ཟུར་ཁོལ་བཟེད་པ་བཞུགས་སོ་

净龙八部

手卷　11 叶　苯教著作　Rvv

171. ས་བདག་བཤགས་འབུམ་བཞུགས་སོ།

土地神忏悔般若

木刻版

172. སད་སྲུང་རིལ་བུ་བསྒྲུབ་ཚུལ་བཞུགས་

防霜冻丸修炼法

木刻版　3 叶　收央金珠贝多吉文集　东北大学目录 6487

173. སྲི་བཟློག་cakra བཅུ་གསུམ་པ་བཞུགས་སོ།

遮阻“色”魔十三时轮

手卷　4 叶　Rvv

174. སྲིད་པ་མ་མོའི་ལས་མཐའ་མདོས་བཅུ་ཀུན་གྱི་ཕྲིན་ལས་དོན་བསྡུམས་གསལ་བར་བཞུགས་སོ།

世界玛姆天涯十垛众业明

木刻版　12 叶　收《大宝藏》ཐི卷

175. སྲིད་གསུམ་བདག་པོ་ལྷ་ཆེན་ཚངས་པ་ཆེན་པོའི་གཏོར་ཆོག་བསྐང་བསྐུལ་ཚོགས་མཆོད་དང་བཅས་པ་དྲེགས་བྱེད་དགྱེས་པའི་སྒྲ་དབྱང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三界之主大神大梵天朵玛仪轨酬补迎请会供、娱厉神妙音

木刻版　4 叶

176. སྲོག་བདག་རྒྱལ་པོ་དཀར་པོ་དྲུག་མདོས་ར་ཤག་གཉེར་ཚོན་གྱིང་ཡ་འདོན་ཁྲིགས་སུ་བརྗེབས་པ་བཞུགས་སོ།

命主・杰保嘎保六垛黄花精藏

木刻版　7 叶　收《大宝藏》ཐི卷

177. སྲོག་བདག་རྒྱལ་པོའི་དཀར་པོ་དྲུག་མདོ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命主杰保嘎保六垛

手卷　7 叶

178. སྲོག་བདག་འོད་ཀྱི་རྒྱལ་པོ་ལི་བྱིན་ཧ་རའི་གསོལ་མཆོད་བསྟོད་བསྐུལ་ཚོགས་མཆོད་དང་བཅས་པ་འཕྲིན་ལས་རྣམ་བཞི་དགའ་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命主光王李庆哈拉祈供颂请会供・四业喜宴

木刻版　7 叶

179. སློབ་དཔོན་པདྨ་འབྱུང་གནས་ཀྱི་མཛད་པའི་གཉན་གྱི་ཞི་བ་དཀར་པོ།
上师莲花生行念之白静命
手卷　9 叶　Rvv

180. སློབ་དཔོན་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རྒྱལ་གསོལ་འཕྲིན་ལས་དོན་བཅུ་བཞུགས་སོ།
莲师所行王祈・事业十事
木刻版　15 叶

181. སློབ་དཔོན་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མདོས་ཀྱི་ལས་བྱང་མཆོད་དྲུག་མ་བཞུགས་སོ།
莲师所行垛业牌六供
手卷　10 叶　维也纳民族博物馆，内贝斯基收藏品

182. སློབ་དཔོན་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དབང་ཕྱུག་ཐོར་མདོས་བཞུགས་སོ། 莲师所做旺秋棱垛
手卷　4 叶

183. སློབ་དཔོན་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བསྟན་མའི་གསང་མདོས་བཞུགས།
莲师所做丹玛密垛
手卷　4 叶　Rvv

184. བསངས་དཔེ་བཀྲ་ཤིས་རེ་སྐོང་མ་ཞེས་བྱ་བ་བཞུགས།
焚香书吉祥如愿
木刻版　18 叶

185. བསད་ལས་རིན་ཆེན་ཕྲེང་བ་བཞུགས་སོ།
命业大宝鬘
手卷　36 叶　苯教著作　Rvv

186. བསེ་རག་སྐར་མདོ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损耗鬼星垛，
手卷　5 叶

187. བསེ་རག་སྐག་མདོས་དང་གཤིན་རྗེ་གཤེས་མདོས་རྒྱལ་མདོས་བཙན་མདོས།
损耗鬼灾垛，阎摩敌垛，王垛和赞垛
手卷　25 叶　Rvv

188. བསྲུང་འབུམ་རྡོ་རྗེ་འཕྲེང་བ་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十万护金刚鬘
手卷　12 叶

189. ཏོར་ཆེན་ཤོག་ཡོན་ཏན་སྤྲ་ཡིན་བྲུའི་དགོན་གྱི་གཞི་བདག་བཙན་རྒོད་དགྲ་འདུལ་བསྟན་སྐྱོང་གི་དྲག་སྐྱོལ་བཞུགས་སོ།
地神野赞制敌护法善迎法

190. ལྷ་རྒོད་ཡབ་ཡུམ་སྐུ་སྟོད་བཞུགས་སོ།
老神父母体赞
手卷　4 叶　苯教著作　Rvv

191. ལྷ་ཆེན་གནོད་སྦྱིན་འབར་བའི་དབང་དྲག་གི་སྦྱིན་སྲེག་ཁམས་གསུམ་དབང་སྡུ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大神夜叉巴瓦具力护摩。三界集力
木刻版　8 叶

192. ལྷ་ཆེན་ཚངས་པ་ཞི་དྲག་དང་ནེ་སར་ཇོ་བོ་ཆེན་པོའི་རྗེས་གནང་གཏོང་རྩལ་བློ་རྨངས་སྙིང་གི་མུན་སེ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
大神善怒梵天与乃色蛟沃钦保加持法。除心智晦暗
木刻版　11 叶

193. ལྷ་མཆོག་སྲིད་གསུམ་གྱི་བདག་པོ་ཚངས་པ་ཆེན་པོའི་གསོལ་མཆོད་ཡོན་འཕྲུལ་གྱི་ཞགས་པ་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上神三界之主大梵天神祈供法
木刻版　10 叶

194. ལྷ་གཉན་ཆེན་པོ་སྤོ་ལ་གཡུ་རྩེ་འི་གསོལ་མཆོད་རྒྱས་པ་ཕྱོགས་ལས་རྣམས་པར་རྒྱལ་བའི་ཏུ་མཚུན་ཞེས་བྱ་བ་དང་ལྷ་ཆེན་གཉན་རྗེ་གུང་སྔོན་གྱི་བསང་མཆོད་བཅས་བཞུགས་སོ།
大神念傲拉玉载祈供详法·众方胜幢;大神念杰贡农香供法
木刻版　13 叶　贡却《丹白准美全集》11 函

195. ལྷ་སྣ་ཚོགས་ཀྱི་ལས་བཞིའི་སྦྱིན་སྲེག་གི་ཆོག་བཞུགས་སོ།

众神四业护摩仪轨

木刻版　32 叶

196. ལྷ་དབྱེའི་བསྐུལ་བ་བཞུགས།

分类迎神法

木刻版　1 叶　《橛续名牌》ཝ卷

197. ལྷ་མོ་རྡོ་རྗེ་གཡུ་སྒྲོན་མའི་གཏོ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女神多吉玉仲玛朵玛供奉法

木刻版　10 叶

198. ལྷ་བཟོ་མཁན་པོ་ཉེ་བར་མཁོ་བའི་རིགས་རྣམས་བཞུགས་སོ།

造像师急需诸品

手卷　57 叶　Rvv

199. ཨ་ཡའི་མདོས་ཀྱི་ཟིན་བྲིས་བཀོད་པ་ལེགས་སོ།

阿牙垛勾划庄严

手卷　24 叶　Rvv

200. ཨ་ཨུ་རྒྱན་གུ་རུའི་གཏེར་བསངས་བཞུགས་སོ།

乌仗那莲师伏藏焚香

手卷　19 叶

201. ཨུ་རྒྱན་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ལྷ་བསངས་བར་ཆད་ཀུན་སེ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乌仗那莲师所做焚神烟法除众难

手卷　锡金甘托克札西占堆丹萨巴(བཀྲ་ཤིས་དགྲ་འདུལ་གདན་ས་པ་)藏

202. 没有名称的苯教手卷　Rvv

203. 关于居士多吉戳巴(དགེ་བསྙེན་རྡོ་རྗེ་ཁྲོ་འབར་)崇拜的无名手卷　5 叶

204. 一份论述各类护法神崇拜的无名古代宁玛派手卷 81 叶　达多活佛藏。

译后记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是我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作藏学研究生时王尧教授交给我翻译的著作。书中的一些章节最初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译文集》第3辑至第8辑连载。这些连载章节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为此，西藏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九一年底至九二年五月，我集中全部精力将未发表的章节和附录译完，并将已发表的章节重新检校了一遍，补译了当时略去的注释，复制翻拍了书中的插图和图片，注出了原书页码。王尧教授和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斯坦凯勒教授为这部书的中译本撰写了序言。斯坦凯勒教授还为中译本提供了作者的照片。

关于这部书翻译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现说明如下：

1. 原书藏文采用拉丁转写，我在译文中一律还原成藏文。根据藏文词汇的性质，酌情音译或义译。一般的原则是：神灵鬼怪名称除约定俗成的以外基本音译并加注藏文原文；其他名词，尤其是物质名词大都义译，没有加注藏文。

2. 原书的参考书目，各种索引基本保留，按藏文字母顺序编排，由于排版技术原因，原书页码只能随文，见书中〔〕。读者可以根据索引很方便地查到英汉两种文字的原文。

3. 原书附有很大篇幅的藏文引文原文，中译本将这一附录删去。

本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完全是西藏人民出版

社的同仁鼎力相助的结果。在这里我向冯良，翟跃飞，西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杨志国，汉编室副主任李小方等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导师佟锦华教授生前一直关心本书的翻译，遗憾的是他不能见到这本书的出版了。

王尧教授建议我将此书译成中文，并时时督促、谆谆教导，这种提携后辈的精神令人敬仰。

在我译书期间，我妻张岩承担了全部家务，没有她的帮助，此书不可能按期译完。

人生重相缘。翻译此书也是我所结的善缘吧。敬奉三宝，愿得吉祥！

谢继胜

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于拉萨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著
谢继胜 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625 插页:21 页 字数:720 千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7,531—22,530
ISBN7—223—00456—8/B·12
定价:34.50 元

选题策划:西　泽
装帧策划:老　江

ISBN 7-223-00456-8

9 787223 004565

ISBN7 - 223 - 00456 - 8
B · 12　定价:34.50 元